叢書集成續編

一四九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四九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大錯和尚遺集四卷……明　釋大錯撰　雲　南　一
陳文忠公遺集十一卷……明　陳子壯著（錢邦芑）　粵十三家　四三
蓮鬚閣集二十六卷首一卷……明　黎遂球撰　粵十三家　一四三
錢忠介公集二十卷首一卷附錄六卷……明　錢肅樂撰　四　明　四五五
附錢忠介公年譜一卷……民　馮貞群撰　七六六

大鐙和尚遺集

欽錦平苗傳

苗疆用兵始明正德間王都堂守仁巡撫南贛汀漳時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流劫閩粵間王都堂守仁巡撫南贛汀漳時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流劫閩粵間

嘉靖間王都堂瓊巡撫湖廣貴州時八寨都勻苗吳黑狗等作亂王都堂瓊巡撫湖廣貴州時八寨都勻苗吳黑狗等作亂

萬曆間李都堂化龍巡撫四川兼理邊務時建武及九姓苗阻亂李都堂化龍巡撫四川兼理邊務時建武及九姓苗阻亂

邦芑於時聯絡川中諸將分道進剿克數有功疏報全川略定邦芑於時聯絡川中諸將分道進剿克數有功疏報全川略定

亦武其擅有善邦芑實有發都御史先是湖廣巡撫楊亦武其擅有善邦芑實有發都御史先是湖廣巡撫楊

鵬劾招安李鎮高一功也詩封疏久持不下邦芑疏鵬劾招安李鎮高一功也詩封疏久持不下邦芑疏

言勢今國家潛海之隅單弱高李諸賊擁三十萬衆於言勢今國家潛海之隅單弱高李諸賊擁三十萬衆於

楚中若不以高皇招之彼必不肯爲我用全楚非我有楚中若不以高皇招之彼必不肯爲我用全楚非我有

也今出空爵於朝楚之上二日而得三十萬之兵免楚也今出空爵於朝楚之上二日而得三十萬之兵免楚

生靈之塗炭誠得孰矣即昔漢高生韓信於齊豈得已生靈之塗炭誠得孰矣即昔漢高生韓信於齊豈得已

哉今當權宜假以封號詔從之楚宗人朱容藩者授襄哉今當權宜假以封號詔從之楚宗人朱容藩者授襄

川東兵馬由楚入川沿途招搖賊私狼籍邦芑廉得川東兵馬由楚入川沿途招搖賊私狼籍邦芑廉得

之具疏言狀上削容藩職而容藩得敗兵歸之自稱監之具疏言狀上削容藩職而容藩得敗兵歸之自稱監

國副元帥自忠州進駐重慶煽諸將相攻邦芑方率土國副元帥自忠州進駐重慶煽諸將相攻邦芑方率土

兵復遵義再疏劾之曰容藩昔得罪朝廷幸蒙寬宥者兵復遵義再疏劾之曰容藩昔得罪朝廷幸蒙寬宥者

使潛匿閒乃假朝廷威靈籠絡諸將潛懷不軌僞造印信使潛匿閒乃假朝廷威靈籠絡諸將潛懷不軌僞造印信

襲我建武求封廷議封以平遼王而廣西總兵陳邦傅矯詔襲我建武求封廷議封以平遼王而廣西總兵陳邦傅矯詔

封以秦王可望遂稱秦王擁衆復入黔王祥敗死總督封以秦王可望遂稱秦王擁衆復入黔王祥敗死總督

范鎮歸降可望迫授邦芑官邦芑不受退隱餘慶之蒲

其可得乎今寇賊充斥干戈不息道途荒阻兩川僻處

西徼舉行朝牖絕蠻夷土司易動難撫且三年之間四

易帥號人情皇惑莫知適從臣不憚艱苦往來深山大

箐荒城啟壘中發榛豺虎剪刈荆棘招集殘黎宣布威

德西川之地始知正朔所在今聲教漸著法紀方行而

容藩包藏禍心窺伺神器陽尊朝廷陰行猶豫尚豻翼

得成便有公孫子陽王建孟知祥之事臣竊憤悶已移

書告以大義傳檄楚督何騰蛟堵胤錫川督楊喬然李

乾德及各大鎮共誅叛逆毋或玩寇邦芑復封疏稿遞

胤錫胤錫得疏即率兵入川見容藩切責之川東文武

始知容藩名號之僞或解散或請討以自贖容藩逃踞

萬縣天字城戰敗死當是時清兵入川張獻忠敗死於

川北其下孫可望李定國等走黔陷遵義長驅入滇乘

沙定洲之亂而據之邦芑與王祥等復遵義朝命邦芑

兼撫黔總兵侯天錫議招安可望邦芑難之乃脩書差

推官王顯往招可望大喜使顯復邦芑請具疏邀王封

邦芑疏請封以公爵而可望亦自遣襲舜隨楊畏知赴

肇慶求封廷議封以平遼王而廣西總兵陳邦傅矯詔

封以秦王可望遂稱秦王擁衆復入黔王祥敗死總督

范鎮歸降可望迫授邦芑官邦芑不受退隱餘慶之蒲

村開棚湖於他山之下結屋居之歷兩年餘可望逼召十有三次堅拒不爲動甲午二月二十三日爲邦芭生辰知交門人介觴於蒲村次日而餘慶令郷秉浩將可望命趣就道邦芭飲之酒卽日祝髮改所居曰小年庵門下於三日內祝髮者先後十有一人曰古心古雪古愚古德古義古拙古荒古懷古園古處邦芭併改柳湖之居曰大錯庵與諸弟子分處焚脩焉而可望卒忌邦芭使任譔爲書婉勸仍堅拒遂遣人械至貴陽拘於大興寺時永歷駐蹕安隆可望待之無人臣禮殺從臣吳貞毓等十八人方日夜謀篡逼會李定國入衛移蹕入

滇可望謀犯闕甚亟程源鄭逢元雖被脅於可望然尚不忘故國數過邦芭秘議邦芭謂馬寶馬進忠馬維興三人皆勳舊曾與我言而憤慨欲圖報朝廷而無路也至可望標下惟白文選心在朝廷昔曾與我訂盟誓不相負者可望犯滇必用諸人爲將從中用計圖可望如反掌耳身被幽禁惟二君致意而圖之源逢元商文選等俱如約可望兵入滇李定國禦之大戰於交水白文選馬寶等倒戈可望大敗走湖南降清邦芭得脫身赴行在仍授左都御史掌院事兼巡撫雲南先是有方于宣者爲可望僞翰林詔事之勸進甚力時爲提學試院

靖其命題有擬賀秦王出師討逆大捷表及聞可望敗則駭然於邦芭云欲紓義旅擒可望以獻邦芭答以詩云脩史當年筆俯餘帝星井度竟成虛蓁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盡于宣會爲可望脩史又嘗對人言帝星明於井度秦王當有天下故也於時督理李定國軍事者爲金維新秩左都在邦芭上維新又與馬吉翔昵朝政多舛邦芭言不用鬱鬱浮沈而已清兵三路入滇會城不守永歷西狩入緬從臣多半道相失邦芭至騰越仍僧服隱居雞足山撰山志成十卷已而聞緬變衆感帝崩於昆明乃痛哭出山行脚至湖南衡嶽居入禁燬書曰今不傳所著詩文雜見於他書者余裒而輯之曰大錯和尚遺集四卷其所爲梅柳詩百詠久已單行邦芭有從弟曰邦駿字馭少亦能詩廣陽雜記載其居庸關七律二首曰邦楨字啟少諸生亦從軍不知其下落從子曰默字昭音崇禎癸未進士亦爲僧名成同示寂越之顯慶寺朱彝尊采其詩入明詩綜曰點字鑒濤官監紀終老蒲村有詩曰最庵集沅湘耆舊集云會占武陵籍猶蒲村前事蓋亂離奔走萍蓬莫定尤可慨也黔詩紀略載其詩三十八首并抄附大錯集後歟

與點皆注籍嘉善殆與丹徒兩地析居與
拙庵居士曰開少先生豈其以託迹方外爲畢乃事哉
挾卓越之才抱忠讜之略委質於末運擠拄殘山賸水
間地棘天荆千磨百折進不咫尺顛躓尋丈卒不能挽
鄧林之落日初以爲僧抗劇賊者終以爲僧徇君父蓋
自金墀慘變而眞不能不以圓顯方袍爲畢生歸宿其
節可壯而其志尤可悲矣余爲童予時見先生贈先尸
部公寶岩居詩居易軒集序又於外王父家見先生作
洛實拙圖記長卷皮葊書法皆其清剛恬蔓之氣噴薄
而出高山仰止數十年往來於懷今輯先生遺集適考
行事之見於故書野乘者草先生傳并之集端爲讀者
知人論世之助且藉以補南疆逸史之闕云

詩

明丹徒錢邦芑湘靈稿
清劍川趙聯元珊麐輯

蒲村歸田二首

平生寘世情賦性躭閒逸塵網一羈絆舉步成隘窒沈思本無昧忽忽如有失一朝決去就曠然深自得理我荷葉衣拂我笋皮笠逍遙田畝間昂首看雲邑百物適自然欣彼歸飛翼

春至雨露滋百草俱萌茁荷鉏周田塍土膏解枯澀汨汨泉動蟄蠕蠕蚖蚓出呼僮治犁鍬催耕不遑息天時一相違事倍功猶嗇君子既勞心小人應貪力俯仰天地間貴賤咸有職一人肆遊情羣情能無惻飽暖不知恥恐有災患及自非終歲勤豐稔安可必

喜李少白自楚歸里二首

三楚遊踪一劍輕山川無恙慰君行春風故國人千里夜雨孤帆夢幾程湘漢波連殘月影洞庭雲擁斷潮聲歸來長物都删盡檢點詩囊白雪清

感盡崎嶇千萬山蕭蕭楓葉點衣斑天涯日暮鴈初落故國秋深人未還十載風塵悲短髮半生事業老朱顏

相看世故都難合投擾塵勞未可删

甲午祝髮偈

一杖橫擔日月行山奔海立問前程任他霹靂眉邊過談笑依然不轉睛

答任諤貽書

破衲蒲團伴此身相逢誰不訝孤臣也知官爵多榮顯只恐田橫客笑人

被檛至黔途中口占三首

纔說求生便害仁一聲長嘯出紅塵精忠大節千秋在粧點原來是幻身

杜機槳纏是夙因千磨百折爲天倫虛空四大終須壞地問賢愚咸有職一人肆遊情羣情能無惻飽暖不知恥恐有災患及自非終歲勤豐稔安可必

弱水洋中泛鐵船

答方于宣貽書

脩史當年筆削餘帝星井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

賦得山靜似太古柬趙雲升戶部三首

山深人不到流水對高松竹徑花難掃柴門雲自封鄰雞遲午報野碓罷朝舂雨過新苔遍惟餘麋鹿蹤

春深花正紅現在萬山中歲月應難誌耕耘自可風泉
流隨去住樹影任西東溪上垂綸者行藏未易通
心閒耳目靜萬籟不聞喧松下棋聲落窗前花影翻清
泉灌芳圃獨鶴步高軒鄰叟多淳朴相看無一言

採茶

隊隊攜筐去朝朝采葉歸綠沾嵐影重帶露痕稀柔
嫩疑傷指芳芬欲療飢及時供煮茗具幽事慮多違

試新茶

消渴廢詩箋新芽手自煎流泉春雨後活火午風前香
繞歌餘夢涼侵醉裏醒落花如有意輕颺竹爐煙

題永北阮氏世孝錄

己亥之秋余偶泛瀾滄看兵臺未孩曹公寓瑞
光寺值門弟子張爾介亦薾於此因與其友阮宜人卽儀先之
儀先偕來出此冊屬余寫題阮宜人之閭莫能歸不奉慈
祖母也余自乙酉阻滇黔之間莫能歸不奉慈
闈色笑者十五年矣對此自傷於中因併及焉
雪裏茶花照日殷
劍海西南石寶山題名未剝薛苔斑升庵憔悴中路老
到此曾倫幾日閒
劍海西南石寶山山中有美璧此
謂段
金吾可有瑤華藥老慳

春日遊九重崖

春深景物和山氣更明潔徐步忘險阻扶杖肆愉悅竹
樹自幽深循目烟嵐接溪聲隔林杪石路幾迴折小憩
岫巒隱俯視諸峯列仰睹嶺頭雲去天不盈尺崖下精

舍開禪棲實清越老樹不可名石狀瘦而別蔬蒲香積
具相對忘主客憑閣一迴眺村舍如蟻垤憫彼蠢蠢者
塵勞遞煎迫世網欣脫然遊觀能自適偶爾寄微軀幸
不爲形役山水得我情深淺俱無射歸路御風行丘壑
每相逐同瞻向來峯蒼茫晚烟碧

華首門

絕磴插空起直上幾千尺五丁鑿山根半崖開石闥雙
扉窈然閉尊者閟靈跡守衣遺佛旨一定歷千劫點蒼
入畫圖了了凝素雪洱水一杯浮寒嘗似宜涉崖勢臨
萬仞陡削如屏列老樹每倒懸瘦石數欹出遊覽固可
娛危險亦難躡飛猿倚樹啼升降且盤躃石級臨復斜
攀援多罄折俯愁地軸翻仰畏山柱裂轟雷起壑底隱
隧雲霧窟峯巔旭日開陰晴指顧別嘯歌覓歸途夢魂
猶惴怯後來隨續遊毋徒山水役勝情具千古心期閒
相接

春晴獨遊

茲山奇不厭攬勝惟我欲前溪微雨過朝窣如新沐曳
杖穿深林瘦石依篁竹泉聲隔樹聞空響答幽谷黃粉
落細衣松花曉夜熟好鳥弄春晴次第嚶鳴續盤桓藉
草坐曠然玩幽獨此中與世忘探討殊不足

雞山散步

朝嵐媚輕暉羈心展孤眺遠峰了明滅溪深窈窕林
木翳叢泉孤影時相炤白石潔可踞漱灌從吾好般般
塵勞遞煎迫世網欣脫然遊觀能自適偶爾寄微軀幸
雷度嶺稍稍雲生隩山中視聽閒烟霞具清奧幽事不
易尋虛心領其妙曳杖竟忘疲天風答長嘯

尊勝墖院待月

積雨晦深崖夕陽忽開霽理策肆遐覩同人先後至輕
雲面面收孤霞沒荒裔嘯歌仰太虛次第明星麗少焉
天宇闊皓魄無纖翳塔影掛碧霄四映曠無際懷抱一
何長感慨不能寐我情爲境移羣慝聊自慰縱目振衣
岡蒼茫同一視興會本無端俯仰盡幽致今古有心人

寒玉蕭森剪空碎飄墮玉龍千點淚一聲兩聲駐江雲
滴入愁心不能寐樹杪縣泉千道飛濺濺敲窻落新翠
迴風折木擾棲烏三匝咽咽鍛修翅殘鐘無力度重陰
悠揚銷盡枯禪味雷撼西峰山軸翻銀漢倒瀉天幾墜

雞足山古松歌

滇南山川天下雄崖巒翠鬱雲中鳥窩來脈千萬里
雪山奔湧三十峰一枝天矯結蒼虯幻出雞足海水東

千崖萬壑競奇秀烟雲變亂不可窮天根地軸萃靈異
沐日浴月忘龍蛇千年精魄古洞穴幽光靈氣獨有鍾
抽芽發條知何歲一朝蹇起爲長松百千老樹皆兒子
俯仰羅拜如不容名人才士過其下者共嗟嘆橫拿倒
擾屈曲蟠結如鬼工上有兔絲千尺垂雲絡下有琥珀
百斛膩脂紅或云修柯一枝飛去爲虬龍或云孤根幾
折潛及若木東佛子無盡先鑒賞狂呼大叫嗟奇逢爲
余形似難爲狀擔當之言將無同比丘安仁亦好事勸
我往看欣相從策杖苦無躋勝具攀崖捫壑鳥道通遥
望虬枝千里外迴雲停霧何青葱諸賢摩娑坐其下濤

響飄蕭耳爲聰屈如老蟠蟠怪石伸如怒蛟橫長空二
枝一葉無不森秀堪把玩況復古柯大幹參天蔽日勢
豐隆仙盤豪飲不肯去坐臥十日誰能同山靈忌我探
靈秘風雷隱隱暗若雩長嘯一聲且歸去寫作古歌筆
興濃此歌既成山靈當一來呵護羞殺秦政區區大夫
松

崖壁古碣歌

高崖勒字多古文藤蘿蒙苔烟霜深歲月久遠不可尋
字痕凹凸隨石生欹側橫斜牛失眞古人題此非無心
豈不欲留千載名誰知山石改舊形篆籀磨滅苔蘚侵

何期轉盼浴桑成側身感慨悲填膺百年瞬息馳飛輪
高岸爲谷深谷陵今古是非何所憑

雞山絶頂歌

嗚呼高哉雞足之危峰穿雲阻日不知幾千仞削出天
外青芙蓉舉手不覺摩蒼穹日月兩龍西復東河漢聲
流瀉我躬鳴呼高哉捫參歷井不足道我欲御風遊太
空尋得女媧補天處足知造化須人工雪山連涌千萬
里玉光晃耀開心胸風氣隔寶可接何煩跨白鶴乘
飛龍兎復鞭石填海求相通華首門外有大道阿僧祇
劫頃刻中後之來者何從容嗚呼高哉匪山之豐隆攀

晚步鉢盂菴三首

泉聲何處急落葉滿溪梁燈影明虛殿松陰冷石牀茶
烟山鳥合花雨屐痕香閉首寒鴉亂千峰遞夕陽
何處松濤湧禪棲掛斷霞談經花是雨乞食鉢爲家澗
險支危石橋崩礙古槎茶鐺知幾沸歸路暮烟斜
山徑夕陽低寒梅炤石谿鳥歸松舍外人語竹林西嶺
沸催新火菴名換舊題攜笻長嘯去歸路紫烟迷

玉龍閣瀑

亂水出峰頭懸空下急流青山中忽斷白練掛難收沫

濺千崖雪寒生萬木秋曈曈初日上搖曳碧光浮

不知處

山徑每回折幽深別有天到門先報鶴小坐便爲禪水曲堪忘世松高不記年往來經幾遍次第洗塵緣

雞山除夕二首

絕域逢衰暮羈危更可憐千山客落夜萬里雪霜天舊曆難重看孤燈不忍眠莫辭堅坐久未曉是殘年

歲歲催人老今年夕又除傷心洗徼外愁淚甲兵餘此夜四時盡明朝十載初宵分倍留戀雞唱又何如

山中送張李兩公歸途有感

送別每多感此番情更深歸途盡惆悵遠望復沈吟不解因何故忽然愁不禁應知今夜夢兩地費招尋

山僧藤杖

緬來西土遠一杖破秋雲度嶺寒猿引穿林鬬虎分老根餘石色寖節累霜紋莫道山川險艱難必共君

焚惑徙

天道何遠人道何邇宋公三舍焚惑退徙翻衍呼飛霜箕易水歌虹貫日匹夫精誠動上蒼九重何難修令德後世天象本自明側身恐懼惟不復閨無可奈何時一杯酒勸長生

公與舞

咸陽王氣消白日綺筵珍錯鳳脂泣轅門鼓樂叶鈞天弄龍爭采亞夫嘿寶玦三舉君不知項莊拔劍當門入公竟舞大公莫舞座中赤帝真君樊噲瞋裂項玉驚客何爲者恕如許公莫舞公莫舞項伯蔽帝存項宗玉斗擁碎君何功

簪星高

天子來強我目士固有志何相迫天子臥加我足客星犯座无變逃天子不見見人臣君房癡絕何足論君不見吳山高山高水復清諫議何能下子陵狂奴故態誰

誤飄墮江釣笭有舊編高節清風百世興先生持此報故人磵笳消水徒紛紜

鸚鵡曲

漁陽撾音何妙雖小有才未聞道鸚鵡賦詞何麗才高自炫應招息居才未聞徒毀罵況當衰世誰能下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如公所許皆觸阿瞞怒先後駢戮亦何補鸚鵡能言爲舌誤莫倚善題鸚鵡賦黃祖不敢譬主簿

涼風臺

涼風臺前虹貫日涼風臺下池水赤戲書數字怪兒曹

褰盆夜破赤星蝕叮嚀愼勿效前人前人者誰君自名
濟南何在三不語却爲樂林求樂土君家骨肉多奇宼
作法於涼何必言君不見前有涼風臺後有華林園

反覆予

反覆予何足取當年反覆只爲汝于今大物已我歸此
輩反覆終我侮莫云反覆多厚利劉昉極刑鄭虔廢君
不見反覆臣多殺身前成濟後張衡

無賴賊

無賴賊逢人便殺不可卽無賴豈可託君國此家事休
問人佳兒佳婦詎不聞牝雞一鳴唐祚移唐家子孫靡
孑遺可惜爲公輕剪鬚先出後用何嫌疑君臣父子恩
可竭犬馬畜臣何足怪莫云不負李密恩此賊負國終
無賴

人犢歎

少室薄犢牲缺宋公沐浴卧其中云非假春秋用人
盤沐浴公誠潔公有口過誰能悅北門徒賦明河篇溺
器殷勤誰作緣

維州宼

無憂城祖宗地尺寸土安可棄唐宰相便私計宋史臣

拭廬議朋黨禍忠賢一時蔽世是非何可慶宋代君臣
終斯志聽雲十六州委棄無復意偏安和議爲國累金
冤終得乘其弊謀國之誤寧無自

閻學博

閻學博令非虐胥稽歲月老生徒深宮別傳女官學女
官之師得並振尤馬畜臣奸閹進君臣報禮疑相應士
亦之變何煩訊學博閭非徒然女郎夢下求名賢君不
見漢家窖刑得史遷

過錫山贈郭菱一

崑崙性蒼殼日月走西東溟渤蕩坤維蛟龍遊其中至
人恢德量涵納不可窮山海眞靈異精氣潛相通

歸田詩

雨後閒催耕侵晨驅牛出望杏復瞻葵樹生如不及五
穀本五木山中有恒標三犁春雨足殷雷起潛蟄生物
名知時而大乃情惑每諭勸農詩謹遵宪民則稼穡知
艱難庶免逸居晏

春深草色齊川原氣潤潔牛羊各在野芻牧自欣悅播
種審所宜寒暑考令節耕耘玄妙理勤惰爭巧拙卤莽
最所戒細心求無斁古農書先聖遺訓切衣食追本源孰敢云不屑

漁陽烽火昨來驚倚劍遥看太白明大帥龍堆朝卷幔
書生虎帳夜談兵墨磨鐵盾飛新檄箭射蠻書下故城
會見降旗迎馬首鐃歌高唱自皇京
自嘆惑徙以下共十六首似自皐南堪遺民詩中其
評謂禪師爲詩吾落孤憤借古喻今善於怨者亦知
言也趙藩補錄

詩

寓永北瑞光寺

荒服驅車日漸斜墟烟影裏見人家河山破碎殘黎在
雲漢昭回毒霧遮禮樂依然存父老干戈何處問桑麻
遊人歸路重搔首野寺霜林帶晚鴉

留題瑞光寺

停車古剎正秋深老樹蕭蕭霜色侵亦有門人頻問宇
欣逢好友共攜琴蝴蝶夢回宗國淚杜鵑聲斷故鄉心
不堪再渡瀾滄水流到江南怨更深

雞足山三首

天遺外岳鎮南疆嶺削三支歷點蒼華首門高禪定久
曹溪一滴水源長宿矗東井明分野勢控西番接大荒
奇勝千年探不盡峰頭秋霽望飛光

層崖處處隱禪關陡列三峰不可攀千樹寒松欺白日
一條飛瀑界青山佛光上下天門曉塔影參差石壁間
不是藏奇荒徼外書成封禪有誰刪

漢代徒知祀碧雞名山恥受帝王題百千萬劫石門閟
七十二泉龍穴棲拜佛台基依古塔洗心橋水遡曹溪
不須更憶靈山會咫尺三峰鷲嶺西

登雞足絕頂

懸空異境闢天開嵐氣蒼茫抱日來種玉山中人漸老
傳書海上鶴應回雪峰西現支拳石洱水東浮酌一杯
莫道巒荒幽興盡扶笻更上幾層台

悉檀寺

六十年前古佛身蒲團小定悟前因石橋松徑當時路
擔水搬柴舊日人掃塔幾番尋杖鉢翻經猶自拂埃塵
本來面目依然在不向菩提印性眞

迦葉殿留宿

悟得菩提自在禪等閒飛錫到南滇衣留正眼拈花後
宗付燃燈古佛前水過洱溪新契悟雲迷石洞舊因緣
宰官身現原無相同首西來又幾年

石鐘寺

萬松影裡佛光廻百尺飛泉絕壑開塔古也知僧定久
月明幾見鶴飛來石鐘寺老僧不語陰洞燈殘焰劫灰
禪誦琅琅聲定後天花飄散妙香台

尊勝塔院看落梅四首

寒苔漠漠掩殘香零落誰枝掛短牆林下夢回春已度

湖邊偶去影堪傷素英寂寂飛斜月玉蕊霏霏怯曉霜
可惜灞橋詩興好蹇驢欹側怨風狂
月色朦朧事可猜輕飄幾點入窗來二百五日候將半
新竹
新篁稍出翠色宛然滴搖曳引山風耳目更幽寂
竹間待月
二十四番風信催春絮亂飛香寂寞氷衫碎裂影徘徊
山居
最憐雨雪朝來冷玉骨離離葬碧苔
春來皴皴到籬櫳橫笛孤吹怨未終誰賞銷殘氷是窟
芳魂化去玉爲叢橋邊驢踏香泥濕湖上鶴歸霜徑空
剩有數枝猶帶雪殷勤起拜落花風
窗前忽訝點眉新誰向深山護早春素襪侵苔珠有淚
生綃貼地雪生塵氷蠶竊食成香繭粉蝶偷眠擬玉茵
疑是雒妃乘霧過亂拋環珮贈花神

居雲居海棠二首
柔紅冉冉碧烟遮宋玉墻東綽約斜欲暖羣生霞酔看夜色燒銀燭曉障春風護絳紗
將放欲謝最生憐酔看夜色燒銀燭曉障春風護絳紗
正是楊妃初睡覺殘粧微印粉痕斜
枝枝柔軟鬬嬋娟貼蕩春風二月天紅蕚不舒清露墮
煙一縷
好花半落苔徑山鳥亂啼繁枝窗外夜來風雨老僧高
臥不知
雞山夢中得句
洞門古松生秋陰孤雲不去清溪深雙鶴舞罷四山靜
天風冷冷奏玉琴
雲起
深溪白雲起冉冉出前山風雨徒相亂老僧仍閉關

一爲斷年聯姻
聽步看山出杖遲分明都雪調映空披幾番閒看前溪色
身在煙中却不知

夢題烟柯圖

一局殘碁世界移仙家日月有誰知樵夫柯爛不歸去
空認人間甲子期

溪邊晚眺

朝衣着破着僧衣扶杖溪邊送落暉鷗鳥也知機慮盡
隨波來往不曾飛

山居

竹樹參差映戶幽酒爐茶灶在庵頭行人多有迷津者
莫向前溪繫釣舟

附錄錢駁少詩二首

居庸關

居庸千尺衝門開舊是中原第一關屢閱久遠高鷹使
邊塵直界朱顏山天無私蓄兵魏鳥統有專歸成自閑

只美盧龍田子泰炳然高節遺塵寰

碧雲生當戰伐年南軍正急白狼烟倘輸滄海千艘粟
門接醫閭萬仞天將略何人繼虎豹崩讀終歲鞶金錢
設網以待魚魚向網中自羅羅以待兔兔入羅中伏智

擬陶徵君田居

植杖南山下委蛻在一廛不暴燃生固有常衣食多所慮閒邪終靡獲飽煖在勤劬苟辭力作苦易感衰與弊晨興夜歸息荒穢帶除曲談笑任吾迂明月照高柯落落清風吹短褐且醉今宵酒遑問明日無

雜詩三首

窮途雖異塗安處勿吝嗟日月有盈缺草木無常華豈知東陵侯乃種青門瓜城南無主地當日五侯家

設網以待魚魚向網中自羅羅以待兔兔入羅中伏智

孰能知幾禍遠便爲福憂患能生人憂安實酖毒

一湖蕩漾廣且深湖面千株皆柳杞絲暗春濃深蔽日

無雀喧潛鱗如在青雲端鮹鮪游潢潦不樂江海寬蜀

犬見日吠夏虫昧氷寒知小難語大各受性所安登高

卑邱陵觀海輕狂瀾孔顏常汲汲寧復營壺餐嗟彼沮

溺流果哉良可歎

舟中曉行

及曉理蘭槳風景自肅穆殘星挂城隅晨光澹林木村

舍遠炊煙雞聲出茆屋淺瀨若明鏡遙峯似膏沐沿洞

屈曲行轉換變山谷瞻望平林間遠近總青綠野現能

娛人疏曠豁心目坐看煙景佳翻厭風帆速

客欲移居蒲村問此中山水風俗長謌答之

老夫家住蒲村裏萬曲千巒隔煙水南渡崖門疊嶂多

西隣湄水通車軌偏橋東發是辰沅北據黔陽爲越嶲

碧巇峻嶺上青天幽谷深岩入井底行處惟聞鳥雀聲

林麓叢護麋鹿麑士淳風樸古無懷於此棲遲將兩紀

雞豚狗彘無失時酒食時會隣里今日并州是故鄉

首邱莫遂墜已矣三閭老屋數頃田安土由來難遽徙

屋後俱栽桑與麻門前盡種桃兼李萬竿修竹綠成陰

千樹梅花香雪比草堂南面是他山怪石離奇向空起

良木參差列嶂雲好山圍繞如屏几槐黃柳綠雜楓青

老長林豐草朝朝俟隱人拜舞日偃僂猿愁鶴怨妻孥

凡年來未挂東門冠那免北山文一紙漢家功業比韓
彭鳥盡弓藏走狗死金張門第日紛紛當年賓客誰堪
恃歸來守我舊蓬蒿何必鮮衣乘駟馬須投効覓休
聞莫悔年華如去駛

孤雁

念爾飄零後千山何所之驚絃聲漸遠伴日影常隨獨
啄猶呼侶孤棲不戀枝祇看復相惜豈但鳥含悲

客夜

四壁草虫鳴荒城恰二更客中秋覺早愁處目偏明玉
露花英濕銀河雁影橫陰符休再讀爲爾誤平生

雨

急雨簷頭過秋螢樹底鳴雲深迷野色風度雜江聲苔
草沿階長岩花傍水生採樵衣盡濕蓐食晚炊成

識能通慧長生豈待丹新詩應自壽可寄老夫看

登鎮江樓

高巖落日倚嵯峨失意逢人强強歌路入邊關寒氣早
樓當山海月明多雲陰百里飛秋雨風靜江豚起夜波
相望吳門家不遠五湖一老漁蓑

咸陽懷古

咸陽天險萬峯環地拔中條倚九關多陳迹在世人難
山河百二輩秦關諸陵歲久多陳迹在世人難名與閒
棋歎浮生如渭水年光流盡不回還

洛陽

夜行

乾坤未定經干戈寢園遙隔誰歌舞金谷無人長蓼蘿
伯業已銷成往事空原愁聽牧童歌
懷序先序元二弟
且蘭關外泣孤征萬里無由問死生原上鶴鳴悽獨影
天邊鴻雁叫三更飢寒急難相恤弟鄧隱荒煙悼作兄
相見應稀人各瘦蓬田何日得同耕
懷兄子阿慈
三年未滿別離情倚憶牛嗅小名去國早悲孤舊業
託孤終恨負亡兄吾家閨玉惟看汝若父箕裘待後生

太尉和尚遺像
縱得相逢不識君數年衣鉢枉隨身
南將軍廟
落落乾坤何處扶千秋精爽鬱陰風
夜雨時聞鳥雀呼斷指空傳烈士
我來欲託遺編贈痛哭中宵事已誣
歲暮
紹裘已被黃金盡短劍孤莊天一涯不謂殘年猶作客
未知明歲可還家久離鄉土音微改達歷星霜髮漸華
冬去春來風景異梅開獨似故園花
舟次懷昭音公弟
登六嶺有懷在官廨府城
伯業已銷成往事空原愁聽牧童歌
潤州
木落秋高海氣明雲中樓閣歷歷峭孤日空懸魏城花鳥豈逐如隔世衣冠舊族半歸耕
古朝營壘今禾黍及暮笳聞戰鬼聲
題甘人村居
閒步弟堂到藥園花間初拜主賓歡視浮殘墨初臨帖
琴繞餘音始罷彈香滿前庭荷十里風清小院竹千竿

偶來坐卧忘朝夕心賞悠悠欲挂冠
登慕巖城樓
雲物蒼蒼蓋故游荒城寥落動高秋楓林葉墮寒山瘦
鼓角聲悲暮雨愁淮海故人誰尚在黔山古道我還留
思家豈不懷鄉淚空羨鴻鴈渡湖上舟
長沙感舊
歲月頻更事已遒當年朋舊眼中稀荒崖舊迹猶堪在
故閣前王勃第非賓百二猶矜下擲詩
勞勞塵網重如蓬夢話歲後得早歸
登六嶺有懷在官廨府城

六崩繁華帝子年荒碑漫址尚依然清江繞郭雙流合
野寺臨隄一塔懸但覺山河仍似舊祇憐臺館不如前
壯懷回首堪誰問春盡惟聞叫杜鵑
哭開少叔
病中執戟事无末十年來生歟無家別身亡有夢回孤
墜淚落拓土寸心灰論定棺初蓋名成玉可埋寄情
工著述避世閉高萊遯迹離塵網全歸到夜臺招魂鄉
國遠歌薤友朋哀案上遺書在塵封不忍開
交水道中感懷

憶昔出門日蹉跎已十霜他鄉頭易白老樹葉多黃疲
馬知途遠愁人覺夜長離情如在夢行迹似投荒親友
書千里關河天一方歸心馳皖嶠時事應滄桑縱過繁
華處教人亦感傷
昭君怨
玉貌銷烽火何須衛霍才好將延壽筆圖畫在雲臺
佁客怨
土塞孟津口沙掩黃河舟門前無大路應少別離愁
閨怨
劉去鳳凰山莫教當妾戶郎出武昌門望見妾羅裙
章堂夜坐在他山北

雨岸重山曉野猿霜楓黃葉滿秋原夢魂不畏關河遠
夜夜三更到故園
閨情
金錢無準鵲無憑欲見音書總未曾今夜燭花開幾朵
叮嚀侍女莫挑燈
蝴蝶
逐煖尋芳舞夕暉蹁躚如繡點人衣去秋花謝渾無影
今向枝頭開處飛
他山感舊
山頭誰種樹參天種樹人今去幾年樹老逢春花盡發
可憐人去不知還他山諸樹俱開少叔手植今猶借且十年矣
右鑒濤遺詩三十八首妙自點詩紀畧莫友芝稱其
文章忠義具有家風信矣拙庵識

明丹徒錢邦芑開少稿

清劍川趙聯元拙庵輯

文

招撫可望書

前差官至滇所以不敢即致書奉候者蓋未知老先生尊意何如耳昨差官回備道老先生優禮之殷兼述老先生雅意翊戴天王至眞至切更無他念雖一時同事諸公猶未深信而芑所以信之不疑者蓋觀老先生之爲人乃當今之豪傑也從來無欺人之豪傑無負心之

豪傑無面是背非之豪傑無朝三暮四之豪傑芑是以不顧議論是非敢爲具疏竟請封爵然老先生便當從此改絃易轍拜表稱臣奉正朔覲版册文武之升降一稟于天子征伐之行止必請乎朝命如是乃不愧祖宗不負朝廷不負芑之薦舉乃成千古眞豪傑矣芑先始祖吳越王諱錢俶者以江南之地歸宋而太宗賜金券金書子孫世世與國同休芑上不允封爵故疏中即引先始祖爲例然當日先始祖與老先生今日不同者有四請爲老先生言之先始祖立國吳越傳三世四王保有江南之地將近百年與宋朝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而老先生大明之舊臣也其不同者一也先始祖王爵傳自先人歷梁唐晉漢周俱受册封而老先生之王號則自己之僭稱也其不同者二也先始祖土地授自祖宗始於唐末並非取之宋朝而老先生二十年來殘破數省屠戮朝廷之人民糜費朝廷之金錢何止數千百萬甚至殺親王辱大臣于朝廷不得爲無罪其不同者四也芑之所以引先始祖爲例明知事勢不合不過委曲以成老先生之美倘蒙明

旨俞允是聖天子破格之寵恩芑不敢居功即或朝議不從另議封號老先生亦當拜受以俟再請加封老先生如此謙讓不遑恪守臣節則是功名之路正長子孫之福無量青史遺名姓氏俱香非芑所能測也芑生平心事光明磊落不肯自欺欺人一遇當行之事即舉世非之而不顧即今日爲老先生請封一事其阻而且忌者正自不少而芑反衷紅德遵行不疑即老先生異日相信相負總不問矣然老先生身爲男子頂天立地不乘此時立萬世不朽之功名而徒據一隅以自雄非所以稱大丈夫也且今日之勢故非直我明朝之患也令

先人曾被大難是亦老先不共之恥也芑輩幾力於外日在圖維而老先生擁强兵安坐於內地恐不免貽笑于海內英雄矣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老先生能無意乎佇望之切言出不倫伏維亮察

甲午靚髮記

自庚寅八月孫可望入黔逼勒王號迫授予官拒不受混隱黔艺蒲村躬耕自給歷辛卯迄癸巳可望遣官逼召益甚有三次余多方峻拒甚至封刀行誅余亦義命自安不爲動也甲午二月廿三日爲余初度之辰山陰胡息庵鄰水甘羽嘉富順杜爾侯西湖許飛則渝州倪子居之共挾俏焉

湄潭水源洞記

湄潭北七里有山聳起高五尺土人呼爲五里坎大約川黔多大山高者或至數十里危峰插天層巒阻日多險峻艱於跬躅故土人見山之高僅數里而可登躋者率卑視之謂之曰坡曰坎其方言相傳如是而其實以茲山證之吳越間則已謂之陵其尊爲峰爲嶺而位之名勝之間矣五里坎之半岩洞攀援而升徑頗危仄洞口高丈許入洞半里乃稍上又數十步更上一層其中甚黑非火不可行其深之廣可容數千人其頂石乳流注四周上下凝結有如人物花草器用之類不

可名狀其洞口轉入之路甚險一失足即顚仆莫下尤
深莫測其底以故每遇兵荒此洞恒藏數千人外寇攻
取萬端弗能施害中有潭甚深其水涌沸冬夏不息流
出灌田數十頃曲折成渠再分再合八九里乃入眉水
眉水自夜郎大山來西流由扳角關逕婺數百里乃曲
繞縣治西南流入於烏江其水經縣南灣環如蛾眉宛
曲而明秀故得是名焉又天下水多東流而此水獨西
流逆流而行至縣治縈旋曲轉故茲人秀逸甲於西南
余自甲午祝髮移居眉水之陰挂錫西來庵與吳扶靈
望衡對宇動靜相聞時暫子嘉宇自夾江解組歸來隱

居水源洞之左授徒自給馮仲立兄弟隱居寶洞黃月
子亦授徒十里溪祝子南蒼在客樓屯龔子上之則結
廬馬峯山下皆漸水有道之士或率妻子躬耕或教授
自晦與蛾眉道人覺庵居士遊比略同春朝秋暮月夕
花時或諸子命酒過酒來庵或余提琴相訪連床夜語
風雨無往來慨悲詞逸情殊上矣荒裔返殿當孫偏
據時士大夫倚首固辱以爲榮顧幾誌而我輩猶得山
水琴書嬉傲天地嗚呼士窮子亦在自致耳孰謂時勢
能困人哉

思南鄒氏三節婦傳

鄒氏知瑛城縣應徵女也年十六
嗣以庚年僅元任祁陽令復娶唐
爲妾鄒以計與謂任送家累歸里
爲苗所劫死放氏與南妾皆少
與兩孤女俱佛同志守節經年
得見時滇黔道經寇訌丁亥秋兵
商兩妾謂必死即裂素帛三婦各
等止攜財寶去竟無犯者然三婦
蓋則緣織自給傭婦代薪汲戍
錢人相食三婦至食糗糠苦益甚
而節操愈勵郡中人

無敢以非禮語相及暫後忽有平
先舊遺彼實兵相欲聘之楊氏號
曰事遂寢其後送媒者屢楊氏兩
偽參軍以威脅至縲紲之楊氏飲
毀容自絕兼之敝廬氛正性人不
遂無敢再與中[illegible]
病未愈[illegible]
乙未九月敖氏以病終李氏號與
起相繼而亡思磨人言之多益下
常有乃一時得三人焉又葬於一
門奇哉要之三婦處

此有極難者無子亦也貧苦二也道亂離遇强暴三也
遑呼土窮乃見節義非百折以成之三婦節烈何由而
著哉或曰赦生於禮義之家其貞操宜也楊氏卑微而
志尤苦應別爲傳夫一妾之烈非赦氏倡率不成之之
以待後之尙論者

凝眞觀記

出平越西門渡石橋西北循嶺而行十里爲楊義司治
治之左山隆起高數百丈上有三泉同發瀉瀉清冷可
漱濯山之麓爲鎭寧寺寺之後爲凝眞觀觀門外多老
樹西北有古梅一株直上拂雲不可丈尺入門有古梅

大十餘圍覆蔭門徑蓋數百年樹也崇禎末年武陵陳
瓠庵爲郡太守酷愛此梅恒攜酒其下賦詩流連乃寺
僧惡其礙日光也斧而薪之一日瓠庵計梅將放復招
友人來遊見梅蓓蕊然餘盤根石隙駭甚訊得其情箸
此僧數十然已無及矣今梅根復生孫枝纔大如甌口
亦有幸不幸哉余恒閱滇西劍川州有石寶山紆迴綿
亘蓋數十里其間巖穴奇變洞壑幽邃以及泉石之靈
見者無不惋惜梅之右有桂生壁壁上根株古拘今頗
秀深林古木之蔥鬱茂美蓋不可以言語窮也見愚段
有此耳觀中殿閣猥頊皆俗工製造與佳山勝景不相
公愛其勝遊覽吟賞闢其荒蕪疏其滯塞與者啟之曠
宜甚敗人意獨殿後夾道而栢亭並峙高可八九丈

阻日翳霞眞足怡神縱目觀後一峯直聳高數丈截然
端正如笏名玉笏峯峯之左右皆懸崖峭壁藤蘿蔓綴
細葉蓊花播雜蒙翳四圍怪樹叢篁高下掩映清泉旋
激異石錯陳遊者恒苦目不給賞惜乏圖狀嶕峨雖多
名山若洞然選幽勝奇麗此蓋二二數矣

劍山石寶山圖記

山水覓在冥地間其奇險幽異豈但人耳目所不能逮
即山經水誌以及古今名人遊覽拔考記論題贊亦有
所不能窮也而大約山水不能自傳必待人而傳如首
陽以薛齊九折以王尊桐江以嚴光輞川以摩詰眉山以蘇氏無不然者夫四海內外之山水寧不億萬倍於斯乎而不遇名人奇士忠臣孝子身歷而品

溪泉竹樹洞壑峰岫之勝無不收攬而標著不但山水
無遺美而布置點綴亦且令宬令又
於山之最佳處爲先恭節構一祠歲時俎豆必親致焉
恭節先生於熹宗初年令蜀之巴縣時蔺酋反渝州孰
先生脇之降先生罵賊而死天子聞其烈嗟嘆動色賜
謚恭節威宗朝見愚公赴闕任金吾紹陳先生節烈乃
勑建昭忠祠於劍州城中士民春秋享祭仰止無窮矣
而公復祠於石寶山者豈不以節烈之氣當與佳山勝
水並傳於天地之間也哉余往日巡方川東考蔺酋之
事蓋當天啟辛酉酋奉援遼之調擁兵至渝州待發一

日犒師武場變起倉猝自撫軍以下官吏無不被執而
先生獨奮激怒罵遂齒鋒刃一時剛烈之氣卓視叛夷
之魂而壯忠義之色矣從來忠臣孝子貞夫烈士皆稟
山水剛毅之氣而生即其死也仍復騎箕尾感星日而
與罡風瀨氣流行於天地之間然則先生之精魄其或
怒而爲雷灝而爲霜郎又或舒而爲虹散而爲雹郎不
可知也其或升而爲日恒而爲月噓而爲雲降而爲雨
於後嗣而考讀古今史傳忠孝之後克紹先美而不隕
厥聲者蓋亦寥寥焉見愚公修石寶以祠先生而又體
母夫人之意建慈雲寺於山巔以廣錫類之仁不誠忠
孝二門先後濟美也哉昌致命遂志先生是也詩曰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貽厥孫謀之詩歟

他山記

宇內山石之奇無過川黔楚粵然幽遐荒險車馬不及之處奇詭殆甚而世或鮮知之若黔之芭至川黔楚粵之交選第名山奇水幾以百計而臨眺之蹙溪幽麗爲最自蹙溪至洞水可百餘里幽岩深溪堪怡玩者何止數十而滿村爲最也村之上有柳湖湖之陰有他山山高不半里迴曲斜抱上多奇石樹多掬境楠梓中一石最奇突名曰翠屏外削而內空余鐫他山兩大字於上石腰有洞曲透其背其峯勢橫飛處瘦薄而偏登爲石帆峯峯

背古木掩映四布如房然名曰雲房左一石高而怪異日九面峯峯前石壁中虛梅幹從洞口長出名曰梅蒼稍上一石橫卧中刻如船有孔植其中名曰梅舟石帆之右有洞曰小洞天梅舟之左有崖奇險名靈慮岩稍上有峽曰藏蓄峽此外前後大石二十餘處低者如蹲如伏昂者如翥如鶱不可名狀中搆一亭名曰拜石坐亭中則諸石之奇畢呈自原石徑上三百步極他山之巔四顧諸峯環拱如帶俯視湖湖光回淨如鏡此外鬱青絳白攢巒疊嶂聚不盡遠與天際奇觀哉藏谷空者隱潰皴者膚蛻漏者瘦者骨削薄者毅多散者星落簇者毛氈仰者如鬨俯者如疑立者如望天宇內名山巨川載於經書者余以逃名之故荒遐而是山之奇偉名勝隱匿幽遐不復見知於人世者又寧獨此山也哉

他山賦

驚寰區之變寘信山水之雄奇乃黔地之荒僻更聳異而嶔崎倪瑋峭峻而陡削亦畸嶸而矮迤余也忘情塵累遯迹遐荒遊茲異境心契神投闔草兼於巖巒焚荊棘於坳塗嵯峨峻高下而畢現凱岁前後而俱收登椒巔以遥矚覺嵽嵲之奔投煙雲闖閣以萬狀氣象變脉而莫求若夫崛嵲嵬嵲以龍蹲洞穴含吞而含尋迴撲湧濆樹楚楚而含森春花列綺於斯時秋葉經霜而換金高之直撐至於蔕柯偉木干雲蔽空榕樟翹負以飛曳梳插天或昂昂而砧砠或礎礎而屈蟠或橫亙而破孔或逆墨而倒懸或龍盤而虎踞或鵬舉而鳳軒或蛟騰而鴻下或獨怒而狻狂或羽翼而翅翩或雲垂而煙斷或浪擁而濤旋高者還石下者迴嵐巨者藏谷空者隱潰皴者膚蛻漏者瘦者骨削薄者毅多散者星落簇者毛氈仰者如鬨俯者如疑立者如望

倒影於波底懸岩插根於水隅以至淘澌洞澗石折岩迴穴鳴竅谷蠻傾岫推魚鳥騰躍而冥定柯葉浮蕩而橫排山因水而幽窅水得山而迂迴維山有亭名曰拜石斫木結茅依林傍窟據岡岭之巃嵸當砰砰以陡峻況復蠹煙竹嵐洗砂硬拱侍而基羅碧砌碉磳以陡峻況復蠹煙竹嵐洗雨伴月時探奇而入影時伐虛而刖骨雲根倒灑夫珠泉碨脚橫穿夫木甲叶吉維水有舟名曰恰受一葉浮波清流獨漾漾淪漪而上下掉苕萍而簇湊遡輕滴而織影盪素瀾而破皴涵皺絲於霄光挹采碧於空秀月宋沈壁而耀金雨痕滌沫而漂漚蘭橈宛轉而夷猶布

憑脊環山百里莽此名區龍潛鳳舉霞隱雲遊叶羊朱切明晢晦迹而耕牧英流韜采而魚枯乃復深宵歌嘯詩酒歡嫒謦林隔而遙答氣谷短而潛呼於是雅尚相憐淪落爲友朝夕過從味蘭臭風雨無阻於昏冥歲月雖賒而猶遵時登高以遐想或聯袂而迂遲時銜觴以遠望或白眼以移時當唱和之相得每感慨而淋漓何諸子之高尚矢肥遯以相期況山水之可樂奚荒寂之自疑且奇文之共賞質今古而無欺復品行之修潔實風流而可師吾將托此以終老遣化於我其何私

雞足山賦

緊茲山之岠峽岠音巨山名大峽音央山高也遂登於南區既屹崒而窈曲屹音乙崒音碎山高貌亦豈岌而崎嶇豈音立岌音及山危險貌惟僻處乎堯遠乃阻隔乎舟車余也塵情既絶空門與徒探崑嵩而不厭崑音昆嵩音崇山曲也索嶄巖以自娛嶄音斬聲山高也遘茲峪峪音合峪音峪峪山貌駐足躊躇每登眺而有得即載聿而容且聿即筆也楚謂之聿吳謂之筆不聿燕謂之弗秦謂之不山川奇麗誠難爲名其鬼分宿前漢書漢中分野在天屬井鬼入參七度中台上位北斗開陽一星枕倚番緬番西番緬國也控引川秦襟帶犍牂沿遡昆明金馬輔瑞碧雞鬼或想野如樵牧或樹叢而卉茸或竹笑而花簇或欹倚爲屏囿或曲直爲衛軸或陳設爲牀几或開列爲廊或疊武怒尖若劘雲利若割霧縈若騰蛟蹲若卧虎時整齊而行列時錯砾而齟齬齟音鋸牙石相挌貌又有巒透岑虛洞宕廻曲門闔虧蔽廓然空腹側身而前引以炬燭漸進步而寬平倏暮霸而曠谷暮音聊霸音霸郭漢谷貌忽峻嵲而峭崖嵲音坎忽坦舞而廣陸忽渠逝而迷源忽川納而龜圜忽滴滴爲演潭忽奔波爲懸瀑又且乳滴凝珠髓流文彙連引纏綿糾絡斷續或倚蓋爲幡幢或豎展爲旗纛或蹲踞爲鷹鸇或飛舞爲鸞鶴沃胡切或奇逸如仙鬼或想野如樵牧或樹叢而卉茸或竹笑而花簇或欹倚爲屏囿或曲直爲衛軸或陳設爲牀几或開列爲廊廡駭象類之多奇咸萬凹以相屬豈天劃而神鏤抑仙化而鬼劚及乎淵泉星涌匯汾爲河滑音骨小冰也千溪導湩湩音重大水也萬壑擢波既掬拍而涌浪亦汍狀而洞渦汍音丸渦音禍流也渦音郭高水瀠洄方繞嶂而瀑雲忽注石而濡蘿高則噴珠而漱玉皋復激電而旋螺奔積接覓於崖崿崖音研崿音鄂崿山之闖泉布圃引灌於岐陀岐音坡陀音駝也或者廻溪被澗亂石礧砢盪觸鳴淵鏗鍠駭疑折竹而裂繒恍曳珮而鳴珂雖水聲之多變亦石竅之相摩以至眾流合注迸出高巔懸爲瀑布飛空掛影聲逢培塿而震盪氣奮迴而洶猛洶音凶猛音孟洶湧落銀河於九天鶩白虹於嶕頂嶕音蕉山巔也怪石百狀擬似莫舉端若危坐側若欹舞偃若偷息突

或素練而不收掣玉繩以長引日焰而雷輥萬壑天晴而雨飛千頃碧乃乘風擺曳映月晶瑩千珠錯落萬霰紛零或觸崖而迴折或灑樹而凉生簷音彭淙音宗潺音殘激音標風也或抵石而泙澎音彭泙音平水聲也或霞光之絢舞或嵐影之舒陰或飄掣而中斷或激散而霏騰或注潭而倒沸或穿林而杳冥時或夏秋霽澍月不休千波快瀉萬派爭流至若澄潭停蓄清淵泓瑟神龍伏藏頑鼉遯匿境幽險以愴邃氣蕭森而寒深巖飛突而被影古木叢陰而映色千峰影倒於澄波萬樹光涵於空曠且也老樹奇古叢木繁茂阻日蔽霄號顥隱獸加以猨聲嘈雜衆鳥大竹也桂筍排青竹之大者曰竹小者曰箭間支石以分秀綠流泉而激清又復名苞結綴珍果錯生茶梨春發燈籠冬榮荷芰懷風蕃菊被崖陰燦爛不愆于霜雪芳菲紛糅于冬春蕙芷蒙茸而蔽薄藹蔚而蓊鬱繽紛以至珍禽翔集怪獸伏藏杜鵑晨號寒鴟夜鳴巧謔而如簧嬌鶯朝舞于庭百松雞啼嘯于石梁孔雀羣依於防殿翡翠棲息於紹林猿猱突豕玄鹿呈羊俶儻而不羣徙倚而顧望聊逍遥以自放

爾乃羣英伏兔絲飛光于木杪樹衣蒙絡于枝曲山中老樹有瀨懸綴謂之樹衣土人取而偶之以辟不祥鍾萃日月之精華煥發扶輿之清靈爰茅宇院輝煌梵刹巨鐘飛檐雲興雕甍霞蔚金鋪五映玉題交媚綺窗列而牖啟石磴縈而道緣崖而層架廊廡相屬而迴沿長廡也禪堂蘭若靜室精藍紅塵不到白日長閒天香披拂于繡龕松月籠牕于冬春慧炬夫石龕靜士緇緇而達觀釋子修修而掩關何道念之不永何塵情之不刪惟精進以終夕庶無玷于名山有時禪誦朝暮梵唄聲高成儀肅穆器鉢精饒燈明方丈塔掛書霄人天合十而頂禮龍鬼回向而注聽經咒慨律鼓磬鐘鐃疑雷殷巢依於勿殿翡翠棲息於紹林猿猱突豕玄鹿呈羊俶儻而不羣徙倚而顧望聊逍遥以自放

而雨驟悅天風而海濤異類聞音而解脫宿業得法而除滔哉若佛辰佳節勝會良遊積願膽禮香信處酬違林木深貌猩猩啼烟而嘯雨嚙嚙音聊嚙嚙音宵嚙嚙音橋猩猩音生狀月而驚寤嚙嚙山深空也憑梯嚙嚙而穴處聊嚙嚙音聊嚙嚙音橋猩猩音生狀月而驚寤嚙嚙山深空也憑梯嚙嚙而穴處州廢國獻圄人身反縛銜金人御人御笑郎皆笑其目人因而擒之左太沖吳都賦云羅羅啼而就擒萬萬

笑而被格或雜云蒲如人被髮迅走一名梟羊倘怪廣而震恐亦愴悴而悲涼

鶴拓永昌府古哀牢國也葛獠夾邛酋傑音魯鞊白邛傑音勞皆參種白
山洱水之間古名鶴拓猓夾邛酋傑音魯鞊白邛傑音勞皆參種白
酋君長也雕題金齒九譯百郡白濮紅巾而繫箭白國也在阿育王第
三子王鶴拓奉佛不茹葷曰食白飯王是爲白飯王之祖今地名白崖即
曰白崖舊有驍春秋時閩越國語再駡弊昭而旃裘舊駡即笮
曰鐵縛逃難于濮而蠻再駡也哈蹏梯山以聲詎交緬
鈴海而誠投交交趾也即緬國耶笮占風以預禮邏瘧候月而
歌謳聖女送進童叟混傳僧俗互市賓主淹留欸蘆擊
鐃戲馬踘毬魚龍角觝貿索垂鉤聚遠儥以逐利呈百
劇刓趨遊復有登高覽古感念荒遲旅人去國遊子懷

家蜀詩見志陝蒙蘇華極人文之盛美映景物之清嘉
若夫天柱山頂四觀峰頭日觀吾山頂名西曰觀海觀東曰觀南曰觀西曰觀北曰雪
觀濃陰旣斂宿雨初收窺鴈而東方影白星沒而朝
旭光浮明霞散綺於六合高歐升采於九州西觀洱海
勺水浮漚寒裳可涉衣帶安流島嶼螺點而出沒舸艇
萍散而漾游儔點蒼之環峙展圖畫于春秋回首北眺
西域雪山連峰九疊萬仞莫攀積雪白于天半耀銀晶
于雲間望高寒之危峻懷古行之曜盧芽穿膝于趺
人攬勝而賞心於時春也物類欣適景明風和蘇蘇雜
遝遷音踏雜遝花事繁多泊于香合於蒂蔓松粉黃落
於枝柯羨韶光之明媚故登降而摩娑號丘壑而窮幽
一念集萬眾以同瞻惟各身之自見任禮拜而蹈舞舉
首像于對面是曰攝身之光實堅善信之願又或白光
溯漫映若牟尼周帀三界普炤四維籠山河之影像映
大地于琉璃時徑寸而千里現芥子之須彌惟四觀之
奇異儆峰頂之岑巇音危巍峩音吟巇山高貌而險也周迴四眺萬嶺
星伏目極喬表勢盡川陸郡邑山水出落攜嶺巨阜大
川二抔一掬曠埜平原一區一曲迭拱青蒲東山蜀也
波流碧繞金沙遶也牛滲注倉湖盈也蛾垤連宍糞
榆園也東西黑子賓鄧城也微黃數點三川夷矣峰市
蜘蠁互市通突粉黛幾抹蒼山雪矣兒啼嚶嚶聲聲

矣濃雲半席雨雷足矣燈影一時電旋龍矣箕踞下視
八荒咫尺河漢平臨星斗可摘思憑虛而御風期補天
而浴日至若峻嶺廻複而凌蹑高曲岫修阻而宵渡連岡
婉折絕巘峻峭奔濤湍激澄老樹參天而虬屈
修竹護薄而蕭森加以雲芬風樹帶皐纓岑明燈石磴
映谷藏林翠微繽紛落寺給橫晨鐘答響暮鼓警昏俗
士歸誠于象教比丘止踞于聲聞騷客尋幽而契集遊
人攬勝而賞心於時春也物類欣適景明風和蘇蘇雜
遝遷音踏雜遝花事繁多泊于香合於蒂蔓松粉黃落
於枝柯羨韶光之明媚故登降而摩娑號丘壑而窮幽
彩暈絢上下太虛光華變炫雖炤耀乎大千實攝持于

異倚篁石而蔭薜蘿禽鳥嚶呦而暎友猿鹿馴擾而經過山溪借色于題詠梵宇增輝于嘯歌於時夏也山峻泉幽不知暄暑綠樹重陰竟忘亭午日正中亭午蔭新篁以盤桓濯清溪而容與聽松濤以獨怕酌流泉而自責更復廣刹虛殿曲徑迴廊疏櫺曲檻飛閣涼堂敞曦暘而若翳映霽日以相宗揮玉麈而傾仰談竹樹而徜徉仰視飛雲奇峰倏變夕陽遠流明滅互絢意日長之小年悟披襟而娛宴樂山中之壺天笑塵世之聳戀於時秋也山空霧淨天宇晶明鳥音脆而風疏氣爽林壑肅清燈嵐澄徹于嶺表霖霖霽餘氣于岑陰佛光晃耀于法界雪

山昭瑩於化城加以霜華落葉相變綠爲丹楓柏錦錯紅紫萬端皷春花而更豔紛紜繽于林藉又或晴天夜靜皓月千里銀漢無塵碧空如洗覽身世之明淨若氷壺之映水於時冬也玄冥司令朔風凝寒嚴霜肅殺萬木凋殘石骨瘦削而挺露崖根剝落而改觀惟松柏之蒼翠獨秀色之可餐至若彤雲密而霰雪飄零千峰積玉萬壑堆銀琪樹連枝而皎潔瑤葩眩目而晶瑩任四時之代更羙茲山之幽麗烟霞百變而長新草木籠葱而多致林泉秀雋而可懷峭宏豁而堪憩峭音苟嶢音留峭嶢大山高峰也嘗竊聞之區內巨岳名山五千三百七十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脉絡固稠潛通地軸復時呼吸河圖括地象云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二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況乎洞天福地寰宇相聯八荒九州仙佛飛騫獨華首之奇異削萬仞而陡壓飛簷迴出于雲半石門暫啟而嘗關許玄切感尊者之深隱悟山水之因緣知地脉之隆盛駐佛祖而不遷開宗門燄燈派分震旦以流傳闡心性之微旨實獨契乎先天雖逢磨之授受實遵葉之本源笑何時而再見花何自而重拈亂曰望千峰之嵯峨兮巖嶤音堯嶢音蟯巉巖也嶢崟峙宇宙而獨擅攄妖氛於目前兮挹虞淵之海掛平牛於眉際卷舒揮翼於虛空蒙蒙邊日而躍月兮濛鴻派而西東布霞以爲衣兮讓升木以爲裳密經緯於陰陽兮知包括之緜長建佛祖之靈域兮故體鎮乎要荒又爲之歌曰羨越衷剖元氣不分兮茲山嶂嶂於何託根兮天爲之根闔闢無門兮地爲之門出入無垠兮渾兮淪兮將何名兮

明丹徒錢邦芑開少稿

清劍川趙聯元拙庵輯

文

雞足山志序

嘗讀尚書至禹貢見其辨土宜物產必先詳山水之源流界域及見唐一行論星氣占測則專以河山爲界而不係於州國夫河山既以占星氣則其中之災祥修悖自當與國政民事爲盛衰始知聖人著述關繫微渺固儒者所宜討論也吳越春秋及趙絕書皆言禹得金簡

玉書於衡岳乃知山川之理使伯益作山海經既告成功藏於洞庭之苞山龍威丈人竊之以獻閭廬維時童謠有云天地大文不可舒可知文章之道與山川相終始非細事矣漢桑欽著水經原始崑崙星宿鄜道元因爲之註古今山川物類奇險幽迥一披覽焉而溥海內外瞭如指掌從來史官撰述無不據引其說以相證據不能異也放歷代史書之外有郡邑志多詳城郭賦貢風俗別有名山志則專載山水寺院人物詩文之類夫豈哆炫輿博哉亦所以存墜史之遺文備作史者之徵信耳余自甲午祝髮普現卽皋滇中雞足之勝思欲一

遊以叩迦葉入定之處至已亥冬始得登山遊覽攀躋搜奇弔古歷數十日而其奇未厭也越庚子春末孩曹公偶爾來遊向山中比丘索志書一觀衆乃瞠然應以無有曹公曰茲山爲尊者道場與五臺峨嵋普陀九華並稱域內久矣而志書闕焉使遊覽考古者茫然無從問津豈非我輩之責哉次日卽率僧衆向余拜請纂撰述以光名山夫山水之文豈易言哉嘗上下千百年間自應勒封禪儀諸葛武侯黃牛廟記及柳河東遊記之外佳者蓋寥寥焉且余自投跡空門惟習禪觀之學筆墨荒廢久矣安敢以寡昧之質謬當重任辭之再

三不得勉爲綱羅放失採集舊聞與無盡及山中禪友參論筆削積百四十日而稿始成嗟乎滇雲舊屬西域邊皆乃通中國至元始入版圖雖子長相如賈閭仙輩個一至止而絕無紀述宋祖玉斧一畫且舉大渡外棄之故宋臣撰洞天福地記竟遺鷄足豈足跡未經故難縣揣文獻無徵所從來矣茲又當兵燹之餘斷簡殘篇復歸煨燼憑空撰著閉目揣摹求其不爲好古博聞之士所嗤摘也難哉雖然使余不亟爲採述以供有識者之覆誦更百年後搜奇攬勝者愈無從得其梗概不又貽廢閣之誚哉用是不憚蹴評私創其畧聊供異日討

高潤色之資若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則俟後之君子

鷄足山指掌圖記

白河圖雒書並出而垂文字之訓古之聖賢必左圖右書蕭觀玩之學書之講論者淺圖之悟入者深也余讀劉向之書乃知古人著述圖居其半自漢以後文字漸盛而圖象之學杳然無聞至若山川之形勢有言語所不能載者非圖以繪之其何以使披覽者一見會心哉況名山大川散布八寰若五岳十大洞天俱在衣冠都會建地舟車奔湊之區其林泉丘壑之美著于有聞蓋地勢使然至于鷄足邈處滇雲雖爲佛祖示化之地而

去中原絕遠又附版圖最後天下想聞之而恨不覩其勝雖逸世高蹈之士希靈慕道之人亦遠阻河山憚于跋涉而身至其地幽探遐討者鮮矣山之高自麓至巔九千四百丈周圍四百里前列三峯後拖一嶺宛然鷄足之形其中分見之山四十有奇峯十有三崖壁三十有四洞四十有五溪泉一百餘所至於岡嶺壑澗林谷峽石有不可勝數者雖山中深隱積修之士未易徧歷而況士大夫來遊者暫至後還復日而罷又安能盡其勝使山無遯奇哉此指掌圖作也遊山者

波山楚拈花寺過僻佛堂[illegible]山經南北轉至[illegible]石

崖順岡南下二里爲金母山山下即雪陰橋橋之南爲河子孔過橋南北行一里至接待寺寺後上坡爲元蓮寺過石鐘澗華津橋到報恩寺後有雲溪菴縣胡蘆澗過石梁橋至大士閣循解脫坡北上至觀瀑亭西對玉龍瀑飛流千尺爲一山勝觀自此直上爲牟尼菴東轉稍下爲石鐘寺寺前鉢盂山下爲鉢盂菴菴左折過溪爲龍泉菴左又有五華無我二菴自此下坡爲悉檀寺寺前即大龍潭南下過伏龍橋東行三里至文筆山爲塔院內有會勝塔後爲振衣岡俯視靈山一會坊及主峯諸水皆千仞疊文筆山西折北上至集賢山下有古

雪齋左爲片雲居即余與諸道友修志處縣片雲居南過滿月山至天池山下爲白雲居右爲毘沙精舍南即鉢龍室前爲緣淨山房由南下坡東轉爲斷際處從後歷折爲圓淨法界二菴過倚杖溪逍遙橋爲大乘寺大智淨覺極樂寶蓮諸菴此後有幻住菴蘭陀寺稍前爲圓通寺右即南竺寺北轉爲龍華寺卿雲菴西有萬壽菴南北上爲大覺寺寺正對息陰軒右轉過溪爲千佛寺觀音寺法華靈源二菴上坡過鄉雲橋爲寂光寺西轉爲水月菴積行菴再西爲高傳寺過九溪橋爲燃燈寺轉西北上即明歌坪勝峯寺寺左隔澗有白雲寺

[illegible]少主過慧燈巷左爲[illegible]院再上三里爲迦葉
殿殿左爲羅漢壁有楊[illegible]洞即楊貞人修真處東有五
[illegible]二寺乃靜室四十九處山羅季二先生坊上爲
御高亭再上爲真武洞傍有真武閣又上爲兜率塔二
里至銅瓦殿左有袈裟石殿後上獅獅梯爲大悲閣過
三天門即四觀峯頂矣頂有羅城城內有金殿後有佛
殿最後爲天一閣峯頂望西城雪山瑩白如銀西望點
蒼遮諸隱見海潮海一衣帶水耳峯西北一里爲大
觀閣下至文殊崖范蠡舊址存焉西爲塔身崖更西
爲試身巖有仙奕石虎跳澗過此爲禮佛臺更西爲玄

此鷄山勝跡幾無遯隱雖然四鎮五岳假封號以稱雄
福地洞天藉撰述以自顯鷄山獨以荒遠見屏豈山之
罪哉自指掌圖一出海內名賢臥遊殆是賴鷄山始出而
與名山大川爭勝千古山水遇合固亦自有因緣哉緣
合則方壺員嶠岱輿遠隔弱水三十萬里可以踏車飛
空而到緣未合則蓬萊瀛洲方丈近對會稽雖眼石填
海終弗可逢也爲是圖成復系以記後之君子以覽觀
焉

鷄足山四友記

夫子序五倫而獨於朋友曾一及之則知五倫之道皆

賴朋友以相通也然則人生於世亦何可一日無友哉
余編遊海內足跡所至聲氣至薄獨來滇南三載求一
共語者不可得每疑朋友一道宜此而窮崴庚予遊鷄
山兼有修志之役探訪泉石無應不歷無奇不搜自春
徂夏乃于茲山得四友焉四友維何華首門吾奇友也
門高廿丈廣六丈飛簷突出丈餘中裂一隙宛然雙
扉佛經皆云迦葉大定此中門狀既奇而崖壁直削止
仰平眞不俯萬仞橫開四五里矗直陡立雖猿狖登陟
莫攀乘緣天平山麓之奇目中罕見其塔生平結納
之奇亦未有奇于此友者矣若玉龍瀑則吾清友也山

中瀑布五六處而玉龍瀑爲最懸流千尺雷散雷輥自
解脫坡望之眞如玉龍翔舞陵風飄擊烟嵐隱現山林
掩映出沒斷續觀之不足不謂之清友不可也又傳衣
寺前有古松焉吾老友也松身大三十圍高十餘丈斜
出三柯飛霄蔽日虯屈萬狀歲寒之盟非此老友其能
後凋也哉得是三友以爲交道廣矣可以洩荒齋之恥
矣乃最後得一與友則華藏洞是也洞在山後二十里
外深一里許其中石乳凝結大小高下多所象類凡入
物器具花草蟲魚幡幢鐘鼓牀廊塔宇無一不備而幽
窅奧曲絕出意想揣摩之外入是亦非生平惡結庵

有佛殿旁有兩廊頗宏廠後有閣城後有上主廟峰頂

華嚴庵西一里南北二百尺城四隅東曰日觀觀日出
北曰海觀觀洱海也海水光平如面正當山麓洱海
之西蒼山橫亘山頂積雪四時不消翠白相間纔帶雪
霧最爲奇矯然俯視崖岫如几案間物可籠而有也北
曰雪觀西域雪山正當西北千霄插漢瑩潔如銀晃耀
心目自非烟霧雨雪不辨此遠山矣南曰雲觀夏秋之
間天氣明爽有時白雲布滿空界恍如銀海玉地嘗現
大圓光於雲氣之上外暈五六重每重五色中虛明如
鏡同觀者雖千百人各見己身不見旁人是謂攝身光
又或現圓光如虹霓又或現白毫光周圍籠映數十里

又或黃光布滿峰頂種種奇變不一觀者但以爲佛光
而莫窮其故峰頂四望上禁雷漢下倚雲雷五百里山
川俱歷杖底宛在連峰迴繞旗導羽隨若奔若拱雄峻
險危巒亦偃伏如培塿惟點蒼對峙若桀亢不相下至
太理寶川城郭村落如蜂房蟻垤水田相間縈青繚白
攢簇累聚徑寸間蓋不知里畝幾許審視茲峰之頂絕
無高木巨材當由地迴風凜所致由士主殿後行道頗
平覘其旁皆懸壁萬尺西南隅更險者爲捨身崖崖巔
突出數尺下反凹人若飛梯躡空纔目顧己心戰不復
知下之仍有地也又一里爲文殊崖其下舊有文殊閣

華首門記

自銅佛殿西緣壁而行路闊尺許窄處僅可置足且歛
側多細石軟沙足不易停上倚陡壁下臨絕壑扶持而
行不敢俯視數十步至華首門露壁千仞非仰面上視
不見雪漢崖根有平地闊十丈深亦如之倚崖構小閣
上供迦葉像崖壁平削如工人磨琢上簷飛突數尺下
剜入如門闕中裂一隙門作雙扇各闊三丈三尺高十

丈經興皆言萬者肉身入定於此以待彌勒下生阿難來朝禮石門曾開去已復閉夫羅浮二嶠風雨合離蓬萊三山隨波上下宇宙大矣誠未可以淺見測見從門仰觀直至峰頂不可丈尋皇皇皆直削而上崖壁之奇固目所希遘及俯視崖下復陡絕眩目又不知幾千丈見放光寺左右諸巒偪培塿如蟻垤連抱之榭有若蓑然復從他道磴至放光寺前仰睇華首門又在天際高廣不過尺寸間耳自華首門而下崖級尚四五層有小華首門金貌白象屏風諸崖依然級礎未及尺許而危壁陡峻一削千尺每級生瘦樹蔓連以雜苔層疊而下如

垂綃懸幙擁疊爲細紋紫翠黃白高下相間雖丹青妙染未可圖繪士人樵採者莫不援蘿騰岑捫葛降深從下遥睇止見人如豆粒點附危崖宛若蟻之緣壁絕不覺其動頃少頃或移尺寸縣揣之已過里許其險絕處雖飛猱捷猱未免艱于登陟而行險者安之人世間事固非繩趨尺步之士所能忖度類如是也

放光寺諸星石記

放光寺門左側大石高九尺四周五十七圍突兀雄偉名金剛石頂平正可坐十人上有四無亭今圮廢矣石南面有空門可容踦趺石頂突出正覆人頂左右相支或許高七八寸尺亭立如柱頂與崖並其上平坦周圍

廣四丈八尺可坐十餘人蓁莽老僧橫木爲橋踐之而
渡上構茅亭歐公題詩其間故名醉翁亭亭左右數十里嶺岫迴合溪澗叠映林樹叢雜烟嵐變
幻頃刻異狀昌不周覽盤陀石之上爲藏頭護尾石東
怪險不可名狀恣意聽望諸遊而已掌怪扶輿靈淑之
氣或鍾于人或鍾于山石滇南崖石之奇甲西南矣秀
氣所鍾應有人應之而卒未見也柳子云楚之南少人
而多石余于滇雲亦云

河子孔記

雪陰橋南一小亭有石碑載河子孔事語焉不詳循溪

東行三十步一亭廬架倒亂石上古樹數株前後圍繞
陰森幽靄境甚寒洌亭下大石支起高七八尺大數十
圍下空如張吻左右又有大石五互相撐倚率犬牙又
嵌大樹倚石而生根蟠石縫中行隱夭矯屈曲水從大石隙中
迸湧而出各石皆隱竅穴時噴出作聲與大石下水衝匯
扇騰怒沸齊瀉石脚又多小亂石與相嗑激橫注斜射
望所掩比丘之俗圄其本色也鷄足峰崖或拔地插天
或橫空阻日高或百仞長或數里獨此崖廣僅百步高
亦不踰數百尺而千巒萬壑極天鏤神劃之巧惟是僻
處西南山外遊觀者徑循大道登山輒軒不臨品題者
少故崖前雖結小菴而傾頹莫治僧徒寥落使此崖介

平遠邑大都經名人詠評品不知不于何等不幸沉淪南徼又居名山偏僻之地雖搜奇攬勝之士曾不一過而問焉猶幸余以修志住山搜訪至勝兩過此崖始知其幽邃奇古別一洞天因援筆爲記

尊勝塔院記

緜悉檀寺下過大龍潭伏龍橋東行山徑平夷松風謖謖耳目爲爽不三里至文筆山山有塔院內建尊勝塔高六丈六尺制度精美四圍虛廊四十間比丘蘭若即萬其內宏廠明淨俯仰周步足散人懷扣琅琅北出有小池主僧引水畜金鱗其中流動可愛正水自西顧山來

飛流曳雲傾濤濺雪兩山突起中夾大道皁四三百尺僧沿瓦爲筒引水從低處過而上急注倒射迸出高皁庭爲池沼以資瓢鉢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孟子豈欺

我栽廊西南出後有小靜室三間南向修竹名花掩映左右又西越土垣數十步橫岡斜亘鳧振衣岡岡上有長松巨石可憩俯踞坐岡之南下臨萬仞斬壁陡立不敢俯視遠觀金母山白石嵂俔在對面而甚皁伏左右指顧不下百里山川之奇蘭林木之葱鬱皆奔赴杖屨閒嗟乎山水之靈與人之祐映發不過知己淪沒何限李之采石蘇之赤壁前此未嘗不在天地間而必待

雨公以傳茲山之勝固不止此而泯泯無聞豈山水之罪哉遊畢爲記期以解夫罪我者

華藏洞記

自九華崖後東下十五里至悉檀寺田庄夜宿次早同無盡法潤仙陀眼藏遷朴古道俱從庄後北行百步得一大山勢甚巍峻由山麓西折一里過水田又一山宮隊對峙傑立爭高循山趾北行左依崖壁右臨溪田於時新兼方滋秧 乍齊縈青繞白別具幽致循山一里則山壁排峙高者數十丈卑處亦不下八九仞皆直立如劃但少有凸凹嶙嶒大約如黃子久斧劈鐵崖石作

黃白色少間青黑一望五里迤邐不斷其中起伏三峰一峰圓而高聳有如盤甕正當夾凹處過此半里踰小溪上高坡東望石崖雄列青黃錯雜而紋俱下注如飛瀑懸瀑及至崖下洞門宏廠高九丈三尺闊五十六步門上及左右石乳飛懸倒薙流珠貫引凝結大小長短千百異狀因與諸衲子少憩洞口命沙彌自新煮茶飲數巡策杖緩步升陟幽探稍進則路漸高歷級數層進五十餘步洞之右別有一洞高二丈三尺廣九尺深六丈所中亦具石柱石磴石龜石螺諸器具及龕穴突凹雲奔霰落之形余以爲佳所未見而法潤僧陀以爲奇前此未嘗不在天地間而必待

來是也於是更進過小洞數十步則洞穴奇分路徑歧雜斜穿倒迴急難辨認石骼滴注凝結冰雪嶙峋爲笋爲柱爲劍爲盾矛戟森列錯雜或獨爲培高者一二丈大八九圍蔓結爲芝蟠爲菌縷絡牽引已極奇變更睇更進路漸昏闇命村農秉炬導而前徘徊縱觀石狀愈奇凝結其上者爲幢爲幡爲纓絡爲旒爲車馬蓋爲流蘇寶結鍼懸乳滴垓迴旋深委如波濤捲電舞虹飛而其羅列于下者或直而竪或斜而偃高下巨細有突者癃者僂者銳者斬絕者人面跽者佛面飛行者佛而跏趺者牛而飲者犬羊而眠者又或蹲而獅或怒而猊如錯和尚遺集　卷四　十八

或搏而虎豹或盤曲飛舞爲虬龍爲鸞鳳及諸蟲魚變幻之形而其最大者則如庭如堂如廊如臺如几如屏如臼如車如舟如廩囷入洞半里愈暗刻炬數十四散洞中如列星亂墜人語嘻笑音聲空響相荅不可辨洞左側懸石大可合抱從頂上倒垂而下長七尺四寸狀若懸鐘以石笠擊之噌吰遠震其音四應又其傍石脈張突高二尺厥狀類鼓俗謂之石鼓擊之逢然聲振一洞其下有石田畝畛塍方整若可蓄畜更進有小池水嘗注之不竭洞之深處有一小穴人不能入蓋其深不可測也大約此洞深一里所開狹不等闊處可

百步高處三十丈周迴三里餘而其傍小洞潛通別穿曲透則不可窮紀至于石乳凝滴山氣孕結其中形狀怪譎偶有象類如千花散采雖鬼斧神工不能窮其巧妙凡人世所有固已無不備具而其不可名似更有舉世所不能彙者余止雞山八九十日探幽歷險無奇不搜以爲山川之勝皆我有也而乾知茲洞之奇更出意外既歸而記之所以著意外之遭也

石洞上潭記

自華藏洞口南行下坡一里至上潭潭上有龍王廟廟前六步所有石坎水從其下湧出分爲兩派一流而西一流而南清徹可鑑碧髮潭中小魚數十頭土人不敢取云爲龍寵也又云田農遇旱祈賽潔誠禱之則有小蛇現水中長不踰二尺青黃五色時或變易人試祈請

輒便入穴少頃果易一色而出驗之不爽故土人神焉潭上大樁二株一直立潭北一斜倚其東潭北椿大二十圍東岸者倍之其枝多橫斜蔭覆潭上最下一小枝上可踞二十人其大者則橫空參天未易揣量樹根迴裹岸石闊丈許高六尺乍見者以爲崖岸不辨其爲樹本也旁有小樹數株亦大十圍多懸蔦蘿風過颺揚如纓帶拖被潭中沙渚積上列大石數堆水環

繞土下因與法潤眼藏仙名坐一石取潭水烹新茗飲之味甚芳洌還朴云下更有二泉佳美相敵山水多奇真未易窮也

石洞下潭記

從小石潭循山麓南行二里下陡坡一百六十步見往樹森蔭溪聲呟嗒急赴之則下潭也水出小溪中大石亂疊其下故水勢湧沸音響時變急湍迴咽較上潭爲勝溪旁佳樹扶疏淩空交合其下積陰重翳希見曦景循溪而下樹石數層折蘚藻交澳又下三十步匯爲小潭莓苔被石翠碧淵澄旁生雜卉披委淪漣大

堪娛慰溪潭以西悉曾平疇秧苗緣生遠風時交丁壯在田耒耜修農事之美勉目神往恨不身親前賦固於征輸成以爲苦惜哉

檀花筈記

由放光寺西行一里許入檀花筈此處原有青檀樹叢株大數十圍高十餘丈故此山名青檀山筈亦以檀花名後其樹既伐土人遂謂爲桃花筈筈深數十里多古樹巨石入筈二里至嶺嶺路迴折崎嶇旁多枯木敗竹橫側相礙遙望峰頭崖壁橫展數里矗入青漢險峻奇危聳人心目由嶺西下樹愈老竹篠愈密老樹或禿或

空腹或半朽益以怪石更奇古行二里許聞水聲潺然如鳴鸞珮如奏箏瑟然以樹竹叢密不見泉脈循嶺再下轉山後崖碧綿亘數十里樹石飛綴不可名狀此間林木饒茂希見曦景珍禽異獸寒鳴相和加以危崖懸樹間高猿長嘯淒異清冷崖谷傳嚮哀轉久絕最爲感人又十餘里至金華菴菴荒廢無香火又二里至一道水其水自南而北橫截大道民橋其上過此半里即二道水水更清急入路傍大溪與一道水合溪水益宏壯瀠洑洶湧石大乍細音響屢變再半里爲大聖寺由寺左行百餘步則水漫流自北而南歷三道水復截大道

自南而北至此則溪壑漸闊中多亂石激盪之聲奇爲壯猛人皆行水聲中語言不可復辨又三百步至翔龍寺另有一泉自寺後流出即天隱泉也寺前望後山懸崖不知所屆上有大石洞可容百人土人皆避兵于此然道狹不易登下此三里則竹樹漸少溪流益闊多荒山大丘不可窮也

梅花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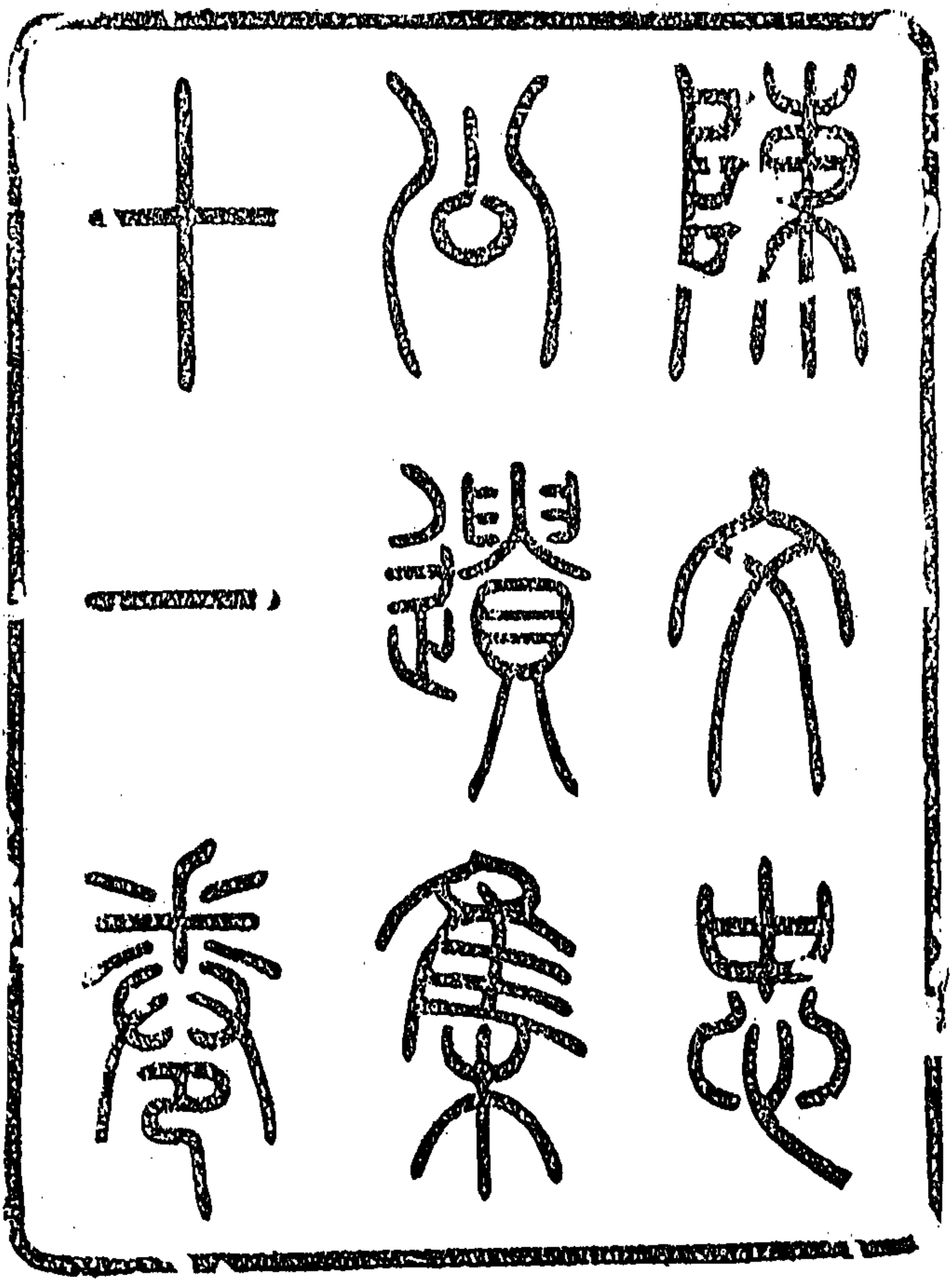
孟夫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則詩之爲道豈值時物遷感往來贈答而云然乎從來風人話詠詞旨多過草木蟲魚別有寄託以故名流觀玩每託類以言情高士題

懷或借物以寄志淵明愛菊固隱士之高風茂叔觀蓮亦君子之雅況但羣花燦爛靡不借力於晛暘卽百卉凋零孰不歸情於霜霰至於嚴寒冰沍轉露芬芳殘臘雪飛獨苞新麗冰心鐵骨旣不合於時宜素質清姿復超絶乎凡俗豈非天縱之逸品物外之異材乎故夫陽和布暢杏桃逞其芳菲歲寒後彫松柏徵其剛勁氣類相感風詠以興況茲梅也者賦性幽貞天姿雅潔傲雪霜而獨笑友松竹而爭妍幽谷先芳回孤陽於一線寒英破臘引百卉而齊開春入羅浮香迷清夢吟安孤嶼雪滿歸舟玉笛高樓怨曉霜之嚴肅清琴劒院翻白雪

於陽春何期賦出廣平猶存兒女閨儉之色詩名和靖不免金樽檀板之嫌子卿徒感於年催少陵祇傷乎歲暮寧第淩寒之勁骨恥受人知抑且違俗之幽情反遭白眼余也時當歲晏道值陽消偶屬意於詠歌非敢託名花知己卽興情於搖落亦徒爲澤畔行吟但求命旨摛詞毋得罪於風雅比物起興或有當於美刺云爾

秋柳詩序

歲庚辰讀書驥渚之江峯閣閣宏敞可四望前有高柳數株霏微掩映翠色依人及乎秋深風霜欲下枝葉漸彫回念春陽可勝淒惻嗟乎時名變易物有榮枯春華



有謂謂之其言必痒拾唾以陳言畫據以成文掇山青水碧草草閒花之語以了詩皆無謂謂之者也斐然無所得而明所見猶無謂也古之人於書無所不窺事理無所不究無不畫然於心而後畫然於手與口大爲瑰詞細則玉屑雖遊戲翰墨卒然而作而意趣器識非凡所同譬醪之於水輕重自異卽有得者譬於比玉有其厚倍之有餘詩賦小道爲經濟無不足類從條貫爲物不二未

易爲耳食者道也今舉集生之詩若取他人能詩者與較奚啻其厚倍乎集生初登上第余與之書以儲養相期勉集生答云吾於交不敢濫也人而有記焉吾於聞不敢漫也言而有記焉吾於日不敢玩也時而有記焉其用心也勤矣其有所得而出之也素矣厚不亦宜乎人傳江陵既入館不復爲酬應流連之文焉用韞亦然盡絕駢韻頫首而研磨類編若士子之將試於主者彼固各有注也忽陸敬輿以駢四儷六之語妙天下裴晉公日與賓客賦詩爲鄭重其用彌全者其智彌及集生

題

固法其上者哉庚午仲春清明日會稽友人陸夢龍拜

陳文忠公遺集卷之一

練要堂集

賦

明南海陳子壯集生著

端陽菊花賦

月令平分兮錯卉越芳受區膏滋兮菀舒靡常省蓺賓之布濩覩鶡首之燠陽懍懍懔懔其視蔭客霜膚之所嘗介一莖而靜至兮眡人告予以猶疑日表偵其亭特赤岸際其依而本受露以明性亦流風而引輝颯金氣於

南交感肅收之兒推伊幽貞之如就奉君子之光儀淺體輕跌鬱繁璣浮玉蔚葰蓂彰森澳緩疏蘡藹釋邪蛻俗鳳子逶巡伯趙驚翻蘭衛僑居賞卟借錄當日及之屢遷而葵榴之爲族既相兮婆娑又創兮不欲也南山兮透迤鄉節兮款會繡宛轉兮馳江介絡水車兮明游旆乃漾國悰灑茲韻選沙棠之素艘緣扶荔而並進遺靈均之女婆兮潛容與而與問言采兮芳洲羌獨兮胡由匪秋英之遠速寘搖落之宿留總先暮以何礙馮委運之是周望天賚斯以一切孰人數之可謀既糟醨

之弗入盍閟息乎甘流能月服而改白王喬以之遐修胡狷潔以懷沙兮終迺沈此離憂也

感祥鵲堂賦乙丑郡中作追錄於此

京師大理之堂是名祥鵲左評事葉君侯賦君侯日吾初計吏入京當遷謀諸神識鵲焉膽焉朕焉莫知其適已拜寺覲堂而肝怵悟仕進之有數悲鑽營之無術爰抽斯賦以示陳子陳子既暇乃廣其旨

厥鳧猶於南海兮瞻帝鄉以爲衡眇軿訶於維喬兮邛實豐其罔如表醴豁之純襄兮貞雜佩之琪琚彭有嫩

以胥隨兮行十九而虛除甬雙鳳之孱豁兮翼正陽之闌闕肆漢羣之逸倫兮烜壽宮斯焉安之靈風馬其熒來兮襳梦梦其若之會夢睫之猶持兮景曈曈而汐厲經飛籤若諾兮曰飛駿戾之於欄際胡穀音之刊兮軌偵時之攸欽懌斯陽爲尾革兮偶君子先幾而晢寧卑枝以辟患兮背梁牖乎太歲誕金冢於圓石兮虛說桔於元衣展予躬之薄憩兮于行邁又何期優東方生如支蓋位置之參差兮詎高明之是究疏朝鳳而不式兮

矯棲鳥而難又剛柔固若匪應兮變孤父於喤噎人
地與勵平兮閭逃織而却襟頭除軒倘幾失兮卓斯號
之故也殺音戾矣何年兮先後聰之是寫也緬崎奏亦
己調兮宅理幹以召和彼頹唐之決鬱兮可圖空而衮
加微其事而興義兮祕我祖之金种庸于黃之體要兮
寢張趙之淺苛稟金司於大序兮行無事而鮮差勖矩
度其洵儉兮百嫁巧又奚騁攬修嫮既無點兮遑夫君
而退靜鸚鵡族以能言兮荅隼搏而多猛緝蚩蚩其誰
何兮苟不遜之爲幸吾與我第容夷兮敢佚故而陸兮

試吾策於周道兮揆夸父以何心陟羊腸而蹢躅兮諒
纖離之難任範駟驅將蒦一兮縱失鵠而猶求身三迴
翔而休居兮蹇又思夫德鄰聞道於展言兮曰有命
之孔箴物旦其誰適恃兮天地轂其枯菀夫豈不辨
歲之不與兮苟河清亦奚晚稽首載以勿許兮慈陰陽
之所遣雪吾思於块軋之覆兮監雄鐔之鏑於周箱版
堉素以爲城兮衎仁義以爲房襼避喧之友氏兮引檄
謳而相羊謳曰緩飲喙兮相厥方北斗高兮定星光偕
子行兮我心揚胡荆榛兮嘅道長乃賽曰巢海曲兮不

可思匝建章兮遲光輝飽朱儒兮本樂饑康志齊矚兮
日月何其便卒歲兮與同衣

練要堂集

詩

明南海陳子壯集生著

黃鵠篇

黃鵠浴其羽矯絕凌青蒼黃鵠志四海飛飛歸故鄉故鄉得相見四海徒相望燕識主人心胡爲戀屋梁精衛思填海空水日已揚金石有變遷滄桑豈足量不見蜉蝣子楚楚明衣裳惡木非我陰覆車非我糧閔彼事區區引觴欲奚傷

初歸飲順虎家兄東皐別業

美兄池館敞東郊詰我桑麻出野庖山水經營始寧墅畫圖二十孟城坳鳴琴況愜邱中賞語燕眞移海上巢大好歸來同藝菊差憐棲息學誅茅

其二

桃李春風忽滿園高樓更見棣華繁賡詩晚就啼鶯塢習射晴臨走馬原滿目雲山多漢壘百年天地有青門看君日發蛇龍盤蚯蚓惟知一壑尊

東皐九龍井

九龍胡去來一雨洗靈穴其上蓮花界瓏瓏印潮月咒鉢理則然卓錫神應設聖液泌清涼元珠時出沒趺石證水經癰飲暢禪悅果行惟蒙泉受福須并諜各以聽明因茲爲上善說

酌徐木之涼想亭

折簡應時鄰卽催角巾隨意客能來宅邊深貯一池月物外重溫永夜杯常恐佳期妨杜若休憐生計任蒿萊從容卽笑濠梁樂信東海投竿日幾迴

黃逢永過訪同賦

歸田今日遂平子學圃由來分小人半畝花開不改色三城客散幾經春懷湘却厭騷音盛反魯胡憂雅道淪蔣徑實尊羊仲舊翟門虛擬雀羅新

東皐和歐嘉可

春園幾度惜芳菲幾度美人春望徵此地舞雩初試袷空山薜荔且同衣勞將鳧谷殷勤喚故伴鴒原自在飛行路十年今始信聲聲啼鳥不如歸

過黎介父嘉樹堂

謝家賓從幾追歡池館重來改築寬坐有高樓臨睥睨
不知遙岫入闌干錦鱗翠羽依人在時竹新花耐晚看
同首瑤琴虛自碎底須寥落向君彈

張二無督學數造敝廬余方屏跡虛其盛意賦詩
謝之

藥洲春水碧粼粼粟里尤承絳幄親盛有詩書傳魯族
漫將雞犬說秦人冥鴻自顧驚弦後凡鳥何當命駕頻
自古西河有干木肯容疎放學高眞

禊日倣蘭亭體二首

春服既成少長乃攜遊遊天地萬物一齊羲皇不逖觴
詠于斯仁智高深樂爾忘歸
芳渚錯新藻惠風暢清謳汎茲波間羽兩兩翫鱗游形
神既相屬耳目固難留悅理自一朝安復滯繼憂

何凝生投詩戲用屠緯眞體贈之

百錢斗粟莫支吾因而嘯聚豈盡屠不見去年艚羅一
無倚槍攘招呼不可止巡按焦頭太守匿若輩無知亦
巢市

過黃子有作

庭花方灼灼堦鳥復翩翩本擬旱雲賦翻酬明月篇一
經宰尙白對客況思元莫問齊名事新詩與世傳

雨中柬黃子

雰歌君嬾和佳雨亦徐來太守亭邊喜杜陵詩裏催樓
花潤色點江鳥亂空迴勇讀知流麥予耕靣足哉

祈雨行

過酌公遜夜得霖雨喜而有作

近市一重扉觴飛兩亦飛清潤即濠上騶瀑似山圍始覺滂沱應虛疑稼穡非若天放行樂攜手莫教稀

答歐子建

多年散木成勞新每羨文園臥病身龍泉太阿知我者歷落狂崎可笑人宗國亦憂漆室女高天乃弔湘纍臣無端重下荅生涕不廟君王問鬼神

與木之因拱嘉可誦弁州和長慶詩僕亦和此二章

音

拱桷不是人間世栝酒寧論身後名醉眼昏花君莫笑隔塲算道益分明

其二

長慶詩人棹古體弁州前輩聚時名爭向枯棋三百道沿邊趨罫作聰明

若上人新闢禪講偕黎黃傳諸君往觀酌智上人方丈

宰官說法真無意靜者尋僧若有期白馬近傳支遁理碧雲會擬惠休詩泉深舊井疑龍伏香溢空林覺鳥移

也爲柴桑開酒禁宗雷相對莫攢眉

佛日與諸君泛舟江上俗是日已陳龍舟之戲謂之出水龍

寨裳不及待芙蓉共聽潮音海寺鐘成佛吾甘靈運後登仙誰躡李膺蹤鷗波直信浮天鷁鼉鼓俄能起壑龍何事鑑湖私一曲悅君隨喜櫂歌逢

邀莊景說修撰酌東泉同作

背郭新疇一逕偏數聲黃鳥綠陰穿不嫌初服棄宮錦共操南音入野絃茵苔月明山雨後琅玕風細燭花前欲知雞黍田家約卽是星槎海上仙

莊景說奉使靖江王邸往來五羊見訪賦此贈別

禁苑春光渺後塵采風何地不咨詢千年銅柱開藩邸一日金鑾捧命臣賦比淮南山八桂占當星漢月重輪飛旌五兩頻來往父老相望越水濱

其二

物色青門自一邱齊名不敢望龍頭金裝本異陸郎飾繡被還同王子舟日出珊瑚輸海市風薰蘆葦翦江樓山靈作意邀清盼黃絹新詞媿莫酬

景說舟中酬贈丁山人

閩粵山川未阻修重來已是十年流魚梁獨許莊生樂
槎影眞隨漢使浮丹檢玉函時引目靈巖石室幾尋幽
鷓鴣已自忘機侶不信難留海上鷗

區啟圖兄弟邀同謝起東黃元卿酌雲筏

得歸白社倦扶笻開逕難辭野鹿蹤謝客風期深攬結
郗家文酒盛過從池光隱映雙趺塔花氣依微片石峰
副墨新藏知在此窗松砌竹已成龍

送孫靑岩歸寧波

鄉心一夜渤難揮明月刀頭與欲飛北闕猶須長策入
南天不是倦遊歸

其二

結伴越江江可憐荔枝齊擲老廉船儂家不省將離曲
尙欲留歡歌采蓮

其三

嘈嘈絲管趁遊程不及興公擲地聲可但熟騷作名士
澧蘭沅芷一江情

其四

絳帳誰能學鯉趨康成又見領門徒不知禮樂東歸後
文采還敎作鳳雛孫家君門人延來舍弟受業

其五

最愛風流賀季眞酒中遂識謫仙人當年乞得歸來地
十畝湖光儘不貧

爲粲瑞生題其先世畫龍

蜿蜒霖霧裏鱗甲轉分明柱下眞人氣雲間小陸名書
堂吟片玉用開建莫宣卿事劍匣口雙精自是荀家物誰能爲
點睛

文止弟出市買磬詩以雅之

選石不能聲玲瓏對窗牖欲淸俗客談還覺泗濱友

弟也習音樂一室自鳴球五月候夷則黃鐘律應不

晨起見逢永題壁而去追和一首

三間紅日足半畝綠陰閒不是臥龍處空勞題鳳還雲
山詩裏態歲月酒中顏仍枕磯邊石飛花晝掩關

夜過嘉可和何公子

五陵裘馬氣夜夜擁佳人白社吟詩過靑雲結客眞還

添令雨夢遙憶舊花茵勝事仙湖得勞君爲買鄰

何凝生過訪索贈

閉戶先生嬾病眞翩翩弱冠報伊人不妨清磬山公後

況有詩才水部新左轡夷門常自下小兒德祖更誰倫

卜居亦就柴桑里每愛琴尊狎隱淪

壽馮大姑詩

王母過八十而姑六十强共以迎春酒茲爲獻壽觴姑

來壽王母綵服諸父行入門各自媚有如三鳳凰挾有

八九雛於姑亦猶王王母領姑喜歲月暗記量若也初

生辰茲辰正相望一絲受孫子爲姑合酬將歲歲春風

吹爲姑開北堂北堂姑自開承歡均未央

瀛洲丈人七十舉子李伯襄宗伯黃逢永孝廉其

壻也徵詩爲壽

丈人行樂鑑江邊眞境瀛洲遂盛傳聞道麒麟天上瑞

不知七十地行仙一星南極輝珠蚌連璧東牀引玉田

寧似世人婚嫁累移家遊嶽定何年

詠塵四首和黃士明少宰

支離滿天地點點度輪蹄堠火傳邊近煙花障陌低陸

生衣本素楚客志須泥滄海飛揚甚無嗟浩劫迷

詠柳絮

望去千絲碧飛來萬玉明高低非一態蜂蝶不相驚午

擬紛紛雪寧爲泛泛萍隋堤三月莫猜惹舞衣輕

詠草

蒙茸多露處生意幾鮮新晞日不遺汝春風偏趁人王

孫歸與切遊女踏歌頻攬結青袍色留連芳樹津

詠荇

芳池碧澗同密藻細蒲通深淺皆宜水參差早入風鏡

光容展葉帶弱不勝菜下體如堪采連錢冒漢宮 漢宮太乙池有連錢荇

短調歌

留歡始記儂儂小識歡面攀花有故條幸及經時豔

其二

蓮花莫悮儂儂有眞顏色十五始學歌十六爲郎得

惆悵詞

秋河黯淡月光斜蠟燭分明淚絳紗深樹無媒引鸚鵡

錯拋紅豆入他家

題綠珠祠 楊州

逝水徒傳金谷園荒山誰識綠蘿村生辭故井難銷豔
命薄高樓敢負恩燕子頻來多戀主杜鵑啼斷爲招魂
憑君一和懊儂曲自有人將孤笛翻

送雷以亮同謝元戎遊星巖

煙蘿羽翮寄浴洲屢褐相逢劍氣浮玉帳談棋新揖客
樓船下瀨幾防秋因陪紺閣空中嘯還覓丹梯世外遊
況值好文多雅唱天教石室有鐫留

初秋同何龍友黎君選馬伯起金相如雅集嘉顯
堂卽席賦

共憐秋氣迴颯雨薦新涼逸興池邊墨清言竹下觴棲
烏明漢影子鶴叶庭霜章杜尊常會琴尊遂一堂

秋夜卽事戲贈何龍友

天上秋臨玉鏡臺小星三五映前台明珠自古眞無價
青眼看君難獨醒自喜客添尊滿滿不愁月薄煙冥冥
烏鵲今宵遂有媒錦瑟絃中呈雅調流黃機上試新裁
竹溪逸友足吾志池上風多任打萍

送謝簡之元戎歸越

歐陽伯戡雅遊初歸偕諸子枉過有賦
芰荷容易問初衣烏鵲何緣啟夕扉明月恰隨公子蓋
小園同偃丈人檐詩名拓落滄江穩秋色崢嶸白露稀
仗劍天南貫斗墟坐銷氛靄見樵漁交情不厭生芻淡

盛世漫勞歌鳳德卽今解網放鴻飛

雷生行

雷生託跡皆仙術丹山藥鼎伴棋局縱橫不算世人機
檢拾遊囊解醫國萬舟海上飛來再絕藝逢人誰不愛
瘦形知有辟穀方妙思只合橋中對秋月春花滿做廬
消閒却病足清虛淹留自是恣眞賞背向王門學曳裾
鵾鵾風急鷹聲微還山催發桂花期木榻逃須暫相待
芒鞋無恙更何之

練要堂集

詩

答區啓圖閒居見存之作

將無蕭瑟托閒居剩有詼諧誤芸廬世事滄如千日酒男兒何必五車書齋藥曰新調鶴散髮荷衣舊釣魚不是美人相憶句音塵容易到堦除

送雷生

客子僑居就隱淪閒園魚鳥轉相親交遊名下推棋聖來往山中採藥人杖有百錢兒換酒非千日對清眞登高臨水多秋興楓葉蘆花是去津

王克仲孝廉佳詩見存用韻却寄

晨星遙望歎明馨永夜曾陪玉塵談爲問千金市燕駿何如匹練走吳驄張憑勃窣才還健言子精華筆更酣莫訝新篇不成和故人蕭瑟賦江南

送魏道安復遊桂林

江城一臥歲將寒空谷跫然發所歡看竹自攜醒酒石寧有遊心逐少年名都花草鬬芳妍銅街馬上塵隨眼大好看花與悄然

其五

歸來草色破霜痕花落苔深自掃門獨有秋光不相負
繁英依舊遶籬根

其六

淺白深黃次第成釀來新秫甕邊清陶家豈有江潭怨
恐負花情與酒情

其七

翔翔翥苑絕芳塵公子能移數本新涼月醉吟秋色裏
難隨白露寄伊人

其八

徑窄凌雲百丈高登臺爲爾首重搔尊常莫漫欺籬落
佳色分明絕世高

其九

采菊遙憐種菊時心情惟遣褰駝知貴花賤葉非吾意
野蝶閒蜂任汝嬉

其十

會入名園更可憐籬花矜護害天然蕭騷好自舒情性
萬朶千枝亞野煙

送朴從龍邑差擢判睢州丞先膳部公獻平西夏
頌於神廟得旨錄送史館
踪跡風流地滿心政事堂仙才多薄宦家學自名郎副
夢遊浮皛張琴答桂陽南中行署遍高步信遊梁

其二

先朝傳獻頌今日喜聞詩陶謝無兼體鄒枚又一時園
添新雪色人有暮雲思殘廢龍門業勞君枉見推丞嘗進子
修宋史

贈陳彥質歸閩

莆中有佳客能作太邱聲永夜隋珠色終年任釣情貴
遊多父執知已足生平珍重題紈扇秋風蘭芷清

蒙憨山有序

若惺過予談憨山示寂髮鬚在胸夜夢至一蘭若而
憨在焉問予墨蹟孰佳予曰學道人又多乎哉於墨
蹟何有憨變色曰然則某諸刻將無爲公覆瓿乎曰
安敢爾也我輩文字如蜂采蜜百花俱湊豈獨遺公
是故入世不肯漏出世之塵出世則安取入世之魔
哉憨雖不甚點首而其鋒頗塞因存其語以證將來
綺語名場事已開夢遊文字我曾看請君細軟曹谿水

割鮮還花也不難　慈親在堂遊集

北堂萱月夜獨眺

雖非幽谷裏　亦孫登日月晴無滅　光光景欲眉元

珠如可得　菩薩會須乘五嶽　眞拳石齊州安足稱

古意

根株無賴却因誰　薄命生來性　兒絲情知孔雀分飛後

塚上孤鸞自一枝

送何龍友太史還朝十首

風雲如此際　留滯是何年　總爲君親合　非關出處懸有

贈使節迎夢聽朝鞭恆說中興事　公才善勉旃

其二

深序追前輩　通才漸老成　聖朝徵實錄之子匪虛名賀

世羅浮鳳　懷人太液鶯　東南冠冕地行矣煥弓旌

其三

皇極巍三殿　詞頭奠一家　露蓬新寵遇　雲筏舊聲華歲

月宮僚缺　聰明講幄加開元金鑑在　風度總宣麻

其四

同棲南海曲　並入承明廬　東壁勞相照　他山自不如　祖

劉夏國登　房杜論交餘爲謝鄉鷺侶南枝已卜居

其五

人瞻謝傅日　晉愛郗家風　紀有三芝異　出非小草同　諸

王曾擁篲　徐子競雕蟲　里婦矉何態　長門亦漢宮

其六

已失楊朱路　那堪問水程　鷗湖盟島沒　嚴瀨客星明　是

處江南草　春風濟北生　思君日舟楫　不獨放遊情

其七

欖水臨將發　風流得雅裁　美人明月夢　仙吏白雲臺　海

鶴招琴曲　江鷗勸酒杯　溶纓清可聽　不覺榜歌催

其八

經句維縝意　黃色引離觴　若爲尤風緩　從添至日長　梅

花詩裏厭　黍谷律中陽　雪樹熒熒晚　何能望帝鄉

其九

漸覺山爲黛　新聞鏡是潭　條風當少女　芳草卽宜男　玉

切朝天佩　香分侍殿簪　東方寄社酌　歸袖幾餘甘

其十

何人招隱賦　復作北山愁　祖道揶揄笑　仙槎汗漫遊　眞

看天馬逸本自歲星儒縱有羅浮夢應隨到十洲

送黎君遷同龍友北上

青翰同舟發釣磯江梅殘臘雪花稀夷猶似待春潮送

嶺上朝朝雁飛

其二

二豪酒德並堪論花月春江笑問津共醉萬重山色裏

不知誰是客中身

其三

一經擩謁聖明初東閣還開舊祕書諸父聲華滿霄漢

故人文似定吹噓

其四

莫小蓬弧射五雲百年麋鹿豈堪羣長安大有同遊興

無那花時獨憶君

前池雁篇有引

黃子得雁養陳子池中毛羽成颺去童子捕還落其

羽陳子曰雁之既毛羽也使颺去不然胡養爲客曰

雁以侶爲歸彼無侶無歸去將何之與其墮於不可

知之手毋寧寄食君池中若爲雁計未失也作詩貽

黃子

高樓曾聞叫聲過瘴海無能逆網羅自分不鳴同野鶩

還將短翮顧清波此意與君深愛惜稻粱豈爲私恩澤

唼喋原非解向人棲身似覺曲池窄佇子書就送將歸

直度衡陽抵碣石可憐羽翼等閒催可憐亦少長風借

中肯那復欵雜羣異方拌作不歸客悠悠天路向何之

誤入他家更苦悲世間刀鼎非無用不記當初魚網罹

一聲長叫振枯槁多謝客來言亦好難隨放鶴去凌霄

得與遊魚聊戲藻風草淒清煙月深欲寐不寐起沈吟

吁嗟爲爾起沈吟空折江天萬里心

同諸君分賦梅花

疎澹合孤棲高人自品題乍看臺影渺留伴月痕低絕

嶺尋常見前村咫尺迷亭亭不解語何物更成蹊

和逢永水松

水松出南海似檜而香抱木旁生柔韌可作履謂之

抱香履士人不甚重此木亦不甚香嶺北人愛之其

香乃殊勝云

此物宜鄉國寒泉不待盟蟠生卽澗底天籟信濤聲風

雨龍鱗晃陰森魚甲明抱香知可愛豈是衆人情

爲蔡醫壽母

衣冠通德里機抒孟家鄰山種千年藥門盈四葉春青
囊負米意綵縷舞衣辰爲報麻姑信雲軿卽主人

送李伯開歸泰和兼訟其尊人自得在楚

倒屣逢王粲稱詩似法曹幾何辭白髮虛此問綈袍短
策從孤往清琴莫浪操知君江路熟還望楚雲高

送黃君常遊武夷兼寄胡甌寧

羅浮何日返行棹宿黃精天人建雲密春開閩靄清宓

琴山水曲嵇駕弟兄情若問鄉人宴應知重客名

立春日贈張玉笥邑侯

輕舟會與玉兔迎還隱桑麻海上城仙觀雨時憐穗起
石門風過憶泉清微同草色先吹律又借棠陰一聽鶯
莫訝閉門虛折柳春光渾似踏歌行

春三日侍諸父泛舟桃花塢

三十春光曉望初仙城誰問武陵漁孤村潮上堪移舸
萬樹溪深擬結廬醉色宜沾紅雨亂勝情眞與錦茵舒
得隨杖屨須行樂何首元都事總虛

其二

欲作郊西卽漲西紅芳十里勝金堤不知南漢千年花
更入劉郎第幾溪負局客來憐犬吠和歌誰伴乳鶯啼
淸時羣從多遊好豈是秦人世外迷

登赤石岡塔

石壁新瞻九級尊飛甍危拱散層軒琶洲鈴鐸江聲戰
越井欞臺海氣吞萬里戈船歸漢澤諸天寶地稱祇園
御風直揖三山外漫倚浮雲望帝閽

黎縝之除夕六十初度與智上人同庚比同枉過

盛足文章與後賢恰餘歲月卽初筵吟邊海日生殘夜
杖底椒花媚遠天雙眼常逢巢父飲三生同證沃洲禪
新年詩與淸新甚肯把屠蘇讓少年

玉蘭

淸露初擎出曉窗孤生明潤世無雙十年花下多憐汝
相接瑤枝到海邦

燈夕赴洪紫雲郡守園亭之招

三城已奏三春樂五夜還追五馬歡徐榻久懸高誼在
習池眞許醉遊看休問燕雀千聲人燈下魚龍萬舞攢

公暇更多求瘼意野談容易使君歡

沈豐城母六袠其姪來學索詩

女籍遥占不老身南陔欣寄采蘭人定移花縣金桃熟
得傷萱閫玉樹新龍氣由來看斗極翟珈初度見星辰
吳興門地安東似七著從容語伯仁
三水蔣令公聘黃逢永爲諸生授業詩美其事

祕帳攤書久閉門傾筐何意托蘭蓀生平子羽行堪信
今日文侯禮獨尊自愛腹便惟一揚共知口吃有千言
琴堂喜近談經館鸞水衣冠氣色屯

送黃子應蔣三水聘

春江潮汐信搖動美人杯一雨蘆苞水孤煙玉鏡臺書
逢關尹著船報孝廉來自識遊燕路高歌首漫回

答曾霖寰民部白下見寄

馬足經時失今看骨轉高氣清郎署月聲起大江濤誰
共青綾被猶分金錯刀途窮知阮慟效拙見潘毛龍鍾
惟公等乾坤聽此曹餘生湘弔屈處士晉稱陶雞肋慳
朱紱蛾眉妒錦袍千夫元諾諾羣口但囂囂來往愁議
鳳攀援恥學猱邱中多細響天末切刀驕

寄贈溫侍御溫前令拔罰楚有聲特申巨濟之望

云

華髮勳名多角弧驅馳驄馬慰加餐兵戈況復誅求盡
楚甸何如蜀道難喬木始聞遊女詠銅鞮多稱里兒歡
當筵合罷南征曲郴入昇平樂事看

讀張孟奇西園諸草酬贈一律

文隱青山幾度梅溪邊明月笑徘徊閒情北雅佳人曲
高會西園上客才焚草尚堪餘滿乘啜醪元不廢千杯
何緣仙夢娜環祕真見靈光賦裏裁

春日同張孟奇太守王幼度明府連集東皋

江上行吟名已埋花時別墅景差佳追趨五馬雙鳧會
敎放三春雨日懷魚爲親人添水檻鶴能報客掃山齋
丁丁又聽樵聲晚留醉知君心賞諸

東皋次張孟奇韻兼訂羅浮之約

誰遣春光到野萊遠園花竹盡成栽煙疎北垞啼鳩緩
人並高陽騎馬來望海樓臺眞自幻談天風雨若爲開
相期最是羅浮夢見日應須三萬迴

種枕榔以一株分黃士明少宰園中輒惠佳韻敬

答

物色桄榔小山樵惜故根生成種吾土風雨託鄰園蔭
薄思年紀憐深到日昏榆枋亦何意堪與棟梁論

其二

綠野娛清尚奇葩不用饒青春閒種樹天籟已聞韶幸
可存微植多因賞勁條孤根隨地穩百丈任風搖

後池雁篇有引

過黎子問畜雁得香山何子書馴乎其來又一雁也
捧歸聞其聲若相語者吾聞雁無亂羣焉雖語豈其
意哉然固勝於無語復作池雁一篇綴以前後

三五同人簇席歡鳴鳩語燕對花闌門前忽入清秋思
香山太史倘方至上林苑裏報蘇卿元武陂中遇曹植
去歲黃生得此禽能使吾園秋氣深紛員無數頻來往
但從天上還之音引項停睇呼不得夜夜爲傳三疊琴
滿堂笑我情如此恰好來禽堪付子曲池比目與鴛鴦
會見雙禽曲池裏攜歸我則解其聲前禽未訴後禽鳴
曰江南北全緡繳羌余獨也羈魂驚兄弟妻孥誰復有
吞聲笑遞他人手兩日曾三易主人纔執一編行者某

陳文忠公遺集卷之三

練要堂集

詩題曰薄遊草附閒詞

陸景鄴先生觀察而來也壯以弟子之役買舟迎諸江滸上已美風日黃子逢永亦有三水之行因與弄潮而上至三水聞觀察先生臨省尚遙欲返舟何子龍友偕黎子君選北上舟適至飲劇訂遊峽山子與猶遲遲也蔣邑侯從與子借舟繼飲食何子書數至

艤舟十日不得陳子遂遊峽山此山幽深繚繞支衡而折嶺自可當一遊者乃或往或來初不自意上下湛澹三百里中鷗鳧身世雲煙蹤跡大都然矣若云寇盜不警蝦菜從容張子同陸魯望之後則我爲政今茲未能何日忘之故此遊匪專峽也薄乎云爾連日得詩若干

上巳同逢永發珠江

三江爲令客萬里趁舟行禊祓尊常會夷猶山水情木棉分岸照藤杖共吟清寒有一杯酒風流感慨并

望石門次逢永見懷之作

扁舟移信宿風雨石門隄流水春城曲荒煙碧樹齊無飡棲舊井吹笛過前溪指顧江山外重來得句題

三水侯陸觀察座師

蠻水滔滔轉戰餘主恩遙借外臺居十年誰問康成業四野人瞻孟博車生覺鵬風驟海屬相將蚤雨足江魚漢庭此日推文武不數直來諭尉書

邂逅何龍友偕黎君選舟中分賦

鄉國遲同水石春諸峯隨意碧巒峋三江煙雨人方至

上巳風流各可陳舟楫長年須進峽行藏今日定知津最憐南浦蘼蕪綠送入提壺酒色新

江行見暴骨五具詩以埋之

正子室江枕石宜桃花春水太相欺迴環試聽莊生語還爾千秋萬歲期

將爲峽山之遊賦謝蔣三水

點點雲山發興過生涯因寄木蘭多春園激灩花開縣榜入滄浪客放歌日午輕陰分雜糅雨餘清夢散漁蓑不愁禹峽終難進胥水從添百丈波

舟中呈黃子

半生煙水夢今日細須論乖釣餌何設看雲意自存鳥聲高竹店人影暗花源遂欲攜家口躬耕住鹿門

讀陸觀察座師贈行錄述而成韻

西南毛寸枯悠悠事空郭賊穴失中丞束手萬夫落江州銳莫當行藍監軍託徑道不涉閭橫身當百作清戎烟列眉轉運若行腳親麾蔣義戰倉卒起懦弱驅馳恥空賊衆首功多刺斬飲馬三公河漢壁凌山岳馘苗青宅溪四顧揮鉞鍔竟以十旬心黔楚皆參錯霧雨先雞興不著黃陵半點痕

記牘沈宥析葛君治蜀計馬援平蠻畧兼之反掌餘嘯歌青油幕上下有海城既生曳亡魄可憐鬼國中沙蟲與猴鶴風影憤憑人肉食轉相攫反覆亦多端餘生盈其窒瞬睨日月光紛紜算功爵國手奈猧兒涇渭欲同濁公去互蒼茫公留何束縛古來安危身豈以資庸惡幽谷鳴好音天地翔翔若卽看瘴霧消差覺蠻煙薄稽首順下風拊髀選雀躍念伊失舟人淹流靡崖泊虛致狂夫言實忌瞋眩藥

舟泝肖江聞何太史遷子峽山

白沙村名

肖江天妃廟邊竹

草色江聲轉廟門蕭蕭若箇不清魂分明玉鏡臺邊水不著黃陵半點痕

肖江曲

削竹青青作挽長竹條雖小挽須強峽口灘高郎斷挽肖口灘深儂斷腸

其二

三水西南舟已遲不知郎去定迴歧聲聲山鷓行不得日日江頭歌竹枝

遲何黎周一日至峽夜集涵碧堂

昨雨何如今雨深峽舟相繫果追尋難辜我輩登臨地不盡空門去住心櫚際流雲千石走階前崩瀑數鐘侵

山靈故爲酬高會大放蒼龍夜半吟

禺陽雜詩

福庭幽不測樹杪露香臺纔阻天爲勝江衡景屢迴龍

巖新雨漲鳥道亂雲堆掃石將魂冷驚濤濺面來

其二

幾灣靈鷲繞無數妙峰攢上界成龍象參天寄鵠鸞觀

身達磨石御氣葛仙壇欲見軒轅世山中自不難

其三

逢僧時欵坐聽鳥復開行林變陰陽道泉移遠近聲洞

崖蒼鼠竄棧閣翠翹明何日經遊跡漫勞刻姓名

其四

蒼崖穿古寺磴澀夜遊稀南斗連衡近三山隔海飛猿

姬羣月嘯松叟立風揮須有羅浮日中宵達翠微

峽夜別何黎二子去歲已有行色

子亦稱詩送矣

乘興卽相送迴舟是別離始知殘夜酒不似隔年詩檣

影沈山月篙聲亂鳥枝那能留二子吾亦放吾之

雞鳴歌

明星北斗雞聲訛山高水深橫石多東方欲明遠裊裊

欵乃開船奈若何看頭把柁識來路勝待尤風不得渡

移竹

昨夜峯頭弄阮舡海天鸞嘯未曾孤一竿亦是球琳選

風雨山房聽有無

其二

高節尋常手自分平安何日媚秋雲風流最是山王別

幾箇林中伴此君

樹中草

春風吹野岸芳樹一何翳仰首引柔條知非正根蒂加

意莅其根幸勿相尷悴陵谷或未知餘生猶當繼

三水與逢永小別

共有懷仙引相爲滄海吟流連風雨色不滯水雲心丹

實朝餐易靈文夜火深因之生羽翰來往玉峯陰

晚泊

裊裊度芳洲行行復幾咸青春雲日酣已臥西巖樹身

愧波心鳥放曠亦多慮人生疇靡適盜賊騁閒故掠餉

兵使船輕將豸角侮今我囊中淨要贖非所慕奈觸此

惡氛遂短江湖趣安得仗廉清籬竹溪村住隨力貰漁

舫因風自來去靈山及佳人遭會日應數

閨詞四十首有引

客吟閨中詩大都值秋風之搖落感歸妹之徂期無聊賴子細哉金鈴不譽茜裙開微塵只向波心覓

聊矜其治容熱中流乎冷韻故不及親卿懊儂之情

擣衣織錦之事陳子感其辭慨然和之乃其事多不雅情屬太露甚有蕩跌為青樓者為裁其體命曰閨詞以附閒情賦之末云

澹粧

墮馬新粧碧玉簪穠華未便稱幽襟等閒梳掠無人見

畫眉

獨自盈盈出鏡心

還比張家勝幾分

點脣

新上菱花一抹殷遠山斜月澹於雲商量時樣兼宮樣

巧鳥催人唱畫眉

摘花

百福雕窗倚再三綠醽滴露滲朝酣終脣不用多粧點

履綦初試印青苔綠彈紅殷錦繡堆卻訝雙鬟纔整就

二月朱櫻已半合

惜花

莫匣朝開蕚房滿不寒休訝六銖輕銀泥錦縠何方物

理衣

等閒帶得一蜂回

不覺花朝過踏青惜深爭似護花鈴鎖窻無那飄紅雨

拾得堦前數片零

吸花露

姑射氷肌綽約如木蘭朝墜引涼初不須殿柱擎金掌

自勝宮妃嚥玉魚

調鸚鵡

鸚鵡移來守繡房慧多長倩教多方櫻桃樹底催簾下

喚有人來李十郎用霍小玉事

打鴛鴦

鴛鴦繡罷出池邊三十六雙明睡蓮蓮子試將隨意擲

一雙驚起不成眠

趁燕

何物重來伴侶偕漢宮粧束翦人懷瓊鉤盡搭隨風入

好住雕梁認玉釵

驅蠅

寒食佳辰晴可憐花髮玉輦爲誰牽玉輦飄颻翠袖雙飛去

不覺空中墜寶鈿

鬬草

女兒三五漾春風鬬忽忘憂入裏中誰唱青溪小姑曲

搴芳未過合歡蕊

拾翠

桃李津頭別有情笑將遺翠問同行依稀阿姊先歸去

芳草茸間落一聲

解連環

阿姊能彈楊柳枝同心爲帶結絲絲生來獨有儂多智

開解連環人不知

戲蝶

蝴蝶飛飛處處同漫勞消息過牆東輕衣薄粉拈來碎

花氣薰人恐夢中

藏鉤

並列芙蓉金井頭蒙蘢月下笑藏鉤儂家不識生離事

贏得披拳中一籌

遲月

沈吟閨閣寫香廬不盡幽懷問彩蟾此夜更無人倚望

清光渾射水晶簾

焚香

深院鶯啼靜掩門博山鑪火撥黃昏金蟾齧鎖空何意

斜印梅梢片月痕

集古美人

女流才調稱相如彤管丹鉛日不疎自是閨中無逸史

惠班徒讀漢庭書

裁詩

詠雪題梅唱竹枝無題亦自與參差生成一幅松花紙

閒倚西窗綴小詩

臨帖

勻畫圓毫揩素時翩翩如鳥踏花枝阿誰妙楷參鍾索

李衛夫人字茂漪

戲染

繡譜看來未可人腕中花鳥意中春低頭更卸金條脫

細縷煙煤繪一勻

寫影

幾回點筆恨難眞未寫先添柳葉顰夜夜每憐燈下影

朝朝閒對卷中人

繡觀音

紅粉深知只利邦思修無路證三摩分明瓔珞金針現

一瓣蓮花度普陀

禮佛

口口香臺下界明茗華未偶學修行三時五體能投地

解脫娥眉懺此生

烹茶

口口庵屋欄翠鼎鐙荤姬相過鬬茶槍雷鳴仙掌殷勤試

候火親聽二沸湯

凭欄

徙倚閒亭過夕曛碧闌干映石榴羣春深風雨渾難聽

惟愛芭蕉葉底聞

圍棋

賭勝欣然共適情日長無事倚秋枰異香縹緲非人世

玉樹前頭落子聲

操琴

梧桐人戶淨琴張玉軫輕移巳叶商一曲還應神女聽

無人知道楚明光

新浴

曲屏深處澡蘭湯雲殺輕蒙白雪光小立不教紈扇展

天風徐下觸明璫
　　簟鋪
紅花夜貼頂文圓俏立牙牀斗帳邊睡鴨香濃儂白看
春寒初換八蠶綿
　　晚粧
綠下搔頭髮膏餘香絲膩滑懶堪梳蜩蟬蛻後口鴉散
妙髻雲高夜不舒
　　佩蘭
采采遊春意自殊芳風長日襲流蘇最憐楚澤多香草

嬋娟猶堪作女須
　　怯病
蓼裏虛驚鉛喚人起來幽對欲含嚬犀株銀液爲方藥
素管畫紅釀歲辰
　　倚樓
漠漠春雲簇絳紗高樓凝望日初斜瑣瓏繡鞅香車路
知入垂楊第幾家
　　吹簫
金屋何緣貯阿嬌美人家合在雲霄迴翔彩鳳休飛去
曉月誰翻碧玉簫

陳文忠公遺集卷之四　三　詩雪軒校刊本

練要堂集

詩

海珠謁李忠簡公祠

宋道日南行番禺分緯象騰達菊坡門風徵宏器獎既
植外除聲亦觸金華賞委身小朝廷乾坤就鹵莽諭賊
障鄉邦疏簽明直讜御榻引裾年氣與霜旻上清切九
閽靈南人信無當詎意董實縱橫眞魏虛來往太乙西湖
湖潮奔泱滯官津有送迎城堞橫舟槳節蒲與瓣香亦
可羞窺像荒陬子姓繁茅邑餐時饗俎豆固未夷聲施

親誰與論塋柱舉手嚮陽堂端爲文溪榜海珠石一拳
亦未廣每口感遺編端居邑儆惕寤知禮佛幢不見讀
書幌口陟科名間丰采乃千丈面裏出孤峯海天雲口
口以貽同遊客殷勤致所仰

夢彭山公雷伯麟二年兄成十一韻

吹篪燕邸夢望斷定陵春六詔周金馬口口口玉人好
談天下事一睡世間塵數造休傳騎口口或借巾琴中
稱弟子書後擬精神善戲不爲虐口宵還及晨愛龍高
信步宵漢自由身連唐還弓淚方知束帶趨簾梁思侶
燕縱望失驚鷖於忽難爲寄嵫嵫好自珍只今山閣迥
百憶恐非眞

家園與諸客竟日夜劇遊伯仲咸在賦二十二韻
青山誰獨往白日竟無譁誰有高人跡來尋處士家襟
懷都貯月骨相本餐霞松下幽盟在林中逸興餘觀魚
新水上策杖小橋斜棋局臨風置書牀就竹遮侵堦半
馬烏點戶碎桐葩欲種三眼柳纔分五色瓜灌園吾自

拙揮麈客偏嘉庾杲能供韭樵青解試茶飛觴流石齒
攲席近簷牙單衿口初怯層臺矚轉遐螢窓猶伏蠹影
樹忽驚鴉春迫連宵暗星輝此夜華朋舊盍不偶酒德
纔遒加得句同書葉工詩愧浣花社蓮心並照池草夢
誰誇孤賞琴三歎奇情賦八叉調調疑答賴閣閣任吹
蛙貪弄金鵝藥從嘶白鼻騧無人行閶閶隨意步閨閣
重約明朝過催晨鼓易檛

補沈休文憶詩二首

憶起詩酣暈半酡鏡粧直須倚鉛粉若爲調唯應憐

夜夜乃復有朝朝

其二

憶別時迴環語易畢強將淚意收倍覺愁光溢攜手立
須臾屈指問何日

畫蘭

料得昔時滿兵氣驕審音當日見方謠風流一顧人人誤
只合清歌試小喬

其二

只借庭階玉一枝弈棋未了破秦師佩囊賭却無人贖
不知若箇弄珠輝

生怕東山再弈棋

其三

入詠樓前逸似雲少年場裏爲輸君終須減盡腰圍帶
始把分桃作慍文

其四

清賞沈吟殊未央梅花端的爲誰芳可知再到揚州日
不作師雄夢幾場

其五

千古文人信有權一言那肯博嬋娟爲逃相路教歌舞

嚴續殷勤亦枉然

畫石

閒說參經座三生性不頑何人當壯歲翻擬對西山

畫蘭

谷風吹我襟起坐彈鳴琴難將公子意寫入美人心

五日珠江曲十首

乘潮爭向荔枝磯裙服明妝擁若飛游女游龍相出沒
不知若箇弄珠輝

其二

金錢不惜買河刀慣抹黃頭慣學操畫畫淨鋪吳練闊
招搖新掛越羅高

其三

幾隊黃輝與赤鱗爭標齊榜隘河津五方游術偏能辨
不道絲繩五色新

其四

芭蕉紅蕾綻花瓶茉莉簪頭串素馨少年奏板新歡唱
盡倒如泉弔獨醒

其五

嗶嗶新蜘至令遲攀他荔子最高枝艤舟斜日絲能繫
又趁堤頭踏草嬉

其六

蹀躞參撾作態狂往來驚起野鴛鴦馬夷欲掣羣龍舞
五月江波特地揚

其七

琵琶洲上賊琵琶碧玉粧成自小家樓船裏面籠珠翠
亦學鄰舟叫買花

其八

溪上參差石髮梳五時花鳥盛芙蕖千年絲肉還誰主
莫問芳華廢苑初

其九

將府轅門帳亦開粧奩士女遍城隈長檣鐵鹿連番舶
花面嬌獰盡看來

其十

乍雨蘸裘休洗紅纔分蓮葉戲西東等閒一片巫山色
都在金塘玉澈中

詠白蓮十首

每軸風簾失醉顏素衣何日步人間分明一夜檻前立
不見房中舊玉環

其二

不愁濃膩占恩波虢國夫人馬上蛾無端太液池邊水
惹得閒情解語多

其三

平泉莊上芙蓉湖那畜鴛鴦五色殊貪睡月明渾不省
綃宮偷淚幾盤珠

其四

水月靈因一樣光寒心還願待秋陽蜀中有朝日蓮
江潭畔十丈紅塵染客裳

其五

曲沼流風泛玉壺水晶盤遞藕絲來西池送到崑流種
實愛凌冬和雪開西王母有崑流素蓮凌冬而茂

其六

華頂猶憐一朵青空山獨照涅槃經偶來淨社嫌心褋
折向芳池禮法瓶

其七

朱閣娶箔渺前身梨影梅魂認未眞涼雨過時香亦洗
孤清難買水仙鄰

其八

遙瞰吳門匹練長採菱歌罷試新粧雙纏不動低垂手
未覺西施醉玉牀

其九

暗粉斜香泊澹浮月華雙美木蘭舟同心卻笑相如婦
一臉啼痕寫白頭

其十

玲瓏日表午初移眞見何郎拭汗時獨有銀光飛故粉
幽懷擬寫涉江詞養紙須英蓉粉銀花紙名

張義姑詩

桂林有義姑寧不字以全其兄之孤君子謂其於張也功矣

貞木非兎絲根抱不相離寧爲獨棲燕視此屋間兒豈不念偕飛此兒不可攜婦道貫從人一去志願乖東家嫂自由門內我當支將身代嫂守寡心報父母生男幸抱孫生女幷人姊蒼天不可知孫大經女手

得張孟奇山中書問却寄

口十春復秋浮泚朝復夕徒深棲嶽懷羅浮望咫尺想赴鐵橋超韻通瑤石此中有眞侶時時遺履舄桑彼西園公雲霄注丹液不知歸何峯瓊蕤親手擷倘果山中期飈欵攜所適

爲張長洲題四世恩榮册

雨露詩慈挺桂林雲霄喬木並棠陰重臺仙令雙鳧候百里吳天萬笏臨移劇已知調琴手撫時初見濟川心人傳四世公侯復不獨年來閥閱深

奉和陸觀察座師枉贈二首

何緣空谷下鈞天音樂元來韻絳筵點點愁春風歸已晚
邑桐餘爨賞猶先經趨顏色三城曜坐散氤氳萬井煙
晞髮不須吟澤畔滄波閒上釣魚船

其二

當年國士起微名學得邯鄲數武行射虎有心鋒銳折
雕蟲雖習技何成休將棋局山中覆若問風波世外平
信是無聞幷老大蒐裘今倚尉佗城

刪龍川宋明府

茂松王生素所稔論交因念腐儒頻絃中山水皆稱妙
海內文章獨有神楊柳陶潛堪試令桃花漁父也迷津
縱憐絕世長門色閉殺當年作賦人

酬大司馬劉公

當湖碩大幾人同李白雖狂識令公草疏三朝心尙赤
珥貂八座數方隆孝陵襟帶江山裏浙水勳名指顧中
樞密已回天北極登臺不爲嘯口風

飛霞子琴歌過小環谷作

越臺淒瑟商飇起山中桂樹淸於水泠泠七絃飛霞子
谷音互答松篁裏我來元鶴幾週翔風泉萬斛傾吾耳
一彈再彈還有情難將古樂合新聲此地悠悠今何世
此意寥寥誰與明酒闌無計能留客而我攜君手不釋
裾衣起舞天漢低擊節高歌山月白嗟子十二始調絃
札勞而供糞除隸中旨固隱微實與此時值賢書等舉
朝朝夢枕如飛仙伯喈叔夜非比肩琴心獨往羲農前
二十束帶常羈牽回首風塵空惘然披豁爲君賡一曲
嗚咽沾巾聲斷續漫云海上去求師感君愛君君應知

但記空山落葉時

秋日自遣逐成長篇

生長海之濱所遇無全慧徒知讀父書頗與聞祖制洪
武庚戌詔創科舉昧際時務需直陳簡略在文莫宋解
拔時流造士歸純粹累葉儒風開恩數超無二肅皇典
禮興考官不稱意剔發自英裁臣軀甘杖斃自憐輪囷
非不中萬乘器弱冠遇神祖得事今皇帝父也入省垣
分直聯班侍諫劉傳人口金貂側目視賤子乃循資謬
登大薄使副考贍虛懷房司遵約誓一展生平愚以玆
當獻替未曉三人聲先徵五雲瑞馳闕進天子微文諒
不諱稽首論大權睿聰幸垂計泯泯聖明憂將踵漢唐
季幾回矢劍心廷檻高睥睨前賢四諫稱聞之有餘媿
瑯菀忝虛名耳食思羅致內外互貪緣同朝工餂試鄒
塢棹題新乞我元勳字餞我以遷除嘲我以械繫聞此
憤填膺拒客動高詈我生命在天區區敢爲崇肯以筆
札勞而供糞除隸中旨固隱微實與此時值賢書等舉
書所坐應謗誹父已駐天南視奪傷連累一門霹靂加
妻子旅魂悸去國極跲踬中途糧不繼痛臥長江干伯
爲拂行袂入門參華髮驚喜若夢寐母氏慰勞深父也
從容示疇昔省垣中久已灼此事纍若或非恩偕隱多

君賜我躬不閱後動色皆顧忌喪筋疾需周高天何日
霽瓜葛盡株蔓四方走縗絰騎詔獄剝羣紳有若遊屠肆
出守滿邊津體貌凌大吏羣虎各負嵎可憐鷹鼠輩九
列厚奴顏三辜率靡婾尸祝流藩鎮茅土爵延世不避
勸進名且挾專征例汗漭太學傍推崇配祫祭窠怨歸
大工沈冤激天地聲敢千家裂數里轟震異煨燼朝天
宮虐燄乃益熾司馬發危言棄之若敝屣片語下綸扉
敷張代聖製盡倒文翰權苦欲箝一切屬意科場規矱
壹申重厲鈞寤畧臣名招搖學術僞倡和一至今文綱

密窮治草莽實不才毋乃拾其細縹緲章句餘反復深
知戾捻捻秋風飄耗盡江湖淚耳垣正有人援毫一申
記有硯終須瘞有口合先閉

倣孔北海離合詩

早披八索寸絲不長仲尼博物缺一羭羊湯泉既浴空
谷白陽梅福遠蹈非木所航險阻斯止亦有其方五行
具體申寅並張是季是孟孰與低昂竄逃草澤或似蒙
莊翺翔三雀小者逸亡林際休息斯人含章豈競時彥
惟產中央

祿詩二首

四序周寒暑光景詎能同時哉觀化人蚤已明心胸行
逢伯陽子飄飄賢猶龍安期亦說項浮海渺霞蹤未許
道黃石且自歸赤松於世有信屈人智鮮如蟲

其二

天地勞我生百歲何侵尋勞生非一端逸我亦不任行
行復何意罔罔詩息陰適燕而南轅歧路傷人心夸父
逐日走委杖爲鄧林

爲張邑侯贈公題册

未成有道辟止就使君揚門內風惟樸廬居鬢蚤霜俗
憐鳥鳥義人比白鳩郎高姓連天上端爲口弟王

其二

三冬頻愛惜一畝自周旋家學章長孺儒林董廣川心
灰時甲乙手澤舊丹鉛誰識千秋璞瑠璵口日傳

其三

逢人爲可繼志不在田廬屯洛無爭汲陳留有借車詩
書爲政在鄉里買隣居畏壘皆尸祝今看結駟閭

其四

大業垂身後風規百里聞生兒稱亞子爲政樂張君京
兆開阡道中郎定墓文雙飛丹鳳詔來向養堂分

代張邑侯門人題贈公册

不媿賢良有道科完名身後竟如何一經世業來丹詔
萬石家風映五紋頒魯定知純嘏遠拜虞因就養堂多
只今海國絃歌裏門下何當有廢菱

張孟奇拔諸郎就試五羊有卜居之興

海上風煙黯自疑城頭東望已多時將因故國移居在
還果滄洲散髮期逸老未須陽羨卜清秋口上杜陵詩

月明何處飛烏鵲羣玉圖中桂樹枝

八月十六日夜讌

拮据不可任薤葦遂斯隱此生與物遷秋風吹口蓐清
渥錯水花梧條多凄韻河宿繞高臺織阿蕩無量恒抱
今故心盈虧誰與問張君既敞博黃子復清溫井閒列
歐徐坐注菁華潤斟酌盈尊酒洗我胸中吝務爲良夜
歡庶遣白駒詠

訶林贈王丹一都閫

度世將軍現梨婆道願深塵幢元護法劍戟爲修心既
上凌煙閣能忘訶子林花宮白毫相何地不鋪金

舒再航孝廉

相傳孝廉爲攖寧太史後身而太史爲無量壽佛後
身云襍記具載其事聞諸粤右縉紳間有親見者其
公車見訪五羊贈之

青爲築名世上淪現身猶自見楞嚴不知般若航應再
遊旅憑誰問孝廉

其二

風月三生石上詞循環人識顧家兒年來又隱朱題字

名姓親教臚唱知

訶林送區啓圖應試北上

歌舞文明五色同可知丹穴勝河東時名羣季偏相亞
黎閣依然任火攻

其二

淨侶騷人絕勝緣上方明月照離筵天香雅愛飄靈鷲
莫倚淮南桂樹篇

其三

十載西京已席毫誰家輕薄鬱輪袍段師一授崑崙莂

新譜楓香調絕高

陳文忠公遺集卷之五　五言詩雪軒校刊本

陳文忠公遺集卷之五

陳文忠公遺集卷之六

練要堂集

詩

送詹弱生解元

曳履歌商未是貧誰從分席倦征輪一龍月旦人猶故
積水風雲世亦新西向獨含傾國笑東家空擬入宮顰
更憐款段隨鄉里不待鳴珂已絶塵

送黎美周

莫訝番禺桂高秋自一枝試看金駿裏恰對玉蕊瓌國
士懸書貴交遊祕帳奇吹噓何足問先入漢庭知

歐嘉可夢索子大書熟騷痛飲四字以詩為質因
和詩而以柮書歸之吾亦踐吾夢之諾也已

騷懷兼醉夢何處不相求正遣商聲出都將白眼收世
情今兩盡名士故風流不律纔三寸為君破十洲

四哭詩

四子名位交遊不同然以先後同時而落為四哭詩
以備意焉

黃士明先生少宰

至質別人英精礦屬神鑄受物面清流居地□□譽誰
知參密危自欲引身遽數旬及終天頹□□孺慕城月
歐鄰春室風障發圃為咽白雲詞□□桃椰樹先生病
雲詵與子唱中有白
和種桃椰詩

歐陽伯曦參軍

僧院昔陪遊酣郁悄相見金盡隨官牒禍懵入詩卷每
讀生還篇思揚義僕傳肯以屈江輕而易嵇琴曼天邊
貫索沈峽裏瀉黃宴

莫元慎司理

公孫科晚暮連州紹伯仲白意支頗郡貞棲消薄俸方
委折腰勞隨牽出腸夢詩音流餘匠碑版慙新寵聞入
遮須逃知怪閻浮慟

門人袁高要若思

體牧一何謙縣譜洵云美浸滙九流識具毳羣芳理將
心孝肅堂寄口憑湖水勞血為田疇沖醇敷子弟何處
折哀絃桐鄉有垂祀

鄭太史既遊羅浮訪我月泉精舍入小娜媛同賦

擬從脈望隱娥嬛長揖煙霞小洞天佳句欲邀桐葉滿新泉堪試月華邊遙聞芝草山中約已入梅花夢裏還傾盞迳君頭未白漢庭休笑子雲元

舟中贈鄭太史

欲識江湖戀闕情碧山隨意貯蓬瀛虛疑江上蘆人避實有山中木客迎石髓擣來金錯賤丹臺名在紫煙橫遊心一倍憐捐玦今夜同舟權榜聲

和鄭太史

飲啄吟知足風花賦遂初操琴惟適性種秫自成居何長歌豈爲出無車九還藥試窺全鼎三日香難耐短裾意瑤臺寫翻逢下澤車離騷多選句留與墨池餘

自笑

出門眞自笑叱馬欲何之詩酒千人敵風流一世師東皐舒嘯暇南郭仰天時莫問青蓮子吾生後汝期

同鄭太史入訶林

浮來仙嶠客還覓嶺南禪觀世恆如是繙經亦偶然千燈懸慧日一語到生天無媿支公會偏同許戴緣

酌鄭太史於東皐

竹塢亭亭任客看檻前煙水泛清瀾風流本自山靈合天地眞從我法寬舞鶴一雙形其影梅花三百暖兼寒不教細檢琵琶語潦倒高陽又整冠

席上贈劉郎

世外卿家結束殊沅陵消息何如眞傳子夜生花筆正及丁年擲果車采得芙蓉新作佩看來楊柳定迴裾生成一片無雙璧狂殺尊前大令書

疊前韻爲公遜檄問

一般明月照偏殊薄命由來意不如舊雨但能成好夢長歌豈爲出無車九還藥試窺全鼎三日香難耐短裾

傳看秦庭空睨璧解紛重費魯連書

澹蕩

朝梳渾欲倩把鏡意茫然殘酒猶堪續疎花也自憐濡頭眞草聖曬腹定頑仙澹蕩占身世山中又一年

送鄭太史歸毘陵

隱几江樓記絕塞飈輪誰識去來蹤得酬海上三山會游戲仙人綠玉龍

其二

朝暾夜月叩蒿萊袖裏芙蓉雨不猜不是洞門桃歲月

飛人會訪玉背來

其三

自種四株亦似僧丈夫身世豈無憑桃榔林下堪棲遲
重話昔提一夜燈

其四

芳杜應知楚客心木蘭新倚越人吟思君清夢飛南嶺
得似羅浮雪片深

崇禎元年元日立春歌

一統常逢第一編春王正月繫元年何如三朔班春候

漢季朝廷輕隨風傾李杜一朝黨構成殲夷盡須汝含
詬獨弔喪全宥乃無數以彼道廣人行誼或容與褒裳
而幾先天地隨吐茹不見申屠蟠厲若靈鳥舉生名殺
我身永佩嚴公語

其二

拜舞今朝樂有餘農耕堪試小牛初君王已自除瑞虎
不比徒聞覓大書

人日舊好諸君攜酒過

草堂何日不晴朗好新年娛晚晴三紀已憑雙眼過
一尊莫照二毛生詩篇盡我隨君和春洞飛梅帶雪聲
誰信論才非用世逃虛無計謝時名

諸君再過

流水軒車破隱淪天桃未必勝迷津疎燈穠雨難為夜
比舍留歡是此旬詞客情隨芳草合小兒歌進太平新
煙花若問長安麗一滴金門亦有因

燈夕過匪諾寓

春色高齋已十分九衢車馬漫紛紛燒燈有意留明月
度曲眞成伴彩雲寶樹崢嶸偏自愛玉山傾倒為誰醺
相過里閈尊常事今夜何其一問君

詠史二首

漢季朝廷輕隨風傾李杜一朝黨構成殲夷盡須汝含
詬獨弔喪全宥乃無數以彼道廣人行誼或容與褒裳
而幾先天地隨吐茹不見申屠蟠厲若靈鳥舉生名殺
我身永佩嚴公語

其二

狄公絳侯手產祿牝朝當偉哉國老名虎口不見傷絮
書得金字勢足殺二張承反何悒壹視裘何赫煌不待
吉瑣言已歸虛陵王門前種桃李默默為安唐堪笑曳
郝輩長厚安所將幸自免羅織尺尊不可償

智海修六若惺三上人過訪同賦得風雨亦來過

獨坐千林色堂虛小景偏衝泥今雨興煎燭故人緣是
否龍驄法依稀鳥弄煙三湘圖畫裏看竹更天然

過木之濠想亭留題十四韻

曲水繞城南徐卿此結菴前臨九曜石渾是百花潭淨
景閒魚戲和聲統燕諳蘿衣緣控帶苔髮沐鬚參竹屋
窺張薦棋枰對李憨風流家五柳眞率客雙柑逸格蕭
蕭出文思處處尋玉壺一片在赤水幾回探求友詩俱
和驚人句自耽書牀開卷畫衣桁泊煙嵐夙有深山約
聊爲委巷談春畦分藥得新醅別泉甘清樂偕晨夕餘

誰醉二參東郊遊興早車馬任驂驔

悠悠曲

何日不悠悠江花江上流借問桃花塢幾度木蘭舟

其二

春陰亦已緩春草亦已長良夜非三五起視明月光

其三

昔夕眞何夕規缺又三分記得殊未滿那當持贈君

其四

八行錦字多一字珠百斛就裏拈一珠時時向花卜

智海大羅浮送以四偈

浩劫微塵本自該鉢頭何以向山隈說來海上會浮嶠
方信人間有渡杯

其二

鮑葛丹爐他自封法雲長引入山鐘閒將一滴曹溪水
飄落羅浮四百峰

其三

咫尺迢遙不可知飈輪相就更何時好遊最是東坡子
生長眉山不到眉

其四

世外無情更有情梅花清影立三更勞君一喝空山月
又見扶桑海上生

訶林新關禪祉吳用潛璽卿士

佛日香林報夕瞻靈花祇樹信繽紛千年筆授人加見
七葉衣傳偈亦聞盤馬從參部講席行瓢方乞募緣文
由來十八高賢會莫遣延之詠五君

爲弈客黃生贈父

自愛君家萬頃陂交遊隨處識牛醫傳中若箇添高士

書就分明達武夷箕踞科頭看世上雙柑斗酒聽鶯時
丈人可是無機事瓜葛還爭數道碁

送袁自如少司馬還朝

曾聞緩帶高談日黃石兵符在握奇同紀傳呼惟郭令
召公受策自淮夷追鋒北向趨三事露布東征寵六師
此去中興麟閣待燕然新勒更何辭

題李都護小像

任取丹青與畫師虬髯燕頷世間知肯將三尺芙蓉劒
空作并州遊俠兒

春興

樓閣粧春勝畫圖雕籠鸚鵡太相呼不知院落鞦韆影
金鳥花鈿定有無

暮春詞

花發津亭幾樹殷十千容易醉紅顏江南江北如相憶
只在鶯鶯燕燕間

其二

霸國江山錦作堆一春無恙幾登臺木棉花落啼山鷓
歌舞岡前許再來

其三

樓下春郊白馬嘶樓上佳人玉筋啼自是王孫歸未得
青將芳草怨萋萋

其四

春望望江江水流柳條難繫木蘭舟儂今欲采蘼蕪去
忽漫相逢拾翠洲

其五

三萬六千酔不辭勸君行樂及君時年來怕作秋風賦
已入潘郎鬢裏絲

其六

遊冶兒郎亦大頭騎馬看花已十年北客昨來還借問
皇州春色尙依然

其七

花開花落一禪龕欲結三年半日談愛水情根如不了
依稀來證老瞿曇

賦得首夏猶清和

羲氏鞭日車淹淹次南陸暄美良有餘恢台如未足闌
薄汚勇與歷歷庭端木棲頓有延景經營無畏旭雖耘

下潠田恆嘯東林竹若檻般畫榮紅芭桑朝霖偃仰天宇下游戲滄池曲幽廊帶合弛新沚纓斯濯既展茂對情信與風候瞻夏薇同懷素時哉以爲勗

賜環紀恩

萬里天南拜詔頻丁年袍笏又從新棲遲厚祿會非據註誤微名蚤見伸有父固應聞諷議無才終不老閒身庭旋車馬休嫌隘自是先朝草莽臣

其二

豢養君恩涕淚餘中興猶復問樵漁天憐部黨俱弛禁

月班階候風雲殿柱移彈冠吾敢晚猶戀菊花期

尚書懷

德輝千仞承恩醉五城和詩金馬側應自問同聲

其二

禁侍吾鄉彥皆稱賀世儀日來殷大禮君去赴清時星人喜名家漸拜除谷訪輒當裴坦識疎慵無藉子公書而今一憶元都樹未信劉郎恨不如

欲將

海國春無旱連春旱不任舉天雲漢詠匝地桔槔心繁露皆兒戲重淚有盜侵欲將雙淚眼灑作一朝霖

讀黎君選中州諸詠作

入市恰同公子轡遊梁初上孝王臺臨風不用思賢達獨把新詩次第裁

其二

廣文先生囊不空開攜童冠詠春風相傳洛下書生語盡解人頤七字中

送吳璽卿兼寄何宮諭

木脫山中屐高懷見璽卿梧江清瘴遠蓮社碧雲生覽德輝千仞承恩醉五城和詩金馬側應自問同聲

其二

禁侍吾鄉彥皆稱賀世儀日來殷大禮君去赴清時星月班階候風雲殿柱移彈冠吾敢晚猶戀菊花期

尚書懷

嚼實圖何略呼名譜未諧不爭妃子笑得入尚書懷

黎仲賜

亦荔枝士人得種於黎而嘉其稱黎仲者誰子將來奪宋香飽自宜村舍心先獻尚方

北望臺

臺端夾雙柳再再爲成陰佳月能無礙閒軒時獨臨寇明主意枸豉故園心俛仰堪天地誰知此夜深

菩提塲納凉

百年偕淨侶三伏辟紅塵卽此袈裟地誰爲飛錫人有聲都作雨無日不留春隨意幡風動端宜橘石論

夏日曾元魯方伯邀同修若二上人黃弈客閣集

夏閣兀平林清談白晝深晴山當一面風翠恰盈襟鶴過時留影蟬移不較吟看君有眞賞弈旨與禪心

賦得莎鷄振羽

天生羣動應不獨女郎絲微細關人意遷流赴雨時三秋催轉急六月振先知暑憩花陰值宵行草露疑是聲

增索莫何事每淒其爲憶園風句沈吟星漢乖

明南海陳子壯集生著

秋痕

賦

太平鵲賦 并序

予步被門見鵲羣飛入太廟啄松子毛衣甚都云太平鵲賦之

伊摯詘之何方亦翱翔而成族蔽越裳之翡翠驕建章之黃鵠絢采褋而生文莫猶益其紛郁占賀世之劭名

謝虞機於莽蘆宦小過以遺音羞唶嘖於覆軸望廟廷而不眩躍畏恩分若木寧驅弱而宇寬毋搏擊乎路曲將學語以猶人旋照影而自驚慄皇神之在茲幸免妒而遠辱展密察分豢會泛枝柯今雷足縱觳雛之罔知諒因衷而表暴顧蟣蚋之祿命勞握粟而出卜吾乎雉雛於彤日休者烏流於火復其若斯之渾忘以載飛而載逐乎

沙雉賦 并序

沙雉西北邊鳥也□騎數擾沙雉無止冬月薄莫羣

飛過都如風斯陣後飛至江北食禾稼鳳陽守臣以異鳥聞

夫物疇微而無徵性突遷而弗革名禽經之罕詳形迅駛而難索度野馬與塵埃息相吹其逍遥初□疑於眾羽簸比屋以飄搖跨陽鳥之遊征泥鴈鶺於魯郊彼六鴈之退飛或鵲鴈之來巢聖惟茫而必剔蠢以亂而益躁秦吉了曰我漢也而不胡入豈若胡也而漢之逃鶻回訖兮鵾突厥阿得脂兮鵂博勞從連雞而自并觸穹廬以爲高幕有烏而四起城千雉兮將翱翺逐肉以頓蓬颯發望望星奔日意驅懵脫葉陋喧亘重障其閃爍有隔脰而摧魂苦乃總鉦欠出艚牌在屯沙烟柳雪曾井窒門石馬間嘶餘殯連墩雄雌既割弟不識昆皇音何徙鷹眼耐存捨天窟地爲龜滋繁越陌踰阡穨稺秋翻刑蠟蟹使鶻啞執虾蚶而並吞若有人兮共蜡王帝使益兮縶其羽系曰倉庚于飛九鳳忙坎坎伐鼓築我場抨我弓兮相舉柴挾我矢兮烏三至蟲拼飛兮肆無

害失前驅兮邑不誠

琴操

幽思

窶猶人兮生獨藭倏星漢兮倏重淵朝不得見兮莫不
得言嗚呼天兮

二

引彼彗星掃壁府兮鳴鳥不聞聲韶敔兮我心則明歲
不與兮

詩

徐馮諸君家弟送別三江舟中

徵書未許遂微情尊酒還勞勸遠行夢寐五更呼手板
江湖何日不心旌梅花短笛風初折蓮葉扁舟水自盈
鷓谷鴣原多羽翮薄言天際有離聲

曹溪

佛性無南北緜來不二門袖衣圖得寶酌水已忘源大
地逢人說空山有偈存疎鐘祇樹下看墮聽經猿

二

祖法初航日恰從南海渭涅槃眞有信展轉復於玆隻
履猶前度歸根正及時可憐同淨域瞻拜在臨歧

與俛無夜坐寄示訶林諸衲

寶林經雨宿聲色淨諸緣心偰辭靈運身輕憶懶殘水
田僧結夏金粟鳥分餐爲報菩提種生生覆戒壇

嶺上

朱明不盡曲江頭生長能爲柞械謀諗是越裳梯貢路
至今一線頫神州

圓通寺

一曼新泉有妙音殘僧疎磬越蕭森到來欹枕松窗裏
知入廬山更幾深

東林寺有序

寺以白蓮名其根千數百年不現并池荒茫萬歷某
年現於神運殿前一花今年而三之大邦適適導余
留四十字

胡爲安午飯無乃復東林蓮花窺諸品如發遠公心點
滴六時漏迢遞三笑音僧莫但饒舌空香何費尋

湓陽曲

揚州大編截珂峩窓屋連潭上水歌爲人只道招夫婿

心比長江九派多

潛山道中遇雨

半天鳴籟四瞑搖一望翻瀾眾渴消道上逢人堪假蓋
水邊何事更歸驕農家翠竹編初就佛國青山步不遙
借問行行車馬客依稀還叱舊溪橋

宿青口驛樓

眾鳥歸飛信自餘紅塵纔散即清幽山圍皖伯天連樹
人豈庾公月滿樓欲見長安多似日蘧然一宿乍宜秋
只今吳楚東南會歧路非關歷國愁

竹枝詞

積歲官租此歲償青青無土復抽秧知他前盡禾中草
若箇丁兒出手强

二

淮北拋荒已漸多爭乾爭雨奈時何東庄秫黍西庄麥
愁向南人說稻禾

三

片片蜻蜓爾但嬉踰田跨野揀新枝蜻蜓未解將身化
撼樹西風憶爾時

四

遍地連蔓瓜色新嗽瓜休問種瓜人道傍縱有高軒過
遮莫柴門野草茵

五

屋冷鴉飛村路長大姑行嫁細姑忙倩紅不耐單衫子
憧著前頭鐵裲襠

桃山驛

虓虎飛鷹擊似兒等閑幃幄笑談時桃山亦近符離在
莫倚遺宮泣宋師一作遺宮亦近符離在莫倚宋仙泣宋師

穀城山

消息弓藏鳥盡餘椎牛饗漢等何如穀城原在行塵裏
黃石還疑世外書

東平逢陸景鄴老師

幕府蓮花近已開舊時桃李可能培衝炎不似山陰棹
叱蹇仍追薊北臺廟算採纔無一二時蘧問路免迂迴
職方諸將關宸顧匡濟山東正論才

近京

泥雨浹旬餘晨光發玉除雨行瀛海樹一飯鄭州魚漫

刺煩相向喬柯想舊居識途高馬齒努力尚鹽車

賜鮮魚

一人班聯已素餐更循資序卽鴻磐寸心何以獻天子
尺尾初傳榮講官日下南船兼驛至宵分宮燭數籌歡
親闈七箸今回首旅食先嘗憾報難

爲陳謙茹太史兄弟奉壽僉甫澗雲先生

太邱道廣宜賢後二子聲名掛北斗吳中四姓不足豪
漢家萬石茲能有安歌鼓瑟羅中堂文茵錦勝粲而雙
報道金華暫辭直莱衣猶似鷺鷥行國琛元圃照人如

共傳出蚌報恩珠不信試看滄海月歲歲年年春滿壺

題紙壁十二韻

全生珍木上寄食碧梧西脆甲宜高莒明湯有葵藜步
出色奇名品第加送傳盤藥小盈車上尊濃勝江州酒
工司棘馬齋禁太常要按策占雲物封章刻日圭漸鴻
官舍蕭如處士家
行自得凡鳥到會題愛我多捫舌憂天或噬臍孔周徒
等是
夢兒李杜在名齋舍館先人澤遺簪諫草攜未知承顧
等是修眉誤點毫遠山秋色若爲高而今猶按龜茲譜
問已事得參稽變將秋葉丹披向露黃奮身隨八極
多少楊家肉陣逃
秉性乃中閨消息皆天意何當道路迷

冊封

送劉半舫大司空總督河道

貫寵刑家吉班儀執事虔共看金冊出特使上公傳藩

器宜皇子宮蘧啓奉先嫡嫣風虞德樂葛定周賢

送喻大中丞巡撫浙江

獵獵秋風捲節旄維聲先已徧江濤人當鑾落空談虎
天洗鼓門行看遠召千六千金氣蕭羽林十二壁星高
賜旅蘆卣珍朝典輕笑儒生晚寶刀

遙遙

酒戶冬嚴會不孤菊盤秋老更能輝遠遊反東登臨日
相對能忘錦繡圖別有賦芳詩物性忍從相馬失天機
遙遙百越浮諸島安使樓船信息非

晨坐寄申相張曲江先生韻

一室專捐除閉史寄幽賜先度靡云遐後徽庶可續羣
飛動牖風鳥入噪庭旭物化累紛員纓綏肆纏東屏營
亦固然筋脅非不足恐逸曾史經且錯伊周躅南山許
償素所言達鄉曲

黎美周過別

芳歲卽我與其知津路長非多鄉里賢落落滯京塵新
木流好音處處春陽獨特徑寸姿延輝照匡牀玉觴
稧坐次金歌沉而張大雅只清越皇風誰爲揚酤酒與
繼塵拌不隨淸夢還傍東華五夜鐘

送姚佖芝大司寇還留都

手攜金鏡拜前旒按省高名領爽鳩魚藻恰承丹陛宴
鶯花仍作白門遊兩都人物輶中覽六代繁華筆底收
今日安危頓顧問履聲何異殿東頭

會懷母舅朱箕作先生

桃花水漲九江濱蘭槳經時一問津塊矣劉家評月旦
難於郭客和陽春牕間蝸篆擬書後谷口鶯聲對酒頻
不爲京塵能障日停雲兼寄倚閭人

賦得陽臺

巫峯一十二流媚碧江濱夢裏朝兼暮臺邊妾是神君

王思絶代詞賦紀青春泥殺分香伎西陵總帳塵

耕籍禮成恭祀

天子親行畝微臣相狹宗清廟傳蹕靜瑞靄出郊濃高

柳暄鶯囀芳芝結灵龍普天應有兆九穀在三農

二

雞聲傳紫陌雉尾下青陽列宿輝庭燎和風扇御香農

臣呈耒耜田畯卜倉箱不惜三推力從茲食萬方

三

南壇將十里節候屆春分駕拂蒼龍氣旗翻白鵠雲金

鑾環七萃玉勒控千羣再睹朋胥祇后教人四體勤

四

農歌唱復和儛樂奏還停燕享羣工悅謳吟萬國寧禮

成沽既醉德洽展惟馨大有年先祝桑田雨既零

十二駿歌

惟昔神廟御駿十二一曰玉獅龍二曰赤電龍三曰

戴月烏四曰五花駿五曰彩麟六曰文豹七曰金麟

八曰絳虬九曰攢玉騮十曰元雲驄十一曰躡雲驄

十二曰五花驄

顯皇太上貴清靜安不忘危嚴罔政三千駟牝盡調良

十二天閑日蕃盛玉獅之龍特賜名勁毫柔毳鍾金精

雄姿一出駭虎豹凡馬却避不敢鳴復有赤電影若滅

口噴紅光汗成血白鼻驕嘶朔漠風碧蹄踏破燕山雪

烏名戴月駿五花光如匹練嫣如霞彩麟文豹爭蹀躞

金麟絳虬彷彿拳毛騧復有騅騵號攢玉會從渥洼水

中浴三驄先後齒更齊紅錦元黃間追逐萬歲山前宮

草春至尊御樓宣圍人珊瑚爲鞭玉作勒天街飛鞚不

動塵霧鼠風鬃各馳驟須臾解轡歸內廐繇來聖代有

眞龍羽林萬騎瞳乎後天之歷數四紀長平明息戰華

山陽皇人壽穀可坐致始信人間有吉疆

四駿歌

是爲上御馬紫點花黃騧馬一匹賜名曰太平驄粉

青騧馬三匹賜名曰玉龍媒曰吉良乘曰璿臺駿也

上階煌煌耀寶宇中有星精爲造父遊從傳舍墜天閑

化作飛龍翼神武問寺孳生多逸羣名藩進獻爛如雲

公徒無事閒遊徼長城赤汗兼蘭筋官家酷愛止四匹
太平之驗瓊第一紫花點點綴青絲絡腦金盤陀遊風蹴景何曾過尚方豢養眞無並
吉雲之草玉山禾次有玉龍媒沃若銀鬃雪尾稱維駱
瓊島春寒任蹋翻太液晴波慣超躍吉良之乘馴且良
唐家六廄避鷹行旦而剔燕夕秣越不與凡馬爭騰驤
最後一匹璿臺驟三花飛鳳文成印曾聽西母白雲謠
九色斑麟倍輕迅方知倣儗更權奇我皇致此服九夷
園丘方澤閒一馭金輿玉輦相委蛇燕昭築臺高突兀

劇辛鄒衍徒駿骨不惜淋漓錦障泥爲君立掃長城窟
偏當嬉險見豪雄矯首天衢如踏空誰能趨步詭遇子
依依棧擾論餘功

祈雨部宿呈李金峩大宗伯林鶴胎左宗伯

自傳春仲親耕籍天下三農望帝家皇鳥踰時催布穀
銅人刻日候文華研池汲井私占筮書案盛香吏報衙
豐澤若隨皇念注雖將涓滴壓塵沙

祈雨齋居

大官方減膳私第且停杯步宿如家食朝雲向晚開蟻

遊枯樹側鵲噪嫩林限無數煩憂積中宵繞象臺

二

湯年旱頻奏似欲試桑林星近槐庭亂天高玉殿臨運
迴田畯喜省場庶僚心一接黃封後須同惜寸陰

欽遣雩太歲殿

雩壇司歲事祇版署臣名咫尺連郊路如何格聖情柏
林星月淺香案霧烟平即有崇朝願穫穰共報成

即事

君王眞省歲會否愉閭閻不信春秋傳都宜甲子占官

租天下損市禁日中嚴似負求言意囊封有忌嫌

二

節年災青易隔歲來滷除孝婦寧無塚鄒陽漫上書所
傷吟猛虎何及泣枯魚縱擬炎蒸到猶聽破蟄餘

三

有田施子粒何稽問丁夫異地秦吉了空城尾畢逋生
兵零楚蜀殺氣劇荒燕可恃宏羊算天今數豈殊吉讀
阿斛吉字
胡音也

四

從軍聞蕩子南北亦無期天上黃河涸沙邊白馬馳落
榆不著土新粟況如絲一日安危得千鐘傳致時

送林鶴胎左宗伯暫假歸省

負劒追陪禮樂卿五雲三詔許陳情御筵稽古經初輟
容路逢秋夢亦清鈴索不驚萱草舍版輿歡度刺桐城
槐軒寂寞齋居裏其那孤吟百感生

送陳文是掌教南海兼寄諸里友

吾土之官易同年感舊勞宿名配乙榜眞卷貴儀曹不
倦雲中翼相從海上濤心知賢弟子多有妙音操

兩後東掖

西峰雨不乏東閣快相親鳥傍霏烟起雲隨曉葉新傳
呼移大內灑落出輕塵獨憶追趨步俱爲感激人

後湖

沖瀜不計畝陂柳許多侵半是丹樓影全消白鷺心虛
亭無向背隔寺隱高深一雨思新澣從人自息陰

喜雨用謝朓韻

朝上團雲閣閶疑旋看入地已淋漓白茅一沐寬湯禱
華黍三章擬束詩爽動夾城飛燕子濃深別殿溼臙脂
邏黃花口催番白草頭長年生牧地駝馬不勝收

復套功非擬收降意亦危只今誇豹獵似欲變旌旗西
插多兼并東江數叛離獨看口運去憑仗信天時

傳聞

遠土生何薄傳聞心益煩匹夫無懷璧一水卽招魂駟
養終鷹眼譏關失虎門南征非惹苡推轂敢云冤

隆德

眞成隆德變時事已焉哉大算縱橫失中興翅翼摧自
天生有血出世戰成灰二士殉皆去孤忠元不回和戎
羞五利罵賊憤三灾莽莽衝星劒蕭蕭築將臺秦庭七
日哭宋玉九秋哀只爲麒麟絕何年繪畫來

閏八月十五夜同吳長古院長姜燕及劉逢元二
宮端集馬園

秋色依人白玉京園林猶許借西清一官自笑黃楊長
永夜誰留金鑑明閣道蒼涼連漢影女牆搖曳度邊聲
苦爲時節一杯酒易遣風沙千里情

詠史

大樹無言自息機莫條有刺只鉤衣諸君若畏饑蛟起
拔劒橫流看伏飛

題太平漁長圖

黃木灣頭海氣連滄洲明月穩龍眠無心更擬元眞子
任展煙波是釣船

送順虎家兄宰貫縣步李太白中都明府韻

管譜蒼梧舊府君郵程先遣過家聞秋高旅鴈聲相切
日下仙鳧影自分懷古未封丹竈火望鄉不斷九疑雲
登臨記得茱萸遍數盡南飛到北羣

壽姚永言給諫封公孝廉

被服精華亦隱居側身淮海信忘魚陽春索詠梅花句
燈火閑抄貝葉書閒有白鳩隨刻杖可容駟馬及安車
十年自厭孫宏策并屬青蒲視草餘

爲陳湖仲進士大父壽時尊甫新遷國博

世家誠易識同姓復難忘諸子高陽俊令昆大父行受
書惟孝友應詔自賢良無媿公卿長兼難元季方喈音
元扈上舟木峯山陽風積天池羽蘭滋大國香泥金喧
賜第冠玉動名郎少小升卿字崢嶸祖德章研田逢歲
近璧水衍流長負局偕樵斧敲鍼倦釣璜出關爲李耳
入市卽韓康元有書千曰青窺藥一囊如雲鳩杖祝湛

露雉羹嘗脚馬初過里三鱣日到堂曾公從拜後孔父
益循牆南極衣冠氣崧高日月光看花逢甲子吹律中
笳簧聖果三眞授璃音八會颿方諸修桂樹圓海浴扶
桑怪爾雞窠出兒孫乳不妨

曾謙父以且園詩見投次韻贈之

爲園恨不息深深搖落猶餘半畝陰雪裏芭蕉偏可畫
柯亭椽竹有遺音蹁躚好爲舒長袖慷慨誰折寸心
一白詩箋才鬼哭風檣陣馬等如林

二

逆旅相逢只當家眼前開落幾秋花東方亦索侏儒米
寒谷非生博士瓜便以過都高相馬不妨入市小遊車
新詩忽動官梅興消息人間蘁綠華

鵲泉在香山蓮花峯下伍國開屬題

好事能將勝事傳茶經都合水經箋便因吾本青蓮法
重訂江心第一泉

二

轆轉絲牽只颺空清泠不著白泥中世間亦有如泉酒
堪摘孤根試碧筒

三

能從岳頂問三峰長奉金莖霄漢重咫尺香山消不得
萬盤寒玉落芙蓉

四

雲瀑樵西唱采茶道情三老便移家香山近日饒鎗鼎
掃拾蓮峰薤薤花方文襄湛文簡霍文敏爲西樵三老國開與何李二公交舊用以相期

直講紀詠有序

崇禎甲戌冬十月上連御講筵側聽細繹雪朝不輟
傳以春秋更通鑑進講時講官臣子壯聲韓宗伯日

纘姜宗伯逢元姜宮端曰廣倪宮諭元璐劉翰撰若
宰至是又補前經文宮嘗震孟凡七人蒙諭講書不
拘忌諱親批閣揭春秋歸賜一段正見當時朝政有
失所以當講後以此類推臣子壯仰觀聖學越度今
古非恆所擬姑紀述一二以志恩遇云爾

絲綸知講履聲閒正字鴻臚檻外班纔折一躬開起止
丹心吐出殿中間

二

稽首颺言一再申上容淵穆俯微臣情知齋室先瞻拜

五帝三王列聖人

三

衆流元意委滄溟爛火何當借日星長接儒生温故業
揣無新語聖人聽

四

中肝寸激矢臣愚即笑江陵直解粗通鑑盡刪閹宦事
幾能翻却帝王圖

五

侵朝傳奉出文華勞念微臣體數加巳午從容需講次
陳文忠公遺集卷之七　三　詩雪軒校刊本

直房煎渴一杯茶

六

我明經學統前修上下千年大義當更補詞臣尚進講
不虛聖志在春秋

七

春秋觸忌正無妨御札親裁重數行要見當時朝政失
悠悠袖手看冠裳

八

籌燈催取講章成退食尋思字句清不異大官供給數
頻勞天語喚先生

九

睿算雲西□退餘進臣連下幾箴書圖風亭上思清燕
不願功勞汗馬如　世廟西苑圖風亭落成令輔臣進講欲與邊功同

十

書箴舉袖若爲寬時值天顏一笑看對案氤氳香百和
殿櫺不覺緒風寒

十一

尊俎無能勸一籌兼資章句備宸猷講規刻日中書派
陳文忠公遺集卷之七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文牒分忙部吏投

十二

鵠立東華飛雪朝君王步輦出宮遙懸知青史揔圖畫
寵遇橫經勝賜貂

送胡南石侍御巡按貴州

英僚除目冠臺差聽唱東班卽往諧羅甸遙思持節入
都亭先見有輪埋不辭敬柱批單疏會信安苗化兩階
是處叫天俱尺五何言萬里易陰霾
汪生洲左司馬致仕將歸授其先公詒燕圖作歌

多懷舊之感

詄蕩天門乍可呼明星搖動應中樞勲名未蔽凌煙閣
都人看寫二疏圖如此歸裝良已足懷君念友衡山曲
縹緗只欲借留題傳示趨庭影數幅展玩尊思踰十春
手澤音容粉盥新一燈父子傳經夜襆被寒溫待試晨
斗升亦簉明廷對看子成名仕不再爾時清白畏人知
微言全譜思經在曾驅四牡遂遑將曾奉疏恩到省郎
扶杖瞻天天尺五陳筵愛日日初長至今開圖百感集
慈烏時動泉魚泣身都九列不爲卑兂望松楸勝瑒級
恐入山陽笛裏愁

馮楨卿給諫爲尊人青方新開園亭邀同盧本潛
都諫過酌

名園不羨辟疆同青瑣郎扶白髮翁盤上生蒲皆九節
花邊調鶴似雙童千霄慣灑湖州墨卜夜還談碣石風
舊客肯教狂阮籍獨持清賞就王戎

二

韋曲花開即共娛杜陵佳句不應孤舊來好事今能否
中有高堂天下無酒密歌長寒易借廊深樹曠月全鋪
願逢直省多休暇又度春風白玉壺

爲馮青方銘杖

七尺之笻五尺之童何以御之老子猶龍

觀黑帥還朝圖有感

閒關水草遠如期宛馬長鳴識貳師天子至今閱羽獵
上林秋鴈弋書遲

何象岡相公邀賞洞梅即望絕句

和月和煙盡一歡一杯杯到不曾寒要知京國春如許

爲放梅龍小洞看

送劉瞻甫州守左補江西幕

多爲軍儲費量籌難辭攝縣太倉州西江聽得吳儂語
統鼓雞鳴挽不留

望雪

臘節將過雪不飛四郊人暫暝晴暉應龍久蟄雷收響
信爾叢壇合禱歸

二

天意曾同一日風肯令三白笑田公紛紛占繇知何準

三

愛惜含英玉一窠露寒密暖底調和寄書黃耳休驚吠
香雪羅浮望較多

葛贈公專祀詩

人高鄉月旦俗下使輶軒小學方今授通儒自昔論陔
蘭當節媚林笋及冬温讓叔二分業含甥一本恩書緡
孔氏壁金攘管寧園有道須旌品明公絕輿援諸生半
魯國亞子直黃門皋鶴聲聞切山龍獻納尊移忠爲諫

草於道卽微言晦露扶風帳青葱下馬原不忘深永木
每易薦蘅蓀今日靈光殿依然漢獨存

雙塔

神島丹邱若箇邊西山雲日淨諸天雙藤僕僕巾車引
笑殺長安雙塔懸

靈濟宮

只當元都一度餘朝天宮在火煙墟馬蹄閧熟祈靈路
看演鳴鞭拜玉除

梅花

腹屋周遭靜掩扉故園蜂蝶到應稀好風窗紙須吹碎
得任梅花作雪飛

自是佳人不可期況隨病骨强支離今朝看著沈吟醉
年尾年頭總未知

爲顧珠巖給諫壽太夫人

自種忘憂色倍榮俱分擎露到金莖家筵易入江魚薦
使節眞迴天馬行閩法元常彤管籍薰修南嶽碧桃笙
山龍袞職多需爾問訊斑衣大笑迎

春日道院奉和王師相

亞絲牡丹

下馬金尊酒正勻啼鶯玉筯怨偏新豈因夜雨多媒妒
徹城車馬劇於此亦銷忙草色春侵院松聲晚韻方
壺將月貯寶鼎合煙藏卽使山中相還勞辟穀方

亭上

沙草連飛太白雲南征遙度水犀軍閒中一散機心事
留客楸枰過夜分

不使錢刀計亦勝牀頭無恙玉壺氷近添餌鶴三升粟
更供慈元一盞燈

三

多謝侯門接緒饒海棠紅藥不禁飄西鄰樹大東鄰蔭
雨燕風蟬暮復朝

送阮旭青給諫冊封德藩歸壽母

御仗朝隨出棨垣南宮簇簇動星軒劒圭帝子言無戲
如礪名山國永存漢節一花明濟岸秦碑積雨洗天門
有懷正好歌來詵得望扶桑引壽尊

別意

三五流光亦可攀玉笙清怨不消閒一裝好趁如雲出
莫誤雞鳴急度關

二

只向官郵說短長萬條煙柳任游颺未經暮雨梅巫峽
誰解猿聲斷客腸

攜手曲

錦雞喚紅日漾水絢青春垂楊十餘里樓閣不生塵燕
歲鶯年遂相慕鴉黃蛾綠新流顧誰家女雛好嬌啼舉

車爲向華山度

奉贈喬年伯

過市每攜游俠傳閉門長習度人經已知報國憑時命
卽論傳家有典刑聞道關南多虎跡思君雲表一鴻冥
黃鐘若協階符奏吹到喬林百丈青

部中褆詠有序

部署清簡聽夏木吟蟬偶同答和乃不自遏篇什遂
加其無辭雕蟲猶有童心獻屬諸同志以資餘翫爾

鶯

豈自矜毛羽穿飛亦鮮儔生藏嘉樹底日有好音流不
省金丸懼因辭寶瑟遊齊門側覽汝清囀若爲留

蟬

感爾能幽響如絃泛許長大都吹玉露一半溢清商院
敞風皆奏人閒睡不妨無嗔終抱木亦足答晴光

槐

斧柯曾不試新葉自紛紛一碧何如水層空只亂雲文
書森過日鳥雀晏爲羣遮莫驚絲竹簫韶習奏聞

燕

主人看物候往往寸心消海燕將春色年年一度遥
花時自喜帶雨即同飄爲憶張文獻吟詩贈隼調

鶴

翻連毛羽大來自海天寬啓戶雙飛至空堦獨舞看願
爲君子賞譜入素琴彈別有唳清夜相邀明月寒

二

側身終遠俗此地即長生臺上堪流顧花時得漫行乍
高琪樹影新澀玉池明多心光在非同飲啄情

柏

雙柏槎牙立看成龍虎姿香枝或見椒苦幹定誰移山
作將軍號春還老子祠化下仙時令生理露霜披

葵花

宿種多穿砌高花動壓林枯榮會有族蕭艾本難侵不
用迂迴照爭持徑寸心偶驚過夏半色比故園深

井水甘洌人來汲皆曰禮部井云

神仙開古賚風雨過閒亭猿飲如相接龍吟或可聽綆
煙秋葉下殘夢石林醒未必人間世滔滔有濁涇

二

沙窩偪近地新水引成槽涓滴分消渴關干見二毛衰
皇差識別桑苧未清高竊有羸瓶慮將無抱甕勞

紫薇花

紫府花臨戶丹砂爲結胎輕盈能自豔凌亂不勝開豈
以身沾著都非意翦裁舍人美詩句書賜遍英來

茉莉

鄉園離落物珍異即傾都三日香隨席前生頂上珠却
清炎熱盡可和雪霜無寄受南中載風流漢大夫

麝

風草能成性平坡似絕峯馴爲敵桷好養欲生茸身
踐三清界眠高百尺松仁窺奔走任此老閒蹤

榆半枯亦具古趣

昔賢論齊物不礙養生如祇是形容異相看歲月除風
吹漆塞渺星掛漢查虛便倩黃癡筆來添水石居

陳文忠公遺集卷之八

明南海陳子壯集生著

詩

秋痕

依韻答懷五弟

海煙來不近三月意長懸送鴈登沈淚忘憂背樹邊小
人思擊缶中婦解安絃江夏無雙譽何郎第五賢玉麟
傳信蚤金粟注生前拍浪楓銅鼓飛花戲玉鞭興拖雲
瀑幽動竹間蟬往恨消聽鴈時名等逐羶縱橫趁六

郎感慨繫終篇鹽說東西廨平居日月泉有人閒伐梓
無士不舒蓮若論紅顏在修琴賣藥年

送呂東川更部得假奉其尊人歸蜀

傾蓋逢人蜀道開交情千里即追攀固知荀氏爲龍種
不羨王陽整駁還夢起江
畫角吟餘春酒上紅顏
漢廷若論公車賜坐引仙郎第一班

報國寺

電火那看不壞身高軒云是再來人勞勞相送還相迓
碾盡空門浩劫塵

毘盧閣

三千法界紺光浮教識五城十二樓僧來指點前朝事
風起陵園草樹秋

秋懷

客邸憶鱸魚堪哭　尚書匣裏有文空罵鬼
山中無侶渺愁予

送陸季高歸平湖有序

季高莊簡公季子也於先人有言游子羽之知在畯
子即慈明季方之好中間變遷離合者十餘年相見

於京師道故念舊各自依依乃季高鳳毛未鍾年至
倦遊致其膺事主簿而歸子以職事不及祖於潞河
爲四絕句屢聲送之異日扁舟弄珠樓下作謔浪小
令也

千里龍駒歎路歧秋風一葉尊絲通家豈爲交遊絕
此日山王非故知

二

曾倚桐鄉作故鄉十年耆舊話甘棠春風縱自栽槐棘
不及湖陰一斛香

三

白首微名掉不回多男多事亦何哉陶家紙筆看如許
誰和高歌歸去來

四

煙雨渾如海上漚月光長伴玉珠遊功成何必逃名姓
任是龜蒙一釣舟煙雨弄珠並樓名
頗類吾鄉泛珠

老來紅

河陽年少數秋風投分元來金谷同無限含情君不見
一生贏得老來紅

九月十日過梁瑤石吏部同蕭寅齋侍御夜酌

似有佳期望翠微可無尊酒洽鄰扉客情澹蕩輕過節
人事參差未拂衣秉燭慣談三兩局防秋新報數重圍
還持共照黃花鬢北斗闌干海月輝

相逢曲

何許風花不出遊黃金偏壓少年頭長安大道相逢日
便作登臨一樣秋

小病戲呈梁瑤石

對酒當歌即二豪秋華作豔助蕭騷揮怀偶怯看蛇影

匿甕何妨問蟹螯坐嘯封章長樂曉沈吟思發廣陵濤
亦知昨夜清商曲日送關河雁字高

依韻答懷徐木之

斗酒三城易往還竹林樂地許誰班海濤欲試鍾期耳
梁月應逢李白顏暢叙幽懷兼近宅美遊清夜幾留關
耆書未向西河老得有移文自故山

二

別墅因依祇樹林激流植援得幽深扶風豪士春遊騎
天竺靈僧夜梵音但恐有人歌白石豈愁無地布黃金

名賢廬岳關興廢不遣蓮花刻漏沈

爲葉給諫題畫

百囀初調柳葉黃掖垣花綻本禁霜因聲翡翠芳洲伴
雙引凌霄玉樹長

詠文華殿菊

塵軟東華侍節歡黃中清借菊枝看普天合醉商飈館
散地教爲擊露盤

二

五色彤雲奉壽盃天章還望賜親裁風華韋綬輕馳利

不見亭亭講殿開時屢滄日宏宏有此紀

西室張琴

龍脅雁足五絲同自是秋商軼漢宮韻日南薦教搏拊
徐方先貢嶧陽桐
：二

別島蓬萊氣色深眞看山水學龍吟經陪遊豫操新曲
合有猗蘭悅聖心

宋御史大夫黃吏部各出上陵詩見示次韻和之

並馬新題繡笏囊諸陵佳氣發秋芳不孤旅食重陽過
因憶江州醉司馬琵琶曾否淚沾襟

未覺西山信宿忙塞上旌旗連太白城邊砧杵斷流黃
九天亦望遺弓在欲接遠鴻遶樹京

宿署感懷再次前韻呈宋黃二公

蚤悔長驅破浪艎扁舟那得逐吳儂斷橋粗泛園牆柝
寒被淒同禁殿鐘開口嘯空成畫虎安心降鉢亦眞龍
請看物候循環遍豈易青陽客感逢

新月

如昏如曉度孤窓潮落潮生映遠江宛轉未堪盈手贈
清虛但使寸心降從低遠樹烏三匝不缺排空鴈幾雙
處處關山盡延佇何其今夜和新腔

同劉半舫大司空陳玉鉉練任鴻二中丞夜話

命運有旺衰姿顏無美醜如彼退宮人三兩長門守君

行信比肩我生亦匪後莽莽闔闔關微弱何能扣羞澀
度星昏語聲低戶牖稱詩寓好音點易幸无咎古人一
飲懷兄此捉杯酒主爲開涓滴客欲放升斗暫弄明月
光差禁霜雪厚梅格與松標遂爲歲寒友

恭過萬壽節有述

顚倒衣裳自夢中泠泠仙樂聽當空九天尚覺龍顏近
尺地權將虎拜同聞有光華歌日旦心隨長久祝年豐
蓍書虞子何繇上吹律鄒生未是窮

獄中襍咏

搖蕩西風快一枝孤生形影奈差池絲籠枉自閒言語
教諷波羅懺未遲

二

公子閒遊倍自忙彼人呼入鬬雞場全看不盡虛憍氣
待祝終旬紀酒方

三

鄰壁書篇散漫開從頭歷史訝將來儒冠總被英雄溺
爭得咸陽一劫灰

四

伐鼓吹笙賽廟神流星熒惑閃冤燐青詞道士連章寫
能附招詳報玉宸

五

勸君中夜歌莫哀勸君歲晏莫遲回鶖籠賸演書生劇
好事教尋麴秀才

六

色味難分穢淨天百瓢同歃洗冤泉行歌乞食今何世
只當胡麻直一錢

七

木脫天高永巷斜朝喧乾鵲暮喧鴉春來牆上寄生草
偏笑元都舊種花

八

一紀鉛華等是空思君螓首任飛蓬似聞萬歲山前語
又近朝元舞蹈同

九

微軀久抖爲當熊豈意丹心應白虹好在鄴家莫延喪
到頭休論徙薪功

十

相逢輕薄鴈秋雲睚眦何來一路分江夏不憐狂處士
灞陵曾辱故將軍

十一

夏勝畫從弟子參公明易是老生談算來只有枯碁道
一事精靈百事慾

十二

半楊三生石上安女兒休問淚闌干嚴更夜夜催鈴鐸
曾記風迴寶塔壇

十三

粗粟無多攪夜聲東方勞傷氣樓明而今鼪鼠穿墉慣
三尺花貓黠自行

十四

夢逐儵鱗共出潭大夫猶解舊時驂不逢海上安期子容易丹砂絕世情
便帶鄉書到嶺南

乙亥除夕

鼓聲無那動人眠燈燭休煩起竈煙親舍八千難計日
我辰四十不知年平安尙記雞豚社解脫翻爲文字禪
聞道宵衣還避殿願生沈水御爐煎

二

曼聲於忽短長吟坐起星移柏檟陰身外風雲從變換
靜中魚鳥好飛沈青蒲涕淚黃門業一塞遲迴十載心
又報江南路多阻得歸無怨大春深

丙子元日

我皇御歷九囘新環佩聲中想玉眞對影若爲羞舉燭
因風不敢望司晨當時鴻爪空遺雪取次花枝解笑人
獨有加餐相感激今朝權與當盤辛

二

萬水千山悵獨行烈風雷雨黯多驚蛾眉却悔閒圖畫
蝸角誰從息戰爭一往年華矜自愛祇今生計澹無營
得逢海上安期子容易丹砂絕世情

題畫

幽厓峭壁掃蒼枝雲根雪片立離奇其下三秀挺芳蘂
天教靈實對伴宜能將妙髓筆工施蜿蜒高閒不可羈
平明或有乖龍窺紫烟青牛詫是誰請詳百十零於斯
八千春秋以爲期

借書

多是儒生意未除衝星欲出暗蕭疎世人只解傳黃石
來讀將軍連屋書

題三教同局圖

三老何曾定一窠雌雄子勢更如何縱橫太極從人看
莫誤閒心覆局多

題馬邢畫

彤管絲絲淺澹緣研光斗幅欲生煙因風柳絮翻兒戲
靜諳知吾石幾拳

小字

小字呼來暗自憐背囊無緒向人前誤因薄命泥中戲
浪費成都十樣箋

二

名士風流未信無輕分青眼到菰蘆酌將升斗西江水
爲泣前魚淚欲枯

三

靜夜名香且罷薰梅花渾和水仙羣蛾眉新月從渠學
休放歌聲隔壁聞

四

金銀氣色望何迷徐福相從盡此兮無緣化作三青鳥
待報銅池羽仗齊

無題

將爲情深喚奈何梅花羌笛墜吹過銀牀似覺牽絲短
蠟燭無勞濺淚多咨與孟嘗終返國家鄰震澤易生波
看州學士聰明甚不及田間春夢婆

二

泠泠霜月颯扉開可是佳期薛夜來寶劍足爲如意舞
明珠長作報恩胎色絲幼婦難爲字暮雨朝雲別有臺

莫誤秦川寄刀尺芰荷依舊稱身裁

賞花詞

匡牀斗帳淨無塵小有花枝逐節新幾處花飛不成醉
眼前看醉賞花人

二

脈脈含情望阻修風光到此伴清遊誰言不敢思公子
能寫花枝一段愁

三

九十風光度曲賒相逢大道問君家婆娑玉樹參天柏

饒笑尊前頃刻花

看燈

恰捧摩尼到掌中隙光未恨照偏窮侯家多少閒燈火欲傍深宵化彩虹

二

春山自有碧雲凝無限心情儘似氷窓際落花春不管教人沈醉幾宵燈

賦得楊柳贈李生

誰省新知卽故鄉流鬻千里逐年芳青青好在章臺色劍氣微茫貫索開南征一夕盡餘盃天生七尺疆場用勞向三眠問短長

二

芳草驕嘶白鼻騮玉河東畔酒帘斜今朝風物輕盈得看是楊花是李花

瓶中牡丹

飲日眠雲有剩枝春光強半此披離又添一段繁華夢戲蝶遊蜂莫遣知

二

多豔多情絕代粧如何釋恨擬昭陽一窓光景陰晴易就看花神亦不常

三

今雨先生不出門名花相閔兩無言亦知中土傾城貴莫誤江蘺楚客魂

題朱成國像

忘却貂冠是角巾蕩搖青翰碧湖春若因山水調絲竹千樹桃花爛醉人

送練任鴻中丞出獄赴戍

劍氣微茫貫索開南征一夕盡餘盃天生七尺疆場用春意平分雨露來好事定添流寓傳故人教築望鄉臺可憐百二秦關險不比梁園竹數栽

爲送戶部題壁

海盞樓臺望幾虛那知如此卽吾廬願生淨土因持偈人在深幃解讀書簡點來禽鉤法出殷勤煖鴨爨煙餘從過不飲陶然適但撫無絃亦起予

聞練中丞謫連州再送二絕

山擘芙蓉瘴欲收歸親堪作嶺南遊卽今天遠多回顧不必同人易播州

春雨蘼蕪滿路芳秋風一葉下湘潢遠遊是我江關路
不擬懷沙異雒陽

俞戚二將軍歌有序

爲俞武襄子谷皋戚武莊孫司宗世閥猶新八尺魁
然不爲南北効一劍之用而長分網目酒間作歌以
屬俞戚亦以自寬也

抛書擬學萬人敵豔說南俞與北戚棒法精靈揮少林
鴛鴦陣脚無堅壁倭虜稔知嚇姓名流離解道避鋒鏑
其鄉人陳子以憨獲罪執手許君引滿曰爲我賦詩

酌酒滿巨羅提攜復少年坐客且停唱請賡蜀國絃爲
君好顏色桃李春溪妍爲君開刺繡花鳥動翩翩輕登
九折坂慣下瞿唐船揮手百如意規矩盡周旋相於亦
古禮自異桑間緣悠悠衣帶中誤將錦字傳微衷倘不
察棄擲等浮煙瞿唐與九折此中信倍旃昔爲羣所妬
今肯爲誰憐衡南渺迴鴈西川咽杜鵑借問梁間燕飛
飛在眼前欲竟此曲起長歎爲君雙淚墮歌蜀道難

揭陽許君班王令蜀且調爲忌者所邏繫論部獄值
逐巡奏蜀國絃一章已聞許君對簿有詩帙亦以蜀
絃名者則此詩若爲之更其端云嗟夫以詩對簿誠
爲雅事然亦眼中金玉屑也藏是穀非不若雨忘而
化於道且既有許君諸詩則此詩尤在所廢耳

詠獄中柏

廟前四五柏矚望檢檻析磊落含徂翠闇憑訝新稊君
看幾霜露積此香林齊喬木亦有時以待來者稽使遂
神明力挺直拂蒼霓盤桓炊爨下蕭疎臥影西圜中草
不茁足爾據蓬蒿奈聽枝間鳥烏烏望母啼

古意

驅車上太行不戒成蹉跌漸近嫌鼠間信步皆媒孽梁鴻解作炊猶不因人熱悲哉翟氏門貴賤交情別而我與百舅斯人幸未絕亟欲免組紳扣闇代一雪竟此歲寒天又負鹽陽節夜雨溼蟋蟀朝林噪百舌井中亦有芹何時任採掇

湯叔寧司理釋縶復任軍前監紀詩以送之

未解憂天客思縈俄驚雷雨散幽樊書生實許晝麟閣使者虛疑司馬門爲郡兩河堪涕淚束身三月更飛翻笑始蘇城畔客同船空聽夜深鐘

題水月菴

觸熱逢人自不勝闔簾茗飲當去聲敲氷失途時現抽衣寶欲濟渾如禁足僧蟬引一弦凡響寂柏臨雙葢妙香疑亦知過去皆漚幻莫話從頭有葛藤

聊城

徵黃借寇看流輩曾否人銜國士恩

潞河感述　以下歸舟草

東海名雄百萬軍城頭一矢遽秋雯爲因輕捽從衡舌十二諸侯待解紛

張秋

夾道看人叱短驢青門楊柳肯蕭疎開籠寵過乘軒鶴得水歡深涸轍魚天外先馳生入夢匣中教卷未焚書一泓無滯慮合傍鳥聲幽山小初開面雲飛欲竝頭枕興公不爲輕饒舌那得尋君賦遂初

掛劍臺　酒州睢寧各有是蹟茲張秋

草成劍形特異故賦之云爾

一

誇著身名倍自傷千金還恐計乖堂宮闈慈念頻申抹魁象氛占獨厭禳陵谷流遷非我事笑啼澹蕩逐人場虛言奇服生來好不以酬恩欵許長

夜蟬

要識徐君是故人

枕簟懸崖一倍清颯同胡蝶夢中驚非關捲舌傭清晝
爲續高雲未了聲

南旺

指點職方來禹貢尋思神物表河圖遊心不擬空濛甚
野蓼花鮮南旺湖

月河

瀲瀲鷺鷥逐甚忙儂家漠漠水中央東行簫鼓西行輓
一路逢迎便不妨

南池

飄泊詩情濟水波津亭無主一經過青氈悵憶依還舊
零亂芙蓉草露多

太白樓

一抹青齊到酒中黃冠暫與謫仙同任城風月長如此
曾黃金寵紫極宮

發濟寧

思從浮海客亦恐負滄波城閘穿天井溪橋得月河仍
聞築孤子一唱采菱歌細雨悠悠去帆前野色多

夏鎭逢姚崑斗同年

流水東西畚目安南陽今下問新滿一艙衙晁呼耶進
抵是京漕寸寸難

駱馬湖

亂水無情潑大荒鳴雞聲隱鼓聲長柳家渡口人爭渡
不認荏苒俠少裝

七夕

青口回流濁浪經三朝二暮雨冥冥津頭空復閒延佇
忘却秋期第幾星

寄何采侯

近濟鄉心長復消通城如候粵江潮計曹公暇來能數
河朔杯深興欲飄桑柘幾家流水外木蘭一曲暮雲遙
不知策杖天門頂飛夢時時度鐵橋

遊金山

靈標矗京口奇壁絕江洲歸風受海潮搖日行天際二
儀動翻瀾鼓作東南勢枚客虛郵駭郭賦尚零細觸眦
矗紛橫蕩胸鳥孤逝卽測馮夷宮且鄰多羅寺香氣越
浮游塔稜縱高厲漂爾金蓮華吾所挈其蒂驚覺州岸
人三朝失晒睇稽首大願王施此永無畏

薄涉北固山登凌雲亭有作

煙霧襍松術嶠峭出雲軒坎巽偕邀駭金焦相吐吞三山邀託慕一感荀君言嬴秦事望洋見少安足存赭衣伐朱方馳道隱曲村蕭條戰伐墅荒歇豪華墩遠分荆楚潜近擁建業門巡駕跨雄雉飛兩挾神龍我武一何揚相第企旌旛運輓漸今逼井春靡昔繁徐淮多淪薄南北肆流奔菰蒲薇新田牛羊齕古墦肅肅沙中鴈嗷嗷巖後猿一寄數奇子渺若孤蓬根誰將去國歎傷我清秋魂既尋范蠡舟斯返仲蔚園

經慧山遊眺

梨谷梅林渴不消頑然生意一癯瓢船輕坐穩吟秋水爲試山泉更度橋

二

囊底曾鈔博士經可知嚮味半南零爲人一種多區別漁父滄浪笑獨醒

三

紺宇栽松幾易鄰華園歌鳥一聲春題詩莫問南平客只許青山作主人

四

山上茶煙衣上雲不驚形影碧氤氳迎翔十步梁溪子野雉仙鳧乍作羣爲無錫令陳君楫跡來就也

始蘇哭年友姚孟長時亦有文大學士之變舅甥

同落海內咸傷訝之

孤客憂思少自揮吳門風雨奈多違書留護法金湯在人並同心白水歸蕉鹿夢殘呼不起弓蛇影杳悔全非素車正及當年約爲問西州更墜衣

舟過長水折六次爲平湖縣先奉常尸祝在焉感

逝傷中乃不知其涕之和墨而成詠也

雪淚長盈越水湄追趨官舍度花時公車一往三年計負版新煩故老思筐篚相將同釋菜星辰何許望爲箕傳經亦有諸生在會爲王褒解廢詩

二

望及桐鄉賦大招懸知華柱定歸遼衣冠欲晦龍蛇歲松柏能喧鳥雀朝一字延陵褒不細兩行峴首淚難消餘生可但慙鄉長又觸孤懷斷梗飄

西湖遊泛

相思淮海易成翁來話湖山幾箇同桂裏烏生方八九
蓮間魚戲更西東豈關別意渭城舊未免多情水調工
驚颯六橋天似曉恐吹清怨入雲中

二

便因湖曲試投綸水濶山長正問津名蹟風流隨往矣
芳洲採擷又何人秋懷不負書千里地主難消醉一旬
若比錢塘潮有信朝朝開老木蘭身

西泠橋看月歌同陳仲因賦

蒼天倒臥芙蓉影雲佩無聲桂華冷自是明湖一碧秋
無人解向理煙艇林逋放鶴鶴歸乎巢居四照供畫圖
蘇家文采落杭州軒雄直逼秋光迥荒墩或指六一泉
石罅又疑參寥井遨遊何限選闢干香脂逐隊對修整
總賸澹淡浴鷗覺無賴蕭森入藻荇乍將鼓枻發滄浪
倘許懸瓢事箕潁桑海未知多變更今故從看卽醉醒
南征報道鴈更徂上方不聽虬漏永宵深渾奪水仙魂
要與弁娥鬬奇駿自然灝氣凌風翰縱橫絶跨雙高頂
一蓬崩雲裂石聲亂空碎盡琉璃靜少須剗却十二橋
還遣波心突孤嶺

遊三天竺憩酌冷泉亭同錢瑞星翁水因翁叔朗

沈漢圭錢賡明吳宏文兄弟

山秋日以親客行至秋仲蔡薄間疎森霜色微輕重灌
木多噫噓慧蟲相喚弄蹄邱願未銷入谷心互動更看
九里松乃歷人天洞涓淨石乳流合沓海潮送超忽薝
蔔香妙善蓮華種花龕奇木身普是聲聞總不異四大
緣揖受十方衆當指繞煙巒密意抽衣縫底是薰修人
初回塵勞夢媿矣方導師輕扶籃輿從

二

林石轉幽演輕陰未迴薄三天靄繚繞一鷲飛崖嵁巇
洞解延景磬曲復軒廊壽藤掛蝙蝠山果騎猴玃獅象
已攢列青蒼自雕削增施千佛形匠斧亦太作雲液澹
山甌苔衣翦游屩供寫枕漱情大槩心魂濯行歌野衲
偏豈勝桂子落近知玅賞同方稱道朋樂掃蘚續題鐫
班荊踰梧杓北岫有餘遣南巖竟采藥

韜光菴

靈隱至今疑名菴結在茲欲窺江海際還翦竹松枝自
守高招衲金蓮小有池經遊帕相失登頓豈言疲

宿吳宏文湖上樓

秋風餘十度燕子爾輕過鄉思登樓減湖光下榻多花開雲母帳詩付雪兒歌已自邀延甚幽期更若何

翁叔朗館葛嶺之麓夜集有作

好尋副墨子更一水雲區古蹟安雙寺新堤摺雨湖螢燈颺流轉漁唄響虛無爲報琅玕實因之下采符

二

鄉木疎山閣秋鐙靜夜幃七絃風自操一妙爾應知河漢斜空影關山故國思子牟心倍苦近闕有旌旗

江頭

望京露布斷聽越竹枝愁時候潮俱改霏微島自浮棲君子意瑣瑣旅人謀即辨魚龍服何從曲直鉤

懷王登山有武安塔

越風知已遍江國正無垠一塔分圭表三天示寶輪此鄉雖可久千思較誰親俱見山山頂何孤吹帽人

重九後二日信州關蓬石明府邀酌一杯亭

亭故趙忠定汝愚祠郡人德公將捐日尸祝公觴客其中詠且樂生前一杯酒遂撤像而以名亭云

微茫一水界磊落四山稠勝益登高後名偏任達留候煙遲塞鴈楓葉下沙鷗亦作將歸客難勝此送秋

二

節後花難見舟邊酒易攜空江飛雉堞遠樹趁雞棲朔氣知秋甚軍聲出郡西共將鄉國念蕭瑟晚猿啼

南浦不泊

秋色何迢遥漚輕艇艋搖多爲名姓累遂異友朋招霞鶩堪孤起風犹得竝驕南州紛在望興寄一長謠

後對菊十絶句有序

根株微弱年時屯折前度歸隱家園對菊賦詩十章今於忽之聲北諸詩騷識者審之矣

蒹葭水落冷秋霜鸂鶒山空鷓鴣暮芳近嶺黃花倩相見田園歸計就爲長

二

斜風細雨動淒迷暫就旗亭菊不低艇子木蘭張翠被爲郎珍護藥初齊

三

窈裊輕周十歲寒似難栽植易摧殘孤根不肯隨蕭艾
瓦盆安移碧玉欄

四

登高重惜是生辰老稚行園嬉菊旬何事餐英不成醉
倘留江國賦靈均

五

四海交親枉記存泥封開試酒盃溫十千總向花神酹
胡蝶驚飛一枕痕

六

鏡下芙蓉異昔顏空篌一闋浪如山秋風猶似憐雙鬢
此度花開不當閒

七

會醉資盤出九天黃花分擲等金錢怪來張翰無佳句
剩得風流補逸篇張翰詩黃花似散金亦自爾爾而李太白遂云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或亦偶有契也

八

朝漢臺邊宿霧收呼鸞道上拾芳遊登高懷古須千里
人健花明並一舟

九

世上枯榮石火飄年華會否駐松喬生憎薛荔蓬山鬼
無恙長鑱搴藥苗

十

歸去來兮自有辭非敎紙筆與男兒如今始見閑花朶
不擬扶鋤學賦詩上延亦成一詩

放鯉行

客舟歸及胥江口晚潭急槳逢漁婦艇邊一鯉三尺强
倒側驚衝欲回首奮鬐拍腮如有云微茫颯與江波瀏
問婦所需日幾何相供釜俎只升斗拋粟勸婦縱此鯉
疑我不誠嗔弗受恨難截致一江魚東灘造梁西灘守
吁嗟皇天好生豈獨予鱷雨腥風亦時有慣知腸腹迺
細故徒勞氣力中餐否汝又予放事之常心固許魚不
可負舉手揚聲送鯉去羣漁倀倀又無處青天何必龍
門遊從容但戒來時路

誄

陸景鄴先生誄

原任陝西固原道參政贈太僕寺卿景翁陸夫子去歲八月隆德之難聞於京師咸震悼朝著其門生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位向西頓擗失聲於時天子重行郵錄而子壯視禮祇載仰承是未可云師弟子之私也御祭有制皇哉厥辭有司將致于靈次大禮告成敢又申以不腆之誄曰嗚呼山摧水涸九原聞矣左抨右批戈戟鏗矣觸聲奮厲髮髮伸矣一息千齡而血新矣嗚呼斯之典賊以遲爲功需子飲食馬牛其風雖不見聞亦足以容人皆云然而怪莫同嗚呼飛虎螣蛇有繁其類張吻磨牙莫之或畏彼亦一隊化爲犬豕亦莫之制婦女市幗亦莫之媿惟靜寧之宵解亟隆德之失利豈犄角之不齊誉良馭之憤轡嗚呼鼜扃鶻搏螽涌旁皇闖滿繁弱以獵四方東南傾蕩西北簸揚曹丕之才十倍北海之志方剛載笑載言呼號激昂紀其一二云胡頡頏蠕蠕緝緝而孰與共營於此疆也嗚呼辛酉之郵不識耶曰多事脊脊何不朝食悠悠髀肉旋生將麾戍月抵潯陽之九派維江藩之磐石紆鬱折而徙黔力艱險其奚惜揮萬衆兮若空三山苗兮失宅乍見日兮信猜陰其雨兮長積鬼方不可與居兮東又涉而曳鄴塞不才放置於海濱兮尾采齊之餘跡竝王褒而廢莪兮咽馬援之哀笛人生亦曷有初兮貞尤秋而遞迭嗚呼靈出壽張蒙來東平擁馬道左洽祖于城跨百雉而雲翔綜曹□之風聲思儁健其有餘話唐忽乎未明切反側之梯緣創落酒而沾纓款徐申其云何斯割矣而長征嗚呼尪東之人又不可與居兮急牙璋於西陝繇固原而前鉞於寧夏兮旋推轂而沮免夏徂秋而焦鑠兮頃升勺之餘喘舞翩翻其若

縶兮曼予其浪淘之駭轉終不忍見此度兮寧一逝而莫返嗚呼小慈何便大悲何愆溝谷嘯答二弁在焉光輝憟慄風馬電鞭會不頓期而達帝前辛壬癸甲委蛻猶鮮桀膺頡顏不其灰煙嗚呼引稽山以歸來寃秦關而婆娑昔養士之孰存伊菱弱兮洶沱貊九閽之見別今日忠烈之可嘉愾聲容而飲食兮吹竽笙而登歌整冠裳而鎬滕之兮立翁仲之嵯峨紛白檢之的皪兮耿列耀以無磨嗚呼莊爲施而寢言兮牙因期而罷彈彼屈子之得宋玉兮魂又招搖於湘干吾孰與脫屣而閒

閭今將想乎靈之所安虞卒哭又近於婦人兮臨西川而長嘆嗚呼哀哉尚饗

明南海陳子壯集生著

秋痕

記凡三首

從乂軒記

禮部穿廊之右所謂右堂火房也齋于斯省于斯飲食憩息于斯諮謀贊襄于斯維時南海陳子承乏右堂歲餘有修署之役瓦墁堊飾方新堂官執例請題楊爰於其前軒而題曰從乂閣部公卿過大典禮借止斯軒或見名義意之不得而難之曰洪範五事言曰從從作乂蔡氏順配五行謂言揚火也火以棘禮而伏生傳又以言屬金而視屬火則甚矣五行之紛如也子所職禮也而獨取乎言之從何居曰如以禮則書所云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盡之矣而予佐禮弗閑者豈以謂是也夫天下之不工言莫子若也予諦思夫從乂之義而楊於是將朝夕出入焉而庶以自儆砭云耳豈以謂是也且夫辭有簡而該博理有精而旁通一篇之中所謂乂用三德乂此而已所謂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從此而已夫疇天子之疇也而臣分隸之於五事而舉一誰曰不宜且也官兼講幄日說理陳義於上前自堂牒散後焚香而屏慮訂擬疏講先期封達牘識靡遺攷音而熟演之以幾希乎啓沃之一當皆言之爲効也夫是以仰而企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是以俯而致也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當此之時貌也以肅思也以睿視聽也以聰明而哲謀皆主德之所爲純備而爲臣者之難以對揚也則繇斯以談五事之以敬用而禮之無不敬也舉而槩諸又誰曰不宜客曰雖然子之齋

省飲食憩息諮謀贊襄于斯也不啻親自都建而有部有部而設左右左右設而火房系之而子於今處一焉亦傳舍等耳徒以已之臆示何也曰子所謂親吾不知其親也而所謂傳舍又烏知傳舍哉且夫人生百年自釋褐以至懸車多則數十年止耳爲事若事也者雖傳親也爲不事若事也者雖親傳也是故大則父母而出則君自茲而外竟是皆孰親孰傳者而寧獨一軒卽斯軒也以爲親前此者因是矣後此者因是矣如以爲傳舍則前之人不及更矣後之人又不暇更矣夫然而軒

與名皆可永於是略詮其義而命堂官顧可久并書之以記載事

罪言

子壯待罪禮官不日不月憂心悄悄不可殫說念太夫人甚曰歸不得因爲宗才改秩一事展轉反側苟不至重罹中心訢然還一官奉老母疏三易草稿成簽之吉謀諸賀宗伯孔少宰咸贊之屬質成於署中黃宗伯贊猶賀孔也有間黃宗伯曰大疏如許而遲囘不上非以不佞故耶不佞姚公又不能成公志是重不佞

之媿也爲感其意而謝之於是齋沐以十一月十六日親齎疏上矣時上脩省齋居武英殿聽數日傳改票又聽之數日傳有非祖間親欺罔恣肆字樣且下駕帖廷杖矣是時內閣嚴峻閣吏小有不密者治連未已而票語乃得傳于予心已異之越二十六日奉旨宗室有文武才能考驗換職正宜公同詳議妥確以聽裁奪陳子壯敢於非祖間親欺罔恣肆著革了職刑部問擬具奏

身叨九列服事講筵不能仰體聖心至激雷霆是子壯之罪也前之大臣付刑部者有矣聞以事未聞以言也以言自子壯始是子壯之罪也旨內止曰問擬則是席藁在寓聽問擬於刑部也似矣而政府使人謂之曰昨疏入上改容推案此番嚴旨可畏宜小心就獄不爲屈辱毋自觸強後悔無追也予猶記漢史周堪劉更生得罪召致廷尉帝不省以爲繫獄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然則召致廷尉即今之刑部問擬也於是繫獄之說定上延輟食痛泣跪請曰大人公忠許國勞苦若此兒將爲大人申雪萬不得達則擁母至朝房挽閣老之裾哀號十日不得則號廿日必脫父然後已予叱曰童子何

知而輕此言也家書報太夫人乃嗌咽不能作字強錄上疏之因奉旨云云當有歸期以俟後語耳儀司郎中吳君之屏祠司主事李君焻門生舉人陳之遴內兄監生黃遂來視以家口囑累之皆揮涕慷慨感動路人提攜兒輩送入圜門夜炊於孫君稍儉一居官監舊有南庫北庫自官多庫隘彼中牢錮如某某者增瓦以待後入要十緩而得數瓦初覺身之大於地也久之身小而地大道家縮形之法禪家觀想之功於此乎悟則海外神山極樂淨土亦復如是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正謂此矣遂欲取文王以下人事稍著者編爲獄史以劇心不果我思古人名位勳庸赫於當時其言高行博聲施來者道此固不鮮也而何有於予鄰壁亦有韓非子太史公書太白東坡諸詩文隨手覆涉以自遣餘則彈琴一曲濁醪一杯與劉司空命一詩俞將軍布一奕而已將軍奕下予二道數北更崛強不降也劉司空北人操南音悠揚多致有琴歸纍下餘能幾鶴到籠開傷已多之句字畫蒼工皆所謂猶賢乎已者耳或就予談性命之學不應上延曳短後青衣伺候邏

輒羣於蒙頭垢面桁楊桎梏中朝而臺饘夜而視寢顏色黃損察其故歸邸則面牆飲泣時作癇厥入省侍則少瘥黃叔人又善病上延時其亟則與傅院使謀湯藥瘥則與諸門生計出父也可謂焦攘一日博平侯郭君振明累屬其私附耳曰無憂也皇爺宮中間及若事聖母娘娘正色而言帝欲平治天下奈何殺忠臣至於亟賜轉圜使言而未當亦必存懲戒之款譚而恢高渙之詔恤講讀之有來告者圜中人因來詢子子抑之曰宮中邃密外人雖量當此三陽履泰載啓宸幃頒寬大之澤勞政惟其時臣言官也夫亦恃其所當言者冀無失言那得知而子乃爲耳食所眙時將屆萬壽節又履端節

責惟皇上俯賜惠聽使天下曉然知聖主本樂受言不
至以言爲諱奉聖旨陳子壯自問擬奏奪徐之垣不必
瀆陳自是六科頗繼祖等十三道林棟隆等皆有公疏
而吏部尚書謝陞等太常寺卿李日宣等公疏繼之旨
略如前於是三月初五日河南司郎中董嗣樸初七日
刑部尚書馮英左右侍郎朱大啓蔡奕琛兩詹城隍廟
鞫問廠衛挾卒環立子壯叩首龍牌供辭云世受國恩
蒙我皇上再生賜環以至今官誓將竭忠圖報妄謂國
家大事職掌所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愚戇自取

罪戾就繫三月淡思創艾雷霆雨露莫非主恩總之投
誠歸命於皇上一聽執事之具覆而已不敢復辯問官
默然是時工科給事中郭君九鼎漳州府通判朱君統
鈜各有尚疏工部侍郎劉君宗周戶科給事中汪君惟
效御史葉君初春庶君爾選金君光辰刑部主事錢君
啓忠條陳疏申抹不一而劉君宗周以枚卜召入班行
義形於色朱君統鈜以宗籍選授排羣咻而申公讜尤
人所難云刑部初擬杖百准贖凡五
閱月出獄時丙子年四月二十四日也而唐王聿鍵先

忠其一也獄原自詠樂辛丑置行在刑部於城隍廟西今惜薪司之址正統辛酉改建刑部於金城坊而獄麗焉地窪如盆淫雨多浸幸不値時雖春分草不生蕪不來中有廟祀獄神爲皋陶相傳坐繫黃門北寺獄皆祭皋陶云左祀火神右祀閻漢壽後又於其旁增供大士廟門柏樹磊砢井鑿自某年孫主事某名曰洗冤人皆德之同時則張總督我續劉總河榮嗣陳總督奇瑜練巡撫國事楊通政建烈鄭吉士鄭吳御史振纓盧御史經張御史壽祺吳吏部羽文陳吏部觀陽董吏部直

慤鄭吏部鳳來萬戶部國寧宋戶部開春趙戶部秉衡王戶部珍錫倪戶部嘉慶黃戶部景昉曾戶部燦鄭戶部昭封胡工部連爲工部權奇楊評事鼎樞由布政紹勞張參政榜采申憲副爲憲胡提學瀚宋僉事之儒戈僉事尙友鄭僉事寅苗知府自成鄭同知師元湯推官開遠周推官志昌王通判濟額通判咸淳孫知縣曰紹賀知縣儒修梁知縣衡許知縣國佐成知縣德孫知縣鵬喬知縣序李知縣嘉彥李知縣春華牛知縣養傑毛知縣呈瑤姚知縣麻諫知縣毅宜知縣謙朱勳衡盡臣

項揮同震俞總兵谷皐徐總兵鎭鄒孟總兵道邸副總磊張副總應時張副總致雍曹副總九環戚都司司宗楊都司如桐林都司天庚程大使品而宋司禮晉鄭東廠之惠亦在書官何也罪之各以其官也其因申抹而復職監紀者湯推官開遠允徒而復職者張副總應時也允徒而出獄者吳吏部羽文趙戶部秉衡允成而出獄者練巡撫國事楊評事鼎樞也其擬上而駁者不勝駁也從錦衣衛送刑部者盧御史經胡提學瀚從刑部送錦衣衛拷問復還刑部者張御史壽琪也病故者張參政耀宋苗知府自成孫知縣曰紹張參政病革曰見弓吏部省矩爲其居也乃弓自經之所其故也恰周年正月十五日異也十二月初四夜有火光大如斗行獄中衆皆驚呼初六日辰刻日旁有三暈久之乃散正月十五日昧爽月食三分皆異之可紀者也自予未蒙譴之先觀象者云三能晦蝕而以子當其應閩人有鄭仰田者以術行京師人比之管輅就獄中筮子曰疇昔之筮不吉耶而又何筮爲拈壁間盡示之鄭曰晝不宜施此公豈宜至此耶然公之出獄必盡四月晝字類之矣

其言多牽附亦頗有奇中者一頭陀竟不知其名無冬夏赤脚一衲乞鉢長安街得則入以周羣犯羣犯因負贓而累歲不得出瘐死者不勝數也予擇其贓約者代輸之等而至漸多則募於諸公力輸而速之出者亦不勝數也是皆失其名亦不欲名之也

遊金山記

崇禎丙子七月庚申自瓜步渡楊子江既入京口別駕劉君迓予之有意於金山也乃選江舟劉君先至導之禮大雄殿憩禪堂酌泉中冷飲於洪公祠待景稍薄然

後歷磴而登藏經閣旁爲留玉蘇東坡佛印像在焉漸飯罷經臺殊軒敞可觀郭宏農祠則荒然蹐於金鼇峯之頂爲慈塔馮高醮酒北岸淮揚輸委南則京峴北固諸山綿亘翔翥而接其上龍盤虎踞爲金陵三國六朝之所偏安我朝王氣之所獨鍾乎而焦山即當其下流檣烏與魚龍出沒潮汐以注海門又宜乎曹丕有天限南北之歎謝朓有日夜未央之悲也自有此山晉破苻堅俘其下韓世忠亦以八千人敗兀朮數萬之衆左思吳都賦云嶋戎旅乎落星之樓蓋形勢之地靈之劫

順良非矯誣時語次未竟而風物轉厲矣乃循覽頭陀巖唐裴頭陀開山獲金於此驅蟒蛇亦名蟒洞復循洪公祠得玉帶橋可周迴山足返舟既濟浪乃遂大作是山也來自五州山至下鼻浦突出江中不可摸捉晉名獲苻紀事也又訛瓦爻曰伏牛曰龍游者從其類也曰浮玉與焦俱也而金山則梁天監中即金山修水陸儀已有其名不因頭陀獲金始矣中冷泉舊在對島郭璞墓之下相傳龍王語入定僧寶印汲水者有污龍宮不宜震動與輪藏巨鐘並禁謂之三禁故鑿今井此亦寺

僧因取水之艱神其說云然井去江丈許而其水乃高於江水不可謂非異也類集云水至金山分爲三灘李德裕所取爲中冷水記從南零蔡祐竹窗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灘是數者孰知水之正處張又新劉伯芻皆以爲第一泉矣陸羽茶經爲第七又孰知水之正味哉玉帶之事按洪覺範僧寶傳載蘇公得釋還吳以書抵佛印禪師了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獻偈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牀贈公衲裙公歡喜以

玉帶作二偈酬之而俗傳因借四大爲坐下轉語不得而輸帶者妄也今妙高臺下猶有公爲元書楞伽經遺址因憶吾南海靈洲亦名金山郭璞所謂盛衣冠之氣者而公遷謫過其地題詩曰靈洲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記妙高臺此二事可以互見然大都善此山者不在山以內按圖而求故諸雄奇驚忽變現排蕩於山之周廓無際者而我於中把受焉心魂不爲其所易則幾希矣予弱冠遊海內于今二紀渡京口數四矣或王程之逼

或風颿之駛每倚棹而望一若相揖乎金鼇之背也今蒙塵恩釋蘗而南遊蹤跡頗遠復有劉君殷勤以成吾志如使先酉風於午遊其可決乎哉凡物之情久而後得之者其快也乃愈甚乎倏得於山久要耐予若者而快可知已乃勒歲月授之山史郡太守聞之追昨之不能從也者而敦約焦山會風雨不果夫地主之意則善矣既得隴又望蜀乎豈予所以待二山也太守姓印名司奇湖廣桃源人別君名澤寬廣東英德人

陳文忠公遺集卷之九

秋痕　尺牘凡三十二首

與孔玉橫少宗伯

弟自乙丑之歲家居凡九年中間小草僅戊辰一月耳家難頻仍纔襲先人大事卽遭家艱母之變今服除五月始竭蹶入都門以盛明之朝躋仕之歲夙夜勤勞固幾遍兩地南中較爲粗安可以遊息況邇鄉土以官爲家騶語長安誠非欺我但恐以時以勢有不能久占清其職分惟是家慈自失先人先弟與不肖遂相依爲命

獨小犬恩同鞠育此情又曷能已已敬附微忱以當瓣香之供耳客邸寒素無異僧窘閒使者告旋率率作書積年想慕不能吐其一二矣

二

春卿之缺南先而北後弟不能遂請於南而乃循序於北殊愧叨冒然望吾兄眞若天際也逐隊升沈一無所事彼此同之獨情閒自在有不同處耳邇年旱魃妖氛幾遍兩地南中較爲粗安可以遊息況邇鄉土以官爲家騶語長安誠非欺我但恐以時以勢有不能久占清

明者豈有多讀古人書周知天下之務而思爲蘇雲卿不爲張德遠者乎且聞南中空弱一無足恃五方紛襍輩俱醜蓄家侍奉獨弟單騎來此萬里遐程古有絕裾之義而今亦有棄親之任之律何以爲懷倘徼福庇得步後塵目下南缺似甚相應則遂母子之願幸也如不可必亦惟有再三陳請冥年兄德望傾人宜庶之命令若少緩而朋在固可知正恐弟驅策不前奈何奈何往歲曾寄眞年伯以做鄉流賊書儀俱陷沒其中嗣託陸廉察前未知當軸肯見念否若捱至明歲則陳情之章不容不上矣姚現閩近日抱恙深以爲念促報不具另裁

蘭花香乃吾鄉微物亦取千里同心之義也望并致之
現聞

與楊慕垣同年

秋圻獵獵枝射角逐抱筴麇集就試則思夫甲令之始
頗費商量禮曹恩數累奉明綸嚴駁麇飭即故事應子
猶有格者如楚申陳鷹繼室以曾獲封另祭而祠郎竟
坐議不合鐫級再覆口疏正值其時微香山之力不至
此年兄孝思將來展報莫有紀極此猶八珍之一臠九
成之初階迪然有餘而無憾豈計遲蚤多寡哉竊有進
者三歲之光陰不以無用耗也將近之地望宜以全力
應也同館兄弟之在事者寥寥四五人其遲回出處者
如許粹美如兄指不再屈也今國事日趨於難而人情

日避於偷國法日織於密而人材日謝於彫以此求治
不猶却步而望進乎而提撥之力轉撥之機靜觀既審
臨局必先彼捉鼻不免而不覺其屐齒之折者猶以爲
非敵手也不則東鄰之女待賦無衣始警促織而又借
濁延輝於他室其苦可知已不腆幸叱奠年伯母儿筵
道心耳

復雷伯鱗宮詹

春去秋來盼南詔信息良會天渺如曇花瓊樹不計何
年芬郁於人間也年兄讀禮已踰半載而故人唁奠未

止隨時蘭芽桂叢相滋益茂則固不必草十賚之文作
絶交之書而山中宰相與子公帝城相去豈直倍蓰乎
日者鳳陽之變疾聲籲天比於精衛之恩茫茫溟渤何
所止塞僩記年兄胎我二言曰眞曰淡誠若茲時事恐
非眞淡不能則將收拾此一片本來問鑾湖之津偕隨
鳧之翼又所謂聲音笑貌之外相視而笑者耳馮元衷
欣近台光地方百務惟面詔之

復姜崙愚巡按

滇南版輿孤懸之末也巡方者雖有阻遠之勞而報成
之吹噓資爲美談姜宮端爲地得賢之慶敦其夙契阮

陳文恭公遺集卷之十

陳容意給諫集餐

事易易也地遠則法疎事省則勢緩因疎與緩而又爲
深煩以治之而益以嘉然天下事獨滇南也哉夫善其
操縱以不治治之衆之所恆言而門下經綸動合機宜
普讀書人幹局自妙瞻昔之知許亦不特驗其一斑矣

詩情日新月變以僕株守耳不欲聞目不欲見而門下
鰓鰓於瓜李之嫌此無論吾輩道義氣味一切所畧卽
揆路言路自古迫今正不妨於異同頓挫間見不磨本
色惟不求其人之省而徒逐其事之波則亦焉能爲有
無者耳相違之久益善忘又口喫與門下覿面而談尚

升沉明晦之靡定瞻矣與居之閒花如依戀之衷敬采
徵芹用舒寸草盼厲筵之賓從莫遂鳧趨介大斗以壽
祺徒懷燕喜臨啟可勝馳仰之至

復韓孟郁永平

旨諭所云出處難以高談浮湛亦豈易僅託耶乘時抹
時則蘇君在儀何敢言乃用世出世孔北海亦知有元
德乎日苦逐隊告成事爲幸欲和出塞入塞之篇無從
也誦之而已識之而已

與會稽陸公子

隆德之報知老師激義痌忠天地爲震而子壯不能匍
匐往救自顧七尺安用苟存一腔熱血更揮灑於何所
也然是役也老師靈歸河嶽氣耀日星逝之日即其生
之年徒執恆衆之私情蒼茫顧號神之聽之又安知其
不啞然而笑乎引望遙奠復爾遲遲所冀不見吐於祝
人者亦特以昔日之事師爲今日之哭師耳諸鄉典機
會有湊有不湊貴祀綱可得其詳矣師母起居無恙還
望兄輩多方善慰之倭中遺書不少幸善讀而無令散
佚乎甥家之事宜就貴戚中老成深謀者與處分但得

安則已無事求深百凡關切

與謝海寮憲副

徼塵師陸景鄴先生今之張許也恩鄙既募士林論定
惟師闔在堂二子吉徵熊徵奭然門戶殊費支柱斯弟
之責也年兄宏誼推心賢後亮有同視是以不避門牆
之私而啓懇以屬於臺端其好代爲卵翼稽山華柱實
式靈之矣

與曾息巷方伯

此中棘手惟有宗祿一節地方積玩徵解不前遂有藉
口節凌莫可裁制值天子隆篤親親數頒嚴飭恐其勢
成極重三尺藐如而有司與小民交受其禍又不知何
底也此亦禮曹目前第一棘手之事正欲與老親翁熟
籌之若兵荒煩雜濟時之料即採諸囊可以隨給方將
鼓翼奮鬐順風決雲胡爲乎泥中哉

二

老親翁節鉞將及楚中推戴益不謀而合也而秋風蓴
鱸之思若有不欲安於楚者總之地方難處無如宗祿
前已畧言之部中會議限祿矣不得已又議清祿如將

軍以下之遞減者請封後開應得大祿則養贍小祿宜無重冒者與夫絶者殤者之宜除也於此四者果行清釐則消長通那自可恆足然有不可以槩例何也楚藩之不振與他藩異親王之命令不能行於諸宗彼此渙如也而祿糧之事就中裁補倍藉於賢官司之善處耳祖公之賦芧也朝三莫四衆狙皆怒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此於中字之道亦可相爲用而不窮乎今之所難豈直一事邊鎭缺饟已踰半年流寇遁誅展期以後饋亦無繼聚諸路官兵其能坐以待斃乎如斷不然

則事變之來孰從紀極龍門之濤非小石所砥建章之摇非弱挺所施明乎以非常待非常也老親翁成畫議擬於本標先後者至慮且審試之而愈動之而勝矣雖然天下之亂人意者不乏矣試而必愈而或不爾則無知庸醫之參之也動而必勝而或不爾則無拗手之撓之也夫亦以審之在我者而又以揆之在人其爲變至不可勝窮自來任人通儒有親有功成焉而無難色者如此而已然則小磯弱挺固無與於龍門建章之大勢而能使爲之用猶不無有所需之況夫天下之才力彼

誠有不可量者如所示傅王諸君之賢何同事得人而艱大之不克濟也哉昔裴垍爲李吉甫筆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畧盡當時美垍之能舉吉甫之能用也而崔祐甫又有言非親與舊安得而識其材弟因老親翁之精鑒而知筆疏之賢必有超於垍之上者拱而識之皆不敢以忘忽屬者弟誤蒙主上之知實不自意將來請益尚未易以更僕也另與黃玉老具牘者其事以得寢爲妥當必有妙裁耳

與徐木之

曹景宗有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耳後風生鼻頭出火今來作貴人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以今觀之信知言也書帕交際槩絶季倬又不足以供賓客賞賚役使非有吸風飲露之姿兼以點銕成金之手則饑餓于長安而不自救矣不然雖有巧者亦局天脊地晉如鼫鼠耳近有稱弟講筵說書之佳者又有惜弟當枚卜而弗與者矣應之曰吾有友人徐木之氏每宗師臨學應籤講書必擊節賞錄比見鄉書其名猶未挂也此可謂同一三昧

并傳以發一笑斗大廣城豈足耐木之傲睨乎或有
遊興同順虎家兄聯袂北上弟亦勉爲邸舍主人矣白
雲山靈知必笑我然彈冠挂冠正自未可必也會王園
長幸爲清泠菴聲謝

與歐嘉可

以吾嘉可而尙淹鄉書無乃不及格之病抑過痴法之
病歟文體一解不如一解曩之爲悾僻況澀者今改而
尙卑淺庸腐此法必不能久然此時與嘉可論文何異
對夷吾三戰三北之日而或與談兵法有掩耳而走耳

廣州輕薄成羣不知何地可置嘉可若游大人以成名
索朱儒之一飽賢者不有以自處耶卽畫地穿研亦有
以大拙爲巧者其誰能代靈氛之告哉歲云暮矣念清
齋煮字風景可知謹製俸一金遠致此意舍弟少年高
才能文章犯昔賢三不幸之慮以師友代父兄舍嘉可
誰望焉

與黃逢永

驅嬾出山出山而嬾愈甚每日午枕舟中自喻適志殊
不似長安之夢待滸之聲也兼以芷林相從卽病旣無

二

伻來聞玉體日勝且發手箋云擺却殊草草煩惱鍊菩
提此治身大藥也人至不好名公等將何施此治世大

藥也流寇近已陷當陽不且毀傷薪木復修牆屋乎而
兄飄然於數年之前是眞良於行者卽吏部無左右其
人以一去不反爲言負芻之難何處不免焉吾嘗等漢
賈誼唐劉蕡之不遇也使其當軸其所對策未必能以
傳故二子者以不遇遇也若抱大藥於海濱不轉令人
思二子乎鄉閭之事醫者非病病者非醫然自不容袖
手而旁觀耳

三

自正月大宗伯以議南場不合去而弟視篆禮官夙號

清閟今上修明紀度遇事求多繁劇遂不後於諸曹語
曰人有能有不能今益信然弟頗竭不媿不畏之愚忠
董率司屬刷剔左右經以典例緯之時務而會合於天
理人情甫三月而數年不決之議未覆之案疏通成就
不可枚舉部中爲之一新時值鳳陽陵寢之變主上痛
憤避殿乃當軸惴惴獲罪則欲狹小其事而彌飭之愚
謂人家邱隴有傷其一坏一樹未有隱忍而不發者故
不敢與雷同也於是首請下罪己之詔三難而三執前
說周容九列激昂呼籲於綸扉之中條議十二款都中

傭卒婦孺舉欣欣有太平之望焉此豈弟之能乎然疏
內請復祖制之舊盡撤內遣則不利於諸閹矣大同總
兵官王樸交結奧援越俎薦封而部不應條議東兵責
督撫糾參將領而不利於請鎮矣唐王恃才驕臆繫累
地方官變亂舊章駸駸而請護衛請牧地靡所不至愚
在部每事裁抑臨交印之日猶草疏以寬盧御史等爲
名稱秦王以刺周唐二藩而不利於二藩矣綸扉此五
公者器界各別每事主議遂多參差而弟屬門牆肺腑
之交其分等也何所容其親疎乃部務關涉大費趨承

一惟是以冷淡應之夫君明臣不貳等語亦待罪之恒
言而執之曰此刺我輩矣瞬脫我輩之席矣於是部中
之事不復望其覆庇而且加以吹求咸曰此子才勝我
輩必迂曲以難之難之不得每票擬不允而上依議票
擬切責而上姑容則又咸揣曰此子簡用殆將形我輩
之短矣而不利於票擬諸公矣此皆弟之不能也亦自
詒此生性緣決非容容旅進者等或者主上注盼講筵
默鑒三月視篆之微勞更有任使捐軀報塞則當搴裳
而就之請得離口捕而握其吭必歸命於我清肅中原

指百萬賊寇而興農畝張皇浙直閩廣間使海波息而
屬貢日來也此亦弟之能者矣使若呼吸先容呈身自
薦而後得當則又非弟之能矣王園老來得兄書言桑
梓之事詳矣謂衣冠之氣日盛不能殺強盜除贓吏而
安生靈也問二道二將受誰氏之方畧而被榜抑爲鄉
紳所持而致然乎姑輕國體以全生靈則撫不得不成
撫成而生靈即全乎今之撫劉香與昔之撫鄭芝龍同
乎否乎同則芝龍之後有芝龍必香之後又有香何以
待之否則爲香計者其何以就撫曩者赤岡之戰去

歲江門之事萬目所明也有何奇妙且撫則撫矣鎮粵三載張聲作勢何所事事道將擄去亦已半年方畧祕授今芝龍何往也皆謂有所持乎能持之而使不撫獨不有餌之使撫者乎存留兵餉富於天下海舶關通者無算輦入要途兩察兩罷殆如響應此其熟技而兄目爲躁清之麟角亦無以服靜汚者之心矣正使鄉紳同心寧受持之名而不受餌之實則即有牛毛亦未必公行至此且粵將之可用者正爲其有所畏人之持耳如其不畏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嗟乎異類且日接踵於天

下而未已也在關寧則靠祖大壽在曹濮則靠劉澤清在海上則靠鄭芝龍今又思劉香輩乎無怪乎相率而爲異類矣夫今之謀國不能繩其不爲異類而更進其爲異類大抵皆然又何怪吾兄憤激之談乎將兄閉戶著書其言則工而以之審量天下事其行或礙此亦有能不能之効又所謂子爲我不能我倣子亦敗門內語均不必示人也曩時長安書多而不及買今欲買乏書有書乏價又限於攜帶之艱詩騷本草通速寄必有以發我聞見尊足漸効爲善鹿角膠斗兩揀白陳二彬手

附寄用

與陳會斌

部中磨勘各省解贖天下之稱才者咸得寓目焉可謂愈下愈甚已而吾鄉之不得會斌猶南宮之不得陳彥升也彥升才性學殖與會斌同少從其尊人遊關塞間形勢扼塞兵馬出入之數與夫古今利害歷歷能道之其有志天下而不以經生自局也亦宜爲會斌所許可乃今又同落落而無以徵僕之成言僕交遊之得二陳生也亦云奇於彼而偶於此矣會斌則又盛稱舍弟之

文試以彥升示之當亦共爲心折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將奚居焉

與劉翰鳩巡按

日者賤名啟事未奉上裁自朝參公事而外槩未敢延謁詭諭老公祖台旌將發有心將送而已詐冒一事前已畧陳尊聽蓋倣省僻在海徼寇盜奸宄出入之藪也外通洋夷諸島內逼香山澳門沿海又皆鹽場蜑戶利之所競害亦滋起走利之徒每私販違禁之物以勾引生事此鄉落之甚蠹而縉紳之公患也然而此輩偏借縉

紳之名號以通行於鄉落而莫可誰何長此不治名實無根黑白相亂甚者不知不見之處乃有庇盜殃民之事壯甚痛之曩亦瞿瞿家居頗爲厲禁今遠在八千里外將如之何哉爲桑梓之謀身名之計惟有力控公祖飭法而已前有開礦之議壯慨額告倣鄉諸君子曰果爾則九連山賊復起而不可制矣將草公疏以阻之幸其議已駁寢而山谷無知恐有窺左足而動者知霜威所懾必有以弭乎此也壯同胞弟子升弱冠長大童稚奉家慈晨昏讀書不省外事蒼頭不滿十人先世遺業

無多開收俱已明白無煩官司辦理今家書所誡猶鑄刑書也大之開山販海庇盜殃民之事小之搭墟承坦宰牛養鴨放債收當柴米豬魚諸稅以私壟斷而剝鄉里誉所不齒所仰懇老公祖凡詐冒縉紳者均法無貸而於舍下尤加等焉凡名號有涉舍下子姓奴僕者均法無貸而於眞子姓奴僕尤加等焉庶前項其可禁止乎但爲壯保一分之微名甚於推十分之微分即於朝廷明憲澄清雅志咸所率協矣敢敬以此申祝轅不勝區區祈懇之至

復陶英人臨川

門下宰臨汝曾幾何時而兩拜手札雖知已之契不以郵傳親疎而大邑案牘山積交際雲來式食寢有所不遑且將馳情愫於遐好布經緯以連章洞豁上下之交迴環兵食之務一何綽綽餘裕也天子委原治理特致重於守令優以侍從顧問之選而示之勸勵通行保舉又旁及於科目之外蓋待之良厚而求之無已宜有翩連而應者然猶所聞異辭所見異辭焉如門下期年之績得心應手者有幾乃謂不敢博矯矯之聲亦不能

求容容之福益見操持之定矣廈旃宵旰或詢及東南吏治乎藉手臨汝臚悉以進是亦古人所以處於師弟之知而不蔽公私之義也如必善事上官賈譽左右以免於今之世尤非朝廷風勵之意率此以往有始有終如良藥之傅於體候風之巽於物則功用發育有不可得而量者矣

東張涵月

識得此意則鷄豬魚蒜逢著即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識不得此意則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住空

同萬八千年均是添重公案耳與長者期不至此子可
教否

柬劉簡齋

今之現長公身而爲說法者多矣未有如翁之親切而有味者也而郭文毅公子無傷亦同此與故書以慰之與練任老周旋兩匝月頓忘憂險渠先解網出圜門而賤子倡瓦釜之鳴以屬同志請滿此幅

柬孫念先

黃慎軒初入館時皆摹十七帖此卷以李北海之骨而推獎比擬有厚其顏而耿耿朴衷足見知已之無棄矣門下又云一念禮像猶珠種因世外而反復接引鈍根小乘之夫何令人感戢之不已也世間之事小之聲色

馳騁大之飾義勲伐夫既已知之矣然以公門之貴方將之年猛願及此丈夫天人師佛豈遠乎哉抑豈以慧如康樂脫如柴桑此二君者猶不與於十八賢之數而鈍根小乘如弟者又可勝其接引哉敝門生馮元衷之任吉州前屬其一函奉介老師也門下欲得當道之有意者以爲淨土金湯不妨舉此與聞之耳拙筆尤不工大書即以塞命如不堪榜幸轉懇鄧泰老另書之得附姓名於選佛場中作三生證明足矣

二

復南州劉西佩

劉舍親入補獲接華翰兼拜被服之貺世好之誼殷殷藹藹良爲篤至弟自託老師門牆之末叅夜氷競惟恐

弟托師門十有八年於茲矣身世多故形跡則疎精魄
繫之齧指心傷何間生我痛哉以奉職無狀之身幽於
圜土之日而老師之訃適至也呼號擗踊此時尚未知
此身得爲我有否亦始終自恃恩懷一念或見原於師
門即天上九京不至詞斥蒙恩釋網數千里而來盼龍
門之儼然愴泰山之其頹也而又以罪廢蹤跡不敢入
城以涸冠盍至貴地期會之都尤多不宜跬步者僅百
拜將一着頭少致束芻之奠此情此狀百倍尋常而昆
季諸兄孝思維則亮推遺愛其一命祝人叱名几筵乎

是臨風而切禱者矣馮舷淒咽未知所云惟骨肉鑒念
壯每接名函而不勝今昔之感也屈指三周世兄吉琴
已御弟子心喪亦云革矣以今思昔能復有憐才忘醜
如吾師者哉益壯生長嶺外未嘗學問少年鑒湧之氣
未能馴服遭際神廟微師之翦拂不及此每進膝而道
之時則不至裕它日聖子神孫之用當師之秉軸也有
勸壯宜自親者然而弗應也師去國紛紛有憾壯宜自
疎者然而弗應也此自門牆高廣天日朗融無可容其

兄以華閥鳳麟爲法門龍象閃六度之災厄定七寶之
精持章江一水人同樂極之遊大賦千言親譯廣長之
義矣諸刻經諸君讚歎各逗機鋒似令人無復標指況

弟於乘義猶隔窗看花瞳人雖具未經機轉者故從影響作生活乎家有慈氏通金剛大義白弟罪墾蒙恩釋歸感諸天報護益信因果持誦無間晨昏雖中年不勝其勤也而弟於白雲之麓新闢泉石構菴塑像香供頗具莊嚴與二三耆衲月有會演一以祈母壽一以耗壯心則可謂云爾矣終不敢謂義諦之精可拈以示兄者或習鍊歲月所得則未可知耳鄭生貽書中多深語然不便卽答也幸有以懈謝之渠甚感周濟之恩并及

復姜賀二宗伯

陳忠公遺集卷之十　詩雪軒校刊本　十四

三年禁直豪閽下深誨有若子弟一字皆爲師資詎謂狂愚罪尤罪戾而猶藉扶持之公論幸蹤浩蕩之寬恩循省輕微儼晏嬰之知已巾懷豹結亮祁奚之無私從此遐天獲託跡於冥鴻而南雲兼遂情於烏鳥不才之用所全良多台光且逖復來手札奬慰過分去國淒其頓生色澤感矣何云惟側聽黃麻之傳宣與慰蒼生之引領耳

與阮旭青都諫

側聞口口震我京輔徒切子牟之心更矢戴天之憤匣中雄劒不以酬恩暗啞悲鳴而已今日之事最喫緊兩言收拾人心激發忠義而議兵措餉猶爲條件向屢與門下談之且以入告矣款款之思至今終無與易此也我躬不閱而門下能無贊決之昨道武林聲息洶湧便欲託家口於錢翁諸子而自領一隊入援諸子微諷之而止以今觀之可謂癡矣

與陳彥升編修

逃虛之人一聞足音便跫然而喜而況得門下泥金之報鼎甲之聲於斯時也兒輩在旁顧謂之曰使若它日不敢議制科之義慮與公令之重相違也猶私自疑度才如彥升而阻一售卽科目何設乃今而信功令之有成名克慰我心亦不過是益甲成之後侯爲門下拄口門下不少爲引避更加親暱汲汲皇皇必欲脫諸繫纍與絲綸平原金鑄子期何異吾門以內老者少者而臧而獲有不誦郎君之高義而快巍峩之爲美報乎門下試屈指平生相待如僕者有幾吾寧發情貴賤易險始終如門下者有幾是可爲聲氣幸也詞林非文章之自

出乎若徒取殘山剩水之點綴閑花野草之流連何以折關中歷下輩之角且人希通才而左畫圓右畫方一朝登壇如劉聖公以手割廡不能出一語不得已而冥冥決事重爲當世所諳厲故近選其試民事者以實之意未必非法未必背也然心計轉粗能復唱渭城乎今之詞林不足以重門下且將以門下爲詞林重矣是可爲清華幸也既任職入館長安僕僕之數倒難盡廢況名閥世裔附趨納交自倍尋常其何能以不疲而欲閉門讀書討論無幾矣即讀書討論寧猶夫閉門矻矻之業自有進益之効詩不云乎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雖息山中無關世事若公輔之望匡濟可期矣日人將目之曰此某所舉士也實厚幸焉蕭寧齋舍親行趨書致賀適接北來手札興謁旁午之際存念故人周匝若此乎感甚感甚去歲客滯西湖正邸報倉皇爲妻兒就醫也次兒以槖橐之役遂成驚癎至今尚未離藥裹幸家慈七箸無恙三時禮誦甚勤此堪相聞者耳

與凌茗柯都諫

十載窮途再叱寒足門下倘不廢青眼之送也是時日色爲昏人意俱慘而僕以得歸爲榮有味子卿之言會當從此別且復立須臾歸來歲月殊覺須臾之難忘也門下意義入人胸膈中世間之顯晦榮辱離合向背舉不得而間之從古未有不爲眞人而爲名臣者比出搜材于東魯入決籌於瑣闥功名向盛而神理漠如固非季咸所能識太沖莫勝者機耶山中世事俱落娛親課子而外獨我友朋如懷飲食不擬作京貴膻也蕭舍親行李率附此

秋痕

家書凡一十九首

一

殿試舉人故事內閣擬策問二條請上點用其一餘所
竄改是科發問知人安民今上更其大半曰所與共治
天下者士夫也今士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
復古道何術而可曰本我屬曰地窄人寡一旦稱兵

犯順而三韓不守其故何歟目今三協關寧以及登津
等處各宿重兵防曰也曰不曰兵不可撤餉不可減今
欲曰曰恢疆如何作用且流寇久蔓錢糧缺額言者不
體國計每欲蠲減民爲邦本朝廷豈不知之豈不恤之
但欲恤民又欲飽軍何道可能兩濟卽屯田鹽法誠生
財之源屢經條議申飭不見實効其故何歟至於漕糧
爲三軍續命馬匹爲戰陣急需折截掛欠遂失原額原
制何道可復今雖曰曰猶獗河套有可復之機邊外儘
可作之事但難於曰曰窺伺朝野匱乏近曰曰繼至作

何安插插套連合作何間破流賊漸逸鄖廣海寇時擾
浙閩剿滅不速民難未已兼之水旱類仍省直多故作
何挽回消弭又唐宋曾以武臣爲中書令樞密使文武
似不甚分我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廳爲布政典史爲僉
都今奈何牢不可破爾多士留心世務久矣其逐款對
答無諱朕將親覽焉以上皆宸翰親揮語意淋漓求治
之殷具可仰想又故事讀卷官擬上卷十二卷硃圈句
讀御批一甲三名今上命再呈十二卷無句讀者拔爲
第一第二而以原擬第二者爲第三擬第一者爲二甲

第一擬第三者爲二甲第三御批四卷皆嘉意造士之
睿謨也汝可弗知之

二

福建顏茂猷以全作五經題中甲子鄉試是時監試御
史止謄錄其本經至甲戌會試顏仍全作五經題知貢
舉者左宗伯林鶴胎亦福建人與顏幼同筆硯疏云臣
於初場見不完七篇百餘人而顏茂猷乃能成二十五
篇於風簷寸晷之下將謄錄則恐屬違式將帖出又非
所以重才奉旨念其該博准與謄錄矣而主司不知上

之屬意也置乙榜之首撤場後具揭代請上准與廷試取其墨卷進覽命會試錄另爲一項刻在正榜之前廷試二甲第二此異數也查永樂九年皇太子令旨以副榜舉人第一名孔鏞爲左春坊中允事亦頗類

三

廷試之前上一日遣中貴問內閣狀元榜眼探花名義何解輔臣第以相沿對次日直講諸公以攷於子子謂榜眼探花唐曲江故事當時雖豔稱之尙可不必深辨若狀元則會典所載不核實何以副清問乎益唐制有

賜進士謝恩狀以其居首故曰元今狀元猶有率諸進士謝恩表其駢語與狀同體特不曰表元而曰狀元此相沿之義也不可不明

四

崇禎甲戌當天下朝覲之期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太監張彝憲疏請司府州縣各官齎冊赴投以隆體統報依其議時禮部員外郎袁繼咸已陞山西提學僉事矣因典廣東鄉試卷錄磨勘被參度當罰鍰乃疏以廉恥氣節爲言其一云皇上允內臣之請所重特在清理文移此四字閣中不能查以委之部科大宗伯李金峩頗費翻尋而終忤旨以去

六

十一月廿二日傳監修實錄朱純臣等官又傳京軆兵
三部都察院堂上官至會極門時予在署趨入探閤中
見睿藻親揮實錄傳信將來筆削最要虛公朕昨恭閱
皇考前錄頗有失實之處益時政子奪或意在激揚矯
枉不得驟言得失即章疏敷陳亦有風聞臆見難保盡
出公確惟畧存當時始末備載所奉明旨一聽後來評
繹庶幾初意不晦今於意合者存其美不同者去其實
或突載一節或單標數語成心偏見滋惑傳疑其於實

之之義何在目今皇兄之錄未竣應加申諭卿等即以
此意擬諭來行又今士鮮實行人多虛飾其於薦奬之言
恩尤甚以目擊耳聞之事輒要欺人以說鬼說夢之言
敢於奏上才難自古記之何近時之多賢即賢人多而
天下治何宇宙之多故耶祇足貽譏後世見笑識者亦
當禁之此即漢詔之佳者不能幾及也後經閣擬自不
如矣

七

同列有鬚禿而不戴貂者就子戲曰滿面鬍既可當貂

八

凡御門通政司引奏事件得旨某部知道堂上官出班
承旨十一月廿六日值兵部尚書張鳳翼因擬宣大三
鎮功罪聽處汪畢兩侍郎俱致仕去而通政司不先為
關知引奏事件有奉兵部知道者臨時無堂上官承旨
班行愕異久之上乃諭司官承旨得職方郎馮起綸以

九

子謁一中堂盛稱上聖神臣下不宜異同予諷之曰世
宗皇帝與議禮諸臣同心相得可謂千載一時然祔廟
之議與二張之獄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大都有類世
宗老先生恩遇孰與張桂諸公而但以將順而廢匡救
恐亦非善則歸君之本意乎此老怫然自後禮部票旨
漸見吹索宋昔衛侯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

子思有國事日非之歎今日之事是耶非耶汝等亦試思之

十

先輩之待其同列過愆而不可以爲法者有二事加劉謝之於李西涯送行垂泣而道之劉文靖之於楊文襄出山過謁峻言以拒之是也然自是古風不可幾及

十一

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

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於魏古今人所値實有相類者夫宇文融之於張說盧多遜之於趙普類也嚴挺之不見李林甫崔隱甫不見牛仙客亦類也

十二

漢高祖呼大將如小兒其後卒有韓信彭越之戮孰謂聖也而漢之乎汲黯之對武帝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孰謂愚也而黯之乎

十三

六月二十九日上傳大小九卿詹翰等衙門召對上御門天增兩旁置桌子筆硯諸臣行禮畢上諭廷臣才品朕未遍知今一試票擬輔臣六部尚書站于階上其餘分班試于階下臣子壯應第一班照官品立定兩中官持本一帙各分一本并二小柬傳諭將本票擬書柬內一葉一謄子壯分得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前降二級管事臣余珹謹題爲提獲奸細事票擬口口奸細潛入內地實繁有徒張恩宥既提獲供招口情搶犯月日是否的確還著該撫按審明正法餘名嚴行緝獲一應衝要

差人馳諭既成親進御前叩頭出候二班試完乃退次日上傳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蔡奕琛閔仲儼馬之驥張元佐張居著吏部將年貌履歷開寫來看其在籍諸臣有堪任閫員者也著從公推幾員來七月初三日吏部將九臣年貌履歷開寫會推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慎行順天府府尹劉宗周初六日奉旨召在籍三臣作速來京俯部馬上催他就道不得遲延二十六日奉旨文震孟張至發俱陞禮部左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卽行入閣與首輔溫體仁協同辦事是時文以病告不與票擬張以刑部右侍郎改入內閣皆新政云

上因吏部主事宮大器議遂銳意行保舉之法召對後卽降詔大小內外不拘出身各聽保舉矣議者曰則是鄉選里舉之法復行於今也殆亦不然於例有之正統五年令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舉一也宣德七年召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令春命京官三品以上

者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猗蘭之詩以示意已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鄉二人舉黎恬等朕思今天下之廣豈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爲心又兼以忌嫉注念故往往視朕言爲虛文吏部怠忽至此且降勑責之一也而正統二年楊士奇等疏又言宣德七年以前藩臬府州正官惟聽吏部權衡獨擅閫見不廣未盡得人是以宣宗皇帝勑令大臣保舉得人遂多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不當或狥私所致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前造謗語壞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仍遵行先帝勑旨但所舉之人籍記舉主後有犯贓罪必連坐則人知謹畏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一也度此詔行必駭觀聽故錄此附聞

天下無病而呻吟與病矣而不知痛癢皆慈也以長江之勢言之荆門爲首狼山爲尾而九江安慶其脊也當使之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則長江之險始爲我有人不得而共之矣古來戰爭之時自中原窺長江者凡有數處緜南陽鄧州以至襄陽其一道也昔劉元德投荆州將出樊鄧三顧孔明於南陽者是也緜夷陵州以出荆州其一道也昔劉元德迫於曹公走當陽長坂者是也自東西蜀出峽順流而下其一道也昔司馬氏既定蜀遂取吳所謂王濬樓船下益州是也緜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也緜壽春合肥出濡須又一道也昔孫權徙治秣陵閻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以拒之又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夏侯尚圍南郡者是也自鳳陽盱眙道滁州緜和州渡又一道也我高皇帝之取金陵者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

郵以至儀眞又一道也昔魏文帝觀濤於廣陵臨江而歎天塹限南北者是也其他如常德沔中皆沮洳之地若緜鄱陽湖出湖口而來亦一道也昔陳友諒兵至石頭城者是也今社稷靈長之福即晏然無虞然豈可不預爲之計耶鄱根本重地所關固甚大況隔岸即餉道之咽喉也昔孫恩盧循廣中之寇數至京口嘗與宋武帝以益智樓續命湯相嘲調若廣寇猖獗緜福建而犯浙直自狼山以抵京口亦一帆可至一呼羣應八面受敵可不爲寒心耶然祖宗所以宿重兵於都城而不爲江上設備者蓋以高皇帝當定鼎之初南有張士誠方谷珍西有陳友諒陳友定皆患在肘腋況元之遺孽尙在朔漠明玉珍在蜀梁王在雲南方事討除未暇及此至建文朝則齊黃以書生當國欲効賈生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裁損宗藩不三年而靖難之師起即從都於燕又將拓定三邊經制宜大榆林延綏諸處以爲門庭之衛視南方之事稍緩矣今何時也思患預防則操江須假以重權於都察院擇一有才力者任之其開府當在儀眞或九江安慶諸處而宛子城與沿江各衛

皆以屬之湖廣與九江蘇州常鎭兵備亦聽其調遣節制則彼得以展其効而江上有事亦可以責成之也今乃住扎南京而江上衛所與之絕無相關其所理者唯江上羣偷耳夫緝捕盜賊乃一縣尉之任何必設都御史哉況沿江之守分布雖密畧無總統萬一有警則首尾腹背分爲數截彼此推調莫肯用命而祖宗根本之重朝廷餉饋之急顧當責之誰耶則亦不可謂之細故也此何足議說所載手閧無事因節次之以備南都之畧附錄一通

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宣政間林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却無口耳王林詞屈天敵乙丑會試錄論中仍用口耳王爲聖此主司顧崑山魏大名所撰伏獵弄麈固無足恠今在部磨勘多省卷士子多踵此陋可書以資一笑也

十七

周禮王后首服爲副所以副首爲飾若今步搖也釋名曰王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搖也又爲簡步搖簡吉悔反與幗字義通吾鄉婦人首飾猶有步搖遺意今禮部冊封王妃有金墜頭上嫌其名不雅改爲穗步義或本此第以搖爲穗猶以亂爲治以優爲馴耳又一日中使至儀制司傳旨問花生傳生之異該掾不關右堂具以臆報後知其謬也幸上不發覺耳夫花生者私婚濫妾所生皆是傳生則花生所傳之子孫也

十八

而聞樊氏殴歌乎殴汪汪下田艮樊子失業庚公強吾鄉之告承沙坦者皆踵此耳孫會宗與楊惲書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聲譽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太守王昱舉劉季陵以諷之密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然楊惲杜密竟以此賈禍原非居鄉之道今之假公濟私以干當道者皆竊此耳等此不足道也矧下此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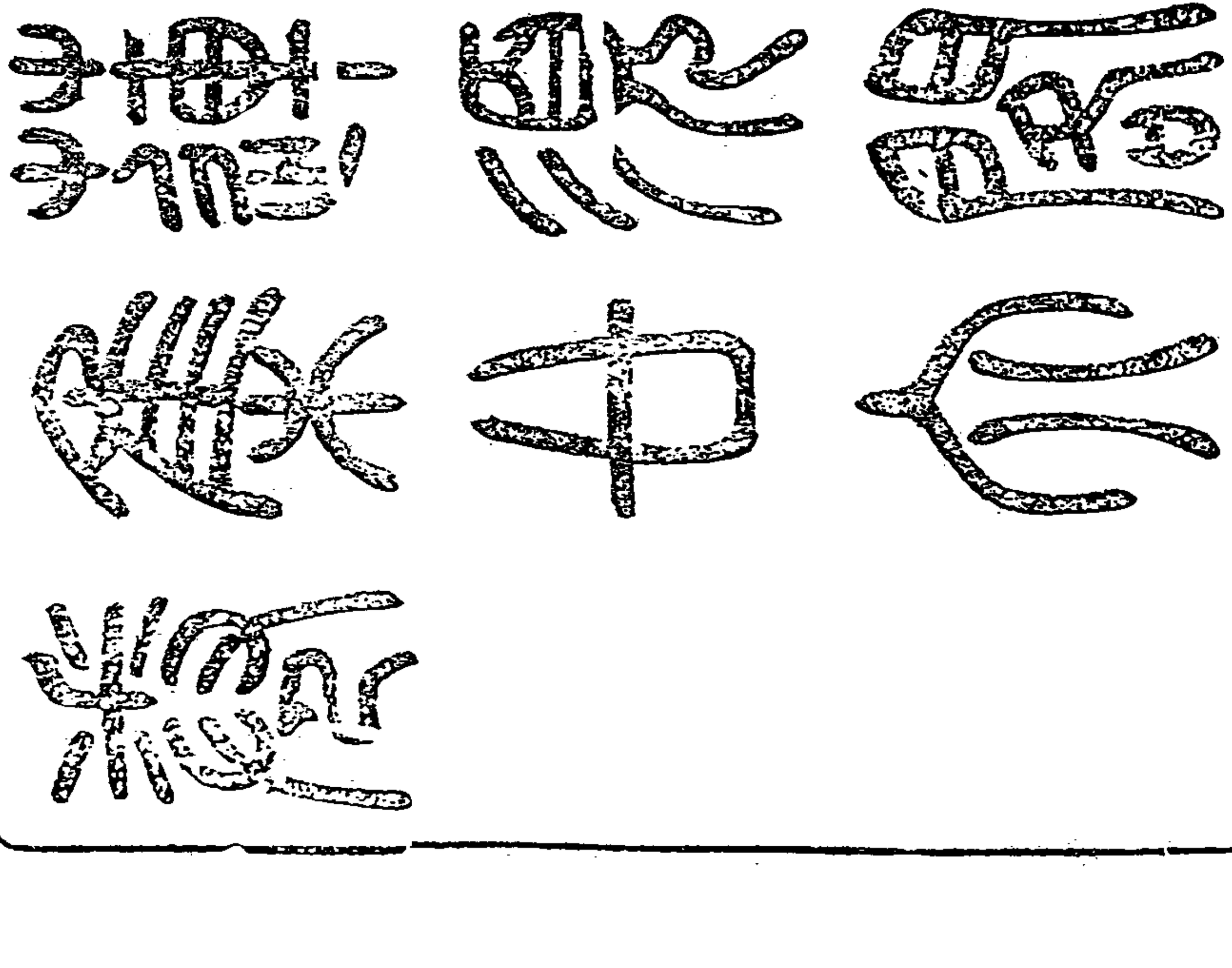
十九

崇禎六年二月上召五府六部等官至文華殿召對爲副都御史王志道參王坤疏面詰數次上云此數者俱小事無大過用內臣不要錢倘文官們做得何事本當駕上拳了閣臣跪奏念係大臣姑著朝房候旨時子尙在山中也得見邸報不能釋然夜夢之間遂若身當承對考曰臣下之賢不肖自不能齊廷臣非甚不肖仍是

祖宗科目作養之人還望陛下存幾分安惜內臣之監視雖賢亦已違祖宗干預朝政之禁還望陛下致十分慎重臣恩不能寵劉高深誠如聖論所云竊以爲失輕重之平矣俯鑒旨从之不得遂覺而識之繇今之事以古昔夔匪直予也諒哉應已

右陳文忠公遺集十一卷明南海陳子壯集生著先生
大節在天壤我　朝定鼎垂二百年迄今粵中婦人孺
子間說陳忠裕而於周忠烈文忠公事無不欷歔憑弔而專集顧罕
流傳　四庫全書於劉宗周黃道周等諸臣遺集均已
著錄而是書銀鷹或以此歟是書不知何人所輯有陸
夢龍序則先生未卒前以前所撰耳曰練要堂集曰秋
痕吷曰陳文忠公遺集按屈翁山廣東新語先生在禮
部時見朝廷大小政事隨書之以遺子弟凡十九首名
曰秋痕吷通志練要堂後集一名秋痕以是書證之則
卷仍校勘以付梓人先生詩輓園元界古色蒼然望而
知爲端人傑士文更清剛崛上有曹公恭并古直悲涼
之概東孫念先與凌若何二書周櫟園尺牘新鈔錄之
謂其氣息通遠普人惡先生夷然不屑也宜書十九首
尤多足與史傳相發明者第四首謂妄繼咸劾太監張
鯨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疏請司府州縣各官齎冊投
赴以陞體統實有爲而發當不其然然先生亦謂人言

翁山之說恐誤宋集名錯出體例頓乖今更爲釐定統
曰陳文忠公遺集而以練要堂集秋痕分屬焉凡十二
卷仍校勘以付梓人先生詩輓園元界古色蒼然望而
知爲端人傑士文更清剛崛上有曹公恭并古直悲涼
之概東孫念先與凌若何二書周櫟園尺牘新鈔錄之
謂其氣息通遠普人惡先生夷然不屑也宜書十九首
尤多足與史傳相發明者第四首謂妄繼咸劾太監張
鯨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疏請司府州縣各官齎冊投
赴以陞體統實有爲而發當不其然然先生亦謂人言



居處莫不有易況頻仰興亡縱觀成敗文武得之幽厲失之周召得之榮公皇甫失之孔子周人也目擊道存行事備其測之以易直寒暑冷煖時至立覺子嘗謂孔子憂時之作挹損褒諱莫如春秋深切著明莫如易後人以春秋言治亂不若以易言治亂之尤長也美周天性忠孝讀史尤詳遠覽近察悉寓於易以爻配事以事例爻不煩太卜立筮詹尹佛龜吉凶瞭如其明炳燭畏正月之震雷懼桃李之冬花手河維先兆寧分今古予次而序之遑遑步索非徒損益知止白賁救奢也但美周

居易之物當名原序

易書敘寥於今陽之蓋善者不言言者未必善也時義散漫賞音益稀追蹤前人不如嘿嘿黎子美周每爲撫膺欲以東坡海外之文爭山陽枯冢之論其事誠難頃者讀爻物當名一書則宜仰青天覩白日矣美周驚才絕代詩歌古文名書法篆無不極致顧其根據冥深全以道勝昔人謂春日秋水未可高擬內則猶徘徊牆外以曹劉自限烏足與語子雲哉程子談易必以身驗守之自知親切不同河漢其所持論匕箸燕笑牀笨矣

太倉社盟弟張溥題

自申酉以來天下賢大夫之死國者類多文士非文士之能死國也其所以爲文者固有以異乎人也是故天能喪其人而不能喪其文蓋無物足以尙之大僕美周黎公吾與文士也平生死國之心於文是見使其早出而仕於北都必將與范文忠景文倪文正元璐同其從容於南都必將與黃端伯金御史聲同其慷慨以爲古聖帝明王治道一統之殉其不肯佯狂自殺少緩須臾以負其所爲文也亦明矣贛州之死公無乃

亦恨其晚乎嗟夫易之困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公於易學甚深蓋久矣筮之於心焉嗟夫忠者臣之命也孝者子之性也君豈有其臣之命父母得有其子之性而天下已治矣致命遂志云者臣致其命而後臣之志乃遂子致其性而後子之志乃遂也云爾公之守贛也其時己大不可爲拮据兵食勢力既窮而卽與其友萬楊龔姚四君子相攜以死以其輕於鴻毛者與城而俱亡而以其重於泰山者與天下而長存至今日而二三讐民者出乃相與求之於溝壑之中而位之於雲霄之上五

蘆泉閣集序

黃鵠遠別之什稱爲高古非淸廟朱絃一唱而三歎更無可喻而其在北海時臥起持節凜然不可挫辱亦獨何耶豈其獨非文士而有以異夫都尉之所以爲文者耶觀於鄉則公可知公名遂球番禺人予別有公死事傳

黎子美周迦陵集詩二百四十二首明月集四百二十九首內子長安往還道中詩一百二十五首余共刪訂之爲詩七卷賦二十六篇總名之曰蓮鬚閣集閣黎子讀書之所也以閣名之猶以草堂集名李杜詩也余幼狂簡詩三百篇獨好誦七月東山蒹葭大東數章於文好子長子瞻賦好宋玉相如江淹詩則李太白自餘多所不讀四方投贈充仞束置不觀往往爲僕婢竊去最上閣一篇止矣癸酉始得黎子詩讀之如春風駘蕩夏雲崔嵬如坐百花雜遝簫韶美人劍客翾動左右於是晚仰歎息自恨其不如也才難久矣自神祖時天下文治鬱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山之道德丰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覈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之歌曲李奉祠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皆可與古作者同做天壤而萬歷五十年無詩濫於王李佻於袁徐纖於鍾譚此其無足大置數者至如扶風昌黎少陵明允永叔文章聖矣猶不得以才子稱乃今猶見美周自太白以來一人而已史稱漢孝宣

黎忠愍公蓮藪閣集序

吳郡八十二翁密菴李模撰

古之有德行勳烈聲名慶賞見於天下者勤大命施於燕鼎於是有從祀之文於是有易名之典蓋綦重也番禺黎忠愍公美周殉節虔州迄今踰三十年其子延祖重梓先集裒然成全書數千里使命間關問序於予瀏覽其文徘徊感歎至於咨且涕洟不能不重喟於宗社興亡之際曰古今人之感遇其同不同又曷可勝道哉鄴侯於蕭代之間盡忠納諫嘗一言而定父子慈孝之問民生休戚之重可謂盛矣武侯當章武建興之際其忠誠愷惻已盡於出師二表顧其一生屹然大節則澹泊寧靜二語已定於隆中嗚呼三代以下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豈必其盡用矣豈能盡伸其志與才而鬱鬱焉抗節以死斯亦可謂長歎息也顧其文與辭命具在其精芒四射沐浴日月之光蓋與天下共見之而浩然不可磨滅之氣要所得於天者長也余伏處菰蘆頹然廢老掩關累月自一二梵筴外偶抄錄方書彙集古人嘉言懿行以盡餘年豈復能留連筆墨以增

蓮藪閣集序

頻惑哉顧自三十餘年以來憶及明師良友喟然有所動於心或得之詩歌或形之讀歎不能釋諸寤寐之懷若吾美周則尤不能忘者也雖然余既已誌美周之墓矣古人於師友之交繾綣鄭重必根極道德而爲言豈獨文之云爾乎然而因其人以重其文而世之所謂不死其人者復因其文以重其志與才而又重悲其節嗟乎美周死不死緊惟其人吾既已知子平生之心但期見知於子云爾已矣因質言其梗概而爲文以歸之

文章以氣骨爲主而詞采音吐猶夫人之依體質以行者也史稱司馬子長文有名山大川之氣司馬相如之文漢主讀之飄飄有凌雲氣夫多遊名山大川而人見其氣容止閑雅甚都而人又見其氣使爾司馬別有以爲氣者不愈懿乎故夫文章者氣骨之輿也氣骨者人之輿也有氣骨載人以行而後可與天下豪傑千古聖賢相見有文章挾氣骨以出而後可與聖賢豪傑低昂千古之文章三代以後人皆稱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豈出師表之聲華遂能壓倒天下後世哉韓愈文章能起八代之衰豈昌黎文華遂高於初盛諸君子哉夫句句而飾之字字而櫛之按絃而比韻接竹以遺聲雖二君子亦千人中之一人衆軌中之一軌也如其衷於忠孝之歸立身之槩堅持獨立無懼之舉斯固已大海迴瀾平原千里矣余生平於文章止此氣骨二字而吾友黎美周氏獨能揭斯言以行天下其與人交也其歸卧青山索居一室也握手肺肝聲光照耀氣骨之在文章如醍醐酪之在元水冰層之在晶

吾駒撰

言身之文也文待質而後立苟其實之不至雖言之益工適足為後人齒頰之資耳張睢陽岩巢一律文信國惶恐灘後不啻數千言至今未嘗以多寡議其優劣然末俗率用是為先資固有以文傳人者矣求其人與文並重而無譏者蓋或寡焉番禺黎美周先生方其為孝廉時名滿海內所至傾其賢豪天下讀其詩文者爭願識其為人及死事贛州仁成名立天下又因其為人而

願見其文竟余建節嶺南乃得讀忠愍集於家君方同忠愍者先生之易名也當夫運會既去雖以十五朝之德澤二百七十餘年之積儲九州萬姓之智與力卒不能與天爭藉使先生大得志於時不過多數封事上觸閻罷茲世閒傳誦而止亦安能有所補救乃使之久困公車一青袍三十年不得及承平有所建白其受之天者若或靳之然而甫階一命痛心碎首以必遂其報國之志則其定之先生者亦天所不能奪也天下之美一也先代之忠後代之所取法各為其主曹瞞猶能言之

豈以事屬異朝遂可使其文湮沒而不彰哉乃為序而歸之其著作之美徐巨源諸子序之已詳至謂李白後一人揚詡誠不為過顧其大節皎然不負所學則雖謂李白拜下風可也

凡才之獨擅其至者類不能兼有所長兼則往往遜乎獨至之能李杜詩歌幾於國風雅頌而他著作光燄頓減少陵文不少槩見世所傳太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相沿六朝陋習而上韓荊州朝宗書格調至出范曄諸君下雄才如蘇子瞻宜其縱橫馳騁悉工且妙矣乃古近諸體或此之武庫矛戟不無利鈍或又譏其類方朔極諫時雜滑稽卒罕蘊藉蓋兼能而復擅其至者其難如此上下數千載間曾子建韓退之柳子厚庶其足以當之餘也今美周崛起南海當二百餘年休養生息之後日星河嶽不能祕其靈天地鬼神不能隱其秀其霈然而兼他人之所不能兼而以翱翔於數千載也豈徒然

舟訪我章門得盡讀其蓮鬚閣文鈔然後乃悔曩之知美周之淺也美周之文雄肆無所不有而尤能開闔變化淋漓慷慨如西漢人之所爲北地之所不能兼者美周遂能兼之奇矣夫文章之盛衰因乎氣候之治亂承平久則積累厚而發洩宏唐之韓柳不生於貞觀間而生於元和之代貞觀興之會而元和其舒徐涵濡之餘也今美周崛起南海當二百餘年休養生息之後日星河嶽不能祕其靈天地鬼神不能隱其秀其霈然而兼他人之所不能兼而以翱翔於數千載也豈徒然

之顧亦罕矣國初詩與古文各有其長惟北地李夢陽欲起而揜乎兼至之稱左建安黃初而右郎明史漢可不謂曠古之傑哉以予觀之北地奏疏書牘序記實遠過太白然深識者以爲源淺險氣斷促不免剽竊割裂之誚獨風雅什雜調曲諸篇差足嗣響少陵而無愧耳猶之獨至之能未可遽謂兼長如退之子厚之比也曩粵東黎美周遺予迦陵集予讀之竟亟語茂先曰當吾世乃有斯人乎美太白未足多矣胸臆中時時有一美周未一見其人以快向往丙子冬美周偕計北上特艤舟訪我章門得盡讀其蓮鬚閣文鈔然後乃悔曩之知美周之淺也美周之文雄肆無所不有而尤能開闔變化淋漓慷慨如西漢人之所爲北地之所不能兼者美周遂能兼之奇矣夫文章之盛衰因乎氣候之治亂承平久則積累厚而發洩宏唐之韓柳不生於貞觀間而生於元和之代貞觀興之會而元和其舒徐涵濡之餘也今美周崛起南海當二百餘年休養生息之後日星河嶽不能祕其靈天地鬼神不能隱其秀其霈然而兼他人之所不能兼而以翱翔於數千載也豈徒然

哉讀美周集者可以深世道之慶矣美周負大過人之資而廓包舉之學其所兼長不僅詩歌古文所著周易又物當名辨征居往來析動靜內外有皇極啓蒙之所未盡又能博涉浮屠氏書抵掌於成住壞空有無眞幻戒律性相之說每令禪學之徒聚族聽之輒復項縮舌撟而去世恆言異人難遇如美周者抑豈不足以當異人之目哉

西昌社盟弟陳宏緒題

南交宅後麓家宏開地海塝而城炎徼其山雄肅掎拔五岳其水澎汗萬穴倒流以故祥發人文皆極瑰肆奔駭之致以予所知交大都龍氣多而鶴氣少而後乃今得之吾友黎美周先生居然一羽客也眉骨起霞飄鬚松謖兩目如巖下之電雙肩削聳可拍洪厓可竦若士可摹月下推可畫騎驢濶上元趾濶踏不履不衫未及門而中宵嚮喉在堂滿堂在室滿室喜笑喜舞喜罵喜謔喜一解兩解喜妄言妄聽鮑昭所謂鍾浮曠之藻質骨之男子又嘗終夜獨醒幌燭之間若有所遇孤騫一嘯而已此置之浮邱公幽徑中當作何等王子曰故當喚作鶴鶴請以質之知言知相者

山陰友弟王思任題

抱清迥之明心得非美周也乎美周風世非東方朔從華陽洞來則陶隱居自蓬萊都水監謫發也其在嶺南獨得沖美秀特之氣以故其所讀書自元字綠字以及旁行倒行如蓮令思有徹視之方半夜可以捫索而所著爲文作九天之鈞拊五雲之石意識高靈思神洞杳力能步壁武安君橫壓卯之威妙驅市戰淮陰侯有搏沙之巧眞蘭苑中之文仙矣然持論堂正用心常厚度世救人摯摯娓娓蓋其平日□□□□學根器原深而尊公爲獨行高士□□□□之史眉山之論曰摩頂而心

胸羅奇書質稟正氣昂陟雲霄研砥流沫泗辯驚四筵筆取六轡飄風藝扇烱烱神智生知所歸死乖國史誦詩思人瞻像懷志日月同光千秋永紀

吾與先生自少而壯步趨相隨生死之別幾四十載嗣君方刻先生遺集繪像於冊端屬予摹倣以予知先生有素能盡神智時風雨幽鐙恍惚晤對池荷滴瀝若相告語像成因識

九疑七十二行者槃菴父

忠愍公黎美周先生眞贊

有美人兮名曰球神奕奕兮炯雙眸積厥中以攸往兮川既濟而亡舟倚唐虞之弗作兮舍斯人其誰求春之華兮秋之實苞蘂累累兮西飈急予猶及其盛兮馳皇路而勿恤與日流於九州兮方自顧其靡艾雖國步之多艱兮伊菅寧之尙在奚旻天之弗弔兮羌日月之云墜江汨汨其幷下兮鼓中流而莫返城忽復於隍兮臨白刃而坦坦痛伏龍之終徂兮知漢室之不可再也豈泰極而忘否兮哀碩果之不食也覩儀容不能已於言兮

感二子之弗匿也

廬山紫霄天然豈和南作

蓮髯閣集像贊

二詩雪軒校刊本

黎忠愍公像贊

嗚呼此嶺南才子海內所稱壯丹狀元者也讀其文則錦心繡口鏤月而裁雲瞻其像則秀眉明目蘭芬而玉温乃能捐軀殉國取義成仁勇斷霽雲之指憤嚼睢陽之齦配四烈於章江追三忠於厓門蓋天地嚴凝靈淑之氣幷萃於一身世泰則爲朝陽之鳳運窮則爲西狩之麟嗚呼大廷臚對三年一人問幾人其報國能不低頭而拜君

東吳後學潘耒敬題

蓮髯閣集像贊

一詩雪軒校刊本

加贈兵部尙書黎遂球祖父母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夫有德者必有其後詎不信然歟然而有富貴福澤之孫子兢與有精忠大節之孫子也蓋所立者大則不朽之令德愈長前之所以昌其後亦猶後之所以光其前矣爾生員黎大同乃原兵部職方淸吏司主事今贈資政大夫兵部尙書遂球之祖世傳詩禮之學裔衍冠服之遺矩矱既式於里閭鴻名久著于庠序敦樸則取法于先民範身則率繇于古處爲政風流承家節操一身實景其芳規俾

詩雪軒校刊本

爾熾昌永錫祚允固其宜也爾去人間世歷年所矣忠貞之節大顯于爾之季孫使人追念世德謂爾載錫之光可不謂榮乎茲用贈爾爲資政大夫兵部尙書錫之誥命於戲芝根醴原爾既無愧于前修茀祿遐昌尊當慶流于千億

制曰于公使人高大其門曰子後世當有興者夫陰德之所遺留不既大歟爾黎之先世內德固多陰行之善也爾陳氏乃原兵部職方淸吏司主事今贈資政大夫兵部尙書黎遂球之祖母名家淑媛靜性幽閒

詩雪軒校刊本

律已有常窺笑不輕于臧獲接人以禮惠愛尙逮于禽魚爲母與爲婦每多和熊七雁之風宜子而宜孫實有采菽式穀之誨凡壽躋耄期而多抱孫焉非其季之含哺則弗食卽爾耶今日者雖埋玉荒邱而遂受季孫國恩之報匪虛也茲用贈爾爲夫人錫之誥命慶源遠而流長當應紫芝之瑞俾臧嘉而錫類聿來白鶴之祥

制誥

永歷三年十一月 日

之寶

加贈兵部尙書黎遂球父母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子之能仕父敎之忠未聞國之貞臣而非家之令子子之所以爲子與臣之所以爲臣均于父之命是訓是行可知也矧圓折珠而方折玉物之必有其矜歟爾生員黎密乃原兵部職方淸吏司主事今贈資政大夫兵部尙書遂球之父膠庠名宿藝圃瑤華書巢史籍目破宛委之藏酒政詩壇興流風雅之韻鄭公鄉之門巷更聞長者徽稱萬石君之家風復擅撝謙美譽事九旬之母匪爾之視

膳弗甘友垂老之兄亦爾之恪恭惟謹且中年而厭諸生儒冠投閒忘情山水爾負孤高絕俗之標有令名克家之子而不一享鍾鼎之養不幾爲爾歉乎然一時之安享孰與夫百世之令聞尤長也爾子之忠于以報爾之慈固養志之大者矣是用贈爾爲資政大夫兵部尙書錫之誥命於戲聲纓光賁于松楸福澤永綏于桑梓流芳聲于不朽秉懿德于弗慚

制曰魏辛憲英謂其弟敞曰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及鍾會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謂琇曰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無遺父母憂夫婦人之愛其子而致勉于行役曰尙慎旃哉繇來無死其恆也孰有身明大義而勉之以孝作忠之女士乎慷慨義烈之人其非徒得于煦煦膝下之歡必其義方有訓者歟爾蘇氏乃原兵部職方淸吏司主事今贈資政大夫兵部尙書黎遂球之母紅閨隱秀名族潛芳居家有勤儉之稱爲婦盡克諧之孝爾以遂球爲子當才名藉甚之日人孰不以爲六珈之榮當身享之詎謂子既死忠而爾亦銜哀遂殞則今日之膺五鼎

列三牲不幾非其願歟詩不云乎子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是用賁爾爲夫人錫之誥命於戲象服是宜唯子之故芳聲一代良足于秋

制誥

永歷三年十一月　日

之寶

加贈兵部尚書黎遂球幷妻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國家值多故之時臣子不愛頂踵
以膺任使義也乃我國家見奇節焉然貴非君上所以望於爾諸臣者此唐臣
魏徵故有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之語也夫使臣自
效其忠孰與君若臣共受厥福至國變忽罹存軀保
妻子之徒爭先委命而有人焉碧蓁宏之血斷常山
之舌齒劒如飴赴難如壑者世寧一二數乎爾原任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黎遂球器度凝遠資識敏明

早列賢書公車六上腸等百鍊之剛筆倒千江之浪
秀才以天下爲己任胷藏草昧經綸居職視官事如
一家志切綢繆戶牖當虔州之役爾實克有勤勞督
師水戰掬斷指于鷁舟捍敵危城乘木人于雉堞迫
事勢莫支遂腦肝靡愛戈鋋被體猶聞罵賊之聲斧
鑕陷胷但懷報主之義夫封疆之臣則死于封疆爾
固匪封疆責也而厭聞率土之腥羶痛惜冠履之倒
置孤忠獨許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巍茲搖尾有臣如
此信間氣獨鍾之奇爲本朝最上之品矣是用加贈
宜國典之貽用媲君子

制曰婦人處變不失其常者世固無幾況夫丈夫從戎
身膏斧鉞而寒閨盼望夜月堪憐擁遺孤而歎室處
之無人睇江干而悲骨肉之靡定則大可悲矣爾原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今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黎
遂球之妻歐氏相夫子不憚靡室之勞侍尊章而極
執勤之孝爾夫于固志四方者也慷慨從王豈其顧

一身而戀妻孥者爾則能勉以大義勗以抒衷曾無
刺刺兒女之氣爾夫既以死勤事矣未亡之稱雖懷
先君之思而堅貞之操益深鞠于之誨爾夫既無慚
于爲人臣爾復無慚于爲人婦矣夫婦之從夫貴于
死孰與貴于生然而樂華膴于一時孰與延令名於
百禩是用封爾爲夫人錫之誥命副笄之錫于爾攸
宜國典之貽用媲君子

制誥

永歷三年十一月

之寶

日

上郡邑懇寬限赴部崇禎十年

遂球緣本縣儒學以易經中天啟七年本布政司鄉試第二十一名除崇禎二年以丁父艱不赴崇禎四年會試外以經三上公車給有路引回籍平昔自揣不過守分讀書不自意過蒙保舉部文催取蒙票帖拘令領文起送赴部遂球幸膺特典豈敢違慢奈遂球因去年會試南還長路勞倦暑鬱成病沿途休歇療治經今年餘甫得至家又以在路誤聽庸醫輕投峻削之藥致傷元氣今復積成痢疾一坐數起延醫膠治稱難即愈必需

之歲月乃能調補遂球老母在堂見年七十有四所生止遂球一人雖有兩弟原係庶出母老身病相與依依若遂領文起行久候都門非徒有虧色養且致貽母憂慮況他症尚可扶病遠行痢疾痛苦遺下舟車俱所不便伏覩部試考覈原許隨到棄赴為此乞恩轉報容遂球病愈始領文趨程萬一不及考期則遂球願候會試又遂球已經歷監聽選於崇禎二年二月初五日給引照回遇有大選揀選遂球俱得照例投考報國效忠不患無途可進獨以遠囘積疾勢難限期起行只得乞准

寬限代繳感激之至

上薄司起文赴部崇禎十七年

爲屢奉明旨擢用遵依起文赴部事遂球於天啟七年中本省布政司鄉試第二十一名屢經會試蒙先帝特行保舉有本省巡按御史劉呈瑞禮部右侍郎陳子壯題薦遂球眞才實德奉旨特用遂球以母老子幼願候會試具辭頃因聞北都之變遂球痛念先帝蠲產製銃五百門及火藥器械以圖復仇前任巡按御史劉達具報題解見留督師閣部史可法軍前恢復報功去年聞報寇變遂球具文招徠義俠誓固疆圍蒙督按司道批

詳鼓勵幸遇聖主中興遂球聞檄倡集闔省士民從上臺諸紳耆紳擁戴隨蒙吏部奏聞奉有遂球准取來試用之旨既因時江逆藩發難遂球仍請兩臺兩道願蠲資聯絡鄉勇以備應援俱蒙批詳優敘隨以部科題薦遂球實學史才候旨隨奉有所舉黃道周劉宗周黎遂球等十一員俱准擢用之旨頃因中書嚴煒奉差入粵抄奉吏部薦舉學問經濟人才一本奉聖旨朕稔知黎遂球爲東粵名士向於行卷古文詞中想見爲人及遊學江淮多正人君子之交薦牘屢登信堪大用俟趨朝

到部擢用該部知道奉有黎遂球俟到日擢用之旨遂球切見時艱孔棘雖以八旬老母在堂然必天下安而後私家得安幸遇聖主殊恩特被誼難自外倘獲任用仍准會試自當竭尺寸之長以圖報稱謹此具歷情繇伏乞起文赴部可勝激切之至

黎忠愍公傳

西湖查繼佐撰

黎公遂球字美周廣東番禺人也相傳堯時火正黎之後又曰北正漢興有軟侯朱蒼者其支至趙宋南渡樂耕縣南雄徙居番禺之板橋鄉十二世瞻舉嘉靖壬午賢書任順天府尹再傳大同文學其季子密公之父也密工詩未四十解去子衿往來吳越閩楚間同沈禹圖嚴魯孺王伯良徐文長葛永壺遊以詩名母蘇方娠公密夢孔雀集其庭大司馬陳子貞過之是夕公生五六

歲便能讀書下筆輒奇警縱橫不可幅墊師率憚潛謝去丙寅番禺令張國維試童子科拔公冠軍明年丁卯舉於鄉出東莞令李模之門模曰且以子壓一軍矣李名績重一時而張亦鉅公後戴魯藩監國于越竟殉難云時海內社集隆舉凡獲公隻字比寸明珠得望其幟息恰聞神語袖質以文稍低眉亦扶空天半矣工詩及古文辭往來公車間所著盈數指抵邢閾集鄭超宗影園在座咸賦黃牡丹七言近體各十首已糊名殿最虞山錢謙益推公第一超宗報公子已錄牡丹狀頭勝殿

前授筆故事公援筆陳謝道人落魄時借楊州夢一慰
邯鄲饑正不必果然也蓬戶數椽僅可旋馬一香一茗
就榻對語者率皆萬里客度嶺外爲詩題目中不得公
字揉便以爲恥公雅好遊自燕趙吳楚魯蜀以及滇黔
足跡無不至余嘗接款吳門塵下喁數語便可付史記
蓋無凡唾也其爲書大率務經濟危流激電光四射按
之咸有實用間以其所條畫上當事試輒驗籌賑饑活
鄉數萬人甲申三月國變公見所就義諸公皆平日握
手與淚語者益自憤痛哭誓死爲國講復仇勤王策於

是啟直指及藩臬諸書大都鑿鑿而先以鞏固省會爲
急務先是崇禎中詔行保舉法許內外諸臣各得言其
所知宗伯陳子壯方在官稱公博學幹敏可當方域之
寄公以母在辭廷臣三薦待以館職公曰文事非今日
所急及南都再造公乃出赴國憂罄其生產治鐵銃五
百函并器械藥餅齎赴資軍復與當事建議呼鄉傲勸
輸公貯饟構以待付友人張家玉上中興碩畫十事大
要以援虔爲第一義而身與巡按御史王化澄兩廣部
院丁魁楚副使湯來賀往來謀議圖戰勝方畧時吏部

特薦學問經濟人才詔授公兵部職方司主事頒賜敕
印提督兩廣水陸義師應援虔州同驗封司主事襲棻
督總兵黃志忠游擊羅明受等軍數萬赴日度嶺大治
戰艦千餘艘赴虔約連各部爲水陸夾攻之勢大戰三
日斬易相當竟水爲赤乃入贛城與督師閣部楊廷麟
督師部院萬元吉監軍御史姚奇允統總兵黃志忠嚴
遵誥吳芝範張琮張安等援兵數萬捍禦鼓勵堅壁固
守時虔疆危矣國家半壁生靈百萬虔城人民懷忠蹈
義老幼固志爭先突陣駢首死戰大獲奇功在圍城中

日夕與胞弟參將黎遂琪登陴對壘身冒矢石督發鐵
銃火器目不交睫凡數閱月十月四日忽南門陷城中
大亂公督健卒數百人奮呼巷戰竟日戰力盡公脇中
三矢墜馬公大罵不絕口敵遂褫其衣冠見所佩敕印
刀戟交下死之公得年四十有五蓋丙戌十月之四日
也胞弟參將遂琪暨僕盧從贊梁義陳廣金等三十餘
人同日戰死詔卹虔城殉難諸臣贈公太僕寺卿賜祭
葬贈祖父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讀書行江西制臣合楊
廷麟萬元吉姚奇允龔棻黎遂球建五忠祠於贛州歲

時奉祀勳卿嚴煒特請加郵得旨賜謚忠愍比例加贈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公性忼易通爽足揚舉頗不屑文縟或以爲傲物事親孝友於弟樂周急人人負之如冬日所著有蓮鬚閣詩賦文集周易交物當名易史詩風史刺凡百餘卷行於世二子延祖彭祖皆明經好學篤行之士余丁酉至東粵科臣金堡時爲僧雷峰偕二子見余咸能文克家以楊公之名著查繼佐曰大司馬之夢加贈者歟貞則貞矣三辭徵辟五因公車死守危疆以畢忠孝直可與張許文陸諸公

同不朽矣

廣東通誌傳

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祖瞻父密俱有詩名遂球生而岐嶷博學能文舉天啟丁卯鄉薦初上公車四方賢士爭求識面名噪京師南歸適丁外艱遂杜門著述益肆力古文詞詩賦服闋再赴春官不第時揚州進士鄭元勳集四方才人於影園賦黃牡丹詩推宗伯錢謙益爲之品題懸金礪爲賓遂球南還過焉即席立成十首竟冠諸賢一時籍甚共呼牡丹狀元既歸交遊益盛是時流寇內訌邊疆多故有詔令部院大臣保舉經濟名儒以任方面守牧禮部侍郎陳子壯首舉遂球以母老不就丙子粵東饑遂球盡賑濟之法存活甚衆崇禎末寇亂大起有叛將擁衆數萬自湖南挾吉藩突至連州省會洶洶將有變遂球爲言諸臬司方震孺令嚴警備勵人心徐以檄呵叛將去亂遂寢甲申北都陷遂球聞變痛哭決意致身陳子壯謂其可託大事力薦之趨金陵將拉之偕行不果乙酉遂球始出授官兵部職方司主事提督廣東兵赴贛州城破與弟遂琪死之贈兵部尚書謚忠愍建祠表揚所著有周易交物當名蓮鬚閣詩

黎忠愍公傳跋

武林釋今釋澹歸撰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非僅僅立言也立德最上功在一時則文於一時功在百世則文於百世良臣文盛忠臣文衰禮樂文於定治兵刑文於革亂文不以一質爲章變乃化化乃成黎忠愍公者番禺文人之冠冕時相欲引爲館職公不許遂以職方督粵東水師援虔州卒與楊公廷麟萬公元吉龔公棻姚公奇允同死稱五忠使公珥筆木天亦必能死節顧僇力行間蓋欲

挈二京以還共主功不成而忠乃成眞天下之至文也二儀闢六子嬗八音比五色間錯聖人作賢人隱四靈見景星卿雲醴泉芝草出元黃戰玉石俱焚公以一身示幻於其間夢中之孔雀席上之黃壯丹蓮鬚闍之筆鬱孤臺之舌受箭之脇飲刃之頸生之名士死之鬼雄忽而氷玉潔忽而刀劒鳴忽而虎豹變忽而蜂蝶遊忽而雷電合忽而風月麗皆文人之心之跌宕而不可測者百世之下聞風興起尊王室翊聖教敷春華結秋實觀乎化成天下而始識文之大宜公之不以一館職自

許也予友徐孝廉梆臣試於鄉闈牘已落李司李清方就枕聞戶外洶洶若數千金戈鐵馬聲司李異之起篝燈再閱無可復收者再就枕聲再作再起再置三就枕聲三作取論閱之及表而悟金戈鐵馬聲故出此耶表爲山西賑荒廷謝梆臣援據古今皆晉事無一語及他郡國於是薦之得儁梆臣博學喜談兵自號犂庭既有是徵咸謂必以武烈顯未數年急友之病一日夜步走三百里與其友同死或疑其不驗賑荒之表作金戈鐵馬聲金戈鐵馬聲合犂庭之名犂庭而生不犂庭而死

而成忠影園賦詩掇牡丹狀元虎頭城死戰與四君子稱五忠未知孰爲祭酒風人尚雅壯士矜正理無彼此一發於雕龍繡虎爲恢詭譎怪之觀公乃不愧番禺文人冠冕矣

崇祀廣州府學鄉賢傳

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啟丁卯舉於鄉闈牘已落李司李清方就枕聞戶外洶洶若數千金戈鐵馬聲司李異之起篝燈再閱無可復收者再就枕聲再作再起再置三就枕聲三作取論閱之及表而悟金戈鐵馬聲故出此耶表爲山西賑荒廷謝梆臣援據古今皆晉事無一語及他郡國於是薦之得儁梆臣博學喜談兵自號犂庭既有是徵咸謂必以武烈顯未數年急友之病一日夜步走三百里與其友同死或疑其不驗賑荒之表作金戈鐵馬聲故出此耶表爲山西賑荒廷謝梆臣援據古今皆晉事無一語及他郡國於是薦之得儁梆臣博學喜談兵自號犂庭既有是徵咸謂必以武烈顯未數年急友之病一日夜步走三百里與其友同死或疑其不驗賑荒之表作金戈鐵馬聲金戈鐵馬聲合犂庭之名犂庭而生不犂庭而死

而成忠影園賦詩掇牡丹狀元虎頭城死戰與四君子稱五忠未知孰爲祭酒風人尚雅壯士矜正理無彼此一發於雕龍繡虎爲恢詭譎怪之觀公乃不愧番禺文人冠冕矣

崇祀廣州府學鄉賢傳

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啟丁卯舉於鄉出東莞令李模房二場作樂論主司錄以爲程遂球交道最廣自燕趙吳楚魯蜀以及滇黔名士大夫爭爲推轂大司馬張國維分番禺時擢遂球童子冠軍及撫吳會邀遂球爲入幕籌畫公車次揚州鄭進士超宗集四方名流詠黃牡丹詩適至即席賦十詠爲虞山錢宗伯謙益拔最時人稱爲牡丹狀元陳文忠子壯奉詔保舉以四品權用不就時流寇屠劫郡邑吉藩楚至粵人驚傳寇且至撫

軍方震儒藉遂球鎮止之復捐產製鐵銃五百函赴留都資軍上中興書累數千言付張文烈宋玉上有詔授遂球兵部職方主政救與閣部楊廷麟部院萬元吉御史姚奇允驗封龔棻援虔遂球自粵統水師羅明受等軍數萬于南康大治戰艦已復登陴捍禦相拒數月擊殺攻者無算水戰則舟中之指可揮也遇虔無外援城潰遂球猶裹瘡巷戰至日晡腕中二矢大罵賊戰死敵見所佩敕印刀戟交下與弟副將遂琪同日殉難遂球美丰姿善談說愛樂人倫士藉成名者甚衆時名重海

內與徐汧吳偉業張溥張采金聲楊廷樞陳際泰艾南英諸名流樹幟中原呼絕代才子歲浸賑濟有方郡城無恙遂球之力也詔邮虔城殉難諸臣贈太僕寺卿賜祭葬贈兵部尚書謚忠愍廕一子錦衣衛揮僉世襲賜祭葬與楊萬姚龔建五忠祠於虔州歲時奉祀從祀廣州府學鄉賢所著有蓮鬚閣集史剡易史詩厯行世

廣州郡守橋李王庭邁人撰

明故兵部職方司員外郎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謚忠愍美周黎公墓誌銘

公諱遂球字美周番禺人按狀黎爲帝堯火正司地又曰北正當漢興有封爲軑侯者名朱蒼宋室南渡有樂耕公繇南雄徙居番禺之板橋鄉爲始祖其後數世入元皆不仕至十一世約齋公諱麒當明盛時乃就試爲諸生生三子其季前峰公諱瞻登嘉靖壬午鄉榜歷官至順天府通判擢府尹清白多善政與權相嚴嵩子同官能抗以禮法其初官國子監助教恭逢肅皇帝幸太

學因寵異諸國子先生賜褒封會考選御史檄國子先生咸奉旨就選因推轂公公自以俸少一月不肯與其方正如此同乳生二子長夢洲公諱大同邑諸生配泉州府通判陳公女生四子最少杜流公諱密少補弟子員孝友能詩士林稱躬行君子配蘇氏卽公父母公生而穎悟異常兒五六歲好吟詩學塾子業多奇警句東陽玉筍張公拔公於童子科余令東官丁卯分閫初得公卷以解首薦主者抑次本房第二場作樂一論贍核博綜主司錄以爲程不更一字於是公能文之名著海

內矣既而公同鄉陳文忠公當貳禮部循額保舉遂首
推公海內益知公爲忠孝端廉之士公交道最廣自燕
趙吳楚魯蜀以及滇黔凡有聲氣莫不願爲執鞭所遊
歷山川之勝必有題詠見時事日非即罷公車甲申之
變公痛哭誓死力講復仇勤王策有上直指與藩臬書
淋漓血漬讀者爲之聲淚俱發也先是方公孩未撫軍
東粤與公相得甚懽時吉藩避寇至自楚中道路相傳
云寇且至公與方公設偵備寇卒不敢近方公午日陳
宴珠江同公商畧君國大務歷卮酒慷慨不撓比及國

變東粤不速禍者公之保障有以豫策之也宏光詔下
公捐產製戰銃五百面仍遣力戴星馳解南都當是時
輩上公以寇爲不足憂及兵至百城俱下其坐而受攻
或不攻而逆降者踵相接也公既遠在東粤誓以恢復
爲己任曾擁立講起公夜閉閣草中興事宜累累數千
言以援虔爲第一策付友人張文烈公家玉上聞吏部
薦舉人才以學問經濟題授公兵部職方司主事提督
粤師且詔練習兩粤水師爲應援遂偕驗封龔公棻統
總兵黃志忠嚴遵誥羅明受諸軍援虔且攜其弟遂琪

姊子劉師雄渡暑星馳既踰嶺抵南安率志忠明受等
諸將大治戰艦比至南康則與龔公繇陸八虔與閣部
楊公廷麟部院萬公元吉御史姚公奇允連水部與陸
兵夾攻一時勤王之名東南震恐於是明受沿流下江
以一旅六千師敵萬餘騎銃擊殺者無算敵乃泅水劫
舟我師奮擊却之敵從水下攀舟而上我師厲刀截之
舟指可掬也舟大水淺不可動敵縱火攻我師遂潰公
見明受既敗復與諸將鼓師督戰一月數捷凡在事文
武堅壁虔城和戒嵗飭而敵且益兵圍益困當是時虔

無蚍蜉蟻子之援矣儻公少緩須臾死則國猶可歸乃
與楊萬諸公晝夜登陴目不交睫者數月忽城中風
沙暴作城陷敵上城門啟須臾敵騎滿城公猶下城督
健卒數百人巷戰戰力盡鼓聲死公腋中二矢墜馬馬
亦三躍示滅賊狀公厲罵不絕口敵遂磔其衣冠見所
佩救印刀戟交下死之弟遂琪扶傷護其旁亦被刃偕
死劉師雄脫死詳述其狀如此嗚呼公所欲援者虔耳
虔破不二三年閩廣竟不克守豈非天哉詔卹虔城殉
難諸臣九卿科道會議入告一時扈蹕諸臣皆昌言無

諱其子延祖彭祖倘泣血上書遂得邺典贈太僕寺正卿賜祭葬且贈祖父皆如其官王母母妻暨淑人麐延祖入監讀書奉旨救江西制臣合楊萬姚龔諸公建祠虔城號五忠既勅卿嚴公煒特疏請加邺蒙旨錫謚忠愍嘗贈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揮僉世襲公赴義至忠誓死甚烈而被忍暨亦良渥矣公兩目如巖下電雙肩削聳頎然玉立其與人交也握手瀝肺腑然斷斷於邪正是非之介不少混所為文章如大海迴瀾浩瀚無際而粹然一出於正所著書如孟子不以象殉論尊

周論周禮非王莽所托論許衡亡宋論皆純儒之言記似柳傳誌皆逼韓詩不一家其排岩類劉楨抗厲類曹植蓋其平日持論能超乎北地濟南者也公性至孝已丁外艱三年之喪不食肉禮也既免喪猶斷腥菜人或勸之公曰某幼多病不食惟好食魚頭及魚腹腴肉先君館於外輒付錢歸買之或歸共食得魚必以頭及魚腹以飼兒曰兒長當好學無忘返哺也年十五患瘡先君撫之某臥而食之先君之愛育某也如此且人子之禮必侍膳某未之行也至今言之猶痛苦於心耳因有斷肉銘載集中余與公有一日長不忍其遺事湮沒因特著其事君事親之大節俾天下後世為人臣子者咸得鑒觀焉嗚呼以公之孝而卒不逮事母母以哭子死有遺痛是非人力所能為也嗚呼余嘗讀史至韋武建興及德祐景炎間蠭然悲痛於諸葛文山數公苟時無數公者維持捍衛於其間則君臣之名不立正閏之統亦無分矣昔人論諸葛出師表追匹伊訓說命而文山所著七歌及渡江諸詩則又遠宗箕子近擬杜陵其柳揚沈痛至千載而下令人讀之不能終卷以今觀公

行事及其所著書蓋先後有同揆者公死越十一年子延祖彭祖間關載寓書乞銘於余余既愧後死又何忍誌公前死哉因為位而哭之如禮謹撮公以死勤事及生平大畧以銘公墓是後死者之職也公殉難於隆武丙戌年十月初四日距生於萬歷壬寅年七月初五日未時得年四十有五配虞部歐公大任姪孫女初封淑人加封夫人子二長延祖以恩貢生廕官生改廕錦衣衛指揮僉事娶左春坊區公大相孫女次彭祖番禺縣學歲貢生娶禮部員外何公子朗長女女一適兵科給

事中李公貞季子邑庠生李綻孫述曾羅定州歲貢孫
女二一適候選州同郭鑄一適邑庠生潘守恭延祖出
孫能謙廣州府學廩生孫女一適邑庠生陳位千彭祖
出公死十有二年歲在丁酉余拭涕爲銘銘曰
百六之囚孰致匪躬王臣蹇蹇司馬之忠旌心貢章以
死勤事東粤人文有光國史孝緜忠立爵名隨之銘此
貞石億禩褒斯

賜進士第河南道監察御史前謫南京國子監典籍浙
江雲南道監察御史監試禮闈巡按貞定知廣東東莞

縣事吳郡友生李模頓首拜撰

黎忠愍公美周先生祠堂記

常熟後學薛　熙孝穆譔

美周先生之稱於天下也始以才名終以節義而不知
其明體適用之學周卓然儒者也其上中興十事書首
曰勸學崇儒而本之於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極之於
盡性立命然後生死得喪不足以動其心而可以當大
事嗚呼其志如此其與朱子平生所學何以異哉朱子
以之進於孝宗先生以之進於思文未可以成敗利鈍
歧視之也蓋天下事有常變緩急之異而公私邪正是

非利害之心固一定而不可淆者也彼要朱子於路者
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此其人且不知
有心況其他乎先生於天崩地裂之時能歸咎於章句
文詞之徒性命之理不明心志之向無定一失足而不
可復爲則其卓識爲何如而以一才一節之士目之豈
不淺之乎窺先生哉先生又極推念臺劉公石齋黃公
比於商之二老漢之四皓其人即一無所爲亦足以勵
天下之人心而平時則以許衡實始亾宋使宋不能食
崇儒重道之報而衡爲毕庸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罪

人又論用人則曰今日貪汚無行之人卽古三代盛時名公鉅卿之選在乎上之人有以知之而已論兵事則曰選練之法我一人可得之十人積而至於百千萬人皆可呼吸相通如臂使指不若今之俳優然以爲觀美者也其論皆出於創而歸於正又如此至於星歷樂律無不推其至理平糶賑貧皆能見諸實事嗚呼以先生之明體適用而得早見於世則天敘爲之復全民彝爲之復振庶以究朱子之學於今日何至金城湯池望風崩解士卒迎降生靈糜爛神京旣已慘喪南都又復潰

散始以先生當閫虔之門戶計已晚矣而又牽制掣肘僅以一死報累朝養士之深恩爲一已成仁之大節此豈先生志哉先生殉節後奉詔建五大忠祠於虔城又建專祠於廣州城東之仁厚里兵燹皆廢先生伯子金吾延祖重建於板橋之茹園塑像以祀復建一閣藏先生遺書顏曰蓮峯蓋仍先生書閣之舊名庶旦暮於此思其嗜好思其居處以見先生於羹牆之意亦孝子之心也祠成於丁卯歲越七年庶至粵訪延祖於板橋謁先生祠瞻典型爲之記庶耳先生名讀

先生詩文久矣今復得誦其蓮峯閣全集其大者又卓卓如此雖百世祀之可不愧耳

先忠愍蓮峯閣詩賦文集周易爻物當名易史詩
風史刺諸刻久爲海內名公所重選入明詩歸說
郭神聽集扶輪集氷雪攜詩慰四六類函結鄰集
名賢尺牘新鈔藏弆集山曉閣明文嶺南文獻嶺
南文集明文在諸書已登梨棗與諸前輩耆逝並
重於世甲申之變虔州殉節國事家難頻仍片板
隻字悉歸秦燼底錄無存至今海內名賢或貽書
遠取或選錄爲傳但篇牘浩繁株守貧重鐫資
乏茲勉選刻什之一以公同好若憫全集之湮沒

詩雪軒校刊

則藉先生大人重授剞劂以垂不朽耳

禺海七十遺民黎延祖謹識

第一卷
賦
惕志賦 并序
波羅銅鼓賦 并序
素馨賦
荔枝賦
蝴蝶賦
水燈賦 并序
荔核冠賦 并序
別絲織愁賦 并序
客吳賦 并序
弔南漢劉氏墓賦 并序
第二卷
四言詩 附擬古樂府
恭遇上耕籍田作詩八章
幼婦篇
孤鳥篇
悲秋風賦
疑賦
三大忠祠賦 并序
影園賦
春浮園賦
檳榔賦 并序
朋泉賦 并序
榮客星賦
皆園雪花酒賦

壯遊篇
善哉行
第三卷
五言古詩 附擬古樂府
擬古雜詩三首
述古十首 并序
古詞二首
結客少年場行
古俠士磨劍歌
苦熱行
南國篇
江南曲
新卜虹岡秋日偕諸子集飲作
詠穉子
贈張受先
贈吳駿公
飲酒
參曹溪道場宿憨師影堂作
獨漉
擬古少年從軍四首
度嶺作二首
閨情
從軍行二首
苦寒行
放歌行
同聲歌
寄謝伯子
奉題忠孝祠詩并序
贈張天如
贈邵僧彌

次江西憶大兒小兒偶然成詩
訪徐巨源
入雲棲山中禮蓮池大師塔作
中秋十三夕自白堤赴李仲木約同諸公坐月宿
灌谿老師齋中
梁溪黃心甫泰以舅二子訪予虎邱留詩失值
登太山上天門作　寄懷徐巨源
吳江舟中感念先高士夜遂夢見起以墨研淚爰
識斯作

送關子喜王崇閣二子入都作
酌雲泉邀瀑亭　途次寄兩弟山中
七夕酌李文中竹圃留宿作
奉寄總河張公并序　秦淮曲
清溪曲　莫愁曲
招隱洞等玉藥花亭作
中秋十七夜宋令申給諫招同陳藥亭吏部待月
虎邱石上作
閶寇陷襄雒

第四卷
七言古詩　湖堤古樂府雜言
南都篇并序　北都篇
牡丹曲　荊卿行
項王廟　聶娘婉眉歌并序
崇禎己巳□□□遵化城永平節推增城何公死
焉歌以識之
金銅仙人辭漢歌　遙夜歎
風平詞　鴛湖詞

竹枝行郭履台先生招同陸青章諸子夜飲出侍
兒作歌因贈
吳趨行　短歌行
西門行　將進酒
水碓　神絃曲
陸將軍行
春夜諸子過集草堂顏方平以劉姬之約迷席歌
以調之
端溪采硯歌　牡丹後曲

寒江曳艇歌
憶昔篇戲爲友人賦別
綠綺曲
春望曲
短歌行
過靈隱寺尊韶光院歌
結交行贈陳子
湖上同胡小范夜飲坐中聽其家元戎敬仲與房
都護占明盛談往事

送王子安還越兼寄梁非馨
認馬曲
周蔚宗將軍鐵如意歌
峨眉
竹
第五卷
五言律詩
送李煙客出塞二首
俠士吟

徐方平字歌并序
□無人
寶香篇并序
青樓曲
顧
賦得彈琴看文君
無錫舟中偶成
送戴安仲遊楚
劉生
贈新寧令
金陵陳都督席上遇温覺斯將歸五羊賦贈
陳都督者其尊人忠愍公死綏遼陽殊烈令弟朱
明與遂球鄉舉同年比于留都相見甚歡爰贈
以詩三首
夢得寶刀
美接兄從蜀中歸知刺史五叔父宦況感賦二首
席上送戴初士分得湖字
都門贈別梁非馨
畣贈萬年少
過張受先茅居留贈四首
別李文中
何象岡老師招過邨居同歐嘉可謝伯子陳中行
慰梁非馨
河上送春二首
茅店
送人遊西湖
示兩弟四首

湖上卽事四首
畣徐子能
天上樂
春晚
劍

家叔君選連夜讌飲賦二首
雨夜懷徐巨源二首　庚辰出都二首
客潤州春餘八夏留滯官舫憶家園花事之樂作
詩五首
南歸已渡江聞萬茂先就徵至揚州因買舟還訪
客舍與鄭超宗諸子相聚旬餘茂先賦詩見贈
用韻奉酬三首
酬贈徐山人二首
送吳駿公之南都赴司業任
送邵僧彌同駿公之金陵
山家
將至五雲泊舟同黃獻君進士閒步劉須彌侍御
園亭時侍御官楚中因賦
楚客有孟元白者偶持子紅毛劍去聞其死于陳
木叔明府所詩以志感
理徑
二月十七日社集趙裕子雲槎同諸公賦
賣書

七夕觀內祠織女戲贈
王繼陽朱康侯同載下富春漫賦
湖上答贈方爾止　和劉安世園居六首
舟暮
送郭天門中丞巡撫江右
送周孝受之閩
聞王子房中丞死寇志感
第六卷
五言排律詩
潘芝林縣杭州參軍遷荔波令荔波子從父舊治
潘以此聞子至湖上卽命駕見訪因贈以詩
東皋同諸先生上人社集分賦得素馨花燈
第七卷
七言律詩
新年喜陳喬生見過
嬉春曲戲效香奩體四首
題謝伯子花城
戊辰長安感述七首

官河 詠杏花
賦得石榴子 西湖二首
戊辰生日宿凌江上藥上人禪房七夕前二夜也
題寶安尹沖元先生蕩航
席上賦得綠鸚鵡同錢牧齋學士
舟泊章門寄題萬茂先溉園
自淮揚舟還竹圃李文中邀同陳大士楊維斗艾千子吳次尾諸子酌牡丹花前拈得嬌字
李仲木喜余下第南還賦詩載酒相賀卽席述感
蓮鬚閣集目錄
因柬劉公旦用公旦送余北上韻
虎邱避暑感贈周仲馭張天如用仲馭贈余原韻
雨夜同張受先坐王與游舟中話別再用仲馭前韻共賦
感別蘇州
喻京孟招同萬茂先徐巨源集三洲亭晚汎湖上
湖上感贈朱子莊進士
吳靜廚席上偕侯赤社晤方爾止
鄧元度先生招飲鏡園留贈
贈李伯熙先生
送盧公子詣闕請其先大夫郎典
過端州七星巖留題
春居雜詩二首
贈歐子建先生六十初度二首
初秋客婁東同張天如孫孟樸郁儀部僧彌集吳駿公齋中卽席賦
借讀虎邱仰蘇樓
臘月十八日登泰山絕頂作
出都門別黃虞六
至武林嚴印持子岸喬梓見招聞子將從山中特至羅文止乍病不赴子復以曹木上錢殷求繆湘芷三子邀向湖上不得往因寄以詩并懷同集沈崑銅張天生馮子秋諸子
聞子將有湖上打船之議啓事與聞卽報以詩
柳色二首
還過章江徐巨源邀住榆溪草堂留題四首
寓巨源溪堂萬茂先從溉園至用韻酧贈二首

小春同家君選叔謝伯子陳中行海上汎舟赴香
山相公之招分賦得真字
三月三日同諸公社集南園禊祓卽席限韻
閏元旦同張天如賦
閏元宵同天如賦
春試後姜如須見過賦贈
柬萬年少
都門三月三日李灌谿老師招同顧端木陸起頑
徐孟博簡伯葵集雙河菴卽席贈起頑
山農子雲諸淨侶過集
蓮髮閣集目錄

河上懷徐巨源
揚州同諸公社集鄭超宗影園卽席詠黃牡丹十
首
姜如須花燭詞和萬茂先韻
哭萬茂先
同顧修遠訪周仲馭焦山留宿時以茂先遺書爲
乞誌銘
湖上漫吟
偕峨眉僧過羅大夫季作讀其新詩
詠木棉花
夜過王子安寺樓令子茂遠從山陰至率贈
憶弟 舟次
題賢女祠 并序 小溪
閩鷓鴣 甲申聞雁
劉安世惠子亟絲海棠一株從皆園載歸栽於睛
眉閣前賦詩爲謝
喜祖心師不是菴成同麗中師丁善甫梁漸子李
山農子雲諸淨侶過集
蓮髮閣集目錄

第八卷
七言排律詩
送何象岡先生還朝
至南都呈大宗伯李小灣先生
禺峽山中人朱叔子玉笑堂成人來索詩書云玉
笑之義不求甚解然予作詩正不必此詩眞足
相當也率爾報之二十韻
第九卷
渡江有述

五言絕句詩 附擬古樂府
塞下曲 烏夜啼二首
子夜歌 采蓮曲
古別離曲 懊惱歌三首
古意 題陳順虎東皐二首
何龍甫姨兄邨莊作
竹園游冥詩六首 并序
頃讀書虎邱仰蘇樓一夜爲龍雨所拔因與某上人創而新之文湛持相公爲題曰來賢堂茲隔
遣
蓬鬢閣集目錄
歲重來上人復增建諸精舍偶援筆名題二十字五首
蠶歌行寄兩弟
古劍行
江南曲 飲馬長城窟
上陽白髮人 紫貉翁歌
題畫
第十卷
七言絕句詩
陳將軍征山寇凱歌二首
昭君怨二首 刪梅一首
春園八首
送張玉筍邑父師入覲二首
楊柳枝詞四首
寒榻病餘笑目前景物都無可咏因戲作天上宮詞四首
滕縣即事
江姬以忤貴陷獄念其冤救之繆欲身報賦詩以遣
蓬鬢閣集目錄
遊絲曲
西湖紀咏和陽羨謝山人韻三首
同伍國開譚元定遊西山雜咏二十首
梁季貞年兄新婚賦贈二首
送何石閒先生遊韶石因寄萬峽朱叔子
寫畫寄徐巨源
丁丑南還道中雜述四首
吳門夜飲曲 贈吳澹如二首
還過豫章同朱子美萬吉人茂先青渥次謙集陳

士業齋頭

萬茂先齋頭得高麗紙一幅乃姜燕及學士使朝鮮歸所貽子從陳士業飲過宿茂先因爲作畫并題其上

爲徐巨源作榆溪草堂圖因題榆溪在豫章城內頗恨無山子謂爲圖補山不如爲堂補樓也

恭承宗伯陳秋濤師移惠雙桐樹子當春深暢生賦詩奉謝

仙詞　燈船曲四首　并序

還至吳門送朱方黯就徵北上二首

溪上晚步

和徐巨源漢宮春曉賦

憶次兒彭祖

中秋陸清音招同郭履台先生過雁岩邨賞桂漫賦二首　社在申家貴

張天如吉士評余眞書似姬人作者戲畣以詩同姚君左張草臣劉公旦李文中飲竹圖各限韻立就

送許班王同年還潮

大中丞孫未方公以詩索黑葉茶子戲畣督師度嶺經飛來寺題壁上

第十一卷
論
知人論　諫論
朋黨論　冬至前一日無陽論
日行論　明察論
氣運論　孟子不以像殉論
孟子不尊周論　許衡論
聖人作樂功化之盛論

第十二卷
策
守令策　將相策
政教策　官人策
保舉策　漕運策
第十三卷
書
與陳喬生談天書　與友人論窮理盡性書
與友人論兵事書　答友人論星歷樂律書
倉梁漸子　報何相公
報謝伯子書　報李定夫書
倉汪父母論平糴賑濟書
倉祁陽王啓　報徐巨源書一
報徐巨源二　倉何相公書
寄張受先　寄張天如
與陳士業　與萬茂先
復姚比若書　報朱叔子書
報劉生民書　與李文中書
與尹昌庭　與鄭超宗
寄凌澹河年兄書　謝何相公
倉王遂東先生　上大中丞孫未方公
倉陸晚菴別駕一　倉陸別駕二
第十四卷
書
寄徐巨源　報蔣南陔先生書
寄梁無畸業師書　倉嘉湖道吳人撫
寄顧修遠　倉潮州李司理書

上中興十事書
上署藩晏公平糶賑濟條議
與友人論湖南屯兵書　寄陸晚菴別駕書
上直指劉公　計賊檄
復友人論勤王復仇書　復李參戎
上署縣陸公　恭畣祁藩世子啓
勸鄉里忠義書　致區啓圖書
第十五卷
碑記
蘧鬚閣集目錄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平湖南山寇紀功碑　南海神祠碑記
信州設學田碑記
番禺茶園古延壽寺莊嚴佛像碑記
重修廣州府儒學大門碑記
第十六卷
記
登泰山記　西山遊記
遊焦山記　遊惠山記
禺峽遊記　湞陽峽記
度梅嶺記　水中石記
懷玉道中記　過七里瀧記
西湖雜記　金陵雜記
虎邱雜記　虎邱玲瓏棧記
非水船記　晴舫閣記
觀劉氏塚記　劉安世皆園記
留石堂記
第十七卷
序文
蘧鬚閣集目錄　四　詩雪軒校刊本
贈太倉知州劉子序　送李烟客先生序
奉賀方伯王公陞任雲南巡撫序
賀督學曾公陞任參議分巡備兵嶺西序
賀增城邑侯陸公得士序
奉賀總督兩廣沈公壽序
奉賀直指葛公巡歷南韶策畫勦寇蕩平四省序
別盧侯序
奉賀陶石鏡先生暨王老孺人六十壽序
奉送潮州府司理李公內召序

第十八卷
集序
史藉序
徐巨源易繫序
易史序
李氏藏書序
韻嚴識餘序
顧不盈和擬古樂府詩序
喬氏筆蒐序
蓮鬚閣集目錄
謝伯子遊草序
劉生民遊草序
甘禹符遊草序
區叔永詩集序
常孫芙航集序
陳孟長集句詩序
是誰集序
戒和尚詩序
冰雪吟序
銀鹿春秋序
蝯玃草序
踽菴集序
春秋兵法序
大司馬申公疏草序
廿一史識餘序
周蔚宗將軍詩序
刻徐文長闕篇序
鏖櫳日記序
百憶詩序
劉安世詩序
南越廣艾序
顧修遠庚辰房書序
李仲木制義序
嚴伯玉詩文草序
李調甫使君梅州政蹟題詞
陳伯璣詩序
林六長越州草序
蓮鬚閣集目錄
第十九卷
傳
李孝子傳
李伯熙先生傳
萬徵君茂先傳
第二十卷
銘
自硯銘
瑞井銘
王子安石室詩序
謔菴評西廂記題詞
睡方書序
重刻五先生詩選序
壬午程墨升序
嚴印持先生詩集序
華仲通集序
南海詩序
河村詩集序
曹烈婦傳
朱少貞先生傳
梁太狂小傳
二桃栎銘上老母壽
擬作石書倉記銘

第二十一卷
題跋
琴述跋
書忠惠特祠大中丞鍾公遺墨後
侍御念麓胡公紀畧書後
第二十二卷
緣疏
勸行治癩疽腫毒神方疏并方
募脩廬山最深處谷簾泉精舍緣疏
蓮鬚閣集目錄 七 詩雪軒校刊本
吳門蓮花菴準提閣募準提香像疏
第二十三卷
行狀
先高士行狀
伯父六處公行狀
第二十四卷
墓誌銘
歌者張麗人墓誌銘
了宗大師塔銘
第二十五卷
南禺妙高峯花阡表
祭文
同年會祭大座師張紫坡先生文
祭謝先生文
祭督學魏公仲雪先生文
祭姚現聞先生文
祭李太老師母徐宜人文
祭萬茂先文
祭張天如文
祭鄭太君文
會祭舉祀鄉賢朱少貞先生文
蓮鬚閣集目錄 八 詩雪軒校刊本
祭業師梁無畸先生文
祭謝伯母文
祭孩未方公文
第二十六卷
雜文
日月問
幻女說
爲萬茂先祈禱文
鐲銑齋夢啓行祝神文
戒殺六則文
錢神頌
桐塔副墨

賦

惕志賦并序

惕志賦者黎子南還渡河而作也黎子既浮彭澤驅車皖城入長安上書公車還而深自省悟取柳下以爲師噫中情之靡定兮易高眄而闊足謂放達以自遠兮猶豈知蹉跎夫流俗眷二人之多訓兮繹良友之忠告爰已蒙孝廉之令名兮偕諸侯而輯玉揖賓鴻以于邁兮暫辭母於高堂而恋余父之愛勞兮猶言送以出疆憑吳楚之大澤兮渡鯨鯢之浮鄉蹇驅騁於齊魯兮熟頫眎夫韓梁望燕臺之矗矗兮趨鳳闕與鵷翔

文明而燦莫火炙流而余誕兮肇北正之門茈得所怙與所恃兮漸臻導而緜路美錫余以奇玩兮惟弄余以大璋負天吳之祖禍兮捧龍馬之文章願析薪以克荷兮蓋式穀之餘慶也夫何余心之恍恍兮亦既長而蹉跎戲坎坎其伐鼓兮嬉盤盤而舞歌瞻朝葩之結繡覽夕雲兮飄羅余感此而莫遣兮又慨慷而自多紛余行之不一兮挾衆趨以爲美懷仙人以屬咏兮執兕觥而屢起小咎繇爲不足師兮偕琴牧爲吾與傷摯旦之不作兮世靡靡其頹只余盍以猖狂而任肆兮惟蓬累而

翔欣嵯峨之絕嶂兮終懷想夫舊邦翩余袂之揚揚兮問流風於京兆兮棠棨敷而有嘉（世廟時先曾祖曾爲是官有聲）念余祖之有德兮余是曰季孫之子也空務飾於妍言兮胡後賢之濟美欣有當於中情兮余適遊夫太暘之初升披紫闥之重雲兮消周道之凝冰爭握蘭以自獻兮見席珍之咸登何余策之不投兮夫寧不倀倀而且憎豈錫簪而授組兮信吾斯之已能曷反余之初志兮其何德而可徵罷趨歸以奚怨兮遡長河而擊楫風離離其

鼓浪兮楊青青而散葉出宿雨之濛濛兮宕晨星之煙
煙侶元鳥以亟還兮夫恆有慨於余中倚奢傲以成性
兮矣節嗇爲靡通炫奇服以暢志兮修弄謔之成風余
惟恐不立夫修名兮胡又以徘徊於所從處承顏亦何
當兮出干祿名求養徒乘馬而遵同兮盍歸修而自彊
把余臂以知痛兮念倚門之爲悵歎清暉之豈娛兮去
情謳其莫賞曰一菽之可歡兮望白雲而余以歸樂過
庭之爲禮兮怕奉杖而稱詩戀一邱與一壑兮寧叢蘭
而蒔芝作與息其有則兮守先民之良規羌顧景而正

襟兮爲庸衆之攸儀余猶將往試冢而執優兮恬茹澹
而被質扃元精以內守兮生祥光於白室仰南山之喬
柯兮眴北堂之蔭日羲和告余以舒轡兮白虎趣余以
鼓瑟醲馥馥之春華兮期合弘於秋實習肝腸以相向
兮匪毛裏其孰親維連枝之列樹兮思水木之攸振諸
父睠如其耄耋兮諸昆曳褐而長貧若余仲與余季兮
外就傅而甫臻不言還以式睦兮其肯負茲常倫匪上
國之迢遞兮不足以爲余忭次涿鹿之荒都兮列雲鳥
其如戰下江南而采菱兮倚佳人之紈扇渡廣陵之飛
濤兮瞬流連之臺殿近王氣以踰金陵兮歷帝王之舊
都發越吟以遨遊兮羣倡和以曼衍兮矣節嗇爲靡通炫奇服以暢志兮修弄謔之成風余
惟恐不立夫修名兮胡又以徘徊於所從處承顏亦何
當兮出干祿名求養徒乘馬而遵同兮盍歸修而自彊
把余臂以知痛兮念倚門之爲悵歎清暉之豈娛兮去
情謳其莫賞曰一菽之可歡兮望白雲而余以歸樂過
庭之爲禮兮怕奉杖而稱詩戀一壑兮寧叢蘭
而蒔芝作與息其有則兮守先民之良規羌顧景而正
冠之峩峩兮端縫掖以優游嚮克範於正鵠兮匪悅樂
侮器恒敬以誡盈兮流蜿蜒而不腐感初筵於衛侯兮
如銘几之有武矧余幼之未立兮曷亦返而自修正雲
而咸休觀窮變於大易兮知通久之所繇豈顯名之爲
余辱兮余曰歸而遑恤於此愛羹元之爲旨兮胡熬熊
而炙鯉懷美尙之秉道兮持一竿而徙倚終厚蓄而博
施兮爰堅余之素履世喔咿以妄營兮惟睚眦之是仇
寧蒙辱以處賤兮保純白以何尤珍余行以自玉兮顧
嘉名之曰球從蘊彩以含韻兮慎攸玷而卽羞際桃都
之喔喔兮鬱孜孜其無寐發短歌以未竭兮耿余銘於
榜次亂曰玉之山兮珠之浦搏日輪兮持月斧褰余信
兮矢余貞舍初志兮其何成舞清聲以滿天地兮守金

石其含精

客吳賦并序

歲癸酉黎子當詣公車將先期讀書璧水甫李
檐招舟海賊來泊城下母命亟發遂以仲春戒
行凡三月經姑蘇又聞有中州之寇江淮之水
徘徊未前於是僑寓白堤復已秋仲憂國思親
時亂心曲爰述斯賦

維尚章作噩之紀兮子又以嘗羊而撰流羌中焉而房
皇兮更華心之與濁酋望如龍於桑榆兮睨江星之動
而不收豈天質之有惑兮又罕車之以爲憂嗟生初之
無爲兮實治約而龍秋比生後而相保兮便聲居而跂
遊何茲之弥弥兮眇魚腸於前邱歎幾望之爲
月兮眡纍刑之見黑於水兔械劍而既覩兮嗟五老之
曷其來止疇化熊而錫圭兮又作歌而舞羽沛吾以當
越裳之貢兮遭吾猶疑夫肅慎之矢緬季梁之奚在兮
詛曰僕遨而肉鄙匪北門之爲歌兮謇旄邱之前軌盍
斯土之以翔兮憺楊舲之過市鬱展詩以弔古兮竦長
劍而欲之季何讓而觀樂兮伯何德而不知道何學而
同偃兮燔何慕乎要離嘉何讒而邱墟兮胥何忠而鴟

夷紛草腓而木哀落兮曛履霜而眺睇眇寸雲之蜷局兮倏曼衍而旗施使夫白日爲之不光兮鞏陰翳而風霾汩木葉而下波兮俄畏佳之以叩終與始其機栝兮撫長景而徒低徊余卽豫章以進望兮淨彭蠡而遐邛緯衡廬而溯流兮緣魯稽以乘杭豈斯焉之可懷兮凌婺女之恆光桂下香於晨露兮舫渡瑟於曛黃迎楊梅而懷離支兮盼丹橘之與櫾菉之文爲亦毛毬而以酢兮胡將翔而中翔返既阻絶而瑣尾兮去虞陛側而蹭蹬夢尸饗之龜手兮臧何走雷鼉兮老蛟涉蠱而駭聽高山漂石而內外隔兮鳥鼠伏竄而室磬豈八蔽之非同囿兮寧輿轎之域於嶺磴而不脛目閒粵之來擊兮曦上書而求定樓船雲蔽而秦睢擊而緯繣兮漢助使而匪佞余怵此而班如兮愾內食之謀勝嗟祿養之曰干兮靦菽水而忉忉聖有方以爲訓兮賢荷門以寄懣詩懲佇師資而假樂兮羌同羣而載羔畋蓁圃以震賊兮振六藉以爲鞬臣何過之爲帝兮或文飾而卽慵剛柔克而事行應兮名泰反而離蹯鮮圯九載而不孥兮益贊三旬而後北苗叶或無初而

三敗兮終銘庸於六韜趙敏豫而孰惡兮惠長羅而意便于受詔以何辭兮勿妄意長民而鍛鍊質蘇囘而驚趙兮守漢法而寧變房因占而問所用兮尊謂改灤滌而有年知陽極而生陰兮又輟兔爰而玩乾是共禦之己若兮烏防口而壅川耿中夜而爨焰兮帶櫑具而復前挺勃盧以鼃起兮逆北風而懷荃忠與孝其合節兮寧惠土之爲專量進退而持正兮維合章之自天亂曰山火著訓動玩占兮行過乎恭吉維謙兮德厚信矼虛所紐兮過涉呂梁終无咎兮與時屈信忌德居兮守身量力無憂懼兮汎汎若鳧宕忘機兮龍揖天吳上瀕舒兮

波羅銅鼓賦 并序

波羅廟有一銅鼓面綴兩蛙云是馬伏波將軍所鑄向埋地中其處每聞蛙聲因掘地得之蛙形尙存其一共奉鼓於廟時鳴以祀祝融會有謀移去者輒絕斷絕重不得致仍歸之廟咸謂有神憑之子爲之賦以俟後之博物君子焉

若夫汾陰寶鼎甘泉露盤霍嶽峙鎭洪範圜攢仙人作聲山子遙歎鐸不妄啓鐘有肇端咸託物以相感信靈異之攸蹟未若六齊氣竭五金色漂椒圖擬象圜廓若而若析倚蓋屑而傾斜日涕淚以噴雨雲紋風如飛蛇喧囂靡寧霹靂交加憤爾幽獨駭此急擾所以列同飛龍爲之應聲其薦誣也則陰晦慘濁匊匊嗥譁大輿撼如聆若三通以啓闔肅百族而頫承蜩像聞而視魄長極之摳耳聽桃都之鳴沈沈忽忽令如見澄澄冥冥令事玉册垂重金書載賜波羅波羅胡拜而儛景光螺文摩滅而留顯顯惟寶色之注煥時伐動而懍悉是故其薦信也則霾曀潛消霧霽蕩清纖阿案轡翔陽奮輪目窮南

在四瀆之祀典豈三洲之游蹤爰有緤組以趨分珪虔

廉翁仲之次年視元鳳永平尤長奏樂似咸陽之庫祭天勝休曆之王彼遙徙而劫敓茲維神之可當從舁載而昌舉相璘瑀之煇煌專八音以振響更萬禩而益彰共識馬氏之元勳宜勒宣王之文章爰有志士轉坤明王濬川弓挽扶桑劍倚長天既掃氛埃遂靖蠻煙海波不揚重譯爭先姑須在陳指南並傳歸質蒭荛有道萬年爰作頌曰海帝維炎厥器陶庚匪革而鼓亦鍠亦鎗栖神伏猛將軍攸成爰從瀆祀以永祥禎日浴中夜星之宮海神聞號而舞旗阿香整駕以鞭龍鮫人裂綃而淚珠螯怪翹足而喤風羌脩靈之德勝合鐘簴於祝融

弔南漢劉氏墓賦 并序

予家板橋對岸有洲名北亭當五羊城之東疑
聞素馨壕在花田間去此不甚遠今不知何者
即昌華苑地先人有田在焉崇禎丙子秋田間
有雷出舊而成穴畔者梁父過而見之因投以
巨石空空有聲乃內一雄雞其中自伺守至夜
盡聞雞鳴無恙於是率子弟入將大發之見有
金人如翁仲之屬者凡數舉之各重十五六斤
其正處二金像晃而坐若王者與后之儀各五
六十斤地皆金甃珠貝築之有鏡一自發光燭

炤暗中如白日寶視一硯池中有玉魚能遊動
其他異物尙多不可指識但先攜鏡歸家光動
鄰舍亟碎之鄰人覺而爭往遂趨白官邑有司
并拘繫之亟親臨其地視掘發一旦公私籍沒
無餘其中一棺卽爲掘者所窶骨齒稍有存者
今其穴故在碑文隱隱可讀蓋南漢劉氏塚也
子時方在公車因鄉人後來者得之目見爲
形容甚詳嗟乎慢藏誨盜理固宜然分子歸耕
斯田庶幾爲長守得不發然以彼固會南面稱

王一時之雄而藏身若此卒以不保是可弔爾
聞素馨壕在花田間去此不甚遠今不知何者
爲是必尙在也又胡不偕之少留乎爲述斯賦

噫嘻嗟乎伊何其巃嵸而杳杳冥冥兮寥與草之依回
游人旣不至兮狗紈寂而鐘鼓稀牛羊下上兮糞我
禾黍水波汨沒兮暮漁旣散而螢飛飛寒與暑兮荒塾
鳥歌兮樵蘇絕唱而疲歸望美人兮不見今與古兮焉
知忽吹沸其如崩兮誰爲君徙震躬匊匊而放洩兮長
啓蘭湯旣已穢兮長髮泥漿雕虎不可爲守兮何金人

之顧女嗟龜勺之不與嘗兮惟瓊瑱是圖砥室長夜如
白日兮魂耿耿其倏殆寶鏡旣已碎兮金罍又空魄氣
融畜其或能語兮不爲君容翡翠被兮爲煙駭血拇兮
俟乎下風燿珍怪兮君實何德乎他人愼藏留兮羌自
獻而又不得從膰鬼醇漿不以祭兮淹酡醉而逼迫風
颼颼其來下兮徹心骨層城言言兮非故宮木葉落兮
日夕虹橋蜿延以流花兮檐復炤以花田之明月挹蘂
蘂兮行遠道采露花兮佩香草蓼岸紅兮流浩浩松柏
兮青青伊何爲兮食人腦吳宮鶴舞兮人氣遲侵驪山

邈曠兮底沈沈高聲歌舞兮渺不可憑又何怨兮今之人亂曰朱趺翠莖翩其豔兮葩房倭媛山鬼怨兮長劍幼艾雄無敵兮靈氣如雲潰金石兮配德三五恒昭昭兮卽鹿无虞在屯爻兮

登羊城以西望見綠草之田田匪織雨而含珠乃浮香以加煙弔美人於黃土炤明鏡於青天惟斯花之可認感今昔而相憐爾乃向午加粟薄暮放蘂望通衢之凝雪列七門而成市得人氣而轉馥在晚粧之初洗圍寶髻之盤盤貫玉眉而齒齒果並擲於車前香可分於袖底雜寒具而芬郁離琉璃之露水則有青樓姊妹烏衣兒郎綴流蘇如夾纈掛斗帳之四方鉤珊瑚之橫枝枕琥珀而低昂如香稻之飼鸚鵡等竹實之供鳳凰羨同心之可結羌解佩而亟瑞於是重五之晝雙七之宵或張翠幄於龍舫或方蘭舟爲鵲橋晝則艾虎纍纍朱符飄飄飛八槳如比翼馳千舸若聯鑣踏歌珠寺識客西墟買花齊喚餘錢亂拋量三斛之蒼璣疑仜泣乎老鮫與歌聲兮同貫侵酒氣兮如縮宵則芳裝作幄新月如鉤海上載求仙之童女水際排乞巧之高樓燦明燈於重詹儼列晃之乖旒何瓏瓏之雕玉覆火齊而作舟總貫藥之所爲若鏤冰而籠箄布經緯以如意象禽魚之優游恒有香以辟暑縱無聲而知秋復有三五之夕月

出朦朧巫壇禮斗神絃舞風白麟雪獅翠鳳玉龍覆官
街以列帳峙重臺而單櫳咸當門以結綵聯比戶於帡
幪被華鬘與纓絡現瓊鳥之銀宮齊觀燈而連袂或駕
橋而成虹譬遊蜂之出房若舞蝶之攢叢聆梵吹於香
國見閭巷皆花封乃若博雅高士道古名家知爲邪悉
之者用代陽羨之茶或云當與楞嚴同至或傳載自博
望之槎比石榴而有馨較菩提而擅花又烏能起豔質
而問之夫是以賦芳草於天涯

荔核冠賦并序

園亭閒坐觀稚子食荔枝復戲刻削其核爲進
賢冠因述短賦

炎帝司命丁公登壇相彼蟬綉擬此范冠豈沐猴而棘
刺因妃子以得官爾乃貌類赤心報或戰慄積無補於
漢薪掛偶戀於雞肋既俎豆之兒戲爰尊嚴而述職美
崇秩於紫袋勝招隱乎綠橘匪采庶子之春華曰先家
丞之秋實是以奴視龍目含染雞香拌裂鮫潤見頭角之
貴賤於孔方荔品以核小能過錢孔者爲上出口頰之餘澤

生光榮同芍藥之金帶封奪楊梅之銅坑叶威加楓樹
之人寵擅蓮花六郎建節分艾虎之符班祿裹角黍之
糧於是桃氏妒忌欲請劍上前爲文彈之曰此乃亥賄
宮禁潛通遠邊久侍上林而無實惟藉交趾以驟遷犀
角玷簪簪之飾繡鞋涉帷箔之嫌犀角繡鞋皆荔名宜免斯冠
以淸貪涎君子曰唯名與器不可輕假有如斯也豈若
仍其木食視乎標枝瓢落得江湖之趣枳變慎風土之
宜無事雕刻載以鴟夷爰命詹尹爲其卜之其繇云碩
果得輿壬癸戊巳子孫與與

荔枝賦

粵客居吳食其楊梅趣裝度嶺不忘荔枝吳儂請留荔脯當貽客謂吳儂譬如蛻尸顏色既變滋味亦非於時設酒銅坑喧相撲客爲言其故送子得發客曰吾家海上蓼水板橋爲園數畝鑿池通潮上植嘉樹外被良苗晴氣如薰宿雨既朝荔子垂垂自圍樹腰於是紅染鷹頭大倍龍目重五小至蒸然盡熟外若火珠內足香玉核不煩鑽無骨皆肉當吾睡起曳屣旋旋手摘目選坐樹似眠幼弟就告似此必甜持以奉母自試果然飽能歌娛母視荔宜男則有麻姑仙女臨渡海水投吾古方餐花不死衆卉可收獨難荔蘂蝶翅如飴蜂釀將醯統樹護持設餳祭醴如妾待年他花則妒又有羅浮仙伯愛吾詩脾來惠丹粒和水噴滋遂令吾樹四時皆宜雪瓣紛郁朱實參差曰子之歸行不虞遲客語未竟吳儂爭言願贈子夢隨歸子園珊瑚小舌寄頰應存四座聞之涎湧泉源亟賣楊梅賺客以錢

辟穀飫復乖涎晶丸彈脫霞袋蟬連困占朱紱解以形盬却老還童顏芳色妍相如已渴留侯得仙飼鳥皆肥如花特鮮則有爲圃之叟種樹之子異種新得乞鄰掠美提筐出袖區裂員紫好云更繼急或就采住必待期異不入市名類匪一有因而起而吾園之所植其名黑葉低枝濃暗土膏屯結實不裹刺色若血珀瓊液內凝絳衣欲裂梅肩壺腹龍鱗龜坼剝而吞之融冰沃雪爾乃吾夢還家北堂之南新得一姬其名玉環體若荔膚紅裁荔衫息氣荔香嚙脣荔甘又善選擇手持荔籃長

蝴蝶賦

番禺之東綠烟蔽流雨山遙集曰羅與浮厥山之顛金
梁玉棟上出爲樓複下成洞洞有蝴蝶不知幾何日月
出入餉以精華鸞鳳共憩朱草爲窩於時客居禺山遐
不千里道人遠致一葉如七其傍作蘭重胎沁紫爾乃
搖若繡扇張若錦鵬雲霞繪絢金翠屈鬈雙眉互舞緝
裳翩然舉翅如月翹足凌煙儼雉媒與蚨毋來抱伏而
纏綿輒傳觀而不去辟飲食兮長存其始至也忽如雲
旗回翔繞簷其既下也求氣辨香栩栩隔簾共迎西毋
之使疑馳仙叟之鞭則有花際合歡多情女兒枕作文
鴛頸抱交螭芙蓉繡被同心結衣誓爲蝴蝶雙逐雙飛
自從觀此仙蛾之異彩信麻姑兮可師願與君兮偕不
老渡海乘風往從之千秋萬歲對餐花兮亦復何疑

愛妾換馬賦 并序

黎子以不得志著色隱賦五千餘言客有見而
譏之於是燬不復傳因託爲斯賦似陳子喬生
和焉

壯乎哉英雄之志知非兒女子之所能鶩也有如求將
殺妻談兵斬姬心長於劒義勝乎私張目不顧蒙袂長
辭或過門而不入或臥薪而獻之是故銅雀悲魏無駓
弔楚晉文中酒而奮戈秦相烹雞而焚尸其卽之也雖
剛亦柔其去之也爲龍爲虎矧以甚帚而爲薄藥於是

有心之士悟其不可久留花比面而迷春月燭影而弄
秋寒引臂以代枕暑展席以臨流暮登臺而見檣槍曉
扣鏡而鳴吳鉤情脈脈而忽動誓報雪乎國讎於是委
夾纈撮袖腹繡裲襠剔比目絳櫂搖寶抹束飾我珧弓
弄子金鐲然猶歎行步之多艱時欲前而且復乃有牽
來龍種亦名桃花蘭筋稱圖蕙質焉誇既聞鼓節亦勝
陽阿八鑾搖佩夾鏡舞娥恍兮朝雲暮雨之神忽兮追
風逐電之騄既雨婷以相當更一諾之無何於是鉤膺
耀日華銜如土施障泥而拂拭覺流蘇之藍縷鏤錫巧

而黛娥拙連錢騎而袒帶沮絡百寶而仰秣兮銜勒跳
跗旋雙袖以徘徊兮飛翠無緒試僊厄之馴閒目珠翠
之齟齬詠如玉以念君歎秉心之何取乃至持髯仰嘯
執手須臾意不盡言拂袖長驅風蕭蕭而助嘶陌迢迢
而通衢鴛鴦為之倉皇海鷗盱而飛孤睇空綠之浮沈
見落紅之霑濡曼霜蹄而塵遠背玉顏而地殊願刎頸
以謝君謀毀形而晝虐雖就木而可待從化石而非愚
薄言訴而未申中情結而不舒綠蛇先景以輕舉彩鸞
比翼而靡俱爾乃振膝躍躍揚鞭昂昂汗流風以走血

金蓮之步迭爾乃萍實之赤如日花釀之色燭夜蛇銜
寶以報恩龍抱頷而驚詫鳶何取乎婦化之魚明可借
乎蝦目之蛙羌蘸筆而未綵睇流觴之瓊英況復涉江
有採臨流踏歌鱗出聽乃忽逝豔倒影而在波炫兼葭
之薄露灼茜苔兮浮荷俾乘風以移景撥小扇之輕羅
熾鴛鴦之熟夢搖珊瑚之繁柯眼無波而不麗鯨有吸
而俱酡未若悟通二月鏡圓四大功德池清琉璃明最

水燈賦并序

七月既望從閭門買舟與何仙臞姚君佐酌兒
艄歌飲明月在樹銀河橫空把袂長嘯信棹所
如適有小舸梵吹放水燈而過因命筆伸紙作
賦寫懷

夫何亂亂零零歷歷明明雜螢燼以差重意漁火而浮
輕鮫人捲綃而帶淚牛郎在河其爲星熠燿應月而不息
漢似陰而忽晴乘長流之曲曲見斯鐙之熒熒於是乎
既擬紅冰又疑絳雪吳王潭內萍芙蓉之新芒伍相門

前弔鴟夷之熱血眞娘墓下搗衣之女豔絕迴身盼影
訝火浣兮珠說少伯湖頭凌波之仙飄瞥蹴磯生塵想

胡空匪色胡光可蓋持若木爲杭葦懷蓬濊於衣帶誠
扈燃之察察皈龍華之攸會聊游戲乎瑣骨申斯言爲
珍賚

訓芳草賦　并序

草之芳者別爲一類如芝蘭蕙芷皆得稱之頃
姑蘇徐子能吟芳草詩一什何仙曜每辨謂芳
非凡草子因擬充類爲賦以語南州徐巨源亡
何別去巨源遂作懷芳草賦見寄欲以起予輒
就裁聊以訓之毋亦謙讓未遑俟之作者云
爾

夫何烟與雲之絶續兮山川合離石磊磊流湯湯兮芳
草蒙之登高岡以引望兮陰晴濃淡鼓桂櫂兮下迢迢

而城滋春與秋其淸霄鬱兮遥逆百英之初氣委牛羊
兮荒墟羌共娛兮含霽睇樓臺之錯彼兮曼翁映乎津
梁策驪駒以千里兮出重埃之綠薇夕與朝兮西東亥
旭流以升降兮坐睇連空貫長虹之首尾兮射百彩而
芬郁遡坡壠之磬折兮散玉露之蒙茸美人餘醉兮紛
留目而欲語獨鳥猘舉兮下而視之又沈彼平原之高
樹杭一槳以采月兮飲浮光而濯腑懷翠微之上衣兮
振領袖而延佇子忽而感此兮欲往前餐明霞兮吸冢
天蟲飛飛兮共吟遠道難兮又將藉白石而懷仙彭咸

攸居望芊芊兮一綠萬年愚人邱壠松柏青兮愴霜雪之懷新叶思公子兮鬱陶勉強修名兮見鮮馨之炤乎
近川天涯兮塞北秋宮莫兮遲遲春日高樓送遠兮浮雲重長笛殘兮斷拳出碧爲烟兮浮香侵銀燭兮白玉
堂淺深兮窈窕習秀兮橫蒼龐不思采蘋蕪而樹蕙兮又況乎放士失志方去國而回翔

別絲織愁賦并序

別李子文中賦也月夕發舟閶門李子送子而返其明日復以書至有云別意如絲愁詞將織成尺感其爲情賦作報章

丈夫爲別甚於婦人百端交目萬緒縈心庾鹿盧以牽腸日九回兮靡停兩乃香風轉陌綠草蒙茸繞樹百尺拂桂簾櫳又若雙星臨河殘月在水光透凉帷網懸蟾子又若孤舟獨下櫂發菱藕疑斷復連綢繆紛糾凍呵雪兮成綿暑綰帶兮垂柳莫不低徊宛轉交我別絲經

以魂夢緯以信疑彌天涯兮雲錦譜雁字兮相貽貫淚珠兮綴纈繚落花兮參差惟交睫之可翦寄魚素兮紛披與子相見愁當下機嗟亂結之莫解恆徐理而自支

悲秋風賦

秋風高兮樹歌舞而葉分飛有索莫之佳人攬銅鏡而
含悲夜過耳以勞夢兮朝吹淚其沾衣首之飛蓬飄而
鬢鬢兮況覩彼衰柳之離離衙乃綺羅半輕芙蓉就老
笛起山城月明煙草感團扇於炎涼聽寒砧之急搗秋
之清兮輕瀾浮風颼颼兮意悠悠況復孤臣絕塞遠客
高樓長門花冷錦瑟塵周既緘書而恨滿復振袖而情
幽欲假羽以高舉徒聞雁兮夷猶懷歡娛於昔日兮如
秋風之過而不留

檳榔賦并序

檳榔生於海外予粵人喜雅蔓葉蜆灰嚼之婚
姻之約以表結言客粵者每不諳食且資嘲笑
然攷食檳榔不惟予粵人也晉劉穆之微時嘗
造妻家已食畢求檳榔妻兄弟曰君嘗苦饑何
用此物及任丹陽尹召妻兄弟以金盤貯檳榔
一斛贈之然則往故吳俗所貴何以云然予讀
書之暇作賦爭之

美嘉賓之貞烈含文采於炎方幹亭亭而直上枝扶舉

而竦張涉南海以流望見團蓋之彷徉摘鮫人之明珠
猶什襲而綿裝奎異卉而薦葉朋翡翠於越裳準削瓜
以成瓣或如錢而擲筐疑獺髓與玉屑並滋嚼而得漿
擬漱石而礪齒勝含脂以爲容叶於是集賓偶邀上賓
進鯉尾獻猩脣調甘選脆嘉澹雪醇龍華代燭雞人遲
更餚羽傞而既醉德味飽乎大亨却易牙而不顧視杜
康以逡巡並奎裾與捧袂見微誠於華巾結方勝以象
物翅則蜼而首蠔香儼含乎雞舌液半飲而霞蒸酌腑
臟之損益導元氣以降升是以庶俗不珍無時不宜託

吉士以爲友比白茅而包之指標梅以興感佇斯焉之
相遺陳瓜果以穿針懸艾虎而續絲匪一端以調笑即
懷袖以寄怡在凝寒而擁背或立月而露滋忽温藹而
如醺惟丹丸之馥頤彼嚙脣與咳吞樂並枕於低帷暢
同心之蘭言相吞吐而氣佳笑貞士之苦節宋松實而
緣阿分藜藿之我安適晚食而婆娑詠素餐以不怍歌
無酒而可酡從樂饑於衡門亦曰味以旨多況鼎養之
羅列俏遐食而委蛇

疑賦

白日高高何所炤之危乎傷哉忠信見疑有如田光俛
笑荆卿遲發節俠多慚豎子偕揚伏短劍兮何詞吐長
虹而鬱勃又如抉眼吳門鴟夷逆死魂魄潮寒血沈波
起讒者伯嚭冤兮伍子摧剛腸之耿耿淚長江之瀰瀰
若乃樂毅軍老間言甚張雙城不拔西顧爲忙鬼車塗
豕一旦情傷成功忽棄騎劫代將則有范增太息項王
無謀鴻門客去白璧爲酬閻言不信惡草已饒撞玉斗
而碎之賜骸骨而不留至夫楚臣怨慕餐花佩潔雲旗
委蛇鴆媒不悅蘭變匪芳衆口難說訴鬼悲神撫心斷
絶及夫申生將行玉玦斯賜遠道何知驪姬易淚遂偏
衣之訝辭同斃犬於異地況復江充操權變成巫蠱青
宮列陣白刃如羽恨痛前星赤流震府雖則罪大名污
亦自含淒茹苦乃若曾參殺人慈母下機市本無虎三
人一詞安能平心見察惟有碎膽懷悲或有勢孤自危
權盛取忌狂猘沈冤醇醪強醉浮雲黯兮蔽空去國遥
兮隕涕以此當疑無乃可哀心不白兮金縢閉跡見疎
分丹誠灰又寧不蒙垢穢而自惜羞中道其徘徊

朋泉賦并序

朋泉者宗伯秋濤陳公之所得也公往職在宗伯會有議改授宗人官旨下部時唐庶人跋扈方多所圖謀宗伯固執奏前旨不敢奉於是忌之者輒挑激聖怒以爲此非祖間親不敬宗伯雖得罪歸然唐藩旋以逆命就擒論者謂曲突徙薪功視漢寧二藩事尤大乃怕然不復形之口舌惟有塤篪詠林下奉事大夫人盡歡入白雲山中剔石引淙爲亭邀瀑爲樓以望海曙

作精廬飯僧奉佛然猶以淙委乎衆壑瀑源於層崖當按經攷茗不可無泉一日與客坐巖下偶摩挲石壁泉比目從指間流出甘冽清寒真中泠之味儼聖錫之卓矣乃錫名曰朋泉客皆詠詩而遂球爲賦維時修禊事也

夫何泌迭泊柏翠亟肱兮睇霞光之軒渠蓊鬱叫窈漂盤猛兮睥玉乳而受斸雲倔傀而淳滴兮雷騰湊而長祛絢丹崖之蒨綴兮氣燄煸而紆于既磬磊砢襲灌莽而蔌蔌兮又涓滴蒙首而引輸誠無感而不應兮見心

虎休嘆逝川於冉冉其曾晳之撰乎而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三大忠祠賦并序

三大忠祠記故宋信國文公天祥左丞相陸公秀夫越國張公世傑地本廣州南園舊址當國初有趙御史介深典籍薦王給事中佐李長史德黃待制哲是爲五先生結詩社南園開我明嶺表風雅之始既而當事者因其地建祠以記三公爲歲己久崇禎戊寅直指葛公奉命巡按東粤遂出俸鋟率僚屬諸公庀材募工修之池亭堂寢無不完美蓋公丰裁凜烈欲昭忠節以振世而雄文雅思源沛流合因又舉五先生所爲詩重授剞劂於以采風激俗義有兼貫一時紳僚咸勒碑矣頌以志不朽若羊公之峴首召伯之棠下又將以公重斯祠焉遂球數承面命得述所聞以贊斯役因次而爲賦其詞曰

粤若風猷顯樹嶽烈同留異代宏奬加等渥優晉墓理乎忠貞蜀廟存乎武侯周有比干之封殷有首陽之邱然猶勝國之近固非今效之求追維炎趙華運方厄望禾黍於中原盡羊之蹢躅鳴轂感雍門之義銜石失

猗衛之策志士南冠以結纓質儒北面而蒙幗非三公之籲然誰末祚而呀嘯當斯時也則有揮涕蠻溪之上拂衣歌伎之傍碩哉四鎮之謀彌彰百鍊之剛收義師兮麗浦援幼主兮望洋連貢恥乎秦帝艮孤憤於韓亡從蹈海而不獲遊赤松以何鄉悼黃冠之不歸留正氣之茫茫又若伎節艱貞左右互奮舟似赤壁之屢焚志猶成旅之可振誠既夭兮巾子之山守更堅兮江潮之信登柁樓而告天空擊楫而難進若楚原之沈淵感周昭而身殉至如正笏不違咫尺之威負扆儼有堂廉之是表彰爲功嘉惠垂澤清詠酌泉之詞忠欲九原共作歌寒鴉夕陽之詞懾奸雄賣國之魄惟廟貌之儼雅固爲盛天挺巨公忠孝成性乃授巡方之斧持激揚之柄皇華發諮佳草同勁風有陳而必采俗在廢而咸正於懷荃修俎豆之故事聊斟酌乎桂尊時冉冉而不同目眇眇而徒存爾乃聖人中興羣牧受命舊章共率封禪啓薛荔歌招魂成嚴構繞周垣羅列分薦馨思君子兮

遑志之攸託賦景福而雖殊規靈光以恢拓其南則有表類猿窮之厲擇傷鵲栖而匝繞異句踐之會稽弔田橫於海島慈元歷結而戕戕越郡龍翔而矯矯投洪濤以自靖耿遺孤之在抱分終存乎陽秋諱乃慘於子卯於是天祚我明神武代出甲冼腥羶運開旦日百王同系五行傳蹕三公雪殊世之讎羣賢秉同文之筆見海濱之遺風昭聲華之被質於是鉛槧之子冠簪之英既歌伐木迭和嚶鳴乃仍勝地乃舉文盟或弔古賦詩有懷不平虹橋流花芳塍素馨環顧屬儛儛鍛攸營未若選鄧林豫章之雄地藉昆山文石之礎案有犧俎蘭漿綠以沈香蠟炬俯英靈之下臨兮俯簪紱之在序當夫宵風曉月秋露晨霜俯睇彼芳烟茸茸雷電莽莽鳥歌英南望厓門之波歷數陳橋之遺麥秀故宮之歎鼓鐘頹

落魚泳獸屈意空氣之遙集策箕尾而乘語柔佞竦髮
而魂悸正直瀕祭而心許於是大義既正微詞用彰維
使君之振德明愍古之綱常分古詩與今頌同詠歌而
翱翔娓小言之詹詹視嘉謨之洋洋耿英烈以共貫承
風流之不亡以遊以遊載詠載觴酌酒神醉臨風慨慷
宜矢之銘同斯久長銘曰維天生人貴華賤戾倫紀攸
正蓋惡繫之義在春秋著於宣尼君曰天王臣訓勿欺
炎宋之末乃有閩位巍巍三公庶回天意捨生成仁殉
主明義人心不沒咸秉斯志遂附避明反經建極如夜
可以客成斯可以客毀則又何有於天之富貴命之生

始旦乃位天德弊敎四流順則忘力南園觴頌憑弔斯
陟爰立祠廟英魂是安僉邪禍魄正直錫嘏聖人中興
巨公啓我重軒飛棟崔嵬旖旎日星炳若冠裳凜然華
袞之褒朱紱之古棟隆維吉金煉同堅俎豆無疆盡性
配天

榮客星賦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夫士民衆庶之不譽既明其故矣
至若先生之客蓋所謂屬和於先生者也匪惟不譽又
加毀焉請問其說玉曰固也不能擇交淸醒之愚也如
水醉濁如膠當臣家居有客過臣使臣爲言於登徒大
夫大夫不得其歡客以爲臣嗔臣乃逡巡謝卻託爲曖
於東家之美人客不悅去輒告四鄰謂當徧毀於諸大
夫以敗臣名戕於臣身臣聞之笑爲微詞曰夫名于
可以客成斯可以客毀則又何有於天之富貴命之生

死王曰然則先生遂無所謂知己者乎對曰有之夫三
年不與而猶窺覩詩所謂中心之好禮所謂不盡人之
歡者也若夫醉飽不厭摩厲求索應諾如響持人乘隙
此非嘉賓是爲惡客王曰其形類若何對曰長髯善號
將指輕舉尙有童心能爲巳語其來也或幣重而言甘
其見也或視下而神佇既而假復陶之羽以爲衣壞章
臺之垣而思處淫芻莢以致錦粥商人而得環問冠法
而心怏哭日食而淚潛於是讒鼎鑒鑑鬪羣繁弱夏后
之璜殷虛之鶴謂鬻獄而可得會不已其要託又或受

璧反餐割心爲詞買玉得石室怒市胎再醮懷慙屢從
夏姬醉不可遏樂謂我飢爾乃毳衣加茨奉時辰牡或
求慫豢龍或食主以狗猶思髡元妻以爲髢剝寶珪以
飾首裸鳳凰以爲被醯肅炙以進酒子求予得加取加
攜咈意失望爲菲爲蓼笑孔張之無禮謂子產之紛迷
計罷我於韓命將教吳以輸輗是以臣觀客星或過歲
而爲福或集棨而爲妖福星有不速而至而貧無諂而
富無驕在需之小畜載且載宵其詩曰吹笙鼓簧承筐
是將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於其去也則爲之歌曰無
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王聞之於是感念玉之師屈
大夫知爲忠也時當春日高臺清讌歌吹雲從相顧黯
澹忽加秋容亟止玉勿復言蓋以爲不加賦風

金玉衛音而有遲心若夫妖星所集不及元枵必連卷
舌音是以怒齊幾敗滅然齊之客眇破禿僂齊君使御
禿者髡御僂者折御跛者壓御眇者臂又帷婦人而觀
笑之客則不悅乃若歌無衣猶艾豭之刺人非林父卻
克之賢好言自口欲翰音之登天莠言自口委龍輔而
誓川廷我伺我加溺加旋旌邱匪賦北門曷憐是謂集
妖或止或遷遇虛速行忽及翼軫箕爲傲客守則生疚
肆厥播揚不相容忍王笑曰是爲星也然則可禁之乎
對曰可在坎之囷爲尊酒簋貳用缶祝史以告曰曷之

今夫形如幻也影爲眞也何以明之每念古者不獲其身徵言散行猶見其人是故陽爲外景陰爲內景內景者則有顧兎入腹涵形止靜在物爲鑑恍兮如咫尺可望之仙境在人爲夢忽兮如縮地而遊崑崙壺嶺外景者則有重離暉炤大火色坠龍銜炳乎逐日之林蚌精耀同燭夜之璧其於人也爲心之兌是流形而絶跡維達士之逍遥分託斯意而兩適爾乃瞷湄複陰以栖以遲手茸茗濛晶盤連荷浮闌曲動映樹交垂芳風潔帶

柳浪冒絲鶯驚飛舞韻頡翔飛錦鱗咬蔨而躍餌翠羽拂藻而投枝故或張燈卜夜捲幔加晝八窗倒見重樓搖皺縹緲分疑步隄之斜拖綾緣氣分若鮫綃之覺覆螢似星而雙渡屏隔燭而方漏又或緣涯布席氣清人集谿谷簇夫波瀾城滋激而變嶂削瓜投李優游止謁濯魄則纖埃悉屏引盥乃遥霞並吸當其長嘯懷人則月滿池沼又在屋梁梅添壁素藤與髯長梳藻側柏飾山層岡厥凌畫棟斗酌曲房廉紋積聚穀霧香芷開戸視之天各一方當其得意獨往則曈曨容裔舒雪散藥勝

豐之巧匠寫形神而相學於是眺蜀岡挹平山七峯轉漢九龍蜒灣寒有竹柏之色際乎翠微燠有芙蓉之氣弄乎潺湲華有雒陽南粤鑾叢夜郎博望異域之種實則馬乳天酒旁側黃綠昆明上林之間童有嶺士之侍婢有康成之班氍題七峯仍昭明之樓軸縣五岳唯少文之攀於是羅浮之客餐花之侶過而樂焉玲瓏兮娛青暝之互披紛縝兮散澄明而靚縷既窈窕而寂朗復超忽而輕舉誠不知何眞何幻亦安辨其爲客爲主既善繪兮又道子水影之罪肖客亦能賦兮擲與公之

皆園雪花酒賦爲劉安世作

德人辟穀飲有花釀種自麻姑越嶺貽餉驕燭夜而狂噁勝樹酒而辟恙爾其爲株也莖如秋蓼色漬露桃江風吹月影若松濤爾其爲醞也鮫綃龍涎挹注餘醲烝之浮浮實以鴟夷爾其爲酒也醞兮蝶夢馥兮蜂餳醪若蘭露糟若菊英當夫國有厲禁謂糜米穀吾爲書以告之曰非寡婦之滯穗乃天錫之芙蓉當夫初筵載詠屢舞爲尤吾爲歌以亂之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於是賡湛露樂酔侯勝蘼蕪兮燭忽覩菱草兮忘憂有杜

康氏傳本方而訛之或又用羅浮之落梅昧茹乃渡海而大笑睇美人之頻來花碧色產園之江沢以釀酒服之却病

奉序園耶、爲蕭伯玉先生作

蘅何其紛縟以襲新兮澶湉漣漪而涵蹲草香既駱駿
兮木藥又馳蕩而繁散山風光而環被以颯纚兮泉旭
沐浴而蒸翳乎斯園秋實每離離而繡霜兮亭氣清而
峥嶸涉寒暑而臺寢遞宜兮陽雪交疑夫黔贔景春和
而得誼兮暢靜修以發情窗櫺遠濯岩於錦江兮見天
柱之搖漢肖神螺以作房兮楹棱扇結玲瓏而緣幔簾
互窺而爐薰繚緲兮忽反顧而離古於嶼崖影龍蟠而
絢月兮八波迤動而翔帷激絃歌而落花舞兮俄扃

蓮峯閣集卷之一

翮軋以矯乎琴徽鶯散羽而晴奏兮燕亂飛而差池
躍階而荷藻菱芰零漫兮獸駭奔而止涘白鳥下而微
兮鳴躍禹步而躚起石碕坡而舟梁碗頗以絕續兮嘯
岡阜而跂待松柏梧桐各有攸植兮衆芳競露而婆
娑部署吳宮之方陣兮或翹令斬其頂柯豫章合抱而
蟠蔭兮欣夕霞以長哦怡蓼花而迭吹兮紛友生之求
索惟幽尚與班荊兮杖履錯而觀弈命觴詠而行鼎卣
兮稱先秦之冠冕書既盈於七篋兮圖又敵乎大貝勒
寶翰以名齋兮符性字而微會暢無生之元旨兮疏奇

四言詩　倣擬古樂府

恭遇上耕籍田作詩八章崇禎七年春仲

帝德若虞王功侔周歷睠啟化幽穀詒謀徇齊應運肇祚承休詔穆錫嘏邦本是求

典集其成鼎變式玉種穜亭睟耒耜淳樸仪益劝出

震聚烝爰載青旂遂戒龍幄

星辰文物燦出武器遊陬夏補覩快宸祕旭杲有晹

晻饐皆備三九既任百靈矩翼鼗鼓長

洽舜琴勾芒懷從上帝惠心

祖考蒸嘗士女祝勤黍實赫張神人攸眷占協暘雨動

若雷電穆稼告成鎬飲咸讌

汎流豈豫鳴球載歌日就月將輝雲從布和數舉德飽位

列會嘉素餐近懼衍食旨多

三錫寶勞五色惟物工稱于勞農乃不屈趨躍佩帶紛

繽塵蔽出祭拱衛入徐散拂

恰司事樂氣流元乾坤大至

睟饐皆備三九既任百靈矩翼鼗鼓長

洽舜琴勾芒懷從上帝惠心

祖考蒸嘗士女祝勤黍實赫張神人攸眷占協暘雨動

若雷電穆稼告成鎬飲咸讌

汎流豈豫鳴球載歌日就月將輝雲從布和數舉德飽位

列會嘉素餐近懼衍食旨多

三錫寶勞五色惟物工稱于勞農乃不屈趨躍佩帶紛

繽塵蔽出祭拱衛入徐散拂

輔德有象春官威儀璇枸受祿穎栗宋詩家食小吉壯

汲且乖傾風景化矢義蒙滋

幼婦篇

幼婦皎然年當艷時眼若秋水面凝寒脂于歸老夫命

爲雄雌情乃不屬義安可離不如齊女遲歸愆期嘖嘖

來卿報讎名亟木蘭從軍身等男兒緹縈感慨爲帝者

師束髮事夫更欲何爲寂寂當窓扎扎鳴機織成大布

以禦寒威三丈作被餘裁爲衣非無刺繡綿袒之嫗非

無雜佩紛襲蘭芝色既匪尚幽嘿自持淑順終老何求

壯遊篇

壯遊我戲謔逍遙出走豪杰居祕嬌嬈榮如舜華載旦戢宵慷忽以慨馳驅遠放白馬朱纓玉勒金鏕繁弱魚服鮮卑竇韜昂昂大道去如風飄問君何爲舍佚卽勞誓雪國恥以舒鬱陶死重于山生輕于毛西當滅賊東欲破遼孟賁抱鼓慶忌從軺歸來享客易牙在庖東海爲酒泰山餘殽嬌嬈出房臨鏡天天將子尋僊結髮歪髻妾爲王母君爲子喬

獨漉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獨自揚鞭不及馬腹奕奕白雲風來則分舉頭射雁回頭見君君從何來中道行苟日莫無主能不徘徊猛虎飢啼是東是西望之不見荊棘齊迷我欲登高登高爲勞不如自日還衣錦袍羣鳥飛天逆風不前不如栖雞羽翰翩翩

善哉行

人生百年晝夜平分與我之日三萬六千一解日月周天上有僊人勞勞災咎爲束星躔二解厚恩高義揮手量錢所求不應兄弟失歡三解顯名厚實異盜憂讒念爲貧賤其如子孫四解大鳥翩翩羨乘長風會舉兩翼安得息肩五解成金點石所貴神丹慷慨結客毋有貳心六解

蓮鬚閣集卷之二

五言古詩附擬古樂府

擬古雜詩三首

遠與君別者路日已今日迢迢萬餘里歸期安可必盜賊多殺人兵氣天地黑昨日我出門卜筮俱云吉不愁行路難但願長相憶

飢餓死但恐隔異域傷人定相笑信誓嗟何及人生非金石會合安可得

鹿麋孰與不交識夜夢各相見晚食各努力

醉臥仰視天天星亦胡然卷舌能食人一卷百禍連壯生得我引去馳下風陳平有心計恨不攜我從雖能解重圍亦笑非奇功

士血如漆氣熱燒九邊大地吹黃沙白骨爲塵煙鬼伯詆復厭心苦肉不甜生季只滿百見此良憂煎不如且行樂樂意誰能宣陌上多游魂紛來纏竹絃

盈盈樓上女織素當窓月十日成一匹輕盈等飄雪慾期未許嫁坐長垂腰髮卷素不裁翦摺疊恆恐裂刺繡鴛鴦紋月色映明滅下樓喚買絲上樓情脈脈絲價已十千空手從追索四鄰持金錢尺素安肯截留用爲嫁衣夫增永怡悅

擬古少年從軍四首

據鞍斬單于拔纛戲旋舞餘勇無所施搏得山陰虎獻捷入漢廷金印炤旗鼓拜爵當上公賞賚出珍寶主上方好少分功殊黷武列侯半男寵自媿同姦好惟願歸南山射獵能供母

述古 并序

古詩自十九首而下多擬作矣果依文托骨未難爲繼於比詞賦事宰讓興製耶予少讀書得意忘句取義斷章惟於懷古思顏淡湛壯遊攸歷烏能已焉於是引韻隨體聊吟慨慷凡十首

北風何蕭蕭感慨過易水變尸一少季矯矯今壯士藥
囊提七首殿壯空復倚遲發失所期燕丹匪知已飲酒
荊卿怒俛笑田光恥徒令高漸離擊筑入秦市
夢蛙枕髑髏觀魚有至樂塹軀曳其尾犧牲任燔烙彭
殤既可齊鵬鷃應同適把酒上濠梁不見莊生跡人生
百年間與運爲順逆存神戲龍蛇艮玉琢圭璧往來莫
或知出處無損益曰予事驅馳歲歷嚴栖澥何擇揆彼逍遙
遊誰爲脇鼠咮

九月塞門寒將軍遠圍獵酒性渴復怒虎血騎生歃滿
酌飲□□齠齔不堪漆何人武靈服騎射羣椎髻將軍
運後臂雕弓勝重革殺□勿殺降封侯強氣魄

項王起江東所志在富貴意得氣易餒爲時豈不利初
吉示必死終凶在分地衣繡恐夜長立霸徒自恣不敢
續亾秦鴻門乃兒戲漢本無小讓楚已失大計平間亦
既行越反豈無意往來苦楚兵幷力寔鬬智至今陰陵
道夜雨英雄淚思歸豈成王豁達終獨帝

于公昔治獄平恕民無冤師伯去下邳神醉臨俎樽或
有鹿夾轂宛彼高其門至今傳淮陰宦轍一何尊碩鼠

未然淑慎各自持

度嶺作二首

山腰如美人假寐春亭垂長袖擁雲鬟舞帶垂芳艸樹
雀斜翠釵谿谷漾錦襖畫眉脩京兆復有張郎好結束
洵多才可憐金鑑老時人尚新粧落梅風莫掃
怪石與古松林立如甲士銅鱗作而怒嫉盾絢犀兕不
肯受秦封鞭笞焉及此往見梅將軍功歸漢天子至今
往來人向午如趨市金梁待翡翠明珠疑薏苡亦有吳
隱之唫詩酌江水

古詞二首

公輸刻木鳳多年猶未成衆人重公輸始便求鳳形及

其似龜蛇翻訝公輸名勿復與相語但須吾技精忽聞
雲中笑縱似何足驚不見丹山雛出卵能飛鳴
女兒剔指甲銅盤落神龍誤謂古琴絃彈之應黃鐘解
絃棄堦下何以別沙蟲展轉臥汚泥不覺隨射工一夕
聞雷聲自悔失所從振鬣能興雲蜿蜒入天宮習知含
沙態謂帝勿復容審當負私心不敢欺至公始識貧賤
交無爲信心同惟有道義盟庶幾能始終

閨情

明月皎夜光朝鏡如懸水炤影猶自可炤形嘆相似夫

蓮幙閣集卷之三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從軍行二首

汨汨河流水行行萬餘里萬里隨所之從軍還何時生
還不足顧誓死從軍路旗麾壯士勇鼓重將軍怒飲馬
不解鞍嚼雪不知寒陣前殺氣熱戰後星芒光前驅若
飛鳥兵行多號少一戰塵頭散再戰軍聲小敗走與夜
亾行伍各衝宵轉鬬不容已踏爛左賢王
從軍復從軍登高遠臨眺山寒餧虎出天黑腥魂叫變
憑狼矢煌風吹鬼火炤大宛貢名馬烏孫奉新詔望望
絕王庭但倚燕然嘯

古俠士磨劍歌

十季磨一劍繡血看成字字似仇人名難堪醉時視舊仇劍邊鬼新仇眼中淚倚嘯復悲歌嚙斷長虹氣不得語公孫阿世斯其志

苦寒行

遠行良自苦南人馳北道燒氷雜塵飯鬻豆作馬艸火凍夜雪光霜籠朝鬢老途遠行入夜日短起喚早路傷多枯樹枝重垂欲倒路下多危石水乾堿如擣前有餓虎啼後有僵魂槁問爾何所爲驚惶亂懷抱燕姬直酒

壚趙室橫錦襖過耳不留聽入目如蔽好築金共馳駿獻玉眞懷寶旅人誠先笑懊惱復懊惱

苦熱行

山高不可越天高不可量羸瓶坐井底割輪愁津梁放士如飢鳶跕跕飛炎方秋冬且氣淫春夏憑雲光長蛇伺我門射工登我牀白日不暇炤酷吏威乃張游惰翼猙虎富眈爲窮殤戕冠揖大盜繳繳繫善良飽飫未云樂叩戶還驚惶文章患來田仁義疑漫藏滌滌大海涯彈琴餘慨慷

放歌行

龍肉不可飽珠貝不如衣放臣恥忠名察士容佞詞重雲障白日蚤暮安能知相去日以遠誰見君所爲行行遵大道巍巍如伏機蟬緌翼爲重范冠毒與懷梟音豈療妒狐娟生疑猜中夜獨延佇昂首臨高臺占星望恩放懷德視泰階豈敢厭溝瀆庶幾與艸莽平沈楚艾滋夷養周原開聽我放歌行千古有同哀

南國篇

南國有艷女十五居紅樓樓上鳳凰鳴樓下鴛鴦游楊

柳覆朱闌芙蕖環綠溝鏡月曉雲宕玉面翠蛾浮粉汗微風氣衣袂舟香雀釵膩易斜釧臂滑且柔新粧宛自矜搖佩臨芳洲山色映遙嶼艷影涵清流陌上聽吳歌花間荅齊謳楚腰約舞帶鄭曲彈箜篌相逢遂罷作妖冶忽如羞合情一爲奏新聲諒難酬婉轉吐朱脣光彩回鮮晔牽雲排鳥翼渡水驚魚鉤駿馬不肯行鸞絲絕其抽歷亂飛蝴蝶參差鳴雎鳩光榮謝舜華衣裳說蜉蝣元鳥西復東雄雉旋且雌爲此紅樓女紛紛如有求此女不留盼見者終難休借問夫壻誰何以副綢繆

同聲歌

今夕是何夕側身奉君子明明銀燭花綢繆細相眎羅帳畫芙蓉映面芙蓉紫繡被橫鴛鴦正與鴛鴦似仰望牛女星迢迢不如此感君方寸恩報君何所是願爲白藕絲藏君心竅裏願爲袒衣帶抱君雙腋底亂髮纏君心柔膚印君齒四時願皆春願作新花蘂永夜明月光圓圓願初起節候有盈虧中懷長不毀咿喔雞既鳴婉孌未能已

江南曲

天上月似船江南船似月載去當載還吹落梧桐葉新月待新圓燕尾剪殘煙莫打鴛鴦瓦怕斷琵琶絃夢郎擲金丸醒來握蓮子心苦不自知但得眠來喜藕絲抽寄郎辮作紫騮韁倘及騎蝴蝶鞭來過女牆行行繞囘字定是今朝至洗手上高樓叙頭簪茉莉開匣見郎書富貴是歸期扭碎茉莉花換取金縷衣

寄謝伯子

十齡相對君十季笑相視春風拾桃花秋衣把煙翠俱坐流光何時稱得意昨日見麻姑白髮今緣地感此長念君誰爲豁幽思

新小虹岡秋日偕諸子集飲作

招隱怨迷津古堞餘高土鋤茅遂小居甘澹忘貧苦讀史託是非論詩見今古窓雲倏窈窕籬翠移婀娜西風一夕至庭樹爲歌舞坐客倡吳歈列和如鐘鼓斷羽惜文雜能言笑鸚鵡自適溪山情元心任城府

詠稚子

綠滋映堦堪白石蔭幸夷虛簾日方午舞影出參差散

繞逐花落遞合搏蜨飛囀聲倏有義置物無餘疑主幣捧桐葉客馬巡竹枝或復揖讓食旋戴芙蓉旗

奉題忠孝祠詩 并序

忠孝祠祀王參溝公也公諱綱餘姚人洪武初以平潮州之亂囘經增江遇賊不屈死其子彥達大罵求死賊義而釋之俾以羊革裹公尸歸事聞之朝卽斯地立祠祀焉洎公六世孫新建伯文成公至粤爲文謁祠系以詩今制府公則公十世孫來鎭粤與前爲直指按臨咸庀祀事

諸官僚人士徵詩屬美爰有斯作

明運耀八紘皇祚乖靡極永滌□□□爰懲雉兔匿篤生英雄佐輿塗紛努力勳存帶礪盟烈血康山食更有過涉臣貞魂妥南服被命截鯨鯢死綏酬社稷蔡亡義既勵瀼勇情尤邁執言誓同殉格暴歸服葦尸祝重典禮俎豆感行惻蜀廟諸葛遺漢柱伏波立何如名世賢代興懷祖德弓矢有恆賜斧鉞儼重卽奇功侈新建懋伐還茲日旄節覲題楹英風凜餘膚昌後報匪殊旌勳斯同識敢愛濟蹇勞匪躬以爲則濯濯賴皇靈恩休奠

家國

贈張愛先

咎始載鈴槧上國欣翱翔冰泮雪已消朱葩迎鼉陽文心與雲集道翮誰翰張之子應運作百和先一倡攀飛操威鳳辟邪屬神羊流俗亦起頑聖人思見剛矧予託交早既覿斐愆忘永矢奉貞規濟津是爲梁

贈張天如

翰音美其騫不如鳳毛儼桂乖蠹柯不如珊瑚高君子永終譽同人焉號咷煜煜向日葵安能沒蓬蒿燕燕自于飛安能隨伯勞嗟予海濱士慨慷行以敖東書望壇坫受事咸建囊賄佩當佩蘭八羣惟載羔

贈吳駿公

聖帝肇中興至人亶當時雄文糾灝氣鼇陛詶夢思子淵洞簫賦司馬長門詞兒奏復爲爾終對烏足奇未若青雲彥鉛槧輝綸絲弱冠勤握髮謙亨靡窮期

贈邵僧彌

邵子楳花詩艷破仙人夢我從羅浮來淸光遠相弄鳴叶雙翠羽威攢五色鳳左肘自楊生商徽與風送所莫

怡過從餘馨寄遐諷

飲酒

艷女每抱罷才人多好名不如遠妒忌尊酒見平生杯勺與斯夕濯濯初月晴呼吸遍形氣澹動開神明何以趣我遊三復山海經

參曹溪道場宿慈師影堂作

大教弊事理凡心交信疑四大示所聚天人顯盧師頑仙旣遠遯毒龍亦恆依作用有顯祕知量無參差後起仰高蹤途轍何合離法與金固城旨沛湯滄池嗟尋躡

形影淑問啟新知茲來仰堂構攝心觀威儀餘磬入松風高鐘旋翠微廊櫺窈窕轉墉檻玲瓏施香煙界溪流燈月藏山輝晦息意乍定梵聲發嘗期共歎中興功俯禮無異詞

次江西憶大兒小兒偶然成詩

大兒名長雄小兒名石官大兒始讀書問義生波瀾小兒恆索食或啼或卽歡昨日我出門蜀茶花未殘大兒立花下嘿嘿眾相看問言將兒去掉頭作語難小兒去索食與食且未關我母語我行吉行毋盤桓恐渠亂挈衣遂已出江干

訪徐巨源

五嶽不相見四海水力同日月望相抱光如弓十季讀君書一字復一重恨是古之人鐘鼓徒逢逢何意當吾世遠道能相逢叩門若還家入座如登峰易爲掛壁歷劍爲參人龍數米度琴徽坐枕看詩筒佳兒立左手友生偵下風當食箸頻盡釃酒臨天公嗟我胡守雌徐君爲眞雄

入雲栖山中禮蓮池大師塔作

聲水盡功德至性通儒禪吾師起縫掖愛蒔金臺蓮道器無祕現形神徹人天好生以爲意淨域歸自然遺骸等碩果大教恆薪傳塔宇肅日光堂索結爐煙請觀花藏臺渺渺須彌邊復有護生城毛羽咸潔鮮無乃皆像教參契卽重元松房萬木蔽竹徑祥雲聯如何桑椹宮鼎鼎徒欽偏吾將以報師儒服不爲膻

中秋十三夕自白堤赴李仲木約同諸公坐月宿灌谿老師齋中

素景澹空際予心偶同秋櫂煙復諧約采月停嘹流晶氣沐寥漢餘懷憺芳洲傾觴屬神契列尊爲醉謀夢涼疾亦蘇何宿維蘭舟

梁溪黃心甫秦以舁二子訪予虎邱留詩失值出入亦以度病起山且寒偶然曝背去二仲來雲干留詩得半面肝腸如鏡看言在竹亭上看竹兼未難盤盤盡空林望望過石壇晨興信藜杖不見隨所安

登太山上天門作

曉日上紅門向午在盤道狖鳥等游魚壽柏齊寸藻高天自無雲俯氣互遙顥衣帶須臾煙流合離枹淩杖

掛層階浮身射眾寶石壁幽瑤浪陽冰澗晴潦宇宙何寥寥經過懷玉璞

寄懷徐巨源

可憐少殊色我輩如佳人傷春苦相念慰藉惟保身自從過子門相留坐明月得句如折花簪花爲梳髮猶恐外人看不似初離別離別幾何時春風吹柳枝新月炤客牀不作蘇臺期前日有客來言子涉江水敢望不敢信吹簫待吳市昨夜有客還送子酒一石寄酒不寄書結言在疇昔碧水自悠悠炤花花不流還來與子期作賦同悲秋

吳江舟中感念先高士夜遂夢見起以墨研淚爰識斯作

省者不識禮孝道多所違或狎少牽場或偕書與詩或逐高朋會或結窮交知意氣人所慕聲名忽以馳豈知爲人子有一非所宜我父本碩德博雅爲世師餘興復不淺風月開襟期我始因過庭坐客稱佳兒弱冠志四方色養遂已虧父兮本好遊兒不於焉隨父歸兒復出兩載兒乃歸實朋交雜遝登堂棄俚詞毋乃父勞苦借

讀鄰一枝敢忘定省節鳥戀曾幾時敢奮私錢帛解贈恆不支只恃愛日長詎識沈崦嵫牀前跪侍疾痛哉永相離雖誓斷肉食何能一補之雖爲資蓮邦寧似居庭幃行行乃復見音容儼昔慈獨坐擁萬卷兒亦前戲嬉夢樂覺益哀見喜想逾悲願吉爲人子承歡愼毋遲

送關子喜王崇閣二子入都作

北風何蕭蕭明月炤我牀仰見鴻雁飛下視青萍光思我同心人翱翔入帝鄉帝鄉萬餘里雙闕雲中起七政齊玉衡三公愼調理被服睨聖賢冠佩何翩翩及此相交結豈怨羽翰別見龍利文明貞士持苦節

酌雲淙邀瀑亭　同陳秋濤老師作

斗酒故人趣牽衣坐巖苔縣泉與雲落窩景潔尊罍萬翠忽欲動態合如始開山中千歲流到海生塵埃儻人太古絃揮彈聽徘徊餐花痛飲酒以此名千杯愚谷當可移嫗石留天隈翌荣稱經營飛練憑翦裁

途次寄兩弟山中

旅服涉塵海戒途如卽戎雙飛蘸水燕孤鳴出雲鴻江南逈遙翠況乃吾山中芳簷繞丹實霞幔披重重芳蔭

隱鄰梁激流注遙峰伸足濯雲瀑俯首聽煙松嗟我同
生人食貧守幽蹤先人有遺區樹植意想從蘭若被巖
石城滋襲苔茸箕踞弄鳴絃泠然送泉風胡爲事行役
勞勞昧所終歸歟遂結廬與爾巢梧桐

七夕酌李文中竹圃留宿作

天風吹雲盡恍聽銀河聲虛堂亂螢落萬葉蕭蕭鳴客
留主盡醉一榻橫紗屏月沒衣浮香獨起看明星卽次
愜幽賞轉傷羈旅情誰能與夢來相對銀燭清

奉寄總河張公并序

大中丞東陽張公頃宰番禺時拔遂球冠童子
科敎愛備至既而公任應天巡撫凡六季特召
入面對陞任總河庚辰之秋遂球罷公車南還
見吳中人士以公去任爲思不啻番禺人之思
公兩地甘棠交切樂慕不揣爲詩附吳人士書
以奉公兼志媿感云爾

張公鸞鳳文孤軒試爲宰酌水重吟詩下車先泣罪五
穗恍臨仙六季庶無餒願氣振高天膏脂留大海社稷
並尸祝朝堂吐丰采妖氣斥殞闔寅清肅寮寀節鉞鎭
耳竊附甘棠頌策足淚自恥

秦淮曲

花紅人髮黑綠水流香國炤水樓參差朝朝漾春色落
月住簾櫳金鏡雙蟠龍風開紫羅帳繡被吹芙蓉晶簾
互明滅艷曲花間發鸚鵡不知寒隨人歌白雪

清溪曲

日飲清溪水夜宿清溪煙煙煌中雙白鶴落水踏紅蓮蓮
根抱溪石蓮子生石壁絲牽不自絲心苦半枯赤白鶴
似能言銜蓮飛上天口銜不得語語便落人前

莫愁曲

茸茸沙樹煙沙白高如山青山搖水動歡去幾時還山

青有時綠搖橈聲相續載夢過江來聽我莫愁曲身是
江南人不見江南春春風吹裙帶拂起落花塵

招隱洞尋玉藥花亭作

玲瓏古洞深窈窕遠相尋尋仙不可見尋花松半陰山
人向予語只在石亭許可惜春江月但向春江柳江北
望迷樓翠幙珊瑚鉤瓊花淚燭晚玉藥不關愁本是仙
人樹不戀繁華土誰能不染心飛還作香雨

中秋十七夜宋令申給諫招同陳藥亭吏部待月
虎邱石上作

石澗聽泉泠銀瓶轉長綆美人發纖喉汲起霓裳影露
垂髮簪重杯光墮金鳳三絃學人語四坐嘿如夢節短
又聲長但覺吹微香賦風憐宋玉為雨恨襄王

聞寇陷襄雒社集同區啟圖作

守文列聖德歐胡高皇功明運宜無疆我后承豐隆過
臣亶焦勞濟蹇誰匪躬金甌缺□□餉額勤輸供遂以
困閭閻焉謀備秦凶適郊逢碩鼠扞網憐飛鴻中原多
悍寇懦將愁頻攻馳驅十餘載蹴蹂如乘風荊襄江上
流雒陽天下中宋轍有覆監漢都憂其終近聞亦傾陷

官民泥刀鋒星隕亡上將藩決哀大宗狂生識其故伊
咎神憑叢撫降但養虎凶服嗟臨戎請劍曷斬佞伏蒲
烏為忠朝堂難戰勝臧否疑府寮父書趙括慚負荊廉
頗雄以此思古人愾敵將何從殷憂已疊警我后惟天
聰河清洗甲兵酌酒趣羣公

七言古詩　附樂府雜言

南都篇　并序

聞之古者帝王建都不求居險公矣大哉然所以勒仁義之甲冑厲道德之戈兵即於是乎寓兵家推言九地拯厥繇生不是過也明興定鼎金陵既而都北遷自東西□□突我三輔或私憂之豈知居重馭輕惟斯為要矧夫外難之殷

內修藉焉觀書訓無逸象首不息則國家億萬斯年之業於以下矣遂球謬廁公車載南載北爰因鉛槧為詩兩篇惟不忘規敢云能賦首以南都因所先也

春汎秦淮水秋宿莫湖愁金陵占王氣玉殿鎮南都自是周豐鎬大江東去如環抱山山回首拱神京樹樹垂枝臨古道天閼平懸牛首高栖霞隱望雞籠曉體勢橫看列五行光景從知涵萬寶更識盤龍氣象奇更誇虎踞石城威鋏鎖波臣朝萬里腰回海若叩丹墀春潮蜿蟺蛟龍雨晴浪雲雷燕子磯魏文嗟天天所限諸葛窺吳吳不移孫吳自昔持魏蜀六代繁華聊自足豈但秦遊良為常還看晉室風成俗夷吾江左起功名召伯東山品絲竹烏衣子弟尚清談玉笛郎君弄新曲靈和柳絲既可愛含章梅額尤堪續年年梅柳滿江春苦惜前時歌舞人景陽樓上鐘都歇華林園內草仍新金蓮六尺委初月羊車小隊埋芳塵何處新亭空有淚何人種樹不沾巾李白紫裘應換酒江總青溪誰買鄰綠衣亭可問功德水為真雨花長于里生蓮前代僧遊佚

豈長策江山寧可憑皇明定鼎歐□□居然在德不在險渡江龍戰本心服用武長驅如席捲方中新卜亦相宅旬宜敎化重分陝九十六里天街斜一十三門星衢轉堯階羅列儼神聖禹服雍容臨薇冕后湖圖籍寶億兆東壁文章同萬卷朱門金閥遠相望參差甲第諸侯王虎臣爪目深列出衛士脣齒懷慨慷車書一統正易俗日月大明咸覩光誰信貽孫終放墓誰知燕子為肯堂驚傳請難師方起漢朝七國寧堪比即看赤舄間成誇虎踞石城威鋏鎖波臣朝萬里腰回海若叩丹墀春潮蜿蟺蛟龍雨晴浪雲雷燕子磯魏文嗟天天所限諸葛窺吳吳不移孫吳自昔持魏蜀六代繁華聊自足豈但秦遊良為常還看晉室風成俗夷吾江左起功名召伯東山品絲竹烏衣子弟尚清談玉笛郎君弄新曲靈和柳絲既可愛含章梅額尤堪續年年梅柳滿江春苦惜前時歌舞人景陽樓上鐘都歇華林園內草仍新金蓮六尺委初月羊車小隊埋芳塵何處新亭空有淚何人種樹不沾巾李白紫裘應換酒江總青溪誰買鄰綠衣亭可問功德水為真雨花長于里生蓮前代僧遊佚

匕貞砍影血配蓑宏苦節題詩羞柳子紛紛行遞繼奇
忠嘖嘖先朝能得士忠義滿朝猶失守如何可大還可
久未若三垣正北辰長此分星望南斗迢迢鵜鸛列雄
犀肅肅寢陵屯細柳分明閤道朝衣冠敢道官僚備匆
狗南官北使鬬豪華看花射酒五侯家秋月聲香碎絃
索春燈濃澹堆屏紗螢光萬點串樓閣龍涎一頃泛琵
琶闌干隔水連橋曲舟騎看山隨意過吳綾蜀錦稱情
性漢鼎周彝來咄嗟佳人金釵倩脫籍詞客綵毫揮鬬
茶翡翠珊瑚渡桃葉鶯舌梅魂夢筆花獨笑揚雄嗜奇

字提槃懷鉛來卽次艸堂何用作移文鍾山招隱纔徵
至獻賦供覆缶不試徒多藝羞同衛玠看時從郭璞筮
一飯子胥感五斗先生醉聲色太眞心社稷思遠志願
戮神州力何憂鑑湖賜幽風有詠歌前王同樂利賢親
其不忘偏安乃非計

北都篇

王者恥偏安王居大無外采甸遞臂指江河等衣帶肱
倚太行山坐擁居庸塞滄海遠潔迴岳瀆顧咸在皇明
建北都形勢兼前代都城峩峩攢六宇文武宣流若風

藉禹稷勳勞祠俎豆衛霍驃騎榮劍烏河潰激水銜舳
艫樂府誇胡譜簫笛東南唉咽儲紅粟西北關山嚴鍰
壁遇雨夬夬誰獨行匪躬蹇蹇惟感激艱難始經十四
帝述作應傳億萬慼今上堯年符中興雪消睨見宜太
平智臨天子正穆穆無偏王道其平平爲政豈假申韓
術崇儒爰反堯舜經微垣受事列星宿平臺召對環趨
承唐灾商旱信啟聖潢池風角殊憂殷殷憂啟聖豈無
自軍符羽檄班翰至十道徵兵接鼓鼙九重側席觀烽
燧即看雷電掃腥羶復報崔苻泣珠桂大臣開府幾辟

礫僉壬藏叢巧窺伺遂令中官代綰紳遂使至尊竭心
智禹室寥寥有鐸縣齊市紛紛傳踊貴其如索罪皆可
誅其實素餐爲可媿誰知萬里帥莽臣計吏重偕已七
春郭隗築臺羞自請劉贊下第寧無因蒯徹空持雋永
說范睢未與綢成親憑觀每上玉泉寺感事因看石鼓
輪從知治世貴綱紀無如大學在明新商宗恭默始思
道虞廷岳牧先知人碩膚乖訓誡求備邁種失出稱祥
刑越王且有共憂患孟氏是以言腹心會須脫弧雨塗
豕會見瀝膽傾臣鄰貨財不以賄賂耗糞粟能却戎馬

牡丹曲

須一士醒

荊卿行

寒風蕭蕭浩無主長虹曉射咸陽柱馬角生成烏白頭
遂令祖龍環柱舞端門兩兩蠻尸人九楹錯綺排九賓

將軍有頭不得語開函怒目猶如嗔殿上呼王王負劍
夫人匕首何曾驗荊卿大笑藥囊前虹影猶侵血花艷
虹欲鬬龍龍未死龍死扶蘇作天子天意亡秦必在胡
鮑雜龍腥此時是

項王廟

黑騅盤血天無光英雄千古惟項王垓下腰軀十圍潤
贈他斗印縣金黃范增先生麤豪耳嗤王白璧換天子
羞令舞劍偶成功寧作獰龍鬬孤死馬前挾得美人同
差强昨日漢婦翁莫媿江東舊遊處風雨雙魂歸共語

雲雨模糊遠山委徒描初月走嫦娥甲痕羞空空待洗
丈夫髭鬢總如此半尺垂乱掀不起紫石稜稜婉婉爾
翠娥如鍊眞男子白頭天姥惜飛光續命只有文中王
從他鳥爪未肯禿更買黛螺千萬斛人生安能知死期
癡情艷骨東風吹借娘眉鋒不斬賊先斬偷生巾幗兒

蓮鬚閣集卷之四

聶娘婉眉歌 并序

崇禎庚午賊出增江口肆擄掠有殊色聶五娘
者賊得之大喜因戲謂恨其眉未甚婉娘從容
語曰女醮始掃眉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而刎
寶安李子定夫爲詩旌之以寄黎子黎子感其
意作聶娘婉眉歌和之

聶娘不用眉如柳雙劍玲瓏腦前後阿誰捕賊京兆郎
縱與畫眉非敵手官兵斂手賊狂嘯娘舞長眉對之笑
玉顏染暈沁紅冰羅袘梅魂冷相甲朱絃一夜英蓉毀

金銅仙人辭漢歌

軒轅不死傳古銅彭咸享壽奉無窮仙人況是金銅骨

試令伸手行清空揖向茂陵尋孝武日落紅疇翁仲苦
莫遣車前祭馬肝猶羨文成終漢土冷露如泉濺盤露
療渴文君有誰鑄待掇黃金鑾寶莖盤銘好勒長門賦
遙夜嘆
美人樓頭翦銀燭炤入鏡中寒浸玉樓前湖影明綠波
驚起鴛鴦睡難足却愁君夢正吹來吹來并墮闌干曲
煙水沈沈千里許妾夢難攜君夢語湖波燭影兩搖搖
鏡前裊裊嬌無主
風平詞

風平搖海帆參差城下石亭花繡籬美人藕肱抱瑤瑟
十二春絃盤亂絲愁攜破鏡看明月遙雁一聲天氣裂
阿母呼雲喚不歸梅夢吹香淚飛雪屏背敲叙吟白頭
翠巒排鏡入粧樓傷心艸色連空語望落銀河同汎舟
鴛湖詞
鴛湖如紗碧堪語風吹仜斷長堤雨南塘蝶倦趁船歸
飛上佳人繡金縷亦有紅樓帶古橋洗粧夜待燈迢迢
拗蓮盤絲織情字倒掛眉梢吹玉簫
竹肉行郭履台先生招同陸靑章諸子夜飲出侍
兒作歌因贈
郭公侍兒最參差肉香竹孔調疾遲低昂無字有呼吸
鹿盧雙繭同牽絲忽如高雁叫寒水珍珠一串鬆喉起
入耳穿心散骨毛銷魂況翦秋瞳子老婦琵琶無足憐
賦簫娛疾徒子淵轉喉合律亦聊爾撮舌清嘯懷孤鸞
長繞空山疑界裂折作同心方勝疊咽如流泉瀉石鏗
細縛飛雲八蚊睫嗟予久客積愁緒一旦聞情都有處
竦然病骨醉餘蘇叫起頑仙聽鳳語
吳趨行

歌吳趨請君住采蓮船隘閶門香風澹月蘇臺樹玲
瓏玉椀若雕天酒君夜醉曉窓眠江頭劍塚芙蓉萼重
開攢作朱闌閣望見子胥騎白馬西施與戰回廊下腥
魂索食怨魚腸莫嘆蛾眉如箭香笑擲楊梅甥相戲櫻
槍豈炤羅襦事琵琶奏樂錦文身荒亡義讓應同此斜
扶膩鬢稱儂心簾間小鏡明如意
短歌行
酒酣月滿地爲君歌短歌願君漏壺箭刻作魯陽戈夏
姬老矣嬴女如何維南有箕維北有斗持播南山塵載

挹東海酒明明如月仙人見之腸斷絕嫦娥倩靈藥玉
兔如春雪何不醉挾羅敷採扶桑燭龍移炤合歡牀

西門行

出西門衣裘輕策馬肥愚人貪財愛惜費思舉手代爲
散之含美酒唆西施少季馮子都吹簫鼓瑟隨我驅馳
人生不行樂卽不死老倘何爲卽不死老倘何爲積金
欲遺子孫子孫愚凝子孫賢媿畏人嗤

將進酒

糟如邱麴作塵送花落迎花新笑君不飲何以爲親戚

兒嬌楚臣茗醉無憂醒無主黃鶯自歌蜨自舞杯盤出
古塞未必墳頭土朝爲雲暮爲雨安所得杜康變作巫
山女朝朝莫莫不知其數蒸香滴酪沈青天花問酪酊
寧須錢富貴自不暇貧賤且陶然死願作天上星生願
爲地上仙今宵但可浸明月倒瀉珍珠那不前

水碓

灤流入咽瑠璃吐老去姮娥眠玉兔村娃閒闢隔溪砧
轆轤自攪蟾蜍步催却鮫人頻爲織冰窟成衣雲臼貪
寒巖逗雨杵停風潏湧舂高會未息吟蟬相杵夜無聲

山魈寂寂點鬣更惟有殘霞搗難碎晴光曉曳長天明
神絃曲絃臣崙孫兄弟渡海並爲作此曲以招其魂
昼作三山虹作道桑田童女秦年老喃喃梵語喚西風
魂兮不語吹遙空雷形雙鳥飛斜雨淚眼看之疑曳苧
弟兄德祖兼文舉騎魚瞥作芙蓉主祉公叩挽哀無力
浪花張天鹽雪白神巫好唱謝家詩花外沈沈夢顏色

陸將軍行贈震湖都護

陸將軍環走邊庭如已屋醉卧每枕死□頭長嘯能呼
戰鬼哭往時赤脚向朝鮮劍氣直射鬚眉前相君斂容

深借問尺書夜降清□天歸向遼陽氣猶熱叛兵怒號
弓矢折檄髮上馬突入營拍鞍大罵敎無說掉舌如刀
不異人天生虎力能捍身世人盡議袁毛事可憐雙眼
看會眞將帥交摧相印解當時重足羣相戒丈夫血願
灑沙場安肯囚冠坐疲倦唉然太息還鄉里扁舟老挾
賢公子禿袖重爲海外遊歌舞筵前認君是夜聽琵琶
如聽筑把酒低頭看牌肉何人再得將軍笑直使□□
向山哭

春夜諸子過集艸堂顏方平以劉姬之約逃席歌

以調之

柔風香天散沈水春燈欲眠更扶起飲中成就八仙歌
紅裙隊裏紛才子回廊井頭鸚鵡呼絳桃飛落撲青奴
酒酣傳杯碎耳語催使顏郎扶醉逋疑騎蝴蝶女牆去
眼花望小章臺樹平明走馬報霞牋墨痕怨殢巫山雨
共知濠上有紅兒顏郎所歡爲大姨明眸膩髮兩艷絕
阿母錢樹扶參差

端溪采硯歌 南園社集同陳秋濤區啟圖諸公作

裔雲搖根走深谷巖父沖沖鑿瑤玉移得良田白兔畊

筆花萬丈棲鵾鵾媧天擦手溼雲濃秦皇鞭痕疑向東
硜然不數未央瓦神仙都下獰龍宮探來片片皆奇寶
蟲頭蝕斷紅霞老寒氣呵蒸平湧泉火痣如烘温不燥
羚羊峽口琢磨家自然蕉葉勝梅花千緡莫惜買歸去
晴窓潑墨浮煙斜

牡丹後曲

江南三月春未殘虎邱十里橫竹闌茶店門前賣花市
恊氣脂香烘牡丹艷紫新紅臨綠水望去人家盡相似
中間小榭出橋頭參差更覺嬌無比山塘蕩槳看花回

蓮鬚閣集卷之四 詩雪軒校刊本

昨日葳蕤今日開有錢不肯買歸去留取朝朝暮暮來

寒江曩曩歌

秋空作影波如碧沁遙山深淺淡鏡魄風吹曉月弦誰爲彈鳴冷光偃曩曩寒江小女兒玉毫香字寫唇脂工書早博夫人譽得句嫌稱幼婦詞誰爲鶯燕誰鑾蜨相對贈詩還惜別恨不攜將鸚鵡飛教向簾間難七發寂寞霜楓淚薛牆寫葉能銷水力香惟有詩篇長繡面傳得新題到沈郎

徐方平字歌 并序

徐巨源長子元晟奇可而慧好吟予詩作佳句予字以方平因出水晶一方倩陳元者刻而佩之作歌

九齡吟詩見徐郎生時祖翁夢李王李王英雄難對值星渡乞巧遥同織女心憐才背誦相如賦明河織女夜思字愁喚教傳琥珀觴夜沈羅襪深珠露有時瓜果看何如賦裏相如事轉虛梁上燕兒還赴社雲中雁字不緘書與君隔別一千日教妾相將二十餘隔江望君衣自湮隔花聞鵑花亦泣碧煙無主海棠醒朱闌無侶妲娥入買絲繡面不繡心掩戶欲眠還欲立曉鶯芳樹轆風凄燭下單衫淚舊題君今別有羅敷婦妾今慚作使

君妻妾今尚記樓中醉妾昔與君樓外戲金丸彈藥裂
窓紗腥花唾面吹簾謎當時婉轉垂流蘇此際模糊殘
翡翠紅冰易損繡襦前殘粧剩得素馨錢往日侍兒都
許嫁終朝厭雨不同前憶昔日憶昔年長大應慚近重
來亦惘然那知鸞背吹簫女空作梅花明月仙

絳綃曲 贈陳元者

蜀絃切切求知音京轂賣文豪破琴女兒重聲男重色
當壚復有長門金芙蓉隱映壁遥立盤龍月炤春山溼
獻賦還爲封禪書攀折銅盤求療疾白頭憐才各有情

劉郎卓女殊相爭爲君細察鳳凰語何如名士悅傾城

春望篇 同陳秋濤黃逢永諸公社集南園作

天南多淑氣海國四時花芳艸侵朝霧香雲變晚霞
光搖維堞蚌影亙漁家況復當春望遥晴到碧紗晴風
散巽楊垂線畤日落花泥掠燕翡翠梁間栖復飛蝴蝶
簾前去還戀佳人粉氣熱朝眠公子爐煙闌夜宴珊瑚
寶樹掛羅衣鸚鵡金籠傳漏箭木棉紅映曉山開百萬
人家旭翠堆花田雨過昌華苑錦石雲依朝漢臺趙尉
已塵迹劉王餘豔灰楚水啼湘竹秦關折嶺梅當時豪

雄遮騎虎倒壁懸流割疆土閣氣沈香布雨雲橋光綵
燭迎歌舞寶髻穿珠偪鳳粧玉腕烹龍島尸脯宮闕遥
連五嶺高煙花倘識三城古三城隱隱接三山五嶺迢
迢雲水間嬌娥勻臉薔薇露賈客歸心黃木灣鮫綃斗
帳裸寒玉龍鬚片席裊愁鬟檳榔甘送合歡舌茉莉結
作同心環同心復同里白晳少季子荔枝花並蒂榕木
根連理簫吹沸龍涎畫橈移蜃市金屏列雀開綵樹千
星藥雀屏蘭舫酣絲竹綵奪化工生簇簇回營柳院出
秋千仙觀花街羣踘蹴百獸魚龍迎錦陣萬戶綺羅結

霞麓油壁通宵秉燭遊青驄造郭揮鞭逐青驄油壁過
參差玉山珠寺遍相嬉不飢願化仙羊石駕利齊祝海
神旗任是中原苦爭戰從來此地無瘡痍犀通象賄等
閒視遠茲明珠誰復知昆量珠應重牒貨貝遷農業秧針
刺蓮騰布穀催鋤鍤波斯碧眼胡崑崙紫髯俠奇珍運
寶驕異寶掛席拾陶公八翼折無能陸子千金良足稱
爭雄據險昔所歎海藏山衝容易憑銅柱長銘漢賊滅
金鑑還扶唐祚興曲江風度誅胡得昌黎文章徙鱷曾
傷時莫灑三忠淚廟食南園五賢地石銜精衛向厓門

血溼杜鵑啼巖殺氣滿浮雲訛言惑邊燧乘桴聖人
勇蹈海節士志我所思兮在羅浮菖蒲朱艸蒙丹邱安
期鴛鶴朝金闕玉女攀花待石樓采藥長生都且少好
色不死醉無憂爲問神仙東海樹何似使君南陌頭雲
霞彩鸞腹日月燭龍目盧師與三笑蓬萊堪幾宿更坐
金臺蓮還栽水田服禪乳嗣曹溪劫火罷阿育誰將浩
劫三生判且論九十三春半南遷唐相授楞嚴北去梁
僧徒壁觀問天倘信煉石功對酒肯作新亭歎已見遊
絲拂地回復看流水飛英亂春艸芳春望長山眷宛映

相如壁牡礪遙連宋玉牆王侯將相各有分鴛鸞鵷鴦
隨飛觴綴幙懸明月傾尊典鸕鷀二十四翻任狼籍三
萬六千猶可償

寶香篇 并序

寶安產香木其氣味視奇楠沈水梅檀諸品尤
爲甜遠香片以堅老爲貴色如茶褐或質白而
沁作山水雲影馬尾棕紋者尤上往予師灌谿
李公爲令時雅有沈香之操俗受還珠之惠山
市所出最上者每勩不過百許錢但邑中人少

知選認亦未盡藝法予頗能兩解其妙於是朋
好相詒用表蘭同亦稍薪積邇來時事頓異權
要貴顯競事索尚價騶騰十許倍至於山童林
竭不可易得書笈數片珍等崑玉會客偶以爲
問不能無感作寶香篇

君不見羅浮山上五色鳥羅浮山前千歲香枝巢仙鳥
皮皴紫根穴神龍涎吐黃香名入譜稱黃熟香意如蘭
發錦堂錦堂公子曳羅衣繡閣嬌娥捲翠幃獨愁春夢
泥人重漸覺秋風到雁飛綾衿膩摺酥痕染銀燭光搖

眼暈微玉潤正宜烟鬟娜釵寒時撥火依稀亦有霞蒸
雲蔚雨更入脂凝冰作土雪變遙峰人倚樓煙迷晚樹
舟橫浦晴散遊絲閣落花煖吐卿雲開列戶櫂移蓮島
碎鴛鴦簾捲梅檐慰鸚鵡收香芳樹頭鴛鴦選睡
杜蘅洲可憐韓壽稱同氣記得荀君會邀遊口含雞舌
蘭言結袖傳龍腦蘭心留出浴拭湯分姊妹是鄉如夢
老溫衾忽訝飛仙來入坐一片投鄉贏百和雨雲如絓
相思影石花似沁留歡唾纏髮深榮瑪瑙紋積血還疑
琥珀破越客鮫綃幷裏將吳兒玉腕工磨刻香片須刻去浮稜淮詩雪軒校刊本

吳人得此法　吳兒越客快相期金鴨銅瓶佐酒尼沈沈花氣
初雲際恰恰香煙欲起時清歌婉轉迴薄扇明窓縹緲
閒修啓勸君莫避酒力重對此兼於茗色宜春茗爭傳
五侯宅臘酒頻仍七貴席舞衫惹麝嫌腥膻倚燭薰籠
長歎惜悅意遙供翡翠裘知恩銜報珍珠爲笑問如何
號返魂搜寄殷勤勿懷璧狂客掀鬚玳瑁筵爲憶吳公
在郡年召棠潘花並栽植珊瑚芝艸相輝聯却笑交情
歌伐木別有清操詠酌泉習靜朝調息觀心夜供禪篆
鄭重看人未曾試陳郎愛我心骨奇眈然一目心相知
有弟少年乃英特快哉楊孔眞佳兒我來有心不得展
徘徊鬱結紛如繭感君此意誰復知苦向梅風弄歌扇
風餘麈尾獸炭引鐙前鼻觀不同煙火氣贈君聊賦寶

香篇

短歌行

長歌莫挽天河水短歌橫笛聲相倚落花回風戀故枝
飛入芙蓉繡幃裏飲酒還宜近婦人莫向平原樓上嘖
無情割愛乃身死至今徒笑春申君

青樓曲

寶鏡眉新龍鼻古粧成嘿嘿憑箏語新晴隔水綠窓開
璃瓶澡露茶薇雨西城粉堞花離離一雙蜻蜓銜尾飛
經季忽憶金釵客樓上吹香曬舞衣

過靈隱寺尋韜光院歌

竹枝節節分泉脈一樹紅梅沈澗色山空木落窺湖煙
壁冷松高磬聲寂拾得仙翁白鶴翎吹笙擬和琴心經
掀髯向天作呼吸江潮湧月凌青冥

結交行贈陳子

十年結交等閒事馬首如雲醉呵氣腰下銅龍剩瘦光
鄭重看人未曾試陳郎愛我心骨奇眈然一目心相知
有弟少年乃英特快哉楊孔眞佳兒我來有心不得展
徘徊鬱結紛如繭感君此意誰復知苦向梅風弄歌扇

錢塘浩蕩子胥潮忽如市上聞吹簫豫讓漆身詎相識
信陵飲酒何無聊嘻嘻飲酒何無聊君但醉聽我歌暮
復朝侯生弊衣冠乃上坐又有漿家博徒相過時見招
佳人不笑大梁客吁嗟此後空寥寥聽我歌酒行半朝
趨市暮棹臂而散紛紛世事何足歎君不見天下歸心
吐哺公旦

湖上同胡小范夜飲坐中聽其家元戎敬仲與房
都護占明盛談往事

我客西湖已十載濯足往往臨高溪今季失意乃寒疾

東書枕琴眠招提欲歸未歸天氣好買舟方上巖灘道
湖頭詞客蘭橈過銀燭相看樹星曉漁陽老將雄酒間
吳閭美人長眉彎白眼瞠瞠向前語會立奇功山海關
逆瑞誅求意不足銀鐺夜繫血如浴黑獄沈沈竟失明
流落江南眠石屋坐中髯客復何爲奸狡曾同袁督師
令箭初飛絕城出驃裹牽來只讓騎罪案相尋連內閣
壯士何妨委溝壑煅煉嚴刑死不招督師傑肉如花落
至尊意解不深求忽蒙放出歸雲遊逍遙獨釣湖天月
舊事傷心煙霧愁煙波慘澹生前席酌酒與君望天色

英雄成敗古何常得似扁舟五湖客胡郎別我歸城中
掀髯大醉凌寒風相期更作錢塘去千頃潮頭駕短篷
美人清歌笑回首長笛一聲折楊柳爲君舞劍復彈箏
玉腕還持一杯酒

送王子安還越兼寄梁非馨

王郎昔與梁生居遼左烽煙談笑餘梁生作書遙與我
此中乃有王郎人不如自從□事遭敗罪督死王郎徒
步歸鄉里我從燕市遇梁生不語淚下如流水王郎高
才舉于鄉聲名鵲起羽翼長十季如今得一見典衣奏

伎同飛觴酒酣相看意復惡爲君起舞還命酌督師失
守有恆罪是逆非逆果何若此事君應解其故試望□
沙迷海霧君來仍主督師家何以報之前途賒去逢梁
生爲問信歲荒久客安歸那他人小恩勿煩受無乃空
作禰衡揭

認馬曲

乖楊作鞭花濺血送郎上馬出門別望郎不歸認郎馬
馬頭爲記同心結官街曉聽金鈴聲樓頭遠遠看分明
怕爲他人換將去馬是人非空復情亦愁人歸馬不見

桃花骨換梨花面馬足郎心那得憑試問街泥紫胡燕

周蔚宗將軍鍊如意歌

將軍示我鍊如意上有河圖北斗八卦之方位下有忠肝義膽兩行字將軍淚垂乃相示雙手擊案頭搗地此物君知從何來故督袁公貢痛哉軍中持攜不釋手將軍帳下曾相陪驚傳□自薊門度督師馳傑都門連營城下住轉戰殺傷□王子□□如斗矢如雨却別將軍行軍中令執如意毋相從忽然督師罪以謀逆磔西市訛言籠起多雷同督師身碎骨無處此物獨存將軍所將軍錄書數萬言會須將軍殺□□□□後繪容賜券入九關手持如意動至尊

峨眉

六月峨眉猶雪色玉樹連陰斷峰白日輪軋岫翠煙浮輾作仙人上天陌雲女飛還巫峽下卻聽江聲似頒馬神僧跌坐忘見聞咒伏獰龍鉢波瀉

天上樂

雙桐階影涵重臺碧淚長廊鳳淚灰枕痕暈紅酒初歇

銅鴨錦窠香氣咽夢回懸鏡疑懸月珠彩離離壁光發椒圖閒列羽林郎刺闕待命聲中望莫向橫門待魚鑰蠹雷不入溫柔鄉

竹

窗紗煙紋破遙峰粉枝搖落花鬚紅參差濃淡天玲瓏流泉浸聲寒影中美人停梭擲春思井闌白午簷陰翠歸客瀟湘枕上聽茗椀桃笙酣碧醉

蓮鬚閣集卷之五

明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五言律詩

送李煙客出塞二首

萬里欲何之行營望將旗我正憐煙客人疑是藥師談
兵奮髯戟騎馬策楊枝爲試登樓嘯□□滿地悲
丈夫寧惜別一路笑桃花下水流漸勁臨關怒木芽春
情違蛺蝶酒態在琵琶莫動將歸思風前有暮笳

春晚

纏爐煙過晴雲閣氣知新香與浮綠寒焮遞相移
中歲愛春色春居無所爲讀書花落裏待客燕歸時午
劍懷中水悲歌耳後風醉來乖淚盡枉自說英雄

俠士吟

俠士氣如虹虬髯向碧空避仇猶奉母爲虎不依龍短
有懷思祖逖行著一鞭雄塵染桃花血寒披柳葉風青
山揮手帶明月影塵空萬里憐相贈同心結在中

慰梁非馨

爾明休便喪雙眼好逢人骨肉已看盡肝腸誰最親壁
將明月立門掩落花貧只當長爲客艱難剩一身

賦得彈琴看文君

男兒不得意歸向婦人憐壁映芙蓉立眉依山翠鮮于
飛欣比翼相慰愼調絃笑問諧頭白應詶買賦錢

河上送春二首

水氣侵鳩閥風帆掠燕狂白看梨夢破紅變杏梢香放
舸依林遍裝雲去路長慣將春色住何意又他鄉
魯酒宜高枕齊紈擬換衣獨歸蝴蝶遠雙到鯉魚稀入
焮流逝盡餘寒嫩綠肥欲知愁幾度花向客船飛

無錫舟中偶成

過江纔幾日次第品新泉信宿山山翠餐眠事事仙香
淡花港月茶入竹橋煙覓得鐘聲寺呼童復繫船

茅店

茅店將歸夜思親夢不成子遲欣得我身壯幸爲兄捧

鞭

杖難爲別裁衣自送行所嗟寒暑異頻望塞鴻聲

送戴安仲遊楚

戴子遠行色長天漠漠秋如何洞庭水試上岳陽樓

酒易爲別篇詩能壯遊高堂有慈母風雨愼扁舟

送人遊西湖

八月西湖水送君隨意遊潮來虹外雨山自鏡中秋

動逢蓮舸楊開見酒樓猶聞小海唱沈醉莫生愁

劉生

劉生稱少俠十五事遨遊射鳥趙家路吹簫秦氏樓龍

妹花下馬狐腋雪中裘近

示兩弟并序

城搗家偕隱痛未逮也遂球於壬申春日既釋

禫與仲遂璧畢婚因令偕季遂琪將庶母還居

焉遂球且奉老母留家羊城又當以公車遠出

愾先志之未成悵同生之暫分援筆爲詩示仲

季凡四首

山川繞紅蓼老父築居時爲厭世人事豪吟偕隱詩汝

今仍棣萼吾未媿荊枝到處皆萍梗終焉同聚斯

田園聊足樂之子勿多求父老世相識母妻無隱憂書

藏經句讀稻熟便耘收未必全蓑霍前溪任釣舟

丹青非末務僻尙有同情好遂成名士恆言畏後生雲

山深借助煙鶴與經行試數諸賢達何人戀市城

送弟如嫁妹總緣無父傷承顏各養母求祿又寓王形

影三年弱綢繆鼈語長祇圖百祥降不敢淚雙行

贈新寧令

美人春思深花際坐彈琴門對海爲市田晴桑半陰高

山衆云望臨水自知心莫厭栖巖棘朝鳴誰上林

金陵陳都督席上遇溫覺斯將歸五羊賦贈

心愁并引醉眼望會殷不飲將軍酒逢迎空復勤

陳都督者其尊人忠愍公死綏遼陽殊烈令弟朱

明與遂球鄉舉同季北于留都相見甚歡爰贈

以詩三首

幕府尊南國新從塞上歸孤城諸將恃千嶂舊人依曉

甲開魚麗秋笳列馬肥曾看灌夫勇雙劍劃虹揮

廿載遊陽事何人尚肯言將軍能死節督撫乃云冤寵
以先臣重恩知老母存移君根本地旗幟任雲屯
王氣秦淮古留都漢殿新衣冠嚴宿衛金甲儼星巡明
月吞魚鑰長江踞虎臣高皇陵寢在符節爾殊親

夢得寶刀

生平少報恩珍重受時言憶得寶刀夢分明金鏤痕提
攜天下近作用眼中存起坐星辰動居然策大宛

美接兄從蜀中歸知刺史五叔父宦況感賦二首

吾兄蜀天至叔父尚爲官道在宦途蹇人歸行路難楚

雲浮馬過峽水却船看蹭蹬經三月綈袍耐晚寒
新州當孔道賊寇震鄰過廨壁挂戎服家僮荷戰戈孤
城幸無恙別袂淚如何此後愁鴻雁陰雲發火多

席上送戴初士分得湖字

送子與春去落花橫半塗穿雲過庾嶺先夢壓彭湖立
馬遲吳客時侯元者同行逢人識漢儒猶訓女兒淚囊艸剩鮫
珠

出都門贈別梁非罄

七秦遨海信消息幾能眞見面或疑鬼通名猶畏人才
窮容易老病減勿憂貧勉矣千秋事毋爲達者嗔

倉徐子能

春歸客頻望薄暮虎邱東高鳥不謀木落花飜舞風雨
晴山更出煙暗綠如空舒嘯還呼爾前林一水通

倉贈萬年少

閭見眼中盡愛君非小才頻乘白門興一棹黃河來胯
下英雄賤門前楚漢開却愁生更晚叉手獨徘徊

過張受先茅居留贈四首

茅居對天地知子道心安惜物拾花落賦詩題葉看世

衰違好易名重保身難悟得陰陽理兼成却病丹
五柳半人宅一經堪子傳蒼生想安石神令著臨川鶴
餓依貧骨琴心彈古絃道成同辟穀因可謝文錢

席上送戴初士分得湖字

楚狂歌鳳德漢代仰龍門蘭室氣恆祕桃花笑不言鑿
流環夢處結想擬仙源往事餘經濟占雲自灌園
種魚供硯瀋留客讓書牀問影泠泠善栖心寸寸香吏
廉歸只儉童元刺難償却累頻憐我緘題遠不忘

別李文中

花事涉寒暑綠陰新可留池晴疑雨打魚靜唼萍浮落

藥平過水遷鶯聽倚樓相將折荷葉呼我道宜秋

湖上即事四首

水樹樓臺碧朝雲雨氣紅燕巢香乳溼漁網柳波風花落粘遊展荷開供酒筒斷橋峰色在先夢上高空

小港聞歌入浮開認去船辨香尋袖氣移翠剩茶煙采藥疑歸月吹簫或上天花間齊盼望空有水雲連

蝴蝶飜蓮粉蜻蜓胃藕絲綠陰人散後紅破鳥歸時笑拾同心帶還留比目棋隔堤聞走馬迎看席兼移

十載遊山興五從湖上分杏衫圍寫畫桃紙占題裙屬

艸徐書帶裁緘報錦文倘應攜並去贈粉滿松雲

何象岡老師招過邸居同歐嘉可謝伯子陳中行

家叔君邁連夜讌飲賦二首

歌舞徹春宵飛花濺暮潮美人雜瓊珮公子挽蘭橈鼎列山連席堂開畫際橋更堪憑玉樹紅袖映吹簫

別墅談經暇山樓染翰勤上簾遲璧月流硯湧香雲絲繞爐煙細珠添艸露紛京華懷曳履重此應星文

雨夜懷徐巨源二首

小雨秋俱入新涼透晚城簾垂隔燈影荷響聽珠聲快

引唫餘夢閒關別後情懷君江海闊斯夕意分明

高閣桐陰半雲浮山翠香經時枕詩卷牽爾興琴張詞賦終難敵行藏各自商兵戈自天地搔首計應長

庚辰出都二首

盜賊繞山城金鉦晝夜鳴經過逆旅舍無復控轡迎疲馬失中食隨人逐暮程邨墟有來騎臨望互相驚

古驛石橋邊迢遙艸際天廟昏吹鬼火城曉冷人煙樂計江南近烽訛塞北傳看花懷士興空媿祖生鞭

客潤州春餘入夏留滯官舫憶家園花事之樂作

詩五首

廿季燈月影晝屋記梅枝久客領鬚長懷君骨格奇通家如老友拜母復看兒高傲古人意讌閣後予往寫經其下今老母於此課長雄石官讀書

登壇紛鬬鱷雨後出迴廊皇裔各扶醉亭亭復洗粧風生勻粉汗露溼散珠香花國荀陳會無敎目宋牆荼薇多種之花時爭以絕豔者移來供予干株萬葉香鄰里露如雨閣氣雲蒸堦色霞醉將閻移去送爲遞換

淡林不受暑吾亦愛盆荷坐久荷香發從知暑氣多因花爲刻漏裁葉勝輕羅一瓣如舟汎閒倡越女歌晴眉閣在

古木問長夏尤佳每荷氣甚馥知爲他人歎酷暑時莫是莽三徑金錢憐買鄰屏開孔雀尾檻簇玉龍鱗對坐憶會酒療飢如八珍言從赤松子辟穀作仙人菊花時多鄰里所貽種色奇異不一

夢留香國瑞笑得美人心入室炤明月臨文開素襟交情傳雜佩孤調引鳴琴自託幽芳意寧煩覓賞音蘭一莖可數十花枝上復作兩枝名了蘭種須得法晴簷閣倣爲文房閑之臨帖作畫學琴其中

南歸已渡江聞萬茂先就徵至揚州因買舟還訪客舍與鄭超宗諸子相聚旬餘茂先賦詩見贈用韻奉酬三首

輕移枕席樹曲記城樓相見一垂淚非關彈鋏崩緱豺狼當路立分手遠漫漫此地病中別何人意外看柳邊蓮舸繫花下葛衣單好覓揚州夢愁緣酒力寬君去占時泰吾歸媿士前河清如可再醉日且須千旅食鄰鵶粉笙歌到畫船竹西逢舊社相送轉相憐

揚州歌舞地客有蓮花冠盡惜鏡中美何如城北看江聲松際夢峯色酒間寒一棹攜知好歸爲芋栗餐

山溪老詩骨此意幾人知白眼感珍重蒼精攜見貽鴛湖存舊宅鶴塚續墜碑十賚文須就從君慰所師

送吳駿公之南都赴司業任

辟雍天子學禮樂起陪京帝重賓師席人推王佐名蘭橈逢社事花月次官程到處迎宮錦秋山炤酒清

送邵僧彌同駿公之金陵

載杖秋船去貴游如隱居清江看畫意碧影照琴書聲價雙南重才名六代疎鍾山松樹古相待結椅廬

山居

山家隱鄰舍樹底有柴門望入竹林遠微聞雞狗喧晚炊人出汲野泊艇孤昏此處無漁火清溪纔發源

將至五雲泊舟同黃獻君進士閒步劉須彌侍御園亭時侍御官楚中因賦

柏古偏留翠梅紅若帶霜江流林外繞亭檻石間藏岸舞雙鳴鶴門停萬里航山樓能楚望信宿亦登堂

楚客有孟元白者偶持予紅毛劍去聞其死于陳木叔明府所詩以志感

一劍漫分手千今三四年故人嗟已矣此物空泠然倘
落英雄手寧沈寂寞川還愁負心者肝膽背燈前

理得

荒得憐蹄客晴櫻待遠林久虛宜石處私負種梅心山
色看城入牆頭過月淺一翻營向背曲折稱疎陰

二月十七日社集趙裕子雲槎同諸公賦

故人尋白社先雨到元關爲愛樓中坐能看城外山春
驚前日半晚踏落花還詩就仍相覓榕陰路一灣

賣書

典衣帳不給更賣讀殘書一笑清貧者全家爲蠹魚茶
經憑妾記仙字供親儲便勝長生藥還期脈望如

七夕觀內祠織女戲贈

如何太白婦却羨牽牛妻但得橋堪渡寧論醉似泥穿
針還乞巧織錦慣孤栖倘學回文字頻年信好題

王繼陽朱康侯同載下富春漫賦

淹旬猶共載恰可送將歸越水連吳月蘭橈出翠微引
眠尋卯酒並坐擁寒衣獨有迎潮夢鄉心各自飛

湖上貪賄方爾止

長鏡宜曲柄隨意采春苓芳艸鬢邊綠垂楊沙際青溪
聲流月住山氣出雲停晚火新篁外看僧學課經

七夕觀內祠織女戲贈

淵雲浮潦白藤霧斷崖封信步繞山曲回聞隔寺鐘詩
因題柿葉衣自補芙蓉行樂經過處溪香久幾重

烏衣原舊宅玉樹有餘歡點火分蔡杖傳家笑竹冠山
人招隱便漁子認津難遲我窺鴻寶詩成卽互看

舟暮

細艸扁舟暮寒雲澹樹天漸沈橋外翠空聽石間泉廟
古門當岸邨孤屋背田衆山看處斷微雨滯炊煙

送郭天門中丞巡撫江右

漢餉封蕭相唐軍拜令公羊城留穗遍魚麗擁江雄楚
樹諸烽靖湖帆萬里通還期制南粵歌舞此方同時以糧道
擢

送周孝受之閩

堦桐一葉動吹落送行舟東海月遲見西風雲幷流帆

房中丞死寇志感

都城鷹峰寺憶爾隔垣看生死七年易勳勞千古難忠

魂應自弔社稷信誰安涕淚遙堪寄秋墟汴水寒

喜林六長山人至得錢牧齋宗伯暨陳大士臥子
周疇五白山會堯臣諸子書賦贈六長

故人雙鯉字仍作蠟書看畫閣滿江上蘭橈行日難感
君勤跋涉慰我報平安況有奚囊句燈前炤肺肝

五言排律詩

潘芝林鄢杭州參軍遷荔波令荔波子從父舊治潘以此聞子至湖上卽命駕見訪因贈以詩

因君蓮幕美笑此竹林賢舊政多山水新栖勞鳳鸞官租從剖斗蠻市不論錢喜樂情相告文書譯始宣賞知榮綵線辱豈示蒲鞭禮數裙盤地言談手畫天行春暮勸飲導駕婦爭前須愜宰看日栽花好記年標枝還野於此見相傳

東皐同諸先生上人社集分賦得素馨花燈

皎絕美人心劉王不解尋苑芳經爇燒艸冷耐螢侵映鹿寄跡儼神仙敎化應如蜀清廉和酌泉明朝列循吏遂仙黎彩輝生夢筆吟珠探玉龍領鏡隱翠娥襟瑞霞簾紋積祥霞日氣深蝶來情倍熱蛾趁欲能任法雨懸禪觀天衣覆寶林蓮開瓔珞座香靜佩環音舍利衒珍鳥瑤華集素舍榆芒寒簇雪桂粟夜明金豔瑣玲瓏骨神傳巧妙針綃巾彈淚結蘭唾御風臨醉失秦宮曉光堪魏乘參倚窗看贈帶拂幎掛遺簪旭透冰凝碎黎晴夢半沈口脂晶帳影錢尾雀屏森賦客星占聚高僧理可欽空花與二月懷古復憐今

七言律詩

新年喜陳喬生見過

風雨新年茗氣和瓶花深護待人過樓隨柳色看鄰遠
坐即桃笙擁袂多禪案有情憑筆墨名流何事不江河
長齋擬學黃庭帖到處臨池好贖鵝

嬉春曲戲效香奩體四首

醉國新除錄事銜又憑鸚鵡作花監逋觴那敢搖香片
松篆檄得憐芳伴別向燈前發幾函
暗接脂脣酒共甜月明長恨捲珠簾香浮捧硯雙雲嫋
花染彈箏十指尖柳帶贈詩情自結黎魂如夢醉同淹
宜人賴有微微霧避入深叢過短簷
渡頭桃葉笑歌還半搦腰閣杏色慳鴝鵒對爲癡絕舞
鴛鴦長得夢中閒書空裊裊晴絲挂旋頰融融熨暈頑
眥黛可容春幾許滿堤圖畫譜青山
輭紅團砌日和南爲祝行雲結小庵鬬豔豈容遭妒女

進酒從他濺汗衫蜨過捉敎臨席舞燕來充作賽香啣
逢仙剛又選童男青衣倍稱騎羊戲玉管生憐駕鳳堪
願與花神乞延壽共將垂鬢續春三

題謝伯子花城

一城如彈綠苔環可有鶯雛爲抱闕落蘂自成紅字押
葳蕤不假阜衣頒閒看酒政侵花事敵作棋圍戰竹間
笑我卻如催榷使醉來時折一枝還

戊辰長安感遊七首

嵯峨三殿出天中繫玉橫金盡賜功豈識鳳儀先有瑞
寶爲龍種兆眞雄璽符合正崇高位杼軸隨寬大小東
千門花動紫騮嘶日見夔龍度玉堤講幄每親雞舌貴
禁庭時詔鷺班齊詞臣豈尙凌雲賦聖主嘗探二酉題
著論卻憐會藉獻姓名慚愧御屏西
爰書新布盛都門往事于今漸敢言投閣大夫朱紫富
勤碑僚屬姓名尊猴冠盡拜妖狐焰顱骨多蒙吃狗痕
斧鉞未嘗霾已掃聖朝眞信有餘恩
枯楊猶憶驟生花奉聖夫人擅內家銕冶易成開國券
玉容都恨守宮砂呼鷹敢擊將雛鳳騎馬歸隨帶日鴉

從說昭陽恩寵盛不堪流淚盡天涯

盈庭諸論慣相持曲直三朝未可知譏刺互操南史筆

織羅偏入黨人碑焚香喜見新枚卜振翰應懷舊羽儀

燕市誰言俠烈多綠楊橋畔只鳴珂會聞莽室稱須

不見屠門醉和歌所賴腐儒能赴鼎卽看神武立還阿

傷心莫嘆先朝事寂寂寒蟬意爲何

口口征戍慚頹年金粟輸來盡賜邊關塞坐令貂虎踞

口口宴禁口口連聽鼙又見思良將授鉞終期縛口口

閭內已看無掣肘驍騰應誓掃口口

官河

官河春柳綠參差客子經行日復遲煙冷未添榆木火

日晴空到杏花時胡琴欲買愁囊澁戍笛閒聽耐撚移

筆硯半封塵待掃漫憑歸雁譜新詩

詠杏花

北地臙脂破遠天朦朧難護是層煙朝雲過雨醉留夢

春色酣丹興欲仙路有錦衣人傍美節當寒食火偏然

邨南郭北須憑記無限高樓燕語邊

賦得石榴子

猩裙何處裂殘霞淚積紅冰玉有瑕脂暈半明編貝齒

臂寒初褪守宮砂歌來鸚鵡餐珠顆碎盡珊瑚鬪石家

莫嘆成陰倍惆悵量教十斛買芳華

西湖二首

五月西湖到亦宜千家斜日雨過時青楊影蕩鴛鴦起

黃杏衣涼蛺蝶吹四面堆燈聞梵語六橋歌扇動花枝

關情最是蘇堤莫載得明霞入舸移

輕波澄徹影重重近是桃根遠是松寺寺面臨西子鏡

山山雲掩上方鐘和煙看去疑紗隔潑水圖來怕墨濃

獨有勝情應任得開囊收盡作詩供

戊辰生日宿凌江上棄上人禪房七夕前二夜也

匹馬梅關歸獨遲經行隨處有僧知人間作客頻添歲

天上牽牛又報期投宿滿分供佛飯染雲頻寫畫禪詩

還因夜雨秋江水坐遍松房話別離

題寶安尹冲元先生蕩雲航

烏鵲橋頭錦纜牽女牛求渡不論錢林中自捲秋霞幔

天上渾如春水船滿載欲偷懸圃藥長歌堪采華峯蓮

急催沽酒需金粟更泊姮娥桂樹邊

席上賦得綠鸚鵡同錢牧齋宗伯

曉鬟鉤簾裏外看巫雲將雨喚留歡竹枝作按鬆喉合
艸色渾宜比翼觀寶鏡紗廚烟對語碧簫羅袖翠俱寒
相思莫更書桐葉字字撩人豔不乾

舟泊章門寄題萬茂先溉園

老鶴如童迫短垣長時花落滿苔痕杯間耳熱猶看劍
竹下衫寒獨掩門每共孤雲過藥澗忽同狂嘯落烟村
傍人已識南陽業吾道還推抱膝尊

自淮揚舟還竹圃李文中邀同陳大士楊維斗艾千子顧孝侯吳次尾諸子酌牡丹花前拈得嬌字

不住揚州聽玉簫相思連夜汎江潮幾多花落幾多雨
廿四風來廿四橋下水只愁千片盡待人還見一叢嬌
自今繫艇頻沈醉趁值晴林晚步遙

李仲木喜余下第南還賦詩載酒相賀卽席述會

珍重文心報劉子此時吾在李君車

虎邱避暑會贈周仲馭張天如用仲馭贈余原韻

廿年絃頌識羔羊休沐逢君在柳塘避暑一窗分午綠
佳期雙槳待昏黃煙光淺澹眞娘墓花態溫柔俠客鄉
莫倚吳音成楚調雞鳴風雨夜深望

雨夜同張受先坐王與游舟中話別再用仲馭前韻共賦

王書不買盡收羊寫葉題詩落半塘一片錦光猶地白

十年花撚變流黃談仙剡共山人載作客吾歸荔子鄉
從此夢邊來往熟玉峯梅嶺雨中望

先學道自脩山人

會別葉聖野用來韻

遠道行宜夏日長不辭當暑就炎方家貧易起秋閨怨
母在驚聞早稼荒湖上故人攜手遍日邊高鳥引帆翔
會前別後論生事橘柚千頭海外鄉

別蘇州

一束松箋報未齊詩筒臨發又兼攜舟移紺寺逢僧送
江天歸去得三餘南面差饒萬卷書豈有銀魚破寥寂

酒却紅兒剩鳥啼素影自憐鷗汎汎單衫頻映草萋萋
佳期尚待平分去十日錢塘路向西

喻京孟招同萬茂先徐巨源集三洲亭

茗椀詩筒醾碧煙城中湖水却浮天闌荷小閣香生硯
垂柳橫門帶繫船秋思幾家流淺月雲情千頃付長年
看君正有新機錦訝是明河便可前

湖上舍贈朱子莊進士

杏花簪罷折楊枝年少仙郎得意時借問上官遙點筆
何如西子對描眉新看寺院籠紗句舊覓旗亭進酒詩

使合與君贏一陣錦袍應與莫教遲

吳靜腑席上偕侯赤社晤方衛止

烽火徵兵望將旗可憐吾黨但論時滿堂客爲侯生贊
五字城憑方叔師酒半斷橋攜燭至雪中枯柳認舟移
嬌歌妙舞江南樂只是聞雞醉復悲

鄭元度先生招飲鏡園留贈

種樹爲漁亦幾年小橋層屋盡如船堦前水至流紅藥
樓外雲開見綠煙桐井葉鳴童自掃竹林香靜鳥深眠
當杯儼坐蓬瀛上乞得元經擬學仙

遊李伯熙先生

每從庭下學言詩相見會憐覓棗梨四海幾容君涕淚
十年空長我鬚眉青門地愛平侯隱黃石書應孺子知
莫信名山藏副墨滄桑何事不堪疑

送盧公子詣閩請其先大夫卹典

尊酒歌騷慷慨餘送君行矣曳長裾愁磨口血先臣劍
淚乞皇恩孝子書花下紫騮三月路日邊丹鳳五雲居
思鄉莫易頻回首風雨麒麟臥草廬

過端州七星巖留題

石殿玲瓏翠滿窗仙人都在水雲邦湖光北繞通諸洞
峽勢東回束大江徑接丹梯成複道影涵金榜動飛幢
腥風晝擁桃花雨坐對龍歸試學降

春居雜詩二首

新築鄉嬛緣水頭較如長日繫扁舟輕風著幌斜吹縷
淺月當簷互上鈎修道幾回成薄倖閒情聊得破窮愁

齋錢儉省餘文價亦買名花種藥洲
居近東門亦種瓜亭臺遙借五侯家簷堂受繞宜男艸
桃樹開成結子花鄉夢幾年遲蛺蝶江風隨處聽琵琶

頻歸趁及尋巢燕遮莫人看羽翼加

贈歐子建先生六十初度二首

千秋原在許誰分豈謂龍頭未致雲南阮客來頻典褐
北山人去解移文身長麈尾侏儒粟滕下蘭生騄駬筋
四十萬言知已誦漢門金馬倘相聞
君年三十我生時三十年來事事知張耳有金嘗結客
孔融當坐可呼兒儒冠漸腐囊因溢文價終昂貨莫欺
十分百年纔過六且憑歡伯未須疑

初秋客婁東同張天如孫孟樸邵僧彌集吳駿公

齋中即席賦
玉軸桃笙人薛蘿湘簾垂燭漾涼波清江桂棹纔相望
白石桐窗快共過詩渴莫愁沽酒盡賦成爭羨買金多
淡宵淺露勻花氣月上還堪醉踏歌

借讀虎邱仰蘇樓

一回郵舍一僧窗勇望雙林喜待邀爲有石樓臨澗影
便移書舫上山橋煙中樹色層城堞月下江風半榻簫
却識故人來望裏玉壺歌板送蘭橈

臘月十八日登泰山絕頂作

玉冊金函識古初丹霄黃道永報報吹噓日月搖東海
吐納崑崙接大河青帝駕臨佳氣動素王居近希雲多
憐予正在吳門至試望還誰匹練過

出都門別黃虞公

杜宇聲催復鷓鴣臨歧寧惜酒頻呼城東老母難知佛
塞北佳人易嫁胡信有明珠迎按劍漫因紅粉笑當壚
年年陌上頻相見只恐羅家別有夫

至武林嚴印持子岸喬梓見招聞子將從山中特

至羅文止乍病不赴子復以曹木上錢殷求繆

湘芷三子邀向湖上不得往因寄以詩并懷同
集沈皇銅張天生馮千秋諸子

水國風煙樂亦奢尊前青眼望還賒攲人十錦橋如帶
傍社雙飛燕隔花欲寄濤聲供几席倍因天際想琵琶
佳期聚散非容易但報荷簡草雁霞

聞子將有湖上打船之議啟事與聞即報以詩

笑把荷珠願買鄰飄零予亦託閒身魚能寄字收爲使
客有如仙許共親四壁畫圖開石丈百城行部署波臣
春來又泛桃花水肯向明時說避秦

柳色二首

新水浮萍漲遠天橫塘迢遞更如煙珠簾細雨重重閣
錦纜柔風漾漾船似買荷錢拖萬選未分榆火暗三眠
春歸到處堪長在淨掃殘紅漢殿前

寓巨源溪堂萬茂先從溉園至用韻畣贈二首

揚子江頭蜀嶺東姓名前後與君同隹期此日能虛席
好月宜秋未上弓芳艸滿庭侵鬢綠曲闌遙影炤湖紅
風流勝事留千古怡擬孤山信棹通
踏月吹簫寄所思元君仙隱我能師從來楊柳玲瓏句
得似桃花穆滿詞白石古亭雙屐錯碧雲秋水一舟維
夫君已是金門骨三雨人間更值斯

百城環臥鎖荷香花奴進酒攜檀板木客聽詩入竹廊
向晚幾回漁火亂爲連銀燭劍鋒光
綠滿前湖散作灣書堂秋色澹濃閒牆頭倒影疎搖水
屋角如圖待補山橋斷隔墩成古洞枝橫深樹儼重關
鄰家共識經旬客散髮扶笻任往還

蓮鬚閣集卷之七　十三　詩雪軒校刊本

小春同家君選叔謝伯子陳中行海上汎舟赴香山相公之招分賦得眞字

江樹連雲到遠峰不知湖外有城封龍吟每和攤書幌
誰知此夕松風閣延佇當年選夢人
斗柄回看動北辰花岸近緣楊柳帶酒家遙認木蘭身
煙雨空濛屬小春海天蓬島未迷津星文漸欲依東井

三月三日同諸公社集南園禊祓卽席限韻

如此臨文共可傳氣淸應信永和年流觴接席憑虛檻
曲水依城繫畫船晴散煖香花作雨節當寒食柳如煙
誰言禊事蘭亭勝得似明粧醉謫仙

閏元旦同張天如賦

柏葉何曾換酒帘鳳釵雙整鬧香奩重元共識重光兆
一月渾疑一歲添笑折林花充綵勝將邀社燕入珠簾
幸盤自覺穠華倍不負書雲太史占

閏元宵同天如賦

新月重圓雪正消絳桃銀樹巧相邀留歡卻惜雞籌蚤
入暖偏宜鳳管調蠟燭似傳寒食節綵燈元是落花朝
朱英豔蕊同無恙報取春光二百宵

春試後姜如須見過賦贈

蓮鬚閣集卷之七

東萬年少

虎邱明月記詩筒鳳闕芳塵西復東垂柳色連堤艸綠
落花流積御香紅鶯聲喚友題詩遍蝶夢還家賞酒中
蚤晚玉堂猶獻賦陽春如和喜君同

都門三月三日李瀅貉老師招同顧端木陸起頊徐孟博簡伯葵集雙河巷即席贈起頊予將南還

漢廷前席尚相求燕市狂歌半倦遊馬上新傳陸生語
龍門慚附李膺舟香塵綺月三千里弱柳嬌鶯十二樓
回首自憐消渴甚羨君詘唱動皇州

河上懷徐巨源

黃河日落繞天長風起雲飛舊戰場野店短衣眠亂艸
戍樓橫笛向垂楊千盤未覺羊腸苦一醉頻傾馬乳香
更欲與君同仗劍和吟新句坐流觴

揚州同諸公社集鄭超宗影園即席詠黃牡丹十首

一朵巫雲夜色祥三千叢裏認君王月華薤露扶仙掌
粉汗更衣染御香舞傍錦屏紛孔雀睡搖金鎖對鴛鴦
何人見夢矜男寵獨立應憐國后粧
宮額亭亭廿四橋披離新柳弄春朝柘枝相徘鶯喉囀
杏子衫勻蜨翅消酒半倚闌浮琥珀風前騎鶴聽笙簫
姮娥桂殿堪同伴貯盛頻勞宿阿嬌
寵詔封泥第一枝賜袍簾外拜恩時春風律應清平調
夜雨香留絕妙詞天上有機遙織譜河陽無影望蓮池
金罍玉瓚須攜醉任是蜂狂總未知

誰買長門作賦才守宮砂盡故徘徊燕銜落粟成金屋
鳳蝕殘釵化寶胎三月繁華春夢熟六朝芳艸暮霞堆
上尊合賜詞臣閣邀賞還宜八駿來

栀子同心綴綢斜融融宵露滴塗鴉潘郎傍署移新省
姚女明粧見舊家解佩臨風疑橘柚鬱輪凝碧怨琵琶
徵瑕莫笑閒情賦錯認秋容詠菊花

裊庭昏靄怨春歸曼帕匡牀悵望稀窺浴轉愁金炤眼
割盟須記赭留衣梳成墮馬泥拖障夢破徵蘭粉較肥
誰借橘媒生羽翼可能鴻鵠似高飛

花陣縱橫紫翠重木蘭金甲繡盤龍團圓月炤蓮心苦
廿四風圍柳帶鬆添鹿戰場雲結幟穀城兵法怒蟠胸
嬌嬈亦有王侯骨一笑功成學赤松

誰寫春容出塞看胡沙漠漠炤衿寒扶來更學靈妃步
睡起羞爲道士冠瑣骨傳燈開五葉鞠衣持薦獻三盤
相思莫誤朱成碧燭淚盈盈蠟暈乾

憔悴西風夢不成娉婷相見在春城歡場九錫傳花瑞
隱語雙文贈烏名寶鏡背懸交吐歙索鈴初護盡無聲
看多怕有香塵上出浴依然媚晚晴

天寶何因便改元尙憐芳影祕泉溫不聞金鑑留丞相
多怨玉環蒙至尊朱紫故宜當日賤衣裳能得幾時恩

揚州芍藥看前事功業綸扉並爾存

姜如須花燭詞和萬茂先韻

遙夜吹簫聽鳳來燭花頻翦漏頻催簾垂竹閣禁行立
香撲梅廊望繞迴玉燕舞煙釵翠裊金龍盤月鏡雲堆
何煩渡口歌桃葉家傍紅闌柳浪隈

哭萬茂先

夢入揚州萬古春胸無宿物只精神丈夫不死女兒手
骨肉何如朋友親遺艸茂陵書待獻遊塵囊昌谷字全珍
江南江北巍相送況是長辭愁殺人

同顧修遠訪周仲馭焦山留宿時以茂先遺書爲

乞誌銘

蒹葭秋色到蘭橈石榻松風夢玉霄鐘外月明京口寺
枕邊雷送海門潮居山隱士留名姓痊鶴仙人去寂寥
不負題碑惟有道對君懷古淚同飄

湖上漫吟

小泊蓮船到寺檐獸爐煙裊睡情厭清秋巖壑遙飛練

細雨樓臺互捲簾千日醉醒憑酒盞百年歡笑倩香奩
閒來學得安心訣禪案全於綺語拈

偕峨眉僧過羅大夫季作讀其新詩

芳艸街頭繞曲池行吟堪與大夫期黃金世變餘情種
白髮春閨映色絲奉佛捲簾留燕乳延僧隱几話峨眉
塵緣盡付花間雨收拾殘香入酒巵

詠木棉花

煙雨天南睡海棠燭龍移得炤紅粧越王夜燕留干炬
織女春寒待七襄絳影未消琦島雪蒼枝偏老石門霜

君看荔苑同移植多少奇材勝豫章

夜過王子安寺樓令子茂遠從山陰至卒贈

黃絹新題處處傳紅綾一幅奪時賢桂枝總爲趨庭日
芳藥誰如作賦年捧杖正懷湖上寺開樽俄到雪中船
燈前起舞拌沈醉老我風塵待著鞭茂遠新領鄉薦

憶弟子兩弟俱喜讀書不習舉子業非省老母不入城

經過故是鬚眉輩影落寒潭好自憐

小溪

雨後聽泉活活多山山如畫炤晴波青苔古磴眠黃犢
綠水人郎泛白鵝孤枕午酣餘小簟單衫春峻試輕羅
花發紅閨午睡餘祇爲省親浮遠棹不因干祿讀藏書
安貧未媿先高士待買藤蘿共結廬

舟次

曲曲雲巒看不同煙波層折斷崖通山光近變垂楊綠
杏色遙連返炤紅永日挂帆過水驛何人吹笛隔江風
汀洲到處爲鄰舍半在漁家半落鴻

題賢女祠 并序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
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
吾一身三許何顏登人門戶投潭水而死鄉社
立賢女祠至今存予近聞有某公客者公爲時

相所中趣去而附相傾公比相敗仍歸公公爲
予言癸未正月晦舟上南康因作此詩

春雨春風薜荔牆一祠燈火數家鄉松崖樹古碑重勒
梅嶺花流水較香豈伴靈妃彈寶瑟猶憐野老祭椒漿
經過故是鬚眉輩影落寒潭好自憐

小溪

雨後聽泉活活多山山如畫炤晴波青苔古磴眠黃犢
綠水人郎泛白鵝孤枕午酣餘小簟單衫春峻試輕羅
歸舟日逐還家夢偏傍桃堤柳浪過

聞鷓鴣

亂竹蒙茸水帝祠行時不喚喚歸時陰雲斷峽流千尺
急雨孤篷煙萬枝半載鯉魚頻失信連天芳艸不相思
何如飛過黃茅嶺啼與高樓少婦知

劉安世惠予垂絲海棠一株從皆園載歸栽於晴
眉閣前賦詩爲謝

庾嶺經過豔影紅折梅人去未全空玉環乍起流蘇帳
金屋堪憐扶荔宮鶯語似因傳夜夢客遊差不負春風
他年共憶劉郎信燒燭頻看雨幔中

喜祖心師不是庵成同麗中師丁善甫梁漸子李

山農子雲諸淨侶過集

淨侶東鄰近往還迎人老鶴護禪關歸臨池小閣看如舫
渡水長橋坐對山似倚法王裘馬氣猶嫌長者布金慳
誰能及第心空比寶座玲瓏芳樹間

甲申聞雁

今年聞雁倍傷情不泰悲風想舊京嗤雪總羞持節使
渡河誰進□□兵稻粱不復當時飽砧杵空留月下聲
□□□□□□□□□□□□□□□□

七言排律詩

送何象岡太史還朝 時天啓丙寅

彤雲翹首是承明　詔遞長安事遠征　客裏數棋疎放膽
禁中千柳待舒晴　商宗夢帝欣逢說　漢室安劉定相平
入座正嘆何次道　登瀛新挾董雙成　雞林鶯去香山句
鳳藻賡來柏殿聲　萬姓只今看捧月　中朝端此賴調羹
已知開閣平津盛　徒愧通家北海名　遂以過庭勞綏頰

賦比枚皐徒率爾　序慚王勃恨何之　雕蟲幾度愁鉛槧
附驥差應致漢達　北海通家寧敢擬　南山聊賦有臺詩

禺峽山中人朱叔子玉笑堂成人來索詩書云玉笑之義不求甚解然子作詩正不必此詩眞足相當也率爾報之二十韻

白石行歌自可思　惟君玉笑我能知　天高有客投壺過
月冷何人捉麈宜　騎鶴吹笙調子晉　投瓜曳烏戲安期
棋心喜躍初輸夢　山色玲瓏互放眉　環繫峽猿聊破涕
霜侵木客跳吟詩　將因鳳叫彈瑤瑟　絕勝塵來擘荔枝

佩有香蘭絃語細　爐供兔藥杵聲遲　露桃勻碧低愁臉
墨藥含毫盡解頤　洞裏素書傳舞劍　堦前履齒折觀棋
寧如罷席唉雙斗　可有占璜掛一絲　蛟斷過河心亦壯
龍猘濺血膽雖奇　毗藍盡是傷三刖　被褐何妨慰五噫
萬卷築城訓什襲　三珠爲樹亞參差　溪雲學水敲冰聽
泉眼流波入茗嬉　琢卻媧天娛老態　雕成郢雪快吟姿
暈龍銀燭銷煙淚　墨戛琅玕未粉疲　好下晶簾媒蛺蝶
豈如曇鉢吠琉璃　象王定與拈花會　下士何勞刻葉疑
龍門盡仰知名士　鯉對曾看歷齒兒　感激延陵猶掛劍
將無有道媿題碑　問牛調燮逢茲日　舐犢恩情念昔時
莫逆相看攻石意　往來珍重過溪時　緘書偶亦堪琦報

或稱磨圭三復詩

渡江有述

花柳東南映別筵江濤飄撼渡頭船霄高往見雲摩水
地坼功憐木濟川飛鳥欲踹停島樹神魚將起噴波煙
二儀象閟分吳野八卦風雄近楚天潮汐互吞時候轉
陰晴中漏雨暘穿千層激浪俄喧號一瀉滿洞忽沸漩
山立作門排闥過寺浮如艦與鐘懸回看乍覺人聲斷
逆渡猶吹帆影前土俗頓殊城兩岸晨炊隔望渺重淵
中原此去愁多事櫪馬頻嘶又著鞭

五言絕句詩 附擬古樂府

塞下曲

塵動起秋風燈黃夜帳中不寐磨長劍明朝第一功

烏夜啼二首

門前一樹烏雙雙背背啼雙栖尚自啼不顧兒郎妻

儂歌烏夜啼郎行白馬蹏白頸不如烏白頭當自歸

子夜歌

狂風滅燭光房櫳映飛雪解衣莫畏寒見儂情自熱

采蓮曲

湖頭采蓮女不向藕花前笑臉暈芙蓉相看名采蓮

古別離曲

淚珠若可穿串成千萬尺繫足送郎行縛郎回與妾

懊惱歌三首

歡初戀儂時夜夜門前立今日歡棄儂對人不敢泣

開門認歡船行前笑相語春風打布帆回頭下灘去

打散雙鴛鴦莫與歡儂似不似歡去時歡來便如此

古意

用髮織郎衣縱橫繫胸腹縛不得人心千絲那能足

題陳順虎東皐二首

秋光濯鬚眉春翠浮杯酒況復揮麈談玉柄如人手流清堂

曾眠寶帶橋醉弄太湖月今日坐長虹清寒徹毛髮玉帶橋

何龍甫姨兄邨莊作

十畝平田上烟橫淺綠寒落花隨雨換雛蝶試風難

竹圃游宴詩六首 并序

竹圃在閶門內桃花塢上予師侍御李公別業

也予以丙子臘月重過公已奉召入都尊人藩

伯如穀公命予寓焉於是與劉先生元聲顧子

孝侯周子子潔藩伯公子仲木侍御公子文中

爲飲射弈騎之樂圃有樓臺池榭怪石爲山複

疊成洞珍禽良馬散處各涯名花異卉繼時而

發臘梅水仙之屬香滿屏檻藩伯公愛予呼絕

代才子特爲選歌人侑觴絲肉之音繚繞中夜

予醉或據鞍一躍驅騁階下疾如飛鳥諸子或從而馳焉仲木爲之擊鼓狂呼燭光滿天聲震城隅時適中丞張公開府作鎮頃故有國士之遇予人則長揖軍中歌孝友之詩出必縱飲花下窮斗石之量顧子語予盍共爲詩紀之予則以僭分越禮故小子所誡憐才況愛彰巨公之賢顧予何人抑亦俯仰古今不無懷慨夫龍門牛炙自昔榮之乃若曳尾表尚斷羽思免則王粲之登樓禰衡之擊鼓均何取焉聊以述遇用

宣之乎短章

選得金釵客屏風引碧闌翱翔三十六曲曲映雙鬱
騰鞭金堤抹汪矢綠埃涓亭上歌聲遠飛還鳴角絃
香廚臨竹港易損牡丹芽卻渡蘭橈過檀槽滴落花
春氣生堦艸輕寒破臘梅捲簾娛瑞雪公子正多才
歌伎懸燈引材官導馬歸更移花下席取次換寒衣
棋枰圍屐齒酒態弄貂裘記取荊州客人人萬戶侯

頃讀書虎邱仰蘇樓一夜爲龍雨所拔因與某上人創而新之文湛持相公爲題曰來賢堂茲隔歲重來上人復增建諸精舍偶援筆各題二十字五首

客去山花落客來山鳥飛簾內香如線山僧雲補衣　來賢堂

野艇居非水離鈎釣新月圓時作雪看雪際雲波汩　雪艇

石級上山堂梧桐蔭曲廊朱闌圓碧牖曲曲墻燈光　玲瓏

白馬看如練蘇臺故是臺西施當日醉飛向掌中來　小吳

綺羅香十里歌管占千人別有松窗寂山僧放小春　放鶴

艷歌行寄兩弟

可憐同巢燕孤飛向春殿不若銜花歸舊巢得相見

古劍行

我有殊方劍曾常把贈人丈夫空手立猶自足謀身

江南曲

江南二三月花柳映山青送君江北去艸綠到長亭

飲馬長城窟

飲馬長城窟城下多腥血戰渴口沫乾人銜一片雪

上陽白髮人

本自綠硃色蒙恩入上陽君王不相見綠鬢已侵霜

紫鎔翁歌

坐下紫鎔翁囊懸古銅鏡醉後向人談松枝作麈柄

題畫

英州夢米老玉山逢大癡堂成當信宿爲寫澹煙時

七言絕句詩

陳將軍征山寇凱歌二首

殺氣腥橫月不光暗燐風點亂星芒中宵獻馘連催騎
峒裏新擒白面郎

溪水潺湲和凱歌健兒閒自舞雕戈將軍殺賊如圍獵
玉帳前頭醉臣羅

昭君怨二首

衰艸胡沙漠漠秋黃河南入漢家流佳人莫怨丹青誤
寫出麒麟萬戶侯

馬上琵琶恨轉濃恩情猶自勝深宮他家待買長門賦
不爲無金與畫工

刪梅二首

木棉花似海棠鮮和雨和雲睡半天寒食過時紛自下
磯頭看盡種花書

不禁風竹刺茅居截去長枝學釣魚閒與鷺鷥相對坐
新種荷根滿尺强未須裁葉作衣裳

滿城都不解相憐
折得如杯當羽觴

白玉兒郎一十三海棠開盡每來探輕羅袖底松花片
索寫新詞日滿函

春園八首

雨餘春水綠平添一夜梨香帶寢淹曉起更嫌風惡甚
小亭東角下雙簾

蝶雛初褪綠香胎便學棄花隔院來斜過短牆飛不住
又隨紅藥浪歟回

青苔如抹笋芽肥點徑殘紅作地衣竹岸水閘閒一立
繞人雙燕傍晴歸

風歟窗紙似鳴絃小小楊枝舞外邊向午短衫麤一枕
竹門深宋閉香眠

五石羊亭列祖筵神君原是玉堂仙飛花滿縣都無稅
別去何妨選大錢
酌水沈香又一時石仙城下拜生祠于今市販和耕婦
不暇江頭祀隱之

楊柳枝詞四首

翠壓朱闌十二干滿堤楊柳一般看如何蘇小門邊樹
偏有遊人繫玉鞍
樹樹青青葉葉開低腰宜浪舞宜臺莫多移到江都種
繫得君王不肯回

垂柳垂楊亂著絲行人都擬爲相思不知原是雙雙樹
生長橋頭慣別離
參差楊柳又如齊二月鸝鶯上下棲怪得多情青眼便
春風常笑雨常啼

寒楊病餘笑日前景物都無可咏因戲作天上宮詞四首

宮門初放鳳凰鳴掌籍隨班禮太清奏定人間新貴榜
案前偷覷得頭名
長幡曲蓋寶光連冠卻芙蓉侍兩邊直日退餘無一事
又尋丹籙勘諸仙
玉天妃子盛粧餘環珮玎璫曳紫裾昨夜宴闌新有命
紫微宮裏掌文書
太微宮內散靈符樂託來朝古丈夫班罷徑同香案吏
天門東去看投壺

滕縣即事

白骨成山潦水肥平妖諸將論功歸誅奚未必皆無罪
莫訝歌旋賜錦衣

江姬以忤貴陷獄念其冤救之謬欲身報賦詩以遣

飛去無勞首重回春風何力柳眉開他生若作銜環鳥
莫向名花隊裏來

遊絲曲

陌上迢迢怨別離輕風一道冒遊絲東家曳卻殘花去
繫得鹵隣日正遲

少年行

年少傳聞十二州報人雛盡轉多雛經行不用變名姓
醉臥胡姬賣酒樓

西湖紀咏和陽羨謝山人韻三首

翡翠如屏疊嶂圍碧紗籠罩晚煙霏紅裙玉面偏遙見幾處菱歌信棹歸

垂柳臺前半勒韁桃花馬上少年郎尊歡不值還追去繞盡新荷十里香

輕風吹水蕩平漪日午漁鉤未上竿幾處洗粧流粉膩裏湖波煖外湖寒

同伍國開譚元定遊西山雜咏二十首

都門西出馬蹄驕望望山光路不遙盡是內人香火寺

月明湖上聽笙簫

貴戚莊園隔寺開夕陽流水繞亭臺爲留進上諸花卉

新柳風吹與浪黃畫橋東去玉泉長年年三月花飛節

不放閒遊載酒來

得入宮門沉御香

玉泉山後數家村亦有先朝太子園不識建文墳上樹

筆力端嚴體勢尊

落花狼籍燕銜喧

路上宏光石十盤排生翠柏作關干太平天子曾來住

景皇陵殿晝深深老監龍鍾出綠陰望去也多如王葬

虎步龍行繞復看路經神宗步遊

白雲松柏共蕭森

蝦蟇石下落花疎雙井流泉度曲渠引出小池橋底過

不比尋常近侍官

綠波搖動見銀魚

土木征亡有范安紫芝崖下蔡衣冠遊人解說當年事

鄭同當日使朝鮮梵宇回將樣式傳寶殿疊安千佛座
外頭如窣堵波圓
禪房花竹映林隈紺樹朱闌半不開每近清明霜降日
安排官使上陵來
壽安山下塝如城舍利中藏寶氣明識得憲宗眞達孝
寺前看有御碑銘
婆羅春樹放花濃此處英宗幸六龍地是舊元兜率寺
布金重建落成工
半陟高邱望帝鄉分明鳳舞與龍翔朝來隱聽春雷起
卻是操兵內教場
剩有梅花供寫詩都看開早卻開遲上林桃李東風遍
肯信深山更幾枝

梁季貞年兄新婚賦贈二首
舞入芙蓉蝶作身嫦娥花下看曾親徒憐秋榜麟經客
恰與春風鳳管人
幾日章臺柳拂衣長安擲果競先歸于今定試新偷譜
畫出雙眉似與非
送何石間先生遊韶石因寄禺峽朱叔子
珠江寒色結煙雲望望南禺帝子家一片琴心憑寄贈
山中無雪有梅花
寫畫寄徐巨源
薤溪長至似秋殘借得梅花作雪觀樓外夕陽猶艸色
孤舟遙載與君看
丁丑南還道中雜述四首
江北春如秋半天雪消塵溼望蕭然湖頭一色空無影
遙見孤航載曉煙
東岳廟前雲半開獨駕輕車趁伴回挾遍杏花三百里
紅裙千騎進香來
爲有江南花下期花前飛馬踏胭脂絲鞭落卻無心問
策盡乖楊千萬枝
湖上樓臺人望還淮揚新水遶人家不知東海春多少
歲歲江河送落花
吳門夜飲曲
豔女蒙歌入晚風飛花添上舞裙紅樓船坐遍簾櫳月
疑在吳王水殿中
贈吳澹如二首

鹽客輕舟入竹橋虎邱花事正迢迢他時若覓眞娘墓
認得青蓮一朶嬌

小閣初開繡佛成自懸鸚鵡坐傳經何人紅豆相思譜
得入華嚴字母聲

還過豫章同朱子美萬吉人茂先青渥次謙集陳
士業齋頭

花際相追不及呼君家原是我歸途猶堪一夜蕉窗雨
便脫征衫問酒壚士業亦遊吳適歸

萬茂先齋頭得高麗紙一幅乃姜燕及學士使口

口歸所貽子從陳士業飲過宿茂先因爲作畫
并題其上

長白遙迷鴨綠煙使臣同首別口口陟釐空在輿圖去
爲補林巒共惘然

爲徐巨源作榆溪艸堂圖因題榆溪在豫章城內

頗恨無山子謂爲圖荷山不如爲堂補樓也

繞城簫鼓送蘭橈
盡著冰紗闊袖衣柳陰人與燕交飛河房倚遍簷前樹
嬉春纔過閏元宵端午還添廿四橋便合龍舟與燈子

觀者傾城畢集笙簫互奏香光絡繹本以土龍
之祝翻如水嬉之張人各製曲以授歌者

與陳旻昭萬茂先陳百史康小范諸同人適集
因倣秦淮夜遊爲燈船載歌吹以當雩舞諸出

賦詩奉謝
慚愧勞薪入爨聲長安僧問破琴名新栖又長雙桐子
珍重南枝慰月明

仙詞

童女三千別搴裝蓬山殿腳曳雲航麻姑笑倚燭龍樹
道是羅敷陌上桑

燈船曲四首 并序

庚辰五月旣望楊州不雨咸修祈禱常儀於是
同社鄭超宗梁欽光姜開先冒辟疆諸子以子

不羨當年翦綵奇 併彊所攜花燈神巧兼絕爲包止修特製
詞客人人杜牧才停橈都爲鄭莊來徵歌任選如花妓
索寫桃牋侍舉杯

還至吳門送朱方鞏祝牧花上二首

枯柳橋頭壅白沙酒旗何處問啼鴉逢君又望都門去
多見說當時宮裏事
昨夜郵亭剩幾家
卻因靈藥誤嫦娥

張天如吉士訝子眞書似姬人作暮戲倉以詩

茂苑秋歸落葉疎漢廷猶道薦相如應分夜月銅盤露
腕鬼猶堪貌神女家雞那得似儻爲從今擬學夫人帖
留滯金門好著書
不爲書裙羨買羊

同姚君左張艸臣劉公旦李文中飲竹圃各限韻

餘杭城外石橋斜不見清溪道士家惟聽小姑閒唱曲
茜裙臨水折梅花

和徐巨源漢宮春曉賦

紫燕黃鸝滿殿頭苑邊垂柳曉風柔宮人何檻纔梳洗
攀落桃花出御溝

憶次兒彭祖

石官人塾名彭祖愛渠聰明每好奇定是能刪徑邊竹
不教搖動損花枝

中秋陸清章招同郭履台先生過雁岩邨賞桂漫

賦二首 在申家墳

夢入霓裳已六秋鬢眉那似舊風流惟宜三笠尋僧去
雙槳逢君亦少留
芳原白兎怯人過金粟年年不堪多見說當時宮裏事
卻因靈藥誤嫦娥

張天如吉士訝子眞書似姬人作暮戲倉以詩

腕鬼猶堪貌神女家雞那得似儻爲從今擬學夫人帖
不爲書裙羨買羊

同姚君左張艸臣劉公旦李文中飲竹圃各限韻

清秋江上泛芙蓉信宿時看雨後峯漫向姑蘇城下泊
兩三燒燭醉聞鐘

立就

送許班王同年還潮

興卽移家厭卽歸黃金敢盡有春衣紅塵舊宅人相望
恰傍尋巢燕子飛

大中丞核未方公以詩索黑葉荔子戲倉

側生可是中丞祿不食還應養福留取左車量黑葉
居然佛果勝諸天

附中丞孫太方公原詩

經旬臥榻思新荔細擘經紅酸不官無葉廚聞能藉
藉熟來先餉兩三枚

附宗伯秋濤陳公和詩

使君嗜果如佳士採摘筠籠緊脫江上火雲占不
定一湖官渡汎新枝

督師度嶺經飛來寺留題壁上

奉命撫虔統率
軍同吏部龔建
（木參將弟遂琪遊擊
甥劉師雄星馳度嶺）

提兵又過飛來寺報國深慚似去年但得文華人物在
人間何地不神仙

論

知人論

天下之所以求治人能言之矣然而天下殆無以易也非不能言也亦未能盡言也非不能盡言也亦未能盡信也非不能盡信也亦未能盡行也非不能盡行也亦未能盡知之而已知之者何曰先其所當得而已是故人主者不可以不知宰相者也宰相得人然後其所謂賢而可者當不能而善任之而其愚與否者畏宰相之知之也人主之惡之也則亦必移其才而相與爲賢以使皆可而其不然者反是是故知人主之知一二人而已足也抑宰相之所爲知也又豈患其窮而不能盡歟其大者在乎銓衡之司誠賢而可則天下之人不役役于賄貨而短長共見在乎分命巡方之使者賢而可則天下之爲守令有司不敢如逆者之所爲而婪頑淸又在乎總憲之長賢而可則其所爲分命巡方者又不敢以意指爲曲直而後法有必行抑又在乎居得言之位司封駁之職者賢而可則上以告一人而下咸警百官推而言之自至於封疆之事無往不然故夫天下人即不盡賢吾得十數人焉而天下已坐理矣而其盡賢者咸日覲其至於賢而可焉而無不可知矣抑人主之知宰相宰相之所以知銓衡諸人亦

尙有道也人情急則多羣藏暇則無不可以共見廉恥喪則無所顧忌而不爲猜疑生則一舉一動俱不能自保而所以欲爲之意依俙髣髴不能自盡古之所謂知人者曰堯舜堯舜之人不闕其多有所知也又不聞其參之伍之若所爲賜席亾爪之爲細人之智也岳牧十六族而已咨詢試可而已則都否則咈而已是故卽所爲賢而可者其所以爲愚而否者自在也善御馬者不竭其力善愛人者不攻之使護其所短而惟樂用其所長古之爲聖人者吐哺握髮不以爲嫌私覿怡怡不以爲

賄而今也旣使之當伊尹之任又求其有伯夷之廉究之夷其名而益可以護其踰之實而人主者反受其蒙護而不知夫不知者欲知之盡之所致也故夫就一人之身亦求其無所大不可焉而其所可者已可用矣是莫善於彼不吾畏而其所不可者反盡自見焉而已盡爲吾之所知是以可斟酌短長隨才而用之而其黨又不伏藏又不固卽以爲天下果無人焉而斯之爲說豈不可不用也人主者治十數人而天下已治矣

諫論

自韓非作說難後世之人主知之而諫臣者之爲說也豈以難吾指令諫臣之不爲人主信也有三其一者以有所甚欲而爲說爲其可以成吾名利吾身於是倖國家之有事而公然言之攘人主之美以自見其不信之也宜又其一者以有所甚不欲而爲說爲知吾身必不可復進名必將敗於是以他人所不敢言之事而反覆言之卽觸人主之怒而身亦可復進名亦可以不敗其不信之也亦宜又其一者以有所眾欲眾不欲而遂復謀度熟思審勢始爲之說則闕眾人之身眾人之私而人主者仍不可不聽之也人主者亦唯理是從而已其窮理益工則吾之從之也宜益速故曰有言者之名而其不利其言者旣知其指之如是則且先有爲之以彰其言之失其不信之也又宜夫之三者固人臣不必有德君子不以人廢言古之人人與言不相爲重是故唐虞之廷其人之言有曰吁有曰咈而工瞽之事皆有獻諫未聞其吁咈則必誅必黜又未聞其工瞽之言一收遂以有崇高之任也亦嘗之而已旌之而已而不可不用也人主者治十數人而天下已治矣今之干言也從之則必顯用其身重其名又因其一端

之言若將無所不從是故凡言之勢愈洶洶而靡所歸止人主者欲防而止之何如疏而通之明著其言之可否而不以爲其人之可否人將無藉言以爲要飾而言又因以得實故曰不以言舉人乃所以能舉其言也抑人臣之不憚言之而不能使人主之信之也又有故也能如伏蒲乎就鼎烹乎折檻乎執盜玉環驚乘輿之法而反覆不已乎人主者或疑其說之有故而姑不可之不可之而卽不可焉則人主之疑益重今誠得人主所寵譽親信之臣而卽言人主所惡忌不樂聞之事又

始終不肯易其說焉人主卽貶之殺之而亦未始不終有所悟也抑天下旣無其人矣人主者又何得不就前三者之言而不以其人而不從也人主可無諫臣也哉曰烏乎可

朋黨論

人臣結黨以相傾有瑕必攻間必入此人主之利也人主者患不得人臣之情形故嘗參伍而意揣之今安坐而人臣之惡皆見故曰人主之利也此大謬不然中人之利而人主之大不利也中人者日在人主之左右而可以操人臣之短長故爲人臣者惟恐其議之及己意向之同異嘗其相傾則必謹伺中人之意向而有以中人主之所深忌故曰中人之利人主者自以爲明察而其權已移之中人故曰人主之大不利也則如之何爲人臣亦無以朋黨相結而已齊晏子之時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也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雖然假當是時有以忠於君利社稷爲言者吾恐嬰必從之從之而其所不然者又將相傾而未之已則如之何西漢呂太后用事欲危劉氏陳平患之力不能爭燕居深念見陸賈曰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平用其計交驩太尉深相結於是呂氏謀益壞夫然則所謂忠於君利社稷者又烏乎譏之吾乃知凡此者皆繇於人主而已人主無危社稷之行以啓其臣有必忠焉之憂則無用相結以固其權朝廷無危亂之形羣下無重足相戒相倚自全之勢此其一也人主無聽中人之言以爲人臣傾陷之資則其勢不固勢不固而與可解此其一也又人

主必明夫邪正之辨凡夫善依中人者之以爲邪其必忠而利社稷者之以爲正如是則雖有相傾而人主鑒之其不利于社稷不忠于人主者之爲邪而畏人主之覺必不能恃其一也今舉天下所不威必不能固其外若忠于人主究不利于社稷者之爲足重輕之人而以爲如是者斯不入朋黨之籍而其甚者至于因賄賂以結中人之歡吾不之議獨惜其有忠君利社稷之圖而立不得相下之勢於是其瑕必攻間有所必入國家不得一才能之用而旋進旋退忽賢忽

奸則人主孤人主孤而中人乘之此亂之階也夫東漢黨錮之事因乎中人況乎使中人中立而兩操之人主者不可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冬至前一日無陽論

董子辨冬至前一日無陽非當論也冬至十一月中也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陽氣已生于下傳曰剝窮上反下窮而卽反未嘗無也周公于剝之上爲之繫曰碩果不食于以見貞下卽能起元故果結實而仁已含焉仁也者陽之萌也今乃以爲夏至前無陰冬至前無陽陰陽不和是宜不雨竊嘗推之陰陽二氣實一氣也氣之舒也爲陽及其縮也乃凄肅零落而成陰故人身之氣皆屬陽氣之不能無陰也如人身之氣其呼爲陽吸爲陰也陽爲輕清爲明潔其反是者爲幽爲濁爲凝滯爲昏昧迷亂故陽爲神陰爲鬼陽生陰殺苟無陽是其日皆鬼矣昏昧幽暗而凡物皆死矣日月無究而生氣脫絶矣則是擊鼓而救宜莫于此日而何以其禮不然是以知此論爲非當也而未有能辨者惟其不知二氣無非一氣者也苟其知之則知其日乃陽之爲氣縮極而舒故雖以剝極而陽未嘗不在不至于幽鬼晝出而生氣脫絶者此之謂也且夫陽亦非與陰互爲上下者也卦畫之不能不分剝復爲上下者其勢也然而姤也者實陽之始降非陰之始升也凡陽主升陰主降故律呂之數紀陽不紀陰故于蕤賓以下六律不言陰之生但紀陽之降黃鍾長三寸三分以九六升陽至蕤賓而極其長蕤賓長九寸以九六歸陽至黃鍾而極其短黃鍾之律宜起于短漸加而長陽以次而舒也歸而短以次而縮也然陽道常饒左五律紀陽之升右五律紀陽

之降左北右各多三分者縮之極而不至于絶以此推之也卦雖坤而未嘗無陽藏諸用也雷也者陽氣之動而爲聲者也故自二月以至八月乃有雷者陽舒于大壯繇是而至于否則已縮矣故八月之後無雷也然陽性好舒而惡縮好升而惡降故當其舒至于四陽之卦而後爲聲當其縮雖三陰之卦而猶有雷者降而爲陰所薄故怒而爲雷也風也者陰之散也其寒其温亦繇是而可推者也四月純陽之卦無陰相薄而亦有雷者惟小滿以後爲陽極舒之候然氣無一刻不行故其舒無雷而以爲冬至前一日無陽則宜無雨者非當論也

其縮皆有相薄之勢故亦時有之也是以雖小滿不能

日行論

日陽氣之精也氣舒俱舒氣縮俱縮舒爲北道景長而行高且遠縮爲南道景短而行低且近一曰日與月五星俱東行天與經星俱西行日東行天與經星運之而西日之麗天如蟻逆磨而旋故天西也日雖東而亦不得不西矣一曰天行有餘日則不足以爲日西行而未嘗東行其說亦未嘗不是日不能過天之行故天有餘而西耳何以見日之爲陽精而與陽氣俱舒縮也日之在地上不能無舒無縮當其舒則入地之度多而出地之度少日周天之度多當其縮則入地之度少而出地之度多而以爲入地者何則天形如倚蓋之說是也天之陽在南地之陽在北故時當冬至日在天南當其入地則在地北易先天圖圖象天乾南方圖象地乾居北也然而離爲日故夏至日舒極而相見乎離則後天之圖有之也是以日之行有南無北也當其北陸表景猶一尺五寸猶之乎其未北也日行至夏至繇北而南冬至繇南而北北舒極而必縮南縮極而必舒其舒其縮率因乎陽氣精與氣恆相守也故養生之理煉氣可以生精神也圖有以圓涵方天包地也而西方之書有日水輪持地地輪風輪持水輪空輪持風輪然則日也者其在風空之間而天與經星又居其外可知也日陽精如火耳以其常行故其勢不得不圓月與五星亦然陽雖一氣而陰亦不能無光景故月滿而成魄猶得日爲光五行者受陰陽以成氣質故五行之精是爲五星亦與日月俱爲政焉夫陰惟麗于陽故曰眞陰亦猶人身之血

得氣而後能活也曰經星何也此從乎天者也天積精而至空者也經星者凡物之精狀大行則與之偕行其度不忒高且遠宏故不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恒以象占然其氣亦不能不相取故月離于箕主風畢主雨若五星之所守聚皆從而占之亦氣有相因故也經星之變則占其象以類應也分野之說何也天之行雖持乎地而其脈絡實相關通故胡越南北於是乎占然日之行惟南北二陸恒不過乎其道天之經星以次與之相值耳日蝕與月同度爲月掩也月蝕與日相望爲地掩也

日月五星可以蝕變而天不改其恒此以知其在天之內也天經之星雖高于日而不能尊于日者日爲太陽之精故不以內外遠近高下別也然而歲差之度乃又不宜以中星爲執凡精與氣相守日與陽相守陽氣之行于世間與經星之動于天上終不能無遲速之異是故今之冬至與古之冬至太陽之景其長短不殊而所麗之宿頓易此理之必然也故治歷之法宜從氣不宜從度苟求其度雖不差而候亦差從氣者吹律以聽之故能贊化育理元氣而後可以合樂而後可以治歷當

相因也嘗讀隋史稱其時日加長焉殆非誣也夫日周天耳其行加高且遠故爲時加長此陽氣之極舒也使然而隋已致之其時兵革方息民富足于衣食故變極也亦宜其舒是故以爲盛古之隆日倍長于後世非借語也陽得其舒之氣也抑攷禹貢合之從衡皆六千里隋之版圖東西凡九千三百里南北凡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固不可謂非極盛大而惜乎非可久之道是故治歷者以唐虞之玉衡爲準

明察論

今夫主好察則天下之人必奔走以事其左右此定理也其究也則甚不能自見其察不能自見其察而左右之勢重重則謹伺人主所向以圖自固此亦猶之國家之福也夫如是左右之人且勝于人主矣而吾猶以爲國家之福何也曰吾所患者在乎人主之察未已而又當左右之勢已成夫左右之勢已成而人主不之察則難爲人主察之則難爲左右於是以左右之勢而思所以當人主之察再恐終必勝乎人主而後已焉此之所不忍言者也緩之以禍人主之國家而急之以及人主

之身所必至也易之訓君子也其於一陰之始則曰履霜堅冰其旣也則有龍戰之災而其處之之道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此蓋言乎其宜察之之蚤而不宜乎察之之終者也章稱含焉瓜稱包焉所以謹其左右之侚而寬其自新之路使無自分有必死之憂義斯備矣故不如察之於早其所以不能察之於蚤者皆汲汲乎示人以必察之意之所爲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故夫人主之深識遠慮者未有不愼

用其明者也是故其始也無望而畏之其旣也無豐蔀之蔽其究也無明察之傷然而又不可不謹其所極致也有姑示之以不察察者乃遂遂或偶一見焉於是凡夫人之懷疑者以爲人主必已知之矣特未發耳其所以圖之又復無所不至是終使天下之精神僕僕與人主之耳目相向如鏑盾然而未有已也有說焉譬諸明鏡之在懸人過而共見之其妍者得以自信媸者自惡而改飾焉而亦無所畏之疑之蔽之者知其所炤我者不過如是焉故也苟改飾焉卽得見之以是爲安然於心故也毁與譽俱無所用故也然而以鏡之明也其於人影之左耳目手乃其形之右耳目手猶將不能無倒焉故人主者在乎誠意誠則明至誠如神其道前知體物而不可遺學問復性之所以貴也

氣運論

嘗讀易文言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因作而歎曰夫氣運所然雖古之帝王不能如之何也

然而貴得其所以然所以然者吾不能如之何而有以持之使不爲害此人事之所以與天時相倚伏也攷古之世自三皇以後秦以前氣運一開闔焉西漢以後元以前又一開闔焉唐虞之際一朝備數百世其相見者凡三姓之君而適以爲治三國六朝五季之世亦數姓之主相聚一室相見於一朝不可勝計而適以爲亂且夫易姓之際皆可攷也其傳之久且遠夏以有窮商之桐宮周之破斧漢之人彘唐之禁門之血宋之燭影斧聲皆不能至二世三世而無他事焉然而夏商周獨爲

得矣唐虞之傳賢也若不得不傳賢也夏商周之傳子也若不得不傳子也周過甚焉慨然而一人守府窒斯去焉抑周監於二代周公之才之美相武王成王是故其所以講求而著之典籍傳之子孫者雖世遠皆無大害是故過其歷焉所以持之之效斯可見矣唐太宗得祕讖言唐後中微當有女主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濫及無辜且自今以往四十年其人老矣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之而勿終于亢用之以期其復故曰乃見天則天則者

子孫無遺類矣遂因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其後武氏之禍如劵嗟乎是何不講于所以持之之道而以殺爲也人主者命繇我出者也命繇我出故相天之命而嚴謹奉之使得不敗而已新莽尚符命而坐斗柄以卽於死至光武猶以讖立官未見其然也隋之於李氏也周之於趙氏也明知之而不能知也故人主者信道而已矣與道爲行則雖有變故不能爲害唐虞夏商周其明驗也以秦始皇之爲君而欲傳之萬世封泰山鑿淮水人誰不笑其愚楚昭王疾有雲如眾赤烏夾

道而已矣

孟子不尊周論

孔子作春秋以王冠正諸侯之知有周者與之否則無美詞孟氏願學孔子而說齊主以爲王猶反手今之儒者遂以爲孟子不尊周非也孟子尊周者也吾頌其書曰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之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當是時魯方百里者五欲伐齊取南陽使愼滑釐爲將寇孟子曰徒取諸彼以與此仁者不爲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然則以齊而行王道亦惟損其時之強鄰國以還之周天子故尊周之說如是而可推也何以知之曰湯之誅桀也使伊尹五就之武王之伐殷觀兵而後革命當孟子時其所爲周君者未嘗有剖人心斷人脛視人孕之慘飲酒池而裸男女使相逐肉林之事使夫齊雖行王政亦何得而誅之旣不得而誅之則其尊之也必然夫必然奈何不著明其說曰王如施仁政於民則必尊周曰此其所爲嫌於霸者也霸者之假仁正以尊周爲詞齊之葵邱音之踐土何曾不然誠恐其時所謂七雄之

君聞孟氏此說則必挾弱周之主以問罪削地於其所與國亂乃滋甚又當時若犀首蘇秦輩得以子西之所以沮孔子者爲間於齊否則必且忌齊之得志以均吾地日相與加兵焉而滅之以爲無所復憂然則王獨不可忌乎曰夫以爲齊必不可以王姑紓其憂耳尊周一舉而可行者也然而不以爲號號之則有曰縱人帝楚橫人帝秦而儒者帝周先角立焉而無以明吾之有獨尊是以知孟氏尊周之說爲二欲出諸口而其意有可推也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然則春秋何歟曰孔子歷

聘列國道不行乃歸而作春秋故曰吾志在春秋也吾頌其書其所以語諸侯者亦矣嘗有尊周之文與弟子語則似之此所謂期於躬行君子者也矧夫聖賢之立言也皆所以使人之盡乎其意以爲後世法而已故近指遠約施博之爲貴也孔子之語顏氏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而讀之者不聞其疑其說顏氏以爲帝王而不尊周何也故夫夏時可行也冠春于王甚至欲改周正朔而所以尊之之意如故然則孟氏之說齊王以爲如是而爲之可以反手亦所爲著之

於書以告後人之詞使知凡如是焉者宜爲之以如是而已可也誠使齊而任之則其作用固在作用在而其所爲稱說者無不可參合而爲之思是以凡讀聖賢之遺書者勿過信其言乃可以勿過疑其言是故易之爲書也皆稽實待虛之詞聖賢之立言也有引伸不盡之味或曰孟子之時周之所未絕者如一綫故不稱之是亦不然觀秦之繼周肇見於書而猶汲汲乎尊而攘之之爲書是以知之

孟子不以像殉論

孟氏之廟有石像焉跪而拱相傳出之塚中蓋以殉其母者不可信也殉葬非古也三良之爲殉詩哀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孟氏既稱而述之矣難者曰大賢之子殉大賢之爲母不亦可乎曰大賢之子可以殉大賢之爲母則大聖之臣亦可以殉大聖人之爲君而舜不聞殉舜是以賢者之於其君親也非爲社稷死者非無罪而戮死者不忍亦何之而可忍然則先王之爲禮意亦曰此亦吾哀喪之如禮而已不以身殉焉是故禹不殉鯀晏嬰不殉齊君其或有致君於死而復以身殉者春秋貶之無親之遺魄云爾其魂氣則無所不之也是故有嘗祠之以弒所重不在此也推而觀之於其親有可諱者諱之以弒所重不在此也推而觀之於其親有可諱者諱

焉而亦不聞有太過之意有可稱者稱焉而亦不聞有異於衆人之詞是故仲尼聖人也作春秋不書其父之美辭許止不嘗藥以死許君雖日哭泣以至於死必書爲功而反以己之所歸田爲文無他至公焉已耳夫使人盡殉其親天下將無人焉可法乎是故母雖大賢之爲子不以殉也不以已殉而以像殉不誠不信莫大乎是吾故知孟氏不爲也然則何以日跪其像於塚之傍若翁仲然則有之夫然猶之廬夫墓之意歟

廬墓禮歟曰子貢行之於師然而不必著其爲禮也孟子白齊葬於魯反於齊孔子葬於其母乃殯於五父之衢故古之爲大孝者其親在則事其親親沒則敬其身以爲其親故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稱養志焉是故大杖則走不忍食羊棗而食膾炙不充類至義之盡也盡充類至義之盡舉其親而束縛之又從而桎梏之又從而埋瘞之苟有所不忍亦何之而可忍然則先王之爲禮意亦曰此亦吾親之遺魄云爾其魂氣則無所不之也是故有嘗祠之以弒所重不在此也推而觀之於其親有可諱者諱之以弒所重不在此也推而觀之於其親有可諱者諱

世之所爲孝子者或廬於墓或以父之名而不忍履石君子悲其心而取之焉不以爲法也以爲法則武王不祭而孫可以爲尸苟重吾身而吾親之身在焉若夫區區當昌成王不當發商人必冠而跣而西漢之世其臣與子率見幼弟而號哭豈理之可行者哉故苟有誠信卽不履石與廬墓君子取焉而孟氏者求爲可法於人者也當不其然難者曰夫既不以身殉於母而置其像於墓不誠不信亦莫大乎是曰所以寄其思慕之意而使

後之人觀之以興其孝是爲誠信

許衡論

嘗讀史至南宋理宗追封周張二程朱子並從祀孔子廟度宗詔太學以邵雍司馬光從祀當其爲太子謁孔子於太學還上奏追封張栻爲阜陽伯呂祖謙爲開封伯又詔崇經學考儒行此皆不可謂非崇儒重道而及其亡也文班止六人爲之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表裏合謀接踵宵遁所謂以死衛宗廟稱大忠正氣者乃在於豪華慷慨聲伎滿前之文天祥不能不爲之慨

因掩卷而歎曰夫宋以輕圖恢復而速其亡則有如孟珙之復江陵爲天險不久遂卒余玠城釣魚山守蜀召還暴卒元遂城沔利蜀不可復宋宦者董宋臣迎逢上意嬖寵干政拂當請乞正言御史司諫有三大犬冗員至二萬四閫馬丁當國元師侵軼日甚丁大全匿不以聞行經界排推法買公田賈似道爲政使宋京如元乞降既匿其和議上表言諸路大捷於是欲殺高達忌功欲污蔽一時闔臣殺向士璧建議會官計邊費而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之劉整懼而降元因請元遣使以

玉帶與呂文德求置榷場於樊城以是有所守以遏宋南北之援城白河口練水軍造船遂築圍城逼襄陽元史天澤行省事於峴山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宋江萬里請益師以救襄樊而似道不許張貴欲赴郢求援忽帳前一人亡去而事泄以敗襄陽城降元兵襲奪沙洑口遂大江元伯顏侵陽邏堡江鄂遂失蔽漢陽復失安慶叛降沿江制置大使棄建業逃於是江陵捷聞元主喜謂伯顏東下阿里海牙孤軍守鄂常恐荆蜀連兵而東人心未牢必亂城內應根本斯

蹙吾東兵無虞矣似道又請巡邊諷人留己以塞人口其所遴用臺諫皆以庸懦易制者又以范文虎之兵中制李庭芝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有獻奇計者似道不納鎮漢江口岸城玉泉山聯署峽州宜都兩下保砦以聚流民耕守其說良爲上策而似道不以上聞主立嫡利四歲之主可欺其后則又有陳宜中蒙蔽凡兵事雜議不決四鎮之策不行夫如是者皆所以速宋之亡而亡不於是則曰其於許衡之仕元也當其時元耶律楚材死乃馬真稱制元亡亦

可不旋踵姚樞者初仕金金亡歸元隱蘇門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刊小學四書經傳以惠學者以爲元太弟才可有爲爲書數千言上之且勸其避讒以自安又請元分屯要害以爲邊備既實則宋可平前許衡師之廉希憲爲元京兆稱爲廉孟子元憲宗之計問何是不哥欲襲封尊號太弟班師希憲勸太弟先發制人早定大計太弟遂立至於取宋而希憲者故與衡同召於是衡爲元中書左丞及國子祭酒而凡爲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而衡又兼太史院事爲元修

歷廉希憲至江陵錄用宋舊官大興學校諸州遂出降元宋降元其侍從之臣及士子至上都皆令先見姚樞詢其學行而官之嗚呼夫不謂之許衡亡宋不可也夫惟元有許衡於是宋之士大夫曰是殆得伊雒之傳者若以爲不必唐臣之召惡少造石函樹冬青而衡若置其如是此所以爲王者之師至甘心降之夫衡雖未之不聞吾故曰衡乃孔門之罪人也孔子作春秋明華敵以一矢相加遣者得卽屠之如伯顏之屠常州不可謂不慘衡在朝乃不聞一言諷勸若王猛之勸苻堅以存宋祚也於是太學生徐應雷之爲文祭岳武穆而衡若以爲不必唐臣之召惡少造石函樹冬青而衡若置

仕宋然其少也獨非食宋之食而生者乎其祖父非宋之臣民乎衡懷慶河內人父母以世方亂欲使之知占舉堯舜相傳以來所爲氏族等威語言文字亡滅殆盡至今幾不可攷焉吾以爲無衡等在元則宋之亡未必甚於是或偏安一隅俟眞主以元爲驅除可也卽與元之言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任也夫人方圖俘吾君與后而顧北面事之綱常然耶矧其爲之定曆教之立政以長養其材而以俘吾君后者也衡若曰吾所得於師而然矣夫宋以崇儒重道而儒以其道反亡之於是使人謂儒者之道如是則衡乃得罪於堯舜孔孟或曰孔子曾適楚使楚昭王能用之則孔子殆以楚興楚與元可同語乎楚於魯爲與國雖僭竊然未嘗不以周爲天子元之於宋何如而衡甘心臣之或又以爲衡不仕元則元亦必滅宋元滅宋有衡在天下尙不至淪於夷元之法凡攻城臨

中分南北待聖人作爲之混一可也奈何倡之和之一
綫竟絕宋見兵可七十餘萬人勤王之兵尙可三四萬
人不能當蘇門之徒數人宋淮東之小朝廷不能當元
祭酒之所爲小學藏脩於匡門衡爲有力者負之以趨
肩輿出宮湖汝不至似亦衡爲之推驗也元主曾語宋
降將曰似道若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
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固宜噫嘻衡卽非以降至然聞
此言不亦大可媿哉獨其所言爲學以治生爲先務生
理不足則旁求妄作及作官嗜利者亦窘於生理所至

似爲中時之獎又曰若以教學作官規圖生意恐非古
人之意然吾不知衡之作官教學之非旁求妄作也王
文統忌衡等竇默欲依東宮避禍衡以爲不可嗟乎當
不如始從父母言依於日者之爲得耳卽其得伊雒之
學以爲如是可以明而行之然耶否哉夫姚樞廉希憲
者吾不之責奈何人者以衡爲一世大儒吾是以悲之
夫使宋不能食崇儒重道之報以爲輕儒者口實者衡
也夫然則衡以實用報元矣衡其猶有儒之效乎曰衡
醜過節則變累息噓之寸豕度之又泛泛而莫知其紀
天地老矣其精若不能久而不衰也於是嘿而聽之聖

整等然整以懼逃衡何所懼衡知易在易妻臣一道也
夫國亡而事他人者謂之寡而再醮國君在而爲所逐
與有故而去若孟子所稱載齊出疆者則謂之出而再
醮再醮皆恥之或未皆醮而有故離異養脩食言乃去
且他許然惟古與國則可君在而去且降叛者謂之非
與弈未嘗去而外交者謂之私背奔與私皆罪可勿論
其爲勢劫抑以情通而私其夫之兄弟叔伯子孫與左
右與仇者尤罪衡卽若處室未字其所居無媒妁可爲
言然何至委身禽獸以爲延嗣計且率而教之以食其

所當字者又率而使他人咸背奔且私來委身以媚樂
之夫委身禽獸卽醜且癭又性淫而當寡以怨者皆
恥不肯爲而衡爲之哀哉至其死命勿請謚勿立碑但
書許衡之墓四字是衡之可醜衡自知之矣故曰亡宋
者衡衡非儒

聖人作樂功化之盛論　丁卯鄉試中式進呈原卷

天地之元氣與聖人之元神相吹而動者也氣過洩則
醜過節則變累息噓之寸豕度之又泛泛而莫知其紀
天地老矣其精若不能久而不衰也於是嘿而聽之聖

人而非聖人爲之引脈極世醞釀則天地之
氣不復而吹之也不靈善乎周子之言曰聖人作樂功
化之盛夫樂何爲者乎強笑不懽強啼不慘匹夫且然
況其爲鼓太和之精以稱順動者也於是烈士歌而虹
貫匏婦感而霜飛一念之動感激至精聖人知之於是
不求之於十二度之管七絃之絲而以功化聽之自昔
黃帝而下帝堯而上其時渾沌未鑿則聖人同其化而
不必著功樂但留其名而不傳殆南薰一歌夔氏一典
歷降而下其功大可世世按也於舜爲韶韶言紹也能

紹堯也禹爲夏夏者大也言水功也湯爲濩濩者救也
言乎其爲弔民伐罪也武繫曰武亦言其止戈之功也
則聖人之功化有與天地凝結者矣功降而化衰化薄
而功以微是以宗國存其籍則仲尼正之十五國陳其
風則季札論之大風歌而炎火烈鐃歌動而軍容壯郊
祀有製朱鷺有章子夜雷儂之調齊之明堂後庭玉樹
之音播之史冊則文人學士類能紀焉而卒於聖人無

梁父洞陳寶碧雞祀歌郊廟阿瞞對酒當歌雄心噴發
唐宗帝京偉壯何殊宮體此五君者皆自謂有蓋世之
功而所作如此又況乎元鶴二八陰風晦冥而晉君爲
之避席矣獸走於野魚駭於淵洞庭之張誰復覺其可
快矣中夜進前聽之忘寢而忘國之憂遂推而遠矣於
以知之曰不惟其樂惟其人大成之集條理始終此果
何者名爲金玉然則百獸率舞猶非祝敔之功發揚蹈
厲疇知匏土之意而聖人若正有不得不作者焉其故
取之雷出地奮雷奮而出天之盛壯而交而天地以和
不和則不樂不樂而何以相和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化盛而樂聖人之成功以象而天地以永蓄其和夫是以聖人有喜爲春答怒爲秋答哀爲冬答樂爲夏答而聖人與天地相依而盛其時陽秀以贊陰蔚以宣器車出朱草生般般之獸節節之音並遊迭至而萬物與之偕盛寧以聖人不作樂而盛遂歸於衰乃聖人色服其黃味得其甘耳目口體宅之於心金木水火育之乎土而於是商角徵羽潛養之於宮聖人有和聲而少陽噓之則青帝爲之司鐘也有洪聲而太陽壯之則赤帝爲之司鼓也有清聲而少陰理之則兌女爲之倚瑟也有

希聲而太陰寂之則元冥爲之收磬也所以薦之上帝而與之相唱和然以配祖考以明相繼而出嗣於其始如貫珠然是聖人與天地皆呼吸而相應而但可知其爲功化之盛仲尼曰成於樂皆以言乎其盛也乃黃帝之師已爲之言曰自而治天下木葉黃落若已慨其非盛者然吾以必求其極盛者其惟太古之初聲寂化醇義皇二畫而陰陽之唱和見焉故易也者又樂書之祖也

策

守令策　丁卯鄉試第二問中式原卷

今夫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自漢承嬴氏廢封建置郡縣而舟水之勢遂若憑之守令故當其時修職有詔治行有舉循吏有傳如龔遂黃霸諸人論者咸亹亹稱之守令不既重哉迨世久失職則上輕而下亦不爲之重於是鳧飛向闕信若登仙花底彈琴聊爲自適或嘆斗米折腰或具簪袍拜石至舉一畝蝗出境遥受大錢酌水沈香反風滅火者以爲不世之奇豈眞守令之難其人哉意者晚近之臣亘吏幾不可爲也近而監司臺郡以制之郵亭手板以勞之遠而竿牘苞苴以疑之市虎投杼以亂之況夫子產相鄭而誰殺興歌仲尼宰魯而鷹裘貽誚然則責守令者殆不可求之近績也治阿者之譽言日至而未必不可召然則按守令者殆不可求之浮聲也而且猶是通籍耳而彼隸金閨木天之貴此爲竹馬枳鳳之勞此苦心而出之彼清議而操之又何怪其郎出爲守意尚弗懌或以終壽矱之局則圖收潤於桑榆或思躐青瑣之榮又苟成功於製錦乎故愚生以爲欲守令之親民當自朝廷之親守令始也惟我太祖高皇帝嘗撫輿圖而語侍臣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循難遍是以當時特重茲選考試之法既明且嚴其最者賜宴第一殿者有紬甚而投之荒裔以禦魑魅故其時吏謹民熙孟方水方孟圓水圓誠化洽教行也至於今而矜慎若處女子仁愛如慈母者又豈乏人然以旁制多端使

朝廷之德意不能下宣愚以爲非假以便宜不可夫然後波築而僂塗不至以左右手之方員而互失也非破其常格不可夫然後一勞一佚不至以仙凡之殊途而動念也非久以任而超以遷不可夫然後上下常相習剛柔燥溼得其宜水火寬猛致其用不至以鳳之未成三年不蜚而指其頭以爲蛇嘗其背以爲龜也是而巖邑用科甲可矣其勞瘁足以見才且自以尹何之不勝爲媿也於是孝廉明經任無不效矣其功著則其績必收不必計途日暮而思爲五柳三徑之資也如是

者體恤民隱計畫必周上有征役而釘頭木屑取之有備又況其當宵衣求瘼之際而德意不下數乃至逋而弄兵於池聚而譁呼於市乎且愚生嘗聞之曰以鯀之可殛也而必俟之九載以觀其庸然則責守令者亦惟在於久以需之勿遽爲煩簡之調而第增減上下其祿秩以聽之可乎

將相策 戊辰會試第三問原卷

天下如人身然將以固其筋骨也相以調其氣脈也善養生者養其氣脈卽以養其筋骨筋骨堅重相所以重將矣

然又有說於此今有人焉血氣如故而懸疣肬贅附於手足傾蹶之傷損其肢體將針砭之功可不用乎抑飲之食之已乎則將之說又不得不離而講矣稽古之名將其君特爲擅而拜之曰閫以外將軍制之何尊且重也故二卵不乘畧其瑕也三敗不褫作其憤也市有虎三不疑一其心也曰軍中不得馳驅則不馳驅按轡徐行而人成直將軍也測影見形不以爲惑恐其爲雜猴之埋以問我也問之古有兩將相與以書者曰兩軍相敵彼此相望幸無一戰戰不兩存然亦勿執此以疑吾將聽其乘機遘會不輕發也又或敵得其愛子亮以相遺坐而啄之盡一杯羹亦勿以吾將爲忍感其忠也夫然後爲吾將者必據鞍韝鑾而欲獻大息曰吾知遇苦此可生還乎馬革裹尸亦何恨乎故病者曰任醫如任將任醫者始而愼之旣而聽之卽瞑眩以至於死亦勿悔悔則曰吾不能察之於始云爾然正未始不關相也今有人焉氣靡脈緩飲不能一勺食不能數十粟夫能勝此瞑眩之攻刮瘡鑿臂之痛乎惟有相而元氣以固神氣以張雖外潰而無能爲害也此又其所以合也

今主上知求賢相矣蠢茲小醜文德可來是又如氣脈內固則痛瘵自知此害我肢體者非爲瘵癉不可名言之病必不至急迫無措輕任庸醫以誤也陸大夫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言乎其互重也夫中林兔罝皆干城腹心天下未嘗無將也列聖知之故有交南麗川威寧松山諸捷

政教策 甲戌會試第一問原卷

今夫教之與政其始合也其旣分也其究相反而不能相爲用也則風俗之詭正爲之耳然成風俗者本乎人

心則甚矣敎之不可不重且愼也夫人心正斯上賞而勸之罰而畏之是以其善者有興起鼓舞之意其不善者亦有憂思告戒之語此其可與政合也人心不正斯上勸善而飾善以應之上罰惡而慝惡以求免甚而興善之典則其阿貴取富貴則其爲惡之資罰惡之典則其私惡之資交相惡則其報仇之資夫以王者在上宵旰講求不過爲奸人報私仇淫人致聲色玩好此所以有剖斗折衡之思而急又出之亡爪遺簪之智也正人心之敎可不重乎粤稽五敎在寬固其上矣其

載在周禮者如飲射讀禮之典又嘗董之以鄉之三老夫在朝爲公卿在野而稱老日討朝廷所以嘉與斯民者而訓飭之此周官之法所以不沒其關雎麟趾之意也降而秦法重而棄灰玉漢之倡優皆爲后飾取箒立而誶毋其故若不相蒙而其道有相貫也何者徒法之行或巧飾以爲得計或投匿告首以爲釐剔此所以讒夫可昌等威莫辨盤水加劍之體不崇而證攴攘羊之以爲直也如是有以解網弛禁之說進益又不能夫刑辟興於叔世而火烈冀鮮死蓋刑亂用重理或有之而不知皆權宜之計非本論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廓清中夏其時腥羶乍洗如醉始醒故所以治之不厭其詳然猶聖製六箴有訓鄉約有講姓氏有正音韻有書敎之亦不厭詳列聖相承皆以刑賞而寓忠厚此昭代之政所繇遠過周初然其時人心醇朴恆觀感知畏遜者民滋巧僞矣皇上勵精圖治至頒明諭興小學重德行舉山林隱逸凡所以敎之者何所不至然而應之者或非所行出之者或未必效則愚生以爲非政之得襄而躬行倡率之故宜講也今民見士大夫之如是焉而可

以有爲於天下者則亦何所不可從而其不知有廉恥節義則亦何所不可欲故夫公卿者士之倡也士民之倡也今誠有取與不苟之敎而理財之政可行矣有不忍害一物不敢傷元氣之敎而郊祀大享之政可行矣有同仇同生之敎而軍興之政可行矣他如此者畢以類應亦惟皇上端之本澄其源崇政體以勵廉恥慎功賞以抑奔趨優祿入以堅介節夫是以政與敎合而虞周之治與刑罰既清禮樂扶進愚生有以觀中興之盛矣

官人策甲戌會試

執事策政教而繼之以知人官人則誠愚生之所以在更端而可以暢言其故者也稽古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至於書升之選六計之弊法不啻詳國家以科目取士近於敷奏其授之職而考計之則明試也雖然祖宗朝諸名臣有不繇此者矣其繇此者糊名易書乃大異於咨詢參驗即譜考察之爲明試矣然而以政而學彼公孫僑猶將惜之矧其以政試乎且也士一入宮則善事上臺無失名譽以是爲難而爲之經衡者稍破格則人

從求其故求其故不以爲優異以爲私庇也夫然則祁午之所可又可知矣而徒循資格則人將安於故安於故或功名衰乎治郡而朝氣讓爽西山也夫然而兒寬之所奏又誰爲言矣矧也考察之法又不知其果可以得眞治行否也其在內者誠參用耳目可得矣他如戶口不僞增歟催科不日巧歟蒼鷹乳虎可空索牘之山而歐曾歐魚不益蓮荷之嘯歟則是已製之錦害仍甚於繭絲鸞鳳之祥栖或困於枳棘也如此則暗中摸索既一窮於科舉按圖索駿又一窮於考察用人之效可復覩歟然使此法一變而畫虎之害恐更甚於刻鵠則請求其不必變而可行無獘之策夫應科舉者士也士之行已不大著於學宮歟與夫有司之耳目歟高皇帝臥碑有制列聖教養之法甚正且詳今誠重督學之任嚴學官之選參之以有司之見聞鄉縉紳之習熟於選舉之前悉其平日而品定之事必有實彙爲書冊如某也節介孝友德之選矣某也博綜世故可以理繁劇某也稽故討往可以備顧問某也摛華撫實可以潤皇猷某也慷慨有志節可以當重寄授節鉞而其敗類不堪

者雖舉業文優勿得與選其不甚長見者姑與焉而獲雋之後即以此而攷實次第以需事任如此不惟官得實用而且可風其餘俾益相尚而不肯自棄此寓考察於科舉者雖糊名猶師錫矣其既也則巡方之選益不可不愼古者巡五岳覲羣吏而皇上乃委之御史御史公明則百官見矣故夫御史者攬登車之轡則氣燄肅辟郵亭之歌則耳目清而後免窮三窟鬼絕揶揄勿緣愛憎勿徇毀譽一本其所以攷於民而措於國者以爲刺舉而內則有銓司以衡之諸大僚以糾之久任而共

見之是又不妨以所嚴於科舉者爲考察不糊名而糊名矣矧夫今之爲累非積薪之奬而人必有兼才歷諸官之奬也今誠於士入官之始卽覈其平日所優分門別類使之占定一職積累而日熟之如周之六官厥有專司雖有黜陟不變其所故習俾效能焉未有不收眞才之效者也故夫敎化者又知人行政之本可互見也

保舉策 丁丑會試第三問原卷

保舉之法先朝如楊文貞公欲亟行之李文達以爲不可夫文貞以爲可行惟如文貞斯可行也其以爲不可故苟非眞璞不敢犯則足以獻然玆此則益相與匿瑕而亦得薦舉之得也其人任之卽有與於人有與於人刑然其人皆有實之鼎故不肯輕以身名爲卽羞之玷人惟其人則匠石之顧宜無不中繩墨之材然薦蘿之附究且滋蔓以是爲姻婭朋仕故亦失科目之失也其然帝簡之意亦可通於枚卜故亦得薦舉之得也惟其人任之卽無與於人無與於人故顚趾不以爲覆餗之

行者曰以官大小爲銓次先後不可行也曰謝恩私室不可行也於此而爲之策則曰考試然今之考試果與古明試同歟古者明試以功今舉山林隱逸與夫辟雍洋水公車之士徵之使至此果何功可試聞之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有美錦而使學者製焉雖平成猶或惜之況乎四郊多壘而以不習事之人當鎖鑰保障之任此豈鍾山之招可無愧北山之文而果遂反風滅火驅蝗徙鱷其才者又遂盡如龔遂張敞尹翁歸若哉難者曰以科目之爲任而亦既試之此豈遂以功歟

者別其廣以優收之可也抑如唐宋故事別立一科而嚴其選可也生且以爲入科目之後始不可以不行保舉而既有保舉亦宜麗之於科目倘其人果學識皆長古今通貫則射策條對自見一斑何得一概收之與起廢等也且夫今二千石不盡修廢職州邑守令不能任其官非盡無才德之謂也習於所便以是而棄其能故百煉之剛可化爲柔橘在江南過北爲枳苟非其資性通決鮮可遷乎其地而爲良夫阿與卽墨或召而或烹之則又在乎皇上之留意而無人不可用矣

漕運策

庚辰會試第四問原卷

漕河之憂昔虞其爲淤爲決而今也至虞其爲梗爲塞夫淤決猶可言也梗與塞將不可言也至於梗塞而海亦可虞也馬壕之道皆可虞也何也使其能治則□決不敢入而吾得以疏其淤決之滯使其不能而□可以至臨德則亦可以至膠萊況昔憂海若近且患島口謂海運歲一行之恩恐人費謂鳩工開鑿愚恐財費且如舉從來籌海之故議以應執事之問亦紙費矣然則如何天下事因其舊而致精之可以有功慕其新而改圖之未必無過愚請更得而辟之漕河之食自食其力者也海運之食攫而得食者也斯二者其所得之多少勞逸既異而安危亦復異至於開鑿之議則萬歷二年李學禮言之甚詳顧今國家幾於多制矣聞一言之益聽一人之言以爲可行皆急行之乃往往中道而返費且百倍則何不合力而圖於其大者遠者何謂大者遠者滅口與寇是也以漕言之則口爲尤急愚生以爲舉開河之工卒可以備衛青霍去病之一隊昌沙門島三沙黑水之險其爲有死之氣無生之心當不啻大敵之臨

于前可以出鯨鯢之腹則亦可以圖麒麟之形可以同心犯難舟楫共濟則亦可以執及前驅鋒鏑不避乃若緩於彼而急於此者何也夫□之不警梗塞安憂至如沙水之壅淤則漫流致之其所以漫流則堤築之不修致之或改其一支一節而無乖其全體或因其倏高倏下隨勢見功而不妨紆曲以循於自然此治漕之本務也雖與國運爲無窮可矣抑又有策今誠能因海運之道使熟而習之多作戰艦於江淮間練水犀之軍乘風乍出掩□之不備入三岔鴨綠以襲之必可以得志焉

夫臟腑餘皇知非口之所習也海之不畏而畏在口固愚生之不解也趙簡子曰羣子勉之死不在寇此之有可類推者矣

明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書

與陳喬生談天書

夜過西人談天創窮其辨致足樂也西人云天包於地故地之下皆天人首頂天而足立地地居天內如雞卵然四方上下環而立也故直行北方者每至二百五十里覺北極出高一度南極入低一度行南方者每至二百五十里覺北極入低一度南極高出一度故不特審地形果圓而且徵地之每一度廣二百五十里矣推之而知地之東西南北各一週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得九萬里也測其厚得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百分之里之三十六分上下四旁皆山川草木人物所居原無上下又云予自太西浮海入中國至圖中晝夜平線之處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地平畧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山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矣其說可信今不過面東而右視見之是依然未嘗對待也不過此大浪山之地去北極最遠而又適當西官旋轉至彼方之時故見此星之出地三十六度耳且其國既歷有書史豈從無一人過大浪山面窮之以盡南極出地北極入地之處又窮之以盡南極入地北極出地之處方爲了然圓轉乃云其界未審何如未敢訂之不依然是上天下地其所謂未審何如之處豈非地下果有何山川草木人物耶而乃造爲奇論謂無東西南北上下之分推而究之若人皆倒懸於世而周易所稱天

粤地卑以爲貴賤之位者皆無可定使世人皆信之其禍將不可底止此吾之所深憂也且夫日月所運行者南北二陸與廿八宿相緣而轉耳其南時有不知名之星而以爲此蓋繞於南極者推此之說是當其最近北極則北極爲上而南極爲下當其最近南極則南極爲上而北極爲下北有句陳太乙諸象而南何以無之乃不幾於粤卑之象倒置人亦何幸而生爲近北極之人何不幸而生爲近南極之人不依然可定華尸中外之別乎然而以爲地在天之內渾淪原無上下者其說必

不然也今通天形如倚蓋之說與內典空風水輪之旨則廿八宿之外必爲空虛空空虛之盡必另一世界地以下皆水水之盡必空風二輪持之是故北極之北以爲如北極之南則可乎於四洲四海之故蓋嘗因江河之東流與禹貢所云弱水西流信之而以爲人足踏地此以彼爲倒懸彼亦以此爲倒懸此大不然之論也然而西人之說世之談歷者往往信之何也夫歷以日行爲驗而其所測晷影則亦較爲精詳日月流轉兩道中如環無端惟其如倚蓋故似乎入地而彼又以月蝕推之謂月爲地所掩因不得日之光而蝕故似於地在天上不知天至高其於地惟至曠至遠故從北視南與從南北皆以爲入地而日月相望月可借日爲光地亦可以掩月爲蝕倚蓋之旋其理較顯獨佛家所稱須彌居中之說以北極運旋推之則從南視北不應見北極之北之星頗爲難解故西人之說得乘而入耳然子更以叩其分野占驗皆漫然無據則知其所精於推算者乃日行之度耳非天也日之於天如蟻附磨然其行也夏北冬南只此二道廿八宿不過以次值之其在鶉首鶉火值行北道其在元枵析木星紀值行南道其北則影短而晝長其南則影長而晝短又以在此地爲最長在彼地爲差短較之可以測里道之遠近耳然當其在大浪山之處則必應析木星紀之日其晝反長鶉首鶉火之日其晝反短夫既圓如瓜殼而以北極南極爲瓜之蒂與臍今從瓜內視殼有一物麗於蒂與臍之間而隨瓜身爲轉動則近臍之處爲南道則宜夐而狹也其稍去臍而漸近蒂之處爲北道則必寬而廣也如此是夏至之日其日夜則均長冬至之日其日夜則均短而當

其短又何以歷一晝夜必盡此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爲哉而僧不自覺其謬曰上之所爲晝則下之所爲夜豈知如此之說其度數廣狹已不能停勻而且必有一國人首頂南極當夫日次尾箕之時正周轉於天上而無偏障則亦必無高低出落豈非長晝不夜耶又必有一國人首頂北極於其時也乃不幾晦冥而無晝夜耶如彼之說既無上下四方而此兩國差爲中正乃反若此耶毋論事理不通卽其說亦自相左然後思倚益之說爲至當也南極者殆極南之稱而適以西宮老

人一星爲測豈果如北極天樞之不動耶而西人者以日測歷於是倣南北二道之環轉爲圓儀若銅球焉其於倚蓋之說未嘗有悖而以爲地在天中也吾蓋憂其說之流以禍世將來無君臣上下之分皆此之階矣且如夜指箕以南一星吾見其緯東而南又緯南而西以北而以爲是繞南極則必當緯南方之東而中且近北又緯中而西以南烏乎然然而其爲說殆不能不出於此者則又何也夫西人者固嘗以爲中國至小外國至遠至大推而言之則是地大於天故不得不爲此論以申其說足下而知此也當無爲所惑幸甚幸甚

與友人論窮理盡性書

天者理而已先儒之論最爲切近惟天以一定之理完全無欠命於人爲性此所以不容添入不煩做作率而絲之卽謂之道而所絲之轍迹未免有異故須聖人立教以脩之脩之者何使其依然如天所命者而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正言此理之無不備其得於天者全也儒者之所謂天從堯典欽若昊天而皐陶謨稱天之歷數惟德動天此皆所謂上帝之天而皐陶謨稱

天敘天秩則理之一字昭然可見中庸天命二字本此來益上帝所宰正此一定之理而善悟者於寒暑溫肅己可得其要妙於五行日月星辰已可審其順逆此欽若之說與敘秩正可合解是以惟德可動而命討聰明畏皆無異理至顯至微至精至切中庸所以歸之於無聲無臭以爲極則也而大易之所爲太極大學之所爲至善皆卽此耳承諭謂性者眞如性海人與天均從此出故以天命觀性此論最妙但佛教之所謂天與儒書之所謂天終不可同蓋三教聖人本同此性至於橫

峯側嶺自是名目各立若強而同之反以得異說儒書仍須以儒者之本意推之斯爲曉暢然而未始不同也其不同者名色之異耳乃近日天主之說不知者以爲近於儒而實大謬此仍不可不辨夫儒者之所謂天從歷象推之從人倫物理觀之而知其有一定之宰耳此豈謂有一人焉如所謂天主者以上主此天哉古之生爲聖賢沒爲明神者固多如五帝之神皆人郊禘之配皆祖然終不可謂天之主乃西國之人爲之當未有此人天何所主耶故既明儒者之所謂天亟宜辨西學之

所爲天主不然於此可証將敬天之意皆爲惑亂而欽若敬授之旨頓殊天如何能動敬之如何能致福也至如佛教之所謂天則又有異佛以超出世界爲言故將天字看得低些要之能如儒者之中和位育則世界已屬其建立超不超可以不言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分明有此地位有此作用而下學之功須求爲聖不求爲神以是爲眞切耳有謂儒者不過識神作事不知佛家轉識爲智亦豈相礙哉今爲儒者之教則盡人合天是其本務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其極則夫理有一定之理也謂之理故執泥則滯而不疎暢比擬則參差而正從枝葉直認本根此正見我之求合於天者有一定

至梵素非但此人用彼人之理不得即學人用聖人之理不得故物貫於格格之則理不得後聖用前聖之理亦不得故物貫於格格之則事與理無礙物與我爲一不則物自物我自我之明德合下光明透徹而一物爲礙便成渣滓一理爲障便生影蔽鏡上頑光眼中金屑如何稱明故物必格而後知至理必窮而後性盡一而已矣究竟理還他理物還他物如如不動此見性即此知天佛經有云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第二句是破法執無一定之理也末一句是破非法執有一定之理也夫孔子之所謂從心所欲謂破法執可也不踰矩謂破非法執可也以此參觀即三教聖人何嘗有異而其門庭名目各有不同弟非敢覬兩廡一片肉作三教五侯鯖然既在世爲儒須彰明儒教因不惜贅復

與友人論兵事書

某不佞於兵事少未之學然凡有所聞葢恒以其可行者私竊識之足下留意濟世又行且當國家事任矣其敢不舉以爲贈凡兵其始也選力其既也練膽其既也激氣夫人力之不齊不可槩任然必各有所長故選之以用其長則無不可任夫人必有所恃非膽之足然惟有所恃而膽斯無不足故教之伎擊以爲其所可恃斯二者不若今之所爲操練者如俳優然以爲觀美也凡選練之法我一人可以得之十人而其十人可以得百人又十之可以得千人又十之可以得萬人又十之可以得十萬人又十之可以得百萬人夫百萬人者皆可用之兵此不過六傳而部署指授之然後訓之以陣法編之以行伍百萬人者有十萬人爲之長萬人爲之總千人爲之部百人爲之領十人爲之率故恒可使呼吸相通如使左右手也然而非氣不激何謂氣觀夫情慾之私至能感婦人女子爲之必死里巷之鬬愚賤愧忿至於裂腦折脰挺身獨往而不悔畏故一在乎孚其肝膽一在乎作其不平然其力雖出膽雖堅氣雖決舉而陷之大澤之中則均有所不能至故將之者在乎得地地勢雖得欲縱火則風反欲潛渡則冰泮又有所不能至故又在得天天機者不出所謂生尅方位之說也得之矣而欲遭間諜則以我爲私盟欲委之以利則曰逃欲佯北誘之則曰怯欲持久以竭其銳氣則曰懦故又

在乎上不疑侮不讒共事者同心合意不相沮撓則又在乎謙以下物廉以讓利義以明感信以釋猜夫如是然後兵爲我用故選力欲其識之練膽欲其能之激氣欲其愛之戚之地者欲其恒至而陰陽通阻必審天者欲其恒習而時物然不然必察人者欲其恒交而情誼厚薄流品氣類必悉如是者皆不可以任意爲之是以又在乎學善談兵者古今史事無所不攷而奇聞傳述無所不驗昔信州鄭中丞見啄木鳥畫板能開之記其法遂能以手畫城門令忽自開成勒寇之功如此之類

荷留心皆不爲無用以是知人力不齊而各有可任膽各有所恃而氣各有可激足下與諸公努力爲社稷計萬毋更庸襲故套爲也至如孫吳諸書此必足下所熟然其中精意當不出此變化離合存乎其人伏惟留意幸甚

畣友人論星歷樂律書

某頓首伏承足下留意絕學俾某亦得以所聞奉教某固幸甚來諭尙多異同某不揣敢爲貫通之說不知足下以爲然不某頃於徐子巨源所得授南州老人起雷方位亦卽周天循環之數相推往復皆無別理至如天文之說諸家所論雖有異同其實橫亦無非此說如謂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此其形如蟻逆磨而行故磨旋而蟻亦若隨之是也要之謂天常疾日月五星常遲則皆日西行未爲不可獨佛家日月遠須彌之說多不可解此某所以作日月問也然佛經有云水輪持地風輪持水空輪持風則日月五星當在空風之間與所謂倚蓋之說未嘗不合頃見黃子逢永謂地形如人身北方其背也故不能生物此說良是至謂人物環處以日月之所過爲早暮此可論之東南西三方不可論之北方何者以北方地高而日入乎其下故北方無陽以是爲

陰幽之處此理之必然又日行固有常度然緜古至今必不能無差今造歷者謂明其差則可謂所以正其差則不可何以見其然今冬至之日與古相去遠然不可謂今之冬至非也若必按古日行之度以爲冬至則今春秋寒暑皆易乎其位矣可乎不可乎日陽精月陰精也方冬日低遠而晷短故陽微夏至日在中天高且近而晷長故陽極盛然攷所謂陰陽者又未可泥董子空以爲陰故陽律緜短而長曰陰律亦然何也陽已盛故退而就衰似陰亦從微之著耳然陰斯幽昧故亦成景象作樂者節宣其爲陰陽故天神地示咸見不出所謂二氣鬼神之說耳子貢曰聞其樂而知其德而舞以象功凡功德所至樂舞應之不能強其所以然者當其時之宇宙二氣原如是以故小人在位往往干天和而召灾殄君子則否以樂聽之不益信耶故易曰師出以律古者出師吹律而聽軍聲其以宮聲爲最吉者非宮吉也人心和而氣方壯故得宮聲也此所以目視捕蟬其

聲爲殺志動氣也聞之者疑懼而卻走氣動志也是故覆軍之上多作怪雲大風亦其氣使然至於鬼神百妖無有不見豈足異乎是以眞人者可以服二氣則亦可以驅役鬼神至於前知遠見誠之至明之盡也之數者其道則一而已且夫甲子之說雖起於大撓然因其自然而推之固無不準也夫數以十而爲終始故以爲天干辰有十二月而往復故以爲地支干從十數人有十指可以見端支歷十有二月而成歲此至易見也其以甲乙子丑爲名者則亦不過微著盛衰之理而五行屬

蔫又以因乎其方位而已是以輪而次之無非周天之
行又不可謂與天星異也至於兩童子辨日之說斯亦
猶之乎戲論天地氣皆上騰方早暮時凡山林川澤之
氣蒸然而上日之出入橫而視之爲所積蔽安有不涼
其方中也則氣散而蔽薄安有不熱日猶火也人執火
遠觀多障翳皆大近之卽小日在東西非加遠然亦以
氣蔽安得不大其方中安得不小是故日月五星之變
或在此而然在彼則不然毋亦其所在之氣爲之是有
災祥各占因其象以占其氣測其數以驗其行如斯而
已然某以爲足下學言其象與數乃不若先學爲其理
理本於一一者誠明而已定下何以教我

倉梁漸子

來諭問及同人與上官往來之禮弟則亦猶行古之道
也今日者入而詔之媚之出而望之怨之詬之其爲禮似謙謹於弟然而不誠不敢蹈也在昔丙午家從
父與陳奉常公令香山相公諸賢爲盛因申請上司著
之常禮也武官雖都閫以敵敘或曰其本軍籍者於都
閫稱治似也凡此皆得以迭爲賓主則皆上坐報謁往
來如禮其不報謁往來者是謂失禮失禮者宜自反而
思彼之故此必或誤於不知禮或故爲厭絕主客必有
一失不可再辱勿復爲煩可也自太守不報謁而其佐
效之若曰首郡事冗而同人之稱孝廉者至以數百不
可遍報其說似也然而不報刺則已驕矣邑令不報謁
非禮也手本書治下某府州縣舉人某稟見兩院司道
皆如之大率如諸生見邑令之禮也見則參拜其有故

舊或欲下交於我者則使殺其禮以示優異優異者兩
院立於堂側司道列坐於後堂款茗如主客敘送下階
揖而別間且式閭報謁入坐款語以示綢繆雖古諸侯
王者之見賢人皆然不爲過也然其非守正不私廉潔
居位爲上下所信仰者則益宜謙謹遠避之不可以當
此禮恐人之議己以爲是或有私且亦倣於嵇康誡子
之意也間或以訟被句攝其小者使家人見大者自見
其爲禮與庶人同倘有罪則必巡按御史題允祓革而
後行法以其爲國家之賢賢者不可以辱故也夫安得

不顧其名思其義以稱其實乎其已中進士就官者則
以官爲禮官視其能以爲職故禮之隆殺如之亦猶之
乎尊賢之等也今則若以勢臨而分制矣是以失其初
意也率復不次

報何相公

中秋前伏承老師閣下特賜書惠遂球揣分過當惟有
銘刻感激卽具復謝計得入覽嗣卽束裝不敢仍輒唐
突旣得見閣下發張撫公書以遂球爲言且過承宏奬
當之有媿卑末自揣安足以與於至教然歪論及此惟

有書紳銘座刻勵不忘使泛駕之馭不終以失足損一
顧之價而已以逐除趨行不得崩蹄馳謝茲舟過禺峽
與山中人朱叔子稍事徘徊因附託叔子爲布寸悃叔
子經營二禺峽疏莆就伏聞閣下許爲記序并揆發諸
題詠篇什知山中之業不吝爲名蹟點綴聞制府熊公
方大飾定岩然往見彼中湖水吞江漲瀨消長動以仞
計消則隄橋加閣礎城滅趾長則飛樓擘舸坐席如筏
卽有建置旋恐洗蕩況端溪一隅游人少過其入粵西
者則陽朔諸山蔗境漸佳卽復行觴於下都雞跖豈足

何如此峽建祖孔道壯仙城之門戶醒百粵之眉目哉
伏惟閣下裁成天地帶礪河嶽留韻則萬族振響聞風
則百世興起知不難於此示意釐剔當令裁竹之管皆
足以見調燮之功伏虎之碑復於斯徵位育之事因與
叔子盤礴樂社指點留題敢遙向叩首僭申遐囑

報謝伯子書

弟遂球頓首頓首伯子仁兄足下從長安得書適弟下
第時也弟於是乎三刖足矣伏承過推以弟古文詞爲
可以橫絕今古惡是何言抑正不能不因斯語益重感

慨仁兄固弟廿年之交或以其私好安得不云爾惠陽有韓宗伯文恪公弟初無半刺之入也頃從公車間閭黃子語往文恪公於黃元卿先生壁間見弟所作游絲曲不覺吟咏歎賞稱爲曠代之才因以鄉闈主者得弟爲知人快文恪之憐才固天下無兩也聞當時如方孟旋黃幼元諸公皆繇文恪物色得當在闈中或僅僅以後場數語決其爲奇士噫李廣數奇不封侯論者乃以不得當漢高時爲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進士非有三頭六臂舉天下三四日即生一人而弟難之亦何必

與造化小兒太分辨哉別承良規以弟英氣太露爲戒因往復深思其說生今之世謂恐以此忤犯時忌取死耳弟歷遍江淮燕代覺比來□寇所過其間士大夫遭之者或奔逃而死或獻城犯法而死豈盡以此故其果有英氣者則戰鬬而死也又孰吉孰凶且夫人身百年間修短同歸一死以萬石君之數馬足焉而死以灌夫之罵坐焉而死楊惲種豆爲其之詩取死固也馬援胎書敎子誡言人過即以是書言人過取咎天下事亦安能盡得趨避乎求其無失吾所當然者而已人亦有言

龍有逆鱗攖之者死自昔觀之海大魚乃得不烹啼鴂先鳴衆草不芳則寒蟬抱樹皆死矣夫大過之象君子以獨立不懼所貴於能潛確乎其不可拔之謂也傲德之凶謙不可踰如弟者則豈敢爲驕亢自高以是爲當然哉頃恆書之座隅云樂道人之善無攻人之惡嗣宗之風固嘗師之比甲戌在京師以不肯言人之爲非乃或毀爲比周幾不可解此仁兄所知夫事有相反而各同之將如之何且夫居身之道莫妙於因其勢而善導之今天下事多故矣獨所稱爲孝廉者浮沈公車間苟非有大惡深仇當可苟存弟今爲藏身計於下第得也弟隱於公車仁兄隱於吏當無不各成其是即南來相與商之因諸子先歸草此以當面談不及一一

報李定夫書

定夫足下僕竊聞之負鼎檻車飯牛扣角以赴功名之會者因於時也加足洗耳絕交陳情以安泉石之志者審於勢也是故相如有凌雲之獻靈均有抱石之誠韓愈上書勤勤待命毛遂自薦碌碌人此四君子者世能倆之然而分定則義存志卑斯身屈若夫隆中待聘

於三顧淮陰寄食乎一飯道合則定四方如操券命違則重牛餐如杜鼎乃歸妹有愆期之占喪茀無反目之咎昔固椎之今則宜然僕家承清白經傳博雅小有過庭之教長有遷鄰之習坐上割炙譬比孔融門前投刺辯鋩李耳當斯時也爲物引對則銖錙必稱舉事連類則本末兼得而且投分有知人之明擇交無比匪之傷流俗相煩每沉吟寡言經史辯難至懸河脫腕論衡之帳同祕草元以易爲準雖王兒愚齒當不媿人公子亂頭知爲英物不謂弱冠登嘉賓之席三刖同鹽車之困

然猶要津吐握東閣謙光杵臼投歡時賢雲合鉛槧所涉方言雷犇聚米可以圖山川借箸可以決成敗於是接軫傾蓋一諾爲鼎停舟捧袂千里皆糧彈冠之慶彙在拔茹先茅之封誼爭推轂陳平之劃善於鄉黨張仲之詩歌於賓筵專城重黃堂之命垂汲盡青瑣之班遂使姓名登於御幄剡牘騰於有司事合三徵人同七辟爲僕也者誠竭尺寸之長報金蘭之知邀升斗之潤資菽水之養不亦名實交得乎然聞進必以禮動必相機故寧一錢不名四壁徒立阮宣之債詞索不還何曾之

箸濫下頻蠲誠有兒夫國士之典庾於庸衆玉人之學舍而從我而況報劉愛同子之日壽聶難毋在之許故往往計之倘以抹楸爲微亦卑貧可居他途恥進其或文戰終勝公車見收則漸鴻得序見邑斯舉在冶非躍大器晚成以僕之愚志如斯耳伏承足下憐其擇木期以斷金僕與足下分財則管鮑之知稱詩等元白之譽先達虛懷流輩側目倘遂著鞭共起擊楫互憤若平勃之交親等蕭曹之繼踵北漠庭掃東岱封乾然後黃石追蹤白業遂志松風之夢近接羅浮蓮花之觀遠追匡嶽豈非功立名顯性盡命逼哉足下蹟未非鵬搏之風突曲豈雀賀之際仲尼居魯噭城不行於孟氏蹇叔相秦雪涕永言於其子古之聖賢猶或有之矧以今日聖人在上而溼燥鮮就薪積無用蝀生莫指揆席不煖盤水交加枚杼之怒甚於埋猴籍鼈之告幾無完卵子長所稱中人以下之所羞子與之論用一綏二以爲得而手板長跪催科爲賢毋乃使通租之民重足窴罝請纓之士灰心簪門誠恐霍衡復生伊周並出亦榮辱迭見時命皆危倘亦赴鼎強諫鋸板罵賊功名難於兩立

善惡失其所爲此時樹諼不可謂忘憂結草豈足以明報而況含沙巧伺抱璧摘瑕污玷之餘溺雪無用此有志之士所以弔古慨慷論史悲歎也嗟乎定夫大易有之成器而動待時有獲又何如與足下飛觴竹林促席水際分部攻古積日著書甚而潦倒奇花雖折齒不足以爲辱閉關縱酒雖腐腸不足以爲損是以屈蠖可伸狎鷗不疑僕請相與善俟之而已珍重惠書懶於卽會因風送翰少布腹心更何以敎之唯命

會汪父母論平糴賑濟書

以遂球之愚聽歌鹿鳴者倏已十載會未敢向公庭有所陳說以無所爲而爲之將必以爲有所爲而私之也卽知其無所爲而公言之將又以爲非所得爲而言之也玆以米價騰貴竊自念當甲子四月爲貢未及今者之半猶將不堪立談之間辱及繡衣使者逐一太守閩人擊斃者不可計數城市貧民就附近大家索食攘奪四沸輒至殺人於是事定之後梟數亂民市井小民以米事撲殺者又不下數百及今不思爲之所其何能及遂球以爲居桑梓間上有老親而下有兄弟妻孥倘坐

薄不嫌厚施之譏亦從權取便也是以市井小民頗稱爲此法可行昨聞薄伯王公行喚各貧戶往倉獨居倣里者不至訊知其故遂欲諭令各處士紳皆如遂球之法想爲老父母言之伏蒙下問惓惓遂球則不敢不直以所爲奉告抑未也遂球頃有人從海州來見彼中發穀日可百艘而久不見東至此非累於關厥則漏於別竇誠得上臺發人馳片紙索之速令必至數日米可大集此處積穀之家必不復深藏昂值此爲一策又此處積穀之家往往因賦性鄙吝貧民恒盼盼視之設或於

此時出糴則是誨之讙攘甚至鄰舍惡少聚而壓糴逐
辱客主無所不有無怪市間米鋪十有九空倘速令疏
通或諭之以賤賈量賣里中而炤時賈聽他處來糴則
出米必多賈必騷落此又爲一策又此中爲亂皆肩販
無賴之徒可慮耳今節值端陽往時珠江競渡富貴之
家傾城而出豪華蕩子日可費錢數萬花酒輿轎龍船
畫舫工役計可數千百人皆此輩無賴之徒爲之奔走
就食其他果菜貿易得利尤倍今宜遂開酒禁聽其嬉
遊如常是五日之內代給不少不致望米不至嗷嗷待
盡此又爲一策皆古之人有行之者也至於勸賑之諭
卽馳示諸所知識但俱觀望未出嫌於以貲先人然亦
不過折銀而已無能多得穀也遂球又以爲此乃通國
之大事老父母宜集諸縉紳議而後行今甲榜諸公或
尊重尚體其他在城諸鄉老尚多更事可詢謹以遂球
所知開列居址不難卽日約集公所面卽稽謀遂球庶
幾不爲少賤專僭其各家所題銀穀但按簿令就近給
散不惟遂球輩無與卽胥吏亦不經手方可無弊恭惟
老父母豈弟宜民遂球是以敢瀆其愚慮昔甲子之變

遂球所受知之師爲前邑侯張公時纔下車旦夕遂能
指顧定之至今頌德不衰今日於老父母其賴之矣藩
伯王公今之召伯也闔省民情不至大動則曰惟藩伯
實能生我老父母卽以遂球之說告之必有實心實政
裁酌得宜遂球通籍以來從不敢輒冠側注鞠躬上臺
門下故不敢昌昧上謁知蒙曲體必不見責伏惟詳察
幸甚幸甚

啓

啓祁陽王

恭惟殿下孝德馨聞忠誠昭格才鍾八斗之間氣超繡
虎以標奇學窮七畧之鴻編鬱雕龍而騰采何止中山
著對當與淇澳齊稱以視西漢樂章更比雅頌爲盛者
也是以識通斯力定見博則神周智勇兼資恆能趨吉
謙光爲福用以成尊騁藻卽鄒枚莫敢爭長游藝雖應
劉不能分體而猶虛懷結納下及芻蕘益信睿慮高深
俯存流壤遂球斷朽愚陋草野迂狂惟知奉母居家敢
意求王汲井然頃者嘗從吳門姚君左齋中得誦尊
著且備悉下交之雅心竊慨服茲者恭聞車駕入粵殊
幸幽僻山川得藉光寵以開不朽自揣愚賤不敢通謁

惟有寶藏珍翰同於琬琰何意遽承書幣蓬蓽生光屬有采薪之憂謹卽伏枕叩謝未得肅啓奉復時序遞更不遑仰侑悚惕轉深當茲寇氛猖突社稷震驚之時普天同仇鬼神共忿伏祈殿下艱難強固激發羣情與擊金甌大宗元祀令聞芳猷傳於無疆遂球雖以非材敬當學奚斯作頌以祝昌熾富壽此外愧不能有所爲報因伯玉還肅此奉啓尙祈慈恕可勝惶悚之至

報徐巳源書一

積思之餘得遂相見豈不爲樂其去也豈不爲悲悲來

手足下諸詩賦記序細讀之乃更樂於見時得足下便可以空一切作者矣嘗嘆謂今日學爲竟陵詩者譬如食糠已肥肥豈得已夫才有天縱法取乎上哀家黎豈用蒸食麪食桂而香人食巴豆利出名鼠食之則肥似大矣近世詩家學旣寒儉又習生澁反覺其癡且山川之色日月之光一旦黯削何幸得見足下頃在足下坐間茂先諺推許弟謂從來才人自屈宋以降獨有太白子瞻他如韓柳諸家猶非所稱此語正惟足下當之漢宮桑樹諸賦如虹霞紛紜屬目眩駭剔可寫擬諸詩則合鮑謝衆賢人不能得數作抑又振而起之以歸於西漢以上記序諸文適紋量無不一唱三嘆令弟慨慷餘慕眞欲狹筆以避雖然亦旣幸而在世又往往沒於同遊多詩人其才者近多作鬼幸而獲嘗足下矣往弟利祿不得志則去而從歌伶酒人爲絲肉聲或窮且爲人捉刀祭魚獵較名則束四聲誡勿更習謂妨業致窮又或去而之禪以死其牢騷不平之氣不立文字畏觸時諱陶謝遁作鬱陶予心頃見足下所刪寫拙詩輒欲盡舉往刻一聽足下序而存之因益從此求工惟足下

是問耳夫伯牙爲子期鼓琴此豈好詭喜諛毋亦得之心斯可以應手呈能女有悅已爲容易工上帝可祀雖有惡人齋戒沐浴願足下終教之而已諸序成之幸畜惠寄硯歌贈長公字歌并易繫序俱草草請正不能佳奈何佳集僭點定并復其中亦有教他山之攻者未有當也相見當在明年春夏間今天下事月異而歲不同矣與足下幸不流散羈阻相與對酒稱詩此樂自他時追想或不易得夫旣有當於予心則字量句價安可復吝舟中無歷讀足下詩賦樂而忘懷不記今日何日憶

月回已三夜今抵廣信也晝睡作數筆并復

報徐巨源書二

別後舟人不戒幾至覆溺幸而無恙至螺川會草草作字并畫冊附堯臣寄還想已得入覽螺川遄發上十八灘又遇暴風然頗無驚弓之怯公益有破浪之勇不謂虔州關吏漫不以書生往來爲意高臥不出又不發鑰輒阻數日小除前得度嶺又以歲暮多海賊不敢下淩江去今小憩居停園館天氣早暖桃花已開膽瓶數枝相對如僧舍鄰院一道士日頌經數卷聲圓朗可聽時與

之語愛其古拙不知世事自出門以來恆於聰明善巧場中作應訓對此眞令人機心頓息亦自覺忽有警悟得力處每念家中新年報謁匆忙臨除又往往爲索逋家所窘今稍過元旦乃順流而下不過旬日可至亦一逃閒法獨老母在家懸望出門已經兩臘溫淸久踈以此益痛自刻責昨已先發阿養歸庶知弟卽到平安耳仁兄果遂與蕭伯玉先生行乎此公旣深靜博雅又復風流閒逸同行良爲快事弟往時每沮茂先今反以爲勸駕則以仁兄魄力大有可爲卽大鳴小鳴無所不可

但勿太任意氣恐任之反自以爲道理所宜不知仍是意氣誤乃不小此吾輩所恆病因自附於仁者之言以當貧者之贈今天下滿地皆益賊矣不知何時可定然嘗歷推古今來得天下之正而功甚大者無如我高帝彼漢謂能除無道秦要之秦爲伯益之後其先世能爲周屛禦西戎亦不可謂無功且繆公之誓仲尼不廢秦法雖苛猶是古先王所傳之法而苛用之耳豈若元侏儒左衽并焚書坑儒有之而且淫亂暴虐四維盡裂況以殷周之聖猶爲以臣革君我太祖兼□□以寧百姓

千古所無國家之運自宜永永無極今不過承平日久書生未習事不能輒任耳聖天子方刻意求治十餘年來四方多故人皆有逼而起所相與爲中興之佐者定不一而足願仁兄勉之佳稿細閱奉復弟亦僭爲甲乙不知當不九言奇樹諸篇眞可前無古人弟折梅奉寄廣爲十一言今并錄前後諸詩寄上得無笑其強作否幸并前一帙俱爲刪定發還弟還家擬續蓮髯閣詩爲二集及將諸序記等文集成文抄此後遂一意爲易史於詩文不敢輒下筆以俟其進因笑謂留此以當晉文

表裏山河耳

畣何相公書

新春伏惟老師閣下調攝安和萬類同仰遂球久未修候疎節多罪每荷休容承賜詩見懷盥洋洋如覆拱璧遂球少賤狂劣何意得尊念惓惓至此惟有銘刻不忘以省墓山行久未克具謝茲□徘錄扇奉上求教率爾不工聊布鄙懷伏祈斧正邇月以來竊聞東□之報甚惡親藩殉難齊省失守此向來未有之變聞司馬飛檄催斂金錢乃此方勤王之師竟寂然無有或羣走鼙鼓卽不相及烏容恝然視之今在外諸司惟泄泄觀望良可悵歎東省已破幸其棄之不守若據河絕運根本斯危又頃有人從能總理帳下來知流寇就撫者正在穀城日鎖穀城令使之給事左右嘗食乃食跋扈無狀知其必反倘鷹眼一揚則荊襄上流不保南都之危又如破竹昔南宋之失因元人築萬山柵灌子灘而襄樊破沙洑口龍鬚遂入大江順流而東今日之策不知何者爲勝且閣山東之破皆繇內變先作倘人心忠義之氣漸衰漸薄轉瞬之間何所不至窓球以爲今日之事倘必倚仗諸營伍衰憊之兵任賴諸盼前顧後無敢可否之監司將帥待諸額外頻加不可必得之餉此鮮有能濟者因竊計之合今各處之游手無賴鬬走飲博之子弟尚可得數百萬人舉今士大夫筵識歌舞之會日省數益鄉落賽祀遊會各罷數月合之尚可以歲給數百萬之衆倘忠信共激人皆以君上爲念一呼畢集瀝血共誓視時勢之先後緩急或扼□之歸路或轉戰逐之必令隻輪不返軍威大振可以俘其僞王復我故土又遂分據要害使寇無能往來掠食因之立弊不難搗其巢穴一鼓空之靖中原之氛慰聖主之懷誠中興第一奇功也昔文信國起事已遲四鎮之策不行遂至不可收拾天下惜之曹操乘勢赴利驟成霸業然其心本奸萬世唾之夫能以曹操之智畧行信國之肝膽使金甌無缺事定身退舉手而歸之天子豈不美哉要亦國家文網甚重坐使豪傑束手必一稟之朝廷節制又遂多掣肘無能爲故當事者而不任誰敢任者恭惟閣下立朝大節天下稱之知聖主且厭在事者之

無效則必思閣下思閣下而揆席首任正人窠起於是
羣策畢建羣力畢集固不煩爲杞人之憂此治亂之一
大機關也萬一氛霾未開殺氣頻仍恐時艱日擊日甚
一日斯時即秦志筮叔而鄭賴燭武知閣下朝之元老
恩澤實深必有以從臾當事爲大義激發者童子何知
不揣敢願聞教

寄張受先

頃甲戌過錢塘倘有片札付筆人想當達覽弟在湖上
病瘧直還家至新春乃已鬱鬱里居無繇奉書比來擬

得相見乃阻堅冰奈何奈何時事轉盼以來多可駭異
陵祉震驚人心蹇渙即吾屬書生宜相戒惕夫激厲風
俗反經辨道此從來儒者之本務苟非其時便謂之非
議時政臧否人物言之良足嗟嘆小人狂吠適以自絕
然因之懿我文德宜有同心仁兄剛大自任願珍重調
攝爲世教主持弟不足言比來惟浪跡風月願作世間
一無事人然至於爲害人苟得誉不肯昧心自揣當不
媿爲仁兄之知交者此耳別後頗有近著寄上呈教其
說具之天老書中間仁兄近日不肯作文字緣或不吝

寄張天如

奉別以來又已一度逐人紛紛月下梟盧拋擲聊復任
之藉此得懷提鉛槧訪道問奇樂之不以爲疲恨此來
過吳門堅冰爲阻咫尺婁江不得相見連詢動履具悉
安和頗閒狂犬恃有發縱吠非其羣夫邪正分角則元
禮晦菴以斯益重然方今大明中興豈至與東漢南宋

比多見其不知量知無足爲意耳弟自別後悠忽過日
頗有新著今當寄呈教其中爻物當名一種稍經研討
所成謬以爲爻象諸說先儒歷有分辨然與其信今不
如信古繫辭說卦先聖之傳其間多可舉例而爻取互
卦亦非後人創說所謂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今舉
而按之每有可稽於是依說卦之廣象按互卦變卦以
悉其所以稱名庶幾見周公之才之美其爲書必不至
如子雲之艱深耳至於易史一種尚多未就且遲之歲
月或聽覆瓿或遂懸之國門則惟所以輕之重之又倣

友有黃逢永者病足數年咸事著書今所成有說圖一種詩騷本草通一種說圖爲書不多然談天地人物之故良爲奇辨通有八卷則爲明鳥獸草木之名以及藥性因之以讀詩騷可以起悟恨未能刻今但寫成弟載來思以奉商當卽寄至可以行而傳之亦一快事羽翼六經之權在今日定有專屬四方之風方起伏惟任道珍重弟行矣不煩作畣

與陳士業

昨得快談且多擾爲謝還舟夜讀尊刻歎服不已又復

生感世局正如時手下棋滿盤俱塡實能救活一二幅便非高著不能若仁兄晉州全城蓋不啻鴛鴦妙劫矣然天下紛紛又何可無東山安石賭墅折屐時仁兄今且第著述善俟之而已弟行矣羅浮梅花下定不可無吾兩人杖履何時來當於五仙人城相待弟亦已倦遊歸奉母讀書數年後成易史乃或一出耳書寫成以草稿并附覽庶不相左不及再晤容另候不一

與萬茂先

以仁兄學古淵通乃徒徵爲守令彼讀仁兄書者已不知凡幾許人委蛇而歌衍衍劉安雞犬自知有仙家之樂宴復更認新豐如何如何幸與巨源士業諸兄細商之前所作漱園二詩覺重用二字謹改定寄正弟年來鬱鬱不自得加以應酬相攻徒覺滿紙作措大氣使天下承平無事鄉里不夜警炙遊過往惟意所適得以杜門讀書安步晚食無恙則或可以上下古今自立爲一家言乃南北逐逐流寓諸兄百城間去來無幾可勝浩歎把仁兄燈前彈淚之句更覺黯然銷魂都門佇俟車音當作一酬唱和差不落莫耳風便附寄百端不悉

復姚北若書

懷袖來書眞識吾北若仁兄之以斯道爲已任也匪惟文也而道繫之匪惟道也而斯世斯民實且繫之當世廟時號稱明倫甫紀貴鄉張公與吾鄉文敏二三先生眈眈其間然其時不聞責及文章之士一時生於其間者遂有舁州于鱗登高而呼天下應之在吾粵則蘭汀之外尙有家祕書公與妻祖伯虞部雲蒸霞起至於隆萬而當盛極故宗先生有云朝廷若無我輩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仁獸化爲濤杭此言非小豈欺

我哉桑梓之詩弟詠之久矣如使好音結舌嚶鳴無聞
啼鴂先鳴衆草不芳恐吾輩亦與有罪於天下後世焉
春日載陽翠蟄畢發吾誠不知爲候時而鳴抑惟鳴而
後見其時之可也豈與啼鴂爭謂不得其平則鳴哉吾
輩修明先王之道以佾見國運之必昌隆端在乎此則
亦惟正其本乃立末嚴其規以防弊放棄如弟今公車
三上而行年已三十六矣每思隱身斷采躬畊行賈以
養老母昨在都門業將未刻新稿盡付之火重承仁兄
惓惓遠念媿無以應謹得焚餘一首及倣鄉文一帙稍

分倫次以報明命倣友有陳喬生弟肝膽骨肉也其文
一帙恨失之矣抑以弟之頑鈍向以爲文章必不可復
爲名姓必不可使人知之乃遽承下問遂復沛然興起
思理舊業也仁兄幸善主持弟歸省老母加時倘可容
弟將遂以明年負笈且至效倡和之能事雨夜泊舟草
率致謝主臣主臣

報朱叔子書

先考府君廉不辱物和不屈體有老萊之孝兼仲連之
誼所稱太邱桂樹縞以爲殆將過焉棄養十年以來諸

前歲蘆溝橋下非弟乘蹇驢跛蹶驚仁兄駕輿之驟不
得行因褰帷相視則南北相失去矣而匆匆立語至今
乃未復得一見人生聚散良如萍蹤豈不可感歎乎捧
良書如承面教昔蘧大夫以五十而知非仁兄少年英
氣固當不可一世目無古人乃云讀書而知其非吾生
民豈易及哉承諭空同詩文誠如尊教弟則謂其詩所

以讓杜者在往往套用其語耳若文章之氣亦未大備
豈足以當退之仁兄試觀退之全集中何嘗有一篇襲
人成格用人唾餘或以法相祖述則有之如長吉飛光
飛光從西漢樂府中來人皆不覺退之佛骨表亦從西
漢奏疏來也然豈必肖叔敖者在其衣冠哉如此則人
人可為何必優孟子雲所謂有人姓孔而字仲尼是矣
太元準易此非姓孔而字仲尼乎要之太元固自有眞
得若徒襲易之皮膚當不傳矣我朝諸大家如元美多
用子長晚乃變而為蘇長公于鱗意在修詞步趨盲史

亦各有得失皆此之故也仁兄亦從其議論之所自起
者而觀之則知文章之道存乎其人此其所以傳耳詩
之傳則以韻趣勝故唐之人如宋之問輩其品卑下而
詩乃不可沒彼各有所得之趣也桑濮之風非乎此其
旨又悉備之三百篇仁兄上下千古必知其故弟年來
徒放言耳季重先生以李白見許又謂過之果如來教
云云當之愧甚然亦冷煖自知而已當今之世能向往
斯道者已難其人若覲奪其所得之味必廢然思止此
弟往已於仁兄詩文所以不肯索瘢非學作好好也然

玆讀仁兄見寄之詩因自超超矣仁兄又云弟當流布
文教獎引後學如南豐之於後山點窳其文畫一不爽
弟則以今天下日多事矣吾輩會當窮究陰符六韜天
下阨塞之勢星辰雲物休咎之徵為國家殺賊又其次
者則退而撰述成一家之言以藏之名山昭示來者若
夫以文立教世有能者弟何煩焉要之亦徒有其志而
已讀書之道日知其所不足因日汰其所不足存昔人
稱著書宜在晚年言乎識也弟易史將成意亦更數年
方出願仁兄從此堅決勿懈今日多可下手自表見處
至於八股之道此仁兄所優為然每有所作亦足見其
所得倘徒以記誦敷衍吾亦猶人仁兄或遂以此聯飛
去乃舉千秋之業豈云遲乎弟以秋月為季弟完婚卽
來相見相思如何

與李文中書

某僧至得接手書恍如竹圃與仁兄作蟬連夜話且慰
且感知奉別後仁兄遂為鼓盆之歌昔者同在圃中見
采雙鴛乃喪良偶潘郎入室之歎荀君炙背之情定倍
孔雀失雌猶相與把酒唁之擬歸來為之覓配何意文

有難堪聞之大爲悽絕雖然年少夫妻燕境正佳遽爾奪易恰可助其同味耳一入中歲兒女爲累宦況移情童騃惹姤成垢容善謫怨望交積尚安復見畫眉恩意弟有詩云男兒漸有鬚安能悅女子不如老邊庭夢我長皆美在女子之於男兒亦復如是漢武夫人擁被不肯見面乃復從帳中望之是耶非耶此所以足千古如在也望仁兄以此自解正以鼓盆爲達耳如何閱邸報方喜老師有京堂之命既又得讀參劾鎮守內臣之疏眞可稱朝陽鳳鳴使弟輩門下卑微亦爲生色恨無有

交助者致彼思得反噬不覺仰天長太息耳此事關國體與生民治亂不小知聖天子自有神聰正人君子在位定不肯薄待主上反庇宵人所歎天涯伏處無繇悉其端委徒有心旌搖搖老師想在候代抑已復命同道也太老師想家居安樂推陛久未見報或亦以前日忤閹之故耶一堂作述正直忠鯁他日史官立傳罷潘應有餘香目前顯達知不在念弟輩爲門生者望吾道大行未免懸懸因夏字吉兄行李之便輒附數行匆匆無可奉寄詩刻先奉呈敎補未定未敢寄太老師及令叔諸公其中有織愁一賦爲仁兄作者久擬書扇奉充懷袖之私茲且不及仁兄覽之聊見弟非敢忘懷者耳

孔雀久畜無緣得寄窮時又復賣之尚負前約罪也何如某僧或待弟同來此中亦不寂寞山中聞仁兄時與護持感甚且拙記承太老師鐲刻而濬如較書爲摹勒立石何物措大乃得享此以紅袖拂兼碧紗籠恐從此更磨折福分耳仁兄年來讀書雪庭中當於明年牡丹時掃榻待我

會昌庭

吾人游世如一葉扁舟過巨洋中且夕風波安能保其不起然定須安常靜坐以聽其息若左右敲火輒倚伏遷就則倏焉東傾倏焉西覆顚翻之禍反從自己甚之弟近來每署一語以自觀曰天空海濶孤月獨明嘗夜泛大海見風雨驟作一邊波浪亦復有一邊安濶者惟濶故也雲霧洶湧若撼天然不知月在天上淸光分毫不損從安濶處視之覺黑風黑浪不過自起自滅淸光之處未嘗稍變惟空故也竊謂從此識破便可正色立朝及安心入鋸人板中故年來所遭有絕奇險而可怖

者惟安然聽之無不止息仁兄道力堅固知當更有所以益我居今之世以賄禍身此庸人皆能知之若名之爲累始有甚焉試觀蔡邕至欲逃亡而復以人皆識之次且卻止然則反不若名不出鄉里而面目使人難憶者之爲便矣若吾輩友聲相求相推則又非爲名也爲相與鼓吹興起使天下之人尚知有忠孝廉恥之不可昧沒則是非可以默存而華夏不至化爲犬羊使鬼蜮豺虎猶不敢公然白日入城擇人而食固儒者之本務也然而借之者亦甚多矣至其所以相爭之意又何爲

者也曾數書與定夫論之此兄才魄大足有爲願仁兄時夾持之可也令姪才品弟所久仰都人士思侍御公有鳳毛又李司空冰玉相映此行知槐市必多杵臼定交者何藉弟不文之言爲辱然既承尊命敢不唯唯敬於重陽前掃徑以候仁兄偕顧亦弟之所以樂得青雲之附也率此布謝餘懷縷縷未悉香茗皆至珍之品正鼻舌所渴需敢不兼拜臨楮神往

與鄭超宗

黃牡丹之會諸君子皆靈蛇在握人人自以爲當得大將何意漫吟如弟遂爲上官樓上首拔以獲仁兄重賚視昔者明月夜珠之句若有餘榮雖易書遙寄可否一出公評與延譽獎借者又自有別懼無以當於諸君子之心則滋悚然而已然他日過廿四橋諸遊人且爭看影園詠黃牡丹狀元不獨可以免太冲委頓而且以道人落魄時借揚州夢一幻邯鄲癡想正不必問孰者眞假以金帶圍往事言之則願仁兄諸公努力大業眞又當勝幻耳前書與杯俱未領到然不敢不領稱謝聞老伯母失調茲想已全愈秋氣方收暑積在內正以得下

爲佳此不足憂但老人切宜保養元氣耳弟自遊平山日舟中以冒風作洩遂至今時作不止一痛輒急下以故至吳門久未能過貴同年及舊遊諸公昨始一詣致尊札去俱已面悉老仁兄意弟日間亦卽向浙江作歸計矣吳中米貴人心紛然其君子相疑詬而小人多要挾三吳關係國家命脈弟雖行不能不有餘憂七夕後風雨甚大念茂先體魄在江中悲傷如何園賦已草創未可卽寄耳

寄凌澹河年兄書

都門別後從瓜步京口之間留滯者數月今年燈夕方歸五羊又數時始悉老年翁謁選人消息也大梁爲南北要地卓茂黃霸以起賢聲至如汲黯臥治至尊且留意焉以老年翁才學品望正見利器之時鄉里朋舊見輒以流寇爲憂念不知今之流寇成何氣象不過如漢世赤眉銅馬等而主上勵精羣臣忠誠倘遂申明約束人自爲守以威望素著之大臣總理調度不至如向者幾幸一撫了局賊雖多亦何足滅謝元淝水光武昆陽皆以少勝多似多轉易勝耳而向來郡邑諸君膽怯氣

奪如羊見虎良足歎愾老年翁幸先從此處算定則功名從此可以大起如其不來亦未可便幸苟安袁石公嘗稱小時學騎馬輒懼一人教之以意在馬先則無疾走之虞老年翁故是王良之伎倆有感於近日蹶墮者比比因佐一商耳然弟亦恆以爲吾輩爲郡李有兩難處一者承以強項之縣令一者臨以刻嗇之上官於是臂指之勢不相聯屬而本心不肯爲昧意氣不能相調以此灰心十有八九則轉而爲所識窮乞與報恩賞遘計生平學問結局如何於此處爲老年翁芻蕘獻似非

丹小詩以三帙寄呈教正中州此花甚盛知定笑爲遼東豕試出與此中諸詩人和之如何

謝何相公　七月五日賤生惠漢玉觥

遂球虛生恆懼感德懷慚近四十而無聞歎方稔之過半時將度鵲輒悵迷津節屆牽牛空懷致遠何意重承老師閣下宏推肺腑之恩忘其蓬歷之賤錫之至寶賚以手書頌白圭之詩俯執惟有加敬比黃流之義仰惟本心不肯爲昧意氣不能相調不知所圖識漢代相傳物蓋東閣行觴西池列讌拜山中十賚事合人間宰相天上神僊從此永荷玉成皆憑

造命之賜揆分不遑瓊報適疑負重之難使者還先此上謝加惠龍眼四筐俱一一遵領無非感龍門之乖盼美碩果之得與飽德之私鏤刻心骨非筆舌所能輒喻

會王遜菜先生

羅浮如一品府內紅紬衣服玩用俱非人間所有獨恨咫尺如隔天上須得崑崙奴爲向導耳南北禺如西施出浣翠鬟素練搖曳動人近亦頗閑歌舞倘帶苧蘿習氣西施如宋玉鄰姬窺人牆閒態多體冶以其習近乃自來不傳姓名頓爲高唐神女所妒星巖石室如營妓

善多幻巧未免與賓客周旋損其天趣邇則熊制府極意裝飾反若雕陰女子之遇羅虬百詠比紅轉增慘毒耳雲深如僊女見人散髮垂腰而姿態自遠絕不染煙火之氣知先生背痒久矣當得若鳥爪搔之宜勿患鞭叱之及也窺臣尤物倘肯效登徒子亦定不至投梭若求崑崙則非寶安李定夫不可訪西施願待少伯扁舟過時營妓奉觴則遲之從者往端州與諸當事貴人酬酢翎帽立杖在前青衣直印侍後此殆非賤士所宜追陪如何如何

今送白色駟鸃鵡一箇教能學語慧解依人飼用綠豆白粳縣以橫梁輕鎖拘背則忌觸尾非宜夜護竹籠涼加綿窟非粤犬之吠雪亦吳牛之畏寒能以音聲證大乘舍利之果用徵威德見昔人猫兒之篇肅肅貢文房伏惟收炤

會陸晚菴別駕一

遠承手教知吉藩宮眷及隨來二將俱已措處妥當此中訛言亦漸寢息前日之所以輒生猜疑者大半皆因

嚴參將有銃傷王官之事後來頗覺王爲眞王中不自安而猶幾幸將之爲眞賊以明其防禦之力爲有功無罪比聞制臺自貢處嚴參之意諸武人與嚴知好者持此說益堅卽上臺不能不爲之動遂球時聞之卽爲正論以破之云制臺所以處嚴參者不過以安二將之反側將則眞將兵或難民無可疑也若嚴參之防禦有功不啻漢周亞夫細柳軍天子且不得馳驅何有於藩王他日事平自宜優敘重用正不必問二將之爲是賊非賊也諸弁聞之咸以爲然而訛惑亦卽衰解可見從來

變故生於激成者多不敢謂三寸之舌無益於成敗然不知制臺今於嚴參功罪果以為何如台臺幸晤間試言及之毋徒令其任勞任罪且灰從此後任事者之心則盡善矣郡篆懸缺以待台臺不肯受而毅然肩連州之擔想實心為國家做事應無獨賢勞之慨人民逃散如何安集臨藍僞官已擒然甌脫之區川聽流亡遷徙呼吸之間亦易生變此務須偵探明白且凡有舉動使其曉然不復疑懼則奸人之計乃無所施知台臺定有大作用節鉞勳名當從此起矣尚圖帡賀暫此附復

答陸別駕二

數日以省先君墓還做鄉板橋昨未入城忽接手教知駕還已久當即躬候請益承下問救荒之策但得如老祖臺一片實心加百姓受無限實惠今所急者即賑粥恐多虛糜而分米未必均沾某於丙子年曾有平糴之法蒙王迴溪方伯刊示遍行前晤晏公祖談之比云案在藩司已經火失因抄錄一通呈之仍附一通於牟公祖門人梁兄託為傳致不知二公所見如何今謹錄一通呈覽伏候尊裁此定須不厭細碎乃為無獘然閉穀

書

明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寄徐巨源

哀晦老仁云有人度嶺先歸前日匆匆作報今復不知所云我輩相別都忘問涕泣欲下人謂大丈夫何以此閒漉不知世間寧有幾丈夫正唯幸而丈夫耳丈夫相從離情別緒淚盡繼血此豈足爲巾幗女子道哉昨得哀細觀天下人情參之目前凡事益歎如仁兄負天地正氣者能幾思之思之眞時時於讀書揜卷太息酒後耳熱長吟不覺淚下數斗也今天下道喪久矣使嘗得與仁兄相倡率修明古誼道德禮教以維植內外滅□而填寇即其退也亦當令士習端正頑懦興起正坊表立不必謂進可以爲聖朝歐迸小人鼓舞忠義弟嘗謂士大夫者氓庶之倡固也抑又有說士大夫端方守正則壁立萬仞不轅以私干當道有司者亦咸知畏憚不敢以私爲肉小民使天下皆如是而小民安則寇盜皆化而爲良善是亦

得數十百君子而可以平治今也不然弟是以相見仁兄歸後輒相思而長泣也至如以仁兄之才可當大而其學文能窮天文地勢樂律兵略反之無有不足焉此則人能知之人能畏而服之弟以爲所急者固在彼不在此耳弟行能無所長其始以文詞相賞而後相見因以道誼相砥礪亦無如仁兄其他則莫東受先時以古人之誼相與勸勉然皆於我遐遠年來酒杯歌扇道院僧房或以爲顧或以爲禪或以爲俠夫不隨入邊拜則弟果顛隨緣蔬食安分自足且也色空空色不作眞知弟弟非仁兄孰爲相知前書匆率故因晦老之行復草此奉報仍不及另致士業諸兄書成仰空自三復不已又不知所云耳

報蔣南陔先生書

燈節後曾附蕪函小刻於陳喬生人奉寄不知何時得入老父臺尊覽比花朝前後米忽騰貴三四月間幾至二兩一石不避躍冶料理條畫得仍行丙子所陳計丁平糴之法嗷嗷數萬戶各就部署帖然以待授餐今幸

而收新價乃仍舊凡此皆老父臺之赤子棠蔭依然突
煙無恙益不能不想神明豈弟在邑時福德之庇豐年
屢歌自可無煩籌策耳建溪新政凡有過此者莫不極
述口碑今天子留意得人而起與任事者十有九餘此
豈力量之罔濟毋亦德惠之鮮孚求其率然遇變千萬
一心如手足之捍頭注者有幾夫定乃生識而膽因之
老父臺慈藹孿結隨在咸宜報政疏入日且內召銓垣
總憲轉瞬綸扉宰天下自應如是也豈以閩粵割雞不
足比曲逆一繘社肉爲異日取信耶敬即引領加額爲
復儋官殲縛無餘更合力以滅李賊則太平可以立致

賀寇警雖甚而聖明殷憂且以祖宗功德言之金甌自
宜永固惟是無知小民易聽訛惑頃嘗與相知者籌之
云寧任其爲處堂之燕雀不可使其妄意有飛天之鴻
鵠藪澤問指天畫地將無有伏莽者乎當此之時觀變
宜詳撲滅宜蚤竊聞麻姑武夷之間山水盤阻神君生
鎮德威懾服功更大於啓疆矣遂球四十無聞而老母
年逾八旬今不敢窺足少離膝下苟全性命以供菽水
此外更無他志然倘非綢繆牖戶亦難保此旦夕是以
桑梓之計亦頗詳求姚父母爲東南盟主今幸踵繼高

蘧廬閣集卷之十四　四　詩雪軒校刊本

軌但如曹相之遵鄧侯自應大治伏承齒頰及政吝
腹心之布遠惠出自廉纖拜登視常爲重且前已屢言
今益汗顏使旋率附稱謝不腆雙綈聊見鄙積伏祈叱
鑒餘前函已布不敢贅瀆統惟垂炤時懷德音

寄梁無畸業師書

比寇警震鄰恃老師在郡爲北門鎖鑰遂球因得以爲
通省綢繆之計未幾而逋逃安集訛言消沮皆仗老師
之庇得以嬉遊無恙邇者且聞獻賊就俘湖南城邑盡
復僞官殲縛無餘更合力以滅李賊則太平可以立致
朝廷論功當推老師爲首毋論節鉞勳名卽如堅貞一
也粵西寇亦已蕩平儻臣世兄同此建著尤爲盛事每
見同學諸兄得一邊寇之篆便攢眉首鼠適足以見其
無志耳謝伯子正有鄖縣之行今催之就道經過奉謁
惟老師一從與之茲所懇者黎將軍所餘名延慶李懋
翁總憲之門人其在粵有功無過且以廉愛得士卒心
此外更無他志然倘非綢繆牖戶亦難保此旦夕是以
乃或借之以中故大司馬事既得白粵當事者妄希意

又行參劾旨下赴粵勘實會左將軍擁衆下江南羣情洶洶懋翁知爾餘於左有故交且素相孚信因以書令其令姪今監左軍者先介爾餘見左諏餘冒鋒鏑入左軍中握手道故爲陳說禍福利害左爲感泣盟誓遂聽而與就懋翁之約江南主今得以相安則爾餘之功爲大遂球因於其來粵時卽爲白之孩未方公立爲昭雪今兩臺已具疏還其都督之職而爾餘遽以一葉之舟溺於洲許良可傷歎簡其囊不滿數金因爲募於知識者得以殯殮今其蒼頭與一表親馮君扶櫬歸舟楫實不能具無已敢乞於老師伏懇破格爲贈一舟與之此知必蒙見義而動當不罪遂球以當仁不讓也爲此冒瀆台嚴伏惟老師鑒諒

會嘉湖道吳人撫

壬午之冬至湖上以梗道而歸比知會試改期已定同袍子紛紛遄往念堂上老母頃方以訛傳之信倚門而望不知握粟出卜幾許疑慮乃慰見可因竊有三公不如半菽之志何意情關嘀齒事類見幾藥榜之登半卽鬼錄百六陽九適丁茲時然社中諸公得與殉社稷之

主同日正終爲一身之計當自無憾我輩平日稱今道古非等蓁楚無知至此乃靦然視息貪足爲痛幸聞中興有主復仇雪恥計日可望而吾老盟翁一代碩儒天故巧留之以作江南柱石妖氛靖滅重爲大明綱紀整頓布置知過歷之祚自當永永無極也受先兄往語弟大遂球因於其來粵時卽爲白之孩未方公立爲昭雪云且斂手未出有如事不可支當若文丞相以一身肩持之弟以爲文丞相忠也而起事太遲曹孟德適中事機而苦於不忠顧何如以孟德之才而爲文山之忠庶有濟耶時乎時乎受老以東南重望今知擁鼻不免但不知以何位待之朝廷用人如用藥稍違其性亦未易奏功耳老盟翁今當鴛湖鸞帶之間控震澤而扼泖口但使三吳湖海一輩指天畫地之徒不敢窺左足而動則南都脣齒畿輔可以安寧大司馬得一意爲渡江討賊之舉在老盟翁功已甚大張王翁老師平時爲貴鄉人所愛戴今藉以聯屬孚結固知與老盟翁相得益歡也弟非徒避嫌躍冶其實不忍絕裾今居家則日惟鼓發忠忿綢繆審視譎言一興卽立爲破沮頃率衣冠千餘人於閒報之日哭大行皇帝於光孝寺哀聲如雷湫

泣如雨小民觀之皆已感動庶幾留此嶺外一帶以還
朝廷今海隅鄉落間雖有質人之賊然無能加聚於往
時異志者業俱消沮獨所憂湖南衡永不得一心計之
人屯守賊再至則兩廣江右皆動而江南仍不得安老
盟翁幸與諸公圖之弟非特為固吾圍計也王鋹老
今尚在遼聞吳帥有克復北都之報果否鋹老能合齊
魯忠義以圖之此功可望當不止劉越石孔文舉自待
耳李灌翁老師知當卽起留之以為今日建立皆天意
之為社稷計非人之所能為喬生一函附上小檄為喚

醒粵人忠義而作刻成便附正匆匆神往

寄顧修遠

季長兄人還曾附一函不知何時得達比聞北都之變
惟有痛哭既而超宗之惡耗傳來漸眞益復長慟然得
正而斃固何所不可瓜潛之流身汙僞命卽死亦何面
顏以見先帝后如此人乃指撝文壇黃口嗷名犇走奉
之恐後弟與盟兄頃挐舟東渡日暮風惡宰忍餓不向
一相聞索食比聞其幸蒙宮錦僮僕輩榮之若果登仙
豈知轉瞬作地獄畜生始信我輩識鑒未嘗不定抑正

從茲願與盟兄益堅決此志耳揚州倘不可居想已還
梁溪耶相念良切世亂食貧嘯歌能不廢否宋元文不
知選本果可卽出乎弟序亦嗣奉寄嶺外頃幾大亂弟
有曲突徙薪之圖而幾受察見淵魚之禍今幸稍寧季
長兄當能談其大槩耳葫蘆一具向許盟兄者而無緣
寄還今以附季長兄行此不減鵝籠中物獨少一能歌
美人耳盟兄倘作記何必不補入耶一笑廷直時相聞
否從周老伯青氈無恙甚念之嶺南鄉幸可通願勿吝
時作書弟母已八旬明年意未決出得數行便如面談
也

畬潮州李司理書

以忠義盟心之人遽聞此變眞肝腸寸斷可以不生彼
甘心從逆者不知是何面目皆縣平時教化不敦致不
知君父之重如士大夫居親之喪而飲酒食肉以為常
事甚或優倡歌讌恣其遊樂素冠墨面哂為拘執小民
見之何所觀感綱常名教蕩然不顧於是囂凌僭侈無
復知有長上馴致今日公然從賊此豈眞有獺囚之異
水火之逼乎不教之過甚於不養倘忠孝果激於中卽

析骸食子可以保其無變故竊以爲今日之事我輩士大夫實任其辱耳哀痛中忽接手教字字透切勤王之請艮牡哉監國卽眞改元用人行政自應破盡從來局套正如棋然以前聽時手置子纔盡卽有奕秋亦不過置數子輒以時手繼之步步塡滿安得不敗今掃而改作一局方下數子正易見長耳守大江無如守淮然必進可以戰乘此怒氣一鼓滅賊方爲得策若置天壽陵寢與祖宗太廟先帝后梓宮不顧但求偏安竊恐他時爲我患者乃不在張李二賊其在二賊我可執言一鼓

誅之覩劉項之要著在於奪出義帝作大題目則知今日之賊無能爲我但當以速靖中原爲急耳張賊聞爲蜀兵所敗已亡其衆過半然此賊最狡恐其詐稱死亡率然而至如去歲有云已就俘者究竟尙在今爲此中計則湖南衡長一帶亟宜安集難民且屯且守方不患賊之大肆狗而下粵而又可以固江右吉袁一路置此不爲之圖賊仍過湖南而兩粵動江右危則南都不安渡江之師又須南顧耳老祖臺幸昌言之

上中興十事書

然每恨南都之信艱阻不通恆相與私議以爲今日之事社稷爲重且以太祖高皇帝之功自宜享報於萬祀而諸臣所以望匸而却靡者實以發縱指視無所忌決故必有非常之君乃能扈非常之任誠得遇焉而疲癃立振中原立可克復險隘必能固守此事之可一言而決不煩再計者誠何幸而得殿下爲臣民之主興神武之朝臣恭頌諭書傳述感泣卽日隨督按司道府縣紳庶官民人等矢之神明拜啓勸賀歡呼如雷犇趨如電臣又自念殿下誠不世出之主也臣既幸而得遇矣非

特太祖高皇帝之鴻業得以重興先帝之仇得以大復中華之衣冠文物得以仍開卽以臣等私計言之俱無不獲從所便敢不盡其愚誠以爲千慮之獻然臣自顧實非能益于高深亦不過以臣所積心想望分爲十事發之長鳴以致其欣向之篤而已其一曰勸學崇儒者之論似乎迂濶不切事情然自堯舜以來享國長久之君未嘗不以爲重者其故何也夫必致中和而後天地位萬物育從來聖君賢相一念之動卽形治安苟喜怒哀樂之不節斯世不覺已受其害今日血流滿地□

□□□天地萬物若何慘變則豈非奸人爲政嚮僭濫賞借題報怨激成禍端喜非所喜而怒非所怒之所致乎且必盡性立命然後生死得喪不足以動其念從來英雄豪傑勇往直前任人所不敢任固絲膽決而其上者更無如性定苟性命之理旣明毋論鋒鏑鼎鑊不足畏避而且從容堅決臨事而識不昏志不衰氣不餒其反是者或知有富貴而不知有名節知有一時之可偸生而不及計將來之罪戮天下後世之唾罵今日衣冠之輩儼然讀書而輒蒙面而從□獻城逃陣無所不至

與剝民取財以奉要津爲買官肥家飾罪延命之計全不知有淸夜良心者豈非向來徒事章句文詞之末以道學爲拘泥性命之理不明而心志無主臨事不能自決至于一時失足不可復振乎以此推之方信儒者之學其有益于國家戰守之務非爲迂也伏聞殿下學貫天人通今古非可以草茅陋畔之常談進矣然臣竊觀孟子所列美大聖神之序與詩書所載知聖學進修之地位萬物育從來聖君賢相一念之動卽形治安苟喜道實無窮盡伏乞毅然以古之神聖爲自任法本朝祖宗之規緝熙敬止咸五登三爲立國悠久之計毋論中

和之至神武無敵尊親配天且能使天下之人皆知有
眞忠孝以立性命此所謂三千一心有何□□之足珍
滅今天下儒者之所推固無如劉宗周黃道周二臣矣
殿下誠以師禮待之明示天下之人以儒爲重將前此
之竊儒生衣冠而無媿恥者皆知反而求其眞得以爲
殿下應且夫爲此者於取天下之策未嘗不善也天下
盛名之士即甚無用而其人久已爲四方之所耳目收
而羅之則天下之人必皆歸心推而言之以至于周之
二老漢之四皓莫不皆然此所爲開國之本也其一曰

辨分定志名分者綱常之準也名分不崇綱常倒置其
流也將使天下之人皆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上至于
變故已成即有身家而不能保豈非大綱既解節目不
能自固誠與之講明分誼以定其志在今日尙有不憬
然悔悟者乎臣伏見先帝先后之殉社稷千古爲烈而
南部諸臣乃且以定策爲功不思復仇山陵之使徒有
其名而蟒玉錦衣揚揚載道夫諸人者既不知有先帝
豈復望其忠于宏光皇帝此不待智者而明也今殿下
建義而起以復太祖之故業天下臣民從此歸命卽眞
勸進俱卽日之事而臣以爲不可不令天下之人曉然
知殿下所以起事之心此正以孚之使攣固不解也臣
等草野微賤固皆已受宏光之歷而稱爲臣今南都自宜尊爲太
信訛傳不一倘幸無他故殿下收復南都之不可易者
上相見之日痛念悲泣以鼓忠義此名分之不可易者
也而名器則亦有然者矣臣嘗讀史至衞世家知衞至
周夷王始命爲侯平王始命爲公成王時則康叔爲周
司寇而不加封周初爵賞之愼如此今之爵位以賄遷
者毋論已卽如斬敵之功非殊錫無以加勵此無容異

議然苟非矜重其事將得之者不足以爲感而其未得
者反不肯勉強于事任而徒覬覦爲非分之獲此所以
無眞功名而徒有濫賞也臣請自今以往殿下惟以
一片眞心勿吝事權鼓率任事之臣而卽定爲要約必
恢復兩都而後與之封賞此所以定天下之志而一統
之名分皆有定也其一曰宅中圖大從來中興之主惟
少康光武爲有可觀本朝太祖之功遠過漢高上侔夏
禹則興朝事業豈肯若東晉南宋而止今殿下既有賢
相強將一德一心相與起而收復天下勢如建瓴破竹

閩粵一隅固非可苟安即以江南自足亦非臣之所願也臣蓋有以知中原人士之非甘心□□而感激先帝之烈欲得□而讎焉之久矣今合計閩粵黔貴其物力可用而地勢皆足以據上流以進取中原無不扼其要害請從此北閉庾關以一粵人之志向殿下開虔贛以受天下人士之歸豫章彭蠡皆即日可下出海上之師以入蘇松沿至淮上則□必畏而北□一軍向溫台而出一軍繇玉山而下則全浙可復至于黔貴粵西土司之兵皆集然後以數十萬之衆出楚之湖南以扼荆襄統大軍直向□□則□□可復於是朝天壽成先帝山陵之大禮然後營建官殿修明禮樂興舉制度固長安雒陽武昌乃以爲殿下中興長久之都今殿下誠發尺書令親信能言之士遍約諸藩使其得就近各爲戰守而殿下以至誠大義感動天下之忠臣志士聚而用之相與提掇其間將見大功必成而一統必就故殿下今日幸毋以守成自足而以開創爲志斯規模遠大而天下之事有可復爲也其一曰知人善任虞廷之君臣則

爲功摘逐異己而又援三朝要典之舊案以開釁端夫必同者與之異者仇之此英雄豪傑之所以解體灰心也臣願殿下任人不忘齊桓漢高之意則天下之士從此歸心至于所以知之之道亦有說矣凡天下之事能言者未必能行能任此者未必能任彼若以其言之偶驗即以爲能任以其一事之勝任而事事皆委之致令力竭而止此近今數十年以來之所以不能收一人之用也殿下誠以眞心感動聽天下人之自效於其能不能各樂就而明言之新天下之人無不可用矣而臣尤

有歎于近今之世賄賂上流之不足以收天下人之用也夫天下之亂皆成于守令剝民之膏脂而將帥又縱軍兵以掠民之家室貪縣爲守令廉則無以奉要津而安其位爲將帥既以賄賂而得則必至于抽軍兵之餉以償私債而窮餓之軍兵所過者無不擄掠此勢之必至也故臣又願自今以往一破從前之積習而人方樂爲所知而效用也其一曰練兵措餉漢高之取天下蕭何以運餉不匱故功居第一其始則據陳留就粟矣今計一萬之兵歲費可百萬餘金而粟則必四十萬石夫

閩與東粵之粟不足以支境內每仰給于粵西今若集至十萬之兵則必加四十萬石之粟此果何策而足也夫閩粵之地幸而邊海則安南暹羅諸國皆可以糴誠出海舟以致之積至數十萬石而且出湖南衡永一帶兵燹甌脫之處設法耕屯亦必積至數十萬石然後裹糧大舉方無不濟至于以所產之貨開海禁而致境外之財以所產之銅鑄制錢以易境內之銀而度支方無不辦若夫節制之兵今天下皆推南安靖□今如尙未足恢復之用勢不能不添募臣以爲固無如土司之狼

往申明殿下之意使其號召以應則中原之兵餉計則勝算之兵而其餉皆殿下之餉決志□向將使□國□服之衆亦必見漢宮威儀而爲感動是以知因糧于敵與收難民而用之俱無不可而但爲目前之兵餉計則勝算固有在矣其一曰鼓舞民心民易疑而亦易孚者也凡一郡一邑之中必有數事爲其所欲所惡誠得其情以鼓舞之有餘卽以孟子所言得民亦不過欲與聚惡勿施此不可以視爲霸者之術而謂非聖賢之大道也殿下舉事之初宜細察各處之民情求其所最欲最不欲

者發明諭以示之必行必止則小民之衆皆信爲仁聖之主果爲生我而起於是財力無不願效臣聞近年以來江南北望風奔進者皆緣民心不固而其所以然者或因世家大姓吞噬無厭逋負難免或因上官貪殘催科加收鞭笞逼迫故皆不顧名義以從逆爲解免其尤黠者乃先布流言不曰其威難犯則曰其恩甚深而愚者又輕信之以是民心先離則其情不通故耳今誠細察其所不堪先通其情民豈不念其父祖身家皆我大明高皇帝之所賜而遽忍負心甘爲不忠若此不忠負

心謂之亂臣賊子反正之後人人得而誅之昔周武王之聖猶遷頑民于雒而況乎實背中華而從□□此雖盡收其所有以餉士卒於誰固不爲過而近日更有一等邪說謂攉宜從□以保全生靈實爲陰功不知舉生靈而陷之以不忠大逆事仇從□棄人類而爲禽獸大羊致他日有誅夷屠戮之慘爲此者必上帝之所立殛辟如教人子以背叛父母必有異常惡報況乎聖賢之衣冠禮樂宗廟社稷之血食神鬼之享祀固是而改易之絶雷霆赫赫能寬其誅乎特以自今日以前毀下未

起則愚民恩信未孚今宜聽其改悔今日以後德意既布更宜諭以禍福故亟以鼓舞爲先也其一曰減免賦稅夫天下事有以緩爲急以舍爲取者則賦稅是也不聞漢之兒寬治民務在於得人心以負租課民恐其免則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襁屬不絶課更以最夫以司牧之於民也而能如此況國家德意既布民安肯負而乃徒行鞭笞以離其心究之釀成變亂則雖欲少取之而不可得乎今非不知殿下舉事之始所費金錢良爲不差倘能令諸縉紳世家慨然蠲助則多者百

金千金次者數十金省其賽會筵宴之所需皆可爲義兵終歲之餉夫其鄙吝不出則兵無以聚兵不聚而賊且至於是婦女皆賊淫汚倉積皆賊所有此理之至明而前此徒有觀望畏怯者惟其未必信謂如此則能却賊故耳今殿下既布衣蔬食以恢復祖宗之故業拯救祖宗之生靈有此眞心誰不感動臣將見巨室故家欣然願從必傾所有以爲殿下之助若夫賊稅出于小民頻年以來額外加征已甚疲憊臣復觀近日粵中之弊甚至小民之家有稅無田而嚴征不已豈不可歎此其

田或爲勢豪所占或爲近海潮潦所傷滄桑之變日積月改以至于不可復問爲今之策亟宜使各邑令設爲印單每家給與令其自填見在之田畝報官用印一紙留官一紙與本人炤管此後炤單編稅其黃冊所沿之虛稅一槩豁免而徵必務示寬赦以快民情民無不欣幸得殿下以爲大明中興之主矣其一日廣布間諜秦攻六國固嘗用客反間秦所亡不過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漢高恣陳平行間不過四十萬金而項羽立擒夫以秦漢之君歲益三四萬之兵以圖六國與楚必不加之如此將不煩大兵而蜀可以得獻賊可滅其衆且可收之以爲用故縱間之策不可不行亦惟殿下之英武

必懈而慾必藏以頻年奔走之賊衆一旦而得安樂又以爲有險可據必氣力衰息而不可復振理所斷然也誠得親信之士布置其間或散爲流言以惑其衆或伺其隙以間之使之互相殺戮而潛結蜀中諸土官與夫忠義之士陰爲部署伏聚高山長林之間一呼皆起多設旂幟以寒其膽又潛與之約能復一城一邑者即以與之而其中有能斬獻賊之頭以來歸者即舉蜀地爵之如此將不煩大兵而蜀可以得獻賊可滅其衆且可收之以爲用故縱間之策不可不行亦惟殿下之英武

豁達斯可以操縱而得妙用也其一曰簡省訟獄昔漢高除秦苛政其爲約法三章耳我太祖高皇帝立法之始未嘗不簡便其後頒有大誥使百姓傳誦故能誦者即有罪與減一等不過欲小民明悉則不犯所爲簡省之意至今可想見也傳世既久在官之徒棼變構小民使與無益之訟司道郡邑輒赴告訴此之所直彼之所曲有司之精神既疲于上臺意指而百姓之膏血乃竭于徒隸句攝毋論風俗日囂本業日廢即如所在官司向安能得與精神以爲國家出死力乎今郡

飛度而江湖之間方有事于闖□無與爭鋒矣此其守

僞官分爲四道以圖延喘且夕必以爲重關鐵壁非可

使其不終爲□用皆利在我臣又聞獻賊通竄蜀中設

而盡而□中從逆之臣使其轉爲我用與□疑而殺之

布置搖惑令其疑信不一不數年當見寇□皆可相攻

臣又恒觀秦師將襲鄭鄭賈人弦高以十二牛勞秦軍

秦卽沮却誠師其意出金錢以令人往來于寇□之間

此者至于敵情且不能知望風潰敗其所失豈止于是

咸固不如用間之爲佚而功倍也而近今率無有能任

邑皁隸之外設有民壯初意原以爲鄉勇之選而今率以供訟獄勾攝至如罰鍰之入其始不過鈎金束矢之遺意而今日各邑令之俸錢尚不足以供一切陵工積穀之額例此卽以吳隱之流爲之其勢亦不能不多取之民故欲訟獄之簡省必優有司之祿入而以前一切陵工積穀等項皆盡與豁免門皁各役一切皆籍選爲兵民間戶婚田土等訟有赴訴者卽與面決曲直非人命盜情不存案牘以煩司道撫按之文牒而於戰守利害阨塞形勢無日不相與講求殿下時召而與之議論其在遠者下尺書而詢之如此則恒格既破而官有必守矣其一曰審勢制勝國家相傳以來有一定之文法如司餉者不得知兵提兵者不得司餉卽如藩司之餉必申明戶部間有用過不許開銷者又費那補以此有事之時所在皆束手無策此可爲平成弭變之規而實非今日舉事之所宜沿襲也臣嘗觀東漢之政多有變西漢而爲之者矣殿下亟宜召天下深心有識之士相與講明法之所宜或創使任事之人皆得以就便而行任者勿疑疑者勿任夫以英武舉事豈尚有不

可控制之人而猶吝其事權掣肘不能盡力故臣願殿下審勢之所在以爲制勝臣嘗觀守令不得典兵又必設爲參遊守把等官分信地爲戰守而其賢否進退則仍聽之守令此所以文武多不調和不肯盡力今不如聽守令以其糧餉募鄉勇爲兵卽以各守其地然後守令之職皆有所恃而不肯逃亡從賊其一切參遊之官或罷之或以屬之守令以守令爲大將而參遊等職隸爲偏裨故曰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夫惟兵與民分爲二致令民不知兵勝力怯弱而就募兵之兵其身家又多不殷實以致一旦逃潰全無可問今誠以守令爲將而久任之以民爲兵優其賞格有功超擢則民間之亡賴子弟皆可訓練用之不至聚而爲寇行之既久其間願從征者卽行抽選則齊民之衆亦得以與殿下共功名富貴尙安有不踴躍從事然臣又聞管子之治齊在乎因勢利導故民皆樂之若商君之立法非不能强秦而秦之民皆重足而立故勢又有所宜變有所不宜變則在善審而導之其他事端尙多不宜膠柱鼓瑟此又在乎因時制宜之便惟明者遠見知者

不惑非可以必變必不變言也夫以臣之微賤遭逢先帝之特典而臣猶依回隱約不敢有所陳者以天下之事非可以虛言爲之不謂諸臣屢負先帝致有今日而又幸殿下之起而宥非常之任臣得奔走從事於有司之末議臣以八旬之母在堂雖不能執干戈以從然臣白面書生脆弱無力殿下用臣之身固不若下聽臣之言或有可采臣既幸遇殿下之平定天下臣當終養而後出仍從公車之士以觀殿下興朝之光此實爲臣之私願殿下至誠之念必足以羅致天下之賢才英雋臣以圖書將票印記與之聽其持炤納錢銀羅米此票卽時登記

一見存倉穀合計可支幾何須五日一次發與各街保約同所推統領者當官收領磨米分糶此五日內所得錢銀卽盡納官隨發去各處糶穀入倉輪轉不窮大約時價一分四釐一升只取八釐每米一石官府所費不過七錢便可以救百人一日之命其糠粃之類給與保約中願出身磨米者以訓其工役之勞不可又拘米鋪領磨以致妨其本業其非貧戶不給票者不得冒糶仍

本愚劣無用伏乞明諭左右諸臣幸毋因臣之陳言而遽議官臣徒以開天下奔競干進之風臣謹具草因臣友張家玉爲臣繕寫以進臣惟知有望殿下以唐堯周武之德而爲少康光武之事而已臣不禁踴躍匆率附差使馳奏不識忌諱伏惟殿下留意幸察臣遂球可勝歡欣鼓舞之至

上署藩晏公平糴賑濟條議

一各街貧戶每戶男女幾丁若不覈實則必有不均之弊今各街宜先推統領者不論尊卑貴賤只以平

聽赴米鋪炤時價糴則各處穀米俱以徵貴而至價可立平

一凡開倉傾穀不許聚衆只各街保約赴領其貧戶聽從生理各便遇夜將各街閘門關閉然後縣燈召糴統領者掌簿即將各貧戶輪推數人炤票支米驗收錢銀畢散去如此庶不致候領廢其本業且無聚鬨生變之虞

一倉米不足勢必募之富戶亦須統領者勸發銀穀發過若干註明官簿糴穀磨米炤票如法平糶其所得之

銀亦同納官或仍糴穀磨糶間有富家自認平糶若干日者統領者於官簿註明聽其炤票如法出糶所得錢銀仍歸富家務須輪轉永久爲省便或力不能盡認一街者聽其分認若干戶此外仍須統領者以官穀磨米炤糶如此則富家亦無聚鬨之虞安于爲善如巨富力能及於他街則須以穀請他街統領者炤法平糶務令貧民分散不聚衆生亂

一凡衙門人役多有不便此法之行者蓋貧戶混領則多包攬虛冒易於作弊然而擠候已妨其生理冊紙又多方科派又如寡婦之家孤兒幼女呱呱啼飢誰復給之今或言此法之不便者不過謂倉穀先散仍責其納價恐滋賠累不知錢銀五日一會算還官如分文少欠此後不准與領保約與統領者能堪其里中之嗷嗷攻擊而敢於欺匿乎至其領穀之呈亦須明白稱說本街合計貧戶人口若干每日應散米若干石若干斗升會算五日內領穀應若干石納錢銀應若干官書以印簿登記則穀不濫出價不延欠豈復有追賠之擾乎間有遺報丁口仍許每日具呈添入其貧極不能具銀錢者

即與另報佐以粥賑之法或就近富家以錢銀給之務令安樂如常

與友人論湖南屯兵書

昨所議湖南屯兵之請備悉形勢控扼比復攷之圖志因信其便有七賊即逼近湖北我臨洞庭而守賊雖敛戰艦而渡終不能舍其所長用其所短一也湖南備則袁吉俱安當不患賊之窺江右而出彭蠡以瞰馬當采石二也臨藍星子之藩籬固賊乃不能緣連陽樂昌二路入窺東粵三也衡永者西粵之肩背也備衡永而後

西粤安賊不能入西粤而居東粤之上游四也蜀或不守則滇黔危繇夜郎牂牁可以下全粤湖南之兵仍得以爲應援五也今左師鎮武昌鄭帥舟師守九江得湖南一軍相與爲犄角之勢可以相救而亦可以相制六也湖南多山木從其開製戰艦以守江東從此便于江北一帶立柵設砦禁江船不得維北岸以防賊之潛渡我凡製造舟艦俱於湖南停泊屯守之兵卽以伐木治工爲事七也昔魏文歎長江天塹謂爲南北之限者良以蜀之兵將扼其上故吳人藉以偷安耳今江北之四

詩雪軒校刊本

鎮設矣而湖南未聞議及則竊恐當事諸公習聞魏文之言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使兩粤動則虞關危而閩與浙與蘇松俱有脣齒相及之勢使吉袁亡則江右可以建瓴而下長江皆其下流故江北之與湖南均爲重也頃見袁臨侯先生疏湖南之撫院向未嘗一札相聞而且欲催守令之速赴則知其間故甌脫之區耳難民之聚而相保與山猺之出沒潰兵之掠踞今已不知凡幾夫卽使守令皆奉檄而前未必人人能安集剔理卽能之又能保其不如去歲之賊未至而先逃耶故爲今

日計宜設鎮兵屯守以督撫重臣蒞之昔唐有祿山之變房琯建分鎮討賊之議詔下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今江北四鎮亦已有見於此豈可各於湖南且吾方志圖出兵江北以靖中原卽非四鎮賊安敢迎我而渡使湖南無守恐不能一意渡北耳仁兄幸速以此往商之此天下大安危所關宗社民生之繫也火有燎原之勢爲撲滅之計則必絕其延導奕者置棋既知入如蛇實則必防其疎漏明者見於未形而昧者誤於既往今賊方猖獗此策一行而仁兄之功乃不在魯仲連下矣今日之事吾輩既無兵餉則以謀畫爲功既無事權當以口舌爲用因勢而利導之隨在可以安天下也敢不惜從臾勸駕所全實多惟仁兄決之天下事幸甚幸甚

寄陸晚菴別駕書

台臺既駐清邑日晤制臺凡事可以入告因不揣敢以近聞奉商有不容於緩圖者如倉穀發米戶磨運固無不願頗聞倉官以沙泥雜穀穀不能如額得米於是紛紛思罷市而去米戶既罷則城中嗷嗷待餉變在旦夕

即未必盡倉官之弊而羅來之穀未必盡佳又收儲既久磨易碎耗今宜亟寬其額公抽一石驗磨炤數收米以安米戶又省中仰給者各鄉之穀耳歲丁其歉又值兵事今茲收穀之時而奉官差拏船紛紛下省無片葉之舟肯爲載穀甚至有中途并穀拏之者於是佃戶乘機頑逋自今冬至明夏雖有錢銀何繇得米夫奉差拏船勢固不免然何不責令埠頭先行派定每月差過者給與印炤之牌不復再差如此則非徒便民亦甚便官省城自小北門至大北門向無外濠恐傷地脈今勢不宜議挑而此方近山又益不可不急行預備則何不於城外築虛心敵臺其臺必從城頭而出架以大銃互相炤護所費諒亦不多然及今不圖後將何及況人心渙散之時見此方信以爲實可依庇大北門城頭而西一帶雉堞從外山望之可以洞見其內今山上築營是矣不曰我能上寇亦能上乎城頭一帶何不多築橫牆自相隱覆如此則非徒山上之銃矢可格卽登山覘我亦不能知城上之虛實至如城中人戶財力儘可給辦今索兵索餉無有應者然往見街坊建牌每里所費歲中不下半百金則於此推之可得其身家大槩況皆彼所樂輸於神以圖保佑者也今旣行清點保甲何不每里先以察點爲名取出其今歲醮簿各戶所自題者按令輸銀捐助守禦事平之日官府爲擇吉齋戒延請至誠道流名德高僧于廟觀中爲合建一醮以訓其費如此則官私兩便不至以逃寇未已又且逃官家家閉門稱窮稱病守錢之奴埋金徙宅里井旣虛無與守助暮夜之戎亦所宜戒且夫清點保甲爲恐其藏匿奸細耳奸細者官府至則能保其家不匿之乎卽不敢匿暫去不可復還乎市井之民日事貿易以食而奉牌察點卽廢其生理不敢暫出究竟一伺候應名而止此外更有何實際毋論奸細藏匿不知卽某人住某家某家住幾人其爲貧富誠點官點時均未知也然因之而并廢點察亦甚不可今何不先察某里有紳衿某人責令按籍細覈發覺連坐如此則小民本業不廢而核報反覺精詳列臺得以不妨公政相機綢繆凡此似皆不容緩圖者也又若明偵探破訛惑尤爲急著非敢好爲條議以博留心之名統候裁教

竊見寇警駭傳神人共忿中原未靖普天同仇遂球世受歷朝歌鹿之恩身際先帝飛龍之運雖草莽屢爲放士而薪栖叨列嘉賓思知已感恩尙能急友生之難於平日況綱常名教肯或忘君父之痛於茲時爲侍八旬之母在堂執干戈以捍社稷未忍絕裾更之二頃之田附郭罄衣食以還國家不遑恤緯今體得東粵長伎則惟火器又仰見南都差官見在檄徵遂球願蠲變家產製斑鳩銃五百門炤市舶提舉司姚所造式樣工附官

計賊檄　崇禎十七年六月

蓋聞復仇者忠孝之良心計賊者春秋之大義我大行皇帝憂勤惕厲節儉端莊卽位以來無不以宗廟社稷爲事未或有荒淫樂慾之失蠢茲賊逆惡乃滔天聚烏合之徒爲獸羣之逐無日而不析人之骨咱人之肝擄人之妻屠人之父其虐毒則兒甚豺狼其潰亂乃慘昏

文武臣庶使知忿勇滅賊嗚呼痛哉昔晏嬰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本此以戰何賊不克賊乃不自畏悔妄意僭竊從來書詐魚腹何異夢幻鹿蕉況以腥穢之徒相爲繡黼之笑行見天地震驚雷霆迅擊而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寶有大功卜祚自宜過歷成祖列宗深仁厚澤法度端嚴植立滋灌我臣民衣食廬舍詩書禮樂何者非歷朝之賜普天之下誰肯背恩忘仇昧心從逆幸南都之鞏固有中興之聖君正宜聯合羣情痛切激發今以事勢言之賊積年勞苦遽獲必驚驕固立

士性更易擊我守則據天塹之險戰則乘人心之同六
月興周宣之師一旅皆夏后之衆謀者竭智勇者効力
富者以財貧者以身而兩粵有火器之利一兵可敵萬
賊士司之卒徒跣可當重甲以此入援北伐卽宜靖掃
中原俘逆賊以報吾君此所以同李西平之奇功當不
煩段大尉之殄擊也且賊惟習騎兵以度嶺道則阻我
兼資舟楫以保江南必固何煩觀望待決避趨倘或首
公自逞禍速滅門毋尙徘徊不前吉占拯馬嗚呼魯史
嚴誅亂之例尙於盜不書名衛文有秉心之化豈可人

而無禮勉報祖先之德且亦功名之時勗哉痛檄

復友人論勤王復仇書

今日之事非徒天崩而且地裂三月十九日之變慘酷
已極矣南都幸而有史大司馬迎立新天子以爲中興
計而草莽愚忠乃不在乎偏安在乎合江南諸忠義渡
江雪恥復仇請中原朝天壽諸陵拜哭先帝后梓宮爲
李賊而祭之舉行大葬之禮因而黜簡六曹舊籍部署
條理史宬實錄大典諸藏書然後掃除宮殿倘或焚燬
則相與爲衛文定之方中策營建維陽爲新都修明太
祖高皇帝之法徙使閹寺無復柄政則朋黨不能用以
相攻於是封疆之吏得以盡心籌策無垂成遽敗之患
而郡邑守令樂爲廉吏貨財不上流民生在下可以相
安如此而刑罰中禮樂興我大明之運尙可以永永無
極耳今諸鎭將之封聊爲治標之計而各難民雲集以
益其勢急圖强本乃可久安又其近者我誠抗師北伐
竭江南之精銳以行以社稷之靈乘衆怒未有不濟而
前後顧盼牽綴實多糗糒重何以無虞率然首尾安
所擊應故我輩爲今日計無如多結死生肝膽之友於

諸鎭將曾相知識者俾其陳說忠義如申包胥之哭諸
將皆知朝廷之恩者今誠剖心以說之未必不動動則
相與鼓行而北使無我詐爾虞俟功成而後另擇可封
之地封之俾其子孫亦得以世世相安于富貴此策之
上也竭江南之精銳一隊逆淮而上入潼關而西一隊
聯齊魯遵薊諸將直克燕京一隊逆江而上與蜀兵會
鄖陽而攻其穴而我粵人且從宜章湖南而渡以從之
要以滅賊雪恥而止此策之次也今痛哭流涕計無復
之聊舉平日所結之義俠以從軍中甚至毆羣羊而投

餒虎惟求一死以報歷朝之恩義他所不計嗟乎吾兄所以爲此哲不亦苦哉弟以侍奉老母未遑執鞭爲媿耳檄草附正弟初聞變恐鄉井愚民皆信爲賊果仁義朝廷之事果不可復爲故亟於大聲疾呼耳弟製銃以供大司馬急需亦聊以盡一腔惓誠然此實爲戰守之長伎使數萬人皆習此器賊當辟易可速滅也今繼弟起而繙製者日有報院矣率復不一

復李參戎

奉別後遽有天崩地裂之慘世受國恩安能不傷痛摧心肝也幸而中興聖主布置已定然討賊之舉安容少緩老親翁克復名城擒俘僞官爲綢繆桑梓計已極周悉湟川善後居守實扼全粤之鎖鑰今承教知欲爲勤王之行然竊以爲此時固無分於居者行者能力鞏嶺表則江右之上游安而金陵固不則粤危而閩浙俱動江南天塹誰謂不能飛渡故老親翁之功已關係社稷不輕即此而大司馬得以一意渡江滅賊乘衆怒而一鼓擒之何必非老親翁之力聞賊亦不過如頃者獻賊至湖南伎倆閭人得柄于內久與相迫乃一旦至此眞

爲之髮上指冠一時在位諸公求其如汲長孺者不可得矣痛哉今軍國事幸而一切不掣肘大司馬史公忠誠精敏弟久已從張玉笥師處知之當即繳賊以報先帝可拭目以俟來教桑梓之議者著實際此中之依倚直指劉公良爲深切誠不可暫離省會他如各處聚兵扼要皆上策也而鄙意更以爲兵孤固無援分亦力薄今餉既不給須以次舉行其至關切者屯一軍於湖南即以麾下之兵而益之斯不惟可以固全粤之勢更足壯長江上游之聲援即粤西上游亦相策應而潮漳既

有南澳之鎭只須聯絡鼓舞使其無或疑貳海上有事則鄭大將軍之兵足以辦之至如省會郡邑只須牧民諸公實心孚感衆志成城自不至奸宄竊發即發而忠義之士率鄉兵滅之有餘其梅嶺之兵則制臺鎭下見調守南韶精練至千人亦足以扼建領之重人知嶺上有一夫當關萬人莫敵之險而不知虔州爲粤藩衛甚爲羣固倘虔鎭有事而我從宜章南安兩處出兵壓之亦甚無虞但須人心固結此地實如銅牆鐵壁何患不可守而必各處召募且兵之擾也又能生變餉既留支

又何以爲朝廷滅賊復仇之需耶想當事者留老親翁以爲居守計依倚甚重乞與張道臺商之卽從衡永間益精兵而屯守功已不小且此處人畏老親翁之威懷老親翁之德固就生不如就熟也省中事當道諸公百凡留意無或疎虞昨正商內地諸營哨事亦正以爲徒派營卒糜餉多而力甚薄不如其聚而精強務令處處有實用也使者還暫此復

上署縣陸公

國家多變忠義須明念太祖高皇帝以來無窮養育教

誨之恩在草莽與市井之臣咸有感激圖報之意特以承平日久英雄埋沒於屠釣者實多兼之文法向拘騏驥困伏於車櫪者不少當茲破格用人宜潤目以收羅壯士矧在世豪大姓資勇力乃保守身家竊有一舉兩得之策實爲因勢利導之機體得倣鄉板橋一帶以至荻塘沙灣兩都中間詩禮之家鱗集忠孝之誼素明耕鑿咏歌沐浴盛明之澤最渥扶持友望捍衛長上之慮必周甚至走狗鬬鷄無論斬蛟佩犢一呼義膽立鼓精忠但須開其登進之階卽以保守各境爲務給示鄉村先推領袖或以長厚諸生恩信素所悅服或以慷慨俠士然諾夙爲敗依每鄉給一印冊聽塡報勇力精悍之士多至數百少亦數十餘名每月卽就各鄉練習伎藝倘或寇賊生發能擊獲者贓物盡數給賞仍卽報功以憑不次優擢小則守把之職大則參遊之銜其有能安各鄉村使寇賊不犯者每閱一季本境無事量擢數名優補總哨領袖之人願給冠帶者聽此實農隙講武之意不同措餉抽調之煩在大姓富家利其捍禦必當量給犒勞之需若司道府縣間行閱賞幸毋議及征調之

事將見朱亥勇士從効力於侯生韓信王孫還傾心於相國無事則訓練選擇儲干城而詠兔罝賊入聽踴躍追呼奪輜重以供牛酒隱然爲郡邑聲援毋媿勾踐三千行將作公侯先資豈止若少康一旅又念鄉人質拙恩信宜孚若必官府文移恐滋差役騷擾遂球戚友散處各鄉自揣平昔忠誠同諒精白共知如連年饑荒遂球首倡蠲銀買米平糶賑貸又如國變驚聞遂球罄產首倡鬻製斑鳩銃五百門合得三千餘門蒙兩院具題遂球仍屬貲自解又曾奉前院發簿遂球限三日內募

題助餉銀數千餘兩繳數奉院行藩司令各自納凡此皆本一片熱腸非有他覬遂球以八旬之母在堂屢經舉薦不肯就官今惟計保民生以聳社稷之安原不妨懇肝膽與結弟兄之誼但明示之既頒願執鞭以敦勸庶幾信雞聲非惡因而驗燕頷可封

恭奉祁藩世子啓

遂球本以海濱下士荷蒙先王殊知幣賜手書寵眷良厚頃聞鶴馭上昇傷念感愴正圖躬具蘋藻之祭乃南都之變復報驚傳痛心至尊蒙塵□騎南渡如入無人

之境諸臣蝟玉揚揚一旦聞聲宵遁甚至北面迎□每念先王精忠貫日使今日而在不知如何激忿幸而監國有主智勇神武一時將相皆極賢能之選今合力以圖恢復勢若建瓴破竹中興一統可且夕以待頃聞詔書新頒內一款惓惓于親親之典殿下啓賀正不宜遲恭聞殿下天性孝友好學恭儉即日桐圭新封所以繼先王于百世者從此與大明運世無疆遂球得以歌詠太平尚宜表揚先王之至行以傳之不朽力之所以能爲圖報者如此而已遂球以八旬之母在堂未敢絕裾而出然無刻不盡愚誠與當事圖所以綢繆全粵誓不敢負太祖高皇帝以來教育之恩努力效忠死且不避使者還肅此啓復可勝悚惕之至

勸鄉里忠義書

今天下人心之不能忘我太祖高皇帝可知也出口元披髮左衽之俗離禽獸之醜穢開長夜懸日月凡今之人所以詩書誦讀遊庠序免差役選舉科甲仕宦榮耀封贈庇蔭固屬國恩即如畊田鑿井安坐而享酒食甚至鮮衣怒馬馳逞適志耳目心意之所需皆指顧立辦

四民之衆井然相得以交易也非我祖宗歷朝設官分治爲之興利除害何緣有此若仍昔者口元之世大羊吞噬語言文字不通勢必聽奸吏爲政侵虐暴亂能享此安志肆意之樂以守墳墓閭舍乎故以我太祖高皇帝之功天祚之報則宜無疆民情之戴則宜永固在式微而中興夏有少康周有宣王莫不皆然而謂今日域中勢難復振爲此言者知非識時務之豪傑也夫以闖賊狂氛僭竊即敗先帝后之殉社稷烈矣今有志之士語及崇禎朝事孰不洒淚沾襟追思感歎倘遇不忠賊

臣必切齒痛恨欲分割其肉遍者南都之變至尊蒙塵
實緣奸小致[缺]大江南北疲于兵爭而猶惟先帝之仇
是討申興太平引領可望我粤一隅迫未陰雨東有重
鎮西有土司狼兵今以勁旅扼連州梅關樂昌永州則
天險可恃第恐鄉井之間誤聽訛言以安為危以危為
安適多擾攘比國難已靖而境宇不寧義旆掃除玉石
莫別念我鄉里家詩書而戶冠蓋名賢繼踵賦稅不逋
慈孝友讓勤儉古樸自食其力遂球蠢行天下幾半覺
風俗之淳皆莫吾土若夫惟泰侈淫僭是召兵沴以斯

揆之宜在所免誠各鼓忠義以聽朝廷則非徒身家可
保而且功業可建遂球是以敢請當事之命每鄉盡募
勇力之士即推高誼統領約束以守禦拏賊為功而擢
其最者以資當事大用此固為富室大姓保而實不欲
使英烈勇悍之士埋沒無以自見倘誤謂有抽兵征調
之意而借此以錄其名則遂球之頭固在不敢視同兒
戲也雖然此實諸君自見之時矣古之豪傑其始隱于
屠釣飲博而終建不朽之勳者往往皆然至如彭越英
布且繇江澤起今當事大人業破格收用而遂球願力

時也綱常正而後節目整幸而遭際中興之主毋論擧
龍附鳳有志之士得以共見即復閉戶頌歌終身貧賤
亦有恆樂而簧鼓歧向先不自定安可與計天下之事
乎遂球不敢以識時務之俊杰冀望之人獨惜其不知
自計安危樂哉如此者既無特識亦何不緘口結舌以
聽之如老年翁之堅決勇往也雖然遂球惟其微賤耳
孟子有云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今詔使未至訛言
日興老年翁即宜合請諸紳日集會館申明忠義破沮
訛惑諸公生平膽識正于斯時見之遂球愚賤無足比

數然自聞閩使即已草中興十事一書託張芷老上之
中有云勸進即眞俱即日事易日往蹇來碩吉利見大
人曰屯如邅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夫當斷不斷他日
必有傳疑啓釁遂球以分則非敢言也聊爲老年翁言
之

碑記

平湖南山寇紀功碑

國家滌掃元氛如夜始旦功高享厚本固末達太祖以來澤洽化淪間或小醜蠢動靡不撲滅文武諸臣師師赳赳列宗攸任必有其人今皇帝天作中興用彰神智因地奏功悉建偉烈大江以南大海以北南岳作鎮綿亘阻昧古者征伐鮮出力倍勞殫皇帝方赫然震怒以

靖中原鞭長腹遠亦惟一二忠貞之臣是賴唯我劉公士禎文武是宪於時任東粤按察使署南韶兵道韶郡鄰楚多歧會楚寇滋發以十一年三月突入公乃登埤畫守百備畢設相距凡六宵晝城上嚴肅寂寥誠其射書反間者募兵益集賊多傷死計窮忽遁追奔二十餘里斬級數百皇帝亟聞方馳諭四省督撫臣合兵勦之曰其沅撫是責他官兵唯厥命劉公則倡言於督府曰賊鄰枕我境要領可得用鎮兵滅之如振落葉今以介勦賊固以數萬計盤亘九疑山凡四百里路險徑雜兵深入則首尾不應分則弱守則老而財匱合則難於轉麾之則阻絕不得即至苟欲盡掃氛孽唯巢穴是搗穴在高良紫良二源界於臨武藍連二邑一州其間尚爲源三十有二唯王知州□□與民同心連民愛之如其父民且仇賊入骨盡委之當無不用命於是總督張公鏡心乃悉任劉公爲監軍隨檄王州守爲參謀而使參將施王政屯兵于連以聽之時楚兵尚未成列或思以他寨姑塞明旨又急趣粤以張之劉公曰是協撫也昔在嘉靖大橋之役撫也故至於此今難發不三四年

已及四省州邑湖南震動舍二源蔓難圖矣則盛陳師楚疆數往返決策米鹽必措始客以六千而自出軍於宜章使近粤諸路得戰守兼應以參將李相遊擊林宏兵從樂昌進協勦羅源副總兵徐之龍繇乳源谷溪水入屯天鵝嶺諸處期與施王政會王州守乃招致猺目爲導厚募獞兵撫慰諸猺離合得間縱質互用林李二將星馳夾擊楚亦鼓行而前桁桂既定賊首既得其一或遂思息肩他向劉公則又申詰再四自馳而至連之朱岡刻期必舉楚兵爭利先入高良

己破粤將亦遂出其不意獨入紫良以八月之乙未攻破大鼓源其明日直搗主簿峒破高山攻擊轉戰至于乙亥凡攀藤施鉤魚貫猱引後繞而上伏入而火馳令斬少却者若而人收猺塡塹叢箐畢櫛賊首尾不貫墮觸糜爛我軍風焰助烈鼓勇百倍合計東粤諸將部下官兵暨監紀推官關應泰統領共擒斬一千三百六十七名顆所獲旂仗人畜糧糗無算剋平王郭子奴爲我兵陣中立斬認級其他魁目凡八名顆皆我斬擒計得旨會勑自三月以訖八月爲時半載而趨期奏功不過

數日諸源盡剔協從散歸湖南遂平是役也本督府張公毅然親征知人善任不中制旁撓沉撫陳公睿謨虔撫王公之良江右撫解公學龍粤西撫林公賛堉角提發諸道將乘勢爭先各有斬獲四御史巡按楚爲林公銘球江右爲邢公紹德粤東爲葛公徵奇西爲陳公昜處皆綢繆指畫然咸歸劉公之好謀持重肯爲其難且堅城壁立挫賊銳氣王州守賊鼾榻側而志定神閑親歷行間有發必中於是州之氓庶實在水火而出知爲二公功謀磨崖紀勒益亦使峒蠻魄懾永杜異萌則曰唯某有辭可信某謝不獲已因以爲是於楚伐如焦頭爛額而在江南海岸囷千萬里曲突思也夫寇始於山流蔓城郭窮民奸究往往思應我急起而撲滅不以晝地爲守趨鄰之難以絶其源豈唯粤獨享之楚獨賴之今中原方有事奴寇視此知無難爲皇帝神武威靈以受斯績於戲可頌已詩曰

巍巍衡岳南土之宗蟠荆控蠻其漘海江逶迤斯蘊蔽芾其毛蘚嶺攸被莫瞰其趫九山維疑氛孽是慆肆蹂邦邑我疆駭矚承帝曰咨爾四國是刦尚保東南庶杜亂猷維此四國其旂林植赫赫劉公靡違靡從如臨如衡崇岡斯墉我守既堅我戰不僥亦惟王公是劘其穴以櫛以犁乘彼巉嵲誓我六師張公之威或縶或囮載勳載踆劉公番番曰予勗爾勉哉先登後躋則恥有叢既彤有窟既胹遂拔高山其旂旖旎則其源爰煽其庶柴衡滌湘巨魁爲播餘孽既芟南風颯颯百越是撫綢繆南土南土有埤有阻克采視此熊羆慎爾虎虎帝曰都哉允矣察采折折大江間于南海南海斯祓比墉勿勿瞻彼中原勇夫仡仡懷柔以威式是來茲岳瀆高

深永奠躔跋

南海神祠碑記

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避黎氏之居板橋也本南海之嶼藉祝融之庥庇乘風潮而往來雖甚震撼無或傾沮出雲雨澤時和年豐波濤流宕汰其害氣無有疾癘停毓祥淑人物暢拔靡不賴焉是故四業之民歲時奔走惟南海之神是託是賴神廟在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板橋更在神廟之南凡奉璫香賽謁則必

渡海而後得詣于廟往返必竟一日板橋更立爲神祠當大南岡之下古道之衝所以便祈祝其來舊矣一曰板橋人家抱山而環水地勢繇三老七星峯至南岡蜿蜒而過古之善爲青烏術者教立祠宇而傍鑿二井以鎭洩其氣脈俾於焉停聚爲居者利避黎氏初本單傳今數世繁衍千丁衣冠代起皆以此理固宜然遂球按

者昏悶沈痛亟輸誠來還之請罪百叩乃蘇若是者皆神之威靈顯赫使非所宜祀則豈能然夫以天子之尊侯王之貴覲聘有儀式會同有時候無或敢褻且瀆者然華封人得以祝堯罪人得以泣禹祝網者得以受解于湯老而釣者得以見而載之于武然則以神之尊不遺卑賤鑒而享之宜也今齊魯之間皆祀泰山元君往往立爲行宮其地遞畿輔太常宗伯不以爲禁又何疑於是故神而致福則宜祠祠而歲久則必宜於修飾崇禎己卯遂璧實偕諸兄弟募工易祠垣以磚使可堅久氏雖代顯而有大功于朝曾不過諸侯又非若古者受

拓爲廚所便齋獻他規度仍舊則以師青烏家之遺意毋敢增殺爭修而遂球曾於萬歷已未之夏爲父病禱之神請以身代既而父愈遂球亦竟得篤於罪譴至于南北往反頻危獲免皆信爲神力因肅誠齋潔爲文勒石用彰休貺且垂告後人俾勉强爲善以迓神福而系以詩使歌之以樂神焉其詩曰

絳節兮雲霓飄搖氣蒸山兮神乘潮持地兮生子居天一兮室輪何軌帝儵兮禪代避求福兮同彼泰岱神謂避兮無傷迎明王兮壺漿蕙蓁兮蘆葭貴爲王侯兮不

吐避食唯善唯馨兮誠信是寶南山巍巍兮春波瀲瀲蛟龍鼉鼉兮虬螭神駕兮霧露光漏而參差晃旒兮龍袞植鍾觀歎兮扶桑黃木灣兮露花之津去復來兮福避善人

信州設學田碑記代

學校與井田相爲表裏者也古者凡民授田百畝其俊秀者則選而造之學宮以公田餼之是故其爲士得以習月相與辨一經歲相與立一史無事則與之辨究天文風運地理阨塞險要時流利弊漸次舉黜有事則使之各就其鄉倡勇敢作忠義如身之運臂臂之運指天下事不即此可以有爲哉而無如餼之不勝諸所爲可不可將未易一一問也議者曰其有功者可食而後食

之士不日益輕又孰與爲有功者乎是故爲今天下當
無如儲士以儲士無如多設田此誠有司者之職也抑
今天下爲有司者之供應無餘矣矧以信州居孔道有
司日執手版以奉貴客顏色唯謹顧安容分郵亭一餐
進諸儒生飯終而雖不給不敢忘也不繼不敢不以爲
念先爲之舉其所急使有體而有禮也太守某公爲學
本乎王道來治斯土民化而士歌之久矣於時適某承
乏爲屬邑令因相與謀以爲信故朱夫子晚年所設教
地其爲士益不可不養乃捐貲設學田若干頃而屬某

爲之記以告之後之爲有司者使果得漸積而益廣之
用以儲士則猶有古者分田設學之意乎而某也敢且
以前之一說以堅士之自處夫士亦爲其大賢如曾如
顏者而已矣大畜而不家食爲國家建非常誰曰無功
信往往多名碩士豈無感慨而興起者今日者毋亦有
司之事盡力而爲之固宜然

番禺茶園古延壽寺莊嚴佛像碑記

漢元狩二年霍去病討匈奴過居延山擒休屠王獲其
金人長丈餘歸奉之甘泉宮此佛像入中國之始也其

像與贊序相時寺有特敕賜名者以菴觀名則未奉賜
也番禺爲邑隸于省城故同以訶林爲光孝寺其他或
古有之今仍名寺或且敕建延壽寺在茶園蓋省城外
海嶠之間攷老云向有之不能攷所繇始矣以歲久像
湮因于崇禎十五年之秋募金延工裝飾佛菩薩羅漢
金剛韋馱伽藍諸尊相裝嚴精好一一皆具遂球里居
相近隨喜讚歎因以信我國家之所以護養斯人惟恐
其陷於不善以取禍昔者其意殆無不至也故孝子之
所以事親忠良之所爲不悖皆於是乎見或者徒執儒

生之恆談則以爲韓愈之所辟亦將從而和之不知人
固陰陽佛不爲陰陽所囿故雖陰陽五行莫不聽之有
陰陽則有鬼神而佛又出于陰陽故尊于鬼神而爲所
皈仰此爲定理今學之不能得其全故覺拘礙枯稿耳
然奉之至誠即民物莫不暢庇則佛教何得以枯稿名
也且不聞乎吳主孫皓治園得金像置之穢處隨得腫
疾夏赫連勃勃不信佛教陳聖像于後坐令沙門朝集
爲已致拜爲雷震死謝晦鎮荆州惡沙門于城上立墖
躬役介夫撞擊龕像忽有暴風雲霧連天昏黑晦冥被

塵土以手拭去膚隨指落遠坐誅夷崔浩毀佛路見棄
像不顧溺之及浩族誅屍無收者人皆號溺至潰乃止
東昏侯於瓦棺寺解玉像初截二臂以琢爲釵賜妃斐
及其亡也刀傷其臂仆地遇害杜龕典衛宮闕欲毀梁
武所造金銀二像爲鋌令數人上三休閣先鑿佛項槌
鑿始揮二像一時回顧所遣諸人臂皆不舉失瘡如醉
杜龕亦然仍見金剛競來擊之俄身形疼爛穿皮露骨
而死故知像之所在必有護法諸神圍繞守有至誠禱
懺不獲福乎會鄉丈老請爲碑記則且爲舉其所宜敬

重修廣州府儒學大門碑記 代

廣州南海一大都會也古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
治文教攸敦翔洽遠服臨觀之義作覲肇開宜於斯爲
盛故虞書有之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
敢不讓敢不敬應周宣王中興之詩曰于疆于理至于
南海然則建中臨御所向以昭聲域禮樂之盛爲環海
彰式所繫不既亟乎我太祖高皇帝戡逐□元長夜始

且於是令天下郡邑皆興建儒學設制科取士須行經書傳註輯正韻書同文然後彝倫明敘彝狄禽獸之俗革去不啻食黠變音刻朝相承而治仁深澤厚繇祖先以及孫曾沐浴教化渝浹膚髓廣州去京師幾萬里而遙賢哲彦俊薈培養之盛接踵而出海外諸國以貢獻梯航至者絡繹於道每東省三年大比士入穀而舉爲額可八十餘人爲郡視廣州者十而廣州之士乃居其半士既中所試藩伯爲題名巡按御史詔而就棘院更衣視酌各以花幣帳樂騎導旅謁先聖于廣州學宮然後迎之于藩伯之堂歌鹿鳴爲宴羣耳目所屬胥曰某也賢某也才其庶若某先達之光惠我邦邑鄉井既而曰國家之崇儒重士若此九重之上所以求啓沃以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功罔不就將緝熙遐方之人其敢有越厥志斯所以視西漢所稱環橋門而觀爲尤盛也學宮之地實爲高廣在于城南門內迤東城更爲門焉曰文明門與學宮之大門層而相望其內兩廡而上爲聖殿又其後爲明倫堂爲啓聖宮爲尊經閣爲名宦鄉賢兩祠爲射圃爲師生署廨規制悉備年歲已久一切循爲故事自大司農董公應舉於神廟時來爲教授乃釐正樂器祭器毋使漸就僭陋又四十年所壁甃湮圮僑寄穢雜教授黃君如麟甫授事慨然而思振飾即蠲措二百餘金增築署舍百廢皆作則且曰聖宮門牆爲仰止所屬有目共覩安所得創而新之會國事孔亟大司馬徵火器于粵予友人黎子遂球聞之首倡蠲貲製造五百面以應予弟諸生某某隨偕諸紳士先後咸以義動而黃君則又率諸生某等各蠲製如之皆以請于巡按劉公達以屬之提舉姚公生文事且竣姚公高黃君之誼則曰維茲大門之役其敢不合力以爲諸君子圖乃竭其俸羨得若干金黃君屬某生等仍各蠲貲相與監造凡兩月而宮牆以外立爲三門繞以欄楯尊崇鉅麗厥材維石落成之日恭遇今天子龍飛改元諸生交相欣慶因某某以屬予爲記予追維古昔文教則益不能已於稱述泮水之頌不云乎既作泮水淮彝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諸君子既勤武備而仍不忘泮宮不亦宜乎予聞黃君始分教連山有禦猺功姚公職在馭彝屬國欣然來歸頃龍門告急當事者屬公趣率

勁旅滅寇解圍邑城以全今茲之舉所爲兼善聖明神武中興方且毅然命大司馬雪恥復仇靖中原克修先朝舊典所以服南方海外諸彝使重譯而貢我指南者於斯所以樹濟濟桓桓之士彰天子克明之德者於斯所以使人念國家養士之恩既隆且久思有以相維不解者於斯然則斯門也濱海隅而嚮文明以式昭國家文教日新作新豈有已乎銘曰

大明赫赫克昌斯文維我太祖克師克君崇儒尊經如承仁萬姓順則敘倫養老彰教耀食麗正必炤向明爰式陲嶺聿開海隅既徧於昭洋宮懋育賢彥門牆裁裒仰止斷斷 叶 德以不誖道在至善眷命維新食舊且久如表斯景如辰繫斗茫茫輿載矍矍左右決爾從違卜爾福壽爰佑中興其道無疆爰飾斯門既卻且康如天升階有樂在堂象應鵷火閣關遙荒大人作新君子愼獨致中屋漏達道位育煥乎中華優哉百祿億萬斯年視斯蠢蠢視昔曾邦彝來獻琛逆避則誅順避則歆囚馘是獲渠魁卒擒雷霆號冠裳森森是界南極是臨

明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記

登泰山記

泰山之上厥雲多喬厥光渾渾俯而視之厥氣瑣瑣或奔或停或句或錯如晦如浪如沱如雍厥巔爲壇厥高卽天蓋七十二君之所封也秦皇没字碑在焉壇之東下有石如丈人立唐之磨崖碑在焉翼然而金碧者殿也碧霞元君祠焉其祀於兗州城之內以遥參者斯亦神

在焉神冕服若王者元君翟珈若后祠元君猶之高禖以其居東司生也五岳視三公則冕服之神祀爲近古其廟有城闕若王者之宗然樹木森然代有之矣祠元君者多蹟予弗及攷而觀之殆無憾焉時癸酉臘月十八日同登爲浙江包子會嘉公車偕行住州城凡三日以爲是遊去而記之

西山遊記

歲甲戌予以文戰不利方理擔出都南還何象岡相公命酒於西湖之堤其季公子與伍國開張尊生傅元子偕子鰲焉半酣子牽國開衣望西山相視而笑因遂遲發復得譚元定鼓子二人勇於是偕遊凡五日以三月二十日始宿玉泉其明日憩於宏法寺宿碧雲寺凡再

宿香山上下者數縣海淀而返予隨所見聞輒成一詩或謂予諸詩俳倡若枚皐聲體若王建何也嗟乎士既不得卽用其身又不能得負郭田二頃躬耕著書不出修明古人之遺以待後世又不能出入承明與講當世之典制又不能若左班司馬得知當世之事成一家言乃徒癯鉛提槧浮沈於時好以茲所經歷祖宗朝之蹟皆表表可見使後世有因風謠攷殘缺其庶幾見所輕重焉不亦可乎然斯遊也以元定肉舉頗艱不得遠餚巖穴國開有泉品至輒以石稱量之著爲則頗愜幽事

顧予以爲西山諸寺率中人守塚戶也其布置樹石多排對望之多如服匿形纍纍皆是香山之宿俱談談乃非山中語烟鬟粲黛在前不入柳下懷抑亦殊非宋家東見者疑都中諸貴人既北山投梭不得不於此作登徒子國開家亦香山於此頗有琴心所謂自哭亡妾爾玉泉之宿爲佳寺僧見予三人皆策蹇布帽塵雜衣袴谿谷間嬾爲禮夜坐霞游亭見火作字不得叩其扃已他徙元定以爲憂因拭檠上故蠟燒之中夜不敢寐月出新柳上一望湧湧如在彭蠡匡廬間時有犬聲相吠

可亭堂處盡各建一景奉之元定國開亟賞斯言因從臾子緣屋而上手勒諸御書以歸其他所經過多見之子詩不盡述後數日趙時偕復訂予爲看牡丹之遊旣而國開病時偕得補闕臬從事因卽拉予而南

遊焦山記

焦與金皆江中之山焦以仙名而金不得以璞名蓋金當瓜步京口之間如人居要津以招來南北之士趨者衆而附之益擅斯其名所繇日損宜也焦則不然去金而東讓之使居上流不肯當道傲然而僻立其南岸爲

象山石壁硬出水勢湖激其北更出兩山突然而峙風潮怒號鳥之飛者倦而俯視則其勢必墮故苟非深有意於斯山者未嘗過焉予渡江南北計凡七八次於全山或登而即去或過而不登於斯山蓋圖之熟而猶數不果也庚辰五月以送萬茂先就徵復渡江而北比至揚州則茂先病病且一月餘將死而屬予曰其必得子爲傳徐巨源作行狀周仲馭爲誌銘予領之乃瞑於是予既經營其喪則與顧子修遠挈舟南渡聞仲馭適在焦山記往與二張子受先天如偕語於虎邱別三年矣

殊思之矧以死友之故蓋不可不往於是渡入京口則別覓小舟與修遠同下時六月廿有二日江南北方苦旱熱雲色頻變舟人欲逆風揚帆予止之然水勢下奔與波浪相湍湧急如馳騁不數刻已至則直入水晶菴仲馭慰出迎語及茂先又遂悽然久之鄰僧適爲齋邀仲馭食因偕予與修遠及坐上二三子繞山而過共話於僧門前大樹下既同坐有笪長人兄弟與修遠偕予繞山門而東以北江水漲路没不可行因但立於巉巖沙石間觀兩山如獸蹲江中潮從其間上下沸聲如雷

及當今人物流品相視而笑既復黯然鐘鳴後修遠拉子宿於其向所讀書僧閣枕上聽潮聲樹聲則以爲雨睡酣而醒視窗間月色又以爲日出久矣起殊蚤仲馭且過而相存予偕修遠謁焦仙祠還水晶菴與仲馭小坐修遠謂予風雨且大作矣盍遠渡仲馭欲止子念子病至山凡一日乃俱不食也夜進麥粥一杯而已遂招舟送予亂流挂帆向象山而渡與顧笪諸子俱坐肩輿行十餘里乃還至京口舟中子先夜夢吟詩得句云度遼使者至西京比見仲馭書其所作詩於長人扇頭恰

有是語然而子甘放遯仲馭亦且盧墓在草土以送黃石齋太史就逮一出其往所爲贈人詩偶有是句而子亦偶有是夢皆當不辱焦公因記之以示夫往來於金山而不知斯山之爲幽峭峻阻可登而樂焉者是日觀壁間石刻詩有湛文簡甘泉李宗伯小灣皆予粤人子作宿山詩書便面歸之仲馭方丈有古銅鼎大可容一斗扣之如木石聲相傳爲周器記蕭伯玉云視其銘乃宋紹聖間物伯玉博雅當不予欺

遊惠山記

崇禎庚辰立秋後三日予既與顧子修遠從維揚渡江宿焦山舟載之還梁溪子泊於惠山寺前其明日秦子名皆爲酒茗供以畫舫邀顧子至亡何而堵子濂生黃子漢臣王子人玉唐子宋臣吳子漢若康子小范鄭子廷直劉子出子與顧子之叔銘柏畢至笑語如平生樂相樂也予以病不能於酒然大能飲夫飲者之意不醉夫醉者之度舟沿溪放蕩晚陰生凉乃相與觀夫惠泉泉派本育於山蜿蜒而下若不得已而後吐爲穴可方丈而日以澤江南北東西其瓶汲而去者人以萬計里以千百計時以旬月計陸羽品爲第二金山中泠第一然而今之飲者則必曰惠泉云爾錄泉亭而出以右折爲鄒愚谷先生園已析而易主然有堂可登石可坐蓮花在沼可采短垣齊人眉間可見昂首而望曰古樹之下其爲亭者今以歸某矣古藤之緣結而疑爲假山不知其爲頹樓之壁抑斷栩之椀者今以歸某而隨置之矣有數屋從矗石背向爲洞以入曲闌猶依橋宛轉知其爲歌人洗粧理舞衫處今唯聞風聲水聲或禽鳥聲蛇蛙爭食聲曰亦以歸某矣爲館客處石多經履鳥而滑

研硃色與葉之翳者花之明者而相蔽炤爲廚膳處竹得肥而至今味出參差雜亂不可悉視則亦曰以歸某矣予乃曳履而出顧子銘柏與子經寺門而左登邵二泉先生超然堂廷直小范出子從焉堂亦久已廢没入於他姓郡太守出千金新之猶未成也石壁間刻詩皆先生所自作而書之既上有石案橫山崖間大書點易臺三字又上將至山頂有石展然如席其北尚有石爐一曰此先生每夜必焚香拜天處也山從堂後而上路

盤坳險曲樹皆東修離立予登而望焉梁溪環繞人家烟色歔欷參錯在衣帶間以抱錫城轉而天外兩三峯與晚霞相出蓋登斯山者至是轉關一奇觀矣則蕭然而俯仰曰若斯遊者其庶幾可長道心歟予向讀所爲日格子經史全書則信服邵先生然而澤已遠矣今士大夫則喜談顧高兩先生兩先生之學其出於邵先生而人未必知亦猶飲惠泉者而不知其所出之山至斯山者而不能登斯以窮其勝也其間興廢多故則於鄉先生予均不能無感諸子還飲於舟中予於是爲記

禺峽遊記

峽有南禺北禺兩山相抱一水中繞而出水如環而北禺爲之主故北禺飛去水斯爲湖矣南禺之來從大庾嶺而迤以南北禺自洞庭之南衡岳九疑諸峯擁之而東忽值南禺如遠客道間立馬相語北禺且憩南禺且行行而南以東至仙城爲白雲諸峯至海上爲羅浮故仙城之邑曰番禺番言蹯禺縣此也其憩者乃聳而爲峯旋而爲瀑跌踞翹跱爲巖爲洞寺曰飛來從舒州一來時爲梁普通元年庚子十月十八日今頻煅頻建望之在山之半過峽而艤舟北禺者登山門得涵碧堂其左爲二禺帝子祠軒轅兩子讀書於此宋山中阮俞竹以合律故祠焉代有封碑祠後爲山輝堂歷祠而東如階升天得半雲亭雲白松翠透逦巉石間乃至寺寺後爲獅子石蓋跋陀見異僧所化其望之蓊蔚勰莽幽奧莫測者歸猿洞也袁姬者故唐孫恪妻挈而南依番禺帥經此忽捨二子別恪化爲猿留玉環與僧認爲太眞妃子故物事見宋劉義慶記洞在碧霄峯左峙乎其左

者爲雲霅爲最高峯其下爲和光洞其中石牀丹竈有五色櫺花宋英宗治平間安昌期隱焉留詩洞壁仙去其蛻於半雲亭東折古磴間者骨作金色因名其巖爲仙蛻巖疑卽安公之徒也從雲臺而西北下田塍間二里許支折而得金芝巖高廣可十餘丈入乎其下差狹而牀几爐瓶皆具葛洪丹井在焉是爲第二洞趾轉而高有石孟乳滴其中爲第三洞其內轉不可測蝙蝠石燕如蜥相撲乳之所結各狀畢具有巨物蟠守焉氣如雲霧侵人其下爲元潘人至此望歎而返巖與海眼通夜忽至還其角於庾嶺故張文獻祠傍之寺曰掛角攻

也宋太祖開寶間望氣者稱芝雲數見中使於此獲金芝草二十餘莖故以名焉爲其涵碧堂之右爲大雄殿爲振衣亭爲蓮磨石其上是爲櫟社櫟社者有古樹亟藤與石相抱而生枝柯蟠蔭亦如人之爲猿猿之爲人僧之爲石浸假而化不可分別其下爲阮愈徑折而東得水簾臺上爲淙碧軒上爲仙源爲石香澗上爲天池已與寺西磴道相際則皆以泉勝泉激下凡九折爲布爲轂從石澗舊蒲間噴灑而行入石罅伏流委而爲定心泉當帝子祠與涵碧堂間增城上吐出山嶙峋皆石嵯岈與草樹相錯泉故瀟散自得若各從其意於淙碧軒尤爲可觀其石皆如鉶其泉如珠玉懸亟飛動跨水簾臺有漱流石焉予家祕書公鐫隸爲予友朱叔子尊人少貞先生也絲淙碧軒而支折以達於寺者爲蒼雪厓爲雲巢則皆樹石相糾結交枝連理石或去而根株爾空或將墜而藤爲之楊懸可坐臥可簫可觴其中又有石樓葛壇美人舁屏諸峯奇石形色皆極怪異其下臨金鎖潭秦時貢水厓繫以金鎖索至此躍入胡奴隨沒下見厓到處水輒分有五龍盤旋石上懼而出晉咸

康問漁者周仲宗網得金鎖索進於朝羅公者釣潭中收綸出金索力曳之見厓出水面斷其索得數尺今卽之深碧寒澄所以謂北禺飛去水斯爲湖則南禺故其涯也南禺凡爲灣者五相傳大禺君所居諸峯高下自相雄長有縹幡嶺其形似之以爲唐大歷間見幡於此遂克哥舒者事適符耳有花阡筆塚鶴塚則皆叔子近事若楞伽臺若跋多羅貞俊聰公禪栖若寶林址尚可攷遊人罷帥命於北禺故南禺多不及問猶阮家分南北也然而北禺於萬歷丁未爲蛟所涸非叔子幾湮矣

峽流之會乎其上者爲湟水曲江滇水桂水盧水三瀧沱水曹溪靈溪錦石溪桃溪淩江墨江葬灣就束勢故勇爭而淵湛若未嘗與石相攲唯其如環而蜒蜿故也予小時曾夢至北禺大書題山門曰一水送春去千峯遲雨來丁卯以後輒以公事往還與叔子流連寢食一樹一石皆恍如夢中所見諸凡峯澗谿谷樂之而不欲去顧不必皆詳其名姑志其最著者因以見夫山水遙集而寺如之意者亦若予之夢皆偶動而合耶於癸未之春二月南歸過焉以附官舫未得仍遊又不得索叔

子語乃追書以詒叔子

湞陽峽記

吾嶺南之水繇凌江而下至禺峽出胥江與西江從牂牁來者合流而至珠江過五羊城入海其自禺峽以上俱石勢層束不啻罾塘象馬其最奇者曰釣絲銀瓶諸灘水乖瀉或如銀瓶或如絲故曰龍頭硬水急舟輒石硬枕江如龍頭故曰龍背石在水中如鼈背無罅拆施鉤下篙爲難故曰五婆城凡惡石如城者五水急入城坳洶洶可畏舟破者目眩心蕩時見鬼婆招之故曰獅子角石角如獅子水聲吼故曰彈子磯石壁當水之衝壁如銅鐵上有穴蓋黃巢所試彈故曰磨刀灘水利石淺施篙過舟如磨刀故曰烏猿飲水有黑石乖水中水噴激如下飲故而其雙壁陡立又無如湞陽湞陽當英州韶石之下水之消長以尋丈計壁痕爲水所吞宕石或乖或穴或澈或飲或如芝如牙有如虎斑額與背者有如牛俯鼻以喘者舟之下者鉤之如叉虎也上者牽之如牽牛也洞或在水中其消也或爲仰天之竅其上多異木人不能到望之多石乳青脂其中蓁蕤盤鬱當不讓禺峽恨未得開鑿山心如朱叔子者耳予於癸酉三月過此因爲書以貽之曰比上湞陽水勢未已舟人大呼共挽方前復卻因得備審其態夫山勢蜒蜿望之如續當其卽之有罅可入上視如井下視如池石之散峙無面不變無變不合固斯山之奇也至如樹列之宜猶未盡安譬如良玉不可無琢吾以爲宜於斯時多取梅李子數十斗至五月復取桃子數十斗使人沿流拋彈或扳緣而上擲之兩壁絶處不六七年長且復生當令香雪紅雨綴雲布空此非特猿女添擲車之果實禺君結重門之綺也足下獨無意乎昔西園公張九岳先生曾種梅嶺上以補不足奈遊人攀折彌復寥寥何如此處人跡罕到碩果不食計所費不過數千錢耳如足下未及料理吾亦欲於南還時典衣圖之又此處土人多採石爲灰謂可糞田務本力農似非所禁然孰若因之琢山使益深磊宜得韻人歷爲選次若某石稍頑令多鑿采便爲巖峒其所留者益復玲瓏窈窕以至渾脫此則蒞茲土者能行其權然吾黨口吾與有責焉謹因還使留書與足下商之不俟報而余遂行然予向詩贈

叔子謂其於禺君有策立專功知當不惜爲其北門鎖鑰計因復記之以告來者

庾梅嶺記

嶺以秦梅將軍得名何物女子過此以其家果植之題字於石其事頗韻予友羅浮西園公繼植數百株今旋稀折矣謂此女子投拒耳嶺頭爲梅關從大庾縣而南者起關門在山色間如青雲中明星一點藍翠陡薄支折而上眞一丸泥可封也從凌江上南雄府而北者一路俱岡阜綿亘其中過珠璣巷白猿尚紅梅鋪掛角而猕欲飛走者如猿而上下其臂或蹲以啼者如蟹而

寺張曲江公祠是出梅關多古松奇石鐵壁銅鱗互相亞倚澗泉淙淙或蔽或見望行人從南來如蟻上封北來者如蟻緣牆上而南而北爲程俱窮一日掛角寺蓋飛去禺峽者遐一角於此云祠張曲江以開山功也然攷西漢征粤道曾繇此矣珠璣巷則予祖所繇至番禺也記先高士曰當是宋南渡時從嶺內避亂諸豪杰暫依於此因而南下卜居於厦不則今珠璣巷不過寥寥數十人家姓氏俱異何吾鄉諸大姓俱云從彼至哉予每過此輒下馬盤桓深信如所云其處有數石幢刻內官監等姓氏必宋元時梵刹或者聚居爲鎮以胡元之亂遂空徙而南俱不可知夫自宋至今不過四五百年以子祖宗所居止子孫猶不能識況乎逆旅所值能不慨然是皆不可以無記

水中石記

豫章之上章與貢之流皆灘其最險者凡十八處其名詳吾鄉湛文簡所詠其所爲尤險者則曰石人堪曰天柱曰惶恐皆水中多石石多如牛者如狗馬者如龍蛇

羣仄其匡以飲者皆激水聲聞百里其有竅如鼻者舟上水之所鉤也凸凹如眼者下水之所一點而疾轉捩拖以去也或如鞍焉如翅焉如角焉則揚帆審勢乘風上下之所盪而成也舟行無不動心稍不慎必嚙之而碎余每聞碾然一聲輒推篷看之舟子時謬爲好語以誤余曰郎君狀貌奇偉數年間即開府茲鎮宜檄兵役盡砍之庶吾儕利焉有同行者且作莊語以告余曰是不宜砍砍之則水泊洋而下舟愈難行余因恍然而嘆夫齒剛舌柔老子之言然於以誤世不小也君子之於

世寧峻而有小害毋寧悠悠自存以與波流俱下當夫藏首容身人人自保有數人焉杰然自命雖因而有傷於世世亦思從而傷之然要之非可以砍而去也傷斯大矣因命童子取筆研而爲之記

懷玉道中記

繇鄱溪至懷玉逆水凡三百餘里水俱清淺湍急如琉璃片其中荇藻皆見如東坡所稱月下樹影兩傍皆山山色明秀有奇石至葛溪近龍虎山望峯巒有如柱者如指掌者在翠微間一路多竹木葱鬱鳥隔岸對歌居

人激水置碓或磨其上覆以茅屋早晚聽如搗衣砧與水聲相點曳上懷玉陸道過常山山亦平衍有林樹亭店頗幽雅予以癸酉四月過此宿雨方晴白雲一帶橫山嶺而下坐荀輿中如浮水上晚至常山店逆旅主人有徐丈者問予知爲出李夫子之門因特嚴敬曰先生賢者之徒也吾不知李使君官粤時政蹟如何然爲令六載行李蕭然耳予所見不知爲某使君者亦而鄉令也則如此如此夫粤固多寶玉李使君者不誠賢乎予凡一一知之某某公蓋至若干擔擔若干重俱有人焉

過七里瀧記

黎遂球曰子凡已數過七里瀧俱不及謁嚴先生祠然吾見先生之面大率抉皮皆眞者也若必如所云以貧賤交況糟糠妻則舉足加腹時亦太有意太矜咳覺是夕先生亦如芒刺在背矣子每謂好以貪賤驕人者其人卽見有富貴者也如先生者豈其然哉不然是釣也殆以足爲鉤以鼻息爲絲白水一龍毋乃臨淵而羨子故不俟謁先生而知之也其處山明水淨峯巒相迴引如螺髮綰稱出青銅蜃旭間使人見之遡流猶可沿流

奈何夫雖以糟糠妻豈能兒哉舟行記此以質先生

西湖雜記

湖於天下山水同而潔媚特異比西子選美人者淸麗爲上戊辰遊有詩云和烟看去疑紗隔潑水圖來怕墨濃嗣數過嗇題思之無以易此

湖上茂光院第一卽舊靈隱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處癸酉五月遇蔣盤初吳與京具輿招予不克赴甲戌丁丑頻與客策杖索食於僧皆甚適徑幽折泉高響梅紅白相笑峯遠近各出凡遊皆在秋冬倘不知春夏如

何他日重過當署此爲西施歌舞席

甲戌夏沈崑銅寓樓外樓予與羅文止鄰寄昭慶廡下客益多贊文日可至數尺許文止一一爲評報之予束不觀謬應之曰上錢塘舟中無事當有以復也因得獨肆力於湖每棹小舟入荷花中風雨至則裹葉爲巾幘溼沽衣袂久乃常聞荷氣癸酉臘上泰山古木初晴積雪霏霏落袍帽在筍經歲猶松柏香因笑謂似此服之無數可敵合雞舌而被文繡

湖上舟居讀書不特避人且可就客庚辰住最久舟子移住爲題曰山水朋友文章三樂烟雨晴雪風月六宜癸酉七月同年張子荊公以宗寶禪師至同居昭慶子嚴之於歌板酒尼卻之如童子時祕弄具以對塾師也而師與荊公顧不過督予於是日夜相視笑語較他人斷臂立雪尤爲親切荊公深於禪愛予殊篤比聞其從師居廬山示疾乃剃鬚髮端坐而化同念此會因緣眞非容易于歡笑場中能不痛自鞭策

蓮池大師專主淨土其爲敎誠實不容假借予上雲栖禮方丈觀所居止屋數椽白木榻圍蒲錫杖皆極樸素殆不如近世之所謂大善知識者偃然受沈香寶座也而徒衆肅然入其廡舍中行不啻細柳軍蓋非徒道德精妙卽其才殆不可及

昭慶僧炤圖者予郡司理顏雪臞讀書湖上時久主之子因焉聞其爲岳中丞持書上金粟禪師師一棒炤圓忽怒云兩國兵爭不斬來使師何爲者急奮杖盡力當師面大擊幾出血滿堂闃然予問炤圓有之乎對云本不知禪斯時卻忍痛不得不覺作鬬戰勝佛觀

涼暴至則潮勢不可上甲戌中秋將行留住錢塘江邊爲欲觀之乃了不異吾鄉獅石腳大海波濤則以雨甚涼故

吾鄉海上及城北諸山其形體亦多與湖上峯巒類乃皆童而裸爲可憾湖山率春夏如滴秋冬如繡空處必輒有絲人行處必可息蔭而須坐倦必可臥而假宿寺必莊鄰石必泉繞此殆如古銅器流傳世家時代已久其翠色皆摩挲所致而又裹襲文綺蓋飾寶玉安得不佳吾家山如纔出土器非不眞古要之未經收藏家刷

拭耳

藍田叔老矣而時爲窮交故人作畫俾賣之以供饘粥偶見有老人來索僧食問之曰此故杭之山人今窮而無依因留共飯遂告予謂所利唯藍畫師硯田遺秉滯穗耳袖出一山水便面求售予感田叔之誼十倍其值贈之比田叔開之復更感予之誼卽日扶病衝泥出就予爲謝自是恆爲予作畫於予別也猶輒以得意小幅相寄笑謂所蔆又殆百什倍於前贈矣

海鹽吳接庑往侍尊人觀察公宦粵出署時訪予相左不得見庚辰公車在都門又相左也比聞子在湖上趣使人訂相晤予又以避俗客暫移舟去還復相左亡何接庑侍覲蔡官江西不一年記白玉樓去觀察捘刻其遺稿有擬寄予一詩云君詩如荔子百品失芳珍何代無才子如今有此人青天羣翡翠神物獨麒麟萬里屋梁月相思滅酒巾蓋絕筆也聲氣之好乃相思終其身竟不得一見嗟乎

湖遊以寢處舟中唯興所適曉移就山晚移就月爲上坐客不過四五人歌茗相間酒筍偶陳次之翎帽羅盖演劇纔歇鼓樂復作此爲最下又杭妓徵至侑觴者聞輿錢皆其自辦強笑不歡視日思去於是故爲歇後口令虐客速醉庖人皆舟子越俎數見不鮮將以復進雜以青衣汗腋之氣如阿魏香初泊錢塘湧金隨上湖心亭疾繞孤山岳墳而還輿人催起燭不見跋傳呼嘈嘈望之殆如爭渡舟中之指可掬如此乃曰遊湖足發一噱

湖所同也山所獨也湖而以舟爲家則晝之花所同也夜之月所獨也夜而月又所同也雨所獨也荷氣鬱於

日得夜而舒得雨而蒸然若水沃釜濺珠散氣幃簟皆
浸潤向曉攸載猶可贈客

金陵雜記

予粵公車之士必憩金陵不緣大江無以至金陵也予
則樂吳越而厭大江故未或一至夫以六代帝王之都
國家開基之地不至則又無以極予遊觀之樂於是甲
戌四月從京師出至於金陵

至金陵亦不多日居大宗伯李小灣先生之署者什六
何僊臞山人家者什一萍巷什三居宗伯署爲賞鑒古

名蹟也何山人家爲詩人多欲見予罷於往返因以是
爲期會也萍巷爲予多欲見諸山將命侶遍遊相經營
也

米元章有十紙帖宗伯得其四紙不滿半尺而天馬行
空之勢竟欲排牆倒壁王摩詰精能圖溪聲山色如在
目前其筆意雅淡高渾且入神化文與可以竹稱而所
作山水樹石皆長瘦豈亦成竹在胸所稱蓬生麻中耶
擘阮圖一爲周昉一爲仇十洲所臨先出仇本眾共歎
賞比見眞蹟則仇本乃如婢作夫人意態殊忸怩不安
因悟樓上人自以爲高更上一層乃恍然自笑於此可
以證道趙孟頫子生平不喜其書畫曾過餘不不禮其
墓然所觀墨譜小楷筆絲如髮而轉折皆有萬鈞之力
我見猶憐坡公竹一枝數葉小幅中作渭川千畝之想
其他贋眞錯出不敢請矣如清明上河三都賦織錦回
文等圖皆川川是月而俗子爭歎爲奇

南都大內之朽敗几榻子往見虎邱諸漆工買而剝之
以其故漆湊合爲器皿欺謂古物諸爲贋鼎也亦然間
得其眞者一體以爲贋者護身符故眞鼎多分身也宗

楚其人取前值以爲喪貝而與可山水乃殉之棺中宗伯廉蓋傾其宦貲以收古玩漢玉之價其變法則以火氣落其英采且如刀筆家以毆命訟不離立加血沁色令入骨髓然凡玉捫之而廉稜渾然不挺刺指肉者亦非新製古銅朱翠爲之則益易矣如吳中門客逼體衣穀錦識者知其非已所有一曰古銅器以耳聽之其眞者其中必作號號聲惟古氣與耳相激觸故也然優孟衣冠何所不能爲故予於宗伯諸古玩如鄭康成日見絳帳中人雖相習不留目

過之相傳神僧至索饅頭食與之者不爲禮因大怒擲之其痕不滅

景陽樓在臺城內寺殿上一鐘乃稱景陽樓臨視其款近代物也追中作龍子形甚似羊俗乃云鐘頸有羊故字之笑謂此可擊之以祀杜十姨廟

高座僧以麵餅稱予甘之然不足以敵拜正學先生墓之悲苦也十族之魂意爲風爲雨爲大江波濤爲諸山雲霧淒慘之氣乃無不是以木末亭爲守塚戶遊人且歌舞焉忍心哉是日遊又遂觀王夫人影石石血沁入如人影以水溼石則影處必乾僧初得之以爲大士像

秦淮之遊大都類予粵七夕溪上而重樓帳幔芳樹簾櫳俱鮮麗如圖畫故爲殊勝凡同遊以予同年劉映微趙時偕及劉魯生陳路若爲恆時偕予粵人魯生有歌

虔供之數夢云予非大士乃爲靖難死者建文君忠臣妻同殉節淚血入石留此影也噫烈矣卽以爲大士何不可

讀遜國諸忠臣錄隨觀欽定逆案魏璫兒孫姓名因歎同是食國家厚祿爲臣子何至賢奸相遠若此磔之以祭正學諸公肉臊穢知且吐之耳王遂東先生一日問子倘識雲南人可得眞阿魏否客謂此不難辨其氣臭子應曰眞阿魏自是遺臭也

虎邱雜記

吳門之勝以虎邱虎邱之勝以中秋是也往信石公之記予於虎邱數經中秋知其不盡然中秋遊人如蟻抱罇挈榼大約如吾輩簪柳籃執軍持候試場點名未得放進席地雜坐時千人石竟夕嘈嘈當歌發則皆屏息而聽不必夜闌然酒氣如蒸弗清曠也歌者必依於絲竹絲竹必以狎客先後歌人之手口然後成事狎客而工者必不遑給也則已指痿脣皺歌人爲之損趣矣歲庚辰宋令申給諫招予同坐石之最高盤鳳姬爲絃歌客倚簫和之神皆王然已視往時爲未盡善也故不如

天新雨月乍晴石出浴遊人偶至促坐絲與竹肉相繅爲一如細髮單繞予久住山廊往往倚闌聽之相知者因扣扉見訪或遂洗盞更酌笑謔極歡此非石公之所能知

予入吳自戊辰始已已以先君之變讀禮三年不出此外間歲必至至必久居虎邱之楊初假之顧侍御東院既而來賢堂成白堤之楊爲予鄉人旅次香火社可當予新豐桃花塢之楊爲予師侍御李灌谿公竹圃繚虎邱入桃花塢可十里許皆舟可臥堤橋可行山店之錯

陳爲花爲茗爲蒲石松竹盤景爲古骨董旅社之傍有數家列古書爲肆許予借讀近城橋塘間多青樓歌姬所處邇則金陵曲中之名姝皆來列居於堤過堤而入閶門諸玉玩浮於五都之市舟從水門入以上竹圃其內爲畫堂水閣爲珍禽駿馬古帙名琴奇樹怪石入城而不涉囂塵者以水也過市而不損雅韻者以山也予枕簟硯牀或移舟中或隨興會而留日之所有卽如身之所受

洞庭之山之水皆輒談之而尙不果至以需異日至者

如天平鄧尉玉峯皆以爲不如虎邱之佳虎邱者人多遇其喧鮮習其靜知其泉石之奇不知其林木之幽然在囂而名不損奇而天趣不傷其佳益可知人多疑著之贋而予信之於日多疑僧之如賈如妓而予習之以誠故久之使山與人皆出其性情以結於予是以最適癸酉秋杪夜月光甚霜氣初寒天空無雲影山空惟微風動樹聲予與僧開坐石上適子師李夫子信步至遠視不知爲予行行反繞避而下將扣子廊扉予望以爲他友亟就之乃相視而笑仍命子侍坐石上共談月影

蓮鬚閣集卷之十六　元　詩雪軒校刊本

繇短漸長又一人來行行亦繞避而將去趨下視之則爲譚子友夏蓋舟過山前因獨步而上既知爲子爲師又遂一笑卽共談至向曉各別于於師至科頭不爲嚴禮師於友夏遠客亦如之似此相對眞不啻羲皇上人而友夏已爲異路記此一夜以當千古

虎邱玲瓏棧記

虎邱生公石之東有階百級級盡帶以疎廊度廊而南折北有堂爲龕奉準提大士龕外可容客坐文湛持相君爲題曰來賢堂之東有軒而加艇者陳銓部蘂亭題曰雪艇艇而左別作小窗一片予爲題曰放眉其右仍前爲軒故名小吳廊故寺正殿回廊也其餘皆主僧因予而建之來賢之稱則吾豈敢請俟客之無媿蘇公者因大爲書於堂壁曰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歡喜贊歎而作佛事堂故仰蘇樓後址也虎邱之勝於斯爲全廊可坐而對塏花晨月夕憑而近矚石上遊人可數卧而聽遠澗底竹肉悉辨軒之小吳吳諸門盡在烟雲樹色中時見數十里綺紈歌扇蘭橈相曳而至曲水田田秋香夏綠浮沈枕簟冬春之際尤難爲懷故艇之名以雪著

蓮鬚閣集卷之十六　三手　詩雪軒校刊本

也轉而放眉可以眺西北一派晴山遠水疎疎折折予每讀書其中諸僧忘懷相睨客知予者就而步月坐雨汲泉試茶或出看市上盤山竹樹蘭菊之屬遞以時至間傾囊易之作十許日相對當乘興覓客仍手一卷坐小舟去醉則伸足偃睡載燭而還山半遊屐尙齒齒門恆不閉望廊間疎燈寂歷僧或在焉於以清歡無疲眞游寓第一快事也爲門當廊之首因山如棧遂爲題曰玲瓏棧屬瓜疇邵子八分書之子爲記也

非水船記

予甲戌罷公車以四月九日出都至徐州凡十四日嘆塵來污人不悉識也二十二日渡黃河河之南向戊辰元夕與諸子飲有詩其處依然未改昔河決人家盡沒記殷秀才語予云水高凡若干尺比消則土亦與等高因思世界諸山俱如風濤形蓋洪荒初開時水流所壅起未可知也行至二十八日始憩江浦緜淮至江其中路皆從高山上下予坐一竹輿前後二騶肩之騶足高低則其背骨轉動聽皮衛壓騶背聲如柔櫓欸乃下視柳絲松葉如水中藻荇曉月殘烟萬頃無際碧波翠浪桂蕉蘭其後窗以望北城之外有山焉當朝漢臺之東二閒其東閒可置書籍空其前爲徑以入列種桃李柳離老母遠子舍遂因里北族子之餘室買而飾之爲閣讀書其中比予歸遂聽之恐其遷徙廢學而子又不欲

蓮髯閣集卷之十六

晴眉閣記

予頃因舍傍瑞井於其上爲蓮髯閣丙子北行兩兒子

若湧若浮竹輿蓋予師李夫子所命工製贈者如舟而方其中可趺坐可伸足偃仰可爲座坐坐前供小書案筆墨爐茗皆具其上作小閣奉予所書金剛諸經座下稍置果核子寒或擁被暑或支足箕踞敧翻搖宕眞疑身坐太華蓮藕中覺天地之寬何所不容此五石瓠也輿右傍爲門張紗幔之可出入可引望其他及蓋俱用竹織漆布之然予尚擬以木作格子令前方及左右俱可因風開闔爲佳爾輿中點定漢書方竟因翻李廣傳見其戰敗佯死胡人以兩馬絡之廣忽起殺胡兒奪其

蓮髯閣集卷之十六

娟翠鮮姣相對如笑邇予粵多質人之盜苦不可爲山中遊宿予於是雖不出城而枕席若恆在山間山之勢與城相高低其下多水草空地傍雖人家鱗次然屋宇皆爲古木所蔽恍若圖畫閒村落之景殊樂之偶花朝過何香山相公村居語及此遂爲題曰晴眉謝伯子廣文聞斯名以爲予將以爲金屋也寄詩貺焉予不之辯然而春烟秋月夏涼冬傲嫣然近人應接不倦其可無

京兆之筆以譜之哉於是爲記因報伯子

觀劉氏塚記

予日少時從仙城往還於板橋所過洲嶼峙南海神廟之西南有所謂北亭南亭者習傳之而不知其所繇名比赴公車在都門聞鄉人後來者稱劉鋹先墓爲畊者所發事甚奇因輒以其語述爲賦弔之既罷歸相與乘舟往而縱觀焉其藏已空淤泥之所滙蛙蠙蛇蚓之所處石斷裂從衡而卧立於草濘者不知凡幾有碑一猶在稱爲高祖天皇大帝哀冊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柱國盧應敕撰并書其所爲大帝者崩於歲壬寅四月甲寅朔越廿四日丁丑號爲

大有十五年葬以元光元年稱康陵其文若今之四六制詞而語多不倫書法亦陋稱嗣主而不名其處海潮圍繞中不過十許里而所謂南北亭者皆在其涯意者因乎其道之南北故有此名於予板橋不過在水一方而問其名卽家焉者均無能說去今不過一二代而問其年號卒不載也問其主之徽諡臣之官爵姓名無有識也兒女子以花飾首愛其芳氣馥臭則知爲其美人素馨塚上所生而其所稱爲陵者其上不過產蔗芋之雞爲不識字之農夫所鋤而畊其中珠寶金玉使非發而爭攸世人亦竟無有知之且爭攸而得之者多不識字之人不讀其碑不暇問爲此果何人所遺而或德感之予能讀其碑字而又適以笑其不文知其雖雄據一方然必重珠寶金玉愛美人而輕賢慢士士之好學而道古者未或爲其死而無有爲之哀也因無有爲之稱述無有爲之闡輔其闕乎斯亦何所利而自稱帝爲雄哉於時日正午松爲蓋風起浪立樹木之扈倚於衆山者遙相發揮如號予與兩弟步而踞崖之巔把酒大醉或曰予板橋有外邨盧家意卽所謂應敕者之後上述其文語之故皆不知也予既觀之聊記焉

劉安世皆園記

安福康子小范記其所爲偶園索詩於予曰事天下無以一室偶而已噫嘻孰與予乘扁舟歲必往來江淛吳楚身之所歷目之所遇見皆予園也而吉水劉子安世之所謂皆園者則又異園有閣二樓一堂二亭十巷一亟推湖渡汀篙溜源邨有橋廊舟徑焉其草木則竹柳松梅樟芙蓉玉蘭海紅芷蘭蔗荔蘋蘺爲盛有碧花生

江淵可以釀味清洌服之神健鹿鶴鸛燕鷗鵠鴟與
水族相浮沈飛走在元潭下北華上五里許元潭許旌
陽飛劍處有蛟龍怪物出波立火見沒水深黑凡淵深
水鮮止山必蜿蜒錯互往復爲勢高可望卑可隱石必
爭土出與水相見松得石而蒼以秀土讓石而性溫媚
沃爲花果竹木之滋必暢以悅蛟宮有神蹟焉日月涵
浴電霆風雨爲氣人之過者肅焉不敢狎樹多上古水
之莽止風從下激而上聲響相薄根株坎坷穴而巢焉
者毛羽嘷鳴駭挽觀聽劉子少年出世家以詩文名能

爲文其取境開闔轉變伏見幅隨言寄興生感哉所悲而莫喜記近而心遠世家年少一
切不足敗其意向耳目專經營勇始之終之無或苟止
自足以地宜然以劉子而然劉子於是引其所能致而
養其所謂奇可更三四十年才成特立鑿者渾疏者裹
曠乎其觀暇乎其息劉子大業既放歸之於道而享其
所寄於身以恒寔計之是又尚可數十年與劉子周旋
離合固勢利勞又其祖爲文節公有功德世處此人安
樂之其事人太史公今爲朝野望劉子則必務修其

耶夫廉而能福斯則與神何異不廉斯昏昏弛弛斯已與人皆惟欲是逞民即不蒙胺削害亦及焉其何能惠公他日晉秩而去願從此繼公居是堂者倘樂斯石之參差嵯峨晶瑩多態而問識其故當師公之廉而民永以愛福斯即以當仙人五石可也無煩祝予敬援筆公命爲記之堂壁

明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序文

贈太倉知州劉子序

天啓丁卯同遂球舉于東粵者共八十人栁甫楊聞其名則里市之凡睹者黔者卯者皆能舉其氏族居齒狀貌往宴于中書行省歌鹿鳴相視而揖如尋常文社之會於是鄉之先達咸爲文以賀主司若分較諸郡縣佐令佟爲盛事蓋皆十郡之名彥誠得人云或以爲先有

瑞徵諸傳者覩者不悉記數至今凡已八年三上公車中進士甲栁者已凡若干人其內而居館垣臺部之屬率正直自持有深心倘氣骨得大體以其在朝故未即爲四方人所知外焉而爲牧者則有黃子亨臣於入覲時獨不赴中貴人投牒拜跪京師傳而奇之許子班王今以賄事械至京師然聞其爲令甫下車即栁于衢有強没人奴僕者聽其自歸焚其券旁邑效尤率攜手去勢家大姓銜之乃因中貴人者得其書幣以爲賄是殆與賄異乎趙子時偕治興化水大至與民繪圖叩閽天子爲減賜田租逮諸大吏之不言者諸大吏銜之嗾以他事使去而遂球所目擊而知之者爲劉子映薇遂球至太倉劉子下堂相迎候有處女子之色其州之士事之如師民事之如父母遂球亟謝日坐兩張子受先天如齋中不敢出見恐以口腹累及劉子兩張子日與遂球言苟可以爲劉子使無媿於父母與師于其士與民者亦復無之不至劉子攝篆崑山纔一月所以治之如太倉比予至京師知劉子於鄉之當事大人無牛刺入當事大人益相與重之會聞劉子以潛糧事求所以便

崑山之民者爲詔軍所擊斃一皁衣邑之民皆來與軍鬬劉子身免事聞之朝鐫劉子級使去言官之言事者多及此爲之不平比遂球下第歸至南都劉子在焉則曰今尚未得去也臺使者交章留且候命不可以徑行至姑蘇則爲士民者遮迎遂球而聚問之曰劉刺史其來耶既而闔郡之士大夫婦人赤子俱以劉子之去若離膝下於是其左祖軍旗以致劉子之事聞之朝不得直者益媿恐甚如無所容其身乃大恚跡劉子往所爲事無可奈何轉而輦語中兩張子以爲其士大夫婦人

赤子皆雨張子使之然於是劉子之爲仁愛欲攻之而彌彰劉子華矣聞劉子出太倉待命時其攀而號者淚如雨聲如雷往來奔告擎捧香燭如煙如電有以石塞城門者有登而入圍之數重使必爲言之務得者有叩藩使者之門而入圍之數重使必爲言之務得留劉子無食言乃散出者如是而謂皆雨張子使之也能之乎脫能之而雨張子何以致之也天之愛民甚矣使司牧之則惟求其牧與爲采之而得以是爲尤乎民之所好斯好之有不好而強之能乎繇此之說足以見

劉子之賢卽繇彼之說亦愈見兩張子之爲賢也劉子勉乎哉夫人名既盛而實易衰其愛之也篤其望之也必日甚而其忌之也又必日甚劉子於此其不留也乃殊善其留之將何以加焉故合前數子者觀之皆人所難惟劉子尤難遂球方歎所學之無所用於時觀數子者而竊復興感焉既爲文以送趙子復書此以致之劉子嗟乎劉子豈特以是爲同籍譜光勝已哉兩張子者何恤於人言其何以終進吾劉子也然而爲彼人者益無以自處矣雖然夫亦可以各思所自處矣

送李煙客先生序

吁嗟乎噫嘻遊固丈夫所快而兒女子之所深恨也十年來數送李先生行或見其袂灑紅冰臂環鴉髮一曲相向坐客皆仰面不敢直視殆難爲懷比相遇於長安中踏雪看花日指偏提索醉若不復知有當時人矣雖然彼一時也橫槊賦詩倚馬艸檄坐胡牀睨而罵丈夫遇知已慷慨然諾何所顧戀今先生復行矣吾恐渡錢塘王環雙橋之間聽落日鼓鐘必忽忽如有所失矧北地沙乾酸風刮耳以至入燕市聞悲歌相和聲其或有不相識面之故人在歟吁嗟乎噫嘻此一時也又豈兒女子喔咿私情所能稱量萬一者江山不殊百端交集其以爲文章之助歟抑以發性情之感而善用之歟先生行矣遂球當卽來觀之客有知之者賦詩送焉遂球得而先之

奉賀方伯王公陞任雲南巡撫序

嘗歎祖宗朝所以撫安寓內計固甚詳且遠也議者謂西漢得南粵已甚盛大我國家乃并六詔之地而郡縣之眞有古帝王所不能及者毋亦唯撫而治之得其人

斯以能令金甌永固丕揚祖宗之休隆爲無媿爾以視分陝保釐爲任不更重哉明興以來其爲吾粤司藩敷者率能布澤于民然亦惟徵收課事使民不煩而國額足斯已稱之故咸以爲不如今迴溪王公公治粤凡已六年方餉稅紛加上與下若安然不知也至于吏不嚴而畏民不賞而勸負勢而豪悍巧詐而矯虔者不必俟數責其罪而自令無所施其故智則相與向而爲善所謂道齊之效有恥且格誠不意于粤人駸駸見之於是

詩雪軒校刊本

聖天子既以甲戌之計賜公宴第一茲乃特命公巡撫雲南粤人既相慶賀公以善治陞可爲治粤者勸已而相顧謂公陞矣譬赤子且去慈母不知將來如何然而廟堂之計則以爲粤之急於得公又無如雲南矧後之繼公治粤者一視公爲則粤可以千百年無虞雲南六詔之地爲西南外徼宋家玉斧之所畫限非公孰與施朝廷威命矧夜郎牂牁水經番禺城下又即控粤上游也予不佞是以爲公勸駕固即爲粤人臥轍矣憶祖宗朝自西平侯以奇兵出西南不浹月郡縣悉平既入朝賜宴天子以爲可以高枕無南顧憂因俾代守茲土於是昭靖之後累立奇功五王莫及迫克復安南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天子賜詩褒美滇人服其威信每片紙下諸酋具威儀出郭迎盟而後啓曰此令旨也今承平日久誠不知苴蘭羅部金馬碧雞九盤蜿蟺之間保無有煩當宁南顧否惟公之治粤也粤頃者有海上之氛制府之策甚祕且以撫爲勦民遑遑不知所計惟恃有公之恩信故咸帖然相安得殲厥渠魁以奏凱獻捷非公在不能成此奇功也又如茲者粤驟以荒告民亦惟恃有公先是粤中斗米可至百錢民已蠢蠢動茲

詩雪軒校刊本

且十倍其三四乃歌舞載塗不啻舍脯鼓腹然審若此而公所以撫雲南者已不卜可知今天子留意寓內諸開府作鎮其威名遠播者且不惜特予尚方之劍俾得專制諸方公在雲南固可以下及予粤粤民則依然在公炤臨之下又何慮焉以公鴻猷重望必益建豐功偉伐以報朝廷知且代錫土宇勳上柱國盟山河帶礪以與昭靖相後先固豈特公孤之階已也抑予不佞更有望者昭靖在國初時會以所部涉流沙出古北口夷平諸部落其後復有安南之捷今邊疆多故而安南至

不得與棣檎各屬同受朝廷之命幸而特簡我公固將合輿圖寄託之使得大復祖宗朝之舊以稱今夫予中興之美將共信謂五帝三王所不及又豈徒以六詔南粤上誇西漢已也公行矣勉之哉郡邑諸屬吏固承公宣化者徽言于予不佞以爲公賀予不佞敢不辭書之奉公以券異日

賀督學會公陞任參議分巡備兵嶺西序

某不佞往讀尚書觀虞廷命官臬陶作士兼成周司馬司寇之職至歌魯侯泮水之頌稱獻馘獻囚咸在焉固告警督府若繡衣持斧使者交表公署海北事豸書劵午間諜詭至公部勒偵斥環人攸掌無有弗戒顧畫詳舞焉射焉其道相寓公取而試之于文文敘矣比湟池畜以堅其銳往復之以閑其習故無不克古成均之教家爲郡邑聲施滿江南擢爲吾粤督學其爲教嚴而有禮寬而有體其以文衡也正而雅變而可風華而中堅樸而不傷于核諸弟子員爲所試冠軍授廩餼者必勤勞而式訓之比秋闈棘徹鹿鳴之歌人人在矣是以稱公之教且能簡士唯簡士之法與簡軍同鼓以作其氣

審雲布烏伏狂逞游魂日且俯竄延頸以歸朝廷於是公乃仍前畚擢參藩備兵嶺西嶺西爲全粤襟領開府作鎮地勢建瓴而下以公雄視左右今而後山海反側豈復虞乎在昔士明刑弼司徒敷教是以無憂乎蠻彝猾夏寇賊姦宄今公爲憲臬職在士師敷教貳藩伯則在司徒矧其既考成而分飭之則在宗伯司馬建一職而四官以備而公之才猷德量亦於焉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惟我聖天子赫然中興將上咸唐虞豈但比隆周宣抑揆輿圖幅趾

則今之粵實視昔淮漢維嶺以西其中峒蠻雜居雉兔
攸匿水澁叢菁甌脫綿亘又不啻濱浦醜彝若淮之乎
也其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而其以頌魯僖則曰淑
問如皋陶故又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
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召公之分陝布政也其詩曰
壹發五豵而後世之命平淮則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此之謂誕敷文德教之有繫于理
與兵爾公從茲授節秉鉞歌采芑則荊蠻懲興六月之
師則膚公奏方□□□□流寇濆逆舉惟公賴矧嶺海

藩屏鎖鑰不既於稽首受命占厥壯猷願公無忘祖宗
朝所錄命官之意行見召入爲三公樽俎折衝稱無疆
惟休之慶豈與虞殂文敎異耶邑諸侯皆分符南服俗
美政行且戴公保釐之德徽言不佞用祝燕胥不佞其
敢希清風之頌亦唯稱述古昔請陳之祖帳爲公歌天
子萬壽以嗣都俞

賀增城邑侯陸公得士序

近世儒者之敎未或大著致頓至尊以武事求之此儒
者之所宜勉也漢高帝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
陸大夫奏新語則爲之色喜左右輒呼萬歲漢之文治
因而大興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得濟南伏生年已九
十餘詔太常使掌故往受之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
初見武帝語經學帝曰吾始以尙書爲樸學弗好及聞
寬說可觀乃從問一篇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先是
張湯爲廷尉寬以儒生居其間則見謂不習事比有疑
奏再見却上寬所奏卽得可問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
者湯言兒寬帝曰吾固聞之久矣嘗推舉是說而思
儒者之用也寬治民務在於得人心吏民大信愛之開

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會以負租課民恐其免則大
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礨屬不絕課更以最帝繇此愈
奇寬拜爲御史大夫定漢太初歷制封禪儀奉觴再拜
帝曰敬舉君之觴當是時運籌則桑宏羊將率則衛青
霍去病而寬以儒者統率百僚其貴愛如此今天子銳
意中興課賦租算出納造歷日勤習武事予乃謂惟無
儒生儒生者有如兒寬知當慨然樂任則以爲平湖岫
青陸公以之公以文弱名家子治尙書少年登進士上
第試令予粵增城其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

收租稅時裁閱狹一如寬爲左內史時至于司農課額
覈無不最民不忍或負公公廉而惠簡而便他以急而
反緩之公以緩而先得之於是當時者且以公兼攝旁
劇邑皆以爲非公莫辦如使有難決之奏則天子之所
可必唯公矣會粤大比則公以尚書分較所得皆潮郡
有名之士而謝君某爲通榜冠第一潮士率治尚書其
九者皆在公網羅則且慰而相賀而予以賀公夫五經
謂易爲首以文言固莫古于尚書也二帝三王之政事
在焉孔子刪書斷自堯舜自格苗以後如甘誓允征固

何嘗不武今儒者但盡于制科之業而寢失之其有以
之通今貫古或博觀當世之務而感激興發寤寐思服
忽然如有觸之則其爲言也必悚然而異沛然如不能
自已而非其有得于中者又遂無以辨之則第取其爲
敷飾之言以獻經術之陋而鮮效天子喟然慨慕以爲
詩書不如馬上固也而潮郡此七生者豈其然乎予固
習而信之矣至是始得遇公爲奏之于上予固知色喜
而左右呼萬歲有以也於是天子方課計吏則愈益奇
公虛揆席而召之入使若皋禹贊拜皐財而止戈兵食

亥足口寇平靖興禮樂而坐明堂正歲差而定歷象如
公且兼衛霍諸人有餘予固思公之似兒寬而更過之
不徒使人謂國家方厭儒術而能使上改容謝慕者在
溪高之前有陸生而今天子前有陸公也諸生益務勉
之其庶幾奉公之教致天子崇儒相與坐論文治大興
遞相傳以爲師傅予不佞拜手稽首敬賀天子

奉賀總督兩廣沈公壽序

嘗頌詩當周宣王時方以靳韐琭玹會諸侯于東都有
君子萬年之祝而崧高之章乃盛稱申甫爲嶽神所生

以蕃宣四國乃知天佑人主中興則必生名世巨公以
與之翼固社稷此所以福祿無疆咸以爲山嶽之慶也
予不佞荅於司馬中丞兩廣沈公見之焉公以正類主
盟秉節鉞綏撫閩而節制全粤奇功屢著論者莫不以
爲鼎鉉中樞之任宜首推轂公當且趣舍人治裝乃尚
留公于粤而倏有新天子中興之事然後知天所以生
公之意實爲萬年之繫此豈直嶺海攸賴已耶公智勇
淵凝知人善任當在閫乃從容指顧殲鯨鯢于大海莊
濤閒捷報朝廷予金吾世廕比在粤而功更倍之盤古

峒之犂而入我版章設守將屯築然後雉兔之區皆知有詩書禮樂之化亾何而八排方負嵎爲四省思公會勦之疏日上乃命甲胄渡湟水視其要領督大將軍諸師徒蛇行猿接鼓舞先登渠魁授首徙其巢而城之亾何而獻賊至楚其湖南驚潰諸王突至吉藩之從擁兵入連難民從之偵者訛以爲賊粤洶洶思動公解散其衆以禮安慰諸王既而檄我兵抵要守險出星子臨藍日擒俘僞官克復諸城獻賊困而宵遁兩粤乃安寧如故而昭潭賀邑諸醜以次盡滅夫使無盤古峒善後之

計則排猺必竄匿叢箐中千里林谷皆厥三窟使非夷排猺而移之則獻賊至非相與爲蛇神之負亦必作梗於中不聞聲息甚且恭其縣山谷以潛渡未也使湖南之州邑不即克復昭賀之焰熾而燎原今南都建置湖南爲吉袁兩廣黔蜀之包絡又何能無西南顧之憂惟公節次辦之大司馬今得以菩師渡江復仇雪恥滅李張諸賊以靖中原則所賴於公功良不小矧以粤之丙地其所以息湟池之兵而登赤子於衽席者又孰非公之綢繆今日者天子方倚重公晉三公而入政府夷吾

之望拭目以待而就公制兩廣扼湖南建瓴之勢以靖江南與嶺內外之上游所以爲南都根本計者萬年之繫固已甚重然則天之所以生公豈非與周之甫申同無疆之祝豈諛佞云乎哉屬七月中元前二日爲公懸弧辰大將軍閫司諸公率同諸將吏請於尹修酌者之詞爲公賀尹不佞以爲當茲勤王講武之時何暇於文惟是即此推公之生中興之望良切敬用祝公知公方勗哉諸將士以從六師應萬年福祿之會是宜公壽無

奉賀直指葛公巡歷南韶築畫勦寇蕩平四省序

今皇帝聖神文武宵旰求治乃慨然深念以爲粤阻嶺而南輿轎險而拖舟入峭山漂石甌脫深昧綿亘豫章閩楚假寓內有事則其勢不能無虞固所稱人之五倍乃當一可不備歟故剔奸察吏振懦飭弛厥任爲重於是勅御史葛公繡衣持斧按粤公家學素閒習知國家典故世以名進士起家初埋輪都下直聲久振正人樂附而邪小畏惕既奉揚天子之命望風悚懾文臣畫疆以守務農足兵百廢修舉武臣作其鱗之而罔敢不臧

公乃撫存遺老表忠祠烈采詩問俗凡所以鼓舞勇義而孚之以信直者鮮不曲盡其實初外彝有闌入海洋衆相視不知爲策公甫險嶺趣駕至省會指顧方略用能使鳥鼠畏避而去海氛以靖咸有以知公之謀畫威令運籌如神矣會楚寇流至粤境連延匿伏自衡岳以至庾關動可千萬計保地既險又屬夏月暑時水潦間作條忽彼此出沒無定郡邑鄉落出攻之固難爲蹤退守亦復聲勢寥渺散處驚畏顧守土之司咸畏公之威明以死共誓詔之爲郡城如彈丸環以山峽寇俯仰圍

之不下諸邑或移民於山設伏固守或據阨塞以先之寇乃去阻峯砦兩端莫措蓋先是小寇竊發輒破山城至是方絡繹四省而逐逐不得志雖將吏用命上下同心有制府之軍令使者符節之奉法唯謹在然馳羽檄而按之者實唯公也且以爲寇依險阻號召滋蔓遂難圖矣藉令今日可幸無事報命以去如粤民何於是爲疏入請皇帝特下公奏趣督撫諸公會兵勦之公且按治省會以固根本然遙執白簡制勝於千里之外罔敢不戒粤將吏遂言暑入楚沮蠱穿箐斬木開道寇倚

山爲營壁立虎嘯我兵踴躍以集七月庚午舉火接戰摘厥渠魁至于八月丁酉乃益選徒施鉤梯而上窮其峒穴戊戌仍大戰盡焚其衆斬殄無算頭顱相枕於時公以廣屬竣事布置已悉乃趣至按韶凡所以窮按而爲善後之策者罔不詳盡四省之寇遂以蕩平廣州太守因率其所屬州邑長徵言於予以爲公燕謀矣賀予不佞則以今日之苦寇者固所在見告矣自□氛肆焰寇張逞中原如無人之境當西走入蜀則以爲據險莫可如何其厭志而出也又無有當關而斷之者夫以兵

則舉天下之衆不足致煩京營羽林此孰與粤之絲力薄材以地則阻河而守棧道而馳又孰與粤之人跡所絕車道不通以時則歲餉屢增頻險師期又孰與朝令夕報然而難易若不相侔者故知唯公之發縱指示籌畫神速無使貽害以斯信爲中興第一名世今日之事唯公是賴爾入我明以來論有功於粤者蓋無如王文成文成之興也用能翦茇山寇以立威名其後至於屢建奇功詘以封爵今中外多故皇帝方晉公三九之列以屬之知必能掃清華彝正與公同鄉文成先後一揆

不佞請頌詩以爲公賀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言公之
能對揚天威興師六月不以爲勞而諸郡州邑莫不虔
戒受事也柳中興如周宣則猶非公之所以望於今皇
帝也固無如唐虞在舜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歲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今皇
帝命公代巡遂令南嶽之下三旬暴格論文武之功而
庸之以報朝廷豈禹皐之業何以加焉他日干羽兩階
鼎鉉咸利何有乎□寇以此賀公非爲飾諛公具雅人
深致維韶故有九成之臺公觀風登之解慍阜財洋洋

如奏固所謂稱絲品竹喜折屐齒時乎用是謹拜稽首
書之請質之公亦竊爲皇帝咸五之賀

別盧侯序

餘干盧侯令番禺居兩年矣遂球輩伏處艸莽恒少所
于澤然以閭井鄉里享利爲德侯於凡大小政令童叟
市舍植荷畚杖操衡量相告以爲宜行者已無不行也
其宜止者無不已止也如其未行未止則又將無不必
行必止也於是民樂之矣士之落落難合者乃無不出
而相見日親矣同列者且旁睨而忌之矣粤故事上官

臨治皆邑諸侯供應唯謹月日五日十有謁飾有獻餽
飲食觴脯必以異味犀象珠香琥珀晶翠奇木文毳遠
國方物相尚爲恭謹其忌侯者乃陽爲簡樸以爲式而
陰易其手板籍目戒左右毋使侯窺襲得猺款意
且彰侯爲疎慢或至私於典寢小史俾爲之飾長護短
以見侯非能乃卒無損於侯侯微知之曰吾受命牧民
他何所恤於是侯之爲賢獨益見亡何侯有兄之喪在
署中其尊人太翁日對故所居處廊舍輒思念爲泣不
食侯憂之乃欲乞得謁去會遂球以公見微語及則促

膝爲侯言侯勿調也毋論寺屬忍去慈母人不知乃謂
侯不宜其官侯曰官與親孰重視去之當如敝邑之
人知者則益懼侯果調以去無已議共陳乞當事請言
之朝廷寧侯調旁邑其政治相近虞苟可質當無以異
於不調議紛紜未得就緒而遂球以公車行比至彭湖
望有素蓋從粤還者則侯以奉太翁喪歸矣嗟乎侯固
願去一官以爲親今已矣爲之奈何寺屬願侯毋遠調
今且以艱去又爲之奈何因唁侯於卽次執手而爲之
言曰侯以禮自愛勉旃哉侯他日出而補任未必仍寺

邑得之與予苟邑得之予也雖然天下大抵皆然其實著者則其名將有物以敗之其行堅篤者其忌之乃益甚夫爲此不爲彼也有分途焉久之乃無不勝故毋謂悃愊之所得者小民而飾爲名譽之所獲者必在上官也侯操此以至公輔國家事斯有人實任在乎勇決不疑變而已侯在邑多頌聲其去也上官爲之特旌戒傳護喪車行士民送者揮涕如雨而未有言及此遂球知侯者因書以爲侯贈侯早不得遂其去志至此且近其家矣乃甚無以自慰然而侯當可以自慰也夫侯爲民之父母故民不忍舍侯豈有無愧於父母者乃愧於其父母哉侯行矣

奉賀陶石鏡先生暨王老孺人六十壽序

進士岸生陶子以新天子卽位銜赦詔至西粤於是與直指使者按詔書條款核行之輒得報成事而還故事凡星使所至則諸司盛具帳飲使者有目必得耳必聽乘傳辟導薰灼環集粤西巒曾土司咸在所爲復陶闕鞏龍輔肅爽無或若韓宣子商人之環惟陶子一無所顧曰家堂上兩尊人皆六旬矣靡監不遑敢以爲諏謀

先生於是肅然相敬如賓茹蔬被褐娛歌圖史晏如有不足則孺人脫簪珥以佐之旣數試于鄉入成均仍以奇格乃慨然棄去與孺人日訓課諸子間則呼陶子兄弟而誡之毋或以華隕實繁傷本陶子壬午獲雋癸未成進士矣先生與孺人相視而語曰今國家多故人臣凡星使所至則諸司盛具帳飲使者有目必得耳必聽匪躬爲宜利科名哉以故三月之變聞之不徒爲陶子悲其歸也則知先已得旨而出相見亦不爲喜旣而衙命以西或疑瘴鄉則惟交勉以毋廢乃職攷周禮行人之職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結好除慝諭志交

福贊喜補赦出則辨異五物爲書反命今中原未靖嶺
表則牂牁上游以鞏江南金甌無缺其勢不宜少動然
羣情反側日望詔使之至以諭服之陶子成事而還兩
尊人而後喜可知夫能行兩尊人之教以安萬姓維社
稷萬年則兩尊人萬壽之徵實自陶子致之若夫嶺表
多丹砂神仙之藥陶子采以歸獻先生與孺人固有兜
率天人之供謂不屑也陶子之一無所顧也固宜陶子
夢翼之祥勳名將繼晉士行而起其兄弟又才且賢所
以爲兩尊人榮優正未艾予言何足爲重聊因西省諸

公之請而以復之先生與孺人且加進三爵

奉送潮州府司理李公內召序

濟亂世之才與治世異而其出於平濬之心則一也平
且濬則危可安擾可定紛挐可以緒理其膽益壯識益
堅惟其淬之以學澄之以性斯其心無或有喜慕厭卻
才因以得盡焉豈易言哉予不佞蓋恆於潮司理李公
觀之頃爲予粵郡理者不過左右直指巡方察吏鋤奸
平反讞獄檄徵屬邑之賦無或缺額署上考弛擔去居
皆有震鄰之警顧不難以一身肩之當事者屢檄公監
紀元戎臨陣悉聽公策畫奇功屢奏全粵生靈皆荷公
再生之福公乃不畏彊禦以惠鰥寡强有力者雖銜公
公功高無可若何歲大祲則多方勸賑至解所束帶爲
饑民餐旱爲文禱於龍神詞甚嚴切有昌黎歐鱷之氣
即以得雨署端郡數月以清執著自顧不媿包孝肅爲
文祭之屬獻賊踩楚湖南諸名藩急遞入粵惠王之衆
臟舟于端郡人訛言大動幾於潰亂公步行戶曉之衆
向德公乃信公爲可恃王得以久駐于端一時上下皆
要津若登僊矣自公之來潮也則有百倍於斯者蓋在

倚公安危臨賀土寇乘獻賊爲虛聲勢洶洶壓境公亟
發策捕滅之粤上游乃靖當先帝時有上言潮鹽餉可
多取金錢者旨下其疏粤當事以屬公議公執牘抗言
曰鹽故有額烏得加乃爲釐剔其目較若列眉皆無以
難公事竟得寢商民乃安比淳潮寇交作偏將有喜功
輕敵者公料其必陷伏而敗亟發兵援之既而果然比
復招新兵補亡伍文飾其過公以爲市人烏合必生變
亟馳檄糾彈之自是諸將無不畏服和衷多算以勝賊
有伏閒於郡邑者公發摘如神有誣良民爲賊者亟白

而出之凡公所爲手揮口授耳聽目察其神明之政人
人能述當事乃交章薦公以減俸行取考選比聞先帝
之變公悲憤痛恨毅然請以偏師爲復仇之舉會粤山
海多事乃少留公頃者粤奸人四布郡邑潛相通應其
在潮者乃復勾外寇圍郡城環攻之公得諸內應者爲
狀甚著乃斬其頭縣竿下示之賊辟易解滅公於是以
而召行過省會爲書別予予則以今天子中興求非常
之才固無如公者顧徒以才稱若未足以盡公也近古
以來濟亂之才則管夷吾稱典午之季人皆以望王導

集序

史籍序

史籍凡一百餘五卷予同郡東邑尹先生之所著其曰籍之也者附于春秋之義也先生官止新昌令未嘗得居史職故惟以其所籍聞者爲史然而予嘗推之凡史家求其精當率古之不如今而朝之不如野予讀古史恆疑之如三皇五帝之號孔安國序書與易大傳異攷

之家語若大戴氏得左右袒焉豈壁書固有據與班氏作古今人表其紕繆者如后夔豕韋范武子士會計然范蠡之類甚至一人殊出腐遷之書則堯舜世系殆不可以禮說夫名號姓氏且無繇質他何可問焉故曰述古之不如志今也且夫仲尼見聞傳聞是有遞異若董狐者其可相繼得哉有如蔡邕刖足人適惡之則是崔浩之酷可懲毋惑乎韓愈之所不肯爲也或謂崔浩毀滅佛教致取其廢韓愈不此之畏而史之畏觀于禁門噀血之事殆有曲筆又豈若藏之名山以是爲是非之

附以見焉予故知是書之可傳而無媿也今先生逝矣讀其所爲自序使人感其爲意予會貽書于其子某某昜昌談遷彪固比長公載成書來相與謀焉會予方衍易史未遑放少孫之筆夫以先生之爲書洵能成一家言其于通邑大都無容異議也今儒者讀書期知所興廢以爲懲法攷之往古若存若亡觀之當代庶幾信焉而其所以然之言未可信也誠如先生者豈有求于人人自求先生之書猶恐不可得則亦人自求先生之書自得之而已矣先生三子若諸孫皆躬行力學他

日必有顯于朝以行先生之微言者于以齒後先生半百餘歲然昔者一見相知實深卒之日猶以離支一函詩數章手書寄予且屬其子若孫曰夫人之可以與言者吾得見其心亦已足矣愼毋以黎子之遠而忘之予是以不辭而爲斯序

憐才篇序

才與識與膽三者相需而動有才而無識則輕受人憐以至於比匪說存乎荀文若之於魏武有才識矣而無膽則不能蚤自引決而仇疾我即說在乎蔡中郎之於

董卓孔北海有識有膽者也而其才太疎故卒爲魏武所困而無所成諸葛孔明有料事之識不肯輕受人憐然無知人之明故不能援壯繆公而當其北伐也亦以無應而歸故才者必欲其識膽竝至不然皆不足以爲才亦宜以不才終其天年惟憐才之人亦然不才者必不能憐才說在乎葉公之好畫龍畏眞龍也其無識則疑疑則凶終說在乎漢高之於韓信才識具矣而膽不足則多畏畏則忌說在乎魏武之於北海魏武有任事之膽無任人之膽亦其知人之識有餘處己之識不足

漢高處己有餘而知人不足者也惟處己正故膽亦自足卽不知人人亦樂爲之用不害其爲事此漢高之所以過於魏武也項羽無才無識有膽矣而志盈易足故不能用范增孫仲謀有用人之膽而無任事之膽皆無志也猶之乎無用人之膽也劉元德膽識俱正能用人而才終不足至於所行之事與初心違故其所用之才亦止得三分之一予嘗求之從古來才固莫如周公能憐才亦莫如周公吐餔握髮其見易見者也使無識則不能任呂召畢散諸人相與伐殷又負扆而踽之各盡其

用無膽則夷齊微箕四子者俱處之不得其道故惟周公能憐才其他皆呑然或者時地偶有可乘足以相下故事亦成如司馬氏當三國之餘唐李氏宋趙氏當分崩困憊之後皆中才可濟然合前數者論之亦危之數也末世無才則往往求之於單詞片語而其間小有才者亦每學蟲聲獻偶得以希人之憐或又從而妒之皆可恥笑雖然存而論之亦足以見夫人之所爲能不能也予友朱叔子氏試經濟于山林所居禺峽故黃帝子采藥讀書處向頻沒于蛟螭荊棘叔子獨能與曾季狂

按舊籍闕草萊復洞天福地諸凡古今遊人一事一言悉窮索於斷碑殘簡中此豈非具曠世之才者今讀其所輯憐才篇上自帝王卿相以至於僧伎鬼卒無所不書予爲之感歎既而又欲因之以正告之天下今天下需才急矣乃相與塗飾要結所進者多非所宜用其有氣類相召樂育培植則又輒以爲黨又其間稍稍自負者急於求見或未免失身躍冶於是人可亦可人否亦否不復能自行其志嗟乎此其所以負聖主憐才之至意則益不可以不明夫所稱識膽之說也若叔子者高市上盲賤覘史賣卜布算蠙龜者流反偶有一端可攷

是以舉予恆論者爲之序

徐巨源易繫序

易繫者予友新建徐子所作徐子才絶今古性純懿讀書善悟爲文章詩歌皆上出古人能得其神不爲形似成家其他管郭諸雜術盡不能出焉可以窮其源流特少習易卽力究其所以然於是慨然而興曰夫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繫辭辭也吾將爲之繫變繫象繫占易爲卑卑不足述或曰三墳亡子幽厲九師興而三古寖衰則豈所難于徐子哉予嘗觀象焉布蓍玩詞焉因以思周公之才之美其爲文必無假借之詞退而爲文物當名之說嘗觀圖焉因以知陰陽贏之退而推之雜物吾因并明其所以爲連山爲歸藏此其爲說舉今世師

小伎無不得準嘗效動焉因以信窮通得失有爲天運
爲人力退而雜古史記所載條其事以繫於卦爻之下
有所發明而徐子曰夫三易之所名五家所興皆於是
可會矣予驚喜躍然務終予學又有以知徐子之學爲
不可不立而傳也夫徐子者使其學得行則世之所爲
干祿者尚未大失而其竊一端以立異爲鬼神者蹤跡
顯然又必不敢出而陽背於吾道以與相角於是先王
與民同患之教乃日明而凡民將勇於爲善而憚於爲
惡如之何其可以語者殆未易而徐子徒以其文章詩

歌稱也予是以爲之序以待其人徐子別有易解則爲
明三聖之說皆學易者之所當知

三十二篆金剛經序

如我所聞金剛般若如大火聚如來所說無字可說云
何佛子作文字觀如我思惟剡皮爲紙刺血爲墨書鴈
功德爲流通故云何佛子於此經字不錄梵書復不今
文乃作諸篆種種殊異玉筋奇字大篆小篆又或上方
壙書穗書倒薤柳葉芝英轉宿垂露雲碧落龍爪又
若鳥跡雕蟲科斗如是乃至鳥篆鵲頭麝書鸞鳳龜書

何以言之如一莖草現如來身穗書倒薤柳葉芝英作
如是觀華嚴藏海雲歌鳥讚淨土迦陵仙音微妙驢脣
建立楊柳宣灑金翅雙翼如止觀禪轉宿碧落垂露垂
雲鳥跡鵠頭鳥篆鸞鳳作如是觀一切龍神讙聽於法
上下獨尊觀史多故龍爪龍書作如是觀毛介鱗裸一
切衆生具遮那身蛤蜊猪骨菩薩說法雕蟲科斗龜書
麟書作如是觀月上光女無厭足王斬趙州猫娶羅什
婦墳書用煤氏酤合男女用縣針翦刀及篆作如是觀國王大臣
富人長者檀波羅蜜積福食祿施地布金或陳兵衛或

鑄大鐘拔鬼趣苦金錯古錢書刻符鐘鼎篆文作如是觀
又如所云食舌法等觸衣得道如彼風幡當下了然纓
絡飛帛以若王節作如是觀如是乃至卍字湧胸阿茶
無字世出世間差別無礙大篆小篆上方奇字作如是
觀善哉佛子三十二相以見不以見見如不識字
見黑謂墨見白謂紙以悟大者一點一畫盡四句偈莊
嚴供養遍如來身是知書寫功德無量敢告大衆諸同
觀者願即文字作是思惟十方諸佛剎那隨喜和南迴
向等金剛力

右經篆益宋僧道宵所集神廟時有汪黃蓮居
士刻行某上人因閱關摹寫一卷敬爲贊述

易史序

黎遂球曰易人事之書也昔仲尼至聖作春秋紀二百
四十年之事於易作十翼益嘗三絕其韋編云是故夫
數所以剖理也理所以成事也易有太極生生不窮衆
人圓於器焉聖人見其道焉是故順其理然後得吉悖
其理斯以取凶然亦有以理取凶者此聖人所以有憂
也悖理而吉者君子不以爲吉以理而君子不以爲吉
者推於其所小疵因於其所大分也是故以古人之事

而擬諸其形容無不見矣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其
端可見者也仲尼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
過罪我者其爲春秋乎是故易有吉凶而春秋善善惡
惡夫人不能得之易猶庶幾其懼乎春秋聖人復起此
義未之或改也予讀史自三皇至□元不能無感焉乾
坤闔闢於斯乎攷矣因取其可相發明者繫於卦爻之
下而亦不敢不因乎文周之詞因其詞而事無不合焉
著其事而理無不見焉得其理而數無不賅焉夫數也
者亦器之所以紀名而已故曰易人事之書也有守之

而若畫焉此從乎器者也有游之而若虛焉此從乎道者也是故三皇五帝聖主賢臣爲忠爲賊爲愚爲哲吾可以一畫槩之吾嘗布著焉若參若伍其所爲誠然者初不過偶然而已夫其已然也爲誠然而然然而其未然也爲偶然而然是故後之君子不可以過驚乎其事也抑亦不可以不過愼乎其事也作易者之意其在斯矣

詩風序

詩風者黎子頌古人之詩有感而存也孟子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西戎板屋之風其或繼周孔子刪詩留焉感慨繫之矣漢興以馬上得之觀於綿蕞制禮其詩可知降自魏晉爲風幾下梁父之吟猶若限焉六朝歌舞其音靡靡隋煬不返見乎宮聲李唐以詩取人人有其詩至於五季人且亡其詩矣求其可當於雅亏將何所取乎趙宋諸儒貴性賤情蠲韻詮理茲不具載惟斷自五季而上西漢而下其有關於世敎之興衰者存之其可以見一時之俗尙者存之秦與季周去聖人之世若彼其近其大端可見在三百篇如狄之滅衛可得而槩矣宋之滅於胡也又何爲者也是故宋人之詩吾未敢論焉夫亦候與氣爲然諸君子未之能振也豈不可歎哉今所爲風者合正變凡若干首或紀其事知所諷焉或標其致因乎其所至焉噫嘻世有好古之士吾將以是風之意者當吾之世大雅可復作矣頌者觀之

李氏藏書序

黎遂球曰入我朝二百數十年以來乃無有以諸子之書稱者非無子也郁離龍門空同皆爲子者也若卓吾李氏斯可謂諸子中能成一家言者矣夫李氏之意在

乎質直使其得志必先罰而後賞其爲學流爲申韓刑名然則李氏之書誠可廢歟曰不可當神祖四十餘年間天下全盛時人皆醇悶酣于文飾使爲相者能參而用之以稽責名實起懦振俗天下可久安無事唯其不然而上黜之也益嚴則下驚而奇之益甚於是後生小子皆耳食其說諸措大熟于科舉之業目不覩經史全文又相與竊取其言以爲古學優人肖史互相傳說眞贋交蒙世風亦遂因之而變嘗以近事按之如盤水加劒之體不崇則李氏之所狠恨輒以爲可殺者今皆殺

也崔魏盤毒辟于東林講學之儒以邪說沮則李氏之所排擊以爲假道學者今并幾無其人也以至急武緩文情面必破立談授爵格外收人李氏之所燕居深念而託之空言者今皆不得已而見之實事也他如寇氛狂逞竊比水滸奴才小人扼腕誇詡怨望相傾慨慷感激要盟結友罔上行俠如此者謂非習聞李氏之說而成之不可昔漢文用黃老而宣帝尚綜覈凡天下之勢流則必傾極則必反儒者適當其會既有深心宜不忘遠慮積漸而成豈無故歟然使有得其大意而苛于治

已薄于責人濟以温文歸之風雅吾尚見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爲友盡誼爲行不玷爲學不欺爲事圖功至于不懈天下事何以不可爲孔子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夫李氏者可謂有其質矣則亦烏容没焉今一二十年來天下諸書盡出士翹翹修古聖天子方反經黜邪羣見一新以學者久習李氏之言竊恐不知其微附會偶合趨舍兩失蓋不得不爲之辨其源流會武林鄒公沛氏錄遷史善本成又訂正續藏書以授剞劂因遂舉而論之二書往故有陳明卿太史訂

輯者筆亦繁雜頗非舊文今欲全乎李氏一家之言多可不載或分別而存之公沛卓然師古其尊人同子奉徵辟今就爲合有聲是出于名家知以所學救時者則請書予言以爲之序

嚴印持先生詩集序

嚴本與莊同姓至漢以諱改於季周有滄園周於漢有君平子陵皆自得隱君于也於我明有印持先生先生出于名家至性天賦束髮受書學古有獲初與聞子將先生爲小築社於時四方諸文人多裹糧數千里至不

則亦載書而馳數十年來所爲公卿宰輔當塗要津先生固嘗拍肩相友及兒子呼之而先生經術宏詞淵然內足乃獨以諸生老此在世人恒情必因緣爲聲陽名高而陰厚實即所謂超然高邁者亦不過爲豪舉語甚熱中而睨視却去之先生顧夷然不屑冲然澹然對之能使其薰灼之氣漸消而意遠也非大有得於中者而能然乎先生居家孝友雍穆與弟忍公及其子渡猶子津沆等相與爲學不輟諸子皆文章行誼特盛一門天下士亡論交不交皆能知其爲嚴夫子而先生則更

善書於顏得其深重於蘇米得其瀟灑善琴家故有名琴二日撫而弄之既而有友方先生者所寶爲唐雷氏琴先生齋戒請觀方先生舉而贈之先生喜不自勝寢食必偕自云抱之而眠往往有游仙之夢又曾得躬事雲栖老人受西方淨土教所悟益深以故其爲詩悲感慨慷慨述時事憂危與貧窶窮厄之狀類多似杜而其閑逸自得不爲物遷之旨則神情韻況又皆似陶夫詩以形人心之聲先生處約而能恆安遭時之變態翻覆不一生於盛平而晚際兵荒道期古處而漸覩輕薄凡所爲之因爲韻藂一書有周子者復爲之辨難攷詳爲韻藂識餘然後聲之難以語於書者凡輕重清濁無不各具且其法視之昔人簡而得詳音韻之學當無以加使無字之聲皆傳矣咸謂此書之功可以按律定樂見天神地祇又可以資干兵法安邦定國兵家隱語如庚癸河魚之類熟此不過擊金鼓鈴柝數聲或舉旗色立竿擲瓦石數次即得相呼畣如面命而予謂使尼父刪定三百篇時諸弟子有能通此者即笙詩之聲亦當遂傳束晳補亡自索然無味夫事有古昔聖賢之所徘徊却顧而吾黨之學問乃忽然通之以此思之良爲至樂爾然渡定交焉既又三年餘聞先生之訃來弔則渡且釋禫已出先生所爲詩集凡若干卷請爲之序辭不獲謹序

其大者如此

韻藂識餘序

易先卦畫禮載枚筮此所謂以形語者也雅之不傳笙詩徒有其名則無字之聲反不可以與後人語者也夫然而聖人著書垂世之意不已窮乎自西域十四字行而一切之音可貫復得三十六母而等音之法開焉顧邵氏以來竣成絕學寧友有徐子者乃獨能深究而得之因爲韻藂一書有周子者復爲之辨難攷詳爲韻藂識餘然後聲之難以語於書者凡輕重清濁無不各具且其法視之昔人簡而得詳音韻之學當無以加使無字之聲皆傳矣咸謂此書之功可以按律定樂見天神地祇又可以資干兵法安邦定國兵家隱語如庚癸河魚之類熟此不過擊金鼓鈴柝數聲或舉旗色立竿擲瓦石數次即得相呼畣如面命而予謂使尼父刪定三百篇時諸弟子有能通此者即笙詩之聲亦當遂傳束晳補亡自索然無味夫事有古昔聖賢之所徘徊却顧而吾黨之學問乃忽然通之以此思之良爲至樂爾然而予與二子者蓋不幸而俱生于近世去聖賢日遠又

安得起古人而相與語之哉徐子者字巨源卽序予詩以行者也周子初字白山今改字遠令其爲人學博而才足以通之賦性淵雅行誼敦古是以其思無越畔止而有則故可以爲是書

顧不盈和擬古樂府詩序

今天下多言詩之人然而無多詩人夫所謂詩人者而必深居泉石鈎七簡出塵世故於不聞而後爲詩此其說有然有不然然者何不逐逐於名譽得失斯其性止而情必深而所以不然者則惟其不深觀於世於世事

亦不能深發其感故也三百篇何所往而不從感發哉以予所知則顧子不盈其可稱詩人也夫不盈生於華胄父兄貴爲徹侯而以其學能盡其才冲然與賢士大夫支體者不勝衣與之語斯世成敗是非得失常變之故忽忽乎如有所愛淵乎如有所欲止也以故發而爲詩自多規悟諷切反覆之而每有餘味斯其人使居可爲之時相與激動鼓舞吾知如曲逆朱虛當不肯俛首讓之斯集爲和李文正公樂府予會三復卒業而益信其於中忠孝之誼有洞然不能汨沒者是以不禁爲長言之爲往復言之而因以思文正雖貴爲元輔然考其當年亦幾幾乎有不得快於心者而爲是以寄訓旨有獨遠也是以信詩之有發於感者深也文正感焉以著于訓不盈感焉以形之諷使世之事變當前者能因是而思其所以然焉必有可以救正此豈獨爲詞章聲音之學已哉蓋古者詩有賦比興然皆因事而作孔子刪爲三百篇皆可以被之樂歌其後樂與詩分爲二而銑歌鼓吹諸曲獨專其名乃顏延之秋胡行若唐人木蘭等篇則又今歌伶傳奇述事之祖也卽以傳奇言之元

人初不過一人獨唱敷衍其事後漸分爲諸人多出兩目而所譜曲牌按套襲用不必致其元本則又如營篠引公無渡河等之可轉相傳倣故有借題發聲者亦有直述本事者夫見事而感則必聞聲而婉轉悲動文正原作本不若規規聲調其因事發聲自可一唱三歎前唐李杜諸家有爲之者然而未能集衆古事專成一書也自文正爲之今得不盈而文正之旨益暢矣夫使不盈第若世之所言詩者卽窒自足又烏覩夫古今之故而與之相薄射而出哉故如不盈者乎益欲與之語於

性情之故也夫是以有詩人之目詩人易言哉

喬氏筆蒐序

予久聞喬子菟風向未獲交比得見之湖上知爲李舒章陳臥子之友好予因以所信于二子者信之喬子出其所爲詩多與二子唱訓超超乎風雅之遺也既以其所輯筆蒐從予問序予於二子之誼益不敢辭茲嘗以爲今天下幸而藏書盡出好古家絃頻相奮而以予論之猶有三憾焉何也其一者至神之學何謂神有如仲尼之知雨子產之知火師曠之知南風且古之出師以

律聽軍聲而知吉凶今之老農猶能度日影而知來年之水旱如是者類能備災捍患故曰神其一者至精之學何謂精有如鼂叔之知晉師之所出范蠡之知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復以至師老馬而得水學啄木鳥之畫而閉城門或聚米畫地而能談山川險要如是者類能致遠宇遍故曰精其一者至變之學何謂變有如劉原父之辨硯指天寶之稱年爲贋何承天之見銅斗知爲甄邯墓物是以糞金之牛延壽之玉杯柏寢之銅器皆可按形而證如是者類能辨奸指佞故曰變夫古者推

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近世欲求宰相于讀書人皆必有故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豈謂是歟予益歷游十餘年求得遇斯人者而師之學之則手喬子之書而重有感焉今喬子之於諸經子史也斯可謂辨證無遺世之所矜如楊升菴胡元瑞者其在斯矣以至變而得至精以至精而通于至神予則蓋有所望柳子友有黃子逢永者其所著有詩騷本草通一書鳥獸草木之名號爲多識說圃一書則又方聞之苑也如將離之贈何以相謔黃子曰此所謂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也其證解微妙大

都如此顧黃子今以養疾圃守王園長署中其爲書不爲之傳又不知將來誰與傳者至於羅浮西園公則已耄矣又予往侍先君子膝前問字之屢恒滿戶外然得者輒去不及爲書手澤幾何痛念如割傷哉人生百年計合一晝夜僅可頌四十萬言即使全與之以三萬六千日所得有幾而求之者或不能博博者或復寡要求於要者或未必皆其可用鬱鬱終老不得竟其所指歸喬子勉乎哉然又聞諸葛武侯拜臺而得風耿恭拜井而得泉劉昆反風而滅火文翁拔劍而江平王尊執璧

而波却錢鏐射弩而潮東是以古者無書可讀而一誠能通抑或然與喬子歸而質之二子者卽以爲序亦遂書一通以招亍黃子

華仲通集序

黎子曰亍嘗讀韓退之所爲張文昌與李浙東書其中慨慷感愴未嘗不爲之掩卷而三嘆至云籍又善於古詩憑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嗟乎西方美人之思今頌詩者猶往往傷之而後世賢者之不見已爲悲也於是集所爲古文詩詞者以示之亍因鬱乃將以得與之比並爲樂退之固以道自任者文

昌曾與退之書又規其多尚駢雜無實之說有以累于令德此豈與所爲鬱輪袍者比而退之之爲之言之也如此文昌之使退之之言之也又如此不亦重可歎乎亍友華子仲通向以刼股療其親有至孝名其爲學出于高忠憲先生故其發爲古文詩詞與今應制之業皆能茂而堅麗而典紛而理小而能大詭而不虐縱橫曼衍而不離乎其宗執一經而學于門者蓋恆至百人華子遊其藝以爲書皆能成一方家言也顧華子猶窮年伏處一室焚膏繼晷韋編幾絕邇年來至於傷其兩目亍過梁溪往見之升其堂與之揖讓進反然後入坐不假相者而能爲禮華子其復於明矣乎則曰今茲差得不廢然當其失明時固能然亍然後知華子之心其能別是非也固可以不假借于目而能與天地日月相麗夫治人之道不下堂而見千百萬里儒者之學不出戶而知周萬物道濟天下尚友者但頌讀其詩書而知其人善學琴者能見其人此華子之謂歟倘使得志而出而華子之爲華子可知華子固嘗閱居深念且將以世之不見已爲悲也於是集所爲古文詩詞者以示之亍以見之亍轉不爲華子悲而爲人之不見華子者悲不知世之讀華子是書者其好之也果能過于絲竹金石否耶抑令其能之而華子之所以爲華子者其又何以華子之不見爲悲也放之唐史文昌病目三年而愈其後仕至國子司業使華子爲之又必有可觀亍既別後居吳門華子寓書吾師之子李文中使亍爲是書之亍遜謝不能文卽復敢以退之自居又不知今之世誰爲浙東者可告語哉謹不辭而爲之蓋與華子共俟之而已

謝伯子遊草序

稱詩之多窮人自昔盛王之世已然嘗手三百篇鴟鴞
東山大聖人之窮也腹心而冤罝英雄之窮也標梅而
求庶士在公而命不同女子之窮也彼生不逢堯與舜
之歌又胡爲乎來哉予友謝伯子氏其才其學俱足用
爲補黻經綸乃天故窮之憂傷半老飽侏儒之粟以明
經乞半青氈別來一載則意昔宿盤可當簡兮之爵兩
廡俎豆間思西方美人也顧力且不能盡行其詩僅以
遊草殺青予於是益不能無感焉夫以古之聖賢男子
淑女所遇如彼則伯子之窮又烏足諱此豈如賓王發

嘆于雌主靈均離騷于鴆媒哉憶予與伯子同里相向
先君目予善步伯也武雖取富貴可也伯子業舉子爰
疏義間及古文詞當時如韋甫適越予從效尤流輩見
之卻走至有欲舉予諸古書笈浮之端溪水中幸而聖
人出古學興起天下之士以好古名顯者比比奈何予
陸沈伯子復爾此韓蘇之所以寄惋於磨蝎又何尤乎
伯子詩具在予不必論其他尚桑皮薪積豹斑可見讀
者自能知之予獨恐千古而下有嘆伯子之詩而傷其
窮者因尚論其世故爲之推舉盛王之世之多窮人如

此伯子於是向予歌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劉生民遊草序

予友劉生民蓋永豐令劉使君之子使君作令賢聲籍
甚以勤勞卒于官江右人士至今思之其所遺生民兄
弟僅一經故生民貧窘甚又使君嘗負數千金于人
人望生民兄弟償如酷吏催科不能少俟其身貴也無
已乃出游寄食于使君同籍諸公豈盡以生死易
交者顧生民氣骨多骫髏自待甚重禮貌衰輒去曰使
先公而在豈忍辱賤我若此於是遊益不得志歲丙子

入粵予粵故有貪泉多寶玉然邇年以來士大夫之有
氣節者率不肯輕就公庭其否者乃習爲諛諂故上日
益尊生民過爲門者誤以爲粵人輒下賤之如粵禮其
居者又不欲尊異生民恐粵人見之以爲上之待士禮
原如是生民乃益不堪輒索予遊酒人歌伶間往往發
爲詩詞文章以寄其不平予往往因生民醉問諸伶誰
能爲優孟歌所謂廉吏不可爲於生民信之比生民別
予行且留其先公桐鄉謝庭樹倚召公棠予遊粵且然乃無望
北上道過之又窮如故因笑謂吾子

於他諸侯矣去粵者多陸大夫裝而粵人嗤不敢出諸口宦粵者又因不畏粵人而畏客粵今日雖因而罷弊然粵人亦惟意無不可者若夫其倨視客則粵人所習慣成之是亦予粵人有罪焉予乃索酒使生民揚而浮予予爲生民告曰吾子年最富家有學才品最高又仁人之後必昌以施展其未竟亦何憂不富貴第安之而已且復索筆題生民諸詩文使告其望責於生民者曰生民遊粵實無所得故偕予輩遊亦以偕予輩遊故無所得然而生民何憂不富貴則亦姑第安之而已于是

詩雪軒校刊本

予且先行至毘陵待生民兄弟之歸

甘禹符遊草序

予嘗評禹符詩如幽燕老將蓋在禹符未出塞時也禹符往詩有古樂府一卷天下人爭傳頌之去冬予過巨源亟問禹符知在都門既予入都覓之不得聞禹符亦往往從長安騎驢冒雪覓予頃予還居虎邱一日忽與禹符相值驚喜叫語則且出其袖中出塞十九首詩見示其詩多感慨風議字字可當長城徒以少陵稱之必當不屑間及他篇大都相因而動響振金石因是問其行蹤知書擔所至頻遇寇□於是欲縱膽觀之北出昌平覽九邊之形勝已乃旋車而南歷滹沱下黃河眺岱宗過淮泗越下邳徘徊圮橋弔漂母祠下慨然興嘆遂渡江來吳且告予曰頃見遼薊居庸宣大皆倒成天險使有能者扼其要領□隻騎豈能入非□之勇而我之弱也思請長纓繫名王頸則又以目擊時事掣肘心灰念息聊存諸詠歌以當痛哭流涕而已予則惟有笑弄吳兒歌扇日索之飲酒茲且別去還粵復留一日題其詩行之因又笑予前評之不謬也若禹符者所謂生當霍去病者豈是以皆不能不爲之感尚還過巨源待禹符歸榻首共醉

詩雪軒校刊本

區叔永詩集序

詩聲教也其微通于鬼神故不可以名位權力强之而傳有以其事傳者其人傳者傳其詩非詩傳也以予所與遊在予粵則有區仲子叔永其詩益足傳矣叔永予年伯太史公之子啓圖氏之弟也太史公之詩傳也規

於雅焉啓圖麗於古以則焉夫雅人深致學士修之古而流於趣雖兒女子皆能爲之流連往返不能已已斯二者皆有所謂勉強與自然之分自然者才而勉強者學也叔永胸懷澹遠曾再遊金陵入燕市登眺多感歸乃爲園掩關三餘自足花竹禽魚之與處絲肉半臂之與調笑有閔情無雜慮其爲詩乃一變而精潔細膩得之性者深而出之意者稱亦其才使然也以言乎其賦則經緯之理遠不徒工也四言高古典雅不徒飾也五言古之冲融澹宕體物賦象七言古之艷麗輕逸百態俱出也五律之出入王孟原本太史而工巧神致幾過之也七律之明秀疎落而五七絶句之丰神幽異冷然而善也夫上之可以抗聲廟堂下則田父野人曲里房中靡不象焉靡不肖焉肖斯感感斯傳予讀三百篇凡所爲沈吟慨慕不能自禁以至于欷歔俯仰悲泣嘯歌者豈必在夫愁慘之狀哉有感故也其言之者眞而聞之者信於是壯烈之懷或動於物而傷時之逝追慼光景而惜遇之窮唱嘆稱引三復悠然而有餘思則烏有不傳今叔永之詩有焉固不謂其風而非雅今而非古

也頃予遊行天下所遇多坐井窺天之儒不能知學有大海觀因擬著懷土賦以廣其見聞叔永三城賦出予遂可不復有作予之信叔永之傳如此記練帛者曰清其灰而盎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盎之而塗之而宿之予固知叔永之得之家學者亦猶之乎其揮沃者也不則所謂傳其詩豈詩傳哉叔永詩前後凡若干卷於崇禎己卯之夏屬予合而定之既而爲序於時爲七月七日

崙孫芙航集序

予於崙孫竊方之康樂阿連也予族自西漢軑侯而後

率緜西北而東南崙孫與予同番禺而先高士與叔含孺父詩文最洽子姓中莫逆即崙孫尊人也予生壬寅而崙孫生丁未雁行相先後益予長六歲憶崙孫年可十二三有詩一編予就而竊讀之快有倫父鄭生者亦出詩一編予絶之使焚炙酒崙孫亦快自是崙孫益不隱予以詩方予未弱冠先高士不令通賓客唯侍坐隅含孺父于崙孫兄弟如之顧兩家相過得躡足耳語徵所爲詩文則交相賀爲樂今大中丞張玉笥先生往令予邑試童子枚予冠軍則崙孫驂乘筆研之炙遂不憚偕

詹宇示人於是崙孫與予出入恆偕予以丁卯鄉薦崙孫守半水如故海內人讀予詩文者則必問崙孫不謂予公車再罷歸而崙孫與其兄臣哉俱以水解也崙孫家三世稱詩其外祖爲潘光祿家多藏異書時得讀之予頃遠遊亦往往舉架上書付之崙孫又性簡嘿無他嗜好其讀書遇腋者裘之蹠者羹之鯖者醢之故其詩字句皆新豔可喜而氣格亦復軒朗如斯集者可以下其必傳矣後世有人搔首持向問青天請以予言俟之

夫詩有因人人有因詩如崙孫者因詩傳爾然其爲人温然如玉恆唯唯諾諾不敢失聲色于大父母若父母如康樂將惠連去歸來居仙城擁鼻行吟自虞六喬生前則孝與兄臣哉廿年同一布被食息唱和不稍相離至於同舟而死則弟予年來南北東西殆無停轍悔不用人則韞櫝儻跋均無棄枉之材以之用物則釘頭木屑皆足以備緩急然才如孟長而使其貧賤以老固吾所深歎也諸巨公豪貴多思與孟長遊而得其絶伎以爲快者吾請以此說告焉於是書爲孟長集句詩序

是誰集序

予年盟兄張荊公之集也是誰不可詮之曰猶之乎無我相之云也佛言無我孔子絶四終之毋我無盍毋或有分乎夫無我之云者非以明讓又非若

吾友有陳孟長者隱君子也居厓門崑崙諸山水間歲一來仙城恆使童子拾溝塗中零斷瓦礫歸因其方圓

後其身者之謂也無乎非我之謂也山河大地皆法身也夫有我者必不知其何所爲我認頭是我則頸可斷眼是我則耳可塞口舌是我則餘者可廢以至於鼻等手足等亦復如是然而隨處拔取一毛則遍體皆森森欲動或曰此一身皆我故問之曰身以外果非我乎耳無聲眼無色鼻無香舌無味身無所緣我能自成爲我乎當其聲寂色變香銷味澹凡諸所緣久即破壞我又在何處前公於此深之乎其悟矣是故一切有情無情皆我也打鼓弄琵琶皆我也溪聲山色皆我也施捨放

生物命皆我故說法引導闔提皆我故謂我幻乃眞識我有盡乃無盡夫是以反而問之曰是誰吾以知前公之音員而義貫也前公勉矣今日說者曰是誰今日問者曰如是我則斯集也不且與慧命相續乎每笑今之爲集汗牛充棟如郭之註譚之書不知其幾以斯等之所不必辨獨惜夫世上守屍之鬼以主張造化爲用天地陰陽爲體曰我在此我在此矣請逐以問之曰安置此處畢竟是誰噫末法支離所望之前公不小坐聖湖

同前公侍宗寶師談因書此并問大衆

戒和尙詩序

以予觀之佛子之來斯世也有二建立一遊戲一又各有二建立而建立一遊戲而建立一遊戲一建立而遊戲一何所取之以莊嚴也以引人入莊嚴也予觀戒山法師其一之者乎二之者乎初年講經天台諸刹屢有祥瑞既以請藏入都見達觀大師達搭衣俟之甫見達問行者不搭戒衣何名佛子師笑曰戒是衣歷和尙猶在幾寸布上著腳即不拜而出達追之返遽下座執師手曰獅見則吼狐見則伏偕入方丈語大契適

中使至欲取壽詩百達目師期一月曰不十日不五日不一日不即命燃香香未燼詩成既復歸朝南海會妖書事大索或以疑師神廟震怒師從海上聞即投所司械至都繫西曹楚甚賦囚冏吟遍傳都城以白得釋賦南歸偈神廟憐其冤特貶瀋經建閣遂賦掩關南屏詩會東□動岳大中丞當出塞多難其行師挺然願從之策馬披短髮長嘯岳家軍中□爲遠遊賦漫歸詩以和中丞亡何歸老徑山下天台教院比予至昭慶得交其徒孫海眼出諸詩備知師事師已化去十年矣予觀詩

與佛法其離合也亦有二綺語一贊歎希有一以前之所謂二者觀師則後之二者又何離乎合乎予讀師楞嚴截流與所爲老莊解而知之矣聞師與士夫會語輒問曰愛欲其生惡欲其死天與聖人皆然何名爲惑衆皆思索無以應師大笑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其敏妙不測如是然則不知師者又何能觀師乎以予觀之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本來面目誰能識且向尊前學楚狂此王文成詩師舉以自題者也可以知師矣既爲作老子笑序因復題此以行師詩

氷雪吟序

姚君左先生周忠介公師也忠介甞執經問業于先生門以成方正名臣則君左之爲君左可知君左老矣放志遊四方爲古文詩歌陶然自得四方名輩樂與之遊聲名且達于諸賢王間祁陽王至降階造膝升之上座與談詩歡若兄弟於是君左才名方之司馬鄒枚輩云氷雪吟一編則往時從都門與鍾伯敬同舟而南所作其爲詩多伯敬手定乃向以不經意置之偶從亂書中取出思錢行之以問于予予以爲今談氣節則忠介

聲詩則伯敬此誠東南之士所奔走而惟恐不一得當者也先生以忠介爲弟子又得與伯敬同遊述作固久已出梁園諸詞客上昔葢公黃石公皆爲名臣師然猶功名人耳西園角里四公者則未嘗聞其得命孺子跪進履使此五六公而恆在梁園諸詞客坐間亦必無因得致之而司馬鄒枚輩其爲詩今不入伯敬選者又比比也然則吾君左先生豈無恒重者乎吾聊爲論其詩者言之因書以復先生

銀鹿春秋序

銀鹿春秋吳門陸子亟先生所作其爲書凡若干則葢規時之爲豪悍牙爪者發云以本于仲尼麟經則亦猶之乎誅亂賊意也然而書善而遺惡間或取一節而不必責之以大義有如趙盾之人以當其君之大逢丑父之忠以辱其君君子所譏矣故或盡力于私家適以爲賊于公誼以是倒而求之若孔子之勿殤嗟童亦難爲繼先生曰吾爲人奴言之故以銀鹿名柳子放古者蓋有家臣皁隸而少以奴僕見奴者罪役僕者輿役奴非大臣世家不有僕則或以于弟爲之今惟勳爵受于朝

者得稱奴其童子去歐本生來執役食力則以義爲炎
子陶淵明有言亦人子也若所云人奴之生得毋皆爲
足矣此在主家宜然足以爲訓哉然則必撫之如子斯
可以望之如臣御之以恩使之以禮而後責之以義必
有道矣今也不然或繇無恩故威不孚無禮法不立或
賞其不義以是爲能報恩夫臣于人者皆臣人者也吾
見其上以爲望而下以爲督事上使下有矩存焉則胡
不從斯求之是編也又即可以爲今之人臣者一發明
本心矣以稱春秋不亦可乎先生抱道而隱其爲人輕

財好施能排難解紛賞善嫉惡有仁厚之譽義俠之風
長公履長氏趨庭雍穆文章行誼爲吾黨推信必將以
甲科出而圖吾君其資事之道爲臣之鵠吾於是乎推
之是爲序

輟耕草序

友道之難其端有數曰管與鮑之一貧一富蘇與張之
一縱一橫伍與申之一覆一復李與蘇之一辱一榮狐
與介之一言一不言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惟天下有
心人其所持益堅情益深相疑相望相形相忌往往有

之易稱出處語嘿以明同心故曰君子之道今未求心
同先求迹同晏嬰所謂水水不能食琴瑟專一不能聽
是故予之友多當世君子也然而幽谷嚶鳴偶亦不能
無歎讀輟耕草知朱叔子之於其友也如此則予益自
媿矣叔子今之有心人居名山中與曹仲旋氏善兄事
之三十年如一日於其死爲詩若文哭之曾季在氏刪
之以付剞劂所存尚一百許首款款如訴訪叔子者入
禺峽聞吟此詩幾何不驚爲啼猿斷腸叔子固敦篤友
誼仲旋之賢亦因之表見然叔子固非無他交得一仲

旋以是爲終始也叔子交遊聲名滿天下而其於仲旋
之交也如此固心同豈尚蹤跡之能然乎至其自序乃
謂知交寥落他日戢身誰復能爲下一語者固以弔仲
旋實以自弔又重索予序以當他日珠襦玉柙也然則
讀叔子詩者倘能得其心亦安往而不可同哉予因爲
論而序之令予輩果後叔子死毋使青蠅聲得驕驁鳴
則叔子雖蹄然獨存可矣

踽菴集序

踽菴集凡六卷爲詩序六篇文序四十三篇壽文十篇

祭文五篇碑文二十二篇論六篇表四篇策一十六篇
邑父母蔣南陔先生所著也遂球頃遊吳中得與錢牧
齋宗伯交知先生最深既先生來令南海粵諸生人人
慰得所師業奉其所爲制舉義錢之以行因復得斯集
以授剞劂遂球自山中還先生則屢目之爲序遂球退
謝不敏然私心竊以爲此不朽大業藉先生相附以傳
固所願也遂不辭而爲之序曰夫文章者載道之器豈
易言哉自仲尼之徒以政事文學分科而所稱絃歌之
治如子游者後世顧未聞有所專頌何以當時所列乃

在此不在彼西河之教令以詩序傳於政治又何鮮述
也他如單父宰之書十有六篇世不能見以成周盛時
召公分陝之治至矣尚書所載不過旅獒召誥詩不過
公劉泂酌卷阿大史公傳循吏者五人子產以博物稱
其有詞僅雜見之耳史公儀休魯博士高弟也其書無
聞西漢六循吏亦未聞有文章之稱如長卿等其令天
下郡國皆設學較官則自文翁爲之始爾若是乎吏治
文章之難兩兼也今天下習先生之文久已如龍光鳳
采矣止雒陽紙貴雖林賈昂而其爲治也則又廉而能

惠嚴而有禮愛而有體君子樂得行其道小人咸各正
其欲眞有古循吏所不及者遂球固知斯集之所以傳
也使當吾世而有發古壁得竹策若宓子若孫叔敖公
孫僑諸人之所爲書有不稱道傳示相與樂攷其議論
之所設置與夫意志之所存哉今天子承明侍從之選
率絲外吏倘亦以爲揆席所需文學政事相推而見夫
吾輩攷古證今豈徒若組飾太平爲華國之務已乎入
品之流亞輿圖之阨塞險要建置因革俗尚違向其或
臨文興感慨慷不平恒於是乎觀之故知古者貴學而
數月而衆理具秦士化民歌他日當宰天下亦如是矣
斯集也不將與君奭之頌並垂且以補先生鄉人言夫
子之所不存乎是爲序

春秋兵法序

兵事著於黃帝不可得而攷矣世之傳者不過與陰陽
時日之書等亡無取焉其可稽據者則無如春秋間關
壯繆公號稱絕倫而津津于左氏非乎亡少即受左氏
于先高士然其時海內平治不過以爲詞令之式廿年

來四方多事亍以白面書生遨遊諸公問羽檄飛至問輒以意談兵時多奇中然不敢自信爲能也會以省母從吳歸粵舟中無事因取左氏諸丘事別爲端委手自寫記時以已意附於其末偶有宦蜀舉所載書籍見質者始知昔人久已有是編亍甚自笑其勞然頗覺其泛引無當則又不容自廢以精切而明蓍蓋無如亍本也雖然此豈眞足恃乎哉以趙括而讀父書所爲膠柱鼓瑟卽古之善言兵者子胥之忿亟亡臣之狡伯嚭之奸合力共濟猶不能盡得志於敵而謂規規然襲之遂可與言兵耶抑古之兵猶醫也醫有以古方誤人者矣而必不能廢方故事猶方也器伎猶藥也其臨機應變則猶脈也今之談兵者非不慷慨可聽然而其弊也有二一者多而不精不精斯置置斯無恩無恩斯不威不威斯令不行一者戲而不怒不怒斯玩玩斯置置斯漁漁與不行是猶病者之嘔吐而不受藥卽得古方烏乎療之然而亦未始非方書之所有也夫惟知義則生兵生則怒怒則以少勝多可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亍謂戰而義者必勝是故雖以吳楚之事孝與忠若不能兩具焉如之何其長勝也談兵法者亦試以是推之則亍庶有感于壯繆公之義而可師也夫是以尊之爲神亦試以是推之

大司馬申公疏草序代

令樞部古司馬職也然亦有異焉古者司馬得專制無事以農隙講武有事則統六師而出在行間無兩參可否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往往有之今也知兵者不得知食糈樵蘇仰給于司農軍行則居徒決勝算于申又待節出入無大小皆請命且待咨于政府則是天子未嘗將兵故今司馬權不若古斯其敏練必倍古若斯可以有爲也以某昔者所知則有姑蘇申公公世世清白一門忠孝自成進士歷職方而中樞皆赫然有聲爲中外攝服當拜大司馬則今皇帝已東□關人幾輔時也公日必數承召見夜分乃出奉報部署手口互用蓋經旬目不交睫其自序稱視劉穆之目覽手畱耳聽口應矣翅倍之今諸疏草具存卒業三復不益信乎惜在事僅月有兩旬故□亦未大創去昔者晉有采桑之

彼虢射所言猶若爲今日左券然有爲任里克之咎者非公也公諳于戎事知天下形勢阨塞其在職方慨然慕班定遠爲人願奉鞬橐從事于黃沙白草之場因輯有九邊圖說至上登極二年上之又嘗有感于高新鄭之議以爲兵學宜貴專門司馬官屬宜特高其選不復他遷邊徼數處風土不一宜於其地擇人使輪轉司屬則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功罪眞假皆無不具悉爲疏數千言奏之留在上前數十年來能聚米爲山川借箸而決勝負者文臣如公誠不可多得皇帝于倦

倦之際特以大司馬屬公不可謂不知公矣乃竟以時目所忌終老林下故或有志而未言或言之而未行或行之而不久否則皇帝方欲得壯猷元老登之政府以咨決戎事吾知必公屬矣我國家閥閱之盛無所不修談獨如漢韋氏之以少翁繼長孺者曾未幾見公之先爲太師文定公在神廟時稱太平宰相國乘可攷今皇帝神聖英武使以公繼居文定之任事業必遠出韋元成上固魚水相得制勝算若神又何憂乎□寇某閉居海上思與黃耇者共占之奈何公已騎箕上升矣屬哲

嗣某某曩公中樞所存疏草付之剞劂寓書託以弁語辱有氣誼相關其烏容辭是爲之序如此他如公生平橐槖思大節多可爲天下師當另有志傳不具述

廿一史識餘序

史惟龍門尙矣其後也日煩且蕪然而其書具在則何不因龍門而爲之曰不能十表八書毋論也能復引尙書左國戰策似堯舜三代本紀吳齊諸世家乎道德有如仲尼孟軻老聃談兵有如孫子吳起白起王翦廉頗李牧俠烈有如伍子胥魯仲連田橫豫讓詞賦則屈原

司馬相如行誼則藺相如魏無忌汲黯是諸人者乎蓋更歷數千百年而不可復得亦嘗悲焉今舉一代言之則晚季之材不及中業中業不及開創況以後世之人而附於隆古夫蘊藉不厚則其行事形之識昏於習晦沮於志故雖以東漢之氣節三國之謀畧兩晉之元遠六朝之工麗三唐之追琢以龍門收之其致槩亦以日卑然亦又恨以龍門之長不得生于宋儒理學昌明之後乃徒以公孫宏張湯之深文附會於春秋者爲儒因退儒而進黃老故其是非因以不合於儒而後之修史

者又漫然稱引不能自出其是非以爲是非卽如范曄沈約諸人於其行誼而其志識可知也歐陽文忠生平無多可議然其所述乃五季之事吾不欲觀故生于今日惟是順德理義以論前事則可驕語龍門而其不能因龍門爲之者勢也則不得不分門別類以汰其煩蕪使夫觀者不厭其以爲興發觀感懲勸功莫大焉如予友張子石宗所爲識餘是已張子蓋驚於人倫而以學達識故夫君臣父子夫妻朋友之間連類而稱有餘旨焉辟之易則諸史其卦乎張子其爻乎是以雜體之卦嘗不悲其遇而又若幸其所處在沙場絕塞金戈鐵馬間奇險憂傷得以發動其忱雄幽結之氣詩是以傳有定將以傳之後世者也予往言詩頌蘇李劉盧諸什未

止菴集蓋宜與周蔚宗將軍詩閻曹能始先生之所避

序

周蔚宗將軍詩序

非安步書生所能學作也蔚宗賦性忠敢十餘年遼海上提兵於撫定皮島變功尤奇邇復入行間爲勳冤策畫俱得要領惜其謀有用不用而所握手共事者非死于□卽死于法幾一時頓盡乃歸而小居西湖上放浪自得間且爲武夷之遊予初晤之于湖寺王子予安坐間卽爲予談已巳□人袁督師廣渠門之戰殺傷□六王子乃坐以逆辟爲誣害至眦淫欲淚既出督師所錯陳文恭之盡性又勝董賈文皇諸將之歐□又勝孝武衛霍則何不以蘭臺之爲前漢者爲之必有可觀張恒執鐵如意示予其意念殊深遠篤切是宜乎其積一往不平之感發而爲詩顧其爲詩乃復多山水泉石安

閎超適之趣不徒爲哀音激響若寧向之所興歎以爲
傳者昔韓蘄王以爭莫須有三字不得乃稱清涼居士
時騎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蔚宗將無
似之今君相聖明正人君子在位矣用人勿疑□寇終
當靖滅寧尚願得諸血性男子與蔚宗上馬殺賊下馬
草露布功成奏凱歌歸向玉環雙橘間傾孟酒相慰則
是遐也又烏足以定蔚宗乎使寧爲序謹不辭而題此

刻徐文長闕篇序

先高士所遺遂球書有徐文長闕篇一種皆文長所注

詩雪軒校刊本

道德陰符莊列諸子末附四書解數十葉當時文長擬
并其詩文刻之皆名闕篇觀其自序可見此一種乃文
長自點記較刻中間分爲陰陽文或標或摘皆有義理
葢先高士游會稽時文長所面授語具遂球所爲先高
士行狀中今文長詩文盡出雖酒令燈謎無有遺者不
知何故獨不見此種豈藏者祕之抑當時人皆用覆瓿
無有若先高士好而存之也袁吏部作文長集序所稱
闕篇亦不過文長詩文至謂得之陶太史故書紙中以
斯觀之此語當不爲虛遂球每出遊必選書籍自隨比

南還以寇亂車馬貿至數倍不能具因復損之以世所
恆有者附他舟留一僮守之來遂球單騎先還吳此書
恆在偏提間偶邵子僧彌過虎阜相存出觀之因嘆謂
不可不亟易梓僧彌賦筆高古爲詩銘鍾譚轉工書畫
兼絶早棄去舉子業絶志當貴故其爲人品益眞筆益
進進不已皆不媿乎文長者遂球是以樂與謀之每見
近來人曾未諳四聲韻律輒自標許曇粘賦生澁語以
爲鍾譚不則頹然自放謂學文長則請觀文長當日讀
書悟入具何如苦心噫嘻寧輩非敢謂能爲文長子雲

詩雪軒校刊本

所嘆文長輕故此書不重比人皆耳食文長重矣而此
等書又少有存者當其有所存而爲之者又往往失其
精神面目又若先高士之嗜文長而文長必待袁吏部
乃傳皆不可謂非文人之厄然則凡爲此者亦聊用自
娛而可耳是日因讀僧彌所爲思親賦遂球亦執此先
高士手澤不禁百感交集題之簡端俾告之有爲文長
者與夫其爲爲文長者

篷櫳日記序

西吳李子從鴛水而遊僊城寧與喬生得交之最歡文

酒之會必與得失相告戒戲相謔也既得讀其所爲日記大凡出門以往於見聞過接人物士俗因革山川草木鬼物情狀無不隨述其備予乃作而歎曰今天下近百年來圖事者殆不學而無術甚矣是故武熹二宗元號皆誤用昔之傍統而當時議者不知所避□□□□以自立不知問罪聲討又從而爲之請封天乃假手于賊以報之□□□上七忿恨書而無有能先事執言延禍至今流血積歲邇且各撫之兵其多寡實目相臣不知至于調援之章交下莫知適從保舉之例臺省不知盟社則且爲先生拜先生一門之內人人有集父子兄弟爲

至於奏疏稱引惟舉陳吳故事又如郡邑長吏不能自識其輿圖形勢職方司馬不能舉各路險要阨塞公私往來之衝諸閫曹散局不能自知其職之所繇設初爲何意尙安望能聚米爲山川借箸可籌乃公事哉夫爲相者以通賓客爲嫌作吏者以獨斷爲公此所以冥冥決事敗壞而不可收拾皆謂之無學之過也昔西漢王恢擊東粵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食蒙蜀枸醬因遂知牂牁江足以行船可以已蜀通夜郎得精兵十萬浮牂牁制粵緜是觀之倘所稱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夫苟能資其心計則負笈而遊竟徒以爲文章之助感發性情已哉卽如記中所述信州鄭中丞做啄木鳥畫板法遂能以手畫城門令忽自開成勦寇之功又何異仲尼於商羊萍實子產之稱實沈臺駘予是以深有感於李子而知其可以有爲於世也勉乎哉於是爲之序

百憶詩序

予初遊虎林卽得交忍公先生既與子餐子觀兄弟爲盟社則且爲先生拜先生一門之內人人有集父子兄弟書有之惟孝友于兄弟詩不云乎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斯言也苟有至性莫不傷之然而君子多不能不求友毋亦其所處有得不得苟得矣而復失之是以不禁其憶抑先生兄弟固恆精於禪學又嘗相與讀南華而樂之曰吾先固漆園同系因之以怡情邱壑逍遙各得非若近世汲汲干利祿榮名者比而獨於蓍不之變不能忘情予是以爲序是編以告夫天下後世之頌詩讀書而感且媿者其亦毋媿于先生之兄弟而可

王子安石室詩序

子少即喜爲詩然不出門外所見客惟侍先君子坐不得談得與談者有梁子非馨非馨見子詩輒向人稱之寖聞之先君子先君子故喜爲客談詩因亦不禁令作亡何非馨別子去出塞居督師幕中猶寄子書云有王子安同於聽畫角胡笳時作越吟輒相念也子安之知子詩當亦必以非馨既而二子者以已已□入得旅上爻之占子聞而爲之憂傷子亦以已已有先君子喪詩且中廢癸酉乃入長安非馨從金陵來日匿臥子寓

中不敢出見客問子安則云已歸而舉于浙闈亦且以公車至至則非馨時私去相語以故子亦阻於見面今年春子安來遊石室先以書期子至子家得相見談詩而別歲且臘子過西湖則子安在焉因更得交其佳兒茂遠觀所爲文章並雄絶一時子安則盡出其石室諸遊詩示子且輒言塞上時事噫嘻子然後悔先是知非馨之淺而責之過也益非馨與子安共有所執持而非馨至欲蹈海死事所以得少全非馨從長安與子共被語時子責之但流涕不言子安頻往反塞上蓋爲義而動于於子安無間然子安乃爲子言非馨于非子安幾負非馨然後知子不及子安遠矣然則子安之爲石室遊也其爲詩鳥得不工石室者其地故稱神仙下都有水草禽魚花竹之樂視畫角胡笳白榆黃沙間相去萬餘里無矢鏃飄忽之傷然問非馨當日從何人去而至今無室家妻子隻身怏怏不樂歸耶子安來視其所與握手奉觴而留歡爲壽者故多巨公名賢然感念今昔則必以塞外與非馨稱詩把酒相屬時爲樂而反以此遊爲悲子聞虞卿爲魏齊之故窮愁著書子安今日之詩其工細靈逸無塵豪氣而陶之以學問之力深之以性情之際吞忍其悲慘激烈之聲而以山水託之則又惟子乃知子安惜乎子先君子之不及見是皆不能無感然子安負經濟才將必行其先司空公青箱之學而與茂遠共出而圖之爲語非馨可以歸而共出于石室間矣是爲序

重刻五先生詩選序

嶺之南人人言詩其在國初蓋有五先生竊嘗論之如孫仲衍視稼中散謝康樂先後一轍王彥舉乃得比漢

二疏唐賀季眞黃庸之爲政有韓退之徙鱷風李仲修不愧太白長吉稱其治義寧則文翁化蜀趙伯貞自擬淵明誠孟浩然所不能及雖出處各殊然於唐詩有張文獻於我明有五先生粤昔者稱之蓋無異詞云五先生故結社南園頗極游觀之盛既乃因其地以祠宋三大忠文公張公陸公歲久漸圮今直指葛公來按粤百廢畢振祠亟新飾詢之鄉大老子弟咸稱有五先生舊蹟而公方道杭千秋業峙風雅得其詩選本命遂球重爲選刻仍留其板於邑庫使學者便焉因感公於表彰嘉惠無所不致其意而亦歎詞章雖工非行誼風節蓋無以傳也假令五先生者其事無可表見則其聲詩亦必不遠矧南園爲觴詠之區以祠大忠三公遂將使後世有志之士過之必慨慷激烈徘徊不能去不復似蘭亭金谷委之邱墟亦猶是詩得公爲之訂傳遂如二南之篇繫之以周召於是可以取冠三百以大忠之三公而存五先生之南園以訏謨定命之公而存五先生之詩均之不可謂非五先生之得所憑藉然亦惟其風流餘韻本不容沒則尚友者亦可以知所師法矣或又謂

粤之先如梁邱陳湛以至黎歐諸賢達皆有三不朽業表表可述何止於是毋亦以其入我明之初故稱顧聞尼父刪詩於衛無薧大夫伯玉鄭無緇考叔齊無管敬仲秦無蹇叔即以公孫僑之詞稱善潤色亦不列焉則雖謂公之獨留意於是刻亦猶古者采風之思可矣而復以推聲音之化日盛而南蓋有開必先非徒二南爲始也有虞氏彈琴詠南風非其端耶孔門絃歌亦著於江南之賢而今乃盛於粤公代天子南巡尋其陳詩也有虞歌之樂粤詩人其庶幾知所以昌五先生者嗣音繼響相與鼓吹休明如唐初之有中盛或無負公惓惓南園嘉意哉遂球敢承公之命而爲之序

劉安世詩序

劉子安世少年有盛名於古文今文以若隸藁書法無不推美一時其詩爲海內傳頌已久茲復行其新著會予過螺川安世偕蕭建侯施偉長至相與寢處舟中言笑經旬因涉筆爲定之無非玲瓏窈窕出人意表黃山谷稱庾信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以予觀安世則似任其意興之所欲出而無不工諧此所

謂天授豈人力哉雖然詩以窮而工在古聖人皆然東山七月諸什其可攷者也下此則思王之譽蚤歲藉藉乃今觀其求自試諸表知中懷慼愴良非一端謝康樂已蕉之筆朱赤粉白增長滅短正如美人自有眞色謖乃徒以不及世事但美遨遊擬之終非定論安世繩大父文節公武過庭有尊人太史公訓又諸兄皆文章行誼爲人倫冠一門自相師友是又與思王所處者異而何以能然此安世之所爲獨絶也比與安世談至於今古成敗興衰得失未嘗不把酒相屬欲泣欲歌發而爲詩又安得不爾然安世固善自藏種樹爲圃多所寄託今讓與西施嘗想雙文卽西施現身謖菴更狠詈吳兒詞壇第一以宋玉相如賦神女美人故應作寧馨爾爾寄贈謖菴讀書佳山水有云每憶文君占杜詩王郎流絶世年少看花長安鄭果滿車離魂附體往多傳爲佳話今則稱方朔小兒與脈望爲侶仙才慧業爲當代詞壇第一以宋玉相如賦神女美人故應作寧馨爾爾寄贈謖菴讀書佳山水有云每憶文君占杜詩王郎令讓與西施嘗想雙文卽西施現身謖菴更狠詈吳兒少伯載西施去五湖時宜其慰藉謂笑慼能百出嫣然放眉相視也觀者定羨新婦得配參軍應不復敢作唐突想

南越廣艾序

昔李長源年十七賦長歌行張文獻見之曰奮得美名事稱之又烏知其所以能工哉今天下多事矣子正以長源望安世而其詩有之大爲欣快子聞太史公今之文獻也子然後知安世所得者深矣是爲序

謖菴評西廂記題詞

東坡有艾子艾之爲言人不能解朱叔子曰蓋灸火者痛不可忍令人多說絶倒解頤事以分其意故以雅謖爲艾子於是廣之得若干事皆就所見聞故曰南越廣艾

西廂記評注者近傳數家或按北曲舊譜刪正或穿鑿

艾亨則以艾之爲說著自孟子仁是也孟子曰惡不仁者莫如貴德而尊士世之衰也其爲士之有德者率卑且賤於是無聊無用以清談消日此艾之所以爲談謔也其在古也則爲定命遠猷一曰艾艾口喫不能出也昔者劉伶以酒閉關故後之有志者雖不得醉亦不敢陳說時事而隱於放言故如鄭艾之不能言艾艾言之如此而已今叔子之爲是書也其何居耶後之讀者知之

睡方書序

語曰至人無夢孔子寢不尸北窗主人曰此皆知睡之味者也客問睡有味乎曰有之不可以言而喻或曰黑而甜蓋庶幾乎近之矣余居蕉葉菴無累喜睡時袂書而入睡鄉益陶陶而不復有所闢也因揆其與睡之味相宜者自成一帙名之曰睡方客有尊華山道士者請以是應之

顧修遠遐庚辰房書序

予自弱冠厠名解額公車往來恆小憩虎阜西湖間諸剞劂以選事相招者輒不敢應亦竊比韓退之不爲史

以示慧博字不出于五經事既遠于左策而多好旁溢體裁不倫記湯臨川傳奇有云宋書生不熟大明律傳爲善謔令則以孔孟語述漢晉事能無類此倘不爲之攷究窮辨則蕪雜斯厭又趨空疎此所以盛衰相因存乎主持之家實能維當代之氣運非徒規同嘗異而云然也修遠亟領予言而別亡何聞已失怙銜恤一介爲唁報書酸苦但謂是選既許何符卿氏不容中廢比予僕僕還至湖上則已選事告竣念予僕此道雖亦樂不爲疲然私心每有所向乃多格格不能快喻修遠才識特

出而又不徒徇于時好于遂得以剖晰欣賞而後喜可知也于蓋竊有感焉夫以退之於河東終始相交不以異同爲間顧於順宗實錄乃直書其與王叔文事無少曲詞便以退之爲史亦如是爾今丹鉛之業私好相徇以譽爲德不則怨望視之古人不知何若遇事每難全美大都受累於此修遠既卓然自命而尊府君博雅多聞發篋具在負薪伊始于更以談遷之大業望之矣夫以主者所收意在於彼而各房所得乃出於此然則平時文章羽翼之任以轉移風習未嘗無權其卽以斯事爲史事又何不可哉

李仲木制義序

自吾黨文章之目要之忠孝而其前乎吾而興者庶幾知有正乎其後不敢與于詭邪其後乎吾而興者則不至爲歧迷絲染故以吾輩文章之傳仰接孟軻謂爲功不在禹下非誇也此豈特宗先生所言靈鳥之鳴岐山固亦仁獸所賴以不爲檮杌者哉故亡論遇不遇而吾黨文章之目有恒尊也抑亦不能無慨爲其事而無其功則鄉里小兒惑爲無徵不信先達尊宿無與偕起則中行之占孤于疇離然而爲吾輩者亦謹司之而已李子仲木吾師之弟與吾不以世交而以道交故盟同兄弟當吾黨社事大興時則仲木實與維斗諸兄倡道于吳門仲木之爲文天下士亡問交與不交孰不奉爲指南而至今殆數蹶未起人皆爲之心惻予則否否予所惻者則以吾黨如仲木遲一日出國家事一日未可知也卽如吾師以繡衣之神羊射高墉之罪隼乃同列相顧一驚立仗艱若觸藩幸而精忠所感聖天子一旦幡然收諸瑁之權然自往歲相持至今亦幾危矣三事九

列諸巨公豈無具深心者包魚遇雨爲之維持其間倘亦四顧無助故或爲藏器或如神袖手然則若吾黨諸賢謂可遺之草野以爲何與人事耶予北走長安四試不收日夜獲侍吾師歸而仰天太息手仲木之文見其正氣滿盈鬱鬱古處不覺百端交集嗟乎天下事何者爲萬全也以爲聖天子之意堅不可回而已可回予聞昔者南巡議禮時諸公相率號伏于烈日下以死者不知凡幾而未或少悔今幸遇明聖而何其自待與待主上皆甚薄不若昔時人也仲木至性侃侃頃吾太師藩伯

公以守正忤瑞歸今猶栖遲東山絲竹自娛仲木游處必侍色如孺子大得其歡故吾師可致身爲朝陽鳴鳳無爲哺慮一門忠孝固非徒才名踵盛斯文而在吾故書此并爲同好覓之雖使先達尊宿聞之當亦有感於吾言

壬午程學升序

虎林嚴子問子觀兄弟合壬午諸鄉國解牘選而成書以布天下於時遂球適過西湖得縱觀焉乃拜手稽首而贊曰維今皇帝神聖盛德大業之所感召宜乎厥美

善兼盡也蓋先是讒小竊位禍延封疆兆爲荒疫惡之者至比若堯之共驩相視以目皇帝赫然震怒立行放殛起諸正人君子登之鼎鉉台衡拜而問道坐論稱先生而不名舉世之所向往爲龍龍麟鳳得一見相慰幸者今皆都俞一堂拔茅連茹豈非極盛之會又如黃夫子石齋忠誠耿介屢犯天顏龍鱗一攖身且不保天下人士爲之奔走稱祝靡神不舉今乃不惟金雞銜赦而已玉螭賜環且如肅皇帝固聖人也而楸山升菴諸公乃不能得之今伏蒲折檻而去者皆榮耀而還故曰惟

今爲盛又如昔友西銘張子好學求友幾遍天下忌之者輩語傾陷借端百出卽避二三知好且相與重足而立方以爲若宋人禁蘇軾之文安敢望漢武取相如之書乃易簀未幾而皇帝已可西臺之奏令收其遺文以資典學且相如凌雲之氣聊同娛疾狗監之薦嫌出他途而今茲所述皆彝倫性命經綸贊理之要故曰惟今爲盛夫此三者乃已卯而後之事不必舉乎他端是宜乎壬午諸君子之所爲極文章之觀出而稱思皇之彥且一時忠烈節介諸巨公子弟咸在尤爲罕覩也問者

曰如是則當若草木甲拆燦爛一色今何以幽燕齊秦音囂吳越閩楚以迄大江以西五嶺以南滇黔諸國其言咸腴削奔修高廣輿曲人各相殊地各相異曰此其所以爲盛也夫水水不食專一不聽五行惟相尅也是以五色相宣卽如諸君子日可登之朝也亦豈以強同爲盛乎其各出所能以襄太平也夫始之所以同爲去小人既而不嫌於異爲萃君子易萃升相對爲卦者也惟比之四變則爲萃惟師之三變則爲升今輿尸者誅爲虛邑矣外比者豈如朋比故曰大吉无咎是故能

受之以升夫以皇帝之神聖以人文之昌明於是知
冠卽當誅減錄此以永國家儆萬斯年之祚爲无疆也
抑正不能不回西銘而重有感焉今文人知稽古以起
振衰弊實自遵嚮爲之其時三吳則西銘受先諸君子
豫章則茂先臣源諸君子虎林則印持子岸父子爲專
且久今西銘茂先皆殁而無子印持先生殁而子岸隨
之獨其弟忍公先生鰥然獨存式穀之訓則子問子餐
子觀繼起子岸有子伯後又能世其箕裘此是遵之所
以號爲同文定論也夫嚴氏世多隱君子若君平厭世

子陵投竿皆有託而逃而子問兄弟今乃樂爲槥櫝之
業以志隆盛遂球請因此而號之天下曰今皇帝神聖
富有日新元氣旣固神氣自張凡昔之所爲非孔孟而
師申韓圖立談取卿祿逢迎欺飾者屏置不用避屬仁
義道德之儒可以益修故業出而仕爲國家致身盡忠
无處矣

嚴伯玉詩文草序

予友嚴伯玉管洛名相之孫祁陽賢王之上客也予向
于吳門得交姚君左先生知祁陽王之愛客唯伯玉最

賢其世子師事之執弟子禮甚恭比湖南竄亂王潘遷
人粤則伯玉毀後當是時伯玉可以走闕道還吳以王
故不忍棄去王人粤則伯玉來主于予家所以爲王周
旋甚謹比王薨于蒼梧伯玉往來粤東西時典衣以自
給無憐色也聞予向聞姚先生之稱王甚詳王亦因
伯玉而下交於予觀伯玉而後知王之愛客爲能也昔
相如遊梁與鄒枚之徒侶蓍子虛賦比孝王卒相如歸
而家貧客臨邛以琴心挑卓文君以賣酒當壚辱卓王
孫得錢百萬僮百人因楊得意薦奏賦天子以爲郎顧

不復閟其念及孝王何如伯玉詩賦與諸古文詞俱慨
慷蔚茂侃侃然具忠誠之氣予嘗與之決斷時事千萬
里外百不失一頃伏莽竊發伯玉爲予決策趨避如鏡
炤也而唯其不忘祁陽若此不已過相如遠哉而王益
可知予是以重爲王念也伯玉今爲世子齎奏入賀聖
天子神武英睿更過漢武覽伯玉詩賦必爲欣賞當不
煩以他途進予獨恐世無王吉其人者則伯玉僅蹇中
道不知何時得達卽或有之當未必信爲伯玉之文之
行當更過相如使予不言是伯玉不負祁陽而予殆兩

負之但玉行矣則予豈可無一言哉爰書爲伯玉詩文之卮

李調甫使君梅州政蹟題詞

今天下多事諸城邑紛紛率如坐漏舟中流而風雨交作衆人之命繫於長年或挂帆急渡或轉柁從大洋中過波濤洶湧咸變色大聲疾呼長年者不與之語須臾異論尚反唇相咨則曰某尊貴人在何爲使之怖畏驚恐也不知非急渡則猝龍且起非從大洋中過膠閣石稜以餉巨魚一飽耳今爲邑者之定變也何以異於是

吉州李調甫先生以理學氣節名家其才識膽力具足久爲吾黨皈依比其令梅州也適荒寇交作先生神色不動而變難已靖所謂長年者非乎於是先生晉刺史矣邑之人臥轍得請留先生蓋見他舟多覆而愈知長年者之功也今天子中興思良宰濟川舟楫予於是仍以望之先生亦竊謂非挂帆急渡與從大洋中轉柁不可苟圖安便斯不安便斯安便矣手先生政蹟不揣僭題其端

陳伯璣詩序

元者至粵陳子伯璣寓書於遂球因以近詩屬序焉遂球何以傳予伯璣哉伯璣說遂球之詩有言不立一體所以妙衆體作者出之偶然襲者不得而擬斯所以愈久愈新乎主臣毋亦伯璣之所以自道也伯璣尊人爲侍御立宇陳公當天啓間多所建白爭特旨爲墨勅斜封倪倪獨立而不獲大用伯璣於是讀遍書而發篋慨慷因之以交天下正人感今追昔不能自已其爲詩豈復有所襲擬人地時物動於中而應於外此豈復煩聲音字句之間爲顰眉捧心態乎而遂球之初晤伯璣則於茂先坐中頃年在維揚與超宗哭茂先也既予還粵伯璣則至維揚主超宗今得伯璣書而超宗閉復以禦變蒙難風景不殊江河日異吾知伯璣多感詩自日新夫開元天寶靈武奉天之事方之今日不知何如然則如李如杜豈足以盡予伯璣乎是用書此屬元者報之願共出而發力神州伯璣於君臣父子朋友之情豈特以詩傳哉而伯璣之詩固已無不傳矣

南海詩叔鑒何子作也叔鑒以避楚寇與子孟子傳是晏

子聖俞間關入嶺就予談一夜復策蹇偕上梅關去既而以是集見寄叔璧文詞行誼久爲楚盟社祭酒其胸中經史爛然於古今安攘戰守得失慨慨而談之洒後人之公然賛封疆敗予兵柄惟所爲而不敢出口矣今耳熱歌欲泣也又曾以書貽予謂今賊有黃巾赤眉之衆而國無萬傷之才夫文武之臣既不足仗而求之草茅計策不足以施必本之忠義故收拾人心激發忠義誠當今要務也匡宣公草奉天之詔而父老可泣岳少保駐朱仙鎮而黃龍之搗可期去年李賊渡公安時松滋石首數處民陷湖中不欲從賊者凡四萬有奇李雨搪李賊鑠其肉以祭先帝果爾則中原可靖江南不以偏安自足新天子卽眞改元太平有兆吾與叔璧以飲酒賦詩終老足矣或謂以叔璧之才是宜居木天幸而放落以逃是刼予乃謂叔璧不幸而放落吾固以所望爲汲長孺者望之耳崇禎甲申七夕

越州予先高士少所讀書處予小時坐先高士膝聽與客談卽能悉其山川風俗如目見之比嘗數下上錢塘而未及渡江一遊頃歲庚辰長黃逢永在王園長觀察署中數以書相招笑謂逢永如籠中鵝乃雉媒我耶然而既而圖爲名宦兼收之計者恥爲寒蟬之不鳴而實屏忠義之不發也豈惟民哉士大夫一言不合五木貫身

諸有道君子固予所愿願見者徘徊而不能自已竟以寒中脾病而歸既林六長先生來發其遊笈得所爲越州草而快頌之又適悔予之不果遊也顧遊亦有數存焉先高士之時因王伯良而得徐文長予家藏文長所爲書甚多有介越州人未必見者而六長之遊則有劉念臺祁虎子諸巨公子與氏所謂以其所爲主也吳門諸舊好又數貽書於予稱六長不置六長來粤居濠上逆旅主人所以布幃一木案焚香讀書其間往來者豪飲狼籍不少爲動殆靜穆人耳自閩國變以來日必過

予相與痛哭會予策曲突於窮表一時誤謂察淵有起而肆桃激趣欲烹予毋論不知予不知其事者即知之相顧縮項結舌引去獨六長日親比論定咸爲予稱鴈東山六長顧絕不出口乃知六長洵古君子人也而予滋媿六長遊廣州將毋與越州異耶六長於吉州錢有郡忠介奏疏一時諸公交義之予粤亦有忠介爲海公攖肅皇帝逆鱗下詔獄自分必死及肅皇帝大漸外廷未甚知獄主事者偵得之謂公不日且出夜設饌以媚之公以爲當就法場矣因恣飲噉飽既語之故乃大慟

投箸盡嘔絕而復甦嗟乎此則海公之所爲忠介也其奏疏已有錢者六長慕其風庶幾可少留乎六長詩久爲錢牧齋宗伯及予昔友曾奏臣已有定論是可必傳獨歎先高士在越州時年方少而文長已老卽文長非袁中郎幾無有知者而六長已無患不傳予勉强自立以爲先人傳則幾矣又不知矣而傳否也是皆不能無感於六長然而六長詩固無所往不傳其爲人當滕文長後世有人爲徐林二長合傳尚不知六長許否

河村詩集序

歲丁丑余下第南歸養痾不出蔚州孟元白以豫章會堯臣書來手慰陽戴子敬夫詩一帙示余曰乞子讀而序之甌歸矣余謂元白固詩人也不以其詩求序而以敬夫又重之以堯臣此必有可觀者於是卒業凡若干首大指皆磊落孤憤若曳萬石車轉羊腸徑獨鶴飛徙怨望鳴高松寒露上黑潭巉壁出銅盤聲知爲龍吟也嗟乎誦其詩知其人以余如是知之千百世後亦必如是知之則敬夫之詩其傳也必矣敬夫生和州聞乙亥和陷賊時余家前史孟壙右手自剄左手出其喉不卽

死拭血書數行字解璧問令誦敬夫詩凡所爲流離顛沛困難家讐與夫鬼號狻嬈天荒地沸之景森森炯炯在余目中方刺史之死僮妾女雛無不殉焉可謂烈矣余獨悵其之官後未嘗數相聞問不識當時亦知有敬夫否知而禮之尊其行而聽其言否使刺史以國士遇敬夫敬夫果有以報否夫以敬夫之特立獨行矯然不欺必可大用於世而使之爲楚屈宋爲燕荆高爲齊田橫爲漢田疇天耶人耶余安得不爲才難之歎也自寇賊發難以來吾輩一唱酬頃漢南江北已殺、刘麻其

詩雪軒校刊本

中安知無才士與血俱盡而敬夫出九死得生惑是以益深詩是以益工余之歎息是以獨至故吾聞吾刺史之死再哭而三痛之比誦敬夫詩乃不禁流連頻蹙涕淚欲獻累朝以夕此其故知之者鮮矣刺史余兄弟行交最深也故連及之遂書爲敬夫詩序以送元白之行更過弇臣爲余質之

明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傳

李孝子傳

孝子者崑山人也名文詠字仲永號蒼石父太經爲沂水合母陳氏孝子生甫六歲愛父母出輒泣果歸獻之父母奇之曰吾始祖封股療親至今稱爲孝子孺子亦有志後興者乎既學因督課之嚴甚鷄初鳴必理髮趨或稍後即跪而謝且誦父怒解乃已弱冠補諸生試不

售遂去舉子牋疏博覽諸經史子以至稗官小說采其孝義節烈事又集有勸孝歌書之通衢欲以告世於是咏自得人咸樂與之沂水合致政歸歷官清關不無倦色陳孺人又已逝頗有孝子備求所以養其志者出而春風秋月若雪幀荷筒貳以炙榼偏提將扁舟越鴛水西湖棒杖于天竺飛來煙霞石屋若海湧支硎靈巖天池之間入而竹肉禽魚藥欄文几桃笙上研田楚楚書卷帖軸必適其意出必扶居必侍也寢必近坦欲咳唾相聞以時其寒燠一夕小飲客散沂水公盡醉入寢夜向午忽室中作爆爆聲孝子亟起見火光奮身直入則已煙焰鬱繚不可撲滅從牀褥中展轉扶掖之起迷其戶僮李安挽孝子衣冀先出之孝子則必挈公出不自顧灼甚且以身翼覆公僮頭已焦不可嚮邇脫身去當是時孝子力能自出也以公醉不任哀抱公身救火者至棟撓焚壓不可舉比燼熄其妻王氏從瓦礫內出其灰僅一股存沂水公雖僵熱得完其魄以有孝子身覆之故也事在萬歷己亥十一月廿四日邑士民聚觀

之言之學院上于朝賜建孝子坊焉孝子多實行倍產讓其嫡兄既家落且死獨厚葬其葬不欲傷父心撫育中表之孤者析產如其兄弟捐王氏嫁時裝奩其妹皆人所難茲不具載載其以身事親始終成甘孝子之志云往有魏恭簡者爲孝子曾祖李其原姓故曰李孝子享年僅三十歲王氏有子又夭因以從子爲孝子之子焉

黎遂球曰子思作中庸述大孝子輿稱養志守身爲大若孝子者行顧其言不尤烈與令能掖其父以出孝子

終身一庸人可也焚身存親亦以不免孝子之志乎哉予於曹娥江讀孝女碑不獨愛其文辭入吳門識孝子之子者名桓肅悉其事本末遂不辭而爲之傳

曹烈婦傳

婦番禺市橋謝翁女小名玉華既笄嫁同邑莘園曹世興業儒而貧爲羊城馮氏塾師新婚無幾時即理書裝至羊城亡何以病歸莘園遽不起婦誓志不改曹族之老嘉之議分祠祭田給以終老或謂婦年方韶美爲之難之或曰所給幾何終以貧爲之苦於是謝翁曰昏灰

不得死亟以左手從斷處探喉由之右手引刀一割乃

瞑凡二日不仆遠近聚而觀之色如玉無少敗氣理其

裝則殯殮之衣皆具遂贈之櫬啓世興穴同葬焉於是

衆白其事于督學使者下邑令暨諸廣文覆議竟以貧

不果報聞

黎遂球曰世興爲塾師居余鄰也諸曹多子中表具悉

木榻既具襄曹郎大事可歸寧毋奪而志耳婦佯許肩

輿至門別諸妯娌多作訣語識者疑之徐入室閉戶以

刀自斷其頸諸人訝呼亟伐板壁而入見其血淋淋尚

徊檻無周視碑礎古銅鼓神像冠服忽順風大作諸舜

占望檣旂皆笑而疾走登船解纜共揚帆去遺達奚不

及顧波濤相湧瞬息間則已幾百十里比知之皆無可

奈何達奚乃企而舉手隱目以望其船之去至于神魂

蛻脫而其尸不殭鄉人奇而祀之以司空稱先生偕諸

小兒讀書暇往來廟前爲題二絶句人爭傳頌而先生

亦遂已儼然以詩名雙江公爲博羅學博其上官有王觀察者偶談詩以得意宮人大道失意宮人大道爲題使諸廣文爲之多不稱意雙江公歸而令先生屬草以應觀察觀察大駭曰此豈廣文所能耶雙江以先生對則愈益駭歎趣使載先生往見乃一卅角童子也延入坐與談風雅正變議論古今得失口如懸河觀察傾聽嘿然無以難也先生踰弱冠乃試爲諸生輒冠軍鄉闈數中則皆以小故易效之旣而以歷饔廩得歲貢先是董公應舉者初起家仕爲廣州教官束諸生以禮法獨

奇先生才且多其古誼相得日歡迨先生以貢入長安廷試適董先生爲尚書相與握手道故傷時感事先生指畫今古高視闊步發議雄奇慨慷流涕諸卿相聞之稱其長者顧謂如此人安可屈爲儒官使持手板日候諸貴人門下諸貴人多後生小子先生自居爲父行凡事指陳剴切命之唯唯受教於是先生亦遂倦而思歸囊無錢不可以得車馬乃寄身漕船漕船運米抵通州已空載出潞河而南日行不過十許里先生坐其中如檻車然乃時登岸四顧中原弔往昔成敗悲感太息獨酌醉臥起或爲詩成旅愾一書逾年乃獲度嶺而歸西臺不恆人城閒入城短衣著屐不修趨謁恒醴與人談利害興衰及國家事則輒悲憤流涕然其建議亦多迂闊如欲易諸讞獄行杖者以世家子弟爲之此類殆不一而足其教子于家塾分人禽二門稍不率則令之從禽門出入以激其恥心至人家多命其子執兩蓋隨侍或其子不在遇雨假蓋與屐中道旣晴輒脫棄之途間不瑣瑣以還其人爲信夜行借燈燭具亦然所過寒索衣飢索食去留唯意所在歸卽解之不復辨記至以覆

寢展轉落牀下涸羣豕中錦繡爛如以先生視之同儻編耳然人皆以其篤行凡有所假用無或敢有鄙吝德色居西臺以一驢負薪而炊家人婦子相與折葵煨芋食雖毕夫漁媼見卽執手而語終日偶以苦吟行入一少婦家思不屬遽入其幃臥鼾聲如雷少婦爲具薪以待比其夫及翁媼漁樵歸先生尚撫枕推敲成乃起索筆題之相笑語各撫嫌猜也督學使者試諸生故事犯耳語者必撲而降黜先生與鄰坐生耳語彼糾將并鄰坐生受撲先生獨任之曰竊視其攢眉愁思狀知題義

生立談解之令反以德行推先高士先高士不知其所從來令爲言之乃知先生之言之且知爲令初銜之凡此皆古誼嗚呼不可復見矣遂球小時嘗得爲先生捧杖方就試先生觀遂球擲管爲文意色甚鷙因卽決爲名在第一後果然自是不以凡兒視遂球也先生奇行最多爲傳其著者

朱少貞先生傳

朱先生者名士諒字少貞其先世關中人在宋有忠靖公勝非之子爲御史中丞克昭直諫忤權要竄嶺外數傳至□元之亂皆耻爲仕宦隱約遷徙入明有鄉舉官兵部主事者其弟營居淸遠之下岳後居邑城營曾孫邦祥生男六人其第三子是爲先生先生賦性眞切豪爽幼以孝聞讀書明大義厭章句陋習志意開發聲力過人其生年日時皆屬虎行視如虎氣猛烈怒號則林屋震動風蕭然如虎嘯也初試有司見祖跣搜索陳兵夾道怒而笑曰此錄囚乎亟棄去因遂得專其力于古陰符司馬法諸書以及近代邊防緩急粤徼利害於當世之務洞如邑近山多賊則且以保障爲己任馳駿馬

佩寶刀手運精鐵鋼鞭如飛八鄉盜出輒葬食卒家健
直擣截險要賊聞風遁去邑人皆依賴之所最奇蓍者
爲白石湖之役嘉靖歲乙丑土賊石國廉擁衆爲逆先
生慨然建議制府下兵憲仁山劉公屬先生佐遊擊將
軍戴冲霄擒之賊屯據白石湖先生決策乘漲急擊果
大捷蕆斬無數會諸軍以爭括賊遺失律爲所覆襲倉
卒漂沒先生殊死救得全活者殆千人事平制府論功
題敘先生當受賞得官則曰丈夫期平天下正人心區
區安足道也辭不赴恩授章服謹篋而藏之自是先生

名遂已聞之當道凡有大政事邑長吏每就咨詢咸得
所受命無失策歲大祲捐家救荒設法賑濟全活無數
旁邑皆師之自命以爲奇快邑本隸廣郡會有議改屬
韶州者羣情洶洶稱不便而難于得請先生挺身出白
兩臺諸司爲反覆條陳利害遂卽得寢其議至所陳起
運一事尤至今全粤郡邑賴之先是起運歲額有四曰
京庫曰藩司曰梧州曰永豐皆該徵齎運風波盜賊需
索補累率破家逃亡先生詣直指力陳請豎輪之官差
使彙運直指躍然頷之曰此豈徒宜于淸邑當使閭省

郡邑如之於是人皆頌先生比龐惠敏公之設條鞭也
萬歷辛巳令天下淸丈田畝邑長吏持牒徘徊熟思曰
今所稱公執無私固執有如朱先生於是造門請先生
爲政既而報成上籍他邑皆以賄訟獨先生所報咸悅
服無議先生雖英爽自好然其於人疾苦必愛念之如
己子曰石湖既捷諸囚纍纍以被擄乞命兵使者召里
甲保認寬釋諸人以爲得難民當不如得眞賊之爲功
乃承風旨不敢出一語先生曰是皆久陷賊中幸出湯
火若槩戮恐繼此者益堅志從賊矣遂力請得釋者七

遠則知慎終知稱諱如見親則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親不辱其身不羞其親人道庶乎備矣生平唾罵腐儒僞學而言行一出于誠爲德益進恆銘之座隅以隱微慎獨爲要其交游于海忠介公瑞葉少保公夢熊楊文懿公起元爲尤善故於直內方外之學晚轉有得諸公樂而稱之萬歷甲午申秋後二夕先生忽於東南方見天上異光如月問餘人皆無所見遂悟爲見天門開因紀之以詩不一年遘疾疏藥不御出向諸假貸數千金券焚之族衆存視必以仁義孝弟隨其人爲誡語至

不大可觀厥用豈虛文已哉

萬徵君茂先傳

明興以八股義著爲舉子業取士士工爲之者多不能工于古文詞其工之則舉子業不工也舉子業工試中去固工爲古文詞者數十年以來如竟陵鍾惺臨川湯顯祖公安袁宏道華亭董其昌四明屠隆八閩曹學佺盧陵蕭士瑋山陰王思任比比皆然其棄之不習而以古文詞稱者則有如華亭陳繼儒山陰徐渭苕上徐波侯官林銓廣陵王醇其益工而屢試不中幸而先工于古文詞以傳者爲萬徵君時華字茂先江西南昌人父

馬湖太守茂先少卽好學諸經子史通試必首諸生名
凡爲南昌之郡邑長吏皆幸得其所爲舉子業文手識
目歆頌不去口至有繇頌其文得試中爲郡邑守令司
理若御史中丞督學使者而茂先尙以文待試門下如
故因相與感歎厚遇之一人棘闈則雖得茂先卷不能
辨至誤以他人當之徹棘快快卽召過與痛飲諸得中
稱高第者方具幣贄屏息候左右通謁日侵子門不得
輒入見也神廟末年科舉之士目不知古書史爲何物
士或偶一用古閫中讀之至不可句乙茂先以爲誠而

亦非必繇用古語被落其時則有婁東二張子朱傅姑
蘇楊維斗起而憂之因徵選時文之近古者以爲海內
告式又合江南北同聲氣之士盟于吳門人至以數千
計轉相推引於南昌則首茂先與陳子宏緒徐子世溥
天下信之興起而相聚頌古矣不數年其人又皆已試
中爲南昌試官得茂先卷仍不能辨而茂先念文風之
變則益苦心矜持以防其濫每試得一題下筆如持弓
矢審固也當人閫就席舍鄰坐者方解衣研墨伸紙嵗
嵗傍睨其牘尾譬見爲茂先姓名則趣跋倚向請質疑

蓮鬚閣集卷之十九　十四　詩雪軒校刊本

某某爲江西方伯則舉茂先茂先才天下知之其爲德
事父太守公孝於弟友於人無疾言遽色廉讓節儉退
然若處女子不勝衣於古今得失國家是非時政利害
識始慮終誠信勇決議論之所及節介之所操持雖貴
肓慶忌不能敓也方伯因以是保薦剡上部覆得旨徵
且至一時同舉者如世溥輩多不願就宏緒就則能却
□仝晉州城天子聞之動色相君巡邊者怒其失禮中
之至不能爲傷茂先乃喟然曰吾以此得出所學爲天
子任用視棄舉子業如敝帚耳則以己卯之冬具裝往

方渡江病瘧載還猶艤舟待隔歲小愈則又鼓棹行至
揚州會其友黎遂球會試落第南歸入京口矣聞之復
北渡江相送不忍遽別於是大集江南北同盟之人爲
詩酒會影園鄭元勳爲之主留十餘日流連嘯歌不發
則又病痢遂球不忍聽之就道因亦遂留楊州視之痢
轉甚至月餘竟不起相與犇走營金錢殮之猶餘數百
金俾其從子與壻李生者扶櫬而歸茂先于病垂篤日
輒自言曰不聞乎某氏子者苦心爲文試不遇也病且
死屬其母謂祭必以生平所爲文草魂而有知當眷此

也母如其言歲必陳之會有少年進士者栩栩郊遊見
有老母陳書而拜且哭問語之故視其書則少年試童
子以至捷南宮所爲諸文皆具在無一字異悟爲前身
吾此生將毋同從此或更十年所可得進士不又勝以
老生就保舉哉聞者悲之因卽口占爲絕句有虞卿是
何物不了著書愁語又指所爲文若干卷帖語遂球曰
傳乎遂球曰八股工爲干祿耳千而得則棄之不得雖
工不傳吾兄詩之佳者其五言古出入陶謝七言律澹
婉清麗如温飛卿李商隱所爲古文屬詞比事侃侃乎

望其身貴當還病且篤念之猶作書處分料理令必變
產以償其不侵然諾率如此侯公峒曾時爲江右督學
聞之以爲此眞不媿爲儒者卽舉而祀之學宮其所遺
詩文爲慨園集行于世噫嘻人或以爲茂先舉子業工
意爲古文詞分之故不捷也使非是而茂先又終以工
舉子業窮至于死爲之奈何
黎遂球曰茂先爲名士幾四十年一時卿相皆其友聲
相通而徵車至止乃死于二三子者之手則曰姜宗伯
爲題墓徐子爲行狀周子爲誌銘遂球爲立傳語甚悲

感也茂先生平多懿行其大者載二子所爲狀誌中不具述述其可慨歎者如此

阿顛傳

端之白雲山其頂有湖故訛爲鼎湖湖與山相吞鬱爲氣故其出雲蒸動深糾人入其中者如虱入人破褥綿絮間甚至對面不可相見山故蒔茶在絶壁歲不過得一石許價可至百金烹之作素馨花氣人多喜之不能恆得僧恃茶爲給聚居其上頗有田可耕與人煙隔絶不能行乞也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居僧寺時爲之

眾茶雖寒甚不宜衣布自編草作衫幅織爲屨比其足倍長濶曳之行或掛之杖頭壁間或食或不食時出去八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相解因共呼爲阿顛其腰間有如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輒從火中取出收還故處日燒未熟熟可與爾共食視其睡蓆則當中處有雙手掌痕中夜聽之喃喃不知何爲山故多虎一日亟二牛去僧戲謂爾可爲毋之顛忽編草爲索曰請繫之至既薄暮望之不見還返照射入峻坂上雲破處忽見其以草索環一白額虎頸虎跳躍則與之俱跳遥見人則益以拳鼓虎頷持其耳急來人羣出觀之近且皆畏走疾語顛可放之或蘇蘇語謂且勿放於是持至寺門前引虎頸中索鞭背腹至數百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擊狀人以此乃怪異之顛故如常遊人因聞而就之語不恆得見或見之語亦不相入禮之則走盡至今在白雲中

梁太狂小傳

梁可瀾字元叔廣州順德人博學能詩性耽山水隱居羅浮慕葛稚川修煉故事自號三十二峯太狂長嘯仙

署邑令逼公繼芳高其人常訪諸山中酬和竟日所著有狂仙詩修眞要語若干卷卒年八十顏色如生舉屍入棺輕若空服人皆異之葬白鸞峯後十餘年其姪永楚遇一黃冠者踵而問曰太狂仙約返羅浮果行否言訖不見人益信其爲仙矣子夢陽工詩畫篆法爲諸生亦不求仕進

自視銘

人耶天耶黑耶元耶外可磨而中則堅耶

二桃杯銘上老母壽

惟美祿天以錫

是嘉實享酒星三千年

瑞井銘

神宗皇帝登極廿有餘載時先隱君已逾壯歲弗育子以相宅者言遂與三伯父卜居斯地更二年而遂球生珍惜特甚至遂球十一歲而隱君復生仲弟十八歲生季弟葢廿有餘載間而家之人舉育男子者又幾廿人則實於斯宅乎顧憶數歲時與羣兒方戲忽宅之東偏有井沸瓶而出俞訝之或曰斯地近金家園園池舊有蛟其氣也或曰是栖老蟄於是吾母太君謹誡兒無過嬉東偏其後先王母慈淑太安人老且疾伯父遂移家歸養板橋隱君亦於板橋築蓼水居因其質斯宅於人而留其西偏與遂球依母就外傅至今天子庚午遂球始克圖而復之見斯井如崖輒念及少小為諸父諸母呵保備具不覺感嘆偶閱占驗諸書咸稱宅井湧沸是為瑞徵又陳高帝始生時井水沸湧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在歸太僕作亭其上云如遂球寒微安敢與彼稱帝者比然當時倘有道及此諸父諸母不知若何慰藉耳亟語之吾母太君乃于辛未之長至作閣其上以奉佛經外露小臺是曰蓮鬚臺閣其下遂球讀書之處即遡斯井曰瑞井者修其事而錫之嘉名也因嘆物之能為

祥瑞者其始多為人疑訝歲丁卯三月板橋十許里內有數魚隨潮上出其鱗如斗光可射日漁婦怪之羣握粟以襄不數日風雷大作電雨相炤魚為龍去屋樹多拔此其義著之井深然育德君子有以自盛而勿疑矣是為之銘曰生一位六而湧可洛而蛟而蟄而亦匪射鮒之谷宜子宜孫實受其福

擬作石書倉記銘

遂球遊於吳門從李夫子過市中收書夫子喟然而嘆曰盛則盛矣恐其難為繼也葢以今之

爲書蕪雜則易於錯失又人爲一家言其究也恐至於必勝而相攻斯以廢矣爲憂固非一端也因共擬爲石倉以藏之且待後人遂球進而言曰是不可太僻僻恐不爲人發也不可太顯顯則發之不以其時猶之乎其未嘗藏也今擬藏于名山大川者凡二通邑大都之邸署若梵刹之間者凡二其地宜爽倉宜於堅上下四壁俱石爲門以入門之前爲石大書曰某年藏書之倉仍封樹埋瘞之使當吾世者知之而勿能得而覩也數百年來教化翔洽故剞劂鉛槧日亦以侈出焉世既遠露而出之覩其石之文而知之矣因退而爲之記銘擬鐫之于門之內其記曰

自伏羲畫八卦蒼頡作書篆而文字之教興昔者若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之君俱未之易也周末文勝爲書日繁雖有博物如子產傳事如左邱明作訓典如左史倚相然而仲尼憂之故退而刪述五經作春秋以見其志然後此道乃大明于世當孟軻之時諸侯惡典籍之害己皆去之而仲尼之徒猶能守其師說以待後之學者至嬴秦并六國稱帝坑儒生盡燔其書漢興除挾書律

書出于孔氏壁中董仲舒賈誼諸儒生日講求之於斯爲盛然而折角解頤爲說幾襍三國兩晉以迄六朝文盛而麗乃相於淫唐之取士率以詩賦未之能振也宋家濂雒之傳理學是興質有其文至于□元語言文字胥溺於彝矣我大祖高皇帝應運而起一洗蕩之則有劉宋諸大儒相與定制同文之治千古僅見成祖代興以至列宗文運蔚然所撰定則有永樂大典諸書所藏則有文淵閣史宬諸處然而內府祕地非尋常之人所得而覩也數百年來教化翔洽故剞劂鉛槧日亦以侈古所有者無之而不出世所作者無之不見夫使仲尼復興則必條其繁蔓以歸之正其次則莫如掌故之功視之幾何等也夫守先王之遺言著當代之所共欲而以俟夫深識遠見者焉其得之也詳而施之也易所闕重也因是爲石倉凡數處倉分如于龕其一者經類十三經四書之註疏咸在矣一者理類自宋以來儒者之語錄咸在矣一者制類今歷朝之所頒定若會典之屬可得而見者與夫本朝之史可得而知者咸在矣一者傳類其可附史而

見者咸在矣一者子類諸子之屬咸在矣一者志類今
天下圖志可得而攷者咸在矣一者古類古者一家之
書如至言說苑之類咸在矣一者議類古與今奏議之
可攷者咸在矣一者古集類古之人其有所述爲全集
可得而傳者咸在矣一者今集類今之名公巨卿高人
志士其爲集咸在矣一者集類今凡有刻若危言稗史
虞初齊諧之類咸在矣一者韻類自正韻以及說文諸
字韻之書咸在矣一者彙類如雅帖若分門之書咸在
矣一者錄類今之制科試錄所可得而攷乎時文之與

衰當代之命制者咸在矣一者星類凡古今占驗天文
歷數之書咸在矣一者兵類凡古今談兵之書咸在矣
一者伎類凡古今伎藝之屬其書可攷者咸在矣一者
咏類凡古今人之爲詩可傳者若選若著咸在矣一者
歌類凡古今之爲詞曲可傳者咸在矣而其上以貯道
書道書杜撰者多存之以俟知者又其上以奉佛藏佛
之經論龍神護之覩史多守之然而所依以相護者乃
殊嚴也有不以斯文之故而絡斯者戾不重乎因爲銘
曰赫赫斯文郁郁厥光爰度坤腹于以含藏有闔斯闢

題跋

琴述跋

廢翁書法從顏得作小行楷時出入蘇米其爲詩於陶杜非徒形似諸散文疎落超邁獨此篇乃茂麗如賦刻畫摹寫不厭工詳又自書而點易之卽以作斯琴九錫咎可也歲庚辰十月廿三日遂球舟過西湖將行矣翁子渡與猶子沆以遺集出請爲序因攜此卷兼至得縱觀之獨云琴以歲荒偶質百金於人遂球念杭地多水火灾心殊爲危之嗟乎廢翁生平爰遊滿天下渡兄弟又爲吾黨師表乃今一貧至此雖然其爲賢不益可見虖因亟思爲典衣贖之奈貂敝何遂球爲客每不交郡邑有司然以此殆欲託相如操爲翁作優孟衣冠矣徘徊久之聊書此以歸渡

書忠惠特祠大中丞鍾公遺墨後

大中丞鍾公以蒙蔡忠惠而生比其卒也神廟亨特祠卽賜名忠惠與蒙符事最奇公字維新其爲惠安宰修濬洛陽橋於蔡忠惠祠座前土中得碑云五百年後爲怪濤所折繼我者其維新焉與字符事尤奇友人異度爲公聞孫遂球過錢塘得交焉出此卷與觀葢公奉命賑河南時所寄囘家書及上王荊石相公書藁嗟乎爭國本何事也得頷下珠耶攖逆鱗且死矣而公安之至於饑民蚊聚賑稍不得法祠使者爲露筋廟耳公義形於色視國事如家今冠進賢好名擇便韓退之所譏持被比比皆是視此何如雖儼然號稱巨公吾以爲恐終身未夢見忠惠嗟乎敢不勉哉書此歸異度使傳之不朽公子孫多賢才他日當繼顯如異度者不一而足又安在乎公之爲國非以爲家也

侍御念麓胡公紀畧書後

嘗讀汲黯傳則殊思漢武之爲英主也當時以武則有衛霍文治有兒寬司馬相如諸人乃所稱社稷臣獨一黯當之今天子銳意圖治當過漢武端居深念豈不思得社稷臣其人者愚竊觀李少文司李所爲念麓胡公紀略則以爲殆庶幾近之公倨戇直諫不諂屈權貴與夫出按邊事無不與黯類至天啓甲子按粵則遂球所

熟知者先是閩徒數賓緣盜販粤米于海儥騶昂至數
倍市井饑民驟起前御史與廣州守皆閩人因并及變
事聞于朝而公適有是差蓋當事者以爲非持重如公
不可以靖亂或崔魏之徒思因而中公俱不可知公至
而民乃大安慰於是井井有條布惜不三月而公以例
轉亦奸輩知無可如何姑如是以敝之然粤至今固咸
賴公也昔黯論東越相攻以爲不足辱天子使事固非
今日比而所爲便宜發粟以賑貧民則公又似之然黯
卒後武帝以黯故官其子弟至九卿諸侯相公于敖曾

之役與大司馬計畫成勦功同事皆蔭子獨公以在籍
置不敘則不能不爲公惜而公有子鑾富于經術他日
必能大公未竟之業功名當遠過汲偃而上噫嘻天下
紛紛又何可無社稷臣如公者則愚之所以重爲國家
惜爾

緣疏

勸行治癰疽腫毒神方疏　并方

聞之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又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以愼重之過則醫有至神徒以不敢輕試置之貢可恨也癰疽方傳自王進士崇閻遂球不孝於先君之疾未之能用焉亦疑其無效故耳譬如事敗始悔不聽忠貢之言晚矣痛哉痛哉既而曹溪勉公生天疽試之有效則冥福仍資先君伏乞仁人君子留心聽用富貴者可以保身貧賤者因之起家可也謹疏

薰藥方

雄黃　硃砂　血竭　沒藥　俱壹錢　麝貳分

右五味研細末綿紙爲撚長約尺許每撚中夾藥叁分如炮引樣眞麻油潤灼離瘡半寸許先自瘡邊週圍旋繞徐徐炤之繞入至瘡頂處將撚猛向外一提

仍從瘡邊起炤令火頭上出藥氣內入瘡毒隨氣解散自不內侵臟腑每日只炤一次初次連用藥撚三條甚者漸加至六七條瘡勢漸消又漸減炤罷隨用圍藥追膿止痛每炤先以猪蹄湯澄清洗淨瘡處大率看瘡輕重用撚多寡有等陰瘡一炤卽起紅暈狀如蒸餅變爲陽症可保無虞其極重者不過六七日腐肉盡化爲膿從瘡口中陸續湧流新肉如石榴子纍纍而生此時不必再炤圍藥始終如一炤圍後不可聽醫用膏藥蓋頂以致毒氣拂鬱止剖葱葉量瘡

口貼之待瘡勢大愈內生將滿始上生肌散護以太乙膏直候平復後膏藥猶不可離內服者不出十宣散護心散人參敗毒飲內託飲蠟礬丸等方隨宜而用最忌誤服寒涼恐傷胃氣

圖藥方

車前草連根葉　葉又名五瓜龍　金銀花各等分　蒼耳草方骨對枝葉如紫蘇　五龍草卽何首烏

右四味一處搗爛加多年陳米粉初起仍加飛鹽末少許共爲糊糊敷瘡上中留一頂按膿出若冬時無

鮮者用根及畜下乾藥陳醋調敷亦如之其畜草只宜陰乾不可見日如五龍草一時采摘不得卽將車前等三味搗用亦能奏功得之爲妙瘡初發時以五龍草取汁半盞黃酒和飲毒可內消外生肌散等方隨處皆有不煩備載

募修廬山最深處谷簾泉精舍緣疏

吳門蓮華菴準提閣募準提香像疏

口淵明酒東坡肉者溺入是中故宜先咒護法尊神爲山靈封守谷口如是而大蓮之所願募者其可吝施乎

準提菩薩左右各手俱有意義頃見諸方不無異同遍吳門觀姚現聞先生所頌大爲恍然六虛上人以吾師李灌溪夫子書至因擬募香像還供新閣上人精誠作觀者何思像不成就今所裝塑定得如法大衆豈好畫龍難逢眞虎請毋吝施然予謂心一則像二亦眞心雜

則像一亦異往侍吾師見持觀精嚴光明如意上人奉
像歸請與諸大居士同證此此處一絲一文皆具恆可
沙數福德矣毋吝

行狀

先高士行狀 崇禎丁丑十月既望 遂球姪劉士斗填諱

遂球不孝當侍先君膝下時無能盡所以尊養也既不幸至於大故痛泣辟踴無如之何因竭力克卽襄大事時迷惑失次不及走乞當世諸名賢爲之誌銘但書世系生卒年月大槩奉之壙中旣自念遂球獲交于當世諸名賢多矣其有至行者且不憚走數千里相見納交或相與爲文章歌詠以必其傳以至行如吾父不獲卒所以事夫失一嚴師善友猶數載悲戀志其嘉言奇行不敢忘矧以吾父又其有至行者吾信之不能必其外內終始如一以至行如吾父於凡外內終始則爲子者知之其安敢不圖所以傳之顧遂球之生也遲旣不盡得其詳又一執筆則淚且下漂紙墨不可作字凡已數年今乃克爲狀以丐之巨公願哀而賜之誌銘與表以爲墓石光垂不朽焉先君諱密字縝之號杜流葢我黎氏自帝堯時爲火正司地又曰北正當漢興有封爲軑侯者名朱蒼見班史晉室淳耀之烈大命重集其後至趙宋南渡則有樂耕公者繇南雄徙居番禺之板橋爲始祖自是數世俱避□元恥不仕至十一世爲約齋公諱麒當明興盛時乃就試有司爲庠生配御史崔公女生三子其季諱瞻爲前峯公舉嘉靖壬午鄉試歷官至順天府通判清白多善政都人以佛爺呼之與奸相嚴嵩子同官能繩以禮法歸丁約齋公艱不復起其初官國子監助教肅皇帝方明倫幸太學因寵異諸國子先生賜褒封會考選御史檄國子先生就咸推公公自以俸少一月不肯與其方古如此配漳州府同知陳公女同時而生二子故長諱大同是爲蓼洲公而次曰仲同最少生甫六歲蓼洲公卽世能執喪如禮旣日侍前峯公殊謹守前峯公方古之教以媚世取容爲恥前峯公觀先君之志加愛異之前峯公年且九十病非餔不能咽寢非掖不能起先君獨爲之左右牀褥間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數月病且革執先君手書子孫昌大四字而逝於是先君之爲孝友醇篤內外無間言蓼洲公

有季女許配同邑謝刺史公子是爲謝見齊先生弱冠登進士第甫奉詔歸娶既選爲諸暨令當之官先君以姊弱而母愛之不欲令左右無至親者乃因負笈偕行比至則與諸名流韻士相爲師友遊五泄鑑蘭亭渡錢塘住明聖湖徜徉自得時徐文長在越老且狂甚先君因其門人王伯良交善日往見文長索作書觀其吟詩與之飲相得甚歡於時先君從浙歸年甫弱冠以文試有司爲邑諸生益篤志好古慷慨稱詩時或一遊西粵於書無所不讀讀必丹鉛乙之既卒業乃別開卷如是

至暮年不衰毋論課子弟或處家室經畫諸務必手一編坐故從而問字者戶屨常滿爲談古今成敗之故洞如人物名姓字音釋同異指引畢備也當踰壯歲於學使者試雖數高等然屢就棘闈不得志且嫉時之爲諸生者干進囁嚅狀又惡時文之體於已學爲不相宜往往束之不觀惟以風雅詩歌爲樂粵諸公之言詩者乃益遙集偕之結社倡和花晨月夕酒核竹肉相歡已而必以古道相要約其不合者退而謝却之四方名彥至則結好如平生會所交識有王君者爲邑令穆公客以事忤令令使人謝之則投奕對其人譆罵令人還報令既知先君與何生者皆在坐奕且相笑語則并衙之亡何學使者歲試故事以諸生行行賞黜惟令是聽令且將快心於先君不之知也有李伯熙先生其人亦好古賢者爲令所敬則以爲行獨嘉報學使者行賞先召而語之先生辭讓再四令則曰得人以代可耳先生卽從坐次稱先君令笑曰是當以劣黜牒已具且上生何言之相反也先生曰不然其人好古方直自守事祖父及母孝爲弟則恭與人不苟取能定大變識時利弊因舉

所行事以對俱有可引據令始信之趨易牒報學使者行賞而何生竟以此罷黜先君循例一謁謝令令與語始知其故而李先生終不爲先君言然因是愈益厭爲諸生矣從來絕跡公庭軀體高且大一襴衫不更製已矩不及膝側注冠且小不受額鬚髯早白恥染爲黑作兒女態四方諸舊遊有官粵者多至門請見無如之何乃乘間投一刺而返因決志謝學使者不復就試時年未及强或以先君才爲可惜則抱遂球於膝而應客曰吾有此已萬事足先是先君屢生女有子且不育以相

宁者言卜居五羊城爲宜男因生遂球至是以先祖母
年亦且至耄耋乃於板橋築蓼水居爲歸養計先祖母
因下堂失足向與先伯父同居先君以兄嫂在則自於
蓼水居蒔花藥釀酒種竹砍笋樹交梨橘柚袖果核爲
先祖母歡早暮開柴門當村市往來間伺市人漁婦所
擔持肥魚鱸鮮肉臟髓過買作羹湯自捧上爲先祖母
膳膳已先祖母復就榻寢先君乃遁蓼水居食日往來
數次不絕以爲常時遂球與母雖居五羊城然遇歲節
則必令之歸相率侍先祖母唯謹先祖母年九十一終

而先君執喪如孺子慕先君故寬簡可親當居先祖母
喪則遂球與諸從兄弟咸在見先君威容凡所爲必誠
必信皆不敢少衰懈當襄先祖母大事先君與諸伯父
徒步號哭日往來山中未嘗稱倦也時則年已五十有
四矣既終三年喪乃因長汀令蕭公偕遊閩居長汀署
者一年餘令爲政善且嚴敬先君凡所爲必入質之以
爲行否既去汀復遊饒之樂平乃歸爲遂球授室當先
祖母在堂時諸故人遊宦有奉多金爲壽謀偕先君行
若蓋公故事者則謝勿許也遂球甫試爲諸生隨舉丁
卯鄉試先君則呼而以名節勵之語痛切且欲偕之上
公車因而稱詩遍遊五嶽會同行者以爲尊老在舟中
須嚴異不便且程故遲甚脫有險阻爲人子宜左右則
安可舍去以是先君意亦遂止既遂球罷歸而先君又
且與劉方伯蘿徑先生謀遊南嶽嗚呼不謂乃於已已
之冬以一瘡疽也痛哉痛哉先君於諸所與遊多豪貴
聲色侈麗顧獨貧賤栩栩不以爲恥衣就所服習爲便
不喜新製居恒食有重味必去之家人習知之乃不爲
求備軀體壯重雖兩大力人肩輿之不可疾行以是出

必徒步不以爲勞諸舊交遊多貴位且至卿相有書問
至則據案作畣不爲諛語即久缺聞問亦不以爲責望
人與之交或中疎而復親之則亦歡好如故惟於貴達
者則敵應其求多不欲先之曰在貧賤故宜然自以牖
鬼不工于書顧書率踳勁雖錄籍私紀及書與卑賤未
嘗或作行草力能隻手舉泉水至石餘而與人無疾聲
厲色居板橋族姓咸親信之有可否必質之而行佟以
無訟課子弟以詩文惟欲其了古今大義不汲汲於仕
進爲榮當教遂球皆以經史授之不令習時文年十四

試令爲論策諸古文通乃許就有司試爲詩文成必召而讀之雖傭工漆衣器匠亦令之前句解而事訓之諸農圃皆荷鋤來共聽於人不修小謹自王公大人以至僧尼商賈伎狎處無異容貌往往有得意獨往樂而忘返或發聲自爲歌嘯事諸伯父友敬至耄年不衰一堂皤白詩酒共娛其於宅產腴瘠則吾家自前峯公以來未嘗有所爭論亦不以讓爲德色諸昆從戚黨官至顯貴在坐間不敢作進賢冠搖側翾翔狀有不合則稱說古人以媿之有故人子至粵自稱爲稅瑞所親重亟親始每朔望則必率遂球兄弟謁祖先虔甚母始以奉

謝絕之客有舉多金來寄廡下者去忽以他事轉徙死先君亟召其子還之生平不嘗求財產隨室中所有以嫁女囊有錢則以飲客對妻妾兒女未嘗言及錢財鄙事惟嗜畜古今名人圖書見即能辨好釀酒酒法獨美與客一飲必數石客往往來求去遂益多釀浸且如賣酒家既乃傳其方與人時復一釀每賓從之會各出酒一老人云宜且勿行渡船已開先君心急不顧行至渡口則船且在亟登之心疑其人言既中流風大作船遂覆賴有物浮之起僅以身免同渡者數百人皆溺死當歲巳巳三十餘年而先君念諸同溺者因同社學士陳公擬於仲冬望舉無遮會在訶林先君語遂球當附列球於其時如教行之而已又先君曾與遂球夜夢入山大士得遂球先君於朔望度謁之其祝詞一無所禱見諸僧喜與談內典會以先祖母病從五羊問渡歸道遇

谷中不知出路有人語之曰何不從水覓之凡天下之水從小至大放乎四海因是於道恍然先曾祖前峯公與先祖蓼洲公凡兩世考妣皆同葬于邑之何村中心岡其處去板橋可三十里許本先君拮据買數家地而後成塚先君每歲時拜掃輒徘徊不忍去墓右尙有一穴可葬先君往植松一株于其前亦已十年既病在牀山前有屠牛者實見先君策杖而來迎問之謂將往墓上既乃知其是時病革也於是遂球聞此事乃亟圖襄大事啓斯穴遂卜其年已巳之十二月辛酉吉奉先君柩葬焉先君卒于崇禎已巳年十月二十一日丑時距生于嘉靖丙寅年十二月三十日亥時享年六十有四生子男三人女三人男遂球爲長毋蘇爲先君元配次遂璧次遂琪庶毋梁所出先君始以有子不育故毋爲立側室旣歸而遂球生又十年而庶毋乃生遂璧又八年而生遂琪毋愛之如一先君居室雖無私所致也遂球娶歐生子男二延祖彭祖皆先君所及見且喜而語遂球曰昌大之言其有徵矣先君禫後而遂璧始娶衛生子男二懷祖德祖遂琪聘于陳今未娶先君女長適郡庠諸生黃甲有子今寧次適儒生陳紹雒其爲人性至孝以喪其母毀瘠死女因寧又無子今孀守以老次適劉昌宸有子先君以壽終然而殁之日凡執友戚黨閭里輿僕哭之無不盡哀行路之人皆撫膺太息來經紀喪葬者葢以千百計聞訃弔祭者數千里之外三年不絶于路爲詩少好文長在袁中郎未標舉之前然所作則匠心自得不入時徑粤稱詩往有十二子者相推引獨先君與李伯熙先生不與然其詩皆久而益傳鄧元度先生每向人言謂正始之音獨留一脈先君往

見遂球爲詩亦稍稍聽之宗伯李伯襄先生者與先君交尤爲狎從學詩且善論之其所爲先君詩集序曰夫詩難言也非屏他慮畢心力以入于其中未有能工者也然能屏他慮畢心力以入于其中者又未免有蓬之心焉高者援壇坫之推引而廣附聲施卑者炫顯達之交遊而仰邀眄睞胸次中不能無宿物世味濃艷之氣拂拂眉宇間以爲詩何能工即摹肖刻畫而其性情之所託興韻之所寄不覺隱隱告人以示明眼人必不謂眞詩吾獨于友人縝之黎子心折焉黎子居蓼花水上

賦性元澹一段落落穆穆之韻與生俱來壯年諸生有聲試輒高等而脫屣去之貴游顯譽夷然不屑惟於余有臭味之投亟弱冠讀書禺山蘧居數椽蓬蓽俱塞黎子數數過從無間晨夕故習黎子之爲人亦無若亟者黎子生平無他嗜好好讀古人書賦古近體詩其于詩若飢得之以飽寒得之以煖鬱得之以舒躁得之以平而于一切窮通得喪視之而不啻若空華幻泡也今行其全編以問海內其得力處不見古人有堅壘爲漢魏爲六朝爲初盛明眼人自當有月旦亟何敢阿所好亟

獨以爲惟黎子古貌素心遠情逸韻超然于世味濃艷之外以自成其爲黎子故其詩亦清眞幽澹一味元詣即師古而不襲古以自成其爲黎子之詩試令明眼人即未習黎子然讀其詩以想見其爲人當亦無不心花開朗眉宇蕭疎不覺名利之心爲之都盡也日者黎子別亟珠海徵亟序數時舟車幾忘前諾今從燕市鬧塵中偶簡讀黎子詩因憶疇昔相與稱詩時忙同隔世事作天際眞人想也遂書此語以致黎子葢宗伯之序如此嗚呼夫亦可以得先君之詩與所以爲人矣宗伯名

孫宸香山人

伯父六虛公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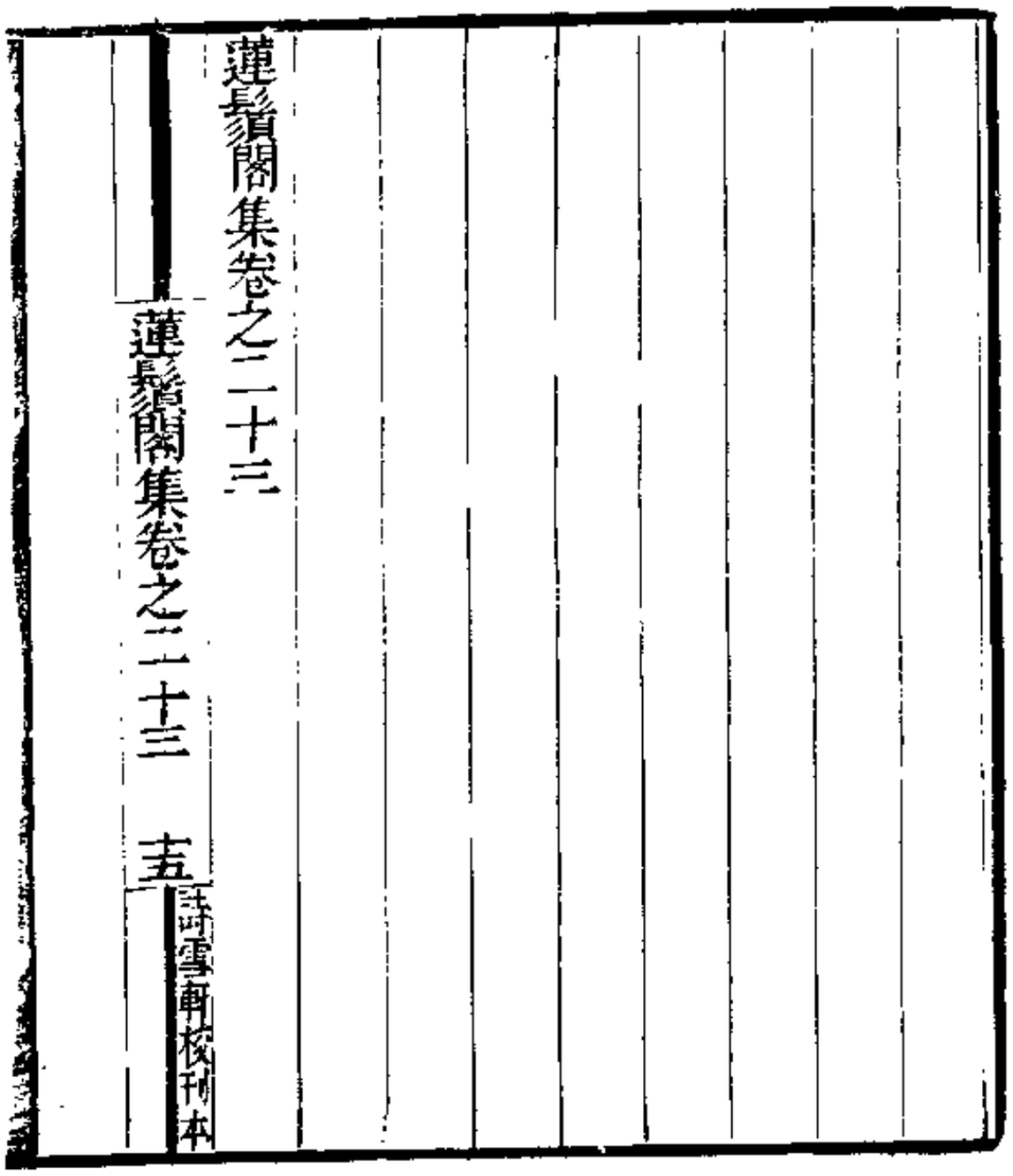
先伯父諱容字量之號六虛庠士約齋公諱麟爲曾祖京兆前峯公諱瞻爲祖葢庠士蓼洲公諱大同娶慈淑陳太安人生丈夫子四長曰十愚公次爲蓬岳公又其次即六虛公而先君子最少遂球於公爲第三伯父伯父生而端恪蓼洲公蚤世奉前峯公之教唯謹前峯公棄養而十愚公秉家政諸昆仲咸聽之而伯父爲尤嚴少以儒業試有司間習操弓矢就武舉俱數奇不入格

撫卷咿唔亟老不倦於醫藥日者形家星命之書無所不學即自以爲能其擇壻唯星命兒女疾病唯自以官方治之信古人書即以世人相要約無或欺僞生平規行矩步無伎博納袴之交與先君子俱中年艱於子息而友愛殊切因同卜宅五羊城移家爲宜男計既而先君于果生遂球與伯父共珍視之當是時先君子稱詩多四方交遊絲竹尊罍訓唱滿坐伯父往往却避屏後客或強之不肯出出亦不爲盡歡然各行其所好不以是少間兄弟之意酒闌人散乃出而肅然與先君子列坐

中堂爲客品目間有浮誇叫囂者伯父輒訾爲薄福所
談未嘗不中於世故興衰治亂之幾了然言之葢遂球
恆倚膝聽去今數十年固無不驗也顧伯父卒以試有
司不得少遇時慈淑陳太安人年近九十矣因與先君
子謀各築舍歸板橋爲奉養計伯父亦已生子遂璣少
慧而能文恆自督課之比陳太安人棄養遂璣弱冠將
授室乃以羸病遽殤伯父則益爲醫藥服食不復他營
恆自推其所生星命以爲當過百歲時年已七十而自
信可以生子步履飲啖殊王燈下作書皆蠅頭楷鄉有

盜爲畫策禦之以此板橋無夜警者葢二十餘年歲壬
午年且八十又一觀察王公特移檄旌閭授以冠帶伯
父慨然歎曰吾少授先京兆訓習知國家事陳忠甫將
軍吾母舅也爲戚少保幕客江陵當國時得與籌四方
兵事輒爲書以記其險阨習俗與人才之所宜用吾得
窺焉以是恆有志爲國家出力不卽高爵命服爲榮耀
閭里哉然吾益殊望孺子之大用吾猶得以所聞爲孺
子言之以爲行也遂球與諸弟跪奉觴唯唯受教而伯
父於猶子中則遂球之季弟遂琪爲尤愛時爲遂球言
日有如不可諱其以遂琪爲吾後然猶以當久視姑徐
徐爲之不謂遽以服食之故痢下數日夕而殂遂琪自
念以齒次烏得越仲遂璧以爲賢哉亟逃去當飯含遂
球乃慟哭而稟命子尸次合族之父老子弟督遂璧使
執喪成禮爲伯父後焉嗚呼治命之不獲遂琪之罪遂
球之罪也痛哉伯父生于嘉靖壬戌之七月二十一日
卒子宏光乙酉之六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四元配林
安人刺史公守萬女繼娶李安人司訓公仁富女皆無
所生繼娶林安人庠士公羽遷女所生男卽遂璣初擬

以遂琪之子爲繼然攷之於制無娀不得立後今不敢
過焉禮也女長適市橋陳有寧次及笄而殤又次適北
亭崔夢廷又次中殤皆庠士公之女林安人所出也又
次適西村潘嗣朗又次今在室受市橋謝同階聘則皆
側室杜所出遂璧今有子四人長懷祖次德祖次述祖
次法祖于以爲伯父之後實爲繁衍克守規型宜可昌
也今卜以十一月口口之吉啓何村石腦岡林李林凡
三安人之壙奉伯父合葬焉其元堂方向皆伯父之所
自定謹述狀以丐之當世巨公以爲不朽之光


蓮鬚閣集卷之二十三
蓮鬚閣集卷之二十三 吉 詩雪軒校刊本

墓誌銘 墓表附

歌者張麗人墓誌銘

麗人姓張氏母吳倡也以能歌轉買入粵生麗人體瑩潔性巧慧小即能記歌曲尤好詩詞每長吟唐人銅雀春深句因自名二喬以其本吳女流滯於粵益以自況云又喜作吳妝調笑操吳儂語時而弄鏡問影婉轉自憐嫣然不自持也客或謂二喬雙稱也不如以小喬呼

之即應聲日兼金雙璧名有相當因指鏡影而笑曰此亦一喬於是張且二喬名雖城市鄉落童叟男女無不艷稱之以得觀其歌舞爲勝喬既長母爲擇優之美者贅焉有爭爲落籍者喬長嘆謝曰以聲色悅人亦復何所自好奈吾母愛我不能暫離何且已委身爲人妻蝶粉可污燕巢終在不聊勝於入他人手吼獅換馬又隨風飄泊哉是以卑三城多豪華子弟以三斛珠挑之復百計買其心堅不爲動甚至設機械張畢羅喬惟舞雙

使爲祝解於時文酒之會則喬必在脫珥佐觴張燈拂席三城詞壇遂爲名花之叢媚珠之淵避鷁猶乎顧亦能爲小詩善觴政操縱雖一花半茗清歡無疲雅善鼓琴往往人靜夜長听然而弄好賽博呼賭輒盡輸其金釵珠瑞未嘗肯稍負責於人然亦未嘗以小頓肯易心向金夫也麗人可謂加人一等矣子學道人也每社事相期呵筆捧硯不能不悲其爲意今年元宵在都門於諸公席間聞麗人死爭相與爲詩弔之比歸晤黃子逢永談麗人死事甚奇益時在新秋麗人隨諸優於村虛

賽神爲戲宿於所謂水二王廟者夜夢王刻期聘之爲妃醒以語其母泫然悲嘆或歌或吟皆昔人淋鈴比紅諸句果以其時小疾而逝嗟乎子往知麗人故不屈於勢者王何豚致之豈甄后凌波乃符銅雀之讖耶若夫粉黛何假美人何眞豔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爲麗人埋香處明月爲鏡清風引籟好鳥和歌蛺蝶自舞徬徊思之亦可以知生死之無常或有聞唱不因柳毅傳書恍然而悟者乎麗人生於某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月日爲年僅若干歲友人彭子故於麗人最歡因捐眉谷酒而熟嘆之無已則向大人先生之風流雅望者

資與其母爲營斯地以某月日吉葬焉在三城之北去
花田不百里蓋庶幾吳眞娘墓云屬余爲誌以告後人
是不可以無銘銘曰豔如火水之妃是耶非耶噫嘻嗟
虖麗人之不朽者乃在於斯

南禺妙高峯花阡表

或謂嶺以南百花不香非無香花也嶺南之花其香者
率生深谷人所罕見余曾從師至此山採秋海棠佩之
香染袖帶其他可知是故其愈然則少嫣然則盛冷然
則老使必以香向人恐扶荔宮前莫保骨纏青草沈香

亭北空添血染鬼魂又孰若三千結實白雲重封廿四
飛香遊絲終繫然則相知之深者其惟山中人乎朱叔
子氏統領煙霞部署紅白洞門如海別有綠絲碎桃粉
膩粘天妒殺麻姑毛女時攢芳蛻並簡殘粧洗以飛流
烘以慧日函以古窯痊之茲峯於是木客輓歌封姨開
道燕似將軍之領麾愁馬革裹尸蝶騎仙叟之魂寧復
髑髏薦枕然有稱西施湖汎影遁鶏皮茲豈若姚仲山
深神藏龍尾不知色空不二迷悟見前猿嘯環歸僧應

蓮鬚閣集卷之二十四　四　詩雪軒校刊本

澄然問之但云北來絶無它語師心異之方欲徐有所
扣夜忽不辭而去乃追之十餘里相及和南而請僧曰
能棄所習當示爾向上大事於是欣然焚其藥囊書籍
離本師相與往參雲棲蓮池和尚受具足戒復參隱菴
和尚爲司薪水者三載顧於古德公案嘗究參不肯放
下隱菴偶與語有契遂慨然以大事因緣相許時聞
五臺月川住都門講席最盛因又跋涉往參焉乞食次
遇劉內監卽請住慈明方丈師許之然日必出侍月川
法座問難不一深領一心三觀之旨復發足出遊願日

中一食樹下一宿務對治其心如怖鬼則晏坐屍林怖虎乃經行石窟又嘗以過午不食忍兩三日之飢託鉢次偶爲犬傷則曰如夙負可再償應聲更傷也至西陵華嚴菴爲火頭菴主古潭栽松千株値苦旱每夜必私爲灌溉以失足水際古潭視其衣溼方知爲灌松故是秋菴延法師講楞嚴甫至見師在卽驚歎避之古潭亦素知師非凡者會法師避席固請師升講座師謙讓再三而後登講僧俗傾聽雷動雲合次年諸紳邀住西山寺閱藏復開講期完以葬母歸粵事竣徒衆堅請還

楚建淨土菴於赤壁下逾年爲江水所吞沒去入孝昌廣化寺捫闘刺血書梵網經隨身佩之擬入終南徒衆與諸宰官居士強請卓錫匡廬至晒谷石有大藏師契師最深因掃靜室與居越一年更卜其傍建叢林以地高無水師誦大悲咒三十晝夜甘泉遂忽湧出嗣以黃陂旱疫宰官周明吾復仗師持大悲咒力獲澍甘霖全活甚衆師建叢林既成適憨山和尙過焉爲題曰匡頂師一日閱憨山楞嚴通義至無所得心四字默然有省自是杜口罷講又修復古廬山寺基募價爲民業贖出

寶刹巍然與匡頂相望至崇禎十一年正月趣竣丁亟歸匡頂三月二日忽升堂示衆曰吾將以十三日辭世矣於是唯日飲水沐浴淨髮臨時結坐命徒衆念佛圍繞如期而逝至其年之仲冬五日衆爲茶毘舉火後見師凝然于龕中鬚髮更長寸餘面門猶流鮮血方悟師爲入滅盡定悔不及蓺供肉身然以師遺囑不敢不遵八日歸窆齒骨攢集不散潔白如玉堅重如石師生平示徒衆獨重戒律尤首嚴淫戒二時功課獨誦遺教經永嘉發願文雖緇提參公案有得然每誡其徒以宗門

話頭謬認電光三昧未得謂得成大妄語入無間地獄雖歷講席先後二十餘期崇尙楞嚴畧存題釋然向不行其註解諸書恐徒相沿襲無復眞得日老僧奚用蛇足嗟夫近世諸僧龍蛇雜處憍慢無復眞參實證如佛所言獅子身蟲食獅子肉識者憂之是故講師乃聲音求爲行邪道至宗門則以拭膿血故紙視諸教乘甚至破佛斬猫事駭見聞難以吞針作證如師以律自持且爲徒衆嚴戒豈非末法對治之方師涅槃後五年其徒孫萬有既奉師塔于山之東岫乃走數千里至廣州乞

遂球爲銘遂球念佛法之興每肇於亨粵如楞嚴譯於訶林達磨先至南海而曹溪滴乳源自新州今幾千年於潮州乃生師焉蓋不可不爲之銘銘曰是了宗師爲大醫王厭彼世醫而求心方猘鬼饑虎以何可當避火火中不熱而涼求飯止飢飯已不忘强忍不食期愈胃腸不者淫發豈色可嘗師知其故用續心光以禪則悟以講則誖骨煉而堅神寂仍藏如彼碩果芽于春陽無生之生血鮮髮長誰爲護斯火燄金剛

祭文

同年會祭大座師張紫坡先生文

於虖哀哉彭蠡既澤氣滲灘些鼓衡跳廬神降茲些趦附喬木變樂施些元黃稠疾彀弧威些蹈孝瞰友紛離奇些不經雅拜敷爲篤些三亶既成童驂文螭些鹿鳴呦呦聽相隨些仰喬俯梓瓊瑤枝些是曰先臣孫謀詒些爰媒帝閽翔鸞儀些鴈往爲窴修揚蜮眉些煌煌繩武策

金墀些六經擩頌征委蛇些通籍握蘭岭嶸遇些命佐共壺鉤繩具些王爾待命饗踢聚些河靈不蹈般遜度些神君製錦七襄報些弭吳火負薪燭龍炷些句芒祝融通明互些魑魅魍魎讋魂怖些風伯清塵飛廉雨些鞭雷柏雲鳳貙御些翠龍連蜷燿金鋪些日臣爲塗鳳鸞負些萬騎屈橋頭騰霧些義和顏倫紛駝赴些三神徵侠儻搶拥些八荒啓閶瞰眄連些露盤融旭帝懷侗些龍章昌錫辟變煙些旛簡磬盾負豕先些敲鼈朱輪迓連綿些側注槃辟蹲蹲旃些露箸攸笳咸軨鞭些明珠

利西東些淼淼塁舒轡奚鄉些溺雲霓飛楫沙棠些翳瞰施旌侑桂漿些靈兮歸來子孫昌些椿樹焉榮蘭茝芳些度眠尼父道靡疆些莘莘方輿臨周行些於虖哀哉尚饗

祭謝先生文 同社謝伯子尊人

嗚呼先生而死也耶忠信見疑烈士所悲人或有言先生之不起也以憤悶故是耶涼秋之夜先生夢焉帝授策錫符起而具衣冠以拜竟用是棄人間也然則中央鬼帝之流其先生耶魄餒魂蒸皇皇者天嘿嘿者地無

童男以狎意無清歌以娛耳而先生樂耶鬼神之際厥多方言雜以喑語先生在焉訂其音之訛耶伯子長文餘于學宮猶以祿養之不逮貽先生憂也於是竭力研田常若弗及先生其請于帝使命司祿掌厥文耶飾楮爲鏄如山之積焚衣爲灰設饌不食先生安焉不易菽水之歡耶恪若媿吾先生州牧公才若方壺先生明府公先生之從父兄也將往依焉告之以近世之多奇耶故者兩女恆淑而順將役鬼覓之得相見耶垂白讀書不離側注戰于鄉之棘院者七不一勝也朱衣人在將

嗚呼爲至德之巍峩兮守微尚而委蛇嗟天運之往復兮秉陽戈而曷揮何吳斗之多屯兮又哲人之騎箕悼我公之淑懿兮肇嶽降而作師鍾虞山之靈氣兮若東魯之有尼猷圖書於昧昕兮儀高軌於前代謂梟夔之可斁兮慨俗流之襏襫既聊□而售璞兮策天人之大對騁逸足於華列兮將銘庸乎鼎鼐聊振鐸以先宣兮遍桑梓而澤被化海濱而鄒魯兮見下邑之甘棠譬尼父之三月兮雖攝行而大康既男女之別道兮矧拾遺而飲羊遂帝簡而獨隆兮司銓衡於鎬京表人倫於流

品兮占枚筮乎秦陽方彙征以中行兮又聞閶而建節
頌吉甫之臨戎兮疑陸賈之使越靖海氛於鵷鸞兮謂
建牙而授鉞何蕭艾之忽榮兮見蘧蒢之已別羞脂韋
以絜楹兮寤讓組而明潔歎歸與而刪定兮矢雅歌乎
考槃述杏壇之六籍兮垂璜溪之一竿欣聖人之中興
兮遂待清而濯磐在契教而陶鞀兮備兩美而建官洵
遐隅之率被兮盡南海之衣冠方道統之大明兮遍隨
車之時雨包蒙吉而克家兮羨允文而允武佇帝命以
宅揆兮思北苗而舞羽胡泣鱗之遽兆兮忽鳶墜之潛
其歸依而小人知所顧恥也而公逝矣嗚呼人之云亡

處思乞骸於故邱兮乃在道而配祖涉蒼梧之下流兮
匪湘君之遠從岱既頹而梁壞兮誰築室而賜同五投
及而秦國涕兮絶歌謠而默舂羌旁面以哀鄭訓兮晉
罷市而慕羊公泣相向而紛紜兮悲遙瞰而合蹤矧在
寻之夙契兮來采風而銜命深鮑子之前知兮傷鍾期
之絶聽牙嘗臺於橋李兮懷往事之投分頭退老而旦
暮兮屈魂招而玉詠謂駑勉以共事兮俄永辭而洟迸
搖丹旗而風蕭兮駐總帷而雨泣斂手足而僵蔽兮昭
若節而同質視囊橐而靡遺兮留虔刀以垂德卜三公

以兆後兮望棘人之匍匐酌桂漿而灑淚兮疑炤臨乎
梁月哀哉尚饗

祭姚現聞先生文　代香山何相公

於惟我公斯世巨儒吾道宗主學貫天人理通性命固
猶是翱翔木天陸沈金馬而天下之士久矣信其可以
致君民於堯舜可以尊中國而攘夷狄可以靖寇盜而
安流離可以傾否而開泰可以調玉燭奠金甌於永永
無已此無他謂有公在則世道人心有所維持君子得
其歸依而小人知所顧恥也而公逝矣嗚呼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蒼天蒼天矜此勞人以公之道不得大行又
胡爲以公之身而不少存非公所遭之奇而吾道所遇
之厄也公歷事先朝表表可見始不樂與逆瑾共事既
又不爲權輔所容沮之抑之排之遠之非公好異實人
苟同非公好冷實人趨熱而公乃潛心性天之學自托
竺乾之旨五蘊皆空何有區區之同異忽然長辭嘿然
長逝於是苟同者既不能自存趨熱者且剝廬無及則
不問其君子小人莫不遐慕而涕泣而士庶童叟兵民
男女皆待公爲樂失公爲憂其又安得不相語而悲嗚

咽而淚惟公文章在世節槩在朝長使人攷而見之可以知公之德形志立則王佐之業具在又何分於用與不用功固垂天壤而無弊嗚呼言論風旨長在吾徒人倫師表又見乎哲嗣是世道一日不喪人心一日不死則亦公一日之長存然以公之不用夫既如此使其大用也又將何如此又所以仰天太息而交不能已也矧以某也辱在同譜契合實深公非予所然不信以爲然予非公之志不敢以爲得行其志昔者南還實偕文公過公之里誼在渭陽曰惟似舅公謂予退道之廢也予裒負薪之憂師無弟子輿尸之慮□寇可滅奸宄可絶行惟公偕我而退其又胡爲棄我而逝嗚呼文公學有統宗道有淵源浩然之氣洞然之胸襟懷光露宇度坦豁其律身之正可以移風易俗其見利而不苟從見害而不苟止可以濟險扶傾任重道遠公之在位曾不逾年凡志所欲行人所欲用有顯而可見者天下人士咸知之信之悅之服之有微而不可見者則惟予知之信之悅之服之有微而不可見者防微杜漸於其已然者格心一德庶幾軍國不再誤賦役可少蘇民無反衣食足而禮樂興刑罰中而賢才出庶幾以致太平易也嗚呼夫亦有虛懸是非先意伺向以苟容耶夫亦有姤賢嫉能排斥異己恐其形短摘瑕者耶圖小而忽大營私而害公耶變古以殉時怨在遠而便在近貪進而敗名或好名而失實耶嗚呼公乎主上神聖實惟徽猷與化人同居乎生劻一束鬱陶予心馳以祭公公鑒予乎嗚呼尚饗

祭文湛持相公文　代香山何相公

嗚呼文公夫既際堯舜之君則當行禹皐之道道之不

亶乘而公退也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而公逝也
嗚呼惟予則以含餔鼓腹安往而非主恩公乎能爲殿
上之虎不能爲遊郊之麟將馳帝左右嘿相吾君以敎
太平抑告之祖宗之靈以白其志嗚呼公乎某也與公
翱翔出都以義自揆國之有道敢爲嘿容逶遲而起捧
袂而別觀者道阻送者長嘆不爲公辱反謂我榮心許
之言豈挑劍之能踐異路之痛豈招魂悲秋之所能歌
嗚呼公乎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知其一也不知其二如
我公者少有顏閔之學長有董賈之稱其大對獻策風

采奕奕可以使華夷想望其正直無阿可以使逆閹魄
褫其登政事之堂可否是非可以使一人動色羣小膽
落文章可以壓韓柳詩篇可以吞曹劉風流可以掩王
謝翰墨可以光祖父行誼可以教子弟天報善人必於
其後遺澤可食慶宜無疆夫復何憾而天下之民庶如
喪私親無論知與不知永歎無已爲吾君也爲吾民也
以予聞廢自樂樂有公也聞公之訃形影自顧能不愴
然是以至今乃克爲文祭公嗚呼公乎其亦念昔者之
誼一歆動乎哀哉尚饗

祭李太老師母徐宜人文

嗚呼巨澤稠嶽三江發兮畜厚嘻旭滌溫結兮維靈爰
鍾佩明月兮名世泉禹次索出兮粹懿比玉潤以潔兮
化光肖物衆紅攝兮大方爲體德屈別兮蹈姜脈姒坤
順協兮曰歸嘉人中饋執兮鷄鳴興視日之東兮懷提
鉛槧供復供兮聿作帝臣稱巨公兮纂組黼黻文蟠空
兮出曰衆母母在中兮食德惠心祝禱頌兮象服六珈
寵命隆兮是式我師眩耀同兮仲氏踵友既恭兮奮
經茹實臙姬孽兮霆霳滃鬱師攸自兮鴻絧聲百里

孫餘禍慶兮維靈之歸總帷卷兮陽侯莽趭燭流電兮
巨公作牧峻南甸兮皇皇穆穆帝命眷兮庭前多冠謀
猷善兮曰麗曰箕蠲輾見兮曰公曰卿世馨薦兮椒醑
瓊糈香芬宴兮安慰湘娥蘭旌建兮眴彼婺女懷母儀
兮四教丙被外爰資兮友生僚屬延佇悲兮從從扶轎
馳紛葬兮矧球小子銜恩知兮左右服勤則孝思兮孫
桃極浦望所之兮噭厓蕙肴橫增欷兮齊粢陳側眇委
蛇兮嗚呼哀哉尚饗

祭萬茂先文

維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六月十三日癸亥徵君南昌
萬茂先先生卒于揚州客舍通家社盟弟黎遂球既爲
之視含斂葢棺如禮乃以牲醴香帛拜于柩前哭而奠
之爲詞曰嗚呼茂先已焉哉葢遂球之復渡江而北爲
送兄行不謂送兄之死也兄之行行復止遂球留之不
謂留之而兄乃死于斯也頃在都聞兄且至亟望之因
但爲書寄巨源而不及兄既南歸稍留潤州使人蹤跡
兄未得四月廿五日客有持鄭超宗書至言茂先在此
將行矣因亟報云幸稍待當卽來相送比五月之二日
而遂球乃克至至則見兄且病痢痢然飲啗訓和如恆但
日下必十數行不得止至月之旣望且屢易醫無功效
康小范至言高郵有國手欲載兄往就徘徊不可于小
范往高郵後遂球因與超宗大宣展轉爲書使必得此
醫來來則兄已誤服饒醫九其藥峻甚本方云虛人宜
參湯下饒醫忘之遽遂球過超宗少坐而兄輒以白湯
引服矣然尤之力緩故高郵醫來視反云病且愈無恙
但投藥而去時廿三早也去則尤藥性大發日夜暴下
不得止遂球深憂之召饒醫至叩其故則相視失色因

亟進參日加至數錢而下尙如湧泉注水竭火且起委
頓在牀不少食然兄意尙疑補藥不可進他醫有用术
者輒自擯而去之廿七廿八二日乃大劇則自分必死
輒閉臥內起自書遺囑於是從周超宗士預諸鄭氏羣
從暨社中諸兄弟乃日奔走于寓無可如何旣越月七
日遂球爲文告于神諸君咸積誠爲禱果暫止復甚幸
而兄從子汝士在里中爲塾師日奔走侍兄乃特移枕
席來榻前晝夜不暫舍去因竊出所囑與遂球觀中有
欲得姜燕及宗伯爲題墓徐巨源爲行狀周仲馭爲誌

銘遂球爲立傳語諸凡處分家事皆楚楚有致無若丈夫短氣亦無兒女子流連態閒語超宗與遂球曰公等皆宇內才德絶倫與其死于家人婦女手無寧死子諸公之手獨中有立後一則若甚不能自決于易簀之際乃索筆硯就榻割其中幅續紙更書字畫如平日且口占爲四絶句詩令汝士書之語超甚十一十二日猶見聞語言如常夜四鼓一燈熒熒乃寂然而瞑嗚呼茂先已焉哉夫無子而客死者固俗人之所諱忌甚能文章而不登第以保舉薦徵車且行而未及就官以展其生若慰舉身後託之長瞑無他疑慮者乃必在一後起之倫父一錢詎其不值如此者又不知幾何人而所若悲世附而合之則生羽翼淩蒼天異而離之則三都笑爲落紙貴詩成神泣兒視孔楊衙官屈宋而且網常名教卓然爲一時師表其自命不知當如何人其交游盟好爲先達顯貴巨公名卿又不知幾何人其成大名顯當

平經術固爲士者之所惜具此四者云胡不哀而兄乃能飄然無繫其頂煖甚殆佛家之所稱聖果生天而意想豁然殆仙家之所謂尸解骨蛻夫復何言獨憶兄頻出所作而問我曰後世其可傳耶予速應則喜遲則憂又復爲語曰昔石曼卿文與可諸人以東坡傳孔巢父鄭虔諸人以青蓮少陵傳他日吾黨中有一二傳人則人人傳矣又復索遂球所爲古文序記曰必手一卷枕間觀之則曰嗜哉黎子傳無疑當附以相傳又何憂也嗚呼茂先夫遂球之所以依依而不忍遽別去者爲望

兄之起既而不起則倉皇籌策爲做兄之體魄反覆而相商爲兄之家事而兄之所以相信而託者則在乎兄身後之名嗚呼茂先茂先生平腹富五車眼空千古筆落紙貴詩成神泣兒視孔楊衙官屈宋而且網常名教卓然爲一時師表其自命不知當如何人其交游盟好爲先達顯貴巨公名卿又不知幾何人其成大名顯當世附而合之則生羽翼淩蒼天異而離之則三都笑爲傖父一錢詎其不值如此者又不知幾何人而所若悲若慰舉身後託之長瞑無他疑慮者乃必在一後起之慷發歎感其爲意繼以悲泣而況呼之已不復語其安能不持此酒而哀也嗚呼哀哉兄有從子汝士可以扶柩而歸居停鄭家諸公又皆能經營終始其事遂球當入吳門爲兄行其遺編還過豫章與巨源圖所以傳兄者兄其有靈尚或欣耿相助俾遂球克昌其文以爲兄傳也嗚呼昔人有言生死異路永從此辭呼兄不應爲文哭之庶其兄知哀哉尚饗

祭張天如文

崇禎十四年歲在辛巳四月其日翰林院庶吉士婁東張天如先生卒訃聞東粵遍家社盟弟黎遂球爲位哭如禮於十二月乙巳乃獲附束芻爲文致祭于先生靈位前其詞曰嗚呼自遂球之得交於我天如先生也凡公車往來則輒過婁東惟坐受先天如齋中與蟬連夜語頃已卯之行甚速其罷也又甚病困因不得過婁東但少憩虎阜天如聞之則扁舟夜至時方中秋羣賢畢集遂球已買舟向武林欲發未發與天如互相寢食又涉旬日別天如時乃在錢牧齋宗伯坐次恍恍惚惚語不及他語及此約未踐

時天如依依不忍遽返則曰盍偕行乎受先此約未踐天如既去復來兩舟相先僅在數刻我往西湖而天如追俟鴛水比臘盡歸粵則天如書已頻至嗚呼哀哉天如之名爲利在天如則以文章之名爲義其慕義也雖在水火而必蹈其去不義也雖臨之以鼎鑊刀鋸而不改如天如所賞譽者文章所勉勸者忠孝所激揚者廉恥節介所訂述而使人知所法則者往史所精衡者經術所表章者前乎此者之聖賢所興起者後乎此者之學人與人同功而不難獨任其過見人一善則必欲盡得其尊榮於人之子弟則必欲其才器在他人或以文章之名爲利在天如則以文章之名爲義其慕義也雖在水火而必蹈其去不義也雖臨之以鼎鑊刀鋸而不改人得其利天如得其害夫惟有慕天如之義則必有忌天如之名而天如且爲委蛇且爲自得今天子神聖勞於求賢脫弧則婚媾方雨則虧悔吾尚望天如得居政府將有古者姬公吐哺握髮之風用能使天下之士各見所長而要之以性術之幾深斷之以臣子之分義則凡此中外何功不奏而不謂僅止於此遂球他日過婁東與受先觀天如之遺書對天如之兄弟拜天如之母此時天如之朋友其以名爲利者未必在也其爲義者自當如故倘復相與蟬連夜語不益潸然淚下也乎嗚呼夫天如之可哀者不止一端曰母在堂子未生年未老官未達而以吾道望之夫天如之可哀則又有進於此天如訃至適人撫使君欽恤廣州事竣遂球相與語及於邑幾不欲生茲其歸將鳶淚爲文天如乃頻見於夢中吾知其必有感於斯言而來格矣嗚呼尚饗

祭鄭太君文　同盟鄭超宗母

嗚呼昔稱賢達則惟范母竊以爲吾鄭母庶幾過之當其出于名門歸相鄭公家人咸宜孝先慈衆逮下睦族中饋委蛇公爲名賢母爲嘉耦內外同師及其身教令子名成德立以稱白眉嗚呼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實維此時或斷羽而安或奮翰而危誰知雄雌自吾黨之得超宗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惟口所誅惟筆所伐月且主持夫既正直褐應則必讒小側目斯又爲庸俗之所憂疑嗚呼吾見母也雖翦髮具食不足以爲奇吾輩登堂衡令道右酌酒歌詩而母必知其名審其實時其寒飢眞誠而超俗子頴考叔之孝而力舉國門陳太邱之高

則且共祝無疆以爲貞靜之徵宜享期頤云胡遽以寢疾乃趨藪勝而歸西池嗚呼如超宗兄弟實負時望宜侍玉螭五鼎六珈有期未逮固人子之情所悲然視彼絕裾欲情徒負國恩傷心披枝又孰與啜菽飲水其生也亨令子聞孫膝下之承歡而其逝也則天下賢達之士聞之者莫不感孝子之心而涕垂遂球頃過廣陵實留館穀惟母之孫子相追隨樂而揮毫奪錦同詠瑞花獨獲金卮哀而我友客死贈錢殯殮園哭其處惟母憐才好義不謂我狂不謂我癡我病渡江留滯虎阜與超

而澤遍邑鄙搘石湖之賊救陷溺者數百人董清丈之役正經界者幾百里旁邑師其賑荒之策直指行其起運之議豈徒捍災患於一時亦復脫顚連於萬紀至如建議力爭而邑得永隸首郡論功題薦而身必力讓大美尤仲連之高風邁子推之往軌其事兄也刺船逆流以赴鵂鶹其事親也荷鍤建祠儼供菽水既生順而沒寧在反終而原始當易簀而垂訓不薄管晏之功益自任而無慚豈媿仲會之比某等竊見從祀之典原重功德近今以來惟尚青紫豈鄉賢而序爵遺先生之素履

願合詞以敦請庶表俗而勵恥賴當事之允行敬奉位
而崇祀於戲報功食德載在令甲之文益國保民宜師
縫掖之士矧著書等積薪之遺令嗣誠式穀之似以隱
德則公卿匪慚論傳述視談遷繼起更貽贈之益隆尙
表章之無已永享馨香用陳清酹尙饗

祭業師梁無畸先生文

嗚呼憶在天啓初遂球之從吾師遊也實惟文爾而師
必誨之以行遂球於是知有流品邪正之別師之言曰
夫士毋或卑以自辱也故交于有司體勝惠交于先達

義勝禮凡不忠起于不孝不孝起于知所尊而不知所
親蓋遂球識之歲甲子大司馬張公來令邑試童子間
有所舉以命曰邑有某者童子盍往師之遂球瞪目以
對曰童子有師爲梁無畸先生文行皆所則也舍是何
足以師同侍者咸咋舌出去今蓋廿餘年而所謂某固
已通顯而名節大敗向之所願師之者又爭欲得而唾
之夫遂球以是對吾師爲弟子其亦庶幾不謂吾師之
凶問輒至也師以司馬員外郎出爲南安郡遂球方以
公車行舟遇于螺川師爲言北都之事遂球旋返掉旣

祭謝伯母文　同社謝伯子母

嗚呼遂球之於母也而文乎哉昔者伯子之行徘徊不決以母在目遂球也遂球不言葢已心許之母年過八十矣伯子不能決去其官以依母又勢不能載母就官俗人者以官爲重則且爲諛語以縱臾伯子伯子又念非官不能養母母亦溺子俗人之諛念當以百齡見伯子大官歸奉多金爲外內男女諸孫歡也伯子是以卒行嗚呼斯何時耶伯子奕修賢子也日必過則遂球坐而命之曰大母今日若何昨夜若何喜則皆喜不則皆憂亡何母病腫矣法不可治必治之安穀少愈忽

一日使奕修過遂球令作書召伯子伯子歸相拜大慟先是伯子依母相與同居里中訛言賊且大至城內外人家幾空伯子亦具輿爲奉母走歸市橋遂球留之不可得至急撾其輿人使卻止其後走者輒值他寇盜不走者安故伯子因信爲遂球之才可以安母遂球有母在同居里中也伯子行而粵城事更日甚子昔日其間多不忍言然方以爲既安則皆安奈何母也嗟乎則遂球幾不可以對伯子伯子官道繇楚也方行而賊已陷楚道聞先帝之變上下大江際新主嗣大位又將依諸大官故人求補一令其去也既失其所懷而今歸也又復失其所懷去乎先帝安在歸乎母安在此所以相見伯子而大慟也伯子歸奕母論遂球即奕修可以退而就孫之列遂球於是亦得退而就客之列率諸弟與子陳束芻爲文而告之母以是成禮嗚呼哀哉尚饗

祭孩未方公文

嗚呼知已爲重感恩爲輕又況乎以尊卑之殊傾肝膽

而託死生昔也尼父固宁死于二三子之手而岳頹梁壞何以爲情自我公之來嶺表也則遂球睨睨焉榮凡夫封疆之安危軍國之經營莫不借箸爲籌好謀而成葢寧語微賤之書生而不必洩之顯達之公卿方且決疑定難倚爲全粵之長城而猶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午日珠江樓船緋衣而擁甲兵陳宴特召人謂斯遊最清而不知所謀者忠君利社稷之圖益必欲鞏金甌以無傾矢天爲誓瀝酒爲盟比及國變粵乃匡平斯言在耳又能不感念而心怦怦至子開府粵西夢奠兩楹遺書

訣別雙緘特俾命治棺槨之具謂必信誠既獲報命而
公乃薨嗚呼哀哉人知公按遼陽保壽春赫然威名而
不知其實詳實查至神至精人知公忤逆瑞炳忠義臨
刑而色不變得赦而意不驚而不知其生死了然至於
歸全易簀而益分明而於斯二者皆獲相信相依於聞
訃也乃安能不悲慟而懷縈若夫中興聖主宜倚公爲
佐命以快乎西討北征公之復用而不及大用也川於
誰濟天終誰鑒四顧長泣還念舊京哀豈一端心如懸
旌而公盛德大業名則已與天壤同垂光則已與日月

同爭憶公論及當今人物謂家有才子此本朝楊用修
之敵不知誰贏以是濟美可卜家聲而遂球之所以不
能禁知已之淚者則以爲自今以後不知堪向誰而長
嗚嗚呼七尺立身千秋定評何以報公烈烈轟轟桂酒
斯陳公爲明神其念及珠江午日之行哀哉尚饗

雜文

日月問

予著兩童子辨日論以爲日在東西時爲山林川澤之氣所影蓋故大而涼今夜持火遠視之其光大可見日中午時其影蓋漸薄故小而灼今夜就火光中見漸小可見予又引渾天之說以天形如倚蓋與出地入地爲言張荊公見而毀之且訶予曰此外道天主之教非佛說也信之必入地獄矣據正教言日月繞須彌山行漸次爲四洲之晝夜予聞佛無証語安敢復辯思之恍然亦有未易卽解因著爲問以問之深於內典而有以得其事理無礙者所以堅凡小之信心非細事也

問今日月躔度舉頭可見若繞山而行謂山形如腰鼓必當在北辰之間直出諸天何以夜視微垣其星有時盡見不爲此山所遮以次而沒復出歟又所聞四鹹海水其南爲此洲此洲之中實發四水此方河源從西北來如此則日月與星宿環轉之樞當在此方西北河源處之正北方明矣何以有南望北斗之處歟豈其處旣近北海將望須彌爲天極之間歟如此則倚蓋之說或有同歟又據入地之說其實不通今每南望二十八宿之下各有無名諸星其下卽多空處此必近於空虛無疑若云果如雞卵則何獨無星又以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之說推之益與須彌世界空風水輪之說有合矣至月借日爲光近故光少遠正對故光多如兩鏡然此無異說也然果爾則相望之日須彌山在中如柱然不蔽其光何歟抑今所謂月中吳剛之影正此山影歟如此則山又似不高於日月以何爲則歟抑四寶所成其光相射故無影蔽又何以有日夜之分歟且或日月度在低故繞山微垣至高在上故北極不與山礙并前之說皆可通歟謂月掩日而日蝕易知也月蝕非爲地形所掩而何以或望而蝕或望而不蝕歟若云爲須彌山影所掩則山固如柱然何得與所謂地形掩之者同歟抑但爲羅計一星所掩而有蝕歟又日本之國其見

日迦此不同或是當此洲之角於日爲近故也至易經出地入地之象等之天在山中可以不執然而日月之蝕固可推而知也謂阿修羅以手掩之又何以晷度不爽歟抑以當蝕不蝕例之固可見歟夫化城喻筏是相非相皆無實義也然則所謂羅睺之說意者亦如詩人元鳥之詠後世詮之以爲眞歟然而凡諸譯論皆此洲之大聖賢也豈微有未契佛心及未悉者抑故祕其說歟佛法希有說誠實言甚難信然而佛子觀心明理一了百了豈此世界至淺近事乃留疑義何以發起凡

愚願諸仁者爲條而明之所以同向于佛

幻女說

南方海外之國多幻術師能使鬼爲執燭若供客客徒見婦若出入有孔氏子者往從學之則曰且留爲我女塔當以法授於是出女夜與之處美而艷亟欲就之輒旋轉牀席間如隔牆壁與語則在索燭炤之婉孌豐澤來就人也撫而摟之又不可近凡數夕無如之何孔氏子亦美而艷女心動悅之則曰席間有紅縷一線盍取而去之去之乃遂得接合爲夫婦甚歡師知而將殺之

爲萬茂先祈禱文

維年月日某某等敢昭告于揚州府城隍之神詞曰維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其生斯長斯者固驗察而不遺若來遊來過者當感通而必應今有江西南昌府徵士萬某趨明廷之命應保舉之檄經歷茲境遘患痢疾轉劇氣漸索醫藥頻更恐有性命之憂僉謂神力可助某等竊伏惟貴大神之禍福以按萬某之生平夫其推賢樂善孝友敦舊崇致富貴且享遐齡至若文章爲天下之蹟宗詩詞爲盛明之鼓吹亦宜致神之讓惜庶幾信文

之在茲豈可使其半百纔過後嗣未生又戚厥艱徵卓
復阻夫才或致窮今不敢以憐才望神而善必餘慶終
不能不以福善爲禱在萬某學能立命惟神之修短豈
復忽尤而在靈神道在勸懲若善者屯厄何以昭戒況
以國家徵命方新聖明威靈具在神爲社稷之佑享祀
典之崇方茲破格用人何忍頓摧行輸即使數不得逃
亦宜留其餘命俾爲國家立功殉敵殺身成仁又或道
不可行時宜嘉遯違天是以不祥動念已足招忌尚冀
乞靈神恩掖令重生當使遷山學道懺悔清修衍嗣延

蠲用昭神呪某等是用齋潔昭告惟神聽之倘獲生全
宜以酬事申畣彰之歌詠使天下知本府城隍之神福
庇大及四方之士雖以朝廷之威靈賴之伏祈昭鑒

蠲統齋解啓行祝神文

蓬球痛念國變力蠲貲產製造神統咎器以資勤王滅
城復仇敵愾之用茲以吉日某自領齋赴南京兵部某
某護行蓬球仍力蠲貲撥家丁隨護追維二祖列宗深
仁厚澤先帝先后烈廟社稷氣淑普天海隅共切倡我
同仇製此神器一旅之用敵過萬人今日之事神人同
忿伏乞明神效靈舟行安順盜至即殲主中興爲我臣庶進福爵祿是荷重貪神呪誅以豕
羊用申獻祝

戒殺六則文

黎遂球曰殺之當戒不俟余言矣奈世人迷于殺運牾
爲異端則豈漁佃聖人眞爲戕賊之祖乎吾欲分之語
塞不避書酸爰贅左方六則有生意者望乖察焉

其一曰舉動之宜戒也啓蟄不殺先賢行之不踐生物
走獸且然余觀世人嗜殺成癖如蠛蠓蟣蝨過之必加

壓撲充其一念直可以屠血射天剖腹視孕夫殺之而
無益于己不殺而無損于己亦將曰吾不得不殺悲同
異端乎持戒者請從此始

其一曰自養之宜戒也食無求飽聖人言之士恥惡食
未足與議今人日享珍鮮以爲得計爲已之生致物于
死豈知萬病之源皆從口入且味重者其氣亦重七尺
之軀啖蔥飲茗神思自清乃必欲使一副皮囊滿腥
羶不亦惑乎即或業成饑口必得大嚼然後快意亦試
究觀珍羞滿前入腹裏已如何臭濁此皆殺後魂氣攻

報于我何可不戒

其一曰讌會之宜戒也古人烝享以時非報成功則享有德故或不惜物命然且以昭物力亦非時不舉成禮而已今乃戕物之命耗物之力衆燔舉觴輒命庖刀檀板花枝皆其死所未合賓主之歡先泣羽毛之血夫酬酢遑來亦人生難廢然如世人者不過欲借彼賓朋暢我口腹且庶列滋味以親平生其于獸畜豕交有何異乎王逸少曰一觴一咏亦足以暢敘幽懷況必多殺物命以爲敬客倘客非王敦老賊必當惻然安足爲敬

其一曰祭祀之宜戒也致之于禮太牢少牢厥有攸用三鼎五鼎厥有攸分亦惟其人有功于物故祭之以物報之然猶四方獵較不以之供岳瀆神祇不得借讀今士庶之家輒用牲牢且孝子不守忌日之喪而雕珍錯以資歆笑者有矣愚民日行逆天之事而設品物以求福解者多矣豈知煎烹肥腯徒飾美觀致敬虔誠亦愈取罪毋曰麵爲犧牲之可笑也倘剋戒其非禮亦何至殺

其一曰養老之宜戒也七十非肉不飽故孝子養親必有酒肉然而亦有戒焉如孟荼之牝不滿尺之魚供之豈足爲孝況苟非吾親深晴則五淨之肉何不可養故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豈知期頤遐壽調理有方物生親生兩非相悖若不問所宜輒以供奉是謂以已之好殺陷親于不仁敢不戒哉

其一曰相噬之宜戒也萬物並育原不相害古人如犀象虎豹鯉鱷之類亦惟驅而遠之不便加殺今或遇二蛇一蝎不思遠避乃殺之惟恐不及是雖恐其害已且能害人豈知彼之于人豈眞欲得甘心不過殺機相犯

狎如鷗鳥知以殺爲意恐未能殺彼先遭彼殺至于蚊而亦未必受其毒害可見吾人機心不設雖猙龍猛虎時一遭之且人人室中所不經見如彼毒物正有如許貳之類惟宜放之遠之且不能盡殺何必殺也

嗚呼殺運不除殺氣日張不殺是佛殺豈是儒請作偈曰儒者殺不殺佛不殺不生殺一可生萬學儒不學佛戒殺爲衆生學佛不學儒不殺安得生不生安至殺生既不即空而殺則可戒我覩殺生人生生相殺故

錢神頌

人知晉魯褒作錢神論不知同時綦毋民成公綏皆有一篇其中寄意悲憤出以諧語黎子讀而傷之然以覩于今日眞不容復置論矣因爲頌之以愧退之之鬼

於維錢神壯不可當體備規矩質有文章維誰立之厥初生民其利維均

意孔長肆貌交之士亦買亦商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於

維錢神慨慷可喜壯夫無行過厥則偉少季瘁容過厥

斯美我朋我友我婁我子既能生我亦我父母於維錢

神匪遠伊邇貧則自窶富則自高層樓疊室深不

逋翁閑集卷之二十六

見人主人有故維誰孔親神之出矣何嘗孝子何嘗忠

臣於維錢神陳嘗命酒賓客華堂執子之手琥珀醉花

沈香烘柳肝膽盡傾稱莫逆友神之喪斯誼亦難久閒

其門閎車馬胡有於維錢神能遠辱而攘羣周道改觀

相見偪仄莫夜飛去爲君報仇於維錢神能庇蔭夫詩

書南面百城終日有餘曰樓曰舫曰花曰魚神之謹斯

肆詩腸何飽筆研何居於維錢神大英雄也司命式臨

與之通也五見蠭蠆不能窮也鋤神之扃斯取凶也維神有耳呼如意也維神有孔屯厥蹇也維神有口可三

逋翁閑集卷之二十六

四也維神有心衆所求也神之效靈趨避也凡百君子敬無忽也寒士頌之寧咄咄也

桐墟副墨

鬬葉子之戲古蓋有之其以水滸諸人分署則宋元以來不知何人所爲邇來鹿城陸文量先生曾記其博鬬之事謂以警世今士大夫往往喜爲之其法各具然讓可頻推也偶秋雨壓屋斗地如湖研田水溢不可以畊因出就鄰少年試一爲之恨無敵手入夜餘興不忘卽其事理隨

逋翁閑集卷之二十六

興疏之名曰運掌經以示戲伴以從拾桐而書故亦曰桐墟副墨天啓丙寅七夕

凡蠻牌各從其類以數之多者爲貴有以少爲貴者錢之類是也非貴少也錢之大者如大漢布刀一可當十一日所以魁沒文者猶不敵貧貧者無勝富受制焉亡地之能存也

凡牌之用有數適焉大可一寸高倍出之厚僅盈指紙輕小便易挾以偕遊一也靈活可思二也無彈碁坐隱之煩三也可容至四人以作酒政多至十人而贏四也

可以聚談不厭五也附以韻語分而賦詩六也

有墩宜焉宜於舟中宜花下宜鐙前宜夕月宜席上宜

書暇宜圃爐宜避暑宜登山宜慧人宜快人宜解人宜

俠士宜靜女宜才人宜詩客文士宜幻士宜壯士宜深

沈好書之俠宜忍恥出袴之雄宜有心少年宜古生磨

勒之流宜敷學宜禪悟

凡闘牌其思深于圍棋旨幽于射覆義取于藏鉤樂匹

于闘草致恬于梟盧拋擲若夫市井之徒非不翬然用

之然負者必爭失者必恨倖得必驕以至于嗚當局俯

觀棄置怡儇亦甚陋矣英雄之事不乞憐于人不借俾

于天不爲竊行不以侮愚冣落落得計者昌故用之

尤可以觀品也

凡闘牌慧者在菽可與庸者特上駟以自全慧者留其

魁以制人藏其次者以待用雖下駟中駟上駟矣

凡闘牌庸者知之日守其故慧者爲之日逞于微

凡闘牌之道潛則勿用亢則有悔得時乘權求爲可繼

失勢隨人相時乃興

凡闘牌之道慧者不可自恃其算算過則悞上駟易老

中駟雖藏山必受殃慧者不輕出誰乘其勝悞得權何

時成敗易定故善藏山者尤勿失時天不可知慧者勿

過求於必得勿過計於利害之終勿適同於有以必握

其柄徒衆目前故奇正相生不離乎常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也

凡闘之所寶惟識與悟善識者記其諸類而有無可決

去留可審虛實可測盈縮緩急可操矣善悟者因於其

故入於其竅老而變之方壯乘之前之右之左之留之

去之遲之速之人見而誤之我詭而用之人詭而用之

我見而悟之彼方有其計可全視矣

凡善識耳不必屏聲目不必辨色口可互談而左右陰

陽之數確乎不亂天也人也

凡善悟不執故常不尚奇險不過疑人不過信人而前

後左右之伏一瞥必中人也天也

是故識者必悟不悟則執其識如是者危悟者必識不

識必拙其悟如是者危

凡牌輸贏之供宋提爲下其上者曰飲酒得賦詩名染

小楷書松窗古書名花珍玩

凡牌未出皆覆既出皆仰覆者數元以象天也仰者形見以象地也視仰之形測覆之數以施弃運者人也四類以象四時也極之以萬爲數象萬物也終則有始天行也一出一入或出于遠或出于近日之與月也或幽或明則皆晦晝夜之義也四人四方也餘者置中央之象也一曰爲三人之圖者無四方然而連其虛則六合也右以旋左天運然也從日月之行度也一曰天左旋凡二十四角之氣皆以左旋壽圖者迎其機以同天故右旋也生剋象五行也曰牌何生此剋

則彼生也如上者剋中則下者生矣八圖象八卦也如三則九亦維畫之數九也

凡始圖則五易而混之太極也剖則視之兩儀之初分也吾與人之圖必去其二而不用者衍也諸衍一牌衍二人也智者不窮其物多留餘地以勝天也餘以六葉六合之外可以存而不論也不盡其類不極其故此所以員而可思幾而可用也

如三人則係者十有一葉矣而復有一物之不可以終窮也

柞曰之徒是也

凡牌以類聚者朋友也從其魁若臣也以次出兄弟也

相繼父子也梁不能勝而配以附之夫婦也父子有親

故相繼以聯屬爲貴也

凡貴者加上賤者附下不以賤加貴者上下之等以嚴

治不肖以貴治賤知時之未可爲則不爭其類隱深以

神其算

悟者曰吾姑附於其類以神吾算彼且以我之附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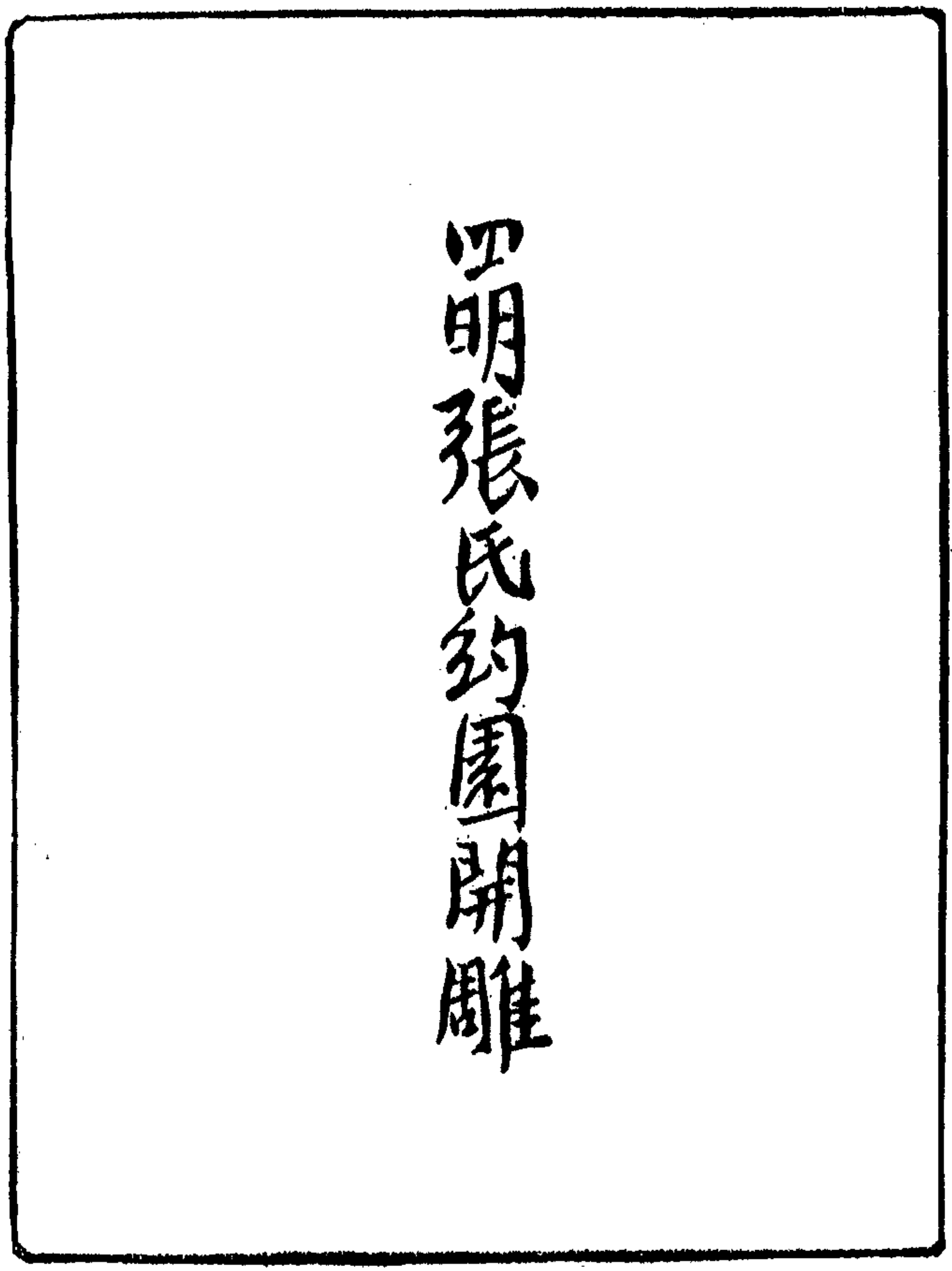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勢有可乘一擊必勝則君子制小

人之道也

右蓮鬚閣集二十六卷明番禺黎遂球美周著先生殺身成仁致命遂志我 朝錄勝國殉節諸臣 賜謚忠愍原不僅藉詩文以傳然忠臣烈士所遺著作吉光片羽咸知寶貴矧哀然一集存耶徐巨源謂太白以後一人朱竹垞譏其過尊良然然其詩哀感頑豔病快淋漓洵才人之筆緯文亦倜儻自異畧具幸稼軒陳龍川風範鈿玉樓必勝續編西臺慟行阿鯉二條卽全錄其文先生以黃牡丹詩得名刻有南園花信集牡丹狀元豔說千古然詩和非集中奇作固不若屈翁山所稱古俠

士磨劍歌猶客少年場虞州絕命詩花下口號諸篇均不失英雄本色王季重一序語頗不倫竹垞譏其詩有異端文亦復如是以原書所鐫姑仍之然如張孟奇西園存稿所謂悅人之目則弗把提天花也悅人之口則優如意也全集梵語以成留夐陀梵語悅人之心則爲利他也文者已沈而弗存矣集中戒殺文桐增副墨王丹麓並刻之檀几叢書二集中而張山來昭代叢書所刻花底拾遺未見則亦稍經持擇者歟明史藝文志作十卷而阮通志因之然原書實二十六卷梁子春明經藏本今

欽定四庫全書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辛未之秋既得錢忠介公集二十卷於張伯岸所轉以視馮孟顓孟顓復憾其有闕者補以附錄六卷年譜一卷傳一卷都爲卷二十有八壽鏞因得盡讀之清乾隆禁書公集亦在其列沈埋將三百年今始得刊布於世當明之亡也內有阮馬姦邪之附外無虻蚋蟻子之援胡馬渡江南都旋覆浙東西忠義士颺舉雲興公方居憂在丙舍咯血諸弟已爲治身後事鄞之六狂生蒼頭特起公扶病往爲之魁遂以羸軀舊師與孫鄭相掎角

守江東者一年今日之赤城不異曩時之白水人心未泯帝脊有歸天下事未可知也而乃隔江之上烽煙馳突譬如拯焚而往觀燄沿江之士風雨運臂是何困苦絕不一恤監紀推官諸稱又復四出在外則車馬喧闐歸寓則酒殽饕餮突如之餓方張臥榻之鼾未息一時解鬬之人羣起而爭其餘瀝杯盤狼籍寇有喜色俠骨超羣血心敢戰者卒困於分地分餉之說衣甲典盡依然赤手望救無門語云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孰知其呼天呼父母而卒莫之聞耶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桑梓百千膏血銷付長江一帶煮粥爲糧虛腹難鼓量沙唱米選聲可呼此景此情百世猶悸十亡十死孤惘誰憐卒至顛連荒島之中畢命菰蘆之下以詩文數卷授其諸弟曰吾恥事不濟平生之志略見於斯嗚呼其可慨也已昔韓退之敘張中丞傳謂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今公有弟有子覆匿墟墳之餘波濤鋒矢之際護藏弗失以留於今危苦之言見諸奏牘忠愛之氣形爲歌詠躬履諸艱極人生之至悲使數百年後可考而得者非賢子弟保守之功歟魯王

監國忠義如林一誤於朋黨再誤於鬻位偷安朝夕不圖恢復卒難免於覆亡之禍後人哀之而不知鑑忠介有靈其悲憤又當何如也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後學張壽鏞序

錢忠介公集總目
卷首
遺像
墓圖
原序
紀略
原跋
附述
世系
卷一
神道碑銘
明史本傳
雍正寧波志本傳
康熙鄞縣志本傳
光緒鄞縣志本傳
卷二
正氣堂集一
卷三
正氣堂集二
卷四
正氣堂集三
卷五
正氣堂集四
卷六
正氣堂集五
卷七
正氣堂集六
卷八
正氣堂集七
卷九
正氣堂集八
卷十
越中集一
卷十一
越中集二
卷十二
南征集一

卷十二
南征集二
卷十三
南征集三
卷十四
南征集四
卷十五
南征集五
卷十六
南征集六
卷十七
南征集七
卷十八
南征集八
卷十九
南征集九
卷二十
南征集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二十一
附錄一
卷二十二
附錄二
卷二十三
附錄三
卷二十四
附錄四
卷二十五
附錄五
卷二十六
附錄六
年譜

錢忠介公集 總目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園錢遷忠介像

光緒十二年九月

後學前園錄敬書

庚申六月慈韻馮鴻翰謹拜

錢忠介公黃檗山墓圖

右爲錢忠介公墓圖墓碑在閩中黃檗山離福清縣四十里黃檗寺五六里漁溪大路十里康熙丙子汝咸官漳浦令聞忠介墓田多被人據貽書古田令清釐之因繪圖以歸墓碑高近五尺闊三尺上題曰明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鄞希聲錢公暨元妃夫人董氏墓閱逢敦牂嘉平之吉福唐葉進晨立相傳有聯云相國有孫憐相國孤臣買地葬孤臣今則無可尋矣陳汝咸記

原序一

太保錢忠介公遺文舊分三集其正氣堂集則乙酉六月以前之作也越中集則倡義以後晝江一年中作也南征集則乘桴以後三年中作也正氣堂集嘗刻詩百十首而未就越中集嘗刻奏疏數十首而未就南征集則閩本也戊子以後公之仲弟退山侍御藏之展轉柳車複壁之閒未幾季弟推官航海取正本以行僅存副本推官死而正本失侍御奔走衣食喪失者多所餘止二十卷侍御合之爲一集以付其子潛恭屬以謹收笥篋即至親密友不可出示故世莫得而見也而子家自先贈公崎嶇桑海所撫拾同事諸公文字其中頗有忠介之作子年來搜討故國遺音亦閒或得所未有於是潛恭捧其先集來與子互相讎校增補子驚舊不勝不知何以得此於潛恭也願以爲卷帙不如仍前分集之善按年徵事惟分集易於有考非敢妄改侍御定本乃依忠介之舊耳於是編次正氣堂集爲八卷越中集爲二卷南征集爲十卷附以碑誌傳記及葬錄其四卷通爲二十四卷以歸潛恭嗚呼文丞相指南集杜諸編後

得傳其餘如彤庵眉仙蹇仲篤庵長升默農幼安諸公蓋四十餘人中之表表者或不過斷簡殘編或井隻字不可得則是二家之集不亦與球璧同其矜貴也與退之詆張許家子弟庸下不能表章先世名德今潛恭行年七十舌耕代食而凜然時以流於張許子弟爲憂蠅頭小字表章先世之遺文而名德所著因遺文而益爛使退之見之亦當爲之欣然更於三集之首弁以年譜

原序二

希聲生有正骨有眞意有靜氣其居家以孝友稱其居官以廉卓稱其性情落落穆穆孤立寡同遠客移牀辟塵障扇似狷其讀書慕古豁豁自命超然獨往直欲與佛齊肩似狂乃精神之針芥血脈之水乳使在聖門中行之與斷不能舍之而他歸矣初與子以文學作緣既而以名節相砥少陵詩云文章有神交有道殆爲吾兩人詠乎頃胡騎入關江以南能文章之士垂首喪氣靡然裂冠毀冕以從之還視向來筆墨能不愧死於是希聲獨發悲憤仰天長號感動行路奮臂一呼義旗雲集

錢塘江上痛哭流涕奏疏之外兼有詩篇如武侯表如文山歌乃知世間自有眞文章耳嗟乎文人弱不勝衣而三寸柔翰力能扶鼎若吾夫子以章甫縫掖作魯春秋行天子事告老家居沐浴請討一腔熱血傾之涕泗赤流中行的派正於此處看取希聲以爲然否武進吳鍾巒霞舟序

原序三

明太祖廓清中原休養士民三百年於茲一旦逆賊犯闕思宗死社稷斯誠人臣反首茨舍剖心瀝血之時也

磔葬之首焚卓之臍泣涕以葬先帝則人心稱快海不揚波矣恨以奸馬柄國一矢不發國荒於內賊縱於外以致有搆起而收漁人之利嗚呼賣主有臣而報國無臣棄師有將而黼瘁無將曾僖宗之猿玄宗之象不若也虞孫素負至性文名爲海內宗聞之髮指悲憤厲眾奮勇當先如子赴親災不暇計其天命之存亡而弁救皇急祈求殲擊不幸而死猶升屋而復設祭而虞龔其復返而再生也舍檄不起則蹁躚哭泣毀田壞牆如追而弗及性之所至情勿容已也君親一理存亡與共當死之誠善矣然紀亡而春秋猶書紀叔姬明叔姬非不知存之無益於紀若曰紀猶有叔姬存也悲其志而存其人存其人者存其心也心存則氣存氣存則國存不與眾復生者忠介之節不與國俱亡者忠介之心或謂漢唐宋無論矣區區司馬渡江化龍何況洪武之偉烈濟以宣弘嘉萬之深仁厚澤乎今獨靴尖趯倒一跌而不起何也噫此非獨天也亦人也吳峯之馬方嘶而封

拜極公侯宮棘之駝未出而名爵偏奴隸文不借著賜金遷秩武不拔幟飛章冒功何異籠下中郎羊關內歎息其時一淮陽更始之轍也白水無人杖策其何從乎此所以扼腕無成寧蹈東海而不返耳鏞今讀其詩至好夢只疑蒲反魏癡心猶道汶歸齊鶴歸雲裏幾聲淚鴈斷風中何處家之句不禁悲憤中生如見其人矣

弟蕭鏞序

原序四

上古之世以事業爲文章所謂經天緯地者是也迨皐

謨伊誥事業之餘見爲文章皆以鼓吹休明賡揚盛事其後不多見焉若姬公當流言遭謗東山鴟鴞有憂患矣然事業與詩文竝傳自玆以後人文彌厄如屈原之沈汨羅愍孫之隕石頭文山之死柴市事業之厄也如此歷覽往古文章明晦之運或藏漆荊或沈壞家或匿嘗井文章之厄也又如此士君子不得爲讀誥之遺復不得爲東山鴟鴞而僅爲屈子愍孫文山諸公以厄其事業又僅爲漆荊壞家嘗井之沈以厄其文章則大不幸也夫抑太史公有言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則文章之有待於傳也如是李翰爲張睢陽立傳惜其不載許遠雷萬春始末以此咎兩家子弟才習庸下則文章事業之有待於人傳也如是余兄忠介公耿行抗節時時見於文章遭鼎革變燬慨首議戡與孫鄭諸公格守江東一年事敗挈家浮閩海扶故主於鷺門留正朔於海裔南天一綫漸就芟夷屬不悔禍事復不就顛連荒島之中畢命菰蘆之下所謂事業之厄者非耶臨絕之際以詩文數卷相授曰吾恥事不濟平生之志略見於斯其善閟弗失余與諸弟掩涕受之大都甲申以前多發

憤孤寄之言甲申以後多痛哭流涕之語然余與諸弟綴緝校讐僅存者十之七一失於翁洲城陷吾數人俱飄零海外六年日抱數帙於波濤鋒矢閒其厄與未死者亦正相等乃一失於借觀者取去復從殘潘敗策中就縶縛荒蘆蔓草倉卒覆匿墟燼之餘僅存者亦十之七歸里後稍就編次正本爲乘桴所攜余復校錄於殘潘敗策中或篇章散亡或字跡漫漶展轉譯書其僅存者又止十之七矣噫乎所謂文章之厄者非耶則子弟之才智庸下又可知矣雖然古人行事不必盡傳其傳

者或一二事或一二語皆足曠百世而相感安在存十一於千百而事業文章不曉然於天下後世哉余與公之有感矣協虞弟與余同此護藏所爲波濤鋒矢者同也即其綴緝校書惟恐失之自我者亦無弗同也獨記其荒蕪掩覆時倉卒猶在今一旦以義嬰不測死市矣況如余者又安能傳之傳之而又寧必其無失耶則所藉不朽於晦明之運有見於數十百年後者固有是集也爲之序丁酉立冬前三日胞弟蕭圖肇一氏謹識

紀略

原跋

按公諱肅樂字希聲號虞孫明州人也天姿穎異七歲能文呈王大父颺虞公輒拍案喜曰吾有孫矣錄科爲黎左嚴先生所首拔中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殿試二甲十四除授蘇州府太倉州知州廉聲惠政爲江南稱最秩滿遷刑部員外郎癸未丁內外艱甲申北都變慟哭不欲生乙酉留都之變清兵入省會僞守朱之葵投以帖手裂之會剃髮令下立議四條約鄉紳會於城隍廟百姓觀者萬數遂舉義師稍兵得萬人與熊孫鄭諸公拥守錢江迎立監國壓都察院僉都御史再壓都察院副都御史明年五月錢江不守浮海扈監國於石浦入閩鄭彩起義同事觸門陞兵部尚書漸復興化府福寧州閩清連江長樂羅源寧德諸縣明年正月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時藩鎮橫恣殺戮大臣知時不可爲六月以憂憤成疾卒殯於海外琅琦山銘年四十有二贈太保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謚忠介蔭一子尚寶司丞賜祭十二壇監國御製祭文祭之子二卒於舟山弟蕭圖又識

乾隆壬戌春三月潛恭兄捧忠介公遺稿過西湖濱拜請謝山全吉士序竝乞讚題小像謝山旣予其詩復出其家藏忠介詩文爲遺稿所未有者補入分編集定二十卷而爲之序又紀其畫像作年譜又作其從亡諸弟墓文中盛畢然興曰忠義之感激有如是哉明養士二百七十餘年至甲申禍起天下何可復爲忠介在江干海島欲以隻手揩拄墜天希圖報國其所欲哭不可者每寓之於言文字之閒制誥奏疏序紀詩詞因語語有血痕追諸悍帥各立門戶不能合心力挽致憤悶成

疾殞於琅琦身後之收棄皆所不計豈遑恤有集字片
楮遺傳於後世耶然忠介雖無意於詩文之留傳而非
所論於子孫之哀章也且吳縞稚陳皇士諸君子曾敘
傳梓公詩文若干卷不幸沒於兵火公弟遐山先生於
草稿中錄存八卷僅十之六先大人續錢氏在茲集又
搜輯得公之詩文若干篇終以不得其全爲憾今公歿
忽忽九十五載矣濬恭年近古稀重清繕遺編乞定於
謝山此誠賢子孫事復得謝山出其所藏補成全璧而
且傾心世德序紀備詳是亦盛事哉姪中盛謹跋

附述

先人著述未能傳之世但令父以貽諸子子以貽諸孫
遞守弗失當非甚難雖然亦願其人其時何如耳使人
能守而天不與以可守之時人固不得而有權天不與
以可守之時而人善守之則天亦若聽勝於人近見士
大夫家多方珍慎一旦變起倉卒忽不及防不得存什
一於千百則誠其時爲之宜於人無咎乃值萬不易守
之時而百方撫拾使不隨厥望化去則雖不能盡存而
即所存以思其亦遘天之幸者矣先忠介公流離閩浙
舟楫波濤命懸呼吸臨殞之日以稿屬先侍御公囑諸
叔曰必無失此蓋以心城血路不甘與時同盡唯此篇
章所寄足著生平而先侍御公兄弟當顛連播越喘延
鋒鏑之餘撫視遺編捄之不能藏之無所則其欲無負
厥託良極難哉濬恭以先侍御長子承命爲後尚在襁
褓稍長隨以斯稿見付既囑再三仍書簿端曰至親密
友借觀當概屏絕因什襲藏之然逢忌辰必陳几上以
示勿忘庭誥若是者將五十餘年後以避疾徙居舟痛
受寖幾致腐時欲重書則卒卒未有暇偶閱先侍御所

作序云如是而存者十之七又如是而存者十之七幸
草稿中錄存若干濬恭今非有倉卒事患而竟任爲斷
爛之本可乎且揣身長賤廢年幾七十再改手顫目昏
嗟歎何及於是亟繕寫之謂濬恭承之先人存者已數
十年今再付之子若孫又可數十年嗚呼夫使竟如是
其存亦復何裨然思石室名山終莫抑其精華之氣而
爲有心者所欲歌欲泣千百世下一日光芒發露未可
知也同里吉士謝山全先生向留心史事罔羅最富而
於枌社先輩文獻尤詳族兄銘恭子大源向嘗其事研

席嘗與之語以不見全集爲憾幷聞其在中祕時曾爲閻友題所藏先忠介公遺像於是潛溪偕姪趨叩恭捧大人小影乞題讚兼呈遺稿吉士欣然定爲三集分卷二十頁出家存爲集所未有者悉編入之次曰年譜錫之序言而猶嫌昔日諸公所作志誄之未詳也爲補作第二神道碑銘自是先忠介事業可質天日可泣鬼神者始大備焉又爲先侍御暨諸叔檢討職方推官三公職方嬸氏鮑安人作誌閒揚忠節諸父在九原亦死且不朽因命再精鈔副本以廣其傳以少則可危多則有

備也書既竣焚香稽首曰吉士之惠我先人厚矣至矣潛慕正不知何以得此於吉士而吉士反云不知何以得此於潛慕是雖吉士之喜得見所未見而發有是言亦實先忠介之靈爽閱百年而若默有以相感也嗟嗟向使潛慕承問而懵然不知所守即出諸篋笥而鼠侵蠹蝕殘斷摩挲無可甲乙豈不負道古者之心乎哉是不可無述以俾後人識此日之甚非偶然云爾時在乾隆七年歲次壬戌暮春月望日男潛慕謹述

世系

錢氏先世自彭城徙吳興再徙常州之武進宋眞宗時尚書屯田員外郎冶爲寧國軍節度推官季子公佐隨侍愛其山水風俗因卜居於宣城公佐生昌俊昌俊生顯良顯良生碩季碩季生庸庸生功俊功俊生純純生曜及暉暉徙居鄞爲甬東始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暉—彬—允富—子華—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應震—蒙亭—天禧—安—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洵—秬—奐—瓚—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崑—鳳午—若廣—迪忠

靖忠
志諡靈巖十六年舉人
益忠
主簿仲溫州瑞安縣副都副都御史
敬忠
主簿嘉靖四十七年進士直隸隆慶縣知縣
肅禮
肅口
肅樂
肅圖
肅範
肅祺
肅遷
肅珍
肅典
肅豫
肅采
肅摺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七世　十六世　十九世　二十世　二十一世

肅禮 — 克恭 — 懿蓮 入繼 熾宣 無嗣
字約之 諸生
字子劍 監紀推官
原名懿葉

肅口 撫肅禮 忠介公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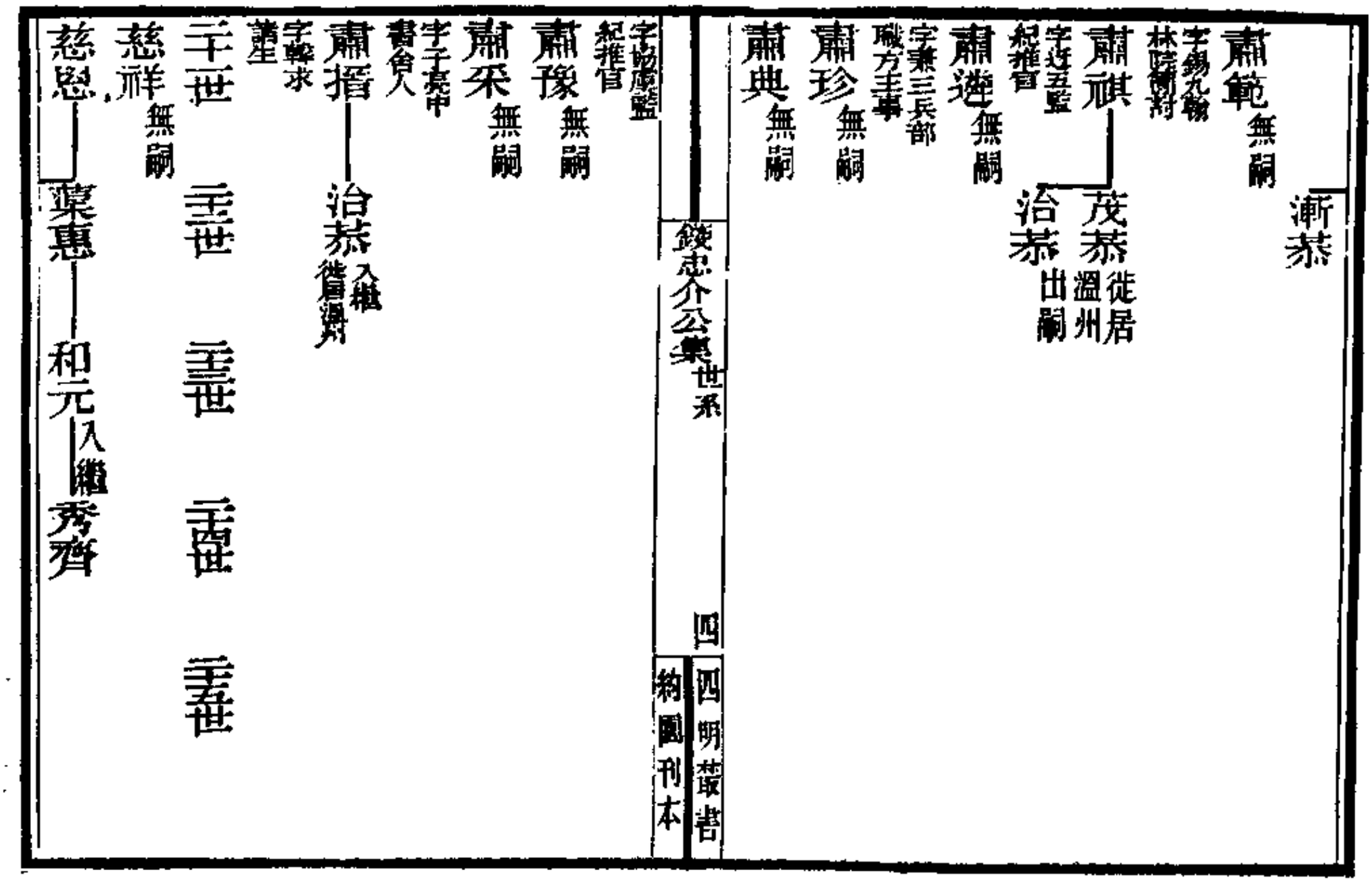
肅樂
尚寶司丞
兆恭殤
翹恭殤
潛恭 入繼 懿蓮
字嘉如
懿蓮
懿藩
懿藻
蒸宣 徙居紹興
煜宣 出嗣
熾宣
煜宣
熾宣

肅圖
字雄一 監察御史
恂恭殤
恪恭殤
濬恭 出嗣
澄恭

錢忠介公集世系

丙宣
慈杏
慈楩
慈椿
慈恩
慈祥
慈棻
慈杉
慈榆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漸恭
肅範 無嗣
字錫九翰林院翰對
肅祺
茂恭 徙居溫州
字近五監紀推官
治恭 出嗣
肅遴 無嗣
字兼三兵部職方主事
肅珍 無嗣
肅典 無嗣
錢忠介公纂世系
字協庵監紀推官
肅豫 無嗣
字子亮中書舍人
肅采 無嗣
肅揩 治恭 入繼
字輯求董理
慈祥 無嗣
慈恕 稟惠 和元 入繼秀齋
三世 三世 三世 三世
四 明萃書 約園刊本
慈榆 坤惠 殤
鴻惠 人繼
慈彬 鴻惠 出嗣
膺惠
青惠
慈樊 保惠
佳惠
盈惠
和椽
錢忠介公纂世系
慈杏 乾惠 和霖
和財
慈楳 恒惠 殤
家惠 出家
慈椿 咸惠 和平
和福
衡惠 和元 出嗣
和光
和鄉
五 四 明萃書 約園刊本

亦惠

石世系據甬東錢氏宗譜編入貞肇案錢氏宗譜爲光緒丙戌重修
鹵序紀秀齋生乙酉七月是忠介七世孫案宗譜錢氏當明時門第稱盛易代而後雖閒有一二甲科而忠介遺裔乃無一人隸學官弟子籍者仁和譚獻復堂日記云遇鄞錢允吉自言明季忠介公裔孫遺訓子孫耕讀不仕至今二百年子孫爲博士弟子違祖戒入閩應試往往有他故不知忠介後人幷諸生而無之豈偶然哉宗譜允吉名迪惠同治閒官福建同知忠介從曾祖亨鵬九世孫非忠介本支

也後學馮貞肇識

明故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錢公神道第二碑銘

全祖望

世祖章皇帝定鼎二年五月江南內附六月浙江內附閏月明故刑部員外郎錢公肅樂起兵於鄞大兵之下浙也同知寧波府事朱之葵通判孔閭語迎降員勒卽令之葵知府事以閭語同知府事公方居憂在東吳丙舍中喀血閭信慟哭絕粒旬死諸弟已爲之治身後事鄞之貢生董公志寧首謀倡義聚諸生於學宮王公家勤張公夢錫華公夏陸公宇燝毛公聚奎和之徧謁諸

鄉老而莫敢應卽所云六狂生者也初十日之葵輸糧於貝勒至姚江姚之故九江道僉事孫公嘉績故吏科都給事中熊公汝霖已起兵之葵以道斷回鄞公於是夜興疾至城東觀變是日孫公以書來鄞約其門下士故吏科都給事中林公時對爲之後繼次日林公謀之諸鄉老終莫敢應六狂生皇皇計無所出宇燝故與公同研席相善途中聞公已至大喜挽公入城途遇志寧遂定謀發使以十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諸鄉老相繼集之葵聞語亦馳至時諸人皆未有定意離席降階迎

此二人而公遽碎其刺拂衣而起百姓聚觀者數千人譁聲動地有戴爾恩者布衣也大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觀者齊聲應之舉手互相招擁公入巡按署中俄頃海防道二營兵暨城守兵皆不戒而至遂以墨縗視師之葵乞哀於百姓百姓爲之請乃釋之故總兵王之仁在定海已納款得貝勒令仍舊任鄞之故太僕謝三賓家富耦國方西行見貝勒歸害公所爲乃貽書之仁謂渝渝訛訛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搢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卽定矣某當以千金爲壽公時年未四十故有搢紳之誚會公亦遣客倪懋憲以書告之仁勸其來歸之仁兩答書約以十五日至鄞而密語懋熹令具燕犒三賓不知也方以爲殺公在旦夕屆期之仁至城東請諸鄉老大會於演武場坐定之仁出三賓書靴中對衆朗誦三賓遽起欲奪其書之仁變色因問公曰是當殺以祭纛否語未畢長刀夾三賓而下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以充餉乃釋之於是沈公宸荃馮公元飈亦起於慈自鄞慈合兵聲勢響應之仁旣以關內鎭兵至而關外黃斌卿亦遣將以翁洲鎭兵至張名振亦以石浦鎭兵至知慈谿縣王玉藻知定海縣朱懋華知奉化縣顧之俊新授知鄞縣袁州佐知象山縣姜圻皆以兵餉來會寧守乏人以通判羅夢章行守事而太常莊公元辰助登陣焉公以是月十八日奉箋迎請魯王監國二十八日再奉箋勸進七月十一日會師西興王途中加公太僕寺少卿旣至再加石僉都御史分汎瓜瀝公四疏辭新命兼力言爵賞宜愼不可濫報王覆檄濫予名器因固請以原銜署事幷辭諸弟姪從軍之授爵者十月樞輔張公國維約諸軍以初八日始連戰十日公與諸軍斬戮皆有功而第七戰尤捷是役也前鋒鍾鼎新用火攻首擊殺緋衣大將一諸將呂宗忠等各斬數十級俞國榮等直抵張灘取其軍械以歸時浙西諸府州竝起義兵蘇松嘉湖列營數百而浙東又建國杭州孤懸危甚以兵急攻平湖平湖之主兵者爲屠翰林象美書生不曉軍事公請以兵由海道急援之不聽說者謂監國初起江上適有浙西首尾相應之勢若用公言則大兵進退兩顧杭州不復能守可逕渡三吳以窺白下而坐失此會此足以見聖朝之得天命

也未幾而分地分餉之義起故總兵方國安自浙西來
軍最盛之仁次之號爲正兵諸義兵倚毗焉而皆無遠
略國安尤暴橫於是議取浙東之正餉以子正兵而義
兵取給於富室樂輸之餉謂之義餉識者已知其無成
交爭之不能得未幾正兵幷取義餉而義兵遂無所取
給司餉者不能應公所派爲鄞奉二縣義餉國安撤二
縣不必支應蓋以爲之仁地也於是公屢疏入告王不
能詰但以閱臣張公國維敘公十捷功再加右副都御
史公疏言臣郡臣邑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曾莫
公不受副都之命爲懷貳心於閩公不得已參參受官

之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級是臣無惻隱之心也沈震
荃陳潛夫之才略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並出臣下而
臣反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鍾鼎新等斬級
禽囚之事皆出其力臣以未得取杭不欲爲請殊擢而
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臣少見史册所載冒榮
苟祿惡之若仇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又言
臣近者十道並舉冀杭城可復聞主上起行中廷盼望
捷音不能安坐而臣終不能絕流而渡臣今不能入杭
誓不再受一官王不許而閩中頒詔之議又起時唐王
即位閩中以詔來張公國維熊公汝霖以唐魯皆係宗
藩非有親疏之分同舉義兵倚毗焉而皆無遠略國安尤暴橫於是議取浙東之正餉以子正兵而義兵取給於富室樂輸之餉謂之義餉識者已知其無成功者帝若一稱臣於唐恐江上諸將皆須聽命於閩則王之號令不行因議卻之朱公大典與公議以大敵在前而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即權宜稱臣太姪以報命未爲不可若我師渡浙江向金陵大號非閩人所能奪也於是議大不合原諸公之論各有所見皆未可非但當和衷以求其平而方王諸帥忌朱與公遂謂公不受副都之命爲懷貳心於閩公不得已參參受官而餉仍不至王以內臣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餉公力言中官不可任外事於是諸藩既惡公而內臣又從中梗之公兵至四十日無餉然感激公忠義相依不散至行乞於道卒無叛者於是公連疏乞餉數十上而餉終不至太僕寺卿陳公潛夫之起兵也以家財養軍及財竭支四百金之餉於餉臣而不得公言潛夫破家爲國今聽其軍之餓死而不恤何以鼓各營因爲潛夫請餉幷力言軍費之當均王是公言而無若方王何公疏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翹車四出無

一應命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甚巨謚贈蔭恤未協輿情敕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張國俊以戚畹倚強藩權伴人主三也諸臣以國俊故相繼進言主上以爲不必幾於防口四也新進鼓舌搖脣罔識體統五也反覆之徒借推戴以呈身觀望之徒冒薦舉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欲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凌蔑至此七也咫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衮衣博帶滿目太平燕笑漏舟之中迴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託國者強半弘光故臣鴞音不改九也此猶枝葉也請言根本七月

雨水不時漂廬舍以千百以水死滷潮衝入西成失望以饑死壯者殞鋒鏑弱者疲轉輸以戰死絳票赤紙日不暇給以供應死東南澤國倘舟爲命今士卒爭舟小民束手以無藝死入鄉鈔掠雖大不遺以財死富民即曰應輸非有罪於官也而拘繫之有甘心雉經者以刑死沿門供億淫汙橫行以辱死劣衿惡棍羅織鄉里以爲生涯以覆死始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繼也合藩鎮之兵馬不足衛小民之一髮凜凜乎將以髮死由前九亡并此而十臣不卹所稅駕矣時國俊外仗方王內與客李二奄比而馬阮在方軍遙相呼應見公疏皆恨甚國俊遂飽兼金引三賓以禮部尚書直東閣相與共擠公王加公兵部右侍郎再疏力辭不受會傳閫中遣大學士黃鳴駿來浙欲盡科八府之糧以去閫中故無是舉乃馬士英阮大鋮交搆二國之言公致箋於鳴駿以公義動之卽此可以見公之未嘗有私于閫而諸帥之謗不止孫公督師西出將由龕山渡而揚聲由江口林公時對方監其軍商之於公公復書謂宜防陰平之詭道不當專備江口且孫公軍營似亦不當在盛嶺瓜瀝龍塘諸地時公懼馬阮之爲患也於是公以無餉與孫公嘉績運名請以兵歸開遠伯吳凱不許尋以諜言王師將自海道來乃移公守瀝海公旣終無所得餉疏言臣兵不得不散但臣以舉義而來大仇未復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願率家丁數人從軍自效王溫旨慰留而諸將益譖語以爲公將棄軍逃入閩先是閩詔之頒浙也并賜倡義諸臣敕命加以官爵公謝奉表稱謝遂爲諸帥口實甚且有令壯士劫取公首者公於是乘軍拜表卽行言臣從今披髮入山永與

世僻主上請加蹤跡斷不入閩以遭殄滅遂之溫州避
入王得疏大駭知公不可留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
黃斌卿鎮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時方有由
舟山窺吳之計也斌卿以舟迎公入翁洲王加公吏部
尚書兼理戶部事公辭不受是爲丙戌之五月不三旬
而江上破公之解兵也閩中有使召之公以江上之嫌
不赴及江上破公由海道入閩請急提兵出關不可退
入廣東并陳越中十弊以爲戒閩中優詔答之以右副
都御史召公疏言故大學士孫公嘉績之忠爲之請卹

而閩中又破公避難於福清展轉文石海壇之間與諸
弟無所得米則食麥無所得麥則食薯其後并無所得
薯則食薯之枯者拾青茅以當薪嘗夜涉絕谷足盡裂
乃祝髮以免物色然其題壁云一下猛想時身世不知
何處數聲鐘磬裏歸途還在這邊識者以爲非緇流也
乃稍稍有從公問學者公賴其脩脯以自給已而聞鄭
彩扈監國至鼈門來往諸閩閥禡牙舉事丁亥六月王
至琅江公入覲王大喜時文臣在王側者祇熊公汝霖
而孫公嘉績之子延齡年尚少馬公思理位雖在熊上
孟浪以戰並得旨允行又疏言主上允臣前疏委任建
國則兵出於一矣復命建國合挑各營之兵選其健者

請自今以往一切封拜暫行停止特懸一印令於眾曰有能爲建國所挑之兵爲先鋒立功者不論守把等官竟與掛印如此則奇傑之人至矣或謂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則卽令各藩自挑敢死善戰之兵各爲一營各懸一印令曰有能將本營所挑之兵立功者竟與掛印可耶否耶王以爲然於是兵威頓振連下興化福清連江長樂羅源三十餘城侍郎林汝翥都御史林垕皆起兵郭三才以大兵援閩亦來降遂圍福州而浙東山寨亦各起兵遙應前此六狂生家居

者謀取寧紹台諸府與公兵爲掎角之勢復爲三寶所告而死公又疏薦故太僕寺卿劉沂春初仕茗中不納款繼歸閩中不薙髮廣東權道吳鍾巒素行之忠義方直乞特敕召用得旨沂春右副都御史鍾巒通政使二人猶不起公貽書以君父之義感之二人始翻然就道而閩中遷臣無不出又因福州之敗請邮宗臣統鎔等諸將葉儀等以鼓忠義王是之王之初至閩也招討鄭成功待以寄公之禮而不稱臣仍稱隆武三年蓋脩浙中頒詔之怨也至是公頒明年戊子監國三年曆海上

故公力辭相位旣不得請每日繫船於鴛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卽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彩主之雖王亦不得而問也公每入見卽流涕不止曰朝衣拭淚昔人所譏臣不能禁王亦爲之潸然彩初與公頗相睦自熊公死幷疑公時督相劉公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城將陷總兵涂登華欲降而未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公貽之書謂將軍不聞宋末乎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平後世卒以宋祚歸之

而況不爲宋末者乎登華乃詣彩降彩欲使其私人守之劉公不可彩掠其地公與劉公書不直彩而書爲彩邏者所得彩恨甚以爲公樹外援以圖之朝見之次故誦公書中語以動公公憂憤交至而彩自是亦知爲諸藩所惡不復協力逍遙海上連江失守公聞之以頭觸枕祈死血疾大動遂絕食王賜藥亦不復進六月初五日卒於琅江遺言以故員外郎章服入殮訃聞王震悼輟朝三日賜祭九壇王親製文祭之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蔭一子尚寶司丞公生于萬曆丁未正月望日

得年四十有二夫人董氏以是年四月卒子曰兆恭尚寶司丞曰兆蔡先亡公嫂陳氏姪克恭皆死島上殯於琅琦自公入海其家被籍而夫人之父光遠破家爲公輸餉參幕府事公既入海光遠自縊而死公卒後第四弟御史肅圖第五弟檢討肅範孳兆恭依劉公於福寧城陷肅範死之肅圖以兆恭走翁洲庚寅六月兆恭亦卒公遂絕又七年第九弟推官肅典亦以義死於鄞又一年第七弟職方肅遊亡命佯狂死於崑山父子兄弟翁壻相繼死國良可慟也而龔所謂六狂生者董公志

帖括文臨江喜曰颺虞翁有孫矣故字曰虞孫登崇禎丁丑進士釋褐知太倉州再嬰謂人曰吾不敢得罪天地自揣歸家之日量口炊米裁身置屋如斯而已州有母訴其子者公撻之其母請置之死公曰汝止一子殺之將以他人爲子未必勝所生也且悔之矣語未畢母子抱哭而出有兄弟訟者公曰汝以小忿傷天性吾撻一人則汝結怨且終身矣可退思三日來及期兄弟慙愧請罪哭中素難治羣不逞之徒結社成聚輔以博棍鹽梟肆行無忌又多仗庇有力之門以爲護符而黠吏

陰陽其閒凶徒結黨殺人狹其屍或以屍誣賣之他人家以陷之公痛治之其風遂息推官周之夔逢迎烏程發難於太倉折色思以牽連起黨禍以公在事中之夔終無以難也每鄉令其耆老會同保長公舉善惡注册善者以朱榜旌賞之惡者以白榜捕責之常思行義倉法庚辰歲稔言於大吏令民畝輸米升得數萬石次年大旱藉此以振是歲又苦蝗即以餘米賞民之捕蝗者素病咯血以旱徒步禱烈日中鬚髯骨立民環而泣曰侯病甚矣其姑返公曰無歲將無民又焉用我相對而

哭皆失聲是役也公病以此幾不起公狀貌最文弱見者易之而大義所在守之甚剛常熟錢侍郎謙益林居延攬天下士多歸門下聞公名因百方招致之公卒不往謙益晚節披猖始知公之先見太倉巨室有子坐罪逋賊貽書湖廣大吏表章之福州之陷聞齊巽起兵賦詩知公不可以私干乃求武進吳公鍾巒言之以其爲公房考也公卒不可竟取其子罪之時公以初至不甚與自慰流涎節烈不啻口出嗚呼公之在江上也厄於方王公去江上不旋踵而列成崩潰方王同歸於盡公之鷹紳接蓋素知吳中鷹紳多以苞苴把持有司也鷹紳在海上也厄於鄭氏公死海上未卒哭而閩土盡失鄭以此望公既而始知公之公其畧見摧於延平以死則甚矣庸妄人之害國以自害也雖然浙東列郡並起事事敗之後獨吾鄉山寨海徒揭竿劫粟閩朱太守大受第而太倉亦告變公急以兵

相尋不息諸義士甘湛族之禍敢於逆天而弗顧卒延
翁洲之祚至今考亥而始斬則公之感人者深矣公濱瑕
江者六年福清葉文忠公之孫向實進晟謀爲葬之海
寧故職方姚翼明時披緇海上尤力助之乃乞地於黃
檗山僧隆琦而修墓道焉平夷侯周鼎芝定西侯張名
振與諸義士故儀部紀許國等皆襄事故大學士長樂
劉公沂春爲之碑都御史華亭徐公孚遠爲之誄諸義
士爲道墓田刱有葬錄紀其始末其後總督陳經征海道
出墓下親往致祭人比之鍾會祭孔明之墓隆琦亦異

僧既葬公乘中土居日本焉公所著有正氣堂集越中
集南征集其若干卷亂後不完今存者十之五子編次
爲二十卷公死幾三十年仲弟蒲圃始舉子以爲公後
曰濬恭惟公乙酉以後之事見於碑誄者皆互有缺略
聖祖修明史史臣爲公立傳據諸家之言亦不詳也越
九十五載濬恭年已七十欲修墓於黃檗乃乞子詳節
公文集中諸事跡合之侍御所作家傳并諸野史之異
同參伍考稽以爲公神道第二碑銘其銘曰

眞人御世兮六宇偃兵孤臣空懷故國兮終何所成浙

有方王兮閩有鄭天降麑君兮莫之能爭公魂西逝兮
錢江公魂南去兮琅江來歸葛宅兮甬江導以義旗兮
堂堂前揚波兮後重水看冀芒兮箕尾可憐孤兒七十
兮賦大招公歸來兮聽吾誄

附舊寄萬編修九沙札

忠介事實之詳宜莫如其弟退山先生之文然亦有
遺且誤者如急援平湖議兵疏乃江上第一好書時
不能行不待次年之夏知其無能爲矣諸傳皆不載
井退山亦失之江上頒詔之爭張熊朱錢分爲二而
載井退山亦失之江上有兵部侍郎之命再辭不受
既至翁洲有吏戶二部尚書之命退山皆失之若披
緇於閩則劉氏神道碑中及林太常傳皆有之而退
山似諱其事不知此不必諱也鷺門碓係鄭彩先舉
兵而以戎政召公退山以爲彩因公言而起兵今詳
考諸家野史與劉碑徐誄以正之又公之入閣馬公
思理尚在退山以爲馬卒而後公繼之舛矣尊諭令
某博考以正前人之失某亦何敢但是文於參稽頗

明史本傳

錢肅樂字希聲鄞縣人臨江知府若賡孫寧國知府敬忠兄子也崇禎十年成進士授太倉知州豪家奴與黠吏爲奸而兇徒結黨殺人焚其屍肅樂痛懲皆斂手又以朱白榜列善惡人名械白榜者階下予大杖久之杖者日少嘗攝崑山崇明事兩縣民皆立碑頌德遷刑部員外郎尋丁內外艱順治二年大兵取杭州屬郡多迎降閏六月寧波鄉官議納款肅樂建議起兵諸生華夏董志寧等遮拜肅樂倡首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

牙行事郡中監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治府事肅樂索取倉庫籍繕完守具與總兵王之仁締盟共守聞魯王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會紹興餘姚亦舉兵王乃赴紹興行監國事召肅樂爲右僉都御史畫錢塘而守尋進右副都御史當是時之仁及大將方國安竝加封爵其兵食用寧波紹興台州三郡田賦不能繼恆缺食已加兵部右侍郎明年五月軍食盡悉散去魯王航海肅樂亦之舟山唐王召之甫入境王已歿遂隱海壇山採山薯爲食明年魯王次長垣召爲兵部尚書

薦用劉沂春吳鍾巒等明年拜肅樂東閣大學士唐王
雖殺而其將涂登華爲守福寧魯王遣大學士劉中藻
攻之登華欲降疑未決曰海上豈有天子舟中豈有國
公肅樂致書將軍獨不聞商宋之末二帝並在舟中乎
登華遂降鄭彩專柄連殺熊汝霖鄭遵謙肅樂憂憤卒
於舟故相葉向高曾孫進晟葬之福清黃檗山劉中藻
福安人由進士官行人貶陷京師薙髮被拷掠貶南
還事唐王既事魯王攻降福寧守之移駐福安大清兵
破城冠帶坐堂上爲文自祭吞金屑死鄭遵謙會稽人

爲諸生潞王以杭州降大清遵謙倡眾起兵事魯王崎
嶇浙閩間從王航海與汝霖並爲彩害

貞羣案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云福安破大學士錢
肅樂衣冠坐堂上爲文自祭服金屑死蓋以明史錢
劉合傳而誤附正於此

雍正寧波府志本傳

錢肅樂字希聲學博益忠第三子也年九歲爲文寄其
祖若賡若賡方在江右獄喜曰吾有孫矣以賡號颺虞
自稱虞孫生平忠孝天植期以聖賢自希家貧屢空嬰
如也粹於學書過目弗忘博綜經史旁及諸子百家於

詩文無所不工尤精制義海內至今傳誦崇禎丙子丁
丑聯登鄉會榜授太倉知州飲冰蘗玉一錢不入與鄉
紳張采張溥協力行鄉約以崇教化州故多豪強侵撓
百方不爲動孜孜惟釐姦剔弊弭盜恤荒爲務有某紳
子暴橫殺人肅樂欲寘之法公賄丐免詰積案盈數尺
固執不聽因特求房師吳鍾巒面言以圖末減至則肅

樂延之公堂具公服再拜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老師但今日之事寧可得罪老師不敢得罪百姓鍾襼大喜歎賞以爲希聲弱不勝衣狀貌恂恂若婦人女子乃能執法如此始信留侯傳非盡史氏之諛辭也此鍾襼嘗述以告同志者由是治行流聞考績居江南第一陞刑部員外郎丁艱歸甲申後不負素志從亡海外漂泊坎壈以死

光緒鄞縣志本傳

錢肅樂字希聲號止亭益忠之子祖若虞在獄中肅樂年九歲寄呈所作帖括文若虞喜曰飂虞翁有孫矣祖望撰神道碑以若虞號飂虞故又稱虞孫狀貌恂恂弱不勝衣而思孝天植生平以聖賢自期讀書過目不忘博綜經史於詩文無所不工聞志爲諸生有盛名南疆繹史督學黎元寬擢爲第一嘗云不獨文章爾雅人品行誼亦兩浙一人也林時對撰傳崇禎十年成進士授太倉知州明史本傳恤寒士嚴校閱所拔皆才俊蘇州府志士如歸莊宋龍陸世儀盛敬其後皆以名節樹立於易代之際與邑紳張采張溥輩力行鄉約曹志作常平倉立保甲法修湖川塘蘇州志某紳子暴橫殺人肅

樂欲置之法公牘丐免者積盈尺皆不聽因求肅樂房師吳鍾巒面言以圖末減至則肅樂延之公堂具公服再拜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也但今日之事寧可得罪於師不敢得罪百姓鍾巒大喜以爲能執法如此始信留侯傳非盡史氏之諛辭也此鍾巒嘗述以告同志者由是治行流聞考績居江南第一陞刑部員外郎丁艱歸甲申後不負素志從亡海外漂泊坎壈以死本傳又常以孝友勸導人有母訟其子責其子令跪母前諭曰爾子雖不孝罪不至死且子死將誰依母感動泣謝去有兄弟訟者曰汝小忿奈何傷天性之杖者日少本傳又以朱白榜列善惡人名械白榜者階下予大杖久手又以朱白榜列善惡人名械白榜者階下予大杖久奴與黠吏爲奸凶徒結黨殺人焚其屍肅樂痛懲皆斂罪於師不敢得罪百姓鍾巒大喜以爲能執法志閭豪家再拜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也但今日之事寧可得師吳鍾巒面言以圖末減至則肅樂延之公堂具公服

親盍退思三日憾不釋再來越數日兄弟果來謝且持物以獻曰微侯不及此肅樂取一物曰相尤而復相好所以誡也江南通志十四年大旱禱於神悲呼達旦雨隨至時苦蝗捕治不爲災米價騰貴窮民聚爲亂肅樂捕其魁立斃之榜云散即良民罔治聚即亂民罔貸眾翕然亂隨定復勸大姓出粟振饑減價平糴所全活甚眾性廉介有以公例數百金進者峻卻之曰安得有公例直殷削民脂耳蘇州志嘗攝崑山崇明兩縣事民皆立碑頌德本傳考績爲江南第一曹志十五年入爲刑部員外郎尋

丁艱歸明季南略乙酉大清兵下浙江閏六月寧波府同知朱之葵通判孔聞語迎降肅樂方居憂在東吳丙舍中咯血聞信慟哭絕粒誓死而貢生董志寧倡謀起兵諸生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燝毛聚奎和之即所云六狂生也肅樂乃興疾至城途遇志寧遂定謀以十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百姓聚觀者數千人有布衣戴爾惠者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案林傳時對自謂倡言奉錢公不及戴爾惠與神道碑互異時對非掠人美者以情事度之當是爾惠述時對之言而大呼於眾人中耳觀者齊聲應之擁肅樂入巡按署中俄頃海防道二營兵譟城守營兵皆不戒而至遂以墨纏視師太僕謝三賓家畜耦國方西行見貝勒歸害肅樂所爲貽書定海總兵王之仁謂渝渝訛訛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稚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即定矣某當以千金爲壽肅樂時年未四十○案句餘土音註公故有稚紳之誚會肅樂亦遣客倪懋熹以書告之仁之仁兩答書約以十五日至鄞而密語懋熹令具燕犒三賓不知也屆期之仁至城東請諸鄉老會於演武場出三賓書對眾明誦因問肅樂曰是當殺以祭纛否語未畢長刀夾三賓而下

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以充餉乃釋之神道碑時郡中監司守令皆逃惟之葵治府事肅樂索取倉庫籍籍完守具與之仁締盟共守聞魯王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王乃赴紹興行監國事未傳七月十一日會師西興神道碑民扶老攜幼曰錢公秋毫不犯也華夏過宜言王途中加肅樂太僕寺少卿既至再加右僉都御史分汎瓜瀝肅樂四疏辭新命兼力言僭賞宜慎不可蹈弘光覆轍濫予名器因固請以原銜署事并辭諸弟姪從軍之授僭者十月大學士張國維約諸軍以初八日始連戰十日肅樂與諸軍皆有功而第七戰前鋒鍾鼎新用火攻尤捷諸將呂宗忠俞國榮等直抵張灣奪取軍械以歸時浙西諸府州竝起兵列營數百與浙東首尾相應杭州孤懸甚危乃以兵急攻平湖之主兵者爲翰林屠象美書生不甚曉軍事肅樂請以兵由海道援之不聽神道碑未幾而分地分餉之議起故總兵方國安自浙西來兵最盛之仁次之號正兵食寧紹台三郡田賦謂之正餉肅樂所領之義兵則取給於富室之義餉未幾正兵井取義餉而義兵遂無所取

給司餉者不能應肅樂派取之餉爲鄒奉二縣國安檄二縣不必支應盡留以爲之仁地也繹史肅樂屢疏入告王不能詰但以敘十捷功再加右副都御史肅樂疏言臣郡臣邑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曾莫之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級是臣無惻隱之心也沈宸荃陳潛夫之才略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並出臣下而臣翻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鍾鼎新等斬級禽囚之事皆出其力臣以未得取杭不欲爲請殊擢而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臣少見史册所載曾榮苟祿惡之

若仇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又言臣近者十道並舉冀杭城可復聞主上起行中廷盼望捷音不能安坐而終不能絕流而渡臣今不能入杭謝不再受一官王不許神道碑值唐王立閩中詔至張國維熊汝霖主不奉詔朱大典與肅樂議以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即權稱太姪報命未爲不可若我師渡江向金陵大殞鋒鏑弱者疲轉輸以戰死絳票赤紙日不暇給以供應死東南澤國倚舟爲命今士卒爭舟小民束手以無藝死入鄉鈔掠雞犬不遺以財死富民即曰應輸非有罪於官也而拘繫之有甘心雉經者以刑死治門供億受官王以奄人客鳳儀李阨維兼制軍需肅樂力言中

淫汚橫行以辱死劣衿惡棍羅織鄉里以爲生涯以憂死始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簿鎭之一吸繼也合簿鎭之兵爲不足衛小民之一髮漠漠乎將以髮死由前九亡并此而十臣不知所稅駕矣時國俊外仗國安之仁內與客李二奄比而馬士英阮大鋮在國安軍遙相呼應見蕭樂疏皆恨甚國俊遂飽兼金引謝三賓以禮部尚書直東閣相與擠蕭樂王加蕭樂兵部右侍郎再疏力辭不受會傳閣中遣大學士黃鳴駿來浙欲盡科八府之糧以去閣中故無是舉乃士英大鋮交搆二

疏則食薯之枯者神道碑乃潛至龍峯嚴祝髮誓願壁云一下猛省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聲裏歸途還在這邊將終隱矣林傳已而聞鄭彩扈魯王至健門來往諸島禡牙舉事丁亥六月王至琅江蕭樂入覲王大喜神道碑蕭樂疏言我國家中葉上固受其危下亦未免見傷往者遼事起而有遼餉詔書有曰暫累吾民一年已而爲數人從軍自效王溫旨慰留而諸帥益蠭語以爲蕭樂將逃入閩且有令壯士劫取其首者蕭樂於是乘軍拜表即行言臣從今披髮入山永與世辭主上請加蹤跡斷不入閩以遭殄滅遂之溫州避入王得疏大駭知不可留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黃斌卿鎭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斌卿以舟迎蕭樂入翁州王加蕭樂吏部尚書兼理戶部事蕭樂辭不受是爲丙戌之五月不三旬而江上破蕭樂之解兵也閩中有使召之以嫌不赴及是蕭樂由海道入閩請急提兵出關不可退入廣東并陳越中十弊以爲戒閩中優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蕭樂疏言故大學士孫嘉績之忠爲之請邮而閩中又破蕭樂避難於福清輾轉文石海壇閒與諸弟無所得米則食麥無所得麥則食薯其後并無所得

薯則食薯之枯者神道碑乃潛至龍峯嚴祝髮誓願壁云一下猛省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聲裏歸途還在這邊將終隱矣林傳已而聞鄭彩扈魯王至健門來往諸島禡牙舉事丁亥六月王至琅江蕭樂入覲王大喜神道碑蕭樂疏言我國家中葉上固受其危下亦未免見傷往者遼事起而有遼餉詔書有曰暫累吾民一年已而爲數人從軍自效王溫旨慰留而諸帥益蠭語以爲蕭樂將逃入閩且有令壯士劫取其首者蕭樂於是乘軍拜表即行言臣從今披髮入山永與世辭主上請加蹤跡斷不入閩以遭殄滅遂之溫州避入王得疏大駭知不可留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黃斌卿鎭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斌卿以舟迎蕭樂入翁州王加蕭樂吏部尚書兼理戶部事蕭樂辭不受是爲丙戌之五月不三旬而江上破蕭樂之解兵也閩中有使召之以嫌不赴及是蕭樂由海道入閩請急提兵出關不可退入廣東并陳越中十弊以爲戒閩中優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蕭樂疏言故大學士孫嘉績之忠爲之請邮而閩中又破蕭樂避難於福清輾轉文石海壇閒與諸弟無所得米則食麥無所得麥則食薯其後并無所得

民媚官由是言之元氣之傷已甚前年起義之仁國安
日吸紹興民間之膏血而空之王鳴謙張國柱日吸寧
波民間之膏血而空之谷文元李礎文日吸天台民間
之膏血而空之經此三空傷不益甚乎今其餘習尙未
盡變言之可爲歎息明小紀時彩推熊汝霖直閣而己署
兵部蕭樂至彩以蕭樂自代蕭樂泣陳無功請以侍郎
署部事不許蕭樂疏言兵部之設所以統理羣帥歸其
權於朝廷今雖未能盡復舊制然當申明約束使臣得
行其法不相凌辱可乎國家多難大帥往往擁敗爲功

以致日壞江干王之仁報捷諸疏其餘習也臣願海上
諸臣持勿欺二字以事主上可乎臣在化南有感臣忠
義願攜貲來投者有願奪降臣家財以充餉者聚之可
數百人臣亦不敢私以自衛藩臣入關當驅臣兵爲先
鋒但願諸將稍存部臣體統一切爭兵爭船不相加遺
以爲朝廷羞可乎敘功之舉往往及官而不及兵誰肯
致死臣請凡兵有能獲級奪馬者竟授守把等官可乎
又言近奉明旨江上之師病在不歸於一令宜以建國
公彩爲元戎登壇錫命平夷閩安蕩胡諸鎭此建國之
左右手令其選擇偏裨或爲先鋒或爲殿後合而爲一
弗令異同如鄴下九節度之師其次則編什伍弗令雜
然而進雜然而退孟浪以戰並得冒允行神道碑又言兵
貴精練然練兵非旦夕事也今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
止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別爲
一軍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
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兵威頗振

黃宗羲撰傳連下興化福清連江長樂羅源三十餘城遂圍
福州而浙東山寨亦各起兵遙應前此六狂生家居謀
取寧紹台諸府與蕭樂兵爲掎角之勢復爲謝三賓所
告而死蕭樂又疏薦故太僕寺卿劉沂春廣東糧道吳
鍾巒乞特敕召用得旨沂春右副都御史鍾巒通政使
二人猶不起蕭樂貽書以君父之義感之二人始翻然
就道而閩中諸臣無不出者又因福州之敗請卹宗臣
統鐥諸將葉儀等以鼓忠義王是之初至閩也招
討鄭成功待以寄公之禮而不稱臣仍稱隆武三年蓋
修浙中頒詔之怨也至是蕭樂頒明年戊子監國三年
曆海上遂有二朔然蕭樂嘗有書與成功獎其忠義勉

以恢復故成功不以爲忤於是王大愧歎始知肅樂前此江上之議出於平心非貳於閩嘗謂肅樂曰先生所上奏疏予皆貯藏之燈下時時覽焉神道碑明年王次問安鎮肅樂請立史官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弘光發喪科臣劾長樂知縣鄭以佳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息之旋與湔雪即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案殉節錄作兼禮部林傳作兼兵部皆誤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終不許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每日繫船於鶺舟之次票擬章

奏即於其中接見竇容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彩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黃傳會彩害大學士熊汝霖兵科左給事中陳希友揭參彩逆惡大罪給事中熊曰繪草疏送肅樂肅樂爲之浩歎彩復招義興侯鄭遵謙議事者六年故相葉向高孫○案明史作曾孫錢相文云葉相國家曾沈之江魯王紀事逆節大著肅樂每入見即流涕不止曰朝忠公家曾孫進晟隱元琦募祭田疏云葉相國家曾孫護臣太史翼明元琦與進晟友可信謝山神道碑脫曾字進晟謀葬之故職方姚翼明時披緇海上尤力助之乃乞地於黃巢山僧隆琦而修埏道焉其後總督陳經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征海道出墓下親往祭之神道碑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賜

錢忠介公集目錄

卷一　正氣堂集一　弘光以前之作凡八卷

序

賀應天撫軍張國維陞貳司空視河序代

太倉州志序

詩經存雅序

徐碓庵外篇序

序徐拙民稿

序南州諸子

馮子詩序

玉峰試士錄序

兩試序補

灤廬制義序

灤廬詩集序

弈喻序

序李青遠文

寅公制義序補

卷二　正氣堂集二

序
公緒上人詩序
房稿二雅序
海內人文序 代
鏡湖大社序
觀德社序
景烈婦傳序
四書說約序
詩經說約序

序周上蓮稿
序陳言夏稿
彬社序
戚武莊練兵實紀序
題陳鳴韶居敬齋序
卷三 正氣堂集三
書
與倪伯屏司理書
與伯屏書
與葛屺瞻書
與王水功簡 補
與堵牧遊書
與侯廣城書
與何司理書
與高玄若中丞書
寄聖月弟書
傳
丁孟榮傳
周孺人傳
卷四 正氣堂集四
記
新建龍王廟記
碑銘
重修孔廟碑
林閬然先生墓誌銘
壽序
陳宴如先生七十序

錢忠介公集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忽翁六十序
紀明汝六十序
文
誓詞補
戒殺文
告情文
祈雨疏文補
一命浮圖會册勸詞補
卷五　正氣堂集五
樂府
海鷗行三章
西烏夜飛補
四言
壽吳伯寅七旬初度二章
勖柴集勳嗣君式穀二章
履志
五言古
詠史十三首并序
舟行十九首并序
紅葉
感懷
比干心
王燭頭
雕陽齒
彭澤腰
霽雲指
子胥眼
無題四首
鏡語
月規
初春與王水功陸周明同登城南麗雲樓
鏡卜
陳默公以異孝致甘露祥烏之瑞客有徵詩爲賀聊賦短章
感恩詩
與柴巢勳話別

與徐民則論文
春行有感并序
謁雎陽協忠廟補
孤雲四章
時屬世亂蘭蔭失守託身崔鬼以孤自別
卷六　正氣堂集六
七言古
苦旱行
讀李長吉集補
贈玄章小詩誤呂爲李復作短歌解嘲
與歸玄恭話別
有犬行
漁家樂
倣文文山六歌
五言律
武林見都司有感
夏日集聖月齋頭補
秋思

久雨四首
和友人感懷十首
感懷又續前韻四首
幽懷十五首
同錫九弟夜坐聽雨
青陽詠四首
儉齋夜集
除夕二首
詠雪
卷七　正氣堂集七
七言律
婺州道上
九日有感
閏居二首

翁坦人馮玄度招遊畫溪不赴次韻補
中州懷古補
丹井樓補
初第自京師贈內
和梁齊臺風起閣夜卧四首
題玉峯署井序
舟行苦熱二首
霞舟吳夫子以夏日過訪先蒙題贈次韻二首
煮粥詩四首
錢忠介公集目錄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哭張天如先生次原達韻十首
飛蝗二首
送僧朗母歸四明次原達韻三首
送爾敬表弟歸四明二首
買得新妾
八日渡江
錫九五弟之武林省試於其行也詩以勉之
秋日與王原達話別於虎邱寺
寄贈王原達代
詠雪和應宗海韻三首
詠鶴
讀鄭所南先生心史詩井序
輓王原達尊公
思親十詠井序
月夜遊江心寺寄弔文信國三首
壽姊丈邵希文四旬初度
和聞警杞吟十首
重遊招寶山
與倪伯屏話別
卷八 正氣堂集八
七言律
感懷時事
贈李玄章
寄弔謝宣子
蔣振華招飲西湖感懷時事寄慨
別趙榮庵總戎
錢忠介公集目錄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甲申杪過昆寓周徹其舍留連浹月春正話別
賦此志感
見梅花落感而賦詩
悲憤詩三十首
奉贈吳純祐使君
七言絕句
山詠十三首
禪引十二首
戲題西廂四絕踵韻
卷九 越中集一 乙酉倡義後一年之作凡二卷
疏
瀝血辭銜疏
直陳痛哭流涕疏
舉義情繇疏
陳孤臣心事本末疏
辭副都御史疏
先去致虜之媒害民之賊疏
先臣恩典疏
再辭新命疏
臣兵無餉疏
遵旨題敘疏
卷十 越中集二
疏
十亡十死疏
鄭慈有兵無餉疏
乞假歸葬疏
臣兵四十日無餉疏
辭職辦餉疏
陳越中十弊疏 補
檄
代蛟關總兵王之仁恢復檄

代賀知章逐客四首
寄懷聖月弟讀書錫山補
雜文
壽鐫案原編六論釋理附錄於七言絕句後今題雜文二字以醒眉目

書
致閩輔貢跨千書
答林蔣庵書
再與林蔣庵書 補
五言古
仄韻詩八首
卷十一 南征集一 丙戌航海以後三年之作凡十卷
詔
擬頒曆詔
擬監國監門詔
諭
擬諭高州道
擬諭福寧州文武各官
擬諭長樂百姓
擬諭長樂城內百姓
擬招諭閩省文武官員檄
敕
擬敕瑞昌王
封定西伯張名振敕
封定西侯張名振敕
起通政司吳鍾巒敕
復原任監軍御史敕
擬封冠軍將軍謝朋敕
擬封果毅將軍吳輝敕
擬敕兵部主事錢階調章雲飛合剿
卷十二 南征集二
敕
擬封龍驤將軍涂順敕
擬封中權將軍林奇敕
擬監軍兵備道丁正春敕
擬虎賁將軍敕
敕都督陳輶
擬敕東閣大學士
擬敕遷都督劉廣運招撫廣兵
擬慰勞益藩鎮國將軍由拚
擬敕陳永錫

擬敕義興侯鄭遵謙
擬敕平原將軍湯關
擬敕監軍兵備道
擬敕巡撫上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擬敕巡撫孫延齡
擬敕監軍御史尤師魯
擬敕武靖伯蔡乃漢
擬敕曹大鎬

疏
有權乃可集事疏
第一急著疏
再陳急著疏
三陳急著疏
責言成信疏
特舉實心任事之臣疏
別選賢能疏
謹報入關日期疏

再陳練兵殺虜疏
薦劉吳二臣疏
辭銜疏
請立史官疏
再乞放閒疏
辭入閣疏
申明辭閣緣繇疏
恭承嚴命疏
恭報恢剿福京情繇疏

乞策免疏
再請寬假疏
論
伯夷叔齊
荀息肥義
召忽
主履者弗
說

人說
子劍宇說
序
序陳默公落花詩三十韻
陳聖謀詩經治亂始末序
贊
松鶴圖贊 并序
題李象雲表兄小像 并序
三賢贊

碧居上人法相贊 并序
松石圖贊 并序
題霞舟夫子桂林讀書圖
題霞舟夫子讀易圖贊 并序
封湯胡八十翁贊
題金剛經手卷

書
與朱統鋆書
答原總戎涂登華書
與劉魯庵書
與上游各鎮解和書
答鄭忠孝伯書
傳
吳霞舟夫子小傳
翁尊白傳
葉純卿傳
吳叔子傳

卷十六 南征集六
壽文
壽薛衡升五旬初度
薛石生尊人壽
建國太夫人壽文
祭文
誄風伯文
擬十月朔日祭太廟文
祭阮將軍死難文

雜著
疑獄
卷十七　南征集七
五言古
迎陽詠并序
題翁德五小像爲流觴曲水并序
贈萌蘧道人
七夕擬古二首
七言古

紀夢并序
四歌
春日同諸弟觀葉思雲新舟
苦吟
五言律
風雨航海和石生韻
喜犨一錫九兼三協虞諸弟到用犨一原韻
登羅星塔
與錫九弟同登羅星塔
卷十八　南征集八
七言律
贈碧居禪師并序
登德成嚴贈省言虛白二上人二首
諜虜以十六日入福州二首
福州一都會
贈富平伯張侯服

贈威虜侯黃虎癡
山居岑寂勉學玄曠然而風穴所在草不生焉
其爲侵韞者多矣予私念世情似若可了唯
人自長樂歸傳聖駕已至贛州其說自確又
聞聖駕所在則引緣穿穴不可禁止碧居上
云皇上與聖母單騎至一村後騎追急猝投
蔣姓之家須臾虜至詰問再三終不洩虜搜
捕此人則呼鄉勇與戰虜敗而還聖駕得出
嗚呼此人眞義士哉惜傳者之逸其名也
舟中宴集簡席上諸公
舟中宴集簡席上諸公

箇東林寺聞舟中歌聲
留別碧居虛白二上人
答語石山人贈別原韻
憶西湖六首
紀夢二首 并序
與門人洪伯玉總戎
海上聞信
醉茶齋步薛子熙韻有序
和鄔茆蓮道人招隱用烏字韻詩十首

留別薛子熙
贈薛爾傳
留別薛衡升
留別翁尊白
和鄔茆蓮移居原韻
又和烏字韻海壇山後十日作十首
卷十九 南征集九
七言律
和五弟錫九原韻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肇一錫九兼三協虞弟自文石來又復言別悲
喜交集爲賦七言四韻二首
題黃檗寺
送別肇一錫九弟
兼三弟海上有感戲爲續韻三首
與徐闇公孚遠舟中宴坐闇公有五湖之行贈
別
贈戴枭臣
贈張日永
贈董承之
詠茉莉花
詠石榴花
移居海壇山時方競渡寄暁
海上有感
客中愁遣
秋興
續悲憤詩
病中戲和秋史韻六首

袁中郎全集 目錄 三十五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蒙肇一弟仍用秋史韻
和秋史韻卻寄黃鶴公銓部
和秋史韻寄弔林子野先生塗二首
遊天竺寺
壽建國鄭羽公彩
贈劉洞山中藻
十二日立春
元宵初度
聖安皇帝發喪二首
游百洞詩二首并序
和水居詩三首
九日十二首
卷二十　南征集十
七言絶句
與碧眉言二上人坐月戲作偈間
送虛白上人至德成巖漫賦二首
山居偶成四首
題畫七首
雲歌別諸弟十首
偶和吳霞舟夫子十吟十四首
題文昌閣壁
哭內十怨
十恨
十憶十一首
十願
十懺
十期
詩餘
謁金門秋風
又秋雁
唐多令　和文信國旅懷
又
沁園春　仿文文山先生原韻
又
又
賀新郎　本意爲張子任

又憶肇一錫九兩弟
滿江紅 海上寄慨
又和王昭儀驛壁韻
又
又軍人有伐松爲業者
又病中寄慨
又
如夢令 舟中感懷
思帝鄉 本意
又
又悼亡
烏夜啼 悼亡
卷二十一 附錄一
葬錄上
文
錢虞孫先生葬錄序 董劍錚
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贈太保吏部尚書忠介劉沂春
錢公神道碑
碑陰識語附
錢希聲先生誄 并序
告錢相國遷柩文
告錢相國文
再告錢相國文
三告錢相國文
告土神文
錢相國下窆祭文
爲四明錢相國營葬檗山募祭田疏 葉進晟
祭錢忠介公文補 釋性日
祭錢相國文 前人
前題 前人
哭錢虞孫先生文 姚翼明
葬錄下 葉進晟
詩 徐孚遠
送忠介錢公葬黃檗山 釋性日
本師和尚捐地葬錢相國敬偈 釋如一 劉沂春

爲錢相國營葬偈　釋隱元琦
霞臣葉公爲錢相國營葬偈志其事
送忠介錢公卜葬黃檗山 補　釋如一
祭錢相國墓　馬文琦
前題　釋超弘
弔錢相國希聲　釋智瑩
臘月二十日過瑣江拜忠介錢公息廬 補　釋如沛
和獨耀師贈葉子器爲忠介錢公營葬黃檗山 補　陳仲賓
前題 補　劉沂春
贈葉子器營葬錢忠介公　陳仲賓
碧居上人護錢相國喪自瑯琦至黃檗山於其歸也詩以送之兼呈隱大師獨耀上人　劉沂春
葉太史子器爲錢相國營葬黃檗山詩以頌之　葉進晟
次原韻　姚翼明
前題 補　前人
獨耀浙西義俠也逃禪黃檗山謀於獨耀時有戒忠介錢公諸柩於黃檗葉太史子器營葬偈志其事　釋如一
心獨耀不辭跋涉走瑯江運柩以葬偶會龍峯惠余茶並詩即用寄聲以答　馬文琦
碧居禪師護忠介公諸柩葬於檗山歸遇豪客鐸剝其衣因詰之而反其半作此慰之　劉沂春
前人　前人
錢忠介公葬錄題詞 補　全祖望
先忠介時傳爲郡城隍廟神屢於黃靜涵儀部家降乩示異賦此展謁　錢光繡
追弔錢忠介公集唐六首　李鄴嗣
弔錢虞孫先生　徐堯章
拜忠介公和塾菴韻　王玉書
謁錢忠介公祠　萬言

錢忠介公時傳作城隍廟神鑒菴賦詩展謁和韻　汪濤
前題二首　陸鎣
忠介爲城隍或夢寐見之或病甦傳之此理之不無者也昔先王父齊莊甫逝之夕給事贊府者夢鼓吹迎楊高唐爲土地神旦而親友數輩各齎緋香肅拜祠下夢悉相符焉沆纂疑忠介之與王父以道德則修文之選以氣節則箕尾之歸而尙煩簿書之役役與是皆之
拜希聲錢夫子畫像六首　歸莊
追哭母舅錢忠介公五首　張英
客鄞江弔錢忠介公四首　鄧漢儀
再弔忠介公次聖月韻二首　前人
又次楊灌仙韻　前人
又次萬貞一韻　前人
錢忠介公降神記　全祖望

不可知而亦理之所必有者也因和詩而及
崇祀鄉賢錄　陳錫旨等
府鄞兩學廩增附生員呈文　錢潞茶等
宗族生監呈文　全祖望
致錢忠介公崇祀錄
卷二十三　附錄三
原編上　文
太倉守署崑山縣去思碑　顧錫疇
送錢侯入刑曹序　張采
錢忠介公傳　陳皇士
東閣大學士錢忠介公傳
忠介公前傳　錢肅圖
忠介公後傳　前人
錢氏在兹集小傳　錢廉
橫雲山人明史稿本傳　王鴻緒
祭錢忠介公文　盛敬
卷二十四　附錄四

原編下　詩
甲錢相國　顧鈃
前題　王肯
前題二首　殷陞
遥哭二律　陸世儀
戊子六月先生死難閩中今壬辰先生令弟以訃音至其門人哭之以詩　崔華
前題　王挺
前題二首　汪价
前題四首　曹周紛
前題四首　戴耋
前題　陳朝典
前題二首　王淯
前題　浦湘
前題四首　方華
前題　吳世瑞
前題　盛敬
卷二十五　附錄五
續編上　文
送舊太倉知州錢侯序　歸玄恭文續鈔
題錢侯謝辭後　知畏堂集
壽錢希翁四十序　過宜言
跋錢忠節公南征集殘本　煙嶼樓集
錢忠介公墨蹟跋　鮚埼亭集
前題　孫德祖
三忠遺札跋東井文鈔
錢忠介公像贊　全祖望
太保錢忠介公畫像記　盛敬
錢忠介公大像繪成重題粟主入祠祭文　代錢濬恭作　黃定文
合祭錢張二公文　鮚埼亭集　全祖望
合祭錢張二公於砌街李氏文同上　前人
祭明錢忠節張忠烈二公文　古千亭文集　前人

祭錢忠節公文 景賢社會籍 陳烈鏞
旌忠廟碑記 東井文鈔 黃定文
錢忠節公祠堂記 正誼堂文集 董沛
景賢社序 劉鳳章
錢忠節公像贊 小峴山人文集 秦瀛
錢忠介公夫人忌日議結埼亭集 全祖望
贈錢公子二池展墓閩中序 同上 前人
重編錢忠介公遺集題詞 張美翊
重編錢忠介公遺集後序 馮貞羣

卷二十六 附錄六
續編下 詩
瓜里元日同錢希聲漂樓望海昌 續甬上耆舊詩
瓜里幕府感事 同上 全大程
錢都御史以哭徐聖思詩見示敬和 同上 全吾騏
遙寄錢張二先生 同上 管道復
瑕江訃至 同上
舟次瑕琦謁錢希聲相國殯宮二首 奇零草 張煌言
長樂遙弔錢忠介公墓 續甬上耆舊詩 陸翌
黃檗弔明大學士錢忠介公墓 顧道堂詩選 陳文述
哭故督相錢公 續甬上耆舊詩 全大程
海鴟歌萌漪子作以速錢希聲也先是余亦勸之去不果和歌以弔錢并識萌漪子之早見 前人
釣璜堂存稿
哭錢虞孫 續甬上耆舊詩 徐孚遠
哭錢虞孫四首 同上 周元初
前哭錢虞孫四首 同上 陸宇燝
後哭錢虞孫四首 同上 前人
哭殉難諸公詩 同上 林時對
鄞縣錢忠介公祠樂 并序 高宇泰
哭錢忠介公詩七首 并序 雪交亭集 盧若騰
哭錢希聲先生 汪光復航海遺聞 錢肅圖
十二日清明 續甬上耆舊詩

夢哭忠介公三首 同上 錢肅圖
送忠介公崇祀入祠 前人
以濬恭承繼先忠介奉主入廟 前人
八哀詩 并序 杲堂詩鈔內集 李鄴嗣
贈太保大學士錢忠介公肅樂
錢希聲先生輓歌 續甬上耆舊詩 傳攀龍
輓錢忠介公 同上 邵鑌
同王水功懷錢忠介公 同上 錢豹
讀錢希聲先生悲憤詩 同上 楊紹光
讀黃騶山錢忠介墓誌并諸君子弔誄 同上 王玉書
錢忠介公葬錄紀事 同上 林時躍
錢忠介公葬錄兼懷蒼水 同上 全吾騏
九日讀錢忠介公葬錄 全祖望
讀錢閣部葬錄並弔沈閣部 同上 董雯
次閩中葉相公孫子器輓葬錢希聲韻 同上 傅奇遇
沁園春 高宇泰

題錢忠介公像用文丞相韻 錢肅圖
錢虞孫小像 續甬上耆舊詩
題錢忠介公像 句餘土音 全祖望
蔣荼重作忠介畫像以章服相商榷余謂忠介
遺言已用之殮時矣若畫像亦遵之將仍稱
爲曹郎耶恐無以慰後人之心濟荼遣余言
因以詩貽之并附記後 鮚埼亭集 前人
謁錢忠介公像 兩浙校官詩錄 王玉書
錢忠介公畫像歌六一山房詩集 董沛
題錢忠介公手書詠史詩册白華山人詩集 厲志
甬上擬薤露詞 句餘土音 全祖望
大人占
甬上雜歌 同上 前人
稚紳行 并序
擬謝山薤露詞 城北草堂詩稿 徐甲燊
舟中相
戊辰元夕芍庭以其世父忠介公生辰爲蒼水

先生祭卽用蒼水過忠介琅江嶺宮韻二首　全祖望
句餘土音
前題二首甬東錢氏宗譜　范核
前題二首同上　董孫箭
前題二首同上　董宏
前題二首同上　李世法
前題二首同上　胡銘嶧
前題二首同上　董元宿
前題二首同上　李梅
前題二首同上　錢溶泰
前題二首同上　徐本仁
前題二首同上　錢中盛
前題二首同上　范從律
前題二首同上　舒大綸
前題二首同上　葛繩先
前題二首同上　錢德盛
旌忠廟祀明錢忠節公張忠烈公及諸忠遺老　陳勒
運暨齋詩稿續編

過芍藥沚錢忠介公故第六一山房詩集
送錢二池之黃檗山　鮚埼亭詩集　全祖望
前題同上　前人
見人輯錢忠介馮簣谿二公遺集因作口號　章炳麟
年譜一卷　馮貞羣

錢忠介公集目錄

錢忠介公集遺失目錄
上隆武疏
謝恩疏
迎駕疏
陳二策疏
陳越中十弊疏壽鏞按已補入越中集
江上解兵請賜處分疏
薦黃蕭虜疏
薦張富平伯疏
再薦黃蕭虜疏
爲孫嘉績請卹疏俱入文史
上監國疏
再辭都察院僉都疏
認罪疏
請急援平湖義兵疏
爲揭嵩奇捷疏
爲十戰十捷疏
爲孫嘉績辨冤疏
爲黃蕭虜借船疏
參鄭鄴疏
請與吳凱合營疏
請留張名振會勦疏
請寬限催餉疏
請爲吳凱督餉疏
奉旨西征督催疏
領敕辭衙疏
爲臺臣陳潛夫請餉幷薦陳祚明疏
薦沈延禎入經筵疏
借番兵疏代
奏西征疏
閩中詔敕
擬招諭八閩
擬監國三年詔
擬敕都察院左都御史劉沂春
擬敕威虜侯黃斌卿
擬敕楊華

敕董錫純
敕高林
敕梅逢乾
敕閻安侯周瑞
敕御史林奎
敕葉有成
敕王音
敕御史林勉
敕平夷侯周崔芝
敕都院林汝翥
敕完義將軍
敕章雲飛
敕魏文擢

文

董天孫詩文序
口戒
張老相公祠記以下入文史
祭徐聖思社兄殉難文
祭孫碩齋年兄文
復兵科劉薦叔書
上黃跨千老師書
復包長明年兄書
復翁坦人年兄書
竇璽渡舟記以下未入
復陳寒山書
上陳默庵閣下書
復王五嵗書

上宋閣下書
與少司馬柯玉鳴書
上安昌殿下書
復余季蘆年兄書 諱颺
與王愧兩書
與汪碩德書
延陵家乘
吳霞舟夫子忠告序

詩

聽蟬有感
遙和醉菊詩二首
原命
擬出塞曲六首
途晚遇雨
夜景
七夕
晚行
秋思

傳方兵入城婦女驚避
答徐聖思祀竈
成林
軍行
軍守
軍謀
軍餉
和徐聖思三首
答聖思軍中思親

又述懷
感時四首
軍中觀穫觀漁觀棋三首
哭徐聖思
舟山阻風二首
泛海有感
舟中候潮
喜門人來之軍
題戴都司陣亡遺像

張富平伯戰艦成
壽楊處士七旬初度
七夕詠二首
弔道死者
有感
野行
秋日較射
東郊即事
經鴈山足不得到

山吟二首
梅花詩三十首
和壁上諸公重九作十四首
舟中値潮大至
讀孫碩膚絕命詩和韻二首
江上春日三首
送翁坦入年兒
錫九弟初度
贈胡學師
贈畢子猶
贈汪子干
與黃威虜侯夜坐談心賦得心字
弔李侗庵
蓮花詠二首
秋夜感
不寐
以上遺失多半沒於兵火不可復得唯採入吳
都稗文史中者此書若存尚候補入故詳誌之

錢忠介公集卷一

契家後學全祖望編次
縣 後學張壽鏞校補

正氣堂集一

序

賀應天撫軍張國維陞貳司空視河序 代巡按作

應天爲陪京重地環江南北沿海上下悉隸藩衛比於古大諸侯地大勢曠蟉牙釁滋非大臣有威望者弗爲理歲甲戌寶發玉笥張公首膺重寄寔維金閶是焉建

節越己卯而不佞受命巡方以得見當世偉人爲快又越明年元日公懋績登聞天子燕嘗遂晉公秩少司空視河濟上閫命之日自車騎材官控弦之士與郡邑之氓隸及搢紳耆老凡緒業之統於府者無不拔轭呼籲若奪所天則予又以不得見當世偉人爲戚矣雖然不佞豈翕翕作世俗觀者嘗上下千載攷鏡得失其於人材升降之際多怪少可即聞者轍跡所至循聲挹芳非意所許夢亦不恕至於公而邁往軼來海內寡二嘿而已乎懼己懷之弗發也夫吳地枕江聯海其民慓輕少

慮水陸四出奸蘿雜處自當日固已患其難治而公處此又極其難丙子歲虜一入犯畿輔震驚公涕泣拜表即日就道天子嘉公忠義璽書慰勞曰無煩其歸視爾師以遏緣江之不逞者方是時流賊聚眾備舟幾有窺江之志議者以爲公一搖足則介江左右未可知也然公天性英武膽才豐智省不急以養戰士罷無用以治戰艦豪傑之士林立川行皆願屬公麾下故賊時一至皖城公第屹鎮山岳指揮呿唫而賊之角距已落矣公又相度地形周知險阻請於六合築城以備寇蓋自版幹畚具甃石鏤糧之費公一一料理備預未嘗用軍興費徵發閭左也已卯虜復大入墮壞名城以數十計公聞麾及於寢門土塹於左闕便欲奮臂大呼爲天下先會天子委公東南計遣慮深命毋行公遂還師席上度未能擒奴酋胡念得以數萬軍衣糧犀履之資爲天子犒師庶幾挾纊投醪歡聲雷動亦足以使狡虜聞風惕若僕妾遂率屬共助緡錢以萬計公計國之忠亦可概見於前事矣公撫吳四載凡有害於民者苗耨而髮櫛之幾盡見郡縣吏與之語民情險易風俗厚薄數千里外若在一室雖流氛未靖海波時沸而公揮喝雷霆咄嗟風雨無不煙滅電銷其故何哉志慮發乎神明精誠通乎天地也今公行矣說者不達時變謂公專一河防不知公之視河實視漕也公治河以通漕猶之靖海而莫江也循江而盡於荆南上接岷脈因江而分於鄂渚旁合漢流又截江而進於維揚連口淮道繇是而聽命於河焉四瀆之觀此焉盡矣而爲伊爲汝爲渭爲濟爲漯異道同歸分流竝濟公第以鋤奸之法殺其驕怒以惠弱之心息其孱流以補綻支傾隨形裁割之術防其穿漏而水爲我用矣他日輓粟流輸千里不絕士飽於伍馬騰於槽佐天子滅胡上首功其視諸此矣大司農計東南之財以壯西北之兵大司馬練西北之兵以壯東南之勢而其閒引厥咽喉通之呼吸者公也春秋題詞曰河之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公以水喻民以治水之道治天下昔者周召二公出而營雒後遂留以輔豐萬世而下稱爲碩宰以公而觀又多乎哉抑更有說焉海內以尼山濊水竝稱鄉魯之鄉余產近於尼而公挺生於濊雖聲名出公下甚遠而正性遐情差謂

近之豈地勢使然與夫觀水脈者必於崑崙窮河源者必於坳澤公之豐功偉烈夫人能道之至其潛神冲妙揮思絕垠小子不敏竊又自快爲知公矣

太倉州志序

周禮行人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然則郡邑之有志邦之獻章也有識之士起而修之規模大意囊括舊章便已成帙而詮次不倫記注失當訛舛承襲淺陋喧攘以章來茲恧矣且也封域官師之類皆載乘微文罔裨勸懲若三都兩京賦頌之流末乎無以議爲也受

先張先生博學洽聞所著述海內無輩顧自以生晚季時俗闕失不一釐正之流其何底爰取州志修葺舊志止嘉靖之二十八年茲迄今上之十五年上自國典下逮里言訪諸遺書諮諸故老按諸異聞其考核也弘其序事也當其立法也嚴其宅心也恕凜凜乎太史之遺風矣今讀其所志一曰封域志創始也二曰營建志興替所兆也三曰官師詳於治人而後法可立也四曰學較登其堂守其器清其田則禮讓可興也五曰風俗志古道以正今趨也六曰選舉志盛也七曰水利州以水爲國民以水爲命荒略弗事飢寒之本也故重之也八曰賦役志經費所出也九曰海運志太倉舒急也以循故道以備不虞則忠臣之志也十曰兵防婁瀕海多盜棟水師習險要門戶之慮也十一曰海事志亂始也循始以知終修救之道備焉也十二曰名宦莅茲土者可以興可以觀也十三曰人物志往蹟列前美君子以無聞爲懼也十四曰藝文志蹟也十五曰瑣綴小道可觀小物克勤胥是志也嗟乎此十五卷之中土俗之險易吏治之臧否民風之苦樂國計之盈絀時事之緩急士

大夫之奢約武備之盛衰皆爛然有第執一編以登堂皇若握明鏡不貿其面若坐指南不顛其轍豈與稗官小乘傳說虛妄誇我土風耀彼觀聽者等乎哉若余小子不敏敬因職掌佐理賦役志一卷則狐裘羔袖必有能辨之者

詩經存雅序

自設制科以來分經籍士遂有專家之目鼓吹羽翼代有偉人大都寄玄響於遂初扇芳音於遐路風流雖往軌則猶存然而載芳餌者不必蛟龍之求供鼎俎者或

得菖蒲之菹四始變法阡陌蕩然孰驅孰井以奠以居有毘陵王子者素心陋俗逸志追古執簡而歎曰詩之爲教也深矣方夫玄籟未啓神呿鬼唫文字之先孰搆匠之迄乎幽鍵旣宣天收地閉唱歎之後孰締綿之緐知氤氳要妙靈息相吹蟲鳥春秋情根互嬗未有虛描粉黛便號廣寒別綴青葱遂標金谷所以敷文悅貌事盛來茲溯流探源道窮往蹟豈非繁華無結秀之勳陋宇非棲神之館也哉爰標理體創立名目遊意作者之林卽麤服亂頭偏饒雅韻馳情忽爾之表卽金豉玉韭

未免荒唐故或嶽嶽如山立或浩浩如川流或灑灑如風日澄靈或澹澹如水天涵映或曼聲以低徊若美人掩抑增悲歌落葉哀蟬之曲或亢爽以叫嘯若壯士奮袖起舞作裂眥指冠之狀能使懷戚者嘆咿感歎者嗢噱疏影橫斜秋空明瑟介乎上下如揖其人豈必眞授幽聲於奇鬼度新曲於仙宮哉古之聲色今之聲色也今之歌泣古之歌泣也至性所會金石避堅優孟無所施其掌東鄰無所效其顰審若是也豈惟文哉以喜笑悲唬之情用之君父朝廷之間一夫不獲若撻於市一寇未除若瞰其室繇是選也將風雅以當鐃歌管絃以

當干羽矣

徐確庵外篇序

或疑伯牙善鼓琴鍾子期聽之曰巍巍兮志在高山俄又曰洋洋兮志在流水他日鍾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毋乃介視天下余曰伯牙之知子期深哉假令當日操琴漫游旁皇以求乎天下之爲子期者幸而得之子期止耳萬一不得乃始徘徊惆悵抱琴而歸不幾令鍾子期見笑地下嗟乎此伯牙之知子期所以爲至也士求知己於今日蓋其難哉昌黎有言曰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然則知己之言蓋官爵所不能移而千金所不能贈者也士以文章應世凡有三患主者好柔麗而士以樸售主者好新聲而士以雅進抱卞氏之玉不能衛其足一患也卽或識其文矣而徒賞外光未測內景我咯咯而出之彼泛泛而遭之雖提耳而呼唾心而語不可得二患也從來文人罕有全目識者一以爲俊才一以爲英流被之才士之稱而夷於子雲相

如之列爲辱已甚三患也豈惟士患衡文者亦有之昔騏驥厄於鹽車跼地悲鳴古今同痛然使伯樂不逢騏驥朝入市焉而無其羣悵悵何之且將恨我眼光出牛背上矣然則伯樂之恩良馬固甚於良馬之思伯樂也余曩者署縣得試士拔奇得武鎬玄菉數輩徐民則亦與試余黜落之而徐子不恨且自悔爲庸師誤與武鎬諸君子日夜切磋盡去其排聲比偶之習而求至乎性命精微之域既甲申歲杪余過崑其明年縣科試士民則以文示余余讀之再三不忍釋手所謂繪無形之像造無響之聲其要妙處則幾幾乎與聖賢揖讓宴笑乎一堂之上又讀其古文歌詩則駸駸乎大家風篤友誼正人倫匡末俗性情之書也余自恨曩者署縣試士而徐子年未壯學未成及徐子年之既壯舉之既成則余又罷事而歸歸而困頓於草土中矣今讀徐子之文之人之至也然且柰何哉而徐子且曰師所評習中人要害當湖而外不多得也每逢人則曰希聲知我知我嗟乎此固伯牙之知子期所以爲至而余慚非伯樂則亦有不逢騏驥之悲也夫因其有外篇之刻聊書於此外篇者徐子民則所爲稱知已於當湖者也

序徐拙民稿

爲文而無以自貴其性則筆墨賤於耒耜何者農夫操耒治田我喉我歌我口我笑庸次比耦于于天機歸對婦子樂我壺觴眞之至也文士以文媒世顧盼之念熟於中則不遑自貴其性率我耳目口舌以伺候貴人之鼻息歲揆月練以治其梗悍難馴之氣而求合乎世之所然斯其自待亦已薄矣將曰性者隨形而遷當時則尚沒則已嗚呼其弗思耳矣讀屈原之文使人悲讀揚雄之文使人黜讀賈誼之文使人恐讀昌黎之文使人沈默而多思讀者之性情作者之性情也然昌黎子雲之在當日所與遊者惟桓譚李翺輩數人而已其餘屈原子瞻以文貴禍至於憂愁困頓以死其在後世乃有怨以思悲以慕恨不同時豈前人反不逮今人哉智有所覆光有所匿也假令生乎今世有人焉復爲昌黎數子之文不能與世俗共足而馳同聲而噫則非笑怒罵之者駢連而至矣且夫天能使後世之人咸悲思怨慕

而不能使非笑怒罵之人不生於今日何歟高庳之形成則申壓之勢見貴於身者身受之爵祿及身而止貴於性者身不足以酬之榮名千萬世而不衰然則非笑怒罵之在今日適所以驅賢者名自遠耳嗟乎徐子以性自將以道自琢譽之不喜笑之不憂知自得而已矣錢子幸生與同時又幸不自墮於非笑怒罵之列樂徐子之自得其得也喜而爲之序

序南州諸子

今之稱說者竇氏五桂荀家八龍尙矣然是數者或以

德業顯或以位望隆其於文章無兼目也曹氏兄弟競號能文陳思王咄咄逼人其互相煎文章爲崇非獨勢位之傾軋也唐明皇起花萼樓長枕大被友愛篤至然羯鼓梨園同酣共昵識者譏之諸葛三雄未免龍狗眉山二蘇亦有雌雄卽明興有七才子之稱然地則異區人非同室跨步楚之雄風兼江浙之勝概僅乃得之豈如南州諸子師友一室魚魚雅雅方其染翰操觚便已聲噪天下哉諸子大者年可弱冠小者舞象而殺漢臣昭舉孟博先生之胤余門下士也好以經史滑稽民則

迂

馮子詩序

子厚仲舒先生之胤也民則另有序不復述子厚師事武鎬雅與集勳諸君子遊諸君子見過必推子厚才且以余不獲見其古文詞爲恨乎若某之胤某遷无妄代人受禍乎若積怨仇之氣以治其心志墨氣怒飛實日落星假令今高座大儒爲卽墨守命諸子分銳相攻將一日而下七十城洵快事哉雖然猶有進焉清虛者于天重實者予地今人咸尊天而卑地則實之不勝虛也萬物生於無而死於有故無者萬物之母而有者萬物之賊有之不勝無也日之行也以光人莫敢正視及其

食之塊然見內壞則月光淩其上質之不勝光也人一身七尺易盡耳有能返形於虛還神於莫則區區性靈之用無窮也子與氏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諸子之文充實光輝之位也大而能化民則其庶幾乎繇其所已能而一精其所未至諸子力自饒爲之而不佞猶爲是說者是河濱人捧土塞孟津之說也諸君毋乃笑其

有詩者有未始有詩者有既始有詩而仍夫未始有詩者此中妙趣如數夢中珠玉聽者能聞之不能懷而去之詩之妙難言哉馮子孟韓提筆爲詩便駸駸奪風雅之席其悲楚者則子荆零雨之章其催切者則之問夜珠之句矣雖然有進焉引惓以入者慧也引惓以出者學也學與慧交資而化其偏則稷下竟陵無所庸其奴主矣他日復過西湖與孟韓把臂其亦以詩爲難言哉

玉峯試士錄序

知人之難古誌之矣今將自其外者而觀之曰某某當得科甲某某當爲公卿然大比之歲諸儒生集闕下者以千數有司糊名易書次第而取之榜發之日報罷者亦以千計其得邀天子恩寵者不必盡皆枕籍經史慷慨發策有聲鄉里者也亦有幸而得與者焉其不得入選者不必盡皆弁阿下士卑瑣僬促爲名流所斥棄者也亦有不幸而不得與者焉及其後三百人之中有司所糊名易書次第而取之者或受霜露之摧折或終其身窮老於下吏顛倒踣躓而不克自振幸一望天子顏色出入侍從者一科之中不過數十人而已究其所以得之與所以失之亦大略與科第等將自其內者而觀之曰某某爲聖某某爲賢則窮巷蓽門椎魯少文之士其事親孝交友信能成名立方者往往而有若夫冠蓋之族矜才舞智每多斯弛不羈俶儻詭譎之類長卿之滌器子雲之投閣茂先之鞿裘今人才未必似之而行或似之人品之不能以一量也窮達關乎天道品行立乎己志柰何以一日之文章而欲使流品胥鏡內外不爽哉余署皇凡八月一歲試童子一季試庠士其慎也

彷彿於所謂糊名而易書者矣晝夜繙閱拔其尤者得如干卷榜發之日其爲余所亟賞者大都枕籍經史素有聲望之彥又進而詢之其生平束修自厲雖阨窮而不改介節獨行確乎不拔則人有是志也夫余非能文者而根柢未樹又多爲流俗所輕一旦衡茲多士心目競賞幾欲羅玉峯之秀置之衿帶間則知英敏博洽之士未必盡爲當事所排擯亦未必盡意結神沮多不軌於中道者繇此而科第繇此而卿相不可知而可知也繇此而聖繇此而賢不可知而可知也又況天子明聖

居上位者思得俊乂以弘幹濟其才誠既十倍於余且以賢人自處而亦以賢人君子望天下則豈其舍鳳音而求諸鼃咳棄荃蘭而寶其蕭艾也者諸君子持是一日之文以爲羔鴈其尙足自信乎否也雖然榮顯之數定於天不可知者也及其得之則一日而畢聖賢之修繫諸已參省焉而未有已也幷卯始之台背終之敢輕持贈乎聽其不可知者於天而勤其可致者於已則余願與諸君子有交修也夫

兩試序　補

余待罪來凡兩試矣一科試遵憲檄也一季試循舊例也是兩試者子竭其日夜之力以求所爲奇而奇者遇焉余又竭其日夜之力以求所爲奇而法者偉遇焉夫法脈之說創自虞邑婁東諸君子顧違之而效近之而或不效其故何歟曰音貴比耳時傷知希世多文侯余恐欠伸之多於擊節也是殆不然今夫文之有體如人之有五官也今有人焉顧隱於臍肩高於頂眉目易次脣齒反位世必姍笑之以爲怪顧獨於文焉前者後之後者前之整者散之散者整之分者合之合者分之猶相率而號曰新奇爲體一也於人則笑之以爲怪於文則以爲新奇豈不知其所持何說也且夫法脈之說固有難於盡告者矣小智之士雷同相襲忘其故趾競號新妝以排偶板摺爲時樣以伊川紫陽爲趣談其不流於庸陋樸鄙爲人厭棄者幾矣今婁東諸君子之文家爭班馬人號徐庾敷陳時事則雒陽之才摘藻詞林則建安之體率其淹沈浩蕩之思其登於法也甚易而又可免於庸陋樸鄙之誚然且奇者遇焉法者僅遇焉若是者何也豈以席上爲腐談以杜下爲誕詞兩者非其類傷之者至今諸君子生長婁東德有鄰也唱有和也高山峩峩流水洋洋又矣盧聲徹睇博之艱乎用終告諸同志曰毋勞逖聽請從近砌據蒲坤正氣集補

瀘廬制義序

嗟乎人之才分相差矣曾尋丈哉懷古者欽其樸走時者尙其華各有云爲也若乃癡守章句攀轅先正以之投世動卽仆廢何自齮齕乃爾夫素風既遠道範寂寞學者肺腑浸漬於肥濃甘腴之中卽人號王唐已失本

來面目何者彼亦追驅時尙骨性不立譬宮商未叶隨衆短長似若讀解稽其所得貌怡而神不怡望其略既往之衣冠印玄心於未死此實難矣乃幷咎標榜先輩者爲禍胎豈非大雅云亡一簣莫障哉我觀先正之爲文也規矩在心變化應律其所斤斤必繇是者將以重稽古求道眞也以故洞悉本原則文詞來會心術端慤則偉論風生苟守此不變何至今喋喋呫呫者妄肆詆欺謂制舉可罷乎吾弟聖月總丱爲文便以才氣自負下筆千餘言不休然繁文游氣時汪洋自恣於題目之

詞同類之中袒各左右又安禁不知者之詬厲也弟誠出是編梓於世使知書理無二義歸有宗上以符哲匠之巧裁下以滿世途之流競又奚爲僅僅之藏乎且吾弟詩集盛行於世或意其文聲韻是長理奧未究今觀斯文沈靜有道氣人才之不可以一量又如此矣雖然士生不出里閈操不律縱橫自快罔知工否即或謬自許可一遇大敵焉知不又見掎角也夫天下固有大居正者焉寫己之所懷扶人之所能一以聖賢道義爲己任者亟從斯問津異日樹幟中原必將令獄獄者折角豈徒仰先正拘末俗聚訟一卷之中而已乎

讀盧詩樂序

余家季父己未一第後爲先大父故輒攜家北上號泣請代龔黃之恩竟獲全宥而季父遂浮寓錢塘再又徙居硤山察其所以輕去故鄉者以就道時翳田廬以贍用蕭蕭一身客居仙郡非其好也時吾弟聖月氏尙未角丱越癸亥歲而先大父歿與季父同扶柩歸鄞時則已穎脫異常日與諸姻故人道故舊無不得其歡心或出對客則論難侃侃一座盡傾識者已卜早慧矣祖宗

已來咸泊詩至季父改業麟經弟復泊毛鄭學間歸授經說於吾父課業之餘偶有所得舉意吟詠便成佳句余爾時亦喜含毫索韻自愧勿工說者謂唐人匯胎六朝漢魏繼軌三百舉月其殆有所本矣然余亦係緒三百撚鬚苦吟落紙便俗每思池塘夢句乞趣惠連竟不可得而吾弟詩思適上所刻香醉軒秋雨刪諸集爲海內名公所品題屬相和者伸紙難竟以此而觀亦繇其識量遒迥天資過人非第經學茂也今夫詩之爲教所以陶寫性情迪宣風化詠其所好歌其所歎賢人感物

而遐思志士失時而流涕因文會心託理全制故足尚也今老師宿儒正容危坐而相戒曰琢句曼聲非本朝所貴誕專八股業俟異日朱紫拖身習之未晚然試觀今縉紳先生所稱子建誇太白者爲之較其聲韻醇疵工者極力追摹倘得遘唐幸矣奚漢魏之云乎且其專專爲八股業者果足以引翼經傳章示來學否也探策得第偶耳偶耳什伯千人射覆於偶然一得之中而膠葛其心柴栅其胸使不自快設一不偶坐闕此樂事良可歎也吾弟倣睨千秋吞縱一世觀其詩詞可以知其

性情則觀其五七言夫安不可以定八股也議者又謂唐人束其精力以應功令故詞必極工我國家不以課士學者束指故元白之儔系不得級今吾弟出其緒餘乃能麗則若此劉子所云二流之材不其庶與且吾祖以廉直忤時禍幾不測余季父棄官營救至客居他郡今吾弟述祖德詩及聞警詞思孝之氣藹然言外余取其無隕家學不愧風雅有三百篇之遺意焉若曰淫文放發借喙騷壇眾所襞美余亦云云以言朋友之道且不可況兄弟之閒乎哉

弈喻序

於本事之所不易曉者爲之博取形似覺悟幽微其名爲喻是故貢情爲直指喻爲曲則喻者非正指也取於非正指者以曉其正指使天下知文章之家必有所歸如百川之歸巨浸也已至乎未至乎浸淫衍溢而來者莫不命乎意而後行而潢汗行潦皆有其意也又使天下知吾論文之意之有所歸若伐鐘考鼓嘈吰鏗鍠鐘

四隅正方位也或似斷而若聯者迤邐以取勢也或將前而且卻者弭伏以觀其變也或乘子而爭先者意大得不以小失爲傷也或斂手拱默凝思千里及其布局風雨咸集者精神極而變化生也文家之妙備於是矣是故喻之有取於弈也余硯田荒棄已四年所而獵心未死馮臂思仍不揣復有庚辰房書之選猶莘襄士浦子君屏暨弟君望憤世俗之流失思一整之大雅與余同志而性識英朗神智坌涌又足以助余之所不逮集成名之曰弈喻大約是集所選其體範於先民而先民中之優孟弗錄其學湛乎經史漢魏而經史漢魏中之操斧弗錄得是意而存之將天下彈琴吹竹鬬雞走狗諸小技術無不本之法則生其靈變漆園論道曰在瓦礫在稊稗在尿溺明乎此者況每下焉其可也

序李青遠文

憶青遠從余遊始自甲戌之歲別後遂綿年載中閒生死苦樂之致因復大殊青遠之以甲戌年從余遊也又始自先友亦詰亦詰者吾鄉篤行君子也博學好旌慷慨自負獨謬推希聲以誇流輩流輩多竊笑之弗爲改是時所善惟王子水功陸子調明周子立之復一徐子石客諸君子雖遊道日廣然此外即流輩視之以故盛毀亦詰勿得鄉譽遂遊學之崇明得李生青遠鍵戶發憤曰與討論大義不踰時而病作欲捨青遠而東青遠泣曰苟如是吾亦欲東耳負笈而從之數千里不捨也既至四明與余相見於湖之西偏亦詰遂語青遠曰吾方病病甚子其遂以希聲爲師余方避席遂巡而青遠自是橫經執弟子禮也余以爲青遠妙年棄妻子走千里不憚其慇懃慕義有足多者然其文清俊性成意刻欲自異於凡庸而體弱不勝如鷹隼始生便有怒飛之勢而毛羽未豐乘風戢翼未幾青遠以試事歸越明年而我友亦詰遂病不起青遠千里弔唁賻贈有加又越二年余幸捷南宮謁選得太倉而青遠爲余屬邑士青遠視余無異也坐語論文之外口不及私余以爲其人重古道輕勢利非獨其性異人也其學業必有進焉者暇日出一編示余曰將以付梓余視其體勢崢嶸神情巍聳今昔並觀迥焉異目因歎謂青遠曰夫生死苦樂之致懸乎天者也進退消長之機繫乎人者也懸乎天

者猝然以至而不可預期驟平人者日浸月濡不知其然而自然余也五年以來頗倒於生死苦樂之中而竊歎天道之靡常也今讀青遠之文乃知人事之勤其數亦與天道相等學問之於人也蓋可以已乎哉余不能爲文因其請也爲序其自今以前交遊之自生死苦樂之殊與其學問進長之機如此若夫自今以後青遠日進學而不休天道人事並未可以量也是爲序

寅公制義序補

昔人謂吳人不解遊趣虎邱卷石耳而登眺不輟每至

花晨月望遊屐相過觴詠淩波絲管填咽千人石上譁聲若沸彼豈知宇宙間復有七十二峯在其胸次乎余謂今天下甘近而捨遠賤異而貴同人情然也苟移七十二峯於城市之閒其時達官貴人騎從之所呵斥俗子惡妓氣息之所熏灼其爲褦襶不堪當復不亞於虎邱熟爛時也文章之家好言風尚風尚所在下士聞而競走高者言秦漢卑者亦言秦漢高者言法脈卑者亦言法脈而秦漢法脈遂俱爲人厭棄今寅公獨以其盤礴上下之胸流覽載乘之氣收而閉之一室之內以氣

合微以微合神將聖賢坐語誥誡先後詳略之次皆在吾一呼一吸之內是秦漢法脈與人同而所以妙處不盡以秦漢法脈也源月初上清風徐來奔驅俗流與二三知己坐千人石上橫膝談天下事安在虎邱一片石不堪作縹緲諸峯觀也讀寅公之文領趣無盡矣

正氣堂集二

序

公緒上人詩序

詩之爲教原本於情故或託物以寄懷或感時而發詠情舒暢者有和平之響危苦者多噍殺之音留連往什靡不錄之若乃逃虛耽寂棄智捐名離而親朋塊然介

立不情孰甚焉夫木含風而籟遠水激石而韻幽木石無情猶天籟中動翔趣外浹釋氏空寂更乃過之寧當鼓畎氣於溼灰吹靈液於涸澤乎余謂天下惟學佛最眞者用情亦最眞何以言之大人一身毒藥腐其腸胃邑斧伐其骨髓榮華利祿與日刃劘愛憎喜怒與日煎爍金注而瓦擲之暴殄甚矣而釋氏子獨曠然高寄欲使千年幻殼不墮沈淪一片空明永昭塵劫以知無情之爲情也至矣但從來衣鉢之傳所謂逍遙雙樹之下唱說祇園之內者其於詩教有取乎未也若夫高人晦迹於緇流逸士遁名於什部振策鳴魚無關妙理折花贈草總寄禪心則當時篇什所載名僧題詠與學士大夫拉雜不朽余邑公緒上人生長石族厭薄豪華一旦拂衣入山丙子歲余始識公緒於長興之古寺見罷讀溪詩推爲獨步不知其製雲霞而標勝羅山水於襟袖者蓋已匪且匪今也公緒集其詩將以行世而囑余爲之序余恐世之不解事者疑爲吟詠之義非清淨所宜不應已入空門復耽情玩也故余作有情之說以勝之至於禪之不礙於詩則讀詩者自得之而詩之可以爲禪其理是一是二則余更欲過禪扉而一扣探妙論於

蹄筌矣

房稿二雅序

雅者正也言王政興廢之端也古天子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其繫於王者皆謂之雅兼之正變以別盛衰降及後世歌謠之職不備太師斯事遂廢然三年大司徒一進士士子出其匣中藏以行世其曩時匡坐而爲之者大抵與政治之得失相參則歌謠之意猶有存者故文章者士子之心氣爲之士子之心氣則國家之運數

爲之也今天子明聖中外之吏奉職循理明詔諸儒生議論咸依典故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弗竝進士子心氣光昌盡樂去奇衰而崇正道流覽篇章多廣大清明之象以云雅不亦確乎雖然雅之難言也久矣聞古樂而思寐聽鄭聲而忘疲漢武郊廟樂章悉雜歌謠頗非雅什唐時有胡部坐俗部立之分而樂工肄業坐技不通然後發爲立部立部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則雅音者二累之下也夫玄微之響澹漠而難求樂會之音靡麗而可悅其引人愈近其去古彌遠文章一道浸淫遷失亦復如是正之不能不變也時也勢也詩有大小二雅二雅之中皆有正變而孔穎達爲之疏曰太平則無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正也陳靈淫亂之後其愿不可復言故變風慮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所以執彼舊章繩此新失冀其尚遵正道故聖人夏而錄之曰是其中有大不得已者今天子明聖政事未有所流失也而水旱盜賊四起以困羣黎湯諸君子感憤憂時或故盛其才氣以發揚其壘壘之思則心氣與運會亦有相激使然者以知諸君子之所爲亦無甚樂乎此也尊其正者以樹之式而錄其變者以待其歸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是則余與浦子兄弟之意也夫

海內人文序 代張炤作

士人操三寸之管以進退天下士毋僭毋濫有春秋之法焉雖然因乎出入而有主奴因乎取舍而有榮辱畀際太明則雞藩天地崖岸太峻則躅羝羊豕怨之所生謗之所起文章之禍將自此起吾家受子何苦而事此余謂受于秉性醇固以至孝聞海內碩儒巨公皆願走幅中其間山川之險夷風俗之奢儉士人之躁靜悲愉皆於此見之而受于率其同志時以進退之意微寓其灑灑洮汰之權而興之登進乎高明受子之所主天下未有文字之先故其操選政也彙天下偉人傑士於尺不得而奴受子之所榮天下不得而辱也文不僅是昔孔明治蜀廢亦知恩太邱爲長盜良知愧無他至性相感也炤以受子之至性而被辱者猶以爲榮蒙非者不矜其是矜懷不立怨謗何生乎本之忠孝以生文章本

之文章以厲風俗受于方將伯仲海內把臂出山佐聖天子興孝同文之治直爲是衰世之慮乎哉

鏡湖大社序

昔者皇甫士安嘗爲三都作序矣序成而三都貴徙陽假令當其時無皇甫士安之序彼左太沖十年中廁溷牆壁皆置筆硯探奇選奧者將不得發穎摩光載其精魄已耶卽陸士衡偶有僮父之目假令見太沖之文其肯矜懻僻畸護惜前過終於覆瓿已乎又假太沖之文禿屑枯梗強號作家士安曲筆佞舌引而進之則今綴文之家其牴牾詰詘字瀾於史官而法嚴於獄吏不識天下後世之人何以能恕皇甫士安也匪直恕皇甫士安而已幷令天下後世之人皆曲筆佞舌以相贊助其故何哉太沖之文自足以貴徙陽而曰必序乃傳者此則食聲者之誤也吾社友張子世訏服膺古訓湛深經術恥以誶詞棘句追騁時尚故能力追乎先聖之閫奧而陳子嬰如則其先以文章正直顯於時而嬰如復起而光大之立言匠意以理勝楷故讀其文莊莊乎其士君子也簡鏡所歸聲氣攸集爰有鏡湖大社之刻而問序於余自分有不堪序者三藐然小吏聲望素出人下若欲強之是猶望汙垤以雲霞之觀而貢屈蠖以風雨之勢其不堪一也四載病廢以藥餌爲粱肉以鍼砭爲巾帶每出一語則噦嗝瑟縮淺俚可醜譬如村夫野老登明堂之中蹙足卷舌不能贊一言其不堪二也又同社中非我兄弟則其親若友也妄立軒輊標示風尚人將曰衣飾又其甚者則曰標榜非惟不堪且不敢也故余以爲同社兄弟之文其於經史苞蘊若形之與影無剝割烹煉之患其於聖賢語脈若父之與子無叛逆

簒亂之患是所謂不必序而傳者也其不必序而傳也其若元微之白樂天之詩馬走牛童皆爲誦頌則余也後進所謂玄晏先生者自在詩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則臥子先生其人也余將以意爲舟以神爲櫓以尺牘爲風帆爲同社歌兼葭而送之矣

觀德社序

天下事果不可以人力爲也則吾欲使天下之人盡孿手而跛足苟非然也農者食於耕婦者衣於桑不曰歲

大困簡業二功吾有手足等諸蠻跋也而必治之爲以故今天下非無事矣彼方眈眈我則晏晏我其蠻跋之人乎哉非是而袖手卻步必以天下事非人力所可爲而以爲之者非我輩事也昔杜牧之注孫武子自言年十六時見盜賊起圖之二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殷殷焉聲震朝廷使將兵行誅則必武健而鞅刺者其士大夫行列進退嬉美如平時不爲怪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知嗟乎今日人情去古人猶不甚遠哉南郊爲受先先生仁里近新建壯繆侯祠祠

之內朔望集耆老講論六諭聽者喟然興善祠之外去演武場不數武諸君子則鳩集同志每月較射課殿最名曰觀德噫其神貶與語曰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父母之志也然則簡逸手足置弓矢弗道者其人竟可名爲不孝噫諸君子此舉其觀感於鄉約者深與余以爲射固我輩事也古人祭祀以射飲酒以射厥罔或廢則射也者猶農之耒猶女之桑也今事急而後求之烘楮以待炊而農夫始治其錢鎛結鶉以待衣而女子始治其傾筐以云救不亦晚乎然天下方有事

人皆袖手卻步而二三君子獨慨然發憤以自解其孌跋之恥且手持不仁之器而大之以復古之名曰觀德不尙功也手與之習而心與之忘他日有事賦無衣而歌同仇舍是將安取吾是以知天下事之果可以人力爲也諸君子其尙張爾弓挾爾矢若書在軸若管在纛視若等夷勿婦女其顏勿壯士其態合於中正之鵠矣夫射固我輩事也余雖不德願一懸軹而觀之

景烈婦傳序

嗟乎節烈之事今世置不道矣其自學士大夫齒髮危秀之士無事輒忸忸小利遇禍患則掉臂去狼狽以求免雖其父子君臣朋友之間不啻若陌路然者大抵無慮徧當世矣而其明理義識生死引分自裁從容就義者乃反山闈閭之彥豈天眞之有獨鍾與抑天固鍾之俾以一婦人風厲無窮也夫草野之閒下里單寒之族意有所結感慨而自盡不遇清修自好之士姓氏弗揚同歸煨燼何可勝數以余所聞景烈婦秋霜皎日之操性與人殊其得天也厚矣淚垂一綫貞竝五祠其踞地也優矣死之日二三君子摹其遺芳誦言於余方將上

其事於朝廷而又綜緝大略作紀傳以垂於後嗚呼婦雖遭大屬死猶生也雖然方其雙履置座尺帛環頸豈料有二三君子表章幽烈作千秋之信史哉感於心迫於義得死爲幸無他計也繇斯以觀彼偷生視息者固不足道卽有動於中徘徊計慮而後爲節義之事萬世而下視此烈婦何如哉

四書說約序

憶五年前爲諸生時案頭必置子常麟士所較定本一帙每繙閱輒自尾訖首或問其故余應之曰文雖佳義止此耳末幅有兩公論斷約覽弘訓推以知例則四書之理可求也然每靳焉索塗捫燭貿貿然未得大歸也竊意兩公手指必稱大全某氏云云加是則大全諸書意當有異取而讀之竟日忘倦如幽穽密室中數十餘年出而見日月星辰以爲寶光異氣矣然是書中異者可闕奇者可存煩者可削非得巨手折衷羣言參訂得失自成一家其曷以免於亡羊毀壁之虞乎竊意兩公潛心制義如是必將有梓布以耀昏衢之日運久而未得又意若不得書或脫迹蓁蘆荊小艇揖兩公於虞山

婁水閒聆其誓敎必將有網羅爲眾說樞紐者家甚貧不能具舟楫試輒下第聲名困於下邑又無援引之者以故不果至丙子丁丑余業未純而幸捷以去越庚辰之歲而麟士說約以成余乃喟然歎曰嗟乎是余前所想望而未得冀幸口授語言而又未得編戶揣摩窮覓日夜究未得也而今乃得之歡其成悲其晚矣雖然方今學士苟且功名一切大全或問廢置高閣脂粉價高丹鉛勢重故乃時藝等名於聖書丹經見笑於酣酒矣若余雖作吏此志不休一日得散髮歸林抱置此書於

詩經說約序

詩者性情之書也六經各有所勝易以理勝書以事勝春秋以法勝禮以典雅勝獨詩以韻勝蓋古之詩歌古之樂章也用之宗廟則天神降地祇格用之房中則嗜欲正夫婦和用之邦國則賢才奮麟鳳遊之數者豈如今經生宿儒高坐危論獄獄然執理義貫幽明而得之者哉唱歎歌詠之閒微者入焉微者出焉微之所寓若絲與髮杳乎莫得而知也往者制氏能爲鏗鏘鼓舞而

不能言其義及後編列學宮士子揣摩意義以中主者於是聲律之學曠然遂廢麟士子常埋首治經聲動天下嘗有文徵之選輒論韻叶以為起止抑頓之節今麟士復彙諸家論斷手次綴緝名曰說約此書行而理義與聲律並貫若鐘鼓既懸琮璜在室天下咸引其耳目以治其聾聲矣且詩有曼聲長句流連嚲綴之音亦有促柱急絃震厲噍殺之什有朱絃疏越端坐雍雍之篇亦有飄輕曳長環珮珊珊之響作者志合於氣氣合於聲聲合於器詎知其所繇哉因乎地因乎時因乎事因乎人又因乎其人志氣之悲愉性情之貞淫而見焉執是書而求之學者遇題輒瞶然籠蓋乎百世之上直與作者之口耳相商是書也成賛幽達滯金石無功矣

序周上蓮稿 諱錫

今天下靡麗極矣其自宮室衣服以及絲竹管絃之類目不給視耳不給賞學士大夫以下爭為淫侈惟日不足賈人弄子各逞奇技邀取世資識者憂之余曰此渾沌氏之應也作始也簡將畢也必鉅事會之流固然無足怪獨思粉謝香銷歌殘舞罷種種紛麗又為將來渾沌氏之驅除則誠可惜耳文章猶是也是以有志之士卓然獨守吾靜靜者諸生之根菀也澹定不極浮氣為賊正如春氣萌動弱草孱木先見其榮及秋氣降亦先受其萎故凡動不根於靜者與紛麗同盡今周子上蓮之為人也嚴氣正性與之遊颯颯如行冰雪中履舄相持與之言如思吃者問其家甚貧其尊人少有英譽不華而落日夜與其兄武鎬淅泣發憤謀見父於枯管做策之間且曰吾母貞也婦道然矣為人子云何為人弟云何圖所以師事之何向而可他日出而圖吾君又將奚若此數言者不從茅屋砥定吾愧吾母矣其為文也浩浩乎落落乎舉世界牛鬼蛇神入上蓮冶中皆成聖諦以故淡而自喜曲而多思如水行百折必達其性山峯千轉各呈其面上蓮靜中作用於文章先見之矣既得儁後家貧彌甚至寧罷公車毋渝玉律其立志如此夫人靜則主一主一則無耦無耦則物莫之亂湛然靜存中別具光明世界上蓮方將出而更置之豈與功名之士較其尋尺者哉

序陳言夏稿 諱瑚

壬午余解綬歸頓舟玉峯城下曉起見數十人坐小艇疾棹如飛詢之知言夏已得儁余驚喜甚何喜乎爾自慶也余荏塞五載每試則拔奇尤置枕中疾則以當參朮怒則以當鼓歌或為異已者所抑則張目大呼曰何恤哉我出枕中祕上功幕府應無敵即罷秩歸置名篇山石間松風時來泠泠自喜一日余坐屏後言夏懷軸見過讀數行做罔靡徙若有所失心曰自咎謂何五色迷乃爾詢之知隸州博士頗自慰因此得密邇言夏嘗仰天祝曰言夏若不得儁當令言我心永劫不結文字士子乃盛氣爭雄相與戛割乎壇坫之下以冠苴履以

彬社序

聞之田不糞除不能落其實士不雕琢不能至於道古之為士者講學以習之不倦以終之既有得於己矣又出而謀於當世之賢士大夫孜孜焉不少懈其故何哉將以造高而就大也閉門而學步出而不能正其履甚於跛躄對鏡而學妝望而不能正其容殆於蒙瞽學者患焉今茲社之為是刻也其言曰今天下雜用委琐之言詮為神奇甚者牛鬼蛇神角爭為帝聖賢之氣衰而士子乃盛氣爭雄相與戛割乎壇坫之下以冠苴履以

膏代鉛儒墨守攻互相笑也試進而叩其中矣為此叫叫者意當今上谷漁陽之地歲苦虜汝頻唐鄧之間歲苦寇諸不被甲兵者亦苦征繕天下事強半壞於庸夫豎兒良可悼恨今欲使趫健有為之氣先自鼓厲庶不病毛錐子無跕腳處其說是矣然從來負偉望建大業者其言皆原本性命湛深經術而後出之前代如韓昌黎之入虎口而不懼本朝如王忠肅雅逆擊而無餘其文章豈不炳奕天地哉假必較獵研田賈勇管城獲奇字如獲名王既榮拂又剔刷之以是擬中山捷音嗟乎矣是以喜也

李長吉諸人何以天也余疑未悉子曷爲正之余曰子之說盡於是矣余何以加雖然陸公祖以經術文章蔚爲師表茲以潔深秀折之氣出而應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言幽貞之德自下上也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此言氤氳之來自上下也諸君子試實而持之行自驗也豈有被刖於輯瑞之庭掩面於承恩之日者哉

戚武莊練兵實紀序

庸醫之治病也鍼刺之熨灸之補泄之而病有效有不效華陀之治病也水之而效火之而效喜之而效怒之而效甚至割截浣濯之而無不效然而鍼刺熨灸補泄之書傳而華陀之書不傳夫何故書之可以傳者非其至者也非書之傳者未至其至者書不能傳也以余所聞武莊公立功邊徼流聲竹帛少時聞公名以爲此不過恤士卒忠朝廷治軍旅與上古名將配食云爾其所著書不過述其平時所以治兵者即上次七書竝而爲八已耳及歲甲申金子元素感憤時艱詮次公書以行世余讀至正人心明生死數篇不覺蹶然起曰嗟茲乎武莊是書竟傳其不可傳者以示人直兵家者言乎哉夫武莊將以戰陣爲戒壇以戒幕爲蓮座以左右偏裨爲高座弟子以桓桓赳赳如虎如羆輩爲天人等衆直以菩提身現大將軍身而說法又不僅是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從古聖賢作用皆是生死關頭看得了徹不能聞道生爲鬼影未有戀此肉軀酒毒腐其腸胃色斧伐其骨髓聲簧聾其聽察而能樹不朽於天壤者讀武莊之書可以仙可以佛可以將可以相可以人余謂元素曰使是書早行一年不幸當變故人知血食百年不能世界中亦多幾箇活人今借其晚也金子曰何恨晚哉今新主中興天下想望太平長江以南不被甲兵雖死猶生之句或挺身爲國家一死天下尚庸有救卽者尚有數郡及早讀是書人人拚死以報朝廷雖虜使過淮闖賊蹂蜀逆獻肬視荆襄取此數么麼直從股掌中拉殺之耳獨今強鎮擁兵江淮間東書庋高閣則奈何余曰夫南都固豐鎬地也太祖高皇帝之靈實式憑之武莊在帝左右也小臣涕泣請命於高皇帝願敕武莊持一編以付今之願報仇強禦者如圯上老人故事

庶其有多乎小臣旦暮望之矣

題陳鳴韶居敬齋序

鳴韶先生構小室爲書室題其上曰三適齋其尊人宴如先生見而怫然曰吾輩世受國恩事至於此此豈男兒偃息時耶命去之思所以更是名而未得一夕夢若有人告之曰曷不易以居敬乎先生次日告余余惟丹書有言敬勝怠者吉敬者怠之反也不敬則怠怠則肆酒色眩其前聲名馳其後日行於陰與昧相持故曰高明之家物或瞰之又曰日月暉其外其賊在其內瞰匪在外賊匪在內精意不之浮蕩爲祟敬則知懼懼則能勇敬則思退退故能先將以夷險芟荒匡王定國實始基之夫富貴之家欲迎吉而制爲令名欲門堅而造爲鐵樞豈如居敬一言吉在象先樞繇心運者哉且宴如先生之事上也忠耆下也恕居位也恪接物也誠應事也審心乎敬矣寐而見其心寤而徵其言則是言也非神告之也自告其心也自告其心者夫乃所以告公之子若孫也請易其名曰告心齋可乎先生曰善遂以顏其齋

錢忠介公集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氣堂集三

書

與倪伯屏司理書諱長玕

平江走謁得布下悃爲快又蒙賜以嘉肴賜以貂帽古人解衣推食之誼篤矣渥矣弟內自循省五載以來屢承口耳攜提之助未暇雞狗鳴吠之勤辜負高厚扃扃否恚乃愈甚然公道固在天豈終夢知執事必已快然至今乃此癡人忽發癡語曰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鬻炊裁身置屋其況如是若天地猶存則願世世子孫復列臺下其尙許我乎未耶某一身孤冷滿地冰霜四顧無人淒涼欲絕所望執事錫以陽和使雨雪早消於見睨者舍此無他矣若其讒言彌厲白日瘝光車載鬼而張弧浪乘風而沸地按臺成見已形執事力爭未得則乞舍小從大降重就輕去此一官猶不爲名教罪人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襞雲霞而爲佩屑英蕊而爲餐儘足自樂何必使瞽夫盲子臨千仞之上擬足隘阨中令之惴慄懼襲其精魄而後已耶某行矣回首故人如在天上西望蘇門增其嘅結

與伯屏書

執事以何日到京度可兩閱月未知風猷神采今更何如弟病日久不忍讀邸報執事雖多封事亦無得而詳與牀褥爲友懶出見客有自南來者亦不能置頭一見訊執事起居狀而此閒流閭瀾巖與執事有齟齬嗟乎世路人情乃至於此弟聞之悲又不得消息未知弭解否恚乃愈甚然公道固在天豈終夢知執事必已快然

鮀生無容綢眉矣樞曹甚劇執事以利刃入將水可斷蛟陸可剸犀望勿以前事自恐生死禍福自有命存焉卽使束手不爲安知不猶有患韓魏公曰事之成敗天也豈可預憂不濟遂輟不爲哉客歲弟以貧不能葬親執事起而救之蹙頞而謀之濡手足而拯之又大呼其同類而共拯之盡力而止焉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以斯知仁人君子之用心古今一耳則以知仁人君子之用心其凡遇民之有喪而欲救之其蹙頞而謀之濡手足而拯之又大呼同類而共拯之盡心力而止焉者

非獨年誼爾也崑之士柴某某其文其品執事收之爽袋中矣然其家甚貧性又甚孝去年遭母喪方疾革時醫藥禱祠盡出其所有以與造物爭一旦之命爭而弗得則卦股以救之救之而仍弗得則伏屍泣血起願與母同盡親友持之至醵金爲營乃得殮今又圖隙地以藏魄不可得旦暮哭且病沫中見血如弟狀嗟乎弟尚列仕籍尚藉執事引手乃得濟以儒生謀大事固難況柴子落落難合知交惟我兩人弟既自謀不暇爲能及則夫大聲疾呼而冀仁人君子之用心者非執事誰望柴

子性又拘固雅不欲聞於執事且曰某受倪師知遇良厚獨奈何以私溷長者弟謂爲親謀葬非私也況執事性慈孝其將遇凡民之有禍喪而起而欲救之而況於前贍推心素被以國士之稱者哉柴子於處己處人各有分寸度無非禮干儻有所請惟執事許之以綏孝子之心弟至吳不出執事所指以歲杪至崑入其境閭歌呼嗟乎前此世界昌明朝廷每以忠孝風厲學官猶尚爾爾今必欲重加摧折恐下士靡然咸知所趨向矣天下事尚忍言哉卽曰爲地方弭亂似亦非也士子意氣所激易聚易散若只作平等觀則朝廷陰收正直之助而何時復與執事握手空緘無以爲贈書古人努力加餐之句惟自愛幸甚

與葛屺瞻書 諱寅亮

編以日月者天地之眼也忠孝者人心之眼也舍是則皆瞽矣天地瞽則鬼司權人心瞽則賊長氣前此諸臣誤國負恩貽殃先帝猶冀臨時一死稍稍謝咎不謂蒙面喪心甘爲僞命者所在都有天下皆瞽誰獨且不瞽乎近如金繆二家表表從賊賣鄉紳衿共發義憤閃然一擊稍快人心譬如燭火追嗣日光至於此中表裏未

必盡純則某以谷永附王鳳而盡言劉棲楚黨李宗閔而直諫君子不欲厚非者以其立念猶知君父也此番舉動似尚可原而當事者憂深地方鰓鰓入告遂奉嚴旨此猶驅海水以沃爝光其能存者與有幾欲使天下相安於瞽跳弄黑丸中大家做出幺麽伎倆不復爲怪嗟乎前此世界昌明朝廷每以忠孝風厲學官猶尚爾爾今必欲重加摧折恐下士靡然咸知所趨向矣天下事尚忍言哉卽曰爲地方弭亂似亦非也士子意氣所激易聚易散若只作平等觀則朝廷陰收正直之助而

士子亦不復有諠嘩爭長之勢若重加摧折則受禍者其名愈高而附和者其勢愈盛嗟乎使士君子名愈高而勢愈盛此豈朝廷之福亦豈地方之福耶伏惟執事在朝則魏公之寄長城在鄉則康成之重高密天下三尺童稚無不望湖南夫子而起敬者某頃遭大故生死皆難憤懣填膺無可告語敢忘愚下布衷言於左右伏祈哀憫斯人敬呼同志涕泣陳悃於各憲毋使鬼焰日張陰風彌熾庶留微燼以救盲風天下幸甚同里幸甚

文壇水火日甚一日自我而言割裂經義竄掇字句揚詡人間直可號曰盜誇然弟此言出口便攻擊刺射無所不至惟望吾兄爲狂瀾之砥柱耳循例乞一文宗自效亦可庶幾至欲以扶衰自任作今日昌黎則何敢何敢

世事日非交遊零替每見吳人輒詢牧遊起居狀卒未得確嗟乎牧遊雖吳人豈盡吳人而知牧遊者哉然弟則未知牧遊意中夢中亦復有希聲否弟連遭家變雙親竝謝一疾三年幾且不起加以國變驟聞驚心隕地年未四十鬚髮已霜視此衰殘豈能長久追念昔日與年翁其轡連鑣意謂此樂可常何圖數年之中遂生戎馬索靖之悲荊棘鮑昭之賦蕪城每每念之潸然淚下

耳三月十九之變滿朝大僚靦顏從賊不意伎節死義乃反見下幕如故醴陵尉邱繼武其人者此人籍本貴鄉初之官清介自矢斤斤不苟比陞參軍可以去矣當事者愛其才留解南糧時賊氛孔亟糧不得達遂露積民間同事者諷之去尉泣曰吾與糧俱死去將安之已而爲奸書劣生投獻逆賊須臾賊使來捕尉尉踞胡牀嫚罵曰我明朝官誓不受辱死而死耳地方人德尉釀三百金爲尉請賊使以罵故不肯釋遂挾以見賊賊見尉笑曰知公大佳吾方屈公永州道今日相從明日富貴

矣尉鬻如初連牽往復者五六日賊知尉不屈遂遇害嗟乎尉官卑可不死已陞參軍無地方責可不死地方疇金謀脫稍噤口可不死授以永州道且得富貴可不死然而竟死此人官雖卑有貴於官者人雖死有生於生者嗟乎使此人官卑而貴人死而生非牧翁尚誰望哉尉之子邱臨汝與弟京邸舊交慷慨慕義不侵然諸聞變之日號泣向弟言曰吳與楚相距千里父骸不可問矣念先人微官殉難九重萬里孰能上達昔年解糧南都曾邀牧翁九里之潤子曷爲我一言求其激切申

請兩臺俾得上聞朝廷與邀卹與庶不令忠魂結恨重泉余謂牧翁宦於楚者也尊人之殉難其知之詳矣且表揚風厲學臣之責也牧翁當日語及忠孝便欲以熱血相傾今聞尊人殉義明白激烈且將眉軒聲動汲汲乎其欲上聞之也甚於爾矣子之行也有以慰爾心有以恤爾行惟牧遊將以酬忠孝者酬後人弟之爲此言也將毋贅雖然因是役而使牧遊知希聲近狀又知希聲意中夢中不去牧遊也他日歸又使希聲知牧遊近狀又知牧遊意中夢中亦不去希聲也則此書也將捧我兩人之心而達乎千里之外矣竊風周長

不知所云

與侯廣城書 諱峒曾

三月十九之變普天所同痛也至某又增一二月初四九月初六之痛嗟乎君親並喪何以生爲淚盡惟血眼枯見睚人生已矣顧所以不即死者以先大人骸骨未歸故土俶擾經年迄無成緒正如羣蟻聚謀志欲負山同互往來見者嗤笑將歌黃鳥之句效將伯之呼而范舟長沓郭錢不再迴邇至崑年華淹盡萬不得已此爲

卒歲嘐城紫氣映徹玉峯緬想儀型徒深秋水蒹葭之慕雖欲溯洄相從正恐負罪之身名教不容執事見之有移牀遠客耳執事東山望重何時復出以慰蒼生郭令公之復唐李忠定之翊宋舍公誰屬若猶遲吾行恐辛有之歎伊川不及百年矣某苫土餘生無意人世但得遁跡深山猶爲明朝鹿豕拜領明賜死且不朽裁書敘心聲淚俱廢惟哀而教之

與何司理書 諱家駒

文章一道雖然並出割剝屠裂先見八股之間葬操懿

溫竝驅壇坫之上而後有三月十九之變文運之關氣運非小也幸執事一出掃除穽擯中興之兆實於文宇先兆之昔我高皇帝以帖括羅士意固有在蓋欲熟貼書義使學者自治其性情云爾學者自治其性情而凡出身加民罔不自治其性情以期於允當則執事繇茲祥刑迄於光贊亦猶自治其性情而已弟於執事無半面之交敢因論文而自媒於執事其亦許之否乎弟處荆棘中毀將悔立萬念俱毀惟此一二知己戀弗自割填至吳王子存中齋試卷相過且告弟曰是向師之所引而進之者也師曷再以一言爲介紹弟謂子讀異書胸無凡想雖在耆年毅然有老成之思不第科目中人也未經物色而走札以求援是衒鬻也材雖佳弗爲令器今業爲當事所特拔則子文之介紹也久矣且子之見何師也必將舉余以相質曰某兩童試蒙錢師兩冠其軍則余之不肖且因子文而介紹於名公余又奚事焉雖然詩不云乎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弟已絕意人間世擬先人壙事畢築土室備耕以自老則此子終始扶掖以成譽髦之美者非明公尚誰望哉不敢作套語亦不敢以他子惟此懿好鼎鼎於心敢以爲請仰祈崇照

與高玄若中丞書

古語云孝爲百行之首又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二言者雖若老生常談而蹈其閫域者實鮮惟執事實克踐之某自總角時便聞至性爾時陸陸鍵戶若鹿豕既稍長頗知趨向則執事戮力楚疆十餘年不窺家園無從一謀面中心悵焉傳聞以身捍危城至於兵盡援絕徒以不忍叛之民心晝夜死守卒能全城以報比於睢陽之守更爲過之今天子卽位不借執事爲內樞而仍煩外節則勞臣之不可爲又不禁太息流涕也國變之來實繇我輩大者走門戶以鬬捷次亦懷月露以求榮虛聲無實敗壞至此安得憂國奉公盡如執事者乎茲有啓者故醴陵尉邱繼武雖爲屬吏卑官也然官以人貴矣方闖賊流毒全楚縉紳之從賊者纍纍相望不之恥尉何人斯欲去則竟去耳尉何人斯欲死則亦徒死耳且尉業已陞威遠參軍可以去者徒以解南糧爲當事所留時賊烽熾甚糧不得達奸書劣衿相率以糧獻

賊賊遣人來取井以尉去尉怒焉其使地方有釀三百
金謀脫去者賊使以前罵故不肯釋遂赴賊營欲授以
永州道尉固不屈遂遇害於長沙之龍灣寺地方人憐
其壯義業有祠矣終以官微莫有舉其事上聞於朝請
卹贈者使生者翩然以去爲得計而死者愀然以死爲
徒耳則天下事彌壞而不可救矣所望特採輿論列名
題請旌一尉之忠義以勸無窮之忠義也尉之子邱臨
汝與某爲生死交今聞變千里號泣扶喪恐道里難行
乞執事多方卹翼俾遄其行則生死皆爲銜結矣

寄聖月弟書

藉祖宗之庇僥倖一第惟當精白自矢不負影衾以報
二三知已若君才十倍於不指日吐納風雲飛騰霄漢
所不待言耳制義序言會城鹿鹿勉應來命不足揄揚
大雅萬分之一爲我多方潤色方可售之剞劂也北上
時當紆道硤山拜候嬸母起居并與吾弟卜連牀夜話
耳硃卷齒錄呈覽

傳

丁孟榮傳

丁孟榮者諱啓宗浙之括蒼人也少讀書負氣概英勇
絕倫善弓馬初補弟子員後以勳胄襲封萬戶侯某年
轉粟京師約束有方課無負而是時四方盜起餉不繼
朝廷屢申侵漁之罰然奸猾不逞之徒寢食其中獄纍
粟弗能禁司農見公大奇之上公課最狀授某守備公
至則捐家貲造器械設方略擒海賊以千計賊駭散不
敢犯境某年朱督大典聞薦授偏將軍某年馬督士英
守鳳陽公與從事矢石每戰陷堅燔獻賊伏屍數十里
叛將劉超發難公與馬督定計擒超獻俘京師朝廷愛

公才賜宴賞賚無算後論公功陞授大將軍鎮紫荊關
公捐其緡帛財物盡與賞將士時軍旅叫呼所在蜂起
獨關中吏士涕泣願爲公死守無敢叛者神京淪陷先
帝蒙塵亂臣賊子上印綬恐後公忍死待援欲與諸侯
之師共會城下恆與士卒約曰狐鼠何能爲不久大兵
至當疾搗京師擒逆闕以戈舂其喉臠磔之以祭先皇
帝后退飲其血爲諸君壯膽君無何賊遣僞吏張知縣
持檄來招曰若歸印綬降者待以不死公怒呼其役鞭
之數十大署檄首云云縱之去賊得報發兵圍甚亟公

知事不濟呼其麾下令去士卒皆泣莫能仰視公於是燒積聚懸印肘後上馬持短兵突圍出公猶手刃數賊大呼曰我丁孟榮也賊環視見臂印又見其狀貌知不類健兒遂共蹴之公復曰何不遂殺我諸受賊指揮者皆欲生得孟榮爭前抱持去至京欲官之公弗許復令諸降將相勞苦如平生從容語意公曰吾讀書尠不解降字何義若授我刃吾爲公等殺李賊報先帝仇則當一聽公言賊知不可屈欲殺公公整衣東北向拜而後解衣銜鬚於口仰面呼賊曰便斫我遂遇害嗟乎銜鬚

者結纓之義也仰面受刃示終不屈也凡行刑者必束縛縶手足斷頭訖惟自刎者前其刃公曰吾固欲自刎恨無刃匪城敢殺我假刃焉耳且天而有知吾仰臥則心向天躍而出扶搖咫尺間排闔闖入紫微吾告上帝使殛賊賊罪不知死所矣嗟乎公眞人傑哉臨刑其從容談笑如此非神仙有煎香返魂之術焉能生汝母即有之吾行者問以後事公瞋目曰知季公不負我者遂不復言亦欲自爲計而屑以呢汝乎周子曰願先生生吾母於文墨間余於是詰其狀周子則傴僂言曰母系出自支比役人選報公事甚悉各舉嘉公義飛章報聞今天子以公死難壯烈卹有加典建祠予祭官其子凡公死後爲中丞公女孫年十七來歸先父孝標公方是時家中所爲號泣徒跣奔告各舉既得請則扶公妻子而東周紀先祖母畧媵等貞先母則脫簪珥卸鉛華袗褕奉甘

旋先後無或失所者則公臨歿時所謂季公不負我者也公可謂知人矣季公諱某號白眉亦奇士與余善

論曰昔昌黎祭田橫文云哥有賢百世而相感者誠不知其何心若余於丁孟榮誠不知其何心也生平未謀面聞其事輒欲哭因泚筆爲傳夫余於丁孟榮猶同時獨未見其人耳然而性情相感如此使傳之百世下當何如者孟榮爲不朽矣篇中所載張知縣不署名字幸也夫使此人名存者嗚呼亦不朽哉

周孺人傳

甲申歲杪余過昆周子錫祚迎余於馬首視其貌黝黑有淚痕若啼兒未盥洗者余問故輒悲不自勝再三問終不答留余一月別別之前一日周子向余悲且泣而言曰母以某月日辭世生死隔矣願先生有以生之余謂余非神仙有煎香返魂之術焉能生汝母即有之吾母於亦欲自爲計而屑以呢汝乎周子曰願先生生吾母於文墨間余於是詰其狀周子則傴僂言曰母系出自支爲中丞公女孫年十七來歸先父孝標公方是時家中所爲號泣徒跣奔告各舉既得請則扶公妻子而東周紀先祖母畧媵等貞先母則脫簪珥卸鉛華袗褕奉甘

旨甚歡所以扶侍周旋慰藉者甚厚先父幼孤稍長埋首治經史弗問家人生產作業先母代之無嫗政以故家落復起人知先祖母奩資頗厚外家以苦節故資復倍之不知先母飭僮僕躬操作早起晏眠罔或不率治賓客爲醪醴罔或不潔且虔繩繩緝緝內外有序使之然也先父不幸九蹶名場母生三子兩兄又早世遂畜媵妾數人嗟乎嫡庶之際人情所難先父豈不知哉其將慮小子之弗克樹立而痛司寇大理太僕公之弗克祀也先母性甘淡泊自是遂閉斗室燕名香朝暮空王

若超然事外者然羣小亦以是稍稍自恣而怠傲積不能平母幾蹈不測回顧見錫祚淚簌簌下已乃止嗟乎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柏舟詩人所以流涕千古也羣小蓋失數美善惑主聽母又恐傷父心慫弗白比晚年父乃知之始嚴嫡長之分諸嶠稍斂下未幾而先父棄世矣母性篤摯晝夜哭欲相從地下以錫祚牽裾而止會當析產里黨咸引古義謂庶無抗嫡之禮請殷嫡母泣曰父在則有嫡歷父去則均吾子也敢畸愛乎繇是七子均析田五百畝自取百畝以終餘年三黨咸服焉去

記

新建龍王廟記

歲辛巳旱既甚余日則扶服於路仰天而呼吁嗟曰民命汔絕若之何其夜則露宿神廟移牒主者請焚身以答天譴迄弗應六月十六夜出齋宿見列炬數行最後

一神狀甚怪呼問迎者誰何答曰龍王也余因思吾鄉旱父老必請於龍率子弟羅拜潭所潭去城或百里而遥或五六十里而遥然弗敢憚潭居山脊間險峻斗絕然無水拜已畢里人汲水投之見有物蜿蜿而至或魚或蛇父老以銅盆置水中躍而入則歡呼迎至寺院復列拜每夜梁上爆爆有光如是者數日必得雨而此間既無高山險奥之地爲羣龍所棲息竊意是曰龍王必得臣妾巨靈咁嗟風雨因歘禱於神曰若能降雨雨我畿當爲神立廟越十九日果得雨雖後復旱而罔救

人因旱修救禱於茲神澍雨昭應未必非畿民萬世之利也後之君子幸知所瞻仰云

碑銘

重修孔廟碑

夫人與物相區胡爲也哉南北貿亂則道德屏之擲埴索途則仁義杖之剃其灌莽升於夷庚六經昭昭若雙丸然震動於人心者迄未泳也食飯而弗味御狐貉而忘溫我田我宅則慕之謀吾宰吾廬則擇之匠其視饗窖之崩剞圮倣不一過其心此其人自視何等然而

食息義履翱翔天下不爲怪恥夫何故直以玆事體慊而勤非世俗所宜爲而以爲之者比於焚景結風單費歲時鞅弭手足厥功殆而不究也是以第第相付前人曰第忍之後人復然其俸錢所入則廣交遊飾廚傳賈聲譽得最報可刺邦而來跳身而去率以爲常苟自人發難首事不爲悝怯繼繼承承嗣服宏烈豈非道化所蒸瑤光所會載誕異人翼衛靈址者哉放鄞學始於元至大二年而成於皇慶二年其開一修於阮申之再修於許具瞻又修於宋和卿合明永樂十三年知郡事魏

宗修葺凡四此其人皆具異等能不以傳遞視其位故流聲載乘榮華至今然方是時物熾而豐庀材鳩工稍簡帖之遂登乃職逮至王侯莅始之末年國家多故刓敝干戈行齋居送蠲然煩費矣又閱三祀而林侯惠來時余亦濫典一州值功令峻急裁汰抽練諸餉惴惴慮不贍遑事其他迴憶向日對同志作騶語曰余若得當也余歸門婁見宏敞壯麗非復昔觀喟然太息曰嗟乎必新建之毋使人謂吾輩受祖禰反出浮屠下今若徵信斯言駟駉可追使余非父母邦興林侯易身處未知頫隗何所然林侯且歎王侯之能經始也已又進士子

而問之曰誰主給是哉諸君子則告之故曰王師以義聲激呼波蕩雲亙當時執簿勸輸如某某輩凡十八人董統者爲某某凡四人慮材量工悉心計者爲徐某一人勸而輸者上自縉紳下迄姓族諸君子亦蒙惡聲然卒不憚者守道正秉志篤也侯於是復嘉諸君子能申意感物也諸君子於是復進曰若之何其往時以王侯之命臨以先師之靈猶慮中格今歲比不登民艱食甚執簿到門雖親暱將墳闔避之即曩歲所書子者半不子者半質責索償怨讟四起厥基礎崩頹瞬而弗飭敗必

甚前且也兩廡未立先賢姓氏駢墳井仆狀若積薪每上辛致祭門夫以竹具曝而出已則復之慢神孰甚侯曰是誠在我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未飭者緒之蓋瓦級磚之未葺者墾之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新之廡則已立仆則已起侯以儉歲創此鉅功者則皆侯捐助之力也余歸門婁見宏敞壯麗非復昔觀喟然太息曰嗟乎侯度越余不啻百尋矣方事初起時余與水功調明諸同志意氣雷動勞不乘暑不蓋風雨不避厥艱萬狀謂不日可成卒歷兩賢侯焦心極慮僅而後勝假設林侯設

畸兒立難端謝省曩賢移過來者以茲事非我所能爲其餘閭岸少年佔侵偸侏豫立不然之辭爭進曲反之說又將羣起揶揄之吾輩則更何恃且侯天資淑粹人也舉事稍不便於民如灼肌燎髮止不終日其捐金也能盡也微林子言余固溯洄及之今得覩家乘曠然復面小子獨弗聞之古之宰邑者父事幾人兄事幾人乎斯人若在固不當僅締縞紵交今小子生晚哲人萎逝弗克卽覿若以一言壽之貞珉使天下咸自勉於善小子亦得通寤寐於青楸白露之閒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小子未之思乎余退而跋踖者數日不獲已因爲

速速靡數然猶自恕曰才不逮彼夫履貴盛處藩衍力大才奢於事蔑不濟獨於此則慙曰非我輩所能爲及他人爲之又掩口睥睨撓其成而幸其敗其視我侯醜面罔極則不知若輩所以自恕者何也

林閬然先生墓誌銘

余宦吳數載見習俗巧僞矜懻滋起民走死如鶩視刑憲若臥具寢處不厭雖以禮教防之流不可砥每退見老父未嘗不歎息於世之季也孔子曰無欲而好仁無欲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誠哉乎言老父則叱之起曰小子毋妄言汝獨不見林子景炤之爲人乎事親孝交友義鄉有大事必仗之余嘗欲以林子爲杓指匡飭多士而林子彌自下且縷述其尊人之德拉嗚嗚不能盡也微林子言余固溯洄及之今得覩家乘曠然復面小子獨弗聞之古之宰邑者父事幾人兄事幾人乎斯人若在固不當僅締縞紵交今小子生晚哲人萎逝弗克卽覿若以一言壽之貞珉使天下咸自勉於善小子亦得通寤寐於青楸白露之閒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小子未之思乎余退而跋踖者數日不獲已因爲

誌其大概云按狀公諱某字某閬然其別號也生而淵嫕少博習經史弱冠補弟子員以公贈才豐德使得昂首驤步表見所長挽滌哲波蹴蹋無邸必將有肅然改觀者然而蒺藜盈室荃蘭屏處公固無如天何也公旣已不得志優游庠序五十餘年愈敦厲德讎曰遇不遇命也弗可爭閒古之君子修身迪德始自弁卯迄於台背未嘗閒風雨晦明若之何其違天以自戮也且使縱欲敗度詭遇弋獲一旦時有因而喪金鏡毀玉尺樹棘明庭棲鳥深室有識者弗爲也以故生平洞朗昭晳

無事不可對人言者公以方正律身以剛直待物片言之善微而必錄秋毫之惡穆乎若洫雖古陳太邱王彥方諸君子何以加焉夫叔季喪訛雲雨翻覆雖其父子兄弟間怵乎有戕心至於親戚故舊無事則言語煦煦誓生死不相背負及遇小利害妒其成而幸其敗或陽爲可憐之色及其反也從而下之石視公所爲懃懃懇懇愉樂而恤陵夷相去竟何如哉公之先大父雲壑公娶海城蔣氏繼娶城西虞氏公周旋先後咸得歡心閭里以篤孝稱焉時邑父母沈公欲借公以重鄉飲公

力辭 起嗟乎使公遲仙遊數年獲見聖天子孝弟力田之舉必將文章辟公者區區養老何足辭而公辭之堅若此者想亦見近世鄉飲不古市井駔駿兒苟財勢足以走令長結邑子心慮無不戴冠高座與縉紳先生于于升降公之不與賓筵其爲賓筵重也久矣公配某氏與公比德無間稱良偶公生死期日及公之子姓某某詳略如狀皆麟麟振振俟時而起所謂盛德之後必有達者今將見之矣遂繫之以銘銘曰

石磊落兮山崔嵬泉湜潔兮水瀠洄中有眞人兮抱德

以來匪璞弗寶兮匪良弗栽忠信爲仗兮仁義爲荄人稱孝友兮淳乎未孩樂人之樂熙熙兮如登春臺憂人之憂懇懇乎如登高而去梯旁皇瞻顧長太息以徘徊吁嗟公雖不得志於時兮芳名與天地而胥該鏘斯詞於佳室豈與閭巷輕薄之子等泯滅於蒿萊繼繼承承兮浩浩皚皚厥子厥孫兮丕顯哉

壽序

陳寅如先生七十序

爰自渾龐厥有三族統帥陰陽斟酌仁義克登其職上

帝嘉之嘗曰非此三族吾不壽矣三族者何曰相曰將曰醫或難之曰嘗聞不爲良相則爲良醫此二子者咸能宣導天和昭遂庶品帝實賴焉用克永世若乃將者腰金衽革志懷搏擊膺之者傷見之者賊故曰兵莫慘於志鎮邪爲下又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若之何其竝以相列也余應之曰子知生之爲生乎若以生爲生是干羽可以廢斧鉞粱肉可以代礦石也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兵於位爲金金失其位土不宣疏木不鬱茂子亡其母寇張之弧其在人身則清氣不流必有水涸木強

土滿火炎之疾怪氣僨盈陰血周作於斯時也雖有良
相弗能爲治雖有良醫投石而起故相有剛毅英果迅
掃霧霾而登之光明醫亦有剖腹滌腸攻抉邪翳而復
歸於和平故此二者相參爲功以殺衛生以酬肩其
大致也我友宴如先生以勳胄襲封用軍功顯位亞元
戎建閫於寧之舟山島故事軍行海上樵海敝鮮供貴
人鼎俎士卒多離次自便寇至爭舟舟中掬指往往坐
是一日軍政以例請公卻之撤汎歸嘗空手來見時備
兵使者洪亨九雅相器重坐鎭數年海波不洴公之乃

也晚年乞休益明習岐黃相厥五行以奠五臟時用烏
喙俾佐參苓雖華陀復生何以加茲然則公所不足者
獨相耳而推其福應已足包牟天地拱揖山岳詩曰眉
壽無有害則一時之頌又曰以介眉壽則一家之頌豈
如公所至輒樹聲名謳吟者以千萬人戶祝者且千百
世哉余最沐公厚恩私心維度何以贈之維以千萬人
之謳吟爲謳吟千百世之戶祝爲戶祝如是而已書曰
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敢援人事用卜天符

孫念翁六十序

今賦頌之家華而鮮實競規擬音影況引虛誕毀堂構
而飾蓬島退菽粟而曜丹砂使天下人不睹盈德之形
容不睹天人之符應其幻者則求之齒髮肢爪之間其
質者又不考鏡源本聞古之至人壽祓天地斂軼冥靈
則嘗之幺幺玄玄之列系弗敢綴余以爲儒者謨德道
情歸於弗僭而已盡常論之疇者天地沖和之氣也昊
蒼之上豈眞扃鐍神氣鈐鍵英華令蠢蠢之族鰥他途
叩閽而後得之哉其此日月其此水火或豐焉或嗇焉
則固其人之自有以取之也以余所聞念翁孫太天賓

醇龐性行淑均居鄉里聞未嘗以藝言鬼德取戾於時
及長郎令修以高第起家念彌自下勤施樂善早夜屑
屑寒暑勤勤惟恐不及譬襟雲缶雨濶槁蘇枯物靡不
若嘗與里中善士結社放生見游泳藪澤唼喋菱藻至
性往通獸情來會歲適大祲爲節衣縮口以贍貧乏又
與其鄉之君子如張受先輩踵跡同善創起義風盡散
積微功用斯鉅母姨之女幼孤淪落失偶則爲親擇厥
配靡憾卽安鄰里爭訟爲爭以情各解釋去論者比之
陳太邱焉斯固已迓休有基禔福無外者矣而令修復

廣義方之明訓流愷澤之渥恩豺狼去郊嬰兒乳圄八閩之人莫不本情發謳呼天致媚繇此言之推今以往暨於大千相厚寧有量哉夫天人一揆理數同貫貴盛之家驕奢淫佚奔往不返富貴壽考如嚼酪漿儲待有限而吾翁儉以居身溥以惠物神凝於淵氣萌於泉則不知穆穆之表所爲登降揖讓酬酢盤旋繽紛回互若是者未知其凡幾也然則蓬萊丹竈亦卽吾翁方寸間又奚他求哉小子忝與令修同譜沐浴旣久聞見斯眞敢爲質言其概如此

紀明汝六十序

古者獨行之士持身如幅循思以畔其涉世也先質而後文榮春而晦秋豈以是求媚於天哉道不可以已也且夫天之於人瞻瀉耳寒者猶寒暑者猶暑晦者猶晦朔者猶朔方冬而畏火冰不足以呵之今必謂天紆迴其氣以私善人其說固可以勸然一或不驗則將使惡少兒豎睨天而嘻故君子黽勉敦而倚道吾鄉紀明汝先生則今之所謂知道者也少時讀書爲弟子員通敏世務不拘章句以二人故稍

爲得者哉暨子若訥先生壻也思所以壽先生與人子等又與余爲內兄弟聞日爲余言先生平日如是如是窺其深意似將綜述美況別構丹思方技怪迂之言固可以略而弗講也余故稱其得全於天者以壽之

文

誓詞補

惟崇禎十二年元旦之吉直隸蘇州府太倉州知州錢肅樂謹鐫乃心用設誓詞於本州城隍神之前曰肅樂叨隸農土已越一載庭蕪茂而鼷鼠弄人圖扉冤而青

燐泣影前讒莫見後賊罔知罪積如山謗流成海而肅樂乃泄泄然安未火之薪忽突焚之棟古人有言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又曰人誰無過苦不自知今肅樂翻然更始而病耗其神枯城乏青青之髯任踰其量眾口非嗛嗛之懷然其所不能者嗜欲昏其靈竇其所能者親友移其旦氣鑒不在遠悔曷可追自今以往若猶任親戚之分榮不恤地方之後咎則肅樂今年三十有三妻三十長男五歲次男二歲願一時殄滅以彰顯戮如或不然則願世世子孫生男為奴生女為妾踣其姓氏為

戒殺文

將來戒煌煌明神其赦聽之據乾坤正氣集補

原夫人物雖殊貪生則一殺彼生命快我饞口甘未刹那已成臭穢我甘雖過彼冤不空彼冤日號我業斯積墜乎親朋相聚命酒為歡一菜一藷儘可觴詠而乃廣行屠宰恣其啖噬假人延入於囹圄之中招飲於市曹之所左右皆冤號之聲前後皆刑戮之具能復下箸否將以鼎俎無聲現前無報肆情任欲長此安窮豈知不號而聲者口於鐘鼓遲久而報者毒於刀兵然則飲客殺生明是召冤魂使酬酢書惡牒為持贈靜言思之可弗怖哉余家持戒十年恐親朋過從遊客往來未能悉知雖復屏箸輟羞吁嗟何及敢梓數言先期布告庶共遊仁風毋發殺機云爾

告情文

蓋聞報施之道若張弓然一往一來閒不容髮者也若乃食進王孫燭分鄰女一壺享千金之價片言增九鼎之榮當斯時也捐頂踵而非有況環葦以自將故乃宦遊所至轂擊肩摩煙霏雨集有舉觴血以厭親朋之欲不禁揣測衡纊之間較量寒暄之際有交懽卿相而布衣叢異日之怨階有結好新知而舊交發行野之悲歎緜是狥情散法市德賣聲財物填壑而莫恤文書盈几而不顧將為輿援焉故人人得其歡心處處慮其失節也今肅樂自六歲喪母以至弱冠之年惸惸孑立形影相弔墜而秋帚夫足喻其飄搖喪狥藩羊庶幾肰其顛躓寒氈欲嚙熱血為枯斯時阮途空慟范叔誰憐視彼富人顏色重於黃金咳唾珍其珠玉久安望有一斗一

錢之惠寸絲尺帛之遺哉幸賴天地仁德不遺幽陋涸鱗有遊海之期散木非溝中之斷雖幸得成進士授劇邑而初心慮以榮隱末路憂其福亡不料親戚友朋翩然至止夫以前言之則既無木瓜之贈而望瓊琚之報繇後言之則既甘作抱關之夫何勞煩賜朱文之軫況偉才詰彥巧用委蛇別尋名目既獲鄉曲之譽終鮮詬詈之加而樂範我馳驅猶慮傾步若其詭道寧不僨轅又御物應變各有所長情理兩宜從容不累而樂少成木強之性長失韋佩之學每當情面同容對人則言辭

蹇吃獨處則魂夢驚悸爲親友故以短益短以病增病抑何忍也且樂撫躬自思失職之罪知不待三視薩之人誰能待五餘生無幾一官何戀豈敢禁絕遊蹤妄希名譽亦謂使樂無逆天背理之事無欺心負國之爲則今日去官布衣餘樂今日入地夜臺含笑矣謹布衷言幸賜詳察崇禎十二年正月日具

祈雨疏文 補

蓋聞司土所持者嚴必因重災以威失職上帝所全者大豈因譴吏而奪民生亟伏經勳賜三千之積庾專遞

穹鑒延萬函於頻危薪臥西京刻期午漸茲暑日序已愆於之望詎今歲亢自杪春倬彼驕陽迄茲畏景苗不敢於廣陌移時罕潤直虞焦土盡殺其遺秧不耕而穫未之聞也訛化功猶廢乎插時即日成栽已恐殘絕食而生其可幾乎轉念絕無之徵當非居下之咎自反勤民一念妄矜竭盡五官乃前驅蝗而境避禱旱而車隨猶可隨稽其奉職胡今者祝龍而雲歸舞羊而蜺現實難姑解於曠土然而罪若未深應許較衡功過即

使愆成莫追但宜殃及身名於萬姓乎何尤使一方其胥溺又或災生民社原不繫乎司牧之貞汗豈其徊篤褰帷未足挽乎偏槍之否泰上下互相攻責日夕終仰滂沱維繹奧典於法華能顯大乘以沛澤爰嚴表率集眾宣揚所有造之慈悲格無私之覆載迅彰響應立予斡旋無論罪在官罪在民總以肅樂一身擔持但冀重吾國重吾君毋使名區一時仰咂天雨龍雨冀並注於即農雲行雷行必足沾於徧野焦枯可植信經力之宏深顯越旋雖仰帝心之廣大若其今悃之猶陽惟奉罪

躬而願狹勢竝情窮誠宜霖格蕭樂臨疏可勝戴粟爲民請命之至時崇禎十四年六月據乾坤正氣集補

一命浮圖會册勸詞補

日爲萬民請命天聽彌高炎威彌酷咎在吏乎抑在民也降殃弗明遂至此耶效西京之新臥措變社之危詞應挽恆陽終微急需然而殘苗得植子遺或耐秋風封粟騰沽胥溺方驕暑日廣施平糶憂荒政之有窮孤見寡聞憫隱黎之無告且一人而總持萬靈之命法取無偏倘萬眾而各存一活之誠恩斯不漏吾鄉舊事實獲有一百四旬今從小暑遲乎重陽屈指止得四明三晦全活一命總鬱錢粟儻須二緡有奇積德千秋定卜報酬詎啻九疇大備哀於乍見必矢速護殘生力可廣延不妨擴行宏願匡拙更之不逮格上帝之無私豈曰藐勳用伸敦勸據乾坤正氣集補

條例

一領單倡募者須即於五六日內勤行勸發慎勿遲緩以稽善緣繳册須及時如式勿煩勤始怠終之弊

一册到願與者直注某認救一命其不願者聽

一有志存多命而力又足副之者聽得雜舉家眾姓名入占一命既可廣仁又不違例

一力不足者許以二人朋占一命

一經認之後須訪查確實必得眞實無告束手待斃者而後可以當之無或忽略受欺虛此善願

一每十日給米五升錢一百文自六月初旬起至九月盡止

一每遇異鄉流落枵腹露居旦夕就斃者更當設處空屋半間俾得容身棲息儻家無餘屋者或於大寺觀公所覓一無礙隙地使暫棲止

一注認之後領册倡募者每十日一傳單催詢以防冗忘

一至九月望日領單倡募者傳册徵填名眾將所救

飢民姓名悉繳某處於九月終旬擇吉啓建回向
道場請僧六眾誦蓮華經六部具疏白佛條列振
主及飢民姓名集眾拈香設齋圓滿以鼓善緣其
齋誦等費首事獨承不煩眾舉
一有心舉斯曾而力不能從者聽認察舉眞實飢民
冊中即注某認察舉自一名以至三名苟不欺混
與振同功回向疏中一併申白
一此舉費少功大願相與踴躍從事約計米六斗錢
一千二百文便可全活一命倡募姓名領單倡募

共募救飢民認察舉飢民者開記某人察舉及所
舉飢民姓名列於後幅
察舉飢戶冊式
上書振主姓名中書認救一命下書飢戶姓名及啓
振日月

契家後學全祖望編次
縣後學張壽鏞校補

正氣堂集五
樂府
海鴗行三章
天晥晥鬼斧刻眾星落巉巖一星突兀不肯服旁行匿
行作天眼
呼春春不回霜雪盈我鬢舊時相識人俟忽變蠃虺高
岡有鳥字曰鳳海鴗海鴗與爾歸去來
精衛塡東海中心豈不苦精衛飛來復飛去滄海知爾
心勸爾此行惜毛羽
西烏夜飛補
客行動遠懷烏飛渺何去寒色迴蒼蒼月照西陵樹
柳臣萍鄉社詩選補
四言
壽吳伯寅七旬初度二章
洩雲在嶺納氣於龕曜靈孕光咸池斯浴天地迴環以

守靈璞捌伊人斯而弗似續槃爾晝曦竇之夜燭荒爾
玉庭構其雲屋啖松柏脂求神仙錄公聞大笑朝菌晦
朔公之先人飛翔鸑鷟公之子姓森挺蘭玉公之腹笥
經史旁薄辭豐弗居施欲最足公乃泰然與心休沐紀
曆維山獻花維鹿
匪直也名理至則形公於處世不雕其生公於待物不
竭其情爲鄉三老爲國五更窘神者辱積精斯榮內意
爲將外身爲城將嚴令一城其憂爲傾冥心叩叩如聞天
聲敕公大年與福爲兄古之至人崆峒廣成得是道也

且爲前旌

勗柴集勳嗣君式穀二章

我行其野維黍油油賴栗載詠既有其秋弗耘弗耔以
遨以遊維草斯竊伊禽之羞人謀弗臧天則曷仇
我贍於山有木離離水土沃澤雨露潤滋既大乃幹亦
豐而枝不搖不琢培斯植斯棟梁之望庶其企而

贗志

嗟余不造與窮爲宅衣結修容履穿覩迹見富貴人朱
門赫奕傴僂循牆乃徐有適幸賴長者時相誚謫胡勿
跂予奮迅六翮胡甘卑棲自使局脊予謂之然厲心芸
籍今也皇哉得被康澤祖德所貽寧忍遽擲顧子寡昧
終鮮扶掖識疲照遠神乖應劇何以委蛇無玷宗祏何
以亢直毋負廉潔喟然言志庶踈愚魄

五言古

詠史十三首 并序

上古之世詩卽爲史及詩亡春秋作而詩史遂判
二流矣史以講厥立體詩以婉曲樹義然於以發
揚往烈扶助幽美激勸後人風厲來者其道一也

余不敏而爲吏偶以暇日讀史有得聊綴微旨遂
成歌詠或疑當今十室九空憂方不測長吏不先
人急而用微文自娛焉適於治不知古之爲詩者
采輯風謠獻之天子以知其民俗之貞淫好惡而
其長吏政治之得失繁簡又可知也隔閡千載斯
事遂廢毋怪乎以詩爲騷人墨客之孤徑矣昔七
子賦詩皆取裁前旨用抒心寄然其人之善敗與
其受之吉凶皆卒驗焉予旣無以發明詩史式訓
末俗徒以考鏡得失之意託於七子言詩之志庶

山鼠林猿聞其聲者可以知所感矣

茂陵有長者文學雄海隅初辭鄧氏命終上廣成模後
隊列歌舞前堂授生徒入座草詔書刓喉惜據圖榮華
會有盡名節委泥塗一念不慎旃萬古爲悲夫

外戚傾漢祚舉朝若聾瞽盡爲子孫謀恐觸王氏怒帝
之親信臣造第通肺腑一言而喪邦誤國緜宰輔朱雲
發狂憤借劍誅逆虜斧鉞拜聖恩龍逢遊下士折檻旌
直臣何不殺張禹

員臣方貪賤負薪常苦飢行吟過道中其妻恥相依不

學鴻鵠貞戢翼雙飛飛遨遊雒陽道奏對吐珠璣拜爲

會稽守四牡行騑騑騶騎前呼來左右生光輝故妻止

道傍含淚徒噓欷感君山間意後乘載與歸

嫈倚事武帝持論多不根玄宗柱下史放學淳于髡豈
爲長安米來遊金馬門辟載止淫會裁書阻遊園惠文
今寂寞俳優直道存古來尚諷諫神仙何足論

昔有嵇中散含眞味道腴玩世同匏狗遺形等敝襦自
然龍鳳質故作山澤癯洗沐慙有待鍛鍊不爲劬求仙
止得癖養生適喪軀援琴顧日影悲風起城隅長松薤

遊處曾奏廣陵無

三國事爭戰羣策定雄雌武侯臥隆中淡然無所爲先
主一枉駕許身事驅馳遂建三分業不出隆中期涕泣
再上表祁山六出師功業雖不成天下皆壯之寂寥千
載後茫茫漢水悲

天子好文學長卿賦上林天子好封禪長卿有遺音臨
死更何求不獻規與箴試讀封禪書何如白頭吟

晉武既云逝禍亂生中閨朝政繇賈氏玉座委癡兒有
位思鑪鑰飢民食肉糜君臣盡如此天意那可爲會見

塵埃裏雒陽銅狄悲

清泉何瀾瀾白石何齒齒人跡所不到中以藏處士昔
者嚴子陵披裘入齊市漢武徵故人坦腹同臥起今夕
慰平生明朝勞太史客星豈久居翩然辭帝子遂歸富
春山垂釣從此始

始皇陵下石狐兎爲穴窟昔年事穿冶辛苦驪山卒樹
草象山川冶金爲宮闕豈料牧豎焚火隨咸陽發南山
未云固何勞奉枯骨

火盛蛾之招翩然來相期隱侯博學子仕齊官不卑貪

立定策功垂老甘爲之足躡尙書履寧懷家令時流涕
覆危酒府席悲妓師此業已湮天千劫不可廢稽首白
上聖赤章將誰欺君子愼名節無勞仗佛慈
越國有好女浣紗溪水頭一自進吳國粉黛難與儔初
從馳馬埒終上采蓮舟臣自波濤泣君忘麋鹿遊夫差
輕社稷於妾亦何尤
君王自玆去銅雀何崔嵬雄心圖篡漢白日忽西摧欲
將未了緣續向銅雀臺朔望奏伎樂憙帳誰爲開若令
壯士在魂魄應歸來

舟行十九首 并序

十九首者偶然而十九首耳意有所感感盡則止
以十九首終焉故名之曰十九首也時維舟矣塵
慮逝清虛生覺水石禽魚盡供片晌受用又如夢
厭之人方見鬼王獄卒獰猙萬狀中心悸悸如欲
狂又一境焉天日清空林木暢茂滌茶鍇以煮茗
拂素几而談玄雖等夢乎然而以爲樂矣詩中多
序胸中菀積或時多孤憤語非世俗所宜也然余
不敢以告夢中人而私以俟諸醒者若乃先哲徽

音後人所則謙讓不遑如聞諱忌而名篇之義偶
符於古是則余罪也夫
昔日登高處今朝問渡時茅屋數間在綠楊兩地垂行
人各有意不知忙爲誰去去莫復問行行心自悲
越王行樂處臺榭非當時明心照空樓寒鴉鳴故枝往
事誠可傷未知來者誰盛衰與消息天道有常期安知
百世後不仍鞏與池前後總不見歎息徒爾爲
舟中何所見新苗長油油農夫勤耕穫乃亦自有秋豚
蹄向天祝勿生蝗與蝥縣官徵糧急勿得具乾餱稽首

更祝天詔書下九州明年減租稅寢食恆無憂
飛蟲問天地我命在何時扶搖出汗漭敢與雲霄期忽
然投羅網羽翼不自持顧瞻華堂內芬芳盈羅帷眾夫
欣有託我獨爲孤羈微聞相慰勞聲響細如絲大恩終
浩蕩胡不救汝爲願得歸去來延頸望慈悲
局脊屢命促胡不學神仙神仙在雲關有時居市廛終
知四大假胡爲徒憂煎肝膂不自我蟲鼠聽於天解脫
形象外山林在目前太華三百丈可以遊其巔滄海三
萬頃可以飲其泉眾緣不敢犯泰宇靜以玄歸來復歸

來逍遙以永年
天地語飛蠛疏翼前聽詞蟻城尚羽獵人馬紛驅馳異
蜂被五采猶以鸞鳳嗽汝於諸類中算數所不貴飄風
吹汝來得窺君玉墀卽投羅網內不謂今無時苦樂朝
暮閒問天將笑爲但戒後來者出門愼所之
問此扁舟內胡然而有我明月滿前洲林閒笑聲瑳獨
有失路人愁雲橫窗鎖明日問舟子此處阿誰坐我識
縹緲峯未知峯幾朵欲乘風便去足下其許可
扁舟對我言予行不遇時昨日貴遊子泛舟挾麗姬臨
是貪豈必錢與楮庭空鶴自眠夜半棄還煮相期友玄
同上與雲霞侶

風一搦管斗酒百篇詩文史供宕佚山川窮指麾不意
載達官戚戚靡所施予舟厭酒肉恐見山靈嗤行當送
君返剡尋輕薄兒
有鳥羣飛飛飛飛集何處不潦畫棟梁不羨玉堂署試
看呢喃燕台泥下沮洳雖得主人憐還將弱羽去春秋
能幾時離剡一何遽相期歸舊棲毋勞弋人慮一枝巢
鶺鴒風雨亦見恕歸哉以歸哉莫爲情猶豫
河水清且漣舟行如鏡裏推窗看洲崎挽流滌其齒芳
草綠前汀沙禽戲水浴吾欲垂釣竿釣此尺半鯉但恐
從吏來不得長如此
浮雲東南來悠揚若飛絮又如學道人靜寂了無慮忽
遇疾風起翠小相攜據日月無光輝中坐失七箸須臾
旋解散歸向岫中去吾欲鑒石根看此雲生處
皇天分四時春秋曰代序春何不名寒秋何不名暑乃
知調劑功專在無名處如何入仕途皎皎判爾汝將金
買璞歸未識玉與鼠況乃盛名下造物亦不許貪名亦
傳遒來軍吏擁行騶道旁歎嘖嘖驚怪問所繇歸來教
子弟勿復事書囚
呼口與心語我今與汝謀如何見簿書便有萬斛愁如
何當跪拜仰面愧且羞枕書夢襲皇散髮懷山邱此意
作吏行與鸞鳳儔長老色斯怒胡爲耽優游不念耕田
苦惟思海上鷗東家作吏歸翡翠滿高樓皆言作吏好

頭白不肯休汝今聞斯言竟謝作吏不
心復與我語我非甘窮處年歲日以促道路修且阻豈
必菊可食豈必芝可茹三十未聞道頭顱已如許庶幾
息物役來與靈荃侶鵬鳥病長沙蒭蘭弔湘渚天地甚
曠蕩奚爲獨延佇我願學太玄不辭隸與圉世迷莫復
傾松風共耳語
舉世盡皮相誰知鳥雌雄大雅不復作蛙聲賤黃鐘絺
綌自適用奈此淒以風貴途譽所集下流謗易叢仲尼
雖布衣萬世以爲功顏子居陋巷美於紱冕宮牛馬棄
人世雞犬貴雲中人情自楚越物名無一鴻揚雄猶執
戟董賢且三公端策問詹尹我將何去從
朝遊鬬鬧中暮宿扁舟裏明鐙雙熒熒四面歌吹起借
問歌者誰云是遊俠子聽之不能寐呼船使相倚泠泠
諧宮商激激變清徵聲音入微妙天地寄一指萬慮澄
心魂了然悟無始月光猶抱林星影下矚水夜闌聽已
足君其歸去矣
巢居能知風穴處能知雨豈繇二蟲慧得窺神靈府上
帝弘慈悲意智爲棟宇授以防患術下民莫予侮巧者
或以敗拙者或以補日月老騏驥天地籠鸚鵡衒美以
自矜達觀所不取
春風鳴樹枝好鳥聲相呼清淺出素鯉晴空下雙鳧高
人坐磐石蹋足懷康衢聲音能感人不以貴賤殊靈蠢
各有託況此七尺軀登高每狂叫非是悲窮途漆園寓
言在鍾子將毋無寄聲任寥廓吾將安歸乎
紅葉
九月秋氣深枝頭紅葉好愛此芳菲節入山恐不早芳
菲未幾時搖落夕陽道昔日姑蘇臺今日悲蔓草昔日
金谷園明月照秋潦榮華翻掌閒誰將問蒼昊寵利不
可居盛顏乃速槁兼歎日及華紛然傷懷抱
感懷
時節不假易秋風鳴前楹幽坐感物化見此百念驚我
生本如寄胡爲勤遠征史册混是非賢愚誰者明同歸
一抔土墓木無枯榮縱令壽百年不足了所營明知歲
月短顛倒裨塵纓譬如病酒者云以酒解醒遂令日日
醉舉坐難獨醒渾沌鑿已破天地苦有情我欲屏思慮
活然遊太清

比干心
天地正直氣搏此忠孝心精神藏幽室挺拔凌羣陰高
者出雲漢卑之隨飛沈刀鋸徒肆虐形象終難尋

王蠋頭
齊亡有義士乃在田野閒頭顱扶故主血氣歸河山淡
泊堅氣節富貴增其頑誰知枯枝上萬古留生顏

睢陽齒
天道知安是人倫識所歸一身扶大義百戰抵重圍血
濺山川恨聲聞將吏晞試看齦齶上千古勒光輝

霽雲指
南八何爲爾倉皇走賀蘭吾儕已無食爾輩敢偷安忼
慨斷吾指淋漓借客看至今颯影上日落箭鋒寒

子胥眼
浩氣還天地精光依斗辰君心戀西子臣目儆東鄰不
向浮江沒常隨繞電瞋縑知忠誠結孔竅全吾眞

彭澤腰
不愛五斗米何爲爲飢驅乞食適吾性求祿鞅我軀豈
惟小挫折將有大譴誅故曰全其天古之彭澤夫

無題四首
攜手陟崇岡星辰攝吾掌從此登天門猶若枕席上厲
志歸玄闕鍊神依仙黨草木色紺碧宮闕光鏐鑾麟鳳
爲我脯釣天爲我饗此地堪久居勿作塵世想寄語塵
世人榮華等草莽毋待年歲宴撫鏡徒悅慷

攜手陟崇岡浮雲屢迴薄少坐須臾閒下觀萬物廓得
意自適爾風吹捲寒籜禹稷何所憂孔顏何所樂乃知
學道者境界皆假託悟彼輪扁言丹經亦糟粕勿如淮
南王賓人戀榮魄謫居守廁宮長爲後世噱

攜手陟崇岡秋聲戰金鐵日月能幾何形骸久而恭昔
聞倉庚鳴又聽子規舌昔歎河水枯又悲井火滅盛衰
天地中自爲寒暑節云胡得勢人視人如蠛蠓豈知硃
硃死名位不可袵公然七尺軀特爲蠻蟻設塞鴈鳴啾
啾霜風悲淅淅願學陶隱君白雲自怡悅

攜手陟崇岡不知心所謂忽憶混沌初孕胎胡太費柔
佞種凩根于今遂波沸何不剪其條快觀磊落氣上世
容狂直中古多忌諱遂令脂韋態浸淫入腸胃荃蘭被
幽縈蕭艾爭臭味觸邪競隱屏指佞事凡卉稽首謁杜

公太乙者最貴虎豹方當關蒼蒼知耶未

鏡語

我有一寶鏡拂拭無纖塵雕鏤成鳳采凝識如有神寶之不敢試留以待美人美人理素妝皓手宛如銀斂愁鎖遠黛擬笑生陽春忽然美人去無端懷怨嗔我欲問明鏡體中胡有人向者我所見爲假復爲眞鏡言本非有有有者是眞因鏡言本非無無者有之鄰有無無有閒於此悟主賓懷鏡不敢照妙理空中陳

月規

當軒一輪月湛湛若秋水光散萬山頭魄沈萬川裏草木攝其英魚龍吞其髓自以私所欲各謂去天咫豈知太虛中終古無偏倚世人競目論意見紛相擬廣寒夜自涼蟾蜍靈不死遂於清虛體橫爾生痕痕蒼天猶不免況乃好修子提心濯冰壺內景亦如此勿作明月□水天同一視

初春與王水功王書陸周明宇燦同登城南震雲樓

春早寄寒枝日媚生羣動草木本無知暄涼勞迎送莫

羨世如春早悟身是夢鴛鳳亦有黨蒲蘭自成訟谷風子與汝息壤盟未凍結秧窮高巔縱步犯枯蒔揩畫形勝處排天構雲棟矗矗山川環鱗鱗瓦脊芃千里若比鄰百巖遞作供持論嗤金虵寄想懷玉蝀好音來睨睆餘暉競摩弄風塵天外來長安白日擁是處即冰山誰人守鐵甕願貞金石心吾道歲寒重

鏡卜

懷鏡出門去人跡斷蓬徑迴邐入城市秉心各喧競世亂饑饉多貧兒常臥病旣憂盜賊紛新添豺虎橫以茲

早杜門風雨泣空帷小家廢晨夕大家罷歡慶婦姑相勃窣村巷少遊誄其餘勇健兒嗔目語時政風鶴西北驚歡然輕性命細人徼嘉語掩面不忍聽安得好音來入耳作休證懷鏡重儋佪憂心徒怲怲

陳默公以異孝致甘露祥烏之瑞客有徵詩爲賀

聊賦短章

昊天降百靈皮毛皆假借紛綸方寸中忠孝之窟宅其化爲文章或凝作金石悲彼末世人邈邈度阡陌咨頭過於身翠眉髮皤聲名翼四方交遊盛履舄門閭羅

光輝池臺闢芳澤一逢國步艱翩然而作客豈知朝露
零梟鳥啼墓棘磔磔泉下人含羞掩七尺默然獨反而
領袖作方伯丹府幾荒無公手巨斧閟秉孝作忠基實
抱勿與易如彼富家兒屈戍鎖金帛公之先大夫聞命
事征驛蕭索庭樹摧冷落湖影隻公聞泣如雨捐生覓
枯魄時當狼煙警咫步千里隔市聞虎豹嘷晝見鼷鼬
跡瘡處鋒刃中安之若枕席抱樹王哀哀吹篪子胥阨
皇矣鑒茲誠嘉樹下靈疲白烏繞其閭飛鳴聲嘖嘖誰
言天載遒相去不以尺誰言羽族頑相依猶拊膈公方

低徊思斯理疑格格寶甕貯丹漿玉扈集蘭疱上古神
怪書未足相刻畫余言公精誠血淚漬巾幘乘風飄飄
墮著樹成紺碧安知亡者魂不化沖天翮幻作蝴蝶飛
逍遙歸宗祏是宜爲歌詩千古光史册吁嗟公數奇劍
氣時霸霸世事如亂麻邊鄙競巾幗公心可結天世人
胡莫莫有日排洪流書如巨靈擘

感恩詩

有鳥困蓬蘿飛鳴止坐隅其鳴哀以悲似訴衷區區野
田無鴈糧涸水無奴魚羽翮不自主卒卒爲飢驅感君
意氣重矜此微物軀沐以蘭蕙湯蒙以珠玉襦非惟全
我命且復憐其愚媿無雙環玉可以結相思秋風日以
迫道路阻且紆常恐霜雪零不得少斯須飛鳴復飛鳴
後會將安知

與柴集勳話別

歲之庚辰秋選材於鄧林維時得子卷寶氣盈我襟筆
墨載心光散作庭樹陰驟若風雨至時作蛟龍吟秉燭
讀數過遙遙贈知心一見驚道貌神宇寧以深此見不
可見丹鳳翔高岑光彩煥陸離時發賀世音願言解纓

佩與子友瑟琴豈期曠三載霜露來相侵我既喪二親
屢空突不黔遂以甲申杪撇撇來至崑聞君亦喪母嘘
血枯骨存刲股弗能救恚獨仇乾坤攝心叩覺王徹達
生死根精誠隨風發飄颺到九閽曰資大乘力來寧母
氏魂見我話悲辛痛心各自捫予方謀窀穸四座來相援
冤君爲我經營慘澹坐不言須臾羽書至四座來相援
始知至性人舉事窮其源隱顯雖異域思孝惟一門努
力懷明發威儀訓子孫終當資事父以此報至尊相期
會有日惆悵勿復論

文章雖藝事國運之所轄憶昔全盛年名流相輩出其時豈乏才尺寸罔敢越宜探圖書祕洗心藏於密辨理數心髮窮源見水骨出爲股肱臣煌煌載史筆不知何年衰程朱遂遭刖邪說浸人心中洲見蒺藜鞠釣弋史漢才曰以供俎實宰夫未燀薪烹飪失其節六經夫何辜固執競截割幕府翻上功金紫且首掇以茲彌放恣搜捕無虛日及其遭變更衣冠媿蓬蓽讀書不明道嶽嶽空攸舌徐子起玉峯志入聖賢室讀破萬卷書下筆笑鬼雄殺賊報君恩睢陽雖已陷江淮固其根

綿藐揖氣於空濛迎神在渺忽筆精蕩妖祲心光掃彗孛遂令文章國重焉見日月秋風發幽音天府登英傑從此扶皇圖中興名第一

春行有感 并序

余以上巳日自婺州起行時天寒甚余擁一爐少解余體固羸或者寒實甚走風雨道中見桃李叢然綠翳無僅存者一春勝事轉盼都空作客感感思酬他日又不禁爲桃李穿目也

天意夫如何風雨來今日是時方陽春其寒尚削骨桃李競徵召聯翩翮芳悅憔悴當斯時命也復何說我亦失路人停車三歎息坐看逕花飛層榮委阡陌因便語落花臨風勿長憶花落復歸土人老同爲客割歡棄前榮弭節思後策明年還有春春風動顏色

謁睢陽協忠廟 中祀唐張巡許遠 補

秋風肅廣陌古廟闢重門遺容儼千載耿耿忠魂孤城守且戰乞師曠無援烽奴復熹妾享士誰能餐側身問天地風捲胡沙昏臣力柰旣竭伏泣哀聲吞死願爲鬼雄殺賊報君恩睢陽雖已陷江淮固其根 據許鄉社詩選補

孤雲悲時也凡四章

時屬世亂蘭蓀失守託身崔嵬以孤自別

孤雲遠爲客悠然感我思與霞捄作彩映水澹相宜不遇風雷險安知日月慈還當歸岫去前路蒼茫時

孤雲失羽翼纏緜起悲風明月不照地眾星浮蒼穹不恨已孤散所憂天蒙茸甘心守寂寞捲跡還虛空

秋山眾妙歇孤雲慘其顛生意今方落幽居亦自妍我思巢許士乃在揖讓年秋心不可化豈必感世緣

孤雲無意緒獨挂山之峯聖賢尙神化轍迹友蛇龍鳥

道八千里關山一萬重吾其奈何哉洗耳空門鐘

錢忠介公集卷六

契家後學全祖望編次

縣　後學張壽鏞校補

正氣堂集六

七言古

苦旱行

吁嗟赤龍戲鱗鼠照耀山澤光赫曦炎帝主治佐祝融導以絳節乘朱旗紅雲團團冪四野焦枯若木扶桑枝羲和奉令不敢避血光四射穿重圍青空塵溷雲不膩

日車溷鞏行遲遲電光虛發玉女笑雷聲失聾朱公椎雨師幽囚梏手足飛廉勃窣豎髮髭豨谷谿谷谿失氣勢草木淡澈無威儀豈惟枯涸泣魴鱮且將乾海走蛟螭馮夷逼迫日削地呼我臣妾告玉墀丁壬反目喪其妃箕畢高枕溺厥司魃爲戎首吐火牙紫霓蜿蜿彌天垂盜弄帝權無處所請下尺一令治之帝閽萬里若不聞紅裳紫焰翻騰麾四月不雨至七月農夫啜泣憂仳儞郡縣奔走竝祈望剔髮翦爪爲牲犧東海豈有孝婦冤漢庭且奏弘羊欺淵醪已作金莖飲麥屑猶同玉饌炊

人生至此困已極天意未審將何爲於今金風正司律
佇看秋潦盈漫池驕陽倏倪不肯讓蓐收畏禍徒猶夷
吁嗟乎山無槎芊澤無鯤魚人民逃死於山藪鳥獸熾
毛而灼肌曠蒲浩汗獨無偶高天蒼蒼豈不危

讀李長吉集　補

陰風倒捲吹寒屋夜半空庭鬼亂哭誰遺蠹粉怪作書
囊翻古錦燃藜讀王孫詩思在驢背嘔肝欲死句偏屬
調高絃絕驚早秋靡靈文招賦白玉豈堪騷骨老塵中
煙冷南園草空綠千秋亦有弔奇者只今何處尋昌谷

有金鐵勢誅奸夷佞驅無前丈夫三十不得意放歌金
石聲闌闇我欲椎破渾沌氏張目笑問今因緣鵬鷃有
時翻屈折蠅蚊何事爭摩肩蒼天蒼天必有說與君飲
酒且留連

有犬行

有犬有犬殷毛色碧瞳雙炯四蹄疾主人餉以盤飧餘
夜夜呼來守門闥無何一旦賊闌入此犬潛投之一骨儇跳舞不念主人恩愛切主人委謝讎匪空
搖頭擺尾他人室槩犬繇來解吠堯堯犬亦應知吠桀

贈玄章小詩誤呂爲李復作短歌解嘲

先生坦坦來塵市蛟龍遊戲煙波裏觀者不測其爲神
蒼松怪柏尋常視出沒弱水三千丈騰踔崑崙八萬里
涼煉陰陽取其液驅走風霆疾於駛公於靈祕無不窺
獻酬羣心咸至理持此周流徧天下誓心不度無情子
愛公神駿持贈公戲染翰麋拂箋紙驚公紫氣猶在關
落筆題作猶龍氏自悔公祖純陽翁公於孫行當作耳
公謂神仙埋姓名呂李假設非恆指嘯風呼雨歸蓬萊

興歸玄恭莊話別

君本上天之列仙偶然再摘來青蓮玉禾珠樹崑崙種
移植玉峯山之巔筆鋒鑿碎龍門石豪氣驅凌秋水篇
家故太僕公之後君能接武稱曾玄百家紛沓如重圍
自君矢發城無堅有時縱飲酒數斗落筆滿紙生雲煙
四座觀者歎奇絕君笑擲筆謂我此墨留千年有時感
憤忽狂叫淋漓寄嘅乎幽燕或欲仗劍斬樓蘭下馬作
頌銘燕然胸中浩汗支天地賦性亢激懷鷹鸇寸管非
石聲闌闇我欲椎破渾沌氏張目笑問今因緣鵬鷃有
時翻屈折蠅蚊何事爭摩肩蒼天蒼天必有說與君飲
酒且留連

有犬行

有犬有犬殷毛色碧瞳雙炯四蹄疾主人餉以盤飧餘
夜夜呼來守門闥無何一旦賊闌入此犬潛投之一骨儇跳舞不念主人恩愛切主人委謝讎匪空
搖頭擺尾他人室槩犬繇來解吠堯堯犬亦應知吠桀

何期斯言今不然大亦如人情義絕國家養士三百年
黃金費盡羅英傑一榜臚傳甲第開杏花叢裏鳴玉勒
至於先帝尤愛才一言中傷非常錫庚辰特召對螭頭
拔爾掖垣橫牀側有君如此何忍負一死豈足酬罔極
何圖今人不如古毒龍吐霧迷胸臆豺狼當道不復問
睄睄微仇鬬鼠穴權門一顧百感生君恩萬千等撇撇
大家誤國撒手散眼看君王死社稷我恨手無尚方劍

呼工治鑄六州鐵鑄就簇簇芙蓉鋒殺盡天下負心賊
猶恐此賊不勝誅劍鋒有時遭屈折欲以純灰三百斛
洗濯心腸光皎潔又恐生來點染成純灰雖多洗不得
徘徊無計只自顛中夜血絲縷縷織叫天叫天重叫天
願下疾雷狂風迅掃此輩須臾滅

漁家樂

綠水青山是我家有人把釣向天涯紫鱗釣出一何喜
綠酒盛來不用賒買酒歸家月高臥門前明月在蘆花

倣文文山六歌

我憶當年喪玉斗帝車失度東西走漁陽動地羯鼓吹
京雒蒙塵花石藪古來亡國痛以悲豈有明明若我后

先帝不得正其終羣臣何以辭厥咎而方于于拜傴廷
白馬金鞍腰紫綬嗚呼一歌兮天絕紐狂風吹野萬木
吼
我痛心兮不忍言京城馮馮高似天王師奚啻稱十萬
倉廩猶堪支一年胡爲格鬬只兩日干戈遍曾至尊前
豺虎張口食人肉宮殿流血汙爲川嗚呼再歌兮心如
煎大地蕩蕩生寒煙
我朝忠厚立國只三百年來聖天子吾王憂亂乃有今
羣工養賊至於此賊徒轉號黑帝來妖言煽動蒼天死
百姓愚魯信爲然開門迎賊紛不已嗚呼三歌兮憤恨
我思百姓雖愚魯胡爲見賊歌且舞牧守縱橫恣吞噬
猶如羔羊虎字乳堂上一怒羣卒趨千家萬家泣如雨
小民湯火無如何忍呼盜賊爲吾父嗚呼四歌兮歌聲
苦願下天耳與天語
豈惟牧守競饕餮更有大者不敢說明珠璀璨羅光輝
黃金布地等一泱以茲死黨滿要津國家大事盡捲舌
草野之臣知有今猶將天子稱明哲嗚呼五歌兮歌轉

咽風捲寒雲來淅淅
從來堅忍生志節心似寒冰面如鐵朝歌暮舞成底事
霏雨連朝夕蕭蕭傍舍生荷衣搖不定螢火溼還明滴
骨脆不堪風雨折一朝地慘天無光蜂聲豺語遊宮闕
鬼斧白日鑪虛空片片墮地化爲血嗚呼六歌兮歌將
闋佇望我后重來掃妖孽

五言律

武林晃都試有感

高天厲兵馬數里列貔貅曰將軍令猶如婢子流秋
風鳴畫戟野火照危樓我有倚天劍爲君落旄頭

夏日集聖月齋頭補

酒伴相將過高談覓日雄會追河朔遠人是竹林中藉
蔭頻移樹披襟不待風紛紛涼月下未使綠尊空

據萍鄉社詩選補

秋思

夫壻久離別邊關音信稀無心裁錦字有夢向金徽絕
塞空吹笛寒砧自擣衣胡塵不學妾到處逐君飛

久雨四首

浮雲結空靄旅與白日爭竹暗瀟湘晝川疑剡豕聲月
光涵水淡山氣接雲平欲戰重陰退吾將厲甲兵
霏雨連朝夕蕭蕭傍舍生荷衣搖不定螢火溼還明滴
瀝中宵聽蒼茫水國行陰晴自天意不敢怨鳩鳴
官舍晚無事虛堂涼吹生病中閒更隱雨後想農耕山
樹籠煙密沙禽掠浪平東歸憶思婦愁殺鷓初鳴
春秋紀災異是月恆相并地轉蟾丸驗風高鷁羽輕樹
枝垂蓋曲沙渚嚙波平奉詔勤修省微臣負聖明

和友人感懷十首

興亡何代事生死百年中越鳥依鄉樹南琴寄士風與

時分醉醒涉世辨和同不媿山林士蕭鸞亦有功
中原方寇盜饑饉又今年狐兔藏無穴蟣蝨樂有天世
途終決撰主德自旬宣吾輩慙良策松蘿爲拂拳
滿朝盡臣子何至歎才難巾幗羞司馬圍棋媿謝安漢
江白日暗蜀道鬼燐寒王鈇今安在吁嗟問冥官
聖明方旰食臣子各身謀不盡山河恨無端鳥雀愁居
官事田宅吾道尚交遊狗鼠呼羣盜山東未足憂
叔父遭家難天王輟視朝百年苗裔盡千里闕廷遙明
德瞻神禹遺風溯帝堯猶然荊棘裏襁鼎問誰調

殺氣今方盛遺疽二十春白頭仍作賊赤地竟飛塵陳
上誰橫槊營中但脫巾豈無虎頭將恩澤已沾身
羽書邊塞急朝議豈除戎且戰玄黃血毋言大小東諸
公咸曰聖當事或予雄殿上猶矛戟空歌沛國風
不及南來鴈春深識故鄉菊蘭因我傲琴鶴笑人忙森
殿披蓑笠泥途負鷁鶋遭時不相直顛倒恨何長
宰相安危繫蘇來用讀書甘泉烽火亟宣室鬼神疏時
藩報聞天子悲慟執政有氣數使然之說直道今難
除犯言不赦之句聖明方肆赦何惜齒牙餘

遇合因時命交遊有弟兄幽巖堪賜隱奇石便題名長
孺官階薄相如遊宦輕且吾從所好不敢望承明

感懷又續前韻四首

西北流離子相逢大道中闕山泣夜雨戍馬動秋風鬼
語松楸變人形溝壑同何時歸鄉井談笑卽田功
人言神廟在四十有八年聖德占遐曆皇恩沐普天漢
朝推文景周室頌成宣貽厥今爲烈柔情昔匪牽
交道從來異人情自古難生平想季札意氣感任安月
隱柴門靜秋深石貌寒孤貞甘自守憔悴聽微官

單于應悔禍稽首自來朝地復三韓舊威行萬里遙日
邦還戴舜天外共遵堯異類何分種羣將錦瑟調

幽懷十五首

落日

落日歸山去山中別有天深林隔疏影紫蓋下晴川靜
處誰牽拂危途暫息緣明朝復東望曙色入高軒

皓月

洗濯新秋鏡團圞上桂枝影垂龍燭避光落夜珠疑隔
浦分平照高樓結遠思良宵如可再危魄藉扶持

閒雲

斷續隨風勢虛空任往還水清知影淡天闊覺身閒出
岫心無競歸巒性自頑卿雲方爛縵疏嬾其奠山

疏雨

誰家弄珠玉點點落風前高潔幽人致瀟疏物外緣尋
香花徑轍著葉竹聲妍最是關情處輕寒不破煙

積雪

羣陰方用事雪影亂朝曛溪谷爲窟宅風霜藉護持飢
寒鳥餐粒慘淡月經枝其是蒼天澤融和及爾時

清風

清韻發天籟悠然感我心吹香花入座掃徑月歸林自得靜中趣別來天外音雌雄誰復辯俗客莫披襟

空谷

藤蘿依谷口蹤跡隱塵喧虛靜雲穿室幽奇鳥漏言人行採藥處花落避秦村欲向山靈乞終朝好杜門

巉巖

龍門開鑿後削石亦成林一片語不盡孤峯留到今崎文士骨寂寞道人心縱有燕然勒人工不敢侵

長林

長條森百尺入徑便成秋得地雲偏護參天日上浮不才全性命孤骨託山邱此意誰人見蕭然麋鹿遊

石潭

蕭蕭紅葉下倒影入寒潭體靜緣知足辭餘性不貪殘星懸石竇秋潦映晴嵐此處風波少無人肯駐驂

石梁

迷津窮寶筏復此綴天門室迴圖書在崖深虎豹蹲掩關鳴騎少策杖古籐奚千載誰人到芒鞋破月痕

飛瀑

似向山巔上傾將三峽泉雁聞人語近散作落星懸匹練斜分嶺長虹倒注川神功不可說晴雨自年年

敲橋

畫出輞川路分明雲水間山花誰解語溪石自投閒龍臥秦波冷銅高漢柱刪猶聽野渡處坳折水潺湲

鳴鳥

錦城春信至小鳥亦乘時喚起人窺鏡啼殘月上枝泥香歸燕晚風細落花遲遂結同心侶雙栖往聽鸝

風帆

帆影空中盡舟行復幾灣水聲頻洞出客意嘯歌閒急箭浮奔浪輕雲過遠山天涯多少目凝望難爲顏

同錫九弟夜坐聽雨

急雞子與妝悲歡處處同共驚殘月白方怪晚霞紅天意不終絕吾儕敢自功相看喜不寐把臂坐宵中

青陽詠四首

已畏出門苦偏逢行路難銜杯思壯士敲枕泣狂瀾月到重雲漏風生落日寒明朝還有雨何處避驚湍

飄泊孤江上眞如蜀道難斤山迷借羽一葉怯乘瀾壁
戰波濤險鴟浮天地寒古來當此日應爾共弄滿

百年期未盡五日約先寒慘澹風前燭蒼茫雨後瀾漠
高歌自壯泰政赭猶寬暫爾江汀前宿驚心歸夢難

前村歸路近至夜轉生疑雨積苔侵岸風高鳥避枝逢
喧驚石隘聽水覺舟移假寐不成寢憑添千載思

儉齋夜集

古樹森千尺高人坐其陰清風振玉屑寒月照冰心舉
網烹鱗細疏泉汲井深相看不厭冷蟲語避前林

除夕二首

送臘千門靜平看野色蒼竹枝籠曉日梅影帶餘霜漏
盡人行急鳥啼客思忙惟看小兒女乘夜理衣裝

新故一朝變因之感世情竹聲喧四野愁思滿空嬴日
暮風霾急林寒鳥雀爭私心問天地何以慰農耕

詠雪

虛空淨如練瀉影無昏晨風際全霏玉煙村半吐銀望
移雲樹合色映嶺梅新世界方蕭索因君不患貧

喜僧朗毋舅自北歸又逢南別悵然傷懷爲訂後

正氣堂集七

七言律

九日有感

此日登高興已違故人相見學忘機東籬秋老歸黃菊
北闕恩深賜白衣孤鴈帶聲遣舊里輕風吹葉到寒扉
莫辭潦倒尊前酒坐看楓林醉夕暉

閒居二首

百年強半事浮名惟有山川不敢盟野色留將太古意
谿雲涵卻四時情鳧銜急浪身偏穩鳥宿寒枝夜自驚
世態安危了無定銜杯且學放歌行
世路悠悠雲雨翻難將肝膽向平原避時好學東山臥
結客空勞北海樽九畹芳蘭思公子小山叢桂戀王孫
招招我友今誰是蘿月松風自杜門

翁坦人馮玄度招遊畫溪不赴次韻　補

滿目離愁未可刪只憑清影共追攀舟移澗曲添新畫
月到溪頭媚遠山岸迴沙明魚自樂雲深樹密鳥應閒
一秋狂興君偏勝載酒相期更往還據萍鄉社詩選補

中州懷古　補

木落秋原萬里遙登樓徙倚逼層霄雲開嶽色臨中極
岸坼河流導北條異代獨尋都會偏百年久見虜氛銷
可憐賓客誰爲主蔓草平臺已寂寥據萍鄉社詩選補

丹井樓　補

嵯峨樓閣嵌危峯涼樹蒼然入幕重雲護上方窺宿鳥
風迴絕壑斷鳴鐘千秋白社應還在此日丹砂難再逢

聲底獨饒泉萬斛可堪借我濯塵蹤據萍鄉社詩選補

初第自京師贈內

念爾離居尚食貧知余已醉雒陽春深閨正卜金錢喜
御苑初看楊柳新一枕雞聲殘夢繞半簾紅雨落花頻
樓頭爲有長相憶不遣羅敷問姓秦

和梁藎臺風起閣夜臥四首

虛閣濃雲蓋柳絲滿天膏雨漲陂池玻光耀彩胸皆繡
柏影凝寒鑑不私萬井波熬歸渾素三吳澤浸起衰疲
聖朝若問東南苦移匾明光正爾時

方塘幽草積低窪風起輕寒拂絳紗圖繪窮巖原有筆
鼓吹詩思不須蛙鷺啼密樹依高韻鳳吐清商息眾譁
御史風流誰得似漢庭班馬舊名家
暫憩風亭夜正涼重雲漏處月穿牀阿那柳亦能起舞
蝌蚪蟲知學報章溢地珠璣傳樂府瞻天星斗近慈航
新詩刻斷留池館墨妙千年護草塘
搴帷到處俯窮幽玉液波從天外流小閣風雲知永護
明廷鐘鼓只今酬端居數上長沙策假寐猶防臥榻鷗
一自炎衣歸去後東方陰雨不勝憂

題玉峯署并序
余署玉峯雖數月事而憂患甚多感庭樹之依人
歎浮生之無幾徘徊堂宇有扁額曰松柏卽取雙
樹爲名蓋前令王公所題識而今已邈乎遐矣感
而賦詩便欲篆刻附綴其旁庶幾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云
庭閒雙樹影婆娑冷眼烏紗看最多銅幹參天風雨勢
玉梁移署鬼神呵一枝楊柳當年愛千樹玄都去後歌
題識舊存人宛在武林流水昔經過

舟行苦熱二首
鹿鹿塵寰暄復涼裁裁袍帶爲誰忙一面冰雪難消暑
六月號呼不降霜自是人間思宋玉祇愁天上寵張湯
息陰我有深山在便署山中南面王
平沙明月照人顏遊子勞勞思杜鵑苦畏炎蒸逢熱客
卻尋清冷怕冰山玉階珂佩一時盡石室茶鐺到處閒
敢謂神仙眞可得願留清醒在人閒

霞舟吳夫子以夏日過婁先蒙題贈次韻二首
雉城三載繫思深乍覩猶龍喜不禁文麗日星光燦爛
事業相期吾黨在清風千古自於今
靈分恆嶽氣蕭森著書不改玄亭樂戀闕長懷國士心
仙鷁遙傳到水濱又逢多難日紛紜未芟庭草尋初服
爲賦流鴻愧昔聞札賜十行局外得自區千品鏡中分
空齋索寞無佳處杖履經過是吉雲

煮粥詩四首
流移東下盡如林昔歲非祲亦告祲升斗總歸仁者粟
啜餔已飫野人心自天恩詔羣爲哺好我和聲鶴在陰
安得四郊無餓孚庭餘彷彿古鳴琴

麥秋無信盼空林徧地行糜補歲祲試將鳩鴿可憐肰
提醒高粱未饜心羊御杯羹殘宋社王孫一飯報淮陰
方舟共濟人稽首賴我羣賢友琴瑟
長上門前骨似林於今難繪徧災祲誰令爲此臣知罪
何以禳之單厥心回頭企踵望煙火扶老攜兒息樹陰
寄語羣黎暫飽德卽看絃急更調琴
春雨瀰瀰徧樹林溝中贏瘠不知祲無聲器鉢瞿曇術
罔漏錙銖桑孔心里肉分均懸卜宰庭槐種就憩成陰
諸君自試青州烈匪爲侯門辱鼓琴

哭張天如先生次原達韻十首

先生一去眾芳蕪白日荒涼鬼魅徒浩氣一時遍太始
文章千古識眞儒亦知草露功名假只歎芝蕨善類孤
天道報施今若此拌燒筆硯事耕屠
此地津梁頃刻蕪夜臺何處與誰徒鯨騎采石歌豪士
鵬止長沙泣大儒星漢斜傾一柱朽泰華崩剝眾峯孤
嗟余未死將安仰叫破蒼天痛若屠
篋中遺稿未荒蕪取次編摹尙有徒小水遷流爭學海
眾家息喙盡宗儒標題苦卷百城重接引千金兩月孤

風霜早晚能爲賊便縛羣魔手自屠
啼鵑將鳴秋草蕪一朝函丈棄生徒石碑初立鴻門學
木鐸重鳴虎觀儒少府風流樽酒散竹林淒切笛聲孤
悲歌山木吾儕恨亦有長虹罷市屠
弓劍蕭條野草蕪生前未了屬吾徒珠沈碧碎千秋價
霧鎖雲埋一代儒鶴返遼東鶴夢杳鳳歸丹穴鳳臺孤
天涯涕淚思何極將恐中原人類屠
四郊多難徧荒蕪夢想經綸志不徒沛上酒酣思猛士
長安米貴飽侏儒塵埋玉樹黃泉恨霜落金英秋夜孤

長吉賦成天上侶何煩稽首向浮屠

千尺喬松豈遂無崩鱗落甲草爲徒逢人岸幘忘機友

急病纓冠救世儒燕羽差池歸路隔鴈聲嘹唳楚天孤

人生早晚悲同盡學就屠龍何處屠

飛蝗二首

三旬澠澤徧焦枯浪說今年歲在吳野哭萬家驚赤羽

軸空千室想青蚨我冠嚙盡民閒血翳翼偏逃上帝誅

臣罪已知應避位莫令他日歎鵜鴂

晴空飽食恣遊盤結隊斜陽羅網寬縞粟豈惟桑扈慣

張牙不畏隼鷹看飛飛影落兼葭亂處處聲來禾黍殘

猶有天平寧縱汝莫邀朋類慶彈冠

送僧覲母舅歸四明次原達韻三首

仲尼猶自歎歸與悵我孤羇三載餘那得便乘一葉艇

只因不上萬言書新豐酒熟邀知己曲徑花迎識舊閭

數日秋風鄉國近寄吹清夢到前渠

愚愚行色早歸與倚馬蹲蹈話別餘此去好尋三尺劍

將來莫讀五車書到江山色迎秋思隔岸雞煙夢故閭

宛在伊人天際想布帆應已過長渠

渭陽惜別意何與惘悵今宵玩月餘浩蕩水光涵几席

蕭條山色亂琴書相期斗酒看新築預遣伊威出徼閭

我亦歸來早晚事好留明月待秋渠

送爾敬表弟歸四明二首

江流倒映數峯青江上歸帆未肯停倦聽夕陽蟬噪樹

貪看前路鳥窺汀憐予夙夜勤三事知子聲名在六經

他日絲綸歸世掌頻將華土拭青萍

深處舟行夾岸青榜人倚棹看雲停竹竿箇箇添疏影

菱葉翻翻亂遠汀此地饑荒不忍說故鄉風物幾時經

浮生何處堪回首把酒長吁問綠萍

買得新妾

昨夜銀河理素妝庭前堆落鳳雲香青枝飄拂垂楊柳

紅暈迷離睡海棠人倚玉簫從夢得詞歌赤鳳踏情長

浮心未定渾難繫又引無明到醉鄉

八日渡江

金山突兀俯中流遠水遙岑掌上浮無限吳情歸泡影

不勝愁思載扁舟傾天雪浪看奔馬震地雄聲聽鬬牛

疊疊雲帆空際出滿江煙色畫中收

憑欄空闊說胸愁浩淼乾坤眼際收樹上新聲饒過客
汀前古月照行舟鬱慮曠代高陵寢蹤躅誰家牧馬牛
聞說滄桑昨日事幾年此地亦山邱
刖來江水渾無恙載盡名航人白頭幾處麒麟留石冢
且隨鷗鷺狎汀洲一山好峙東南鎖一水何分清濁流
我欲閉關高謝客入林苔蘚自成秋

錫九五弟之武林省試於其行也詩以勉之

江城百尺畫圖開中有仙人鼓棹來筆挾蛟龍走山岳
字飛珠玉下樓臺室無斗粟嗟予吏家有千金屬爾才

天外桂香今折得邉着湖月共徘徊

秋日與王原達話別於虎邱寺

解組歸來腰帶寬與君酌酒且盤桓露溥野草蟬聲結
雲臥荒邱鶴澗寒火宅息緣逢法雨狂流吹沫見澄瀾
生公脫履今西去留得憨泉冷冷看

寄贈王原達代

南國衣冠夙擅名如君丰度幾回傾慧光湜了西來案
寶笈雄專南面城秋水芙蓉增別恨楚天蘭蕙想芳盟
相期繡澈今猶古珍重斐江伐木聲

詠雪和應宗海顏三首

一片瓊瑤下碧空人行如在劍光中小園苗苗梅枝綠
古寺淒淒佛火紅飢鳥凍林餐玉粒野人寒棹想樵風
袁安高臥深山冷笑說羊裘退自公

虛閣登臨一望空千峯都在畫圖中質同綵縞能移黑
片入鑪錘欲點紅野棹孤吟開夜色竹枝低舞待春風
莫愁積素今如許會祝豐年雨我公

凍雲飛雪漾晴空似落瓊花萬樹中勾與貧兒虛映白
墜來華屋影翻紅整斜有態疑秋鴈汗潔無心驚曉風
日晛欲消藏不得卻留詩句問天公

詠鶴

獨立看雲意自癡迴風刷羽弄清姿一聲嘹嚦聞鐘後
空影翩躚入夢時傾市無雙悲和寡聞天有淚畏人知
長鳴萬里家何在白水青山向往之

讀鄭所南心史詩并序

士君子不可一日遭心史之事而不可一日不存
心史之心此心之失則入而禽矣中國而夷狄矣
白日而昏夜矣文字召妖口舌賊血矣金鐍而石

穿矣此心之存則人面天矣仙矣佛矣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亦經矣碧井爲名山之藏石匣有甲子之護矣心之重於人也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洽士大夫皆崇尚節義咸戊寅而鄭所南先生心史見於承天寺井中撫軍張公梓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此心非獨先生有也余以暇日偶覽斯編成詩十律豈敢附吟詠之末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覽者得位置希聲於行道乞人足矣

臣虜衣冠狗彘徒多情野草志吞胡叫呼日月狂偏甚痛哭英雄淚欲枯四海無王還藏宋一腔熱血肯爲奴緘題德祐年閒事鐵匣泥封永不渝

厓山舟覆已無徒四面江河盡屬胡井火沈劉煙欲斷隰苓思美望終枯衰年殘夢依吾主冷眼狂歌罵逆奴鍔鍔霜鋒出井底心光血字豈容渝

殷戈猶未倒前徒向日鵜行偏拜胡金策賜秦天尙醉銅人遲鄴水爲枯獻符盡是稱功德卻帝何人罵婢奴獨有普詞延萬劫石風金火不能渝

被髮伊川非我徒百年天運竟歸胡西山採蕨歌猶壯東魯悲麟筆幾枯識擬河淸生聖主印懸侯爵待人奴皇天不鑒孤臣苦兩鬢秋風歲月渝

燕市長吟豈酒徒筑聲欲借抵強胡動人鐘鼓書猶在弗地笙歌骨已枯三輔道傍爭待漢隴西門下恥降奴烹魚誰是同心者舊苑芝蘭應未渝

嘯呼山澤與誰徒短髮蕭蕭愧曼胡錦里湖光風霧慘帝城月色管絃枯銅駝荆棘先悲汝蟋蟀平章不屬奴坐使腥風汙草木忽看龍劍匣中渝

未忍煙波作釣徒獨攜一劍寶風胡焉鬼道上春雲暗
凝碧池邊秋草枯七日申胥能復楚三年文種乞爲奴
英雄自有陰符策不信蓼蓼天意渝

輓王原達尊公

共說泉臺路渺漫騎鯨人去不辭難諸君未識酒中趣
此老已成鼎內丹仙闕琅玕遲唱和帝鄉鸞鶴共盤桓
崩雲洩雨來何驟爲送玉喬下玉棺
獨憐白髮雙親眼引睇前途又夕曛

思親十詠 并序

時維九月寒颯聿起木葉漸脫錢子將之瑞安省
南山有扃北山飛向日投羅相背違天各一方羽翮短
心懸兩地夢魂歸聲聲絡緯啼秋夜燦燦星河映客扉
樹邊寒煙障不分策馬計程何日到迎風長嘯幾回聞

此夕欲眠猶未穩誰將消息報慈闈
巖巢高峯萬態齊半臨危壑半臨蹊平陵絕磴人如鳥
遙指雄關天可梯紅葉班班爲我舞樹流滴滴口兒啼
宦遊五載眞相憶望到桐巖倍覺迷
峭壁幽巖仙所都借君仙術引修途莫言鞭石神爲幻
浪說移山公是愚驛路酒帘風送語閒亭茶館佛當鑪
誰憐遊子非飢渴祇爲思親親日癡
行盡山程復有山苔紋辭跡共躋攀鳴泉百道聲聲咽
飛鳥千羣曲曲還無限歡情翻別恨不勝歸夢繞慈顏
崗巒之上天台現其前鴈蕩擬其側明發有懷未

登高絕處頻回首父曰猶來望正殷
岫嶺岩巒勢尙賒秋風颯颯夕陽斜鳴禽喚侶將巢樹
野老呼兒共宿家謝令仙遊曾著屐張騫星使獨乘槎
何如膝下雙稽首石上生枝鐵上花
昔時一步一相依今日那堪五載違喜度曉鐘山逕遠
愁看落日夜光微思同石蘚年年積淚結霜花片片飛
駒隙易過樂事少膝前能得幾牽衣

赤城遙望瑞煙霏不爲尊遊度翠微潤口幽禽時戲舞
洞中琪樹自芳菲平探諸弟情休戚細看雙親面瘦肥
所謂神仙宛在此石梁金闕更光輝
街頭每每混樵夫竟日逢君話故吾名圖有緣棲野鶴
嶂山無計下飛鳧題花字竹多名姓立石排松作畫圖
忽憶老親凝望處悲風千里到城隅

四面危巒線路開籃輿折折躡雲來浮觀渾湃天三尺
下視滄溟水一杯怪石巉巖亂幽徑虬枝線繞拂蒼苔
不須贈望空回首此日山行亦壯哉

月夜遊江心寺寄弔文信國三首
梵塔崔嵬江上浮月明今夜度扁舟祠前星斗靈光燦

地下山河鬼語愁墨浪千層鋟畫壁心旌一片射潮流
登樓重憶蘆花句檻外風聲陣陣秋
登高極目倚闌干落日秋風江上寒金鐵縱橫古邊徼
荆榛淒斷舊長安繪圖羣戟絲絲亂浣濯心苗寸寸丹
夢揖先生談往事疏星零落照汍瀾
正氣歌詞讀未殘愁雲慘月到江干秦庭泣雨難存楚
博浪椎單未報韓青草可能消碧血腥塵何處到黃冠
祇今惟有濤聲壯夜夜飛懸古殿寒

壽姊丈邵希文四旬初度

檇沐雲臺四十秋定看名緒注金甌前身故是李供奉
現世重來馬少游光映玉壺清湛湛影搖天漢氣浮浮
閉關別有長生術永向雲蹊號醉侯

和聞謦杞吟十首

黃沙日暮結層陰鼓角城頭殺氣深玄女下符神廟略
蒼頭授鉞翦戎心西風颯颯秋原恨野草芊芊臘騎侵
爲問北平飛將在單于臺畔幾登臨
邊鄙是處鞏枚枚千丈提封穴蟻開正擬十年哭作沼
豈期三輔骨成堆采薇戍士拌生去射鏑胡兒送死來

不爾聖明方旰食古來豈少濟川才

諸道援兵擁壘高逍遙河上戲旌旄秋風鈴柝征書急

夜雨關山歸夢勞不慮甘泉盡烽火卻憂戎幕起波濤

年來隴牧無長策辜負明廷十萬袍

二十年來未削平尚方屢賜下師貞江南獨棄歸軍市

直北車書半虜營悄悄旌旗摩虎穴遙遙劍履壯燕京

不堪羸婦方愁絕中夜哀吟雜雨聲

詔下淄青爲解衣萬方多難厭山薇未知白綬誰占勝

會看蒼雲正合圍金甲雨拋麟閣冷南弓風勁雁門肥

何人敢死摧驕虜橫吹軍前聽凱歸

玉筍參參繞殿坡延英奏對幾揮戈紙爲人馬聞聲疾

沙作資糧食氣多孤注且難安寇準千金容易老廉頗

普天賸有同仇恨綴緝殘旗夜渡河

秋風畫角起邊愁兩度征人見火流塞外鯨鯢楷授首

朝中牛李競持籌賦詩浪得千金價主爵虛懸萬戶侯

祇有陳平奇策在防邊早爲築鷹溝

猶有人乎願執鞭方剛未許北山賢死聲早兆吹商律

吉語遙聞慰細旃線繞旗幢侵曉發參差劍戟與雲連

舊將異類膏齊斧盡洗中原草木瘨

愍念流遺且賜餐聖朝豈肯用申韓鵜鵝濡翼魚將盡

蟲蝎凋心木乃殘西北已無樊圃限東南猶恃檄樓完

於今不啻更絃轍恐使他年笑竄官

西郊戎馬餉師勤涕淚憂時到夜分吐胃更生終鼠輩

戢冠能鬬亦雞羣勝場別擬崤函壘觀壁誰雄鉅鹿軍

無限低徊不忍道九疑湘水亂煙雲

重遊招寶山

不到寶山幾十載重披苔蘚度雲關連天戈戟劍星落

橫海樓船射日還梵閣平添新琢句石碑荒臥舊書顏

老僧笑問客何處帶得風霜滿面頒

賀林令沖霄內召

民生何處不瘡痍金虎縱橫盡鹿麋獨向吾鄉稱鄭母

更於今日字任兒飄零履舄歸蘭省沐浴身名到鳳池

最是窮檐驚又喜玉樓飛下御書時

與倪伯屏話別

少頃爲歡乍別離燭花頻翦莫嫌遲君髮愁添鏡裏絲鐫石況心天地老唾肝能語鬼神知

不堪今夜屋梁月又結他年萬種思

錢忠介公集卷八

契家後學全祖望編次

縣　後學張壽鏞校補

正氣堂集八

七言律

感懷時事

時事於今尚可爲滿朝安穩劍頭吹銅人立處非秦苑
金馬班前半漢兒報國空餘精衛力逢人欲寄杜鵑詩
何年甲冼天河水玉輦重迴舊帝基

贈李玄章

先生卓犖挺神姿綱領英風下玉墀刈草吉雲幾度返
采芝玄圃不經時梅花芍藥供行饌月姊仙娥作侍兒
敬遣松風來問訊他年飄笠許相隨

寄弔謝宣子于宣　壽鏞案此三實子也死李自戴之難

此身一入承明殿便把綢常付此身魂到天邊猶擇日
血侵飄影不飛塵笑看大吏爭迎賊恥以新妝別嫁人
一曲鑑湖明似鏡蘩眉難與共爲鄰

蔣振華招飲西湖感懷時事寄慨

山邑蕭條八月秋主人招我醉扁舟大江似隔汀蘆限
此地憑添簫管愁仙吏殺身金馬謫漫郎釀酒石魚遊
囊封諫草誰人奢寄想宣公第一流
漢殿秦宮秋草青湖光不改舊清泠一杯綠蟻臨風醉
萬里關山戰血腥畫艦歌聲來細細垂楊人影落亭亭
當年盛事今安在日落空山倦倚舲

別趙榮庵總戎

客館淒涼不任情手提肝膽送君行欲呼我友籌忠孝
自媿微軀負聖明壁壘開時懸日月旌旗迴處落檣槍
數載憂勤翻喪邦六軍從此臥旗幢直飛流矢金墉闕
樂舊鳴鐘痛心三月十九事夢想衣冠哭墮龍
鵾尾雷聲奏告凶時雷震奉先殿鵾尾應怒茂陵新彌劍忍聞長
遂掛長弓玉女窗晴賊無知兵犯順名流何故表修降
漸臺指日應傳首報道爲龍已渡江
莫道成周遂不支萇弘死血未應黧俯仰今人負鵝鸛赤伏已圖劉姓氏黃巾猶壞漢羣愚
最憐風雨淒涼夕九廟神靈望祝釐
幾年膏雨滿皇畿一旦欃槍射日暉北闕晴雲隨望改
西山爽氣與心違塵生春殿花猶泣血灑南天鴈不飛
聞道王師將薄伐願隨強弩殪封豨
大橫占兆代來初手握陽阿非種鋤芟說投戈明主出

枝頭尚有芳菲意分付東皇好護持

悲憤詩三十首

十七年前事已空小臣無路籲高穹淒淒綠草生前殿
黯黯愁雲鎖故宮北極朝廷風雨夜南天戎馬笑談中
銀泉山下漸流咽夢裏分明淚血同
朝議紛紜正聚謀賊烽久已遍居庸旄頭星象先占變
鵾尾雷聲奏告凶時雷震奉先殿鵾尾應怒茂陵新彌劍忍聞長
樂舊鳴鐘痛心三月十九事夢想衣冠哭墮龍
數載憂勤翻喪邦六軍從此臥旗幢直飛流矢金墉闕
漸臺指日應傳首報道爲龍已渡江
莫道成周遂不支萇弘死血未應黧俯仰今人負鵝鸛赤伏已圖劉姓氏黃巾猶壞漢羣愚
最憐風雨淒涼夕九廟神靈望祝釐
幾年膏雨滿皇畿一旦欃槍射日暉北闕晴雲隨望改
西山爽氣與心違塵生春殿花猶泣血灑南天鴈不飛
聞道王師將薄伐願隨強弩殪封豨
大橫占兆代來初手握陽阿非種鋤芟說投戈明主出

憔悴香魂入夢遲輾雨飄零陳樹玉疏雲蹙泷漢宮眉

二月春光鬬豔時蜂聲猶自抱殘枝伶俜瘦影乘風怯

豈知謀箸具臣疏傷心雲散昭陽影慘目煙飛天祿書
灑泣新亭殘月淚何時車劍走蒲胥
誰使先皇遂喪軀滿懷悲憤只長吁風高春燕巢何處
雨泣銅駝夢不圖揖賊新宣大司馬除戎舊拜執金吾
尚方屢遣廷臣出曾斬天驕一箇無
遙望長安草樹蒙翠華臨幸望偏迷車中御豈逢丑父
殿上人無金日磾好夢只疑蒲反魏凝心猶道汝歸齊
聖明千古留遺恨莫箇人來挽日西
未央前殿雜風霾千里空來貢玉驄劍佩憧憧承七曜

鑾輿穆穆禮燎柴卽云水旱艱天步亦有馨香慰帝懷
佑順皇心原未爽降殃殃應是爲吾儕
賊烽一夜九門開爲問誰人秘禍胎宮闕頓翻豺虎穴
風雲重鎖鳳凰臺不教玉饌羞牛骨未有花鈿墮馬嵬
傳說數行衣內詔北風猶帶鴈聲哀
憶得當年三月春幽燕烽火自西秦紫微帝座星光黯
燊惑妖兒讖語眞傳道漢家曾避戍豈知明祚忽夷申
大仇誰報憑回紇天地於今不復晨
昔日持麾入北軍呂劉興廢祖中分羽林宿衛誰勝甲
鉤盾巡宮亦備員天醉漫傳鴉首筭璧還曾話滻池君
幺魔會有天亡日只痛先皇徧草墳
歎息當時鹿豕奔更無人說報君恩臣工若箇能當道
寇虜方傳蛇鬬門幾處秋風祠帝子不勝春草戀王孫
時閒永定二王尚在愁來喜聽虛消息鼓舞心肝拳至尊
往事悲歌鬢指冠水聲猶自哭燕丹三年去越能興越
五世臣韓未報韓涿鹿城邊鬼語泣桑乾河畔水流寒
帝城風景今安似慟哭行人淚鐵肝
小臣從未識天顏忽聽傳呼御鴈還宮扇開時雲影動

鑪煙繞處珮聲閒從王無路隨青鳥先帝時子夢裏不知年歲改曉來依舊淚痕斑
上苑凄迷宮樹煙東風不是舊時妍庭中誰弄碧玉
輦上猶懸輕影錢龍鼠鬬殘河朔地杜鵑啼碎雒陽天
隴頭流水聲聲急瀉向人間作憤泉
一枝無地寄鷓鴣夜月城頭照寂寥諸葛功名虛劍閣
平原車騎散河橋三宮同日殉宗社四海齊聲淚碧霄
盜弄潢池猶赤子忍於王室肆鴟鴞
猶然外柬貢薄茅兄豹連盟小弟鷍豆馬紙人欺聖主

銅頭鐵額謾私交看他幾日絲成絡到底千秋鏡不消

回首身名今在否空餘蟲語弔寒郊

宵旰難迴天聽高遂令臣子諱焦勞早知今日悲龍馭

何不當時戍虎牢鼎沒泗淵難曳引輈愼皇路共呼號

沿邊將士多忠勇尙念先皇舊錦袍

今年春信是如何未見王師蚤渡河漳水漫勞汙白粉

秋泉又見起蒼鵝恨隨春草年年長淚作滄江淚滾滾

翻怪蒼天容盜賊坐令犧肉飽干戈

狐兎縱橫落日斜悲笳淒切舊京華鶴歸雲裏幾聲淚

全祖望曰誤國首罪楊武陵語有微意

鴈斷風中何處家秋塹門前怨青草武陵豁口贈桃花

芽

不應此地作戶鄉況復風枝汗聖王共佩兵符尋嶧孔

誰將飛矢射天狼蝦蟆到處迷官廩鸚鵡從前說上皇

二十七人殉義死劫灰中識魯靈光

小草於天亦有情枝枝葉葉向陽傾逢人怕說興亡事

懷古如聞悲泣聲紛社歲時仍漢臘下泉陰雨念周京

宮車寂寞歸來晚痛殺春風到雒城

山川崩徙不停停誅盡舊生是寧馨戚里正歌三婦豔

豪門已散五侯鯖頗憂穀雚妨王室不道岩光掩帝星

盼殺南朝旌旆出莫教長鎖限魚汀

正疑此日賜梟羹忽報皇都禍已仍明月照人顏慘澹

北風吹鬢髮鬅鬙幾行南鴈歸蘇武一曲胡笳泣李陵

今日人情忘漢大敢云豐鎬不中興

亦知身世是浮鷗不耐關情蚤白頭一路雞聲催夢曉

數番鳥語換春愁世情等是忘憂草人面渾如不繫舟

惟有水痕依故國涓涓日夜向東流

北望園陵涕不禁遊持明水薦清心萬方聚泣酸戚雨

到處吞聲怒結陰地號柏人悲伏莽城名治父備關岡

小臣無力支天柱一夜繁霜鬢髮侵

刀鋸時嚴爲肅貪其期從此翦旄旌平臺屢對天顏穆

宣室時親聖澤湛舞馬猶然依故主客鼈幾日夢江南

不堪指出傷心處新歲重逢是月三

天心藐藐竟難占今日翻悲麥秀漸未見鴻門脫劉季

浪傳石槨賜飛廉飛廉不與殷亂兩京返旆唐靈武五月乘龍

宋建炎全祖望曰弘光亦以五月即位從此中興新日月重修陵上水

紱廉

玉篆幽玄似鏑鏃擬懷椒糈下巫咸女珊瑚樹榮如割
金鳳凰車去若帆多病鏡中看白髮憂時座上淫青衫
二三君子勤王事望把胸中營壘剗

奉贈吳純祐使君 國杰

使君鳧舃慰輿情三月中牟化大行一片慈雲甦道暍
滿泉玉乳發春榮去縣治三里西山上有慈雲峰玉乳泉
水縣有芙蓉山 霹靂威名到鹿城大羅山上有霹靂尖
闕建牙此地舊知名縣有建牙鄉

七言絕句

山詠十三首

青門祖帳爲投閒賀監飄然東出關立定腳跟隨處穩
雙湖不換四明山
嚴陵灘下水潺潺諫議當年看等閒劉氏江河幾易主
釣竿留得富春山
已向雲崨待玉顏便拌柯爛不須還天台深洞胡麻飯
笑我劉郎誤出山
自號鴟夷辭故主五湖載出一身閒會稽鑄像君恩重
魂魄將毋登此山
此中無欲是眞閒半榻蕭然足閉關屏卻利名風景肅
不妨高臥終南山
蛩蛩營魄未曾閒秋月春花空往還千古功臣麟閣上
一朝氣盡北邙山
宰相聲名爲出關山中詔使多殷殷於今無復陶弘景
分付雲嵐護此山
結茅長向此中閒爲愛峯巒作勢頑便欲芻袍端拜石
何勞鐘鐸故驅山
澗草巖花處處開林猿叢豹其追攀殷勤爲謝作歌者
留得王孫是小山
白石青泉何等閒主人辭我出雲關若憐澗戶荒涼久
遍寫移文孔北山
風塵吹半鬢毛班不悟浮生是世閒但見驅車懷北闕
何人攜妓臥東山
大將旌旗出漢關貳師新幸詔書頒少君正獻帷中術
方士爭言海上山
圯橋取履意閒閒一簡玄書佐入關萬戶侯封辭不受

到頭珍重穀城山

禪引十二首

一身枯骨裹黃皮風雨偏於憔悴枝解道是皮還是骨
向來不怕撃風吹
伏劍横行出大荒將軍閫外號無雙歸來細說東山事
結網蜘蛛未肯降
日暮平原射獵歸將軍行處月穿衣入門解甲還尋月
衣到身邊月到扉
窗前梅影瘦支離又見寒風撲面吹昨日落花紛欵欵

色香爭似未開時
一枝藜杖一爐煙老衲談禪未是禪放卻杖藜滅卻火
坐看明月到中天
初看紅葉離邊落又見寒梅嶺上開楚漢興亡只如此
蕭曹事業安在哉
天地無情幻結胎裹皮囊血向蒿萊紅塵滾滾大家裏
不盡衣冠優孟來
牧童鐵笛一聲吹兩兩三三逐障陂犂地主人相叫喚
等閒忘卻這牛兒
緊拴牢把任便宜透頂機關卻未知嚼草眠雲爭自便
不妨吹笛月明時
春深二月桃李開日暮梁園羽蓋來祇今惟有悲風咽
無復歌聲上吹臺
風裏殘妝不自持飄零如雪復如絲泥中別有包香在
混蹀遊蜂總未知
千載縹緗蟲蠹盡百年墳冢盜椎開人生何處藏身窟
辛雨酸風爲告哀

戲題西廂四絕踵韻

情關點破遇慈王借出崔鶯作道場懺悔多情從此始
滅除煩惱是紅娘
君爲絲蘿我爲君交情宛轉數行文負盟老嫗圖仍在
今後修書與孰聞
花陰辜負月溶溶廝守殘燈恨倍鍾今夜天風吹意合
琴心早已到臨邛
一天月色照人癡兩路茫茫未覺時譜出草橋魂未定
蒲東幽夢更誰知

代賀知章逐客四首　壽儫案謝山云爲甲申之難避走諸人作

我亦當時避世人桃源雞犬尙知秦忽聞逋客思投餌
一夜狂風戰水濱
歸去來兮誰與親田園羞見舊時人夷齊到處方招隱
片石西山好結鄰
正欲邀君話旅懷恐滋騰拂到蒼苔大行皇帝如相問
幾日青門祖餞來
芳草年年長自春未聞車馬到江濱他時叢桂能留客
此日湖光頼照人

寄懷聖月弟讀書錫山 補

誰同海畔賦登樓抱病文園渴未休安得二泉酬遠望
夢魂飛落錫山頭據萍鄉社詩選補

壽鏞既於張伯岸處得忠介公集爰就孟顓編本
一一勘比如卷一兩試序演公制義序卷三與王
水功簡卷四誓詞祈雨疏文一命浮圖會冊勸詞
卷五西烏夜飛謁睢陽協忠廟卷六讀李長吉集
卷七中州懷古丹井樓卷八寄懷聖月弟讀書錫
山凡文六詩六謝山原編所遺均爲補入並於題
中註補字以別之又如代蛟關總兵王之仁恢復
檄爲越事原編入正氣集今移入越中集陳越中
十弊疏之後謝山編斯集閒有註語亦均照刊孟
顓幷取續甬上耆舊詩精心勘校壽鏞以爲原編
可仍者仍之其應改者悉取其長惟卷五詠史十
三首楷中散一首末二句長松舊遊處曾奏廣陵
無當時爲之補入竟忘所從來矣壽鏞與孟顓醉
心於忠介遺文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往往如是爰
誌於此後學張壽鏞

雜文

六諭釋理

本州莅任二載見民閒詬誶成風訟獄滋多自媿
訓導不純而愚民陷焉議所以浣濯之使隶東比
戶有士君子之行庶幾太祖高皇帝化民成俗之
旨故率耆老於朔望日講解六諭更就自私自便
之處動以良知良能之性附贅俚言詞無匿旨爾
民其繹思毋忽

孝順父母釋

問你每有口體莫不要喫好食穿好衣麼迴頭一

想此口何來此體何來假無父母生我時如何得
在世間享用我今不教你別的只教你愛惜口體
不當孝順父母麼你每有夫妻後來不做父母麼
做父母不要兒子孝順麼假如生兒子有好衣好
食只與妻子喫著或三朋四友飲酒宿娼任他老
人家飢也不管寒也不管你夫妻不痛恨麼迴頭
一想當日我待父母何如古人有言孝順須生孝
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孝順父母你每有甚麼喫
虧不孝順父母你每有甚麼便宜思之思之

尊敬長上釋

問你每做卑幼時好淩侮長上莫不做長上時反
要人淩侮每麼每見好淩侮人的還受人淩侮只一
轉眼且長上不但家庭鄉黨凡朝廷設官分職以
治爾等皆有長上之分爲你每勸課農桑疏通水
利鋤耡強暴剖平獄訟使你每得養其父母長其
子孫我尊敬他原是爲自家就是長上不稱其職
朝廷自有法度處他你每百姓自當盡子弟之禮
只看平日做歌謠刻圖畫謗訕長上長上便不十
分喫虧自家卻有甚麼受用思之思之

和睦鄉里釋

問你每鄉鄰相處原是拆不開的好友不是解不
開的冤家有何大故便至相爭相訟夫人無兩是
亦無兩非各認一半意氣自平他多爲我一句我
便讓他一句不但他以後開口不得連前多爲的
一句亦覺沒趣了以至兒童婦女傳述的只作不
聞如此鄉鄰爭訟自少試看善處鄉鄰的生則歡
樂之死則痛惜之不幸而遇水火盜賊疾病官司

的事則相率救護若左右手如其不然見面便陽
惜背後便陰笑又或離其所親助其所讎此皆繇
不能和睦之故你每試看還是和睦的占得便宜
多還是不和睦的占得便宜多思之思之

教訓子孫釋

人家不教訓子孫便是不孝順父母仔麼說人能
教訓子孫後來上等的做秀才中舉人進士必道
某人當日做好人其子孫有此好報就不然也說
這是某人子孫豈不是榮親耀祖就是勤身苦體

做得一分人家一生不識府縣終身不受刑罰人
皆說是好人家子孫這也是一句好話柄若乃生
平不知教訓任他流浪胡爲或飲酒賭錢或嫖妓
串戲甚至爲賊爲盜旁人皆說是某人子孫豈不
辱沒了祖宗人於父母長上鄉里尙須委曲開導
至於子孫誰不要好病不專在姑息只且縱他四
字墮壞兒孫一生苟回想到父母面上如何使得
如何使得

各安生理釋

凡人妄想邪心都只緣不安一念如種田的勞碌
一年那得沒有荒歉做工賈的算計千萬那得沒
有虧折這都你自家的命安常做去也自有好受
用處假如你的命不好你就不安卻便有甚麼受
用每見弄聰明的人朝農暮賈五馬六羊到底越
窮越拙連自家本來生理都廢至乞丐餓莩以終
其身可不愼哉

毋作非爲釋

非爲事豈是父母生你時便帶下來的麼這是不
箇便宜思之思之

已上六諭百姓若能遵依便是盛世良民讀書
有文學的便可以發科甲下至細民隨其所爲
各得善報生爲盛世良民歿便是西方佛子鄉
里都敬重他便官府也禮待不消爵位不消黻
羽做甚麼粢盛百子百鼻天罡地煞烏龍十龍
的曾不然任你做盡粢盛救不得生前冤業任
你做盡烏龍護不得你階前皮肉凡我百姓細

繹余言

錢忠介公集卷八

越中集一

疏

瀝血辭銜疏

爲瀝血辭銜特懇收回成命用伸臣志用責臣實事臣於七月初六日撫湖山汛營恭聞令旨特加臣督理軍務兼管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新命臣驚悸無地憂邀功者憲章不貸而況無功有罪如臣反隆寵錫雖屬聖朝鼓勵作人臣寧不捫心增媿乎竊臣一介孱儒屢受國恩初中崇禎丙子科鄉試七十八名繼中丁丑科會試二百五十名復蒙先帝臨軒親策拔置二甲第十四名時用新例除臣太倉州知州不善催科連遭鐫罰會崇禎十六年大赦州郡積逋臣得浣濯自新陛受北京刑部山東司員外郎其冬遭虜入寇中道阻梗臣歸侍二親次春將戒行李恪兵厥職忽慘母艱秋又旋慘

父艱號呼嘔血雞骨支牀者於今三載矣痛念國步浼
危中原左衽郡縣獻文冊而免禍士民奉牛酒而犒師
八紘失御九曜摧芒臣同邑舉貢子衿慷慨憤激捐命
同仇推臣主盟臣不自揣於閏六月十二日創舉義師
猶幸國家恩澤在人人心未泯更喜祖宗英靈在帝帝
眷有歸瞻望今日之赤城不異曩時之白水即閏六月
十八日遣使奉箋馳告師期又於閏六月二十八日再
奉表箋恭請主上視師江干勸鼓士氣七月初三日復
上推戴瀝懇主上聯絡江上諸師飛渡恢勦因蒙傳敕

勉臣忠義臣捧讀感泣誓竭死報今又蒙主上加臣新
銜展轉思維愆深罪大不勝悚恧痛念臣自高曾以來
至臣肅樂受皇恩者七世矣閩先帝變不能死罪一也
南都失守乘輿播遷不能死罪二也虜入內地見納印
賣降者紛紛恐後臣空持正論相折不能力保孤城罪
三也同鄉如臣劉宗周都憲彪佳及衿士王毓蓍從容就
義臣不能從諸君子後蒙面苟活延喘至今罪四也自
揣一身罪不勝書功無足錄忽降特恩非分所擬主上
或念臣舉義爲足赦前愆而鼓後效乎則許臣原官待
罪足矣倘因親提義旅集汎江干爲足賞耶是今日之
舉譬如救溺溺未及救而一探淵者可功譬如拯焚焚
未及拯而往觀歛者可功也夫臣事君猶子事父時事
及今奇慘異變苟有人心決無坐視乃若父母有難爲
人子者呼號其鄰里宗族而力圖捍護父母果何所功
而酬之如臣舉義誼同父子事實平常撫心熟想敢煩
酬錫即旌德報功自有常典然書膚車服必先明試臣
自起兵來汶陽之地景風之賞先及臣復冒昧承受宇
內公議視臣爲何如人且名器者朝廷奔走天下豪傑
之具也主上當草昧之初應運經綸尤宜慎惜名器語
云限之爵爵加知榮威之法法加知懼今必綜覈名實
使天下曉然知爵賞之可貴然後主上有與共功名有
與共功名然後有與共患難有與共患難然後有與共
安樂臣不敢遑稽竊舉南都近事主上所親見也當時
爵賞四出天下皆受恩之人比至胡騎渡江誰爲國家
死守者豈非恩濫無數人不勸之故與臣下愚無識交
游又寡無能衡量天下士竊以當今老成雖云凋謝然
名賢碩望遭難流徙寄寓旁國者有人懷奇抱異伏几

待時者有人至名將雄藩矢心報國或孤忠憤激阨衿隱吏皆未蒙主上旌車之及書命之加獨臣愚陋首受恩渥揣分準情將何自解魏曹植有云功薄而受厚賞則使勞臣不勸又況臣無功而受賞乎倘曰寵銜爲勸臣也假臣渡江復土誠斬名酋主上將何如用寵乎臣實不敢無功倖恩使累開口濫觴長營徇上汙主上維新之政治所繇激切辭還非敢懼辜恩遊謗亦端本澄源稽始慮敝務使一二才猷智能先事業而後功名之士奔走雀躍共佐主上中興恢復也伏乞主上察臣所請

恐赤心爲國受恩感激矣

奉旨憲臣錢肅樂首義毖防倚畀匪輕晉秩久宜後功未艾這所奏新銜不准辭著益加鼓厲部將早奏膚功行膺殊眷該衙門知道

直陳痛哭流涕疏

爲直陳痛哭流涕之言仰祈睿鑒早賜裁決事竊惟醜虜肆虐神人共憤幸主上啓土台諸臣奉箋迎駕不過爲宗社擇主耳爲臣生請命耳臣子何功而諸臣挾以爲市求官要爵紛紛不已臣竊恥之痛之夫覩一家之貧富者不於其家於其門覘一國之強弱者不於其朝伏見先帝時闖賊渡河畿輔失守朝中諸臣方且議考選若干陞官若干相戒莫敢言寇事以致有三月十九之變南京草創弘光嗣起諸臣可以戒矣猶復不戒豈惟不戒且又甚焉至於監紀推官加銜職方徧地而是傳者以爲笑談曾未幾時又有五月十一之變當時挾大權索重賂者皆棄天子而逃曾莫有負羈紲捍牧圉脫君父於危亡者臣言及此傷心泣血然則諸臣之心事主上詳察二年之閒大概可知矣今何時也此何地也而監紀推官諸稱又復四出在外則車馬喧闐歸寓則酒殽靡飫絕不知隔江之上烽煙馳突是何情形沿江之士風雨連宵是何困苦亦絕不言進取籌畫作何打算各路義師應何聯絡而徒以騙取一官爲得計越中光景臣不忍見聞矣主上試遣一人察訪各官每日出外持紅帖挾書帕滿街拜客是爲何狀主上豈上亦以爲是耶非耶在諸臣誤主上罪不容死主上豈可不自爲計恐猝然有不可知之變諸臣行徑已熟非棄主上而逃則復叩頭求哀賣降歸順不患無富貴之

日主上不早自爲計將安歸乎伏乞速降手敕趣召樞
臣張國維部臣章正宸熊汝霖諸正人入對令其條奏
今日應用人才次第召用其江上急切布置星速舉行
一切監紀推官爲前日陋政亟宜裁汰近日如舉義迎
駕諸生或敕該部錄其名次待恢復郡邑之後殿下規
模粗立然後將諸臣分別擢用才大者爲州縣正官次
者爲佐貳如此設施庶天下事尚可爲也昔中國相司
馬胡人相戒不敢犯境今愼選人才亦足資勦虜先聲
幸陛下留意裁擇臣愚狂妄不識忌諱如以臣言爲當

乞立賜施行如以臣言爲不當即賜鈇鉞明正臣罪不
忍祖宗三百年天下一壞再壞今甫有萌芽而此輩又
從而蠹蝕之也臣不勝泣血待命之至

舉義情繇疏

爲實報舉義情繇并敘文武同事諸臣姓名仰祈睿鑒
事竊臣肅樂甬上迂儒婁東拙吏邀俸刑曹未及赴任
而雙親連背繼以先帝之變呼天搶地遂致瘵羸病廢
三載今年春勉扶父柩從東甌歸里臣正在喪次中遂
聞有南都之變臣世受國恩分應死報徒以先臣骸骨
未歸抔土靦顏忍死無何而胡騎且躪省會矣無何而
獻册納璽者舉國若狂無何而僞年號僞國號徧滿街
衢寧郡之從醜虜者且率其士民盡去大明所有字號
矣臣不忍見聞遑避深山至閏六月初七日僞官孔聞
語劉端起見貝勒歸傳聞欲逼縉紳往見又欲士民薙
髮臣於是月初十日呼臣弟肅圖肅範肅祺肅遴等囑
以後事自分必死至是晚忽報原任寧波府朱之葵載
貯庫銀二萬三千兩解赴貝勒者緣原任兵部職方司
郎中孫嘉績舉義路阻不通今復回矣臣喜不自勝又

念臣家無儋石可募壯士身無寸長可從軍旅得臥深
山復見大明日月死且不恨時臣外父董光遠移書謂
臣曰城中朋友議起義兵臣自鄉抵家公議尙屬杳然
臣匍匐入城路遇貢生董志寧等時茫無頭緒臣於是
晚發單徧約鄉紳於次日公議城隍廟中縉紳持
重識體不若臣輕浮淺露終以事大難決未幾僞官朱
之葵孔聞語等突入廟中縉紳咸與施禮不勝忿恨攘
臂大言曰我等明朝官彼清僞官其與我仇敵也何禮
爲臣出而詬且詈之城隍曰神若有知願即擊死此輩

不然臣願先死不忍與狗彘同生此時百姓觀者以億萬計過聽臣言謬以臣爲可任大事遂率數百人擁臣入輿舁至察院公署屬臣舉義以應姚江之後臣於是知太祖高皇帝德澤永久未艾而中興之事尚可爲也臣念士民未受一官未霑一命猶尚爾爾況臣世受國恩者乎遂不辭屑懦迎請龍亭率士民號哭誓師蓋十二日事也是日同臣入署者則有舉人臣張煌言恩貢生臣董志寧王家勤華夏生員臣董應默倪玄楷毛聚奎張夢錫管聖修李文纘李芳泰徐振奇李震元王應斗李凱周元初董德欽倪懋熹駱國挺余志亭義士則有戴爾惠傅弘緒董光遠邵希文錢肅文俞九鼎忻熊其後相繼而來者生員臣則有金昌辰陸宇燝王玉書傅奇遇李文燿周元越姚孫楷紀五昌毛大遇原欽考中式特授誥敕房中書舍人何經何如晉義士臣王來咸楊秉紘徐翼王志忠董應勳傅攀龍傅人龍錢肅度嫡姪臣克荼並以十二日同臣入署朝夕協贊此則同事諸臣姓名之大略也獨念臣庸陋天下共知首義者生員之議非臣有謀齎往者鎮臣之忠非臣有勇料理者餉臣之才非臣有術乞主上將鎮臣王之仁餉臣謝

登壇誓師共邀太僕寺臣謝三賓總理餉務是臣舉義之始末也臣又念餉務殷繁轉運不繼時則有原任刑部奉差江南卹刑臣莊元辰舉人臣萬泰力任轉輸三軍待濟至臣統領義兵將士則有宣大標營總兵臣趙光祖原任閣部臣史可法題授參將臣鍾鼎新原任兵部戎政尚書臣張國維題授游擊臣呂宗忠統領義兵八百六十名原任兵道臣劉士璉劉委加銜守備臣陳應斌領兵四百名原任兵道臣盧若騰劉委守備臣柴雲龍領兵四百名詳委昌國守備俞國榮領兵四百名劉委守備臣路可通領兵三百六十名其原額東西兩營并臣募義兵二千三百名已歸鎮臣標應聽鎮臣另題外此數臣者雖當羹沸之秋不屈穹廬之膝匪直技勇超羣抑且忠節冠世恕乞敕下該部量行褒擢以作千城之氣至臣一家則有胞弟臣肅圖肅範肅祺肅遴嫡姪臣克荼並以十二日同臣入署朝夕協贊此則同事諸臣姓名之大略也獨念臣庸陋天下共知首義者生員之議非臣有謀齎往者鎮臣之忠非臣有勇料理者餉臣之才非臣有術乞主上將鎮臣王之仁餉臣謝

三賓等非常寵拔首事貢矜除臣弟姪矢心報國殫力勤王不願承恩外餘者敕部畫行優敘仍乞將臣特賜放黜以爲愚妄任事者之戒統候睿鑒分別施行

奉旨錢肅樂創義抗虜矢忠無二深可嘉尙其閒任事文武諸臣嚮應奮勇俱著吏兵部分別加授謝三賓莊元辰張煌言已經超擢該衙門知道

陳孤臣心事本末疏

爲恭謝天恩并陳孤臣心事本末仰祈睿鑒事竊臣六月舉義輒蒙主上加臣僉都御史臣三拜辭疏未蒙賜

允臣念江干事急一官辭受之間關係甚小且主上玉體違和一切兵馬錢糧事務概煩批答臣又以不急之章仰干睿覽爲罪滋大又蒙主上允原任大理寺臣章正宸之請概以原官署事遵依至今未敢隕越忽於本月初四日差官恭捧敕書至臣汛地王言粹藹驟來滿地陽春天語琳琅似散九天珠玉臣跪讀之餘感激無地一面設香案叩頭謝恩訖竊念興師爲國非敢媒官此敕降於起義之時或可褒錄以勸將來今頓兵三月杳無成功十二之戰雖曾擊殺數十騎然以日暮收兵致士卒傷亡臣不敢稱功止敢言罪今虜勢日橫恢復無期此應降敕切責之時豈褒寵前勞之日伏懇主上鑒臣微悃許臣仍書原銜所降明綸仕襲藏之待恢復杭州然後恭對士民拜受恩典庶主上予之不濫恩臣受之非失節矣至臣前題敘舉義一疏不過望部覆以慰將士耳臣弟肅閫肅範肅祺肅邁姪克恭等原疏業言皆矢心報國不願承恩今部覆皆加監紀職銜夫監紀等官弘光之弊政也望主上痛切革除肅清朝政而臣一門先有五監紀名器之濫莫過於此臣若不激切

辭還使慕義戮力冒昧功名亦非臣弟姪之所願也伏乞敕部速行改正使天下知有少年好義不願居官者若而人則芳名自足千古何必與監紀諸人肩摩轂擊烜赫道左使越城中竟無投足之地哉緣恭謝天恩并陳孤臣心事爲此具奏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辭副都御史疏

爲微臣若再受官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心並絕不可爲人懇乞主上立收加銜之命俾微臣量功可居主上亦留恩可繼事竊惟東奴蹂躪中原浸淫兩浙夷狄

之禍至此而極薙髮偏於姓氏淫辱及於衣冠豈惟孝陵作踐主上實慘動慈顏哉有頭顱者誰不愛髮有妻孥者誰不顧家今日此舉正如火燒屋上寇至門庭梃者刃者瓦者石者汲水者負盎者持繩索者其家之父子兄弟奴婢僕妾罔不盡出以驅其一旦之急迫夫寇去矣火息矣主人行觴以觴從者或慰之以話言或酬之以金帛未爲晚也今突如之倏方張臥榻之鼾未息而主人且傾其盆盎壺漿以勞之一時解鬬之人羣起而爭其餘瀝杯盤狼籍寇有喜色即或幸而得去而報允文之流比之於臣層累而上而今官階並出臣下臣

有斬級擒四之事皆臣戰士奮不顧身深入巢穴之所致也臣部將如鍾鼎新呂宗忠俞國榮等斯實俠骨超羣血心敢戰亦以未得入杭不敢過請殊擢其餘步校皆梏腹荷戈忍炊待戰臣亦無以慰勞之而臣顧以無功之人先膺上賞戰士其謂臣何是臣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矣古人有云論德而受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臣每覽古訓見冒榮苟祿則怵乎若墜有正供矣有捐助矣又有意外之苛求矣又有客兵狎至東西驚竄富室係累追脅之苦矣兩都之中臣邑又最苦臣坐視臣郡之父老子弟流離顛沛冤苦呻吟之狀而曾莫之救猶復今日陞一官明日加一級是臣無惻隱之心一矣臣本科目庸流斗筲下器一時憤激遂統師旅數月以來碌碌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臣見同事如新授僉院臣沈宸荃大理寺少卿臣陳潛夫皆才略淵凝機謀深秘而兵部職方司今太僕寺少卿臣方端士尤能陷堅突陣勇冠三軍登舟則索筆賦詩上岸則橫戈躍馬實古謝安石虞

天淵蒼黃素豔臣若不激切辭還是臣無是非之心四矣竊念臣與師舉義不過爲名節二字今反以舉義喪其生平何以謝人言何以慰方寸伏乞主上念臣所辭非格套亦非飾情特允所請俾臣得少效尺寸之功再受非常之賞井欲主上少留不盡之恩以爲策勳之地亦未必非鼓舞人心恢復中興之一助也

先去致虜之媒害民之賊疏

爲欲滅虜必先去致虜之媒欲安民必先去害民之賊謹合疏彙陳懇主上大奮乾斷力行振刷以肅朝廷紀

綱以救萬民湯火事竊國家喪敗以至今日九州之地僅得一隅如燭之將見其跋如木之甫有其肆可謂危矣微矣主上居越中雖不比前代人主乘輿荊棘之慘然百司未備百度未修可謂僻矣陋矣越城咫尺之地皇天之所付予祖宗之所寄託萬姓之所觀瞻皆萃於此可謂重矣大矣以至危至微之時至僻至陋之地而主上又處極重極大之任故所以望主上不容不備以之繫方絕又重震之此之謂也夫國俊與鳳儀等自有天下萬世皆謂主上違祖訓拂人言以禁兵私戚臣則謂之何且國俊不過優游展几之閒而謂之功臣將何以處夫二藩各鎮鯊風宿露枕戈衽甲之將吏乎主上又語廷臣曰此可不必夫事之大者孰有過於內戚典兵宦官預政之事乎若率此不易雖全盛金湯猶恐覆失況於存亡呼吸之閒乎枚乘有言曰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震之此之謂也夫國俊與鳳儀等自有應得之富貴臣等獨謂不應與禁旅司城禁核錢糧耳主上何憚而必違祖訓拂人言以重爲新政之累乎昔

李沆引燭焚詔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臣等雖遠慙李沆然以爲不可者不獨一沆矣主上何苦而重拒眾人之請以遂戚近之私乎使國俊等守其應得之官員勿勉主上爲恢復大策則富貴可長久苟其不然徒以興兵司禁專理錢糧傲然侈大與主上以違祖訓拂人言之名於心忍乎且其所謂傲然侈大者一日絲能幾日絡乎以爲國計則不忠以爲身計則不安主上翻然改圖追正前失所以爲宗社計亦所以爲國俊等計也古語曰三人從眾今言者非獨三人恐眾論不宜重違也

歷攷前代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人心而已屬當東奴肆虐之餘人心吁嗟思漢一聞舉義民氣百倍主上亦思所以致此者何爲乎太祖列聖深仁厚澤之所致也主上嗣起小民延頸企踵喁喁相望曰今而後吾爲大明赤子矣吾髮膚可保矣吾廬舍可保矣吾妻孥可保矣浙西殘害屢聞未見作何整頓惟於後海舟山之閒今則不然軍興以來維正之供既不能免加之水潦爲災歲惡不入兩郡之稼十而滅七責之輸納已自不忍又重以強兵悍卒地豪土霸相倚爲姦越城內外小民稍有寸藏銖積搜捕無遺傳聞一日之閒鈔搶者數十家係累相望掠奪迫恐或辱及衣冠或刑及婦女以民爲魚以兵爲網小民呼嗟莫必其命咸綱言曰吾前者望保室家保妻子耳今而若此吾獨奈何愛數莖之髮而子子忪忪爲無家無室之人乎獨恐小民卒然一旦有恬然棄髮之心主上將安所用之書曰毋虐孤有幼民困如此而主上不救非所以字也撫臣古者方伯連帥之職任至重也今得加刃其頸矣然猶曰在外也今者陳梧縱兵鈔王鎮之家而相訐奏業命廷臣行鞫矣陳梧拔刃直入劫犯以去廷臣無一人敢正視者夫禁城紀法之地廷臣敕命之官而恣縱若此唐肅宗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李愬曰吾今日贍落於溫御史意者今日無李勉溫造其人乎將何以寒姦膽而尊朝廷也荊本徹業受總督蘇松浙西之命今飄然澥上月餘矣浙西殘害屢聞未見作何整頓惟於後海舟山之閒搜索富人爲生涯耳而朝廷不聞一賜詰問一行督察悠悠忽忽縹緲無屬人主號令比於風雷以風有愷動之勢雷有嚴肅之威今玩忽如此非所以法天也人情懼則思患安則圖樂今中興事業未就東双窺渡可虞

而書帕滿街請託盈路昔先帝憂勤十七載而不免於禍災者諸臣書帕害之也弘光立而猶不改今事至於此亦可憐極矣而猶不改禍本未去殃兆先見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昔賈誼當文帝之時猶云厝火積薪今越城距江上不百里便息警恬烽諱言虜事惟見寬衣大袖殿阿煖赫簪頭盧兒豪悍林立飲酒唱戲殆無虛日歐陽文忠以爲朝廷無憂虜之心而常有懼虜之色今幷懼虜之色而無之將何以大建中興之業成不世之功乎臣等非敢故爲戇直以取時戾憂慽禍患介在呼吸有不敢不言不忍不言者伏乞主上詳覽臣言勉思至計收回咸近之命立救湯火之民使朝綱肅然一新臣工毅然丕振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先臣恩典疏

爲恭謝天恩幷陳先臣官微不敢濫膺恩典乞主上量予應得誥命以慰人子無已之情事竊惟祭葬之典朝廷所以隆禮大臣者也臣何人斯亦得令先臣冒榮地下中夜循省感深泣下竊念臣父在日不過教職耳六載外吏催科無狀致臣父母不得生受榮封言念及此血淚幾枯肝腸萬裂矣夫人子事親雖死如生假如臣父在日以教職周旋殿陛之閒當無住足處安望杯斝之餘牢醴之賜哉竊恐鬼神有知其踧踖無地更有甚於生前者臣爲人子追想儀容代爲踧踖恩盛典既已下頒辭之不敢小臣無路承恩受之又不敢兩念旁皇徒昏達旦又思臣爲人子令父母望皇恩欲脬釁而趨趋不進非孝也尊卑殊絕辜負明恩忍痛割情不以上告非忠也輒敢冒嫌再請伏乞敕下該部量贈先臣一級之榮庶得以新加之章服拜嘉貺於几筵老人結草故鬼能之今鬼豈或讓哉至於納封新例臣已知之獨苦家事無百金之產鄉里所共知他人起義皆云破家臣獨無家可破主上聞之亦必有惻然者臣一時不能上納或先給與誥命容臣設處陸續完納庶上全公務下盡私情兩得之矣昌勝伏地哀號待命之至

再辭新命疏

爲君恩難受臣志可原謹瀝血再辭必求天鑒許臣辭還事臣竊觀邇年以來格套用事大臣非不欲官也閣

命而趋趄曰例應辭爾例應三辭爾及夫大臣有罪被劾奉表待命朝廷雖欲去此人然猶優詔答之曰待大臣之體如是也格套彌繁中心不存君臣之志各遯於膏肓之間而不可問嗟乎此故國所以禾黍世道所以江河也主上聖明中興在邇臣等實幾幾有泰交之望焉泰之彖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父有志揭日月而行之臣下有志納戶牖而進之非志則失其所以相交之具矣今羣臣紛紛勸進主上必欲俟之恢復兩京之後是主上所以爲志也何獨微臣舉義至今寸土未復

寸功未酬歷級升階靦顏罔極使書之史冊又增一有君無臣之歎哉且臣於二十四日十道並舉冀虜勢已窮杭城可復聞主上起行中庭盼望捷音不能安坐而臣等猶然望岸而登循涯而返不知主上聞報何以爲心臣一想主上之心又不自解何以爲心臣言及此非但不敢受抑不忍受矣臣持一不入杭誓不再受一官之志竊欲上交於主乞主上矜憫臣愚特許辭還新命庶區區此衷得收之戶牖之中勿擯之日月之外伏候敕旨

臣兵無餉疏

爲臣兵有餉而無餉則臣兵有兵而無兵貔主上大示畫一之法以救垂盡之兵以收恢勦之效事綱臣舉義至今六月不敢動支官帑皆賴臣郡鄉紳士庶割肉相啖分膏相續今又於將盡之日博求接濟之方則尙有漏脈富戶按圖索籍可得三萬金然是三萬金者名耳其間有未必納者有雖納而未必全者三萬之中僅可及半使其一心供軍無分撓旁出之令則亦可支三月今接邸報又見內臣李國輔一疏奉旨寧波樂助銀兩

准先納一半額收解進軍需方急有可便民裕國的李國輔不妨便宜奏行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捧讀之餘不勝驚悸竊臣前者多言觸忌雖蒙主上優容然劍實在頸矣連月以來以言爲戒又何敢復與內臣爭然事有不得不言者卽言之亦與內臣平氣徐商正未嘗爭也寧郡之赤子皆主上赤子則寧郡赤子之餉皆主上餉臣得而用之國輔亦得而用之今必曰專應與臣而不應與國輔是爭也但思臣首舉義旗止爲大明二字分

處之義餉又復目張腹動必欲分之奪之且聞糧米改折一項業奉旨解臣軍前李國輔又欲誘而致之是臣非無餉也以奪之者眾而致臣無餉臣非無兵也奪臣之餉則必散臣之兵臣不知所以為計矣若曰國輔之餉與臣不相及則寧郡止此富戶富戶亦止此膏血不能兩及且臣郡又非桃源洞口別有一種世外人家可以供內臣之搜括者也懇乞主上明示畫一之法或令義餉專屬國輔容臣散兵而去利害緩急唯主上裁酌臣終始不敢與內臣爭也奉敕旨下訖

遵旨題敘疏

為遵旨題敘勤勞各官懇敕部量加職級以示鼓舞事竊臣六月舉義至於冬盡醜虜尚逋天誅西北未殞正朔鎪枯骨以為除剜心肉而為脯膏血徒乾恢勦罔效此則臣之奉命無狀非將士之不用命也痛念將士自六月以來江邊苦霧澤畔寒煙甲在身而蟣蝨戈枕夜而旁皇捐室家棄妻子與臣從事於波濤矢石之間雖其天性忠義哉其劬勞亦可憫已遠追前古宋薇遣使則云靡室靡家出車勞軍則云豈不懷歸誠以室家之

契家後學全祖望編次
縣後學張壽鏞校補

越中集二

疏

十亡十死疏

爲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禍在剝膚勢難緘默不禁涕泣直陳乞主上赦臣狂妄亟謀所以安國本甦民生事臣聞天陰欲雨則變象見於柱礎之

間人病將危則怪氣見於眉宇之際今國統甫立不幸變象怪氣層見疊出若畏懼禍患忍而不言恐死無以見先帝敢痛切爲主上陳之臣聞人才者國之元氣又曰國之楨幹人之生也氣衛之本之立也幹挺之今翹車徵帛非不四出而無一應命者賢者翱翔而往難覽鳳凰之輝不肖者翩翩而來不畏鵂鶹之刺可爲寒心者一也昔陽門哭介晉國寢兵句踐宇孤越人輕死夫介夫非死難之官孤子非忠臣之後而致誠於此則食報於彼豈非志有先感理無或奪者乎今者憲臣劉宗周一生正直臨難從容斯誠國之柱石不幸先殉謂宜遣重臣詣廬哭奠以奬忠魂而近聞謚贈陰卻未協輿情雖敕部改正遲久未覆悠忽如此何以爲勸可爲寒心者二也張國俊憑藉寵靈坐得富貴外倚強藩之援內結腹心之助勢侔人主權傾中外主上雖英明獨斷而此輩因緣影現惑人聽指語曰緜緜不絕將尋斧柯易曰履霜堅冰至此言禍福之來必有其漸也可爲寒心者三也諫鼓謗木所以立國下瘖上聾厥禍乃叢輔臣爲張國俊等直諫臺省相繼進言主上明詧臣工以爲不必夫導川猶虞或壅防口豈有盡言恐禁廷遂有寒蟬朝陽無復鳴鳳將何以杜絕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可爲寒心者四也管子以爲經制不立如渡江河亡維楫中流遇風其覆也必今舊德名流裂裳裹足後生新進鼓舌搖脣罔識體統有累尊嚴遠方聽聞徒滋姍笑可爲寒心者五也長林豐草狐狸所居人不知怪及其假借鬚眉乞取嘲笑浸假而入人之堂皇浸假而入人之帷帳則人皆怪之矣今反覆之輩借推戴以呈身覲望之徒冒薦舉而入幕此亦妖狐借面諧聲登高

入陛之時矣可爲寒心者六也楚藩編素從軍誓雪國
恥熱血濺衣孤忠感日可謂宗子維城卽江干開詔不
過聯親親之誼息同姓之爭豈有他心致遷口實而李
長祥便面加斥辱賈誼以文帝失體羣臣猶引堂陛之
喻況楚藩與主上同憂均賊戚者乎而淩蔑至此堂無陛
矣不咄咄逼人乎可爲寒心者七也易曰其亡其亡繫
於苞桑而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有其存者也是
以古之賢君或雨下城而不喜或三日穀而猶憂晝稱
君臣相敕惟是幾康而股肱不良萬事隳壞未嘗不流

涕也今咫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越中毉衣博帶滿目太
平謳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可爲寒心者八也今
何時乎陰雨覆車將伯呼號之日也謂宜倚仗得人員
幅可恃竊見主上所與託國者強半弘光故臣臣知主
上爲此亦有所不得已矣然而鴞鳥怪聲東徙猶惡飛
蛾滅燭至死不改恐引類呼朋復作敗國亡家之事如
佛祖心傳燈燈相續鬬獸泥塗趾趾相印可爲寒心者
九也雖然猶枝葉也請言根本根本者民心是已今自
七月雨水不時谿谷山澤之閒漂民廬舍以千百計民

以水死一也東浙斥滷之地風潮衝齧石埭俱壞海水
沸入四成失望民以饑死二也且今之披堅執銳者皆農民
也起義至今壯者殞於鋒鏑弱者疲於轉輸父子呻吟
夫婦愁苦民以戰死三也越城無人不官害民不淺姑
不論其他卽以心紅紙劄言之各衙門取行日不暇給
貨已竭矣而猶借貸以應此羣獨無父母妻子乎柰何
其重困之也民以供應死四也東南故水澤國舟子倚
舟爲命今一舟之集士卒蜂蟻爭舟小民忿恨無可如
何或棄舟而遁或鑿舟以沈八口嗷嗷束手就斃民以

無藝死五也小民八口之家少有蓋藏地棍構串便來
搜索藩鎮耳目旣遠不及覺知今又有假藩鎮之兵入
鄉鈔掠雞犬不遺寧紹城鄉少有贏餘之家幾於苗耨
而髮櫛矣民以財死六也富民雖曰義應輸助然非有
罪於官也今甚者拘繫矣小民幽囚圄圄之中號呼箠
楚之下至有甘心雉經者民以刑死七也大兵所聚沿
門供億一或不應排闥直入莫敢誰何或折門榻爲爨
具或叱妻女爲僕妾閒亦有淫汚者民以辱死八也今
又有甚者劣衿惡棍無所事事羅織富民以爲生涯或

藉手爲羔鴈東西餽送或洩慨於睚眦匿名蠹害小民危疑寄命漏刻之下至以憂恐死九也始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溝鎮之一吸恐繼也合溝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虜未至則兵殺之虜既至則虜又殺之以不忍一髮之故無所逃罪民以髮死十也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怨如此天不怒乎台天怒人怨以爲國其能國乎繇前九亡并此而十若不速圖變計臣不知所稅駕矣伏乞主上力救魚爛之民深思固本之義清明以滋君德嚴正以立朝綱爲師之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弗用勿爲坤之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使一詔出而羣工拜聖十行下而萬里稱明庶雒陽有再覩之天九廟有重新之日矣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誠不敢辭狂妄之誅仍願主上受聖明之福區區孤忱天日共鑒惟主上裁察

鄭慈有兵無餉疏

爲鄭慈有兵無餉戶部派地獨遺謹瀝苦情懇乞嚴敕補派以便進勦事本月十五日見戶部主事臣邵之詹揭帖有畫地派餉之說具見餉臣苦心經畫井井有條但八郡之中官兵義兵俱蒙派及正如兩露滋培百草咸潤獨是以寧波之糧專給王藩與協鎮等官兵而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獨臣鄭慈兩邑現統義兵守汛杭湖瓜瀝等處既不見分本郡之緒餘復不蒙借他郡之涓滴未知餉臣何說處此如以臣等不肖不應在舉義之列耶則宜明棄其人不宜陰奪其餉如以臣等不肖借舉義之名以虛伍冒餉耶則亦宜嚴核其實不宜全軼其名況主上親踐江干臣等恭叩楊前過蒙天語獎勵則亦謬收臣等於菲葑之列矣且虜騎長驅入情披靡江干首事果屬何人餉臣獨未之聞乎即兵科給事中臣祁熊佳奉命察核如臣兩邑竟無一人則亦咄咄怪事科臣應據實奏聞矣又況十二之戰臣等兩邑之師聯標深入亦曾首當強虜格殺數十騎則兩邑之有兵不獨浙之人知之虜人亦知之矣夫兵行糧從亙古不易欲驅飢寒之卒畢命鋒刃之間恐慈父不能得之於孝子況此蚩蚩之民哉今餉臣議餉獨見漏遺豈兩邑之兵獨能不炊而飽不續而溫乎抑臣等能

運變金石轉移黃白有神仙自然之功乎抑東浙八郡之外別有天施地生之處爲臣等繼續命之區乎終夜思維不得其解伏乞主上敕下該部如何補派則立行派定以便催糧接濟如以兩邑義兵無濟於用不必派糧望主上嚴敕臣等立行解散庶各兵得歸農餉口不至餒斃江干則浩蕩之仁與天無極矣臣等原爲舉義而來醜虜未滅終不敢歸見廬墓散兵之日願率家丁數人隨諸臣從軍自效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太祖高皇帝有靈鑒臣此心哀臣此苦臣言至此一字一血統祈主上速賜施行

乞假歸葬疏

爲天下第一苦臣心第一苦事謹涕泣陳情於聖明之前仰祈俯鑒苦衷特賜假歸葬少全人子之情少遂烏鳥之私事竊以謀國忘家者臣子之心推情及下者帝王之誼故四牡遣使則歌將母以送之蓼莪失養則呼昊天以哀之凡以人子之情不容奪而終天之痛無時已也況臣父母非如他臣早膺恩典久遂甘旨得少追不孝罪萬分之一者乎憶臣生年五歲先母楊見背

伶仃孤苦迄於成立幸賴繼母傅天性慈和鞠育過於己出先臣益忠早餘於庠屢躓不第每以忠孝訓勖臣等臣家世受國恩清白相傳不異寒素至臣之身而窮彌甚臣兄弟十人入無兼辰之食出多百結之衣臣母保抱之餘繼以炊爨炊爨之餘繼以針綫夏則暑汗浹衣冬則凍血盈指臣言及此痛心萬裂方幸邀榮科第少效菽水而臣父見臣清苦忍受寒氈之職司訓瑞安者五年瑞安人德之爲臣父造祠設祭至國變驟聞各處生祠十無一存而獨臣父祠爲魯靈光則公道在人心而先臣勞績爲不容泯也臣任太倉六年並無劣狀止以催科不前屢遭鐫級致考成恩例不逮先臣猶自顧髮齒未衰他日戮力王事嘗可補請不意癸未之春而臣繼母又見背矣癸未之秋而臣父又見背矣臣號泣奔走嘔血如注命不絕者一髮三年病廢兩足跛躄即臣舉義時猶從牀席中投袂起也嗟乎如此苦狀鄉里所共見知誰謂其不然乎臣連遭大變毀衣銷帶竭蹶喪事臣父骸骨尚不能返臣偏地行乞乃得於今年之四月歸里甫完喪次而南都之變聞矣擬於七月

初三日奉柩入窆則又以起義不能如願矣改期於十月廿四而又以恢復無日淹留江干不能歸矣萬不得已改於今月之十八日者皆云去今年不葬則山向未利須俟之三年後痛念人命危淺朝不慮夕況臣又以多病之身遭逢多難萬一三年之中卒卒相從先臣生不能盡歡於前沒不能盡禮於後萬世罪人舍恨入地矣今業定期於十八日伏乞主上念天下之臣惟臣最痛許以義師暫委營將統領假歸苫天下之苦惟臣最痛許以義師暫委營將統領假歸十日葬畢即趨江干共事李令伯云事陛下之日長報此以後犬馬餘年皆爲主上效馳驅之日則又不僅於長短之間較其低昂也謹瀝血悲鳴懇主上鑒天下無無父之國親喪有自致之情特允所請以全愚志以弘孝治臣蒲樂昜勝檀顙向闕陳情之至

臣兵四十日無餉疏

爲臣兵四十日無餉望絕不繼勢散可虞懇乞主上立賜裁酌以便進勦事竊惟民之所恃者天也奪民之天不可況奪兵之天乎奪民之天是去一生而得一死奪兵之天且去一生而就二死矣憶臣六月起義相守至今六閱月雖無尺寸之功頗著斬馘之效所食錢糧皆動支餉部並不絲毫以煩官帑前此則督臣謝三賓主之後此則餉部主事臣吳元德主之源源相繼以至於今雖或半月或二十日曠隔不繼臣未敢以庚癸之呼仰瀆宸聽者臣知外解不至戶部點金無術亦知臣郡解雖愆期尙不至絕望也今四十日矣大聲疾呼而不應矣呼之督餉之吳元德而元德不應矣呼之協理之萬泰而萬泰不應矣臣郡來者皆言續派之富戶尙可接踵而至矣富民恨不早窮窮民恨不早死如此光景安望輸納之日安望救濟之期哉臣若欲散兵而去則臣郡好友皆謂臣有名無實有始無終貽書誚責矣若欲擁兵而戰則是父母不能繫飢寒之子於膝下而臣反能驅飢寒之卒於刃前此必不得之理也前此各兵無食伏舟而泣不使臣知皆相顧言曰錢某遇我厚不忍去然其時尙猶有望或姑忍之耳今望絕矣不能忍矣彼猶然人也匪能飲野水食野草臣軍法又嚴所過

之地實實秋毫無犯舍錢糧外別無奇贏可以供軍食者卽欲不舍臣而去尙能忍哉兵散之後醜虜未滅不敢歸臥家園躁動取咎臣又不敢優游侍從力怯膽枯素又無持弓挾矢之能不能充一卒之用則惟有一死而已主上豈忍見中興有期臣謬廁首義之人不死於虜而先死於餉哉前面對主上亦曾切言餉事主上諭以戶部挪解臣竊見臣同事大僕寺卿臣陳潛夫毀家供軍親戚朋友借貸都盡欲向戶部挪四百金至今未得臣兵每月支餉五千今不敢望一月或先支半月亦須二千五百金不幾望戶部如西江水乎臣言及此呼號無路矣伏乞敕下廷臣詳酌或容臣散兵而去或別施救濟之術或一面先挪移二千應年終之急一面敕撫臣蘇壯加意綏輯使臣郡不生他變則候至明年正月閒或尙有甦解之路也爲此激切具奏懇祈睿鑒

辭職辦餉疏

爲臣餉萬分難支臣兵萬分難聚臣身萬分難安臣苦萬分難盡據實奏聞仰祈睿鑒事竊惟六月興師義兵羣起他郡之兵皆資正餉臣兵獨資義餉使其相安毋或刼奪目前猶可支吾迨當時官兵食官餉今則官兵亦食義餉矣當時義兵食義餉今則義兵不許食官餉并不容食義餉矣嗟此兵也均屬王師何爲官則索取不禁爲義則求乞無門乎臣初焉奉旨至寧鎭夷藩卽遣一馬牌內云義師借名索餉擾害地方深可痛恨擬某日提兵嚴行杜絕臣謂藩臣所專者糧米改折也乃富民則以此爲護符矣臣一面委曲調停一面苦心勸諭富民迷心始開慳囊願出不料藩臣復於初三日提兵入郡藩臣此來雖非絕臣義餉然怯者挈家而奔頑者託名以拒不得已復至奉化縣坐催數日藩觀望而去矣至奉化收索正餉而富戶又以餉歸王藩臣復遣兵營將以糧餉久通請臣親追冀得少濟萬分之一今臣尙如此他復何望往時餉臣爲臣徵餉止任勢也今并任禍矣自今以往誰再爲臣徵解者是臣餉萬分難支也餉不可支兵將焉賴無米而炊巧婦炊復何繇剋以啖臣軍肉亦易盡彼譖之曰謂臣兵無幾糜餉十萬夫臣餉始則餉臣謝三賓主之繼則通判吳元德主之今則署海防廳朱壽鏞主之每解必有官官必有批批

必有黏卷非臣可手攫而袖藏亦非臣可句銼而字抹臣兵實三千三百臣支過之餉除與武寧藩劃會外實支過三萬餘兩衣甲器械賞功飽血死皆在焉主上試弔批迴驗視仍令善算者稽核八月之間三萬餘金養三千三百之兵有餘不足瞭然可見矣且臣若支過十萬之糧臣兵耳目難掩知臣有餘糧在家不閑然思逞則亦子然舍去何以臣兵至行乞於市而絕無怨言且尙不肯舍臣而去也今臣坐催一月止得三千兩臣未離汛業已缺餉五十日今八十日矣各兵衣甲典盡稱貸

多金今日散銀明日依然赤手加以望救無門後解不繼此輩爲義而來豈忍令之餒死江上哉是臣兵萬分難聚也臣自起義以來便以一死自誓然死於虜臣之願也若以擁兵之故至於爭餉以爭餉之故至於殺身臣雖至愚萬不爲此然臣不散兵則有不散兵之死散兵則有散兵之死是臣身萬分難安也語云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臣以爲窮能呼天非窮之至痛能呼父母非痛之至今臣滿腹窮愁渾身痛楚天則咫也父母則膝下也每欲發聲則喀喀而不能吐如患瘖啞見其狀則疾痛也與之言則拂泗灣灣而不能道一字處臣今日之勢吞聲結氣何以異此伏念臣戍馬原非所長止爲義憤所激遂使支離攘臂今在朝則英賢布列在外則長城屹如祝標立義名翻逢彼怒干戈起於肘腋蜂蠆發於懷袖臣今雖欲不退有萬不可得者臣惟有披髮入山祝主上萬壽無疆願大明八百再祀卽使天下淸明亦不敢出山再提舉義二字仍邀非分功名至臣蹤跡搜訪定多此行亦斷不敢入閒以應藩臣懷貳之口卽日拜表長行永與世辭謹差官齎敕拜還臣

無功竊寵濫冒已多祖父恩榮非意所擬亦幷從此拜還伏乞主上哀憫特許釋放收還前命使舉義之人不至無辜珍滅荷主上生成之恩世世無盡臣肅樂無任死罪死罪

四月初二日奉旨錢先生創義甬東身經百戰近以餉絀思專予爲心惻念先生原以義始當竟初心後效可期前勞足惜著往澥上協同定央藩定西鎭商榷機宜規取三央分道夾攻其收善定還加敕與他該衙門知道

陳越中十弊疏 全祖望曰此疏上唐王 尋鏞案原有目無文今從乾坤正氣集補

爲虜無渡江之能越有招虜之漸謹陳大弊十端乞皇上以爲前車救臣工實圖打算毋使風雨泥塗復呼將伯大家拍手莫救淪胥事臣竊惟周人刺厲引殷作鑒貢山規文借秦爲喻皆咎嗟近事冀相警曉然臣猶以爲遠也近如越中倘起倘敗目前急瘼皇上亦知過江之繇不在虜而仍在越乎夫越人禦虜者也監國主扶病視師居越一載實爲勞苦而臣謂之招虜毋乃太過譬之聚羶於室而曰吾以驅蠅也揑賊於門而曰吾以招之也自王之仁以

防寇也以招之之道禦之不謂之招其可哉越中招虜之事大約有十臣請數之願陛下留覽而垂誠焉一曰大臣之戾氣招之也皇上與魯王同根共枝叔姪之親不啻父子皇上之待魯王不爲不厚魯王之奉皇上不爲不恭而諸臣自作疑猜互生嫌構致廷臣進持重之說皇上欲親征之期古人有言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越中滿城乖氣欲以驅虜可得乎事既已敗諸臣拆人門戶毀人堂構於心大快如國事何皇上聖度如天斯廓狹不以前事爲恨其繫念魯王料復襲形於色但恐

朝臣仍執畸見以快前恨欲使浙人自救其頭而閩人自封其閫事將大裂願皇上急發兵救浙毋爲鼷鼠所搖也一曰大帥之驕氣招之也憶臣等起義時王之仁降虜之後同心向義臣等相與築壇以崇其禮羅拜以結其心行次紹興便謂重權在握莫我誰何忌鄭遵謙威名便欲陳兵襲殺臣等委曲勸解遂遷禍及臣既隨魯王至越王之仁遣牌突入語多不遜魯王含淚受之春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惡其威權之下移也皇上英明天挺諸臣亦恭謹奉法然願我皇上愼之於未然也

一曰文武內外大小諸臣之忿氣招之也自王之仁以凶詐狡訐開其端嗣後無一人一日不在構鬬中者或爭餉相殺或爭兵相仇或以閩浙玄黃或以戰守水火或挺劍於當朝或剚刃於公座或含沙於意見之偏或蜚蜮於議論之左滿朝葛藟盡人蜂蠆昔平勃交歡以安劉廉藺釋爭而存趙詩曰不告於訩在泮獻功今越已至此悔之何及閩中得毋亦有玄黃水火相訟相仇未克滌乃心肝以報國家者乎願我皇上以純灰三百斛頒賜諸臣令各洗心毋貽後悔也一曰文武之寐氣

招之也臣嘗從江上入城見諸臣候至晌午僉曰王坐朝諸臣端拱翔步履聲寨然近前行四拜禮絕無鄰邊妙算憂國遠謨殆詩所謂聽言則對誦言則退者比日昳罷朝諸臣交拜飲酒爲歡今日如是明日復然虜方眈眈我則晏晏虜方矯矯我則嘻嘻彼其心非不憂虜之至也視蔭待漏偷一日之安而已以爲夢則口耳聽說儼然醒也以爲醒而精神已鼾鼾游華胥之天矣夫虜陰類也陰物憑人乘寐而入今其徵矣皇上銳意發憤厲易師期未免金柅之繫得毋諸臣中亦尚有寐而未醒者乎今虜蹯寧紹矣長驅合溫則閩患剝膚願皇上急呼諸臣而大振之也一曰閑臣之怪氣招之也憶臣起義時老成持重者多腹誹心謗甚有對妻子號泣者及魯王在越則又借舉義爲終南山口侏儒厭役莫不得宮夫鬼見於庭犬言於廳則人皆怪之今此輩舉動如此何異鬼而晝見犬而人言哉皇上慎持名器決罪可贖乎皇上躡飭法紀百度貞明萬萬無此然人之趨利如水赴壑保無有乘其罅而劃之榮乎願即申飭不令若輩倖嘗然臣編見周昌憤臣起義至陰嗾王臣工毋使他人笑閩猶閩人笑浙也一曰諸臣之冠氣鳴謙來奪臣餉臣之散兵實繇於此今已聯翩取高位矣諸如此者復何可限又越之未敗諸人爭以拒閩得招之也虜禍隔江諸臣嘗以殺虜爲性命是故優耕棘

矜皆戰器也盆盎瓶罍皆戰資也老弱婦女皆戰人也飲食夢思皆戰心也故其氣足以壯而事可以成今越中請舉經筵矣因經筵而置官遂無不爲經筵講官者請考童生矣因考試而講價遂使富家兒無非青錢選者究竟迂腐之利諸臣受之而迂腐之害還中朝廷可爲三歎息也夫越中去虜不咫尺猶尙如此閭中去虜遠又恃皇上威靈可幸無恐保無粉飾太平如若輩所爲乎願卽嚴飭六曹大小諸臣專心辦賊也一曰朝中之濁氣招之也吏兵二部爲兩番奴隸百請百諾朝奏

暮發更始初立羊胃興讒齊冏專朝狗尾盈坐識者固已病其不堪矣而誤國賊臣馬士英阮大鋮通國共知其姦百族思食其肉卽以方藩私誼免其誅夷爲幸已多而乃假之事權授以威柄財聲嘩於都市風跡溷於圖書復倚以田仰爲其中窟連上六疏皆委罪於人引善自向而田仰票擬翻謂傾陷乘輿覆亡宗祀皆繇門戶又云一片丹心千秋公論使虜聞之豈不掩口今者虜未渡江馬阮二賊拔營先遁以致江干望風奔潰此二祖列宗之大罪人所宜亟行正法者也臣恐二賊挾方兵自重復來投閙皇上赦而用之天下事萬萬不可支東南義士惟有蹈東海死耳乞皇上速令法司衙門先行蹤跡幷將今日倡逃失守之罪彙入前日皇上欽定爰書得其人則寸斬以謝天下不得其人則存案以質萬世庶志士不至解體中興可圖也一曰百姓之怨氣招之也舊年虜騎至杭人心已非我有幸薙髮令下民心怨憤故可乘耳乃官兵所過搜掠無遺或據風聞牽連逮繫民閒騷然如被大盜加以怨嗟之氣感傷天和旱魃爲災插蒔無望斗米至五錢餓莩盈野古人有言曰鹿死不擇音又曰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民心蚩蚩特未敢明言耳其家人婦子曉夜私語則固有不忍聽聞者臣所以旦暮望皇上之至冀得收劒刼之殘局撫和繹之新絃而王師又不至虜人入越豈待今日而知哉皇上以永勝馭兵失紀削其伯爵解其兵柄人心大悅然各處擁兵之將心驚手慴視打糧爲平常事保無離炤未及之地仍有如越中所爲者乎乞皇上於聲穀之下嚴飭紀律其在遠者則遣清廉威望大臣察核奏報必祈保全民命收服人心爲中興根本也越中招虜

之事臣略疏十端其餘不能徧舉乞皇上隨事簡察盡
反其所爲乃赫然以出關爲志則湖廣有定興之兵太
湖有白腰之旗海上黃口亦確可當一面虜雖渡江正
是自趨死地不足慮也若聽羣臣之言退守福京我退
一步彼進一步他日退至廣東更何退哉今日要著惟
有魯仲連遺將書云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二
語而已臣謂今日豈獨將軍宜爾凡爲臣子者各立死
心以幹生業則身家可保則富貴亦可保苟
不然越中諸人其榜樣也諸人死不足惜如皇上何如

先帝之仇何如太祖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何臣言及
此滿紙血淚矣昔魯王初至越城臣上直陳痛哭流涕
一疏謂諸臣事先帝則棄先帝事聖安皇帝則棄聖安
皇帝途徑已熟心膽難期今日事殿下他日有事將復
棄殿下而逃甚者轉頰求哀賣降歸順不患無富貴之
日殿下將安歸乎今不幸臣言驗矣魯王出城果無一
人扈從者諸臣心事可知矣乞皇上將臣此疏從容留
覽刻戒諸臣痛洗積習他日臣受妄言之罪臣之願也
雖肝腦塗地以謝諸臣有餘榮矣臣滿腹悲憤痛抑不
禁字格踰溢自知萬罪惟皇上鑒其愚心而曲宥之
奉旨虜勢方熾而能首建義旗錢蕭樂眞血性男子
太祖忠臣所陳越中十弊爲朕殷鑒覽之惕然在廷
臣工大家洗濯肺肝宜各書一通痛加猛省錢蕭樂
已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著卽來行在陛見助朕親
行恢復江楚之舉朕必不退廣東朕之
此心九廟已炤已遣國姓成功出師三關矣陛見之
後另有簡擢該衙門知道
檄

代蛟關總兵王之仁恢復檄

昊天不弔國祚中微蠢爾東奴乘機南犯播極殘之酷
烈毒我黔黎假不殺之虛聲愚爾赤子父兄何罪坐受
兇鋒妻子無辜徒滋淫掠嗟噬臍之無及問東手以何
爲用告同心諒無右袒之志同驅異類應知左衽之羞
天朝開必勝之機小醜兆決亡之勢八閩百越之雄師
咸期效死兩浙三吳之傑士多切捐生進一尺則得一
尺謝家之淝水可期退一步宋室之厓山可
鑒之仁世受國恩誓死馬革身膺重寄義奮蚊關既獲

錢進士之精忠事無不濟兼有張舉人之贊理功可立成凡爾縉紳或任戎行或司民籍各勵永死之人心共策將傾之天下

書

致閩輔黃跨千書 詵鳴駿

天地幅裂日月雰紅南瞻鍾阜溯秋水以何從北望銅駝恂春風而掩泣雖復夏亡玉斗漢委珠囊方斯慘酷未足爲喻猶齒齕自開然後薦延斯及又豈有列聖相承一朝傾覆撫言前載肝膽崩層是以不暇寒暄直抒

哀憤念肅樂等六月起義半載防江詠無衣而就道賦匏葉以濟師婦女之舊琱俱空囊篋之冠裳俱盡凡我臣子均此同盟爲魯爲唐義先逐雀是閩是浙志切驅狼所謂返莒齊郊平戎王室霜戈雪戟齊會孟津龍甲犀渠俱來浙水並復國仇共討家怨而悠悠旌旆無日以幾又聞閣下之來欲料八府之糧不顧江干之卒肅樂等聞言實深哽懼編以師旅兵餉兩者並須猶蛩駏相負脣齒相依齒尚知寒蛩亦念飢今曰徹餉則必廢兵廢兵則必來虜是謂芟闢奚籬拱揖盜賊所未喻一也閩下重關列障遠隔烽煙或以江上情形不過如此豈知錙錙瞭漏的的胥烽聽胡馬之晨嘶對平原之夕照雖魯柝聞粥胡桑對耐不殊於此而欲以凍餒之軍當驍張之騎斯所未喻二也今此義旅豈曰他人非閩下之舊子弟則實部曲也此等枕戈待旦志梟逆虜泣血盈時思清王路黨跲跲而噉水雁嗷嗷而叫庭凡我人斯誰不下淚方冀明公式相扶奬豈期平時哺乳一旦乖分遂使慕義英夫翻爲餧鬼怡江成壘盡結荒燐斯所未喻三也肅樂等與閩下並寐薪火俱坐危檣薪燃則頭足爛焦檣壓則身家齏粉同歸患府並入禍門若糧竭兵解胡馬渡江毒矢狂奔海水羣沸閩人之憂豈其遠而恐非遙遙滄海觸虹粱而莫從宛在桃源訊漁舟而莫入閩人即不念我并州亦豈自忘梓里斯所未喻四也長江之險與我共之飲馬江流豈曰未暇實係舳艫浮南吳子之餘皇可恃殊非風濤限北魏丕之鐵騎空還恐執事信遣諜之虛傳忽近夏而莫悟奪我脂膏玩彼鱗介斯所未喻五也八閩之外非我版圖茫茫大澤豈非衆稷之鄉落落晨星徒照空虛之圈量抄

唱米選聲可呼煮芎爲糧虛腹難鼓卽使沈舟破釜猶
持三日之糧豈其木人石心不望一朝之饗斯所求喻
六也若以肅樂等徒廢東郡之糧未掛西州之膽則亦
須閣下致彼精甲易我羸師而今救焚之望徒積歲寒
乞師之章空盈卷軸竟闕楚子浦胥之駕徒多行人沃
若之車若兩不相顧咎將誰諉斯所未喻七也昔秦人
救晉濟其泛舟子反平宋憐其箝馬何意一家橫分彼
此或明主將渾一區宇委關中以臥龍閣下親承付託
運轉輸於流馬必須歸琮天府然後散粟方州既以紓

侑餉闔亦乞以闔餉餉浙轉移之聞安危所繫是不得
不大聲疾呼連名並牒稽首而望救者也迫切纓纓慨
不展宣東望神馳但以號咽
答林蘭巷書 諱殿颺
桑梓百千膏血銷付長江一帶弟罪甚大豈敢言功執
事千秋正氣百尺高標安石既出東山夷吾復來江左
此乃朝廷之瑞卽是恢復之機所願大抒讜言一清陰
霖使臣子尊敬朝廷然後醜類畏憚中國此相制之勢
亦相兼之理也至於爵賞一節似宜爲有餘之地毋行
立盡之術如釣者挾香餌以投重淵百仞之深可牽而
出若香餌旣竭空手臨流雖任公子無所施釣鼇之策
矣今侯伯大封諸人志得意滿主上雖以鼓勵後效而
諸人且以安坐而得之則亦可安坐而守之若我輩文
臣未恢一寸土以報朝廷又復濫受賜賞此爲何名終
夜思量豈不愧恨諸臣試思起義以來何所加於主上
惟有一種詬誶紛囂貽累主上耳猶且今日都憲明日
侍郎臣子之爲君父固應如是耶乞執事先事爲弟輩

下傳之萬世頌之弟輩亦拜且舞之矣若加銜之後弟
自有辭疏而朝廷且疑爲格套弟前者四辭新銜且以
爲懷貳今受爵矣無貳心矣加銜不可以已乎弟蒙知
己深於骨肉故敢以腑言奉告惟賜裁示至執事改授
掖垣此是滿朝公論亦是吾鄉彝好卽日當晤形老公
疏借重耳草恕不盡
再與林蘭巷書補
江上窺渡仍是虛聲恐別有一路爲其陰牟朝議專備
江上正墮其謀耳時事日非正人解體盟翁不爲朝中

砥柱而徒問渡於盛瓠瓜懸之閒天下其可圖乎從來小人詆訾君子多設浮詞陷構未有如今日以美名相贈者盟翁得此自千古矣但恨盟翁受其名而國家不得受其福爲快快耳弟兩月無餉必鬨然而散空手來募所恃惟義餉乃身未到家而惡言四起一事不可爲弟惟有削髮入山看江上大勢以決生死耳據愚見盟翁亦不必速行或以奉命監軍不宜濡滯則駕小艇至龍王堂一晤尊師仍至本地觀變未爲不可且聞尊師此行胸中亦別有成算非久駐龍王堂者管見如此可否惟尊裁據林時對留補草堂集補

詩

仄韻詩八首

聖安帝初載倉皇以國送天子自出奔廷臣無一其方其饑薪時競索苞苴貢馴至胡馬來四郊烽火動亮緜人事值豈曰上帝夢回首望鍾山側恨心脾痛

配天十六君世多穆皇領上層周過期又見大明統云胡邁陽季有天不可共平世多俊民瀕蹙無適用驩兜內樹黨元暉外成訟元慝側未除東奴狡焉縱唾手誅

苗劉遐哉曰南宋左頁玉稱兵欲誅君側舉朝集左而忘虜敗斯及也

嘗讀心史詩矯翼庶其企不謂身亂離舉世戒忠義我聞達者言容頭免身累國家錦繡圖今無立錐地貧亂繇羣司廉恥喪大義吁嗟我何辜逢天未平治明知忠義難且以身嘗試陋室數十椽拱手一朝棄

十載仕宦情六年辛苦味我已甘貧賤如何發斯喟干戈滿我前生民無一墅慙非經濟才首尾百千畏欲從冥飛鴻沈淪非所貴

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昭著桃蟲曾幾何翩然以翔翥亡國侈玉杯其兆在象箸銓衡亂名實朝鮮卽墨嬰浸淫成瘵瘅卓野多疑慮聖明非季主亡國一何遽舟楫委市兒中流蕩無據如彼羸瘵人與魅相寢處皮骨旺然存精神久已去

皇天方降凶趨禍競疾步國人曰盧杞天子倚裴度藩鎮自弄兵未遑禦外務胡馬方飲江厥罪不勝數晉車止泥滓黎臣辱中露臯亭又出降一誤且再誤 出降 路藩阻兵堅意

立國先紀綱用兵貴氣勢諸公方鬬私看如鷹隼戾風

南征集一

契家後學全祖望編次

縣　後學張壽鏞校補

詔

擬頒曆詔

自古帝王撫辰凝績必重曆數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以鳳司龍紀馮相保章必察五部定四時參儀天地以爲民紀王者敬授人時若此其重也屬遭喪亂澥逅十月癸晷聽朔閭閻門開衣冠拜舞今余一人猶在正統一綫敢不夙夜惕厲以毋墜我皇祖之緒用擇今日頒布監國三年大統曆日於天下文武將吏以下分授有差嗚呼曆者歷也五行以勝衰爲雌雄以承乘爲子母剝窮而復天地之心歷盡乃見又曆者律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尚宮者黃鐘之律也應十一月其于明年日冉爲戊揚雄曰戊癸爲宮其于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萬物滋于下

余惟泮宮之詩有云翩彼飛鴞集于泮林含我桑椹懷我好音夫鴞鳥異類桑椹微植猶能感動豈有本朝三百年仁澤翔洽貫輸乃竟不能移根北枳變氣春鳩者哉比者滿洲屠裂種類流徙青兗楚豫江浙之閒所在讙起即以閩論余與建國弭節三山旌旆曹威武雄兵水三山窮蹙繞城乞降上游則有王安建旗十萬踏翻泰岱蹴倒崑崙八閩則有陳德容汪碩德勁旅千軍錯織爲關排雲作陣金衢諸處飛檄奏功福寧一城稽首歸命余方決百川以流機開三面以祝禽荷有來歸便與湔祓文則道臣潘映婁州守宋若蘇縣令錢階武則總兵涂登華方國慶李成虎芝元凱湯蘭或列五等之爵或賜將軍之號或仍其舊職或錫以崇班百姓東西奔走不得保其室家皆余不德瘼此下民追念往事痛憤無已漢宣帝有言士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余恪遵祖憲新復縣邑分設令爾等未之知乎玆特遣冠軍將軍謝朋前往招諭爾高長招集流遺俾斯民獲有乂寧止有撫綏稱職者余能尊顯之若其衰庸貪殘重爲民患爲父母如之何國有常典余弗敢貸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余惟泮宮之詩有云翩彼飛鴞集于泮林含我桑椹懷我好音夫鴞鳥異類桑椹微植猶能感動豈有本朝三百年仁澤翔洽貫輸乃竟不能移根北枳變氣春鳩者哉比者滿洲屠裂種類流徙青兗楚豫江浙之閒所在讙起即以閩論余與建國弭節三山旌旆曹威武雄兵水三山窮蹙繞城乞降上游則有王安建旗十萬踏翻泰岱蹴倒崑崙八閩則有陳德容汪碩德勁旅千軍錯織爲關排雲作陣金衢諸處飛檄奏功福寧一城稽首歸命余方決百川以流機開三面以祝禽荷有來歸便與湔祓文則道臣潘映婁州守宋若蘇縣令錢階武則總兵涂登華方國慶李成虎芝元凱湯蘭或列五等之爵或賜將軍之號或仍其舊職或錫以崇班百姓東西奔走不得保其室家皆余不德瘼此下民追念往事痛憤無已漢宣帝有言士民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余恪遵祖憲新復縣邑分設令爾等未之知乎玆特遣冠軍將軍謝朋前往招諭爾高長招集流遺俾斯民獲有乂寧止有撫綏稱職者余能尊顯之若其衰庸貪殘重爲民患爲父母如之何國有常典余弗敢貸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遠而復於義斯安今其時矣可以歸乎若其狐疑不早自擇後失徒悔羸角何施禍福之門於茲決矣爾等三思欽哉故諭

擬諭福寧州文武各官

屬天未悔禍胡馬猶嘶閉城壁險各競尋常城內之民惘惘然如鹿豕環城四外牛犢化兵維暮之春新畬弗問俾我民夫婦辛苦墊隘骨盡髓枯猶不得已聽鴻雁之哀歌不能寢食茲以天地之靈宗廟社稷之福遐邇易心福寧州一區已復冠帶斯民得出湯火之中余甚

與民更始事平之日別議免復其有將吏不約飭士卒慰焉所恐拓邊已廣軍需孔亟獨租復賦事平輕議其一切虜中虐政悉行除去與民更始知州宋若蘇已加部衙仍復原職即著加意撫綏以稱為民父母之意振威伯涂登華即轄所部兵馬另聽調遣不得鹵掠為民患苦所在義師著都督張時任王公哲等嚴加挑選可用用之不可用汰之毋以疲兵蠹餉重累吾民且便執戟者轉而之南畝民其有天乎鄖西各官當念天下一家不得互爭門戶語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諸人宜體此意諭到著御史巡明中徧行宣諭俾遠所谿谷山澤

擬諭長樂百姓

自虜肆虐天怒人怨耘夫牧豎爭叫呼而起持白梃而擊者十室而十蓋甚於亡秦之世也長樂義士暴骨久而未下余甚憫焉茲以天之靈賴宗廟將士之力殘虜自逃得復舊邑肆太祖高皇帝德澤遠迄永永無疆虜焰內燀固自應爾今特飭官義將士務體余哀憫元元至意必使草木不驚市肆無改其虜中虐政一切蠲除與民更始事平之日別議免復其有將吏不約飭士卒恣縱奸掠與民患苦者廉實以聞三尺具在余不敢私

欽哉故勅

擬諭長樂城內百姓

余惟東奴肆虐蒸庶瘡痍親率六軍張皇撻伐鳴鐘入雒秣馬會睢無非欲出深熱之水火納百姓於休和明諭屢頒有如皎日近王師攻圍長樂義旅蜂起聲合響應環山踰嶺罔不奔趨獨爾城內之人甘為游釜之魚仍作負嵎之虎豈忠逆之分固不在遠一抔之隔遂以大別哉比諜者知城中望漢更切雲霓所恐將士修怨

屠戮生靈身家之念豈獲自已余聞斯言彌用怛悼若
使該將罔顧王法惟念私仇是謂以暴易暴以燕伐燕
豈稱王者不殺之仁大武止戈之義哉已特遣官齎勅
馳諭開門之日不許妄殺一人其殺虜開城者賞格如
前嗚呼順逆之分明於星日禍福之界判於毫釐慎勿
令光光之下還疑荆棘蓊蔚之天自生雲霧也布告中
外咸使聞知

擬招諭閩省文武官員檄

余聞朱鏤員胄荆楚是懲玄甲絳旗宵廬爰掃咎頸著
年鉤爪鋸牙猶流殃於夏甸昔搏擊驅除不遺餘力未
聞蛟龍之屬反見辱於鯨鯢鸑鳳之羣反稱臣於梟獍
乃如之人胡靦斯面今粗論事勢憬爾蒙心昔劉淵部
落僭號漢年氐羌酋豪縱橫僭偽然而司馬之業不亡
正朔之歸猶在自此南北分天江淮割地雖島夷索虜
猶魚游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稱爲明哲豈不悲哉
爾等原非廩竹生不空桑聞城樓之長嘯咸有歸心聽
老媼之吹篪誰無去志故國旌旗異鄉風景對此悲愴
曹契以來強胡內吳未有若今日之恣者也我太祖高

皇帝驅除元孽祓沐中原衣冠萬國禮樂吾民恢之以
帝絃更之以化懿其巍巍也如彼其光光也如此夫何
傳世之統曾不半周翦焉傾覆一朝斯及始則賊氛喪
我英君繼則胡塵蒙我嗣主嗟我人斯弗謀弗迪如彼
流萍牽連而去芙蓉鏡下猶是舊日郎君荆棘樹邊不
念故時宮闕言之悲矣心傷瘁矣此即戮逆賊於咸陽
執叛子於雲夢雕形鏤面醢骨糜肝碎首縣車燒臍照
市固有常典豈曰淫刑余又體上天好生之德遵帝王
宥罪之仁憐爾等同類并辜怛焉內疚用開一面薄示
三章方今水師百萬浴日淩雲其餘義旅千羣剗茶奮
鑊北則蔡將軍虎視於青齊西則李將軍鷹揚於關陝
荆楚之地則何定興踞其上流吳越之墟則黃威虞承
其半臂加以胡人慘夷之法毒於亡秦兇暴之心過於
乳虎參之人事揆以天心胡人滅亡寧待再計而爾等
猶魚游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稱爲明哲豈不悲哉
爾等原非廩竹生不空桑聞城樓之長嘯咸有歸心聽
老媼之吹篪誰無去志故國旌旗異鄉風景對此悲愴
如何可言所以鍾儀不忘楚奏廉頗思用趙人人之情

也寧不然乎爾等或先世名門或沿邊舊部或苟且以圖存或委蛇以紓禍寧無李陵報漢之心豈乏章子入秦之事又況非朱鮪之讒無張繡之痛何嫌何疑而甘爲犬羊之僕妾不念先人之髮膚哉爾等生長禮義之門漸漬詩書之教一旦口袍通踝胡靴過膝有髮如尾易冠而笠坐臥念之何以爲形若翻然內應斬賊圖功前諭所頒有如皎日策之上也解甲投戈翦辮受吏雖請灰釘終焚輿櫬策之次也變易姓名鼠山棲谷勅令將吏勿復窮追又其次也若乃包藏禍心遷延去就鷹眼猶存鴞音不革盡忠報胡死而後已恐白龍堆上不勒義士之碑鴨綠江邊難溯忠臣之血古人有云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爲賢爾等生爲叛逆之人死作淫昏之鬼不亦惑乎余茲大垂矜恤開諭爾等若有迷而罔悟大兵一到玉石俱焚聽鶴之歎空躑躅於今茲牽犬之悲徒吁嗟於此日俱歸火樹同赴湯池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爾諸人等唯各三思余言不

勅

擬勅瑞昌王

我國家不造東奴逼侵封豕長蛇薦食上國名藩大郡所在淩夷天潢散而無統玉牒紛其零亂其閒桐命猶存金符斯在三年薪膽一葉波濤矢不同天之載懷必滅此之誠惟余一人嗣聞上游伯叔兄弟亦有枕戈泣血志梟逆胡者而信使莫通隔闊異地省覽來啓良以慰藉昔朱虛非類之鋤悲歌中酒湘泉討賊之檄慷慨登壇茲以議功列難即命掌瑞昌王印錫之璽書嗚呼寶訓於昭介圭匪濫師東平之樂善藎足庶根式河閒之攻書草無滋蔓今油禾未雪均負愧於茅封而綿瓞初生期永垂於苗裔尚其懋勉不替光昭爾其欽哉故勅

封定西伯張名振勅

先生束髮從戎便有風雷之勢馳身陷陣更彰閎閱之勳屬河北之飛塵保江東而起義樓船十萬霧鎖雲連組練三千肉飛骨怒我將西歸胡已南來方謂一生俠骨擬旭日而東升豈意半載辛勤等流波而西逝先生復親率精銳迎於澥門朱宣子之抱刀入衛匹此非遙獨孤臣之單騎從王方斯未遠余發漳浦爾駐舟山眷

言前事我勞如何前聞先生與黃先生聯膂幷肝聲震
蛟龍之窟致胡人回心革面地連吳越之墟天未悔禍
胡燼復燃擊龍鼓浪惡水傾舟弟委庖人之手甥葬江
魚之腹先生寄一葉以問津濱十死而弗顧猶復聽北
風而驅首託旅鴈以申心道里雖隔爭契良深茲特晉
先生爲定西伯錫爾璽書方今關陝諸處人懷搏浪之
椎楚豫之閒家奮陳吳之吳近則秦川已入版圖三山
咸歸掌握建功立業今也其時先生西連太湖之義入
東收四明之壯客折若木以拂日驅瀛水以滌腥孟明
將掠定閩省旋軫舊都錫彤弓以覺報歌湛露以寫心
相期有在行矣勉之欽哉故勅

封定西侯張名振勅

自函夏不靖神洲陸沈豺狼當道奚止一人鴟音未懷
忽然三載飛艫巨艦奚啻浮川鐵騎銀鞍差聞滿路而
歲月遒盡吉語無聞固知才非項羽莫辦沈舟忠不祖
生虛言擊楫惟先生手回地軸身抗天羅提戈灑泣感
彼行道之人齧血作書招我同心之客聽征馬之嘶不
能成寐對扶桑之影便欲西馳倘介子之誓斬樓蘭霍
將軍之不治第宅昔聞古史今見先生茲特命先生以
定西侯體統行事錫之璽書嗚呼精神所結魯陽挽照
於榆桑忠義所開耿萊飛泉於疏勒況今胡運已窮義
旗四起先生其與黃先生挺劍而前收吳越於襟帶長
驅直上扼建業於咽喉俾地維絕而復紐王綱弛而更
張楚人滿道爭望葉公漢老含悲俱歡司隸豈不休哉
先申鐘鼓之貺徐昭帶礪之命欽哉故勅

起通政司吳鍾巒勅

自秦人入關奸臣遘禍國維絕貫王綱解紐生民陷塗
炭之艱故國抱黍離之痛二三君子翳逐居貞明夷養
晦易曰天地閉賢人隱斯之謂矣今胡運已窮明德再
造樓船之盛楊僕無聞於前跳盪之功渾臧難專於後
余惟內治不修而能張撻伐之聲者前古未聞思所以
披荊翦棘以成朝廷者亦專賴之乎名碩也爾原任廣
東糧道按察司副使吳鍾巒千秋臣鵠一代儒宗素心
映若蠶之流清風戰鄴林之石及受任議郎忠言讜論
志恥內溝而直道罔庸終遭淪喪飄零異地鄉信無憑

白髮猶存丹心空老撫言往事以增永歎茲特起爾爲通政司使與以喉舌之司用彰出納之允屬時方草昧遠近獻言皆盈闕下章滿公車進嘉言以導川澤祛蔽累以尊朝廷惟先生是望余聞諸格言賢者讓夷而急病貞士滌迹以匡時若使巢由洗耳於濁亂之時知羣掛冠於播遷之日稱爲高尚不其遠而所以趙相後缺

復原任監生御史勅

錢忠介公集 卷十一 十二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爾乃風威霜厲氣概颼馳憤王室之不造橫劍漢廷痛故國之淪胥衝冠燕路既而豺牙密噬蜂蠆潛吹偷生尙懋前勳敢聽後命欽哉故勅

擬封冠軍將軍謝朋勅

余惟自古師行必立前部所以整頓庶類呼動英概如人首之有冠焉冠軍之設自漢已然猶易稱長子詩號元戎皆標立嘉名用崇倡率之義爾將軍謝朋忠能捧日氣可驅霆叱咤則山岳變形呼吸則風雲異狀連江之捷亦惟爾先登陷陣成此丕功茲命爾冠軍將軍印錫之璽書爾尙敽干敷甲粟馬厲兵埋長狄於祁門斬蚩尤於冀土匡復舊物旋軫故都青茅可苴旅矢在懸尙懋前勳敢聽後命欽哉故勅

錢忠介公集 卷十一 十三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擬封果毅將軍吳輝勅

自秦人不靖城邑邱墟士鮮貞心人無固志楚軍未列齊幕已空漢幟未懸趙旌先拔永懷前事可爲慨而乃者後將軍吳輝包涵三略呼吸六奇提劍負戈志清國難行號臥泣誓掃逆氛去病之不復顧家祖逖之憤然擊楫方於將軍可謂兼之茲以連江克捷特命爾掛果毅將軍印錫之璽書嗚呼春陵草木猶懷向漢之悲西洛銅人長掩亡秦之慟願將軍式弘遠志克樹奇勳扼鵲尾以窺皇畿登牛渚而望京邑旂常鐘鼓豈有吝焉故勅

欽哉故勅

擬勅兵部主事錢階調章雲飛合勦

城虜奔亡困獸猶鬬淵魚未懸高鳥未弋徒使吾百姓外則斃於干戈內則踣於飢餓余甚痛焉余念城內皆我舊臣不忍淫夷特勅所在將吏緩其攻圍是致是附而仡仡巢墉公然抗命假稱援虜解散眾心不有以大創之其何以收一簣之功而振無前之烈乎茲特勅爾兵部主事錢階往福寧州調章雲飛統率所部前來合勦以桓武之才望蓄銳養威正欲一試是正忠臣義士

締盟裘裳立功鐘鼓之日也爾等感恩圖報攜手同來使虜望見麾下而知歸命者膺厚賞負固者蒙顯戮亦將解甲投戈之不暇又何煩一矢加遷哉師到之日惟汝功欽哉故勅

錢忠介公集卷十二

南征集二

勅

擬封龍驤將軍涂順勅

昔漢武拓粵始有樓船之名王濬平吳遂拜龍驤之號皆因其地勢制彼偏師咸用恢一疆宇流聲無窮爾左將軍涂順勇冠三軍聲淵八表白羽一揮風馳雨驟赤旗

所指谷靜山空水陸擅其兼長戰守資其互運斂兵壁險便有撼岳之難乘勝長馳不暇沈舟之斷茲以連江之捷特命爾掛龍驤將軍印錫之璽書爾何一乃心力期克有勳玩殘虜於掌中殺胡雛於腋下務使漢南以往盡復衣冠勿俾冀北之墟猶懸書朔賞格具在余不敢私欽哉故勅

擬封中權將軍林奇勅

余惟周書有云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又云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則弱參和則強然則合謀比德先和道事

強兵之本莫尙於中如車之輻如戶之樞習嘗爲常與
變而俱爾中鎭將軍林奇才號智囊忠縣心鏡曳格澤
之飛旃掃旬始之妖氛米聚帳前便有山川之勢謀成
箸下卽同羹俎之心茲以連江之捷特命爾掛中權將
軍印錫之璽書爾尙大展奇猷式遏寇虐餘勇可賈奚
須介馬而馳朝氣宜乘務使隻輪毋返止悲音於帝瑟
轉協氣於皇年還我京邑望此巍巍誓爾山河中其旦
旦欽哉故勅

擬監軍兵備道丁正春勅

余惟西歸有待匪風載載其好音將伯空號繁霜戒其員
幅是以獨絃不線諒有望於伊緡孤調難鳴實有資乎
比竹魚合兩而相得車駕駟而載馳物誠有之人亦宜
然爾丁正春蘊義風生聚徒雲合呼平時之橋舟縞帶
可締同心起子弟於田疇農書卽爲兵法平原之客三
千空聞傳食毛遂之徒十九惟爾登壇是用授爾監軍
兵備道幷錫爾以勅印爾尙率如羆如虎之儔早奮窒
皇之劍驅同澤同衣之侶共遊麟閣之名宜乘時以建
功尙繹思乎求定欽哉故勅

擬虎賁將軍勅

余惟天象既昭則參虎揚芒乎西關武功攸擢則貙虎
殫力乎商郊皆所以假彼雄名成茲勍勢三代以降靡
不繇之爾石鎭將軍某身惟許國志切勤王英分包乎
雄膽陽節佐以陰符經澥上者一年率水師而百戰澥
宇效順人祇協心千車霧集萬甲風興連艦爲雲噓氣
成液此乃烈士投袂壯夫持節之秋也將軍豈無意乎
今以連江之捷特命爾掛虎賁將軍印錫之璽書爾其
式壯雄武之圖用彰搏擊之勢俾雷聲電目之禽咸歸
茅胙土鐘鼓一朝必不爾靳欽哉故勅

勅都督陳翰

爾頓兵城下親冒矢石諸士卒暴露勞苦未得休息余
甚憫焉此城虜不滿百城中人口口相望顧未能卽下
聞諸道路咸言以爾故欲修舊怨疑惑來者心是用遣
官馳諭爾夫天道好生惡殺已降而殺之逆天道一也
余須有明諭王師所過草木不驚爾若虐殺無辜犯王
章二也此城內之民皆我赤子陷於虜中未能自拔今

舉城來獻尙復其家戶勿算而爾反行稱戈失人心三
也犯此三者何以自立且爾不聞古時有曹彬者乎師
下江南城將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入問疾彬曰但願
諸君克城之日不戮一人則病愈矣因焚香誓眾厥後
子孫屢世通顯爾戮力勤王獨不爲子孫地乎諭到之
日其亟洗心誓眾仍募諜者獲誓書入城用釋累惑若
得復城爾之勳名豈在曹彬下哉欽哉故勅

擬勅東閣大學士

昔苻堅負恃其眾芥視江左淝水之役風鶴晉兵金人
用劉豫齮齕宋人徐水之舉嚇兒宵弄此豈盡師武臣
力良由廟堂有人處置得宜故也往者昊天不弔胡孽
內叛憑陵我郊甸鬍禿我赤子茫茫國步倚海爲家是
用使先生抱道居貞明夷養晦今賴建國鄭先生手扶
日月力挽山河所在州縣漸復衣冠而朝班之上閣臣
則熊先生汝霖部臣則錢先生肅樂將毋英哲匡時獨
隆往古抑招徠之道尙有闕焉今特晉先生東閣太學
士用宏茲賁先生其勿以例辭差官致命力請來朝罔
或後期謝安立功於晉代趙鼎策勳於宋朝余雖不德

庶幾遇焉欽哉故勅

擬勅遣都督劉廣運招撫虜兵

余聞邵武殘虜東西奔潰抵突閩清欲入省會漏網之
魚猶思鼓浪繫羅之鳥尙翼翔雲一何其不戢一人則病愈矣因焚香誓眾厥後
道義師鼓銳前驅便欲截殺余又聞主兵者爲于永壽
係余舊臣已特勅招徠仍恐彼中將吏多是本朝部曲
未能悉知憐彼失路無歸閔閔焉靡所戾止代馬越鳥
能不悽然茲再命爾特勅招徠一應將士有翦辮來降
者悉宥前罪咸與維新如艾元凱湯蘭之封伯李成虎

方國慶之掛印近例昭然也漢高帝謂田橫曰橫來大
者王小者侯今大者可望五等次亦不失將軍印孰與
自蹈迷罔旋取灰滅哉若其頑梗自絕於天爾便可統
督義旅扼守險隘必令隻輪不返匹馬無還功成歸來
另有褒擢欽哉故勅

擬慰勞益藩鎮國將軍由拼勅

我國家不遣遷此中葉地裂天崩靡所定止海內士大
夫糜骨肉毀家室棄墳墓從余波濤之間豈有他故爲
高皇也況爾由拼乃天家之苗裔爲臣爲子兼國兼家

情慨既深無煩噓唏者哉近聞爾統精兵數千屯劄尤溪余甚壯之軍中勞苦道里遼遠無緣一伸情款余又惡焉茲特降勅遣官慰勞爾爾其速下三山共驅殘孽與爾掃除京洛之塵謁拜孝陵以明臣子之義此時國復故土爾拜新封豈不休哉若乃祖仇弗問而偭然自大毋論強對在前還爲笑語今日四顧河山茫茫誰是將毋翦桐示封竟成兒戲乎爾由拚當學漢朱虛之行酒非種必鋤弗如梁湘東之雙陸全無下意欽哉故勅

擬勅陳永錫

蓋聞軒轅有四面之號漢帝有三傑之稱皆因材授任先成厥功明戰勝者非一劍之勇用威武者非一流之業也近虜遛巳窮釜魚待盡福寧歸命江浙合師行將掃狼山之霧照牛渚之妖故分遣多官廣收成旅冀得羅彼心城張我義市寧濫罟以取麟欲張羅而得鳳爾陳永錫原兵部主事以爾聯絡寧陽之閒頗著勞績不辭龍命授爾臺員當念漢武除盜爰設直指之官子儀將兵乃拜御史之職罔或朝辭禁門情態即異夕宿村縣威福便行爾當效岳飛之期歙龍城勿效王恢之誕言馬邑汝往欽哉故勅

擬勅義興侯鄭遵謙

今余命先生巡行福清興化下訖廣之揭陽潮陽等處先生其無徵於宅亦曰如所以定越焉已矣先生之在越也恂恂書生耳身無尺籍伍符提劍而起目電聲雷天下奔動如呼麻秋名怖小兒帖帖蛾伏今穡帷所至有凶悍愎勃角爲尊者天降滔淫捨克是力者聞先生名罔不憚憚又先生之守錢塘與虜大小百餘戰虜救死扶傷不暇昔劉琦順昌之捷夜殲辮髮後虜望見旗幟即驚走李克用引兵攻黃巢眾望見驚曰虜軍來矣遂潰散今未降城邑半是江浙流遺前驅忽至得毋有望而卻走者襄先生扼守小壘折節行仁克心履禮將軍不知尊士卒不知卑商旅攜貨而景從士女得比肩首嬉然成行今所在官義假署名號虐此下民怨咨之聲慘聞於天昔葉公入楚國人迎之曰公胡不入國人望公如望慈父母焉比上書陳請者咸作是想曰義興來吾事擠矣今何以弗違心寄并令顒顒詩少獲蘇息

撫綏流遺棄哉昌暴相幾而行則於先生有厚望焉欽哉故勅

擬勅平原將軍湯蘭

往者三辰闕照四序乖期鬱結禍盈窮年稔載周大夫之過都唯閭歌黍楚申胥之去國空復依牆淚盡波濤悲塡潭壑爾原掛平江將軍印湯蘭膽大如箕心堅如鐵仗劍則妖壘盡開馳節而賊氛底定痛山河之非舊血灑新亭見旌旆之重來魂飛故國可謂身羈胡地心注南雲范士會之歸秦方茲爲烈蘇子卿之還漢匹此

今虹見萍生野多輿草穀乃不殖民何以秋爾尙試乃
師干還我牛犢引見長年問民疾苦驅車所到如余親
往咸知朝廷毋棄我民舉踵思慕戾夫垂涕虜中眇者
願明瘝者思步奔奔岌岌傾動城邑虜又誰與死守哉
余又因撫民而知爾之能克敵也於繹思哉對揚休命
往欽哉故勅

擬勅巡撫孫延齡

古中丞之職比於諸侯四境之內或懸弼在野越其罔
有黍稷則於撫臣是問或賢才攸伏俾莫通在王所

則於撫臣是問其有不迪不吉顚越不恭殺越人於貨
罔弗懲則亦於撫臣是問嗚呼寅哉寅哉余越鄙澥隅
若涉淵氷余惟往求攸濟余闢之古曰后降民害不惟
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讐今新復縣邑暨未下旁側郊
坰諸處胥爲民怨召敵仇不息民心單率顦顇不其亂
而天降滔德余多時溥愆悔曷追肆乃爾父勤勞我王
家汝克有令聞亦惟不以我辟險於難余不掩爾善依
爾顧懷茲新邑爾念茲其爲予劣求民獻番番良士尙
克有之惟汝功乃其不率大戛好草竊奸究民罔生生

之淩夷聽胡笳而淚下遂集義旅投袂前驅子房未逢
黃石博浪虛雄申胥止有赤心泣秦徒血豈如爾赤手
挽銀河洗濯大明日月精心繞斗極掃除創始妖氛功
邁前人聲高近代者哉茲特授爾監軍御史錫之璽書
一應兵馬聽爾調遣一應糧餉聽爾權宜總以勦虜安
民戢兵禁暴軍中之事余不中制爾尙長驅浙省則首
尾之勢分直搗金陵則咽喉之路斷蚤清渭北之塵徐
掃幕南之壘庸勳懋賞不靳于斯欽哉故勅

擬勅武靖伯蔡乃漢

余讀詩至還而歎齊俗之再也讀春秋至齊桓公伐楚
救邢而美齊人之義也蘇子有云臨淄之閒揮汗成雨
人眾甲天下至田文矜食客招致天下喜遊子弟多在
其中重氣節矜然諾豪俠爲天下先將軍用臨淄之健
戶收田文之義客逐虜健於兩狼懲夷甚於荆楚琅琊
澥岱之閒重見洋洋大國風豈不偉哉茲特晉爾爲武
靖伯錫爾璽書一切將吏兵馬聽爾調遣所至錢糧聽
爾便宜料理其收復城邑隨才委署衣冠舊俗有不忘
本朝保髮居貞者以禮聘請事平之日飛檄奏聞嗚呼

泰山渤澥之閒其陰則齊其陽則魯魯之兗府爲余湯
沐先王釣遊衣冠之地也將軍蚤掃除荆楚以待余歸
闕里先聖人之遺猶有存者修仁義以易殘暴惟將軍
是望若集水師由天津渡鴨綠搗奴巢穴則腹心壞招
集上谷漁陽之眾還塹桑乾白馬之閒則奴之腰領絕
從此東下咸我父老豈足煩鞭笞哉昔韓信破歷下以
開基耿弇攻祝阿以發跡方今北道主人非將軍而誰
傾耳好音還看露板欽哉欽哉故勑

擬勑曹大鎬

疏

有權乃可集事疏

兵部尚書錢肅樂謹疏爲有權乃可集事敬遵明命有
志乃可乘權請申臣說臣不忍言辭臣不知所任謹備
瀝苦衷仰祈聖鑒事竊臣自舟山違離君父鼠濵棲山

罪愆莫贖子犯有云臣猶知之而況君乎昨臣陛見主
上荷蒙聖慈曲垂矜宥賜坐賜茶天顏霽威如家人
父子臣感極涕零不知所報退復見建國藩臣鄭彩始
知其力辭樞篆舉臣自代藩臣不知臣不肖謬相推許
臣今日不言他日誤主上撻伐之師爲罪非細顧今何
時乎主上焦勞濵上一年所矣建國破家立事宵旦經

營文臣止能汝霖孫延齡二人蹇蹇匪躬不遑啓處臣
獨何人尚思高臥臣之所謂不忍言辭者此也願主上
待臣猶家人父子也臣敢以家人父子之情告臣六載
外吏從未一日立朝一切部中事體茫然未知責以擔
當不有失體之咎必有愆誤之愆況樞務殷重必得一
員司官熟可奉行無失今司官誰人乎臣所知者目前
不可得臣不知者又不敢以謬舉臣蚤不言後將無及
又臣既任中樞當朝夕左右萬無主上在舟而臣在陸
之理今舟楫於何取給臣自流離以來止一小僕隨身

今司部務履奏移會厥務繁多須得一二書役臣素性
硜執斷不令若輩有所私請一概嘗據廩食之費又於
何取給臣雖欲苟且拜受正如茫茫大海未知何從下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今雖未能盡復祖宗之法猶須稍存其意臣欲申明約束使臣得行其法不相凌辱可乎臣才識暗昧性又迂緩兼之多病稍加勞苦則血疾大作臣於一切會兵勦賊一切機密軍務斷不敢遲緩以誤公事至於各處題覆可稍緩者不能概從迫速臣在江上見各處題敘部覆稍遲便多怨詈或疑其私有厚薄否則便詆爲要挾索賄乞主上覩假病臣明諭諸將弗以爲罪可乎臣見國家多難以來大帥往往掩敗爲功飾長覆短以致國事敗壞臣在江干見王之仁報

捷諸疏傷惡習之未改也今澥上諸臣皆純忠純勇萬萬無此臣願爲未然之防交進藥言大家持勿欺兩字事我主上可乎兵部例得設標兵今無錢糧亦何從設然臣在化南地方有感臣忠義願攜資來投者或願要奪虜官家財以充餉者臣不之禁大約相聚可得百餘人臣亦不敢私以自衛藩臣入關當驅臣兵爲先鋒以當虜乞主上明諭各標將能稍存部臣體面一切爭兵併船不相加遣以爲朝廷羞可乎臣見敘功之舉往往及官而不及兵夫兵亦有勇敢當先以一人而殺數人者一概抹煞誰肯致死臣願立法凡兵有能殺虜首數級奪虜馬一匹者兵得冒授守把等官乞主上明諭諸將於敘功時各持公道勿以所愛而私入勿以所惡而私出勿以兵士下流置而勿道可乎繇前所言任事之難難之淺者繇後所言任事之難所關非獨臣身亦係國體乞主上下臣此疏令廷臣詳加斟酌如使臣得行其志臣雖萬分庸劣萬分衰困敢不自勉若猶是人可亦可人否亦否終日止爲人題敘給劄而已無論非臣所以自處恐亦非主上所以用臣之初意矣臣寧辭而得罪於今日又不敢不辭而重罪於他日謹瀝血陳情乞主上鑒臣愚悃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奉勅旨覽先生奏辭任兩難字字皆血大臣不得行志朝廷倚任謂何建國虛公各營有制無不交成之理先生但一力整頓自有可觀執憲秉樞原不相下署之一字亦覺無庸餘俱移會建國公酌議申飭該部知道

第一急著疏

疏爲誼無可辭身將受事謹陳第一急著乞主上大加

整頓事竊臣惟易之離象曰明兩作書之康誥曰作新民要知日月得天而久照其道在作王者繼天而撫世其道亦在作況當乾坤傾植日月薄蝕之時乎齊宣王好勇孟子告以一怒安天下太史公曰發憤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今主上用澥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陵寢不得瞻拜荆棘不得掃除狐兎縱橫乎道左衣冠寥落乎班聯此亦主上明作有爲赫怒發憤之日矣臣以爲今日宜擇吉日除地爲壇備牲醴會集諸大帥主上登壇誓師身出玉聲涕泣慰勞其誰不感激者盟歃

令敢勇有爲者將多兵爲先鋒而使稍次者殿後爲其諸將人同事已久恐難一時易置則臣願簡別諸偏裨豈可草草做去但曰濟則君鹽不濟則以死繼哉或以程嬰曰死易立孤難今諸將業爲其難當於死中求生然後主上有體聯而爲一合不可分者也公孫杵臼告

可乎其次則莫如編定什伍今日而曰練兵時日追矣不可幾矣然什伍之法所以約束士卒使進退有程而後軍法可行也若使雜然而進雜然而退而可以得志則是太公之法已糟粕而孫子之書可一炬也今既選擇偏裨則偏裨亦自愛不肯孟浪一戰亦必選於衆人之中某可爲哨官某可爲隊長某可爲什長某可爲伍長然後什以什之伍以伍之此數日之閒而可定者若曰此迂闊或則曰煩擾難行則臣恐雜然而進雜然而退賞罰不信號令不嚴勇健者鬬死於前怯懦者退走

於後未必可以得志幸而得志則可萬一不得志茫茫滄海將安究竟豈不辜負諸臣兩載抱冰寢薪之苦勞哉臣一片癡腸罔識忌諱謹因受事之始謬陳一得之愚乞主上下臣此疏會建國與閣臣詳加看議如以爲可乞蚤賜睿裁

奉旨號令不一選練不精是今日受病根本先生所

奏隆禮建國選擇將帥編定什伍宜作速舉行卽望

受事竒觀整頓該部知道

再陳急著疏

疏爲再陳急著乞主上蚤賜舉行事臣自聞命以來思所以不負主上任臣之意莫如恢復欲恢復莫如練兵然而練兵非旦夕之事也言此於今日不笑其狂則病其迂矣臣思一簡易可行之法敢續陳之主上既允臣前疏所言委建國臣總統元戎之任則兵出於一矣主上復命建國合挑各營之兵選其勇健敢戰者多或千人少或五百人主上請自今伊始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特懸一斗大之印令於眾曰有能將建國所挑之兵爲先鋒破虜立功者不論守把等官極行超級卽與掛印如此則奇傑有爲之人出矣夫易破者莫如今日之虜勢孤援寡離虜難破者亦莫如今日之虜何以言之虜析爲三首尾不能自救此天亡之日也故易破也然虜知其進無可據退無可活則必致死以與我戰故難破者亦莫如今日我兵知其勢弱則易生玩故宜選一銳卒以持重行之我兵知其致死又易生畏又宜選一銳士以敢死當之部署既定然後分布告示除當陣格鬬必死無赦外其餘爲從聽其解散勿予窮追此閒之虜半是本地奸民依附若望風解甲彼將誰與致死哉臣

曉夜思維竊以爲有當於恢復實著敢冒死爲主上陳之

奉旨選銳進攻勦虜要著衝鋒掛印循格卽非練必數月可幾挑則數日了事大舉在卽該部移會建國速議行

三陳急著疏

疏爲三陳急著乞主上明勅諸臣著實舉行事臣前上選將帥編什伍一疏繼又上合營挑選一疏並奉俞旨然而議者或曰各藩以各人之錢糧養各人之兵馬其勢必不能合之使一不能歸一則合挑之法亦不可行

也臣不得已再陳其說曰請自今毋言合挑而令各藩自挑其兵可乎各藩自建國以下共六大營每營挑五百人少或三百人主上賜與之恩原自不吝則懸六印於此曰有能將本營所挑之兵破虜立功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佩將軍印如此尚可耶否耶臣以為不選兵而冀倖萬一或有之事其不可有十虜兵雖衰彼見我三五百人乘城而敢以三五騎來衝豈有輕我之心也若率此不變虜數輕我則彼雖一二百人猶將堅守以待援我難得志其不可一也我師之在海上已一年矣各不圖人心日馳所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其不可二也義師之勢盛而氣亦易衰虜斂兵壁險久而不出久則生懈久則生變事之常也而我又無精銳之師可以為義兵之力取福州則四方嚮應江浙之閒自有殺虜起義者則臣又有隱憂於此萬一強將大兵之中各擁一宗藩以號召天下恐江上閩浙之議又從茲而起非得精傑並起惟擇強者而聽命焉及今不蚤為計雖同為大天子下為黎庶父母赤子念祖宗恩澤忘身破家至此主上可不思所以保全之乎其不可四也臣與諸藩臣語及錢糧無不攢眉相向今日已如此他日更何如若

欲速戰驅不任戰之人而徒膏草野仁者所不忍若曰遷延我不為他人有為之者再遲數月海上錢糧於何取給其不可五也又且釘油蘇灰一切修船器具俱無從取給豈惟師老船亦將老其不可六也或曰義兵四起我假義兵之力取福清取長樂則糧道已絕福州之虜可不攻自破其說是也夫以義兵取之能以義兵守之乎即能使義兵守福州能使義兵守關隘乎關隘不守而福州能晏然乎其不可七也夫恢復之事與開創等必有天下之全局而後可以爭天下今志在於復幽燕然後可以復金陵然後可以復福州而已則雖有福州而不能守也今諸臣胸中各有恢復兩京之志然不選練兵馬而欲出江右出浙江四出以爭中原之土其將能乎其不可八也或又曰我以義兵之力取福州則四方嚮應江浙之閒自有殺虜起義者則臣又有隱憂於此萬一強將大兵之中各擁一宗藩以號召天下恐江上閩浙之議又從茲而起非得精傑並起惟擇強者而聽命焉及今不蚤為計雖同為大天子下為黎庶父母赤子念祖宗恩澤忘身破家至此主上可不思所以保全之乎其不可四也臣與諸藩臣語及錢糧無不攢眉相向今日已如此他日更何如若

明仙日將有坐而自弱之勢其不可十也臣雖書生不足以知天下事顧主上任臣以來曉夜思維涕泣橫流不忍不竭其愚衷乞主上將臣此疏字字披覽仍布告諸臣大家商酌舊貫舉行臣言盡於此矣臣不勝涕泣待命之至

奉旨挑選法行各營盡合爲一方便調度此著萬不可緩所陳十不可尤是和盤託出該部移會建國速議行

責言成信疏

疏爲謹因受事之始再陳敬慎之衷乞主上留置御前責言成信事臣自幼讀書認眞勿欺二字事君交友恆必繇之故鄉里多笑臣爲迂今雖喪亂馬覆車奔勿敢失墜此臣清夜自盟可不必告之君父者然臣舉問未融褊衷難化清畏人不知謗慮人多口敢縷述一二用塵睿覽禮曰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亦先資成信之意也

一論功之典止據潞鎭臣題敘臣部不敢阿徇以滋罪戾其有遠來慕義或應授官以廣招徠臣當與閣臣及

建國藩公同商榷應題則題臣斷不敢私題一人以開倖竇

一本部例得給劄然其端一啓流不可止臣請自今以後應給劄敲舞者必具題請旨而行臣部斷不敢私給

一劄

一臣未受事之前薪水之資誼得之知交餽遺蓋朋友有通財之誼交道接禮孔子受之聖賢之訓也今臣既受事後則一絲一粟皆是賄賂臣教然屏絕況近日建國公知臣窮困餽臣二十四金臣付之妻孥可支十月終旬此後若有飢寒臣當明告主上若私題一官私給

一劄以官爵御窮則斷不敢

一忘人之恩非長者以國家官爵報私恩非忠臣臣自流離以來幾於朝不謀夕閩人好義每多善友知臣行李蕭然厚相賙恤此等臣皆欲於恢復之日以謝知己若在今日用人須當其才必求其效不敢橫私恩二字於胸中此臣所以忠主上之職分也區區此心天日是矢謹先縷述存之御前他日臣有負言願主上以此責之人或謗臣願主上以家人父

子之情待臣臣亦以家人父子之情告主上此也

奉旨先生清操雅望遐邇皆知覽奏彌見敬慎然亦止須信心行之用人集事總爲國家豈必慮茲多口需以異日拜獻先賢他人則爾先生不言余自有以信先生也

特舉實心任事之臣疏

疏爲特舉實心任事之臣乞主上並進五等之封以酬前功以鼓後效事臣聞封爵之典先王所以大公天下也一以成功爲斷若咸厥功則亦合咸厥賞夫然故功

賞當而天下大服臣觀鎮臣鄧良藩先朝舊臣歷任南都清聲惠政所在有聞今遭國變移家澥上則與諸臣同受風波之苦集卒備舟則與諸臣同受拮据之艱翼衛王躬則又與諸臣同著心膂之誼此成效之可覩者也況近日聯絡義旅圍困福清勞勩難泯以臣愚見似應比照蕩胡平夷並得晉封雖良藩勳懋懋志在立功報主必不以封爵未加有曠進取然而主上公溥之仁又豈可獨遺一良藩哉臣又見近日義師首領如王鳳儀輩皆以義師未有統領難於安頓意欲給劄稍予以權臣愚以爲此輩若概絕之則無以鼓舞任事之氣若概許之又恐墮奸人之計將血戰者不得尺寸賞而游談輩借起義之名以邀官爵者不可勝道矣臣以爲莫如即令鄧良藩將其所聯絡義師爲陸地一隊此間見鄉民畏社長之法甚義兵大抵鄉社臣前避難鄉閭見鄉民畏社長之法甚于軍令并令良藩疏其所聯絡義兵某社某社長某人或其中有驍勇有才須給劄鼓勵者具疏題請如此則實實起義之人得荷恩榮彌深感奮而一切游談之徒無所容其假託矣臣一片癡腸於良藩無所私乞主

上下臣此疏令建國公與閣臣公同商榷如以爲可立

望裁擇施行

奉旨鄧將軍良藩慷慨起義勞苦功多循例晉封猥不爲過但貞臣原不責報予與征虜不比泛常俟福清既下方議頒爵義師給劄聽該部酌行

別選賢能疏

疏爲臣血雖止臣病日深謹再瀝苦情伏乞睿慈憐允別選賢能以毋誤恢勦大事事臣自長至日辭朝出關吐血至初五日纔止自此以後雖不欲食每食必強鑿

雖不能行每日必強步亦望稍稍平和得入關供職也不謂邇來徹夜咳嗽徧地痰涎心火不能自主乃移宿於肺而爲祟未食思食比食則不能下咽未寢思寢臨寢便不能成寐種種病狀難以殫述臣門有傳疾家罕壽人臣先母以嘔血死臣患此症亦已二十餘年但所苦止是吐血血止之後便無他患今怪證橫出不異母兄病革之時臣生帶薄相正逢主上恢復之日便有溝壑之虞此臣所以撫枕搥牀涕泗橫流者也伏念孔子有云死生有命數定於天何容悲戚上洪覆未即先朝露尙當扶支離之骨向

但以奄奄待盡之身誤朝廷征討之事死且難瞑此所以叩首泣血願主上別委賢能以弗誤國家大事者也臣今移臥榻於堂前使遠近來者皆得見臣憔悴之狀聞臣咳嗽之聲可弗疑臣別有私心託病謝事況主上深恩如天如地不可名狀臣何忍卸擔辜負隆恩不料惡疾來纏不可勉強臣所以展轉思維不能不恨恨也今新閣臣馬思理既出則閣務稍分似亦可允臣前疏所請令熊閣臣暫攝樞篆不然則部臣沈宸荃聞其即日趨朝此人忠勇膽識皆萬倍於臣前閣臣見臣病狀亦面許相代則去一病臣而得一能臣諒亦主上所痛痒許可者也乞主上於此二臣中欽定一人則恢勦可不避難今主上威靈遐布建國聲望冒敢補省指日可下臣稍遲迴即不敢再邀恩典亦可附名史册圖傳不朽而臣甘棄垂成之功自蹈枯槁之轍臣雖至愚當不爲此倘蒙主上憐臣諒臣特賜聽許臣從此獲沒於地得爲逍遥無累之鬼鼠肝蟲臂固可聽之萬一得邀主上洪覆未即先朝露尙當扶支離之骨向主上乞一別

部自效如刑工之類俾臣短才可以藏拙病體可以養閒朝夕追隨諸大老之閒與聞末議苟非主上定鼎有地侍從多員臣亦斷不敢向主上乞鑑湖一曲也

謹報入關日期疏

疏爲謹報入關日期恭慰睿懷事竊臣於諸臣中最爲庸劣過蒙主眷不敢不竭駑鈍勉效馳驅勞憤兼迫咯血過多疚羸餘生不堪承任大事屢疏控辭未荷俞允顧臣所以控辭者非敢惜死也以死而有濟是謂死賢於生死而無濟是謂徒死徒死溝瀆之流也聖賢恥之

臣今名爲兵部而各藩鎮將吏之名臣不得而知各處兵馬之數臣不得而知近且封拜掛印諸大典皆徑奉明旨不由部覆唯生員守把諸人上疏乞官則令臣部察覆如此而欲臣竭其病骨爲若輩死是不可惜乎非徒然也福清之虜日就鴟張而臣無堵截之方福清之民日就屠戮而臣無挽回之法如此而猶曰兵部兵部是不可以已乎如此而竭其病骨爲覆奏嘔血而死天下之人弗惜之也而嗤罵之矣此臣再三控辭之本懷也今主上不以臣不肖自臣得病以來賜藥者一遣官賜問者一遣官趣召者再主上之恩如天如地臣若再棲遲不出是於屑碌無補之中又添一重罪之案臣之所不敢也誰擬廿五日力疾入關緣欲製備一二藥味故須遲之廿五也臣今日而後惟有主上恭聽驅遣即死於舟中臣不惜也更願主上出臣此疏存爲公案使臣死之日千秋萬世少有諒臣心者則臣萬萬無悔矣謹瀝血具陳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再陳練兵殺虜疏

疏爲再陳練兵殺虜乞留臣言以質千古事臣聞恢復之事與開創同開創之君與其臣下馳驅戎馬之中握手若等夷及其功德日盛物望咸歸雖有奇才異謀不敢不俯首推戴此則淮陰侯所謂天授非人力馬伏波所謂帝王自有眞也臣詳稽往牒中興之后惟夏少康光武不階尺土祀夏興劉不失舊物此則二君恢復之明驗也琅琊渡江衣冠無恙苻堅負恃其衆飲馬長江淝水挫兵警情風鶴其時君臣上下狃於苟安南渡兀朮亦遂長驅犯浙其時金人兵力不能經略江南委之而去而宋之君臣上下亦狃於苟安雖宗澤表還舊都岳飛期飲黃龍終亦齎志沒地此則二君不能恢復之明驗也由此言之能恢復與不能恢復由於能用兵與不能用兵也已事可知矣臣竊論天下大勢譬之於人形蹶者其生易復神旣者其氣難回如周家卜曆雖云八百河陽之狩繻葛之戰已非臣子所忍言而其中復有子頹子帶自相殘賊致天王自削其勢以高

諸侯之名延至赧王有逃債之臺被竊鈇之言薦竭燈殘奄奄而盡司馬氏始於八王禍烈於五胡懷愍之辱慘不忍言延至江表內有蘇峻王敦桓玄之難外有孫恩盧循之寇羣賢戮力僅而不亡亦復薦竭燈殘奄奄而盡宋徽欽之禍略與懷愍同逋至南渡西湖之歌吹暮樂朝娛亂成之肺肝日新月盛猶至崖山亦復薦竭燈殘奄奄而盡我國家今日時勢易於晉宋而難於夏漢何則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功德在商周之上非典午篡魏趙宋欺孤者比也毋論列聖相承深仁厚澤不可弭忘即先帝英明強毅之氣猶閃在人耳目間不幸流寇之後繼以醜虜風捲雲除一朝掃地正如強梁之人忽中危疾驟然顛仆苟導其脈絡理其血氣徐徐而斟酌之便可復故此臣所謂易於晉宋者此也夏漢之衰奸臣在朝忽焉中圮史臣所謂危自上起傷不及下者其言是矣我國家中葉上固受其危下亦未免見其傷往者遼事起而有遼餉臣讀詔書曰暫累吾民一年已而為定額矣及勦流寇復有勦餉詔書如前已而又為定額矣往者楊嗣昌請抽練九邊之兵以制奴滅虎搘虔之吏剝民媚官民間思亂已非一日緜是言之傷不既多乎然此猶正額也前年起義方國安王之仁日吸紹興民間之膏血而空之張國柱王鳴謙日吸寧波民間之膏血而空之谷文光朱嘗潔李碧珊日吸天台民間之膏血而空之一時有此三空者傷不已甚乎今其餘毒猶未盡改此臣所謂難於夏漢者此也主上毅然恢復欲為少康光武不屑為晉元宋高然臣以為能練兵殺虜則能為夏漢否則且不得為晉宋主上憫斯民之塗炭下明詔發德音然臣以為能練兵則能安民否則詔書且為具文矣臣請言其大略可乎方今人盡知建國忠義盡仰建國威望拜為大將固宜主上若用之分立十大營或五大營肅之以王命申之以盟誓勸之以山河犹之以斧鉞營將統於大帥偏裨統於營將哨隊統於偏裨什伍統於哨隊兵統於什伍雖千軍萬馬可使如一人然後成陣而出銃砲在前長戟在後正兵居中奇兵分翼出奇制勝即八陣略定未可知也且

營制既定毋論兵不敢橫溢旁出爲祟民間彼爲將者
封貢可忻軍法可畏彼日夜思所以拜爵免罪之不暇
又何暇採婦女髽衣冠鳴鑼喧赫犯民間之草木哉臣
所謂能練兵即能安民者此也臣今日亦知兵從何處
練即臣今日所言亦具文也臣明知具文而不敢不言
者竊念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禍患平日所稱爲豪傑
者皆靦顏臣虜且爲虜謀則忠爲明謀則拙或乃保藏
山林恐不深密使臣以庸愚無用之人忝竊大位受國
厚恩敢竭愚腹以公質千秋萬世毋使人謂臣身其位

不能行其事如辭如癡付國家大事於不論不議之閒
也則臣死亦瞑目矣

薦劉吳二臣疏

疏爲請勅召端方有品之臣以壯朝廷神氣事臣惟賢
才所在折衝萬里今濉上初立朝廷班聯寥落望而色
沮故宜前途無崩角之勢醜虜無兒啄之日也方今賢
人君子保全髮膚遁跡草野者固多其人臣未能徧識
據臣所知則有甲戌進士劉沂春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
寺卿後又加都察院銜皆未嘗拜受比虜入境誓不雖

疏爲微臣辭銜不辭職懇乞睿慈垂鑒特允所請以安愚分以謝人言事今天下何等時乎爲臣子者只有練兵殺虜四字餘外皆閒事也臣手不能執戟胸不能運籌妻子流離不能助餉唯見人之能練兵殺虜者則跪之拜之鼓舞而稱道之臣本壞也主上初至琅琦不以臣不肖謬任中樞臣爾時連上三疏大概主於練兵殺虜雖奉俞旨而竟不行臣亦意奉主上威靈福京旦暮可下臣得保犬馬餘齒向山林邱壑閒大署其號曰人

舊筆紀注故人君一言一動不敢苟且本朝史官雖設而紀注之職蔑如所謂實錄大抵綴拾邸報甚於言動之微多所遺忽其餘侍從之員或有紀載或有私史蹟駁難行故史職不修莫本朝爲甚臣以爲有一日朝廷便須有一日史官史官者所以扶微善杜隱慝留日月於千載者也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與臣等商議將爲弘光先帝發喪此皆主上身出玉聲非臣等所能參贊末議又主上語臣曰長樂知縣鄭以佳恁是清苦近臣秉性拘執於此輩多所裁抑將來未免怨恨萬一指不迎春亦是小過既有科臣疏參且與降一級少消息臣而笑曰爾何才爾何功而偃然此坐也則臣啞口無言以應矣昔桓宣武窺司馬門曰此中無人臣恐有篡之便與前雪臣以爲主上垂忿外吏至此宜使外吏無

不墮膽抽肝以報主上之知遇也此三者皆係經國之謨體臣之誼是宜紀識以傳不朽方今班聯濟濟詞臣亦有其人乞主上擇品行端方文章爾雅者設立二員倣古左右史之職隨日紀載庶毫言臚布眾聽樂聞反側之子咸投戈而屢明主之出或未必非鼓舞人心光贊中興之一助也

再乞放閒疏

疏為臣死不敢徒臣出總無濟謹再瀝血情懇乞睿慈特允放閒以全衰命事臣竊攷祖宗定制設立六曹循

名責實各有司存如臣部主兵謂之中樞其命將出師如戶之樞運動開闔罔不由之非如宰相佐天子理陰陽其任無所不統也臣不言兵所司何事昔人有好古碑者後得一碑字漫滅無一可識旁觀者謂曰此名何碑其人無以應旁觀者笑曰吾知之矣此名沒字碑臣不言兵當亦名沒字部臣言及此不幾令千古絕倒乎臣以劇病出關再三懇辭印務復蒙溫旨慰勉令臣力疾視事臣敢不遵但臣以為今日軍機所繫安危呼吸介臣一身臣何惜犬馬餘年不以上慰君父而臣自

受事以來業四閱月外而兵馬之數臣不知也謂遣之期臣不知也上功幕府各將姓名惟建國平夷兩藩略知梗概其餘茫然未知其人官爵何等臣終日所司惟覆疏給劄近且欽劄盈行亦不復更須部劄則閫外視臣一貌小豎子耳內而封拜掛印大事皆取自睿裁徑奉明旨不下部議臣不得與聞惟生員上疏乞官渺小瑣屑之事乃下部覆使千秋萬世謂兵部尚書所司如此不亦可羞可恥之甚哉臣前未病時猶能代作勅書臣雖不肖頗欲崛強文字之閒每稿成便與同人語曰

吾為兵部尚書不足為閣下中書頗有餘今以病故并此都廢欲臣僅以渺小瑣屑之事力疾奔趨畢命其中毋論臣死不甘即主上亦豈忍為此等閒事困臣至此哉此臣所以咨嗟太息感激高厚欲歸死於聖明之前而又未敢即死者蓋為此也伏乞睿慈特允放閒俾臣得少留殘喘見主上中興大事臣死有餘榮矣

辭入閣疏

疏為微臣辭受兩難捫心自苦謹再剖愚誠懇乞睿慈詳鑒事本月廿六日又奉上傳一道云欽此敬遵綸

臣自幼讀書至角弓之篇見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未嘗不歎冒昧苟且之人既以病國兼復喪身又讀晉臣羊祜辭表有云違命誠忤君恩曲從卽復若此夫羊祜身在襄陽有惠澤於民贊謀伐吳有大功於國猶復云爾臣獨何人躐躋大位將蹈晉臣曲從之愆犯詩人斯亡之戒且臣無才無德濫叨內芟知不過賦性崛強不肯降膺淸夜自訐止此八字卽臣前受樞部非臣力能辦此也且戮力濫上止熊閣臣一人臣爾時勉慕忠義不忍言辭臣近日賦詩有云明知忠義難且以身嘗試則臣心可知矣今驟然閣下亦復何謂臣身已矣恐流傳遠邇驚此聲論有識者將爲朝廷惜此舉動也臣所苦者兵部一篆業奉旨令部臣沈寀荃管理臣不受閣命而朝夕部事握篆不送不知者將謂臣據兵部可以要利否則謂可以樹威是臣進則有冒恩之嫌退復有違命之罪此臣之所大懼也臣將欲不受閣銜并辭樞篆脫身事外豈不暇逸而主上且目臣爲推諉同列或疑臣爲覬望尤臣之所不敢也萬不得已從主上乞一別速恢勦臣之大榮莫過於此臣聞仲尼有言匹夫不可奪志臣雖愚蒙志守一介福省未下臣誓不再進一官乞主上勿奪臣所守君臣相成尤爲千古美談也臣無任惶恐待命之至

奉旨覽先生三疏情辭愈懇前不辭樞銜今獨辭閣銜均之海上戮力斷宜惟命是從況樞篆早已有人如先生在樞辭閣則沈先生亦必因閣辭樞今日何日作此謙讓幸卽刻入直慰余倚望該衙門知道

申明辭閣緣由疏

疏爲申明前不辭樞今獨辭閣緣由乞賚慈詳鑒必求情允事臣三上辭銜疏本月廿六日奉旨云欽此欽遵臣豈敢故違明旨屢瀆天聽但樞閣異務今昔異勢臣閱事君軍旅不避難主辭受異情有不容不剖明者臣未習敢不自勉是臣之上命臣以樞部軍旅之事臣雖未習敢不自勉是臣之不敢言辭者也主上初至鎭口熊閣臣辦閣事臣司樞事相對二人更何容諉若有三人臣亦辭之矣且臣豈獨樞篆不辭當駕在關外科臣舟在關內一切紅本盡下臣部科鈔之事臣亦兼之臣不辭也熊閣臣以人言

謝事一切票事臣亦權之臣不辭也臣初出時職方無人職方之豪亦臣掌握臣不辭也詞林未設視草無人一切詔諭勅書皆出臣手臣不辭也何以不辭無人故也是臣之不可言辭者也樞部雖爲叨冒然臣在舟山已蒙主上授吏部兼戶部之銜此番改授猶爲平調是又臣可以不辭者也臣在澥上久目覩情形又居閒無事追思江上義兵致敗之繇頗得要領意欲候主上鴈至打成局面爲一鼓下城之策愚忠自獻凝心不死是又臣之不欲言辭者也今入閣矣無軍旅之寄矣臣雖亦將不保昔不可言辭而今不可不辭矣連上五疏終成盡餅文采無用略見于斯優游歲月容頭過身昔不欲言辭而今欲言辭矣臣自拜命以來屢請主上愼惜名器東閣非名器乎孔子有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臣於他人頗能裁抑獨至臣身冒濫不禁躬自怨而苛責人天下其謂臣何又況各藩將士卒辛苦暴露臣未有慰安之而先躐躋大位恐行間亦未免稍有挫阻矣謹將前不辭樞今日辭閣苦情一一剖白若臣分義可安虛辭謙讓主上如天如父母或能寬其斧鉞

二祖列宗冥冥之中亦必陰礙臣魄矣臣無任云云

恭承嚴命疏

疏爲恭承嚴命不敢再辭謹陳二說懇乞俞允乃敢就列事臣蒙主上晉臣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疏辭者四面辭者三未荷見憐不蒙垂允臣逡巡無計欲受不可欲辭不敢不敢謹再陳兩說少露愚誠臣本庸庸下器麥麥小儒側足戎馬之間躋身清禁之列乘亂忝蒙殊榮極寵鼷鼠飲河橫而飲澥鷦鷯巢林進而巢棟是亦不可以已乎今日城中之民饑莩孰盈逵虜兵望煙爭門

奪食地非楚俗便類禁煙家不若赦同爲餓鬼生民愴呼遭亂堪憫而臣悠悠坐日獵得美官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莫甚於此矣主上命臣曰均之澥上戮力臣敢不遵今後請書銜曰東閣辦事臣使臣於進越之中少存退讓之義且使前階未盡梯榮有路臣得策鞭駑鈍以爲再拜隆恩之地可乎本朝制度彷彿周官六官分職綱紀大備不立丞相祖訓甚嚴卽學士一官秩居五品厥後沿習類帶部銜始成極品今主上毅然法祖臣得躬逢其盛使臣得以五品章服委蛇殿陛之閒可乎主

上之恩如天如地兼父兼師滋以雨露材以霜雪養以飲食篤以教誨若從臣所請法祖之制美名也成人之美義也一舉而三善想主上必有材大慈也教臣以讓大義也臣所請法祖之制美名也成人之美義也一舉而三善想主上必有忻然聽許者矣若恐馬閣臣熊閣臣援臣以爲例是又不同馬閣臣英名碩望天下傾仰熊閣臣敭歷中外老成練達今姑置勿言卽以二臣齒齡先臣十餘年皆與臣叔父爲同年友臣一旦比肩入閣不亦過乎且二臣原帶部銜削之不可臣初奉閣命行之允宜其爲可否尤較然可見者也主上許臣臣則飛帆就道恭拜新恩如其不然臣惟候命琅琦寧死於主上之斧鉞不死於

天下後世之清議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奉旨先生因閣銜屢疏退讓余豈不體悉但先生勞苦諸臣獨早何云進越入閣辦事見諸舊章豈便書銜若必以已歷二品之階反受降五品之服於制更爲未順余考內閣兼銜相沿已久不獨先生也先生其祗遵成命飛帆就道余日望之

恭報恢勦福京情緜疏

覆爲恭報恢勦福京情緜奉表待罪仰祈聖鑒事奉旨

云云隨該臣部看得七月初五之戰兵非不銳也格鬬非不勇也斬獲非不時有也內應之士非不鼓鼓動也然不能收功而反以挫劒者非但勢孤援寡也以步當騎以水擬陸一勇而衆怯百奔而一鬬一時名將盡遭殞滅呼嗟傷矣察葉輔高儀王建昌歐英林大壯等英風挺挺誓掃逆虜每戰當先願得一死以報朝廷而宗臣統鐥慈鯛以家國重仇不忍坐視輕身督戰不避死亡可謂貞臣盡節烈士捐軀得其所矣然而喬塗平原骨填山谷妻子設祭而想魂父母聞風而

殞涕或子幼兮誰撫或母老兮誰依朝夕悲號行道酸
痛臣以恤死之典斷宜從厚使下知主上厚於恤死而
後人肯輕於捐生輕於捐生則人人敢死人人敢死而
虜不難滅矣夫爲惜名器之說者爲生者言也生者之
名器不慎而濫予非人則煊赫橫恣反爲人患且相緣
而起延蔓無已故宜裁抑若死者而既已矣死而有知
泉下感恩而已矣奚有不肖之患哉葉輔等似應徑加
總兵職銜宗臣統鑅等似應徑加太僕寺少卿者也抑
臣更有請者與其加恩於死魄不如垂念其後人臣請

自今以後行令各營凡死事之家察其家道貧富子孫
有無如有父母年老妻子伶仃不能自活者彙報臣部
存案待主上恢復福京之日稍割從虜宦產以賙恤之
人知主上厚於卹死如此將父教其子兄勸其弟妻勉
其夫殺虜以自效豈惟城下多報葛之人夢中有抗回
之老哉臣因議恤而并及之

奉旨死難各官自應優卹葉輔等俱如議行

乞策免疏

疏爲首失以此致敗今略其有功當封四字而但曰卹

刊致敗重瞳勿服也夫翰銓科道等官此朝廷之所甚
貴也今予之不問其人有生員而得之則孝廉便以爲
愧曰某某得之吾孝廉反不稱耶有生員而得之而生
員之居部曹者則以爲望曰舊例三月部曹則應陞吾
居部曹久不耐也東西奔走奇見駭聞臣痛之臣中人
也雖明知其弊欲澄汰之而無緣竊以今日天旱修省
願主上進法成湯六事自責之文明詔中外自三月以
往吏部所授者彙爲一帙兵部所授者彙爲一帙所授
之官皆作試官事平之日嚴行考核必有實功纔與實
授非是一概裁革至於在朝之官奔走後先亦已咸備
今斷自閏三月某日止概不除授概不陞遷總俟恢城
論功拜爵遷秩其有上疏而詞義可採者勅部紀錄姓
名事平擢用其有遠方上疏諸人則如陸贄所陳以勳
散等官權示招徠文如科道六曹武如封拜掛印願主
上愼持之非才不與非功不與使天下渙然一新其耳
目而奇傑有爲之人使之以才自奮以功自勉將災異
可消而恢復可致主上可以得爲而臣區區勸主上以
有爲者此也若臣今日所居相位也臣聞古之爲相如

李鄴侯寇萊公調停宮府之間決策危疑之際何等力量而臣偃然受任業已三月爲伴食宰相耶則讓其清爲不解事之僕射耶則遜其德問臣以兵兵不知問臣以餉餉不知問臣以謀畫謀無有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哉臣承主上嚴諭入朝不敢不書閣銜至在外有聞閣部二字則面赧語結蓋羞惡之心猶有存者昔陳平以宰相當上佐天子理陰陽而以錢穀治獄各有司存此語遂爲後來空疏無用者所藉口臣既庸虛無所事事不得不言燮理陰陽考之漢書有以災異策免三公有以詔條詰問宰相今天時不和旱魃爲災則臣燮理無狀可見於此矣是獨不可策免以謝天變乎乞主上俯從臣請先行策免或容臣讓還兼銜少存咎罰之意仍下詔書痛懲往習如此而災異不除人心不勸者未之有也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再請寬假疏

疏爲恭謝天恩再請寬假事臣於本月十三日面請主上以臣妻董氏病亟求假歸蒙恩許假并以御營總兵夏符明於醫理發來診視天恩隆重刻骨知感緣臣妻病勢十分沈重臣幼男翹棽感復重發熱如火燃肌膚燥迫兩鼻血湧臣以舐犢之愛未忍暫離此等苦狀合境知之即差官夏符所目擊非臣故作飾說欲爲數日偷安之計也臣思傷寒一證乃邪風團結於五臟之內日有傳經苟精於醫理者審其受病之處在於何經直搗其巢穴則客邪無所窩而根本不至受傷其次則業已傳染苟明其所至之經急用藥以固其未傷之經絡則邪氣亦不敢以深入可以徐徐解散否則漫用寒涼徒燥元氣又恐誤投補劑或用反攻之藥則助邪弱本未有不受其害者也此生死之關故臣不敢不慎欲寬半月之限容臣靜看稍有生機即星馳入侍斷不敢苟偷以速戾也古來忠臣義士爲國忘家如蘇子卿之老毋終堂顏眞卿之幼男出質富鄭公出使得家書以投之火曰徒亂人意臣獨何人能不景仰但念古人處此皆身繫朝廷安危實有濟故不敢以家累嬰懷臣自八月以來雖有拮据無當機要今數日閒非坐則臥每爲憤歎使荀單務倥傯忽日有下缺

奉旨覽先生奏不忍言去只明不得不假之情余心

惻然特准寬假五日方今建川秦川大費綢繆竚望
先生入直共籌勝算萬勿再有陳請該衙門知道

錢忠介公集卷十四

契家後學全祖望編次
縣　後學張壽鏞校補

南征集四

論

伯夷叔齊

問曰以兵定天下弒其君而代之位始于周武乎曰前此有之黃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得志則固奪炎祚也而其時無死義者豈其時分義未明君臣之間根蒂有死義者以六百年之久六七賢君所孕嬗委而去之曾無有憫焉蒂芥其心疑當時史臣之失其傳也若非史臣失其傳則伯夷叔齊者忠義之祖也夷齊爲忠義之祖然則後世靦顏事仇行若狗彘者固炎帝諸臣之遺教與或曰夷齊棄其父而非其子其闇矣乎曰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固殷棄也德則歸之仇則背之矣其闇或又曰太公秉鉞佐周夷齊弗式原其始同起海濱俱歸西伯前後之閒何其異與曰太公功利之祖也

海哉海哉清濁攸分矣且齊之後爲田常所篡首陽一片石人焉篡帶礪萬年義也夫

荀息肥義

奚齊與子何皆立不以正喬也晉獻信讒而害申生主父昵嬖而廢長子二子不能杜私情扶正統使君死非命而國亂者數世猶曰吾不負先君肥義亦引荀息之言曰死者返生生者不愧是不過矣乎二臣養濁亂之波入乎淫昏之會抗節自引破首無悔太史公所謂輕命鴻毛者也然而胤毋致命于一簪匹夫要死於一諾非有大故感慨從之二子忠于所事各盡心焉要其風概自足千秋矣

召忽

君子曰召忽死賢其生管仲生賢其死此二言者足以爲定論然而繫生於死撰然齊等後之君子忽乎仲乎余以爲忽之賢也我爲政者也仲之賢也我與天參爲政者也仲負不世之才不忍以溝瀆死成一匡功輔君至霸後世美桓公者曰能用仇難乎爲仲矣漢高使使持節赦貫高高曰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扼吭而死仲弗若也卽曰堂阜脫梏三沐釋仇而定交則亦婦人洗面更妝別奉巾櫛之日也蔡琰詩云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嘗恐復捐棄假使管仲不遇桓公不能成一匡九合之功流離鄙賤嘗恐復捐棄何足道管仲之能致其功以蓋其恥則亦有天幸焉故曰我與天參爲政者也繇斯以觀召忽尚矣我朝靖難之際骨肉遭禍亦猶夫二子也方正學先生具王佐之才則亦猶管仲也文皇南下姚廣孝首以爲言恐絕讀書種則亦猶叔牙之薦也而方正學乃至湛十族而不悔視管仲何如哉余謂正學諸君子皆召忽之血胤也還不擇老少而奔之嗟乎管仲留一死以攘夷今且留一延至今日寇則寇之虜則虜之如倡優女子惟利所在死而辮髮胡服爲天下先嗚呼此又管仲之罪人也

主屨者弗

主屨者耳不以賤賤不以怨怨租臂而示信伏公而出嗚呼主屨者哉

說

人說

人之爲言大概而人之猶大概而禽之獸之云爾人之聖者爲聖人之賢者爲賢猶鳥則有鳳獸則有麟其他具體而微如羔羊跪乳慈烏反哺之類是也餘悉禽凡獸不可殫計若渾敦窮奇破鏡黃腰則亦禽獸中之亂臣賊子也禽獸猶知惡之而況人乎禽獸于人猶中國之于夷狄各有君長自成氣類人者尊稱禽獸者卑稱此自然而尊卑之也非所以尊卑也猶夷狄之自爲禽獸其本稱也未有暴惡之著而已禽獸矣春秋之法夷狄而中國則進之不絕其善也如烏之有鸞鵷白鸛獸

之有舞象孫供奉亦如忠臣義士低徊宛轉以殉其君父而不辭禽獸而忠義則亦忠義之矣今去中原之教而從左衽之俗既以其身入于禽獸而又行禽獸所不忍爲之事禽獸云乎哉故禽獸庸近之鄉也亂賊禽獸之墜也聖人憐人之庸近其後將至于禽獸故激而呼之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救庸近之詞也若亂臣賊子聖人不得已作春秋以誅其心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筆舌之口與烈山之火並著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歷舜禹湯至于孔子而人之位始竟人之局始苦故繇人而登之至于舜禹湯周公孔子而後止繇人而崩之即至于禽獸而猶不止嗚呼戒之哉人者崩登之界也居今之世既不能稱引春秋之意以懾亂賊之心滔滔者吾將安放雄師禽獸而已矣念念恐入于禽獸而後可進于聖賢故禽獸者聖賢之師也亂臣賊子其初亦自命爲聖賢而其後乃不得爲禽獸嗚呼戒之哉跬步之足不勤而榛蕪千里睨齲之隙未塞而江河天下吾人一日未死則崖岸未顯泮渙未岸也伏羲畫八卦初二爲地三四爲人

五上爲天置人于中者萬事之所起也所以支天而柱地也故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欲致其登以防其崩舍乾惕何道哉聖人慮人之放逸設刀鋸以治其血肉設易詩書禮樂春秋以治其魂魄而人猶有入於禽獸屣轉崩墜而不止者吁可悲乎其可悲也二三君子曰毋但悲人人乎人禽乎禽吾尚未有所寤也盡屬諸曰在立志匪者得木尋之尺之必先度爲何等用吾先乎千百年後乎千百年而爲人不思尺寸其身自度爲何等人可乎文信國見廬陵祠歐陽文忠

諸君子便思俎豆其旁是所以成名也曰在蓮識个人所以甘受惡名而不避者不過畏死則問千古有不死者乎死之日涕泣宛轉獨非畏乎然而竟死則畏死無救于死也陸士衡云愛有甚而必去惡有甚而必得畏何爲歟則又曰畏刀鋸殺其軀耳不能殺其心也卽洞胸刺心及其實際耳不能及其空際也居于空際皇皇剉能抱靈而嬪于天故爲忠義而死則爲明神或入星辰或遊河漢夫何故惟心之故惟心不能殺之故若背天道逆人倫伏歐刀而死悠悠長夜矣或乃

辱父母體忘君父仇以一家物與一家如沈休文夢齊和帝刀斷其舌呼道士奏赤章求免豈眞有和帝爲之祟哉夢中則見本相心中自爲獄具也而世人方且甘靡醒濃以悅其口佳冶紡冤以悅其體一遇有事行狗彘不顧畏刀鋸之殺其身不畏聲色之殺其心畏人之殺其身不畏心之殺其心畏一時之死不畏千秋之死然則人直未嘗畏死也畏死則必思所以不死思所以不死則莫如死曰在耐久太史公云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古人又言忼慷就死易從容赴義難我輩意氣相期便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未容多讓及神氣稍閒思量一起便有千萬死不得之事故或能絕脛于俄頃之閒而不能保節于白首之際士窮乃見蓋棺始定也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何也忠孝是也聞道而死機會相湊朝夕也苟不其然文文山在獄四年而死於柴市猶朝夕也趙程嬰立孤十五年而死猶朝夕也君子以道爲萬年其視生死朝夕而已嗚呼斯三說者吾黨所以自勵也持針而砭人不能治其瘕持鏡而照人不能見其背又奚取焉詩不云乎凡百君子各敬爾身敬身以立人敬身以答天吾黨之志也不然阿戎以死勸人彼其叔父猶癡之而況散焉者乎

子劍字說

禮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又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汝幼而孤不聞父命朋心腐骨痛實難處汝逮事王父母王父母之名推情訖愛宇亦如之汝冠之年王父又棄世詔告之責余豈敢辭適丁國難亦未暇遑第四叔以師命命之字汝曰帝讓取堯典之文也讓者美稱繫讓於帝其名賢賢爾小子

其弗敢安余於是爲更其字曰子釗仍呼而語之曰汝知所以字子乎汝名曰克恭克之爲言能也今夫坐如尸立如齊恭之義也汝能之乎朝廷之容師師翼翼祭祀之容遹遹躋躋濟濟恭之別也汝能之乎子貢稱夫子之德溫良恭儉讓恭之友也汝能之乎不能則當勉孔子曰勉強而行成功一也可勿勉乎邱山不移而勤行者至江河靡就而泳游者登言勉也烏矯翼而高飛以翼勉也鹿鹿草而鳴呼以聲勉也夫以無情之物尚猶如此有知之人其弗勉乎故爲字汝

曰子釗釗者勉也能勉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有所立嗛乎其如不能已也企乎其如將有得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懋哉懋哉皆是物也鄙吝消於心道義接於貌其爲人也過人遠矣釗於文爲金爲刀金之爲物精氣也烹液之從而劃削之匠者屬氣致力然後成器金以致其璧刀以致其果懸文書訓取義斯在尚繹思哉

序

序陳默公落花詩三十韻

落花木之壯也非衰也士君子退則立志進則建功脩於此時花不落則生氣不全士君子不遇坎壈則英幹不傑太史公贊虞卿云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其贅子脩云聶令子脩同脩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後世顏之推家訓亦云梁朝子弟處全盛時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傲然侈大及遭亂離兀若枯木投足無所豈非繁華乃賊瘵疾之機冰雪有堅凝之性也哉吾友陳默公抱異才奇節出入鋒刃中辛風酸雨櫛沐備至似與落花眞稱知己其咏詩也

豈直惜豔憐香矜遲怨早正似壯夫慕義烈士酬知捐妻棄子薾不返顧又加丈夫功成名遂鐘鼎在列姬妾滿前一朝解脫破衲芒鞋雲餐水宿默公性情見於斯矣昔人疑宋廣平何以作賦梅花余謂惟梅花賦乃見宋廣平嗟乎士不孤不奇不高不韻

陳聖謀詩經治亂始末序

詩者春秋之祖也詩亡然後春秋作知春秋得統於詩則知詩爲春秋權輿矣書至秦誓而書亦亡不言書亡春秋作者雖以編年相次然春秋系詩正如父子祖孫

音影流傳自有鑪冶不可以貌而襲也或曰春秋史也史以直詩以曲義各有取夫春秋之作所見異所聞異所傳聞亦異定哀之間多微詞是不亦婉乎詩載盛周之世政教禮樂纖悉備舉至其衰危則家父究訩繁霜鬱亂皇父褒妲之禍皆顯切言之不以爲諱是不亦直乎詩與春秋是有其派之名不受江沱之目矣惟詩之爲教用之房中用之朝廷用之郊廟用之鄉黨邦國俾其祖父創業之艱難流連浸淫於子孫之耳故曰詩可以興以聲教者以耳治有神行者也陳子之治詩也以

春秋之意錯而編之始於后稷生民公劉太王造周文武周召戮力致治后妃恪修內職治邁豳薨之事暨平幽厲之後宣王中興車攻吉日之篇淮夷命將之什皆爛然有第下而列國諸風莫不採其芝蘭擊其蕭稂亂有興爲亂治有興爲治若擊紛而髮髮自動也繰繭而絲絲自貫也俾夫以耳治者兼目爲功以聲教者因文見質豈與夫舉學一先生之言睽睽姝姝無聞乎治亂之數者哉抑更有說焉周南王化之首也其槩風何也曰其周文王之德乎江漢汝墳之閒咸歸心焉文王不有而自夷於侯國之列周之有風商之有頌首尾相呼和也孝子之志忠臣之行也列國皆有風楚獨無外之也秦亦夷狄其不外何也曰是其繼周者乎五德之運天之不得已也閹豎之禍伏於車轔二世之亡萌於黃鳥然而不刪者以示戒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諸侯賜岐西之地授人以柄不得收其芒君子之所大恐也降此者曹操平黃巾之難而漢魏矣劉裕剋桓玄盧循之亂而晉宋矣下而彌猜變而加厲陳隋以往大抵皆然奸雄舉事莫不因隙於人樹恩於己易曰履霜堅冰至防其漸也降王於風何也曰體弱而顧促其衰世之思乎行靡心搖不自知其感也以宗周之大一旦洩

起抑之所以扶之也當時強大之國爭欲帝制思周之詠僅僅於曹檜之口此忠臣義士之所隱也周之始基分陝而治則稱周召宣王中興召穆公能世其職作廟考成當世榮之至召旻而衰矣召旻之思召猶曹檜之思王也澥佹之閒齊爲強國能興周者莫如齊木瓜美齊桓之存衛也聖人立說先其近者引而進之若曰衛

支胤猶尙存之況本宗乎此所以引之也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周公之胤也能興周者宜莫如魯能用孔子以興周者又莫如魯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魯不風而頌系魯於周所以綴之也猶有望之之意焉望之而不得退而自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可致此物而身微賤不得致也作春秋終孔子之無如何也嗚呼孔子身爲周人王轍雖東空名猶存眷念宗國繫心天王序詩之中猶致意焉後之君子處人家國廢興之際者宜何如哉因序及此且

欲與陳子商之

贊

松鶴圖贊 并序

嘗以爲有畫者像不僞者神苟以像求之則人身一像也假蓋于天假履于地假華藻于衣裳譬彼松青青者其正色歟嘗彼鶴采采者其美觀歟宗澥應先生少時博洽墳書澥內多師事之所著述恆摹蘇牽引自成古義交遊多長者好爲讜論以相磨切其大概也會初度諸友舉觴以松鶴圖獻余與宗澥把翫歎載欲徵詞爲

詩顧自以矯情曲說駢連附贅罔能覃思玄渺昭茲天衍竊有惡焉宗澥體純固不嘗慧於名利一睦之宮必砌芳草數種修竹數箇焚香啜茗陶然樂也故自號曰名雕窺其意豈與連嵎列埒役神無閒者等乎此余所以壽宗澥也若夫松鶴之義別自有取余將掞筆玄庭執簡金閨儀圖其不可傳者遂作贊曰

贍彼松兮天矯挺特兮以象君之正直兮贍彼鶴兮翩躚軒翥兮以象君之文章兮惟宗澥兮湛純德兮秋潦寂寥宅虛而馭平兮寶茲眞宰以永年兮雲氣龍從雨

必盛兮水澤決擇溉必豐兮天道人事理其貫兮以壽宗澥其在不可爲象之間兮

題李象雲表兄小像 并序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始余與象雲相見時貌文柔耳家困甚肘腋閒蜂蠆時有象雲拂衣客遊燕慷慨折節所交遊多賢豪長者以故克自樹立非獨壯志遂也跡其隆委偉幹頓異襲觀令熟識者眴目良久乃後得之假令象雲局守卑棲不蚤自奮拔對兒女子老牖下即其狀貌或不異是撫鏡窺形不大負我翁眉哉因題小

像爰筆於此并系之以贊

劍之光也而埋於豐城醫之良也三折肱而後成物不撓則不鳴淮陰以乞武襄以黥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觀古賢其若斯又何訝於吾兄或曰豐頤隆準倜儻瓌奇必將圖麟閣而景鐘銘余以為此有類於許負唐舉之所為而為有識之所輕觀其守義敦篤然諾不侵排公卿而發難指山河而立盟為善最樂副是腹此乃建功之標而招福之旌譬鼓宮商適應其聲

三賢贊

萬物之生生於軌范聖道之明明於鬱茀物匪待軌道匪待鬱蒸氣黃泉蠆心玄闕發我祕光借其斧鑕身隱道彰千秋也必緬維夫子為世津梁為道丞弼整心匡物引之隆郅有宋之季奸臣升朦顛倒衣裳播遷名實謂鹿為馬寶鴟而鳳夫子泰然於厂斯即二公從之林莽是荊尼山昂昂泗水潏潏有閟其堂有奧其室挑心追藏苗嫮髮櫛時臨滄海以觀日出湛然中存天日與潤外癯于于其體珊珊其裾階前芟草林下觀書山閒一時坐盤阿當前翠律太虛未動眾邪屏蹦當斯之時鳥語洞口雲鋤潮來瀣曲月上林初眾妙斯在眞體如如一相非相是曰碧居師起下座亟掩予口是未畫者朝命嚴密及門之士懷軌戰慄先生勿畏維天陰騭當

碧居在石扯作紙條亦復奚有此法不說爲獅子吼喝破虛空天長地久

松石圖贊 并序

今使遊目於嚴岫之間灑石雲舉長條霄貢彌望蔇蔇狀若圖繡倚杖逍遥躑躅乎欲仙豈必叩瑗玕而得音剖如何而得昧然後爲登假於道哉夫意非象不律象非言不顯尊白先生今世所謂有道仁人也於其六旬爲作松石圖寄意而係之以贊曰

飲氣霄霓結根太簇奎星散精不蟠虺木虬枝捎雲龍丙拱揖聖賢張磔綱紀孔顏爲毋管樂爲子茁孕巍嶷修毋致子爲神明宰民受福祉驅車始安無水不嚴八有大道中圮馳車毀璧紛淪慨飢嶽獄謀巢眾神議語篤生夫子夫子誕生爲道胤嗣異單厚只其畀維何智波澄澥學峯傑峙夫子之貌蒼松古柏虬龍怒起夫子之度紆餘委蛇赤烏凡凡夫子之學窮水得源剖石得理伊洛道微弗仔弗肩余瘝余恥孝先經笥發鍋振棄爲我衣被任公書倉散有廩無迺進芬旨夫子之文規矩匠心聲帨爰覩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夫子是似虛室之狀西粵山水之奇云有山仍雉粵中亦有雉山夫山皆鴈蕩無水不巖灘有山仍雉子爲作雉山行服官於朝蹇蹇匪躬正直是矢逢時不祚翩然來遊婆娑道履手持一編六十四卦得易之體夫子猶龍進退存亡不失其軌夫子不言言爲天口咳唾經史夫子發蒙爲人作目剡剡天咫舒之彌宇卷之一掬澗槃之裏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交在山水夫子笑曰千駟萬鍾不以易此維樂小子遭縣被劓十年瘡痏今願息心執經問藝庶知臧否夫子許我爲置下坐於涯之涘

題霞舟夫子桂林讀書圖 并序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者所以先理也數者其郛廓也理者其醞釀也吾師晚而好易深悟易理所以匡廓運郛俾之不愧墜也夢寐精誠託之圖象矣

贊曰範理斯實徇數斯假識緯繁興易道喑啞京房馳騶爰喪其馬夫子闡理幽光散寫用舍行藏與易相把會爻象於無言遊羲文而上下夫子有志在斯圖也

封蕩胡八十翁贊

天有時而圮山有時而崩亙天而包山唯忠義也能我

公有子左手挾日九右手持月輪載雲旗而掃欃槍曰月浸淫而成歲日月爲公手中物何難錫翁以遐齡吾聞仙人食鴻脯採英華不如公心內丹其氣魄魄其光熒熒曰飲此者壽億萬歲荃宜民旌下爲忠臣鵠上爲南極星

題金剛經手卷

悟則水泡電光見了如來不悟則金屑玉屑害了衆生悟則如來衆生塵沙世界總入化臺不悟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都成粘兩悟則以舌貼舌以耳聽耳胸中波靜雲平不見一字金剛經都是初祖九年遺意不悟則執火乞火騎驢覓驢尻不如始皇一炬焚之緣何一部金剛經就分下二重公案請試高明拽開腳步

南征集五

契家後學全祖望編次

縣後學張壽鏞校補

書

與朱統鎬書

樂邑之民弊劫極矣往者虜患甫臨百姓薙髮以求免諸猶不逞之徒竄入其中與虜爲市煽動虜威逼虐下戶小民揣妻子走山澤空廬蓋藏已不知誰氏矣及義

師起咸資餽餉而民不怨曰庶或撫我今虜遁而官兵入諸猶不逞之徒復有竄兵而倚官爲市者綁縛敲剝靡所不爲虜□□倣我又新之嗚呼何奸禎之幸而忠良之不幸耶□□□□□□□取充位功不塵埃罪已山岳然尚有可原者權□□□□□□呼號尚欲救其萬一竊意貴鄉賢達如劉魯菴馬還初兩先生名德重望豈諸紳士各負才名處父母之邦見瘡痍之狀忠義子弟相從而擾恐非仁人君子坐視之日也不佞意欲煩兩先生領袖衿士擇公所會議或分各耆老明開富戶姓名量行勸助并以公議達之建國令其嚴緝兵士有犯解如焚之苦平校筆架陳以當面請

答原總戎涂登華書

赤縣陸沈神州淪喪凡我臣子誰不崩心泥門下效力屢朝受恩列聖者平捧讀來教彌增慽怛苗宜生連呼舉來致其隱語朱序大呼陣後潰彼堅師古人有志將單同之想無俟僕一一談也來教以爲澥上豈有天子船中安有國公將單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尚在文陸

請公猶扶帝昺建號改元而文文山亦封信國公當時不聞有非議之者況我主上乃帝室之胄以天意則五馬山鳴以人心則萬夫嚮應實爲恢復之始基不等陋宋之亡轍者乎將單試將宋元相提而論元朝之君臣何如今日元朝之兵馬何如今日元朝之人心何如今日而張洪範爲其首惡傾陷閩廣萬世而下猶爲唾罵況在今日滿州則爲黃台吉所襲巢穴都傾東兗則爲蔡乃漢所復咽喉已斷何定興之師直出九江南都累卵張家玉之眾並集廣州兩粵風靡揭萬年屬揚於江

右頁威虜虎視於浙東其餘山澤之豪署大明旗號以
望王師之至者不可勝數而將軍苦心戮力死守孤城
欲誰爲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又
非算也將軍又云四十八鎮家眷皆羈杭土此等至情
夫豈不念但僕思見以爲將軍翻然來歸念屢朝之舊
恩拜主上之新寵直率所部長驅浙省此時家人相見
可保撫他萬一遲疑他省勁旅先下武林則將軍心事
恐不得見白於天下矣主上自紹興失守即走舟山舊
年九月僕輩扶至廈門思以成旅光復舊物亦見澥內
豪傑隱忍圖存如將軍者不少故奉主上聲靈一呼羣
起即省中張黃諸人咸有降志手書往來不絕於道將
軍獨未之聞乎而乃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則
將軍之計左也僕與將軍共事錢江一載知將軍精忠
可表天日前書倉卒未及布懷茲特剖露腹心并質主
上勅書一道極知將軍吞漆之苦敬獻丹水一盂爲將
軍洗濯再獻神針一砭爲將軍扶剔將軍若肯來歸則
勳名書之史冊福祚流於子孫僕與名編兇頑之條身
陷大羊之俗哉幸將軍清夜思之書不盡言臨風哽結

與劉魯菴書

恭維閣下昴宿垂芒山雲降祉清風兩袖猶滿菪嘗之
流亮節千尋獨冠籌陽之頂心乎愛矣寧自今矣屬遭
國難泛海南來妖火照野怪星侵關相率迎降開關揖
賊遂使忠義之鄉遽作腥膻之俗言之悲痛骨挫心摧
嗟我兄弟同朝諸友見逼兇威罕能全節把臂入關霎
裳履虎名編兇頑之條身墮詩書之澤嗣闔抗節玉立
不報僞書袁閎土室匹此非高彭澤東籬方茲未遠歲
寒松柏一人而已方今胡虜已窮義師四起東南澥上
之師揭旗破日西北陸地之隊浴鐵成雲豈惟陳牧野
者三千會孟津者八百此皆閣下之所知不假僕一一
談也主上枕戈飲膽叩心泣血思扶墜緒再造丕基倚
人爲杖策賢成駟憂勤諮訪中胥不寐是用推轂其司
舟楫主上欣然特勅敦請想必當幡然命駕慰此飢渴
者矣僕流連沙島棲息汀洲仰視鸛鵠之羣俯觀鳧雁
之侶猶十十五五相得其飛而我輩王臣曾莫攸比伯
壎仲篪向洽道契一朝分袂山暝雲深此亦閣下之所
其悲不獨僕輩爲之淒絕也若曰時未可知且須消息

則深屬淺揚孔子以爲果哉慮敗圖成魏公付之天也
且僕輩飄零灘上以春以秋心頑質堅不可變化雖復
飄魂流骨血祀丹宗誓於此生斃而後已若必待絳螭
驤首翠虬撫翼然後與僚友而端威其舊神而磬折此
則平流之所樂聞也若曰逸志依山
素心盟水苟潔其身矣奚理亂之足云凡我人斯豈耽
榮進誰不願結軌姑射之阿稅駕汾陽之野哉恐砥柱
無人橫流斯酷他日吳市之門未容仙尉桃源之蹊難
棲晉人玉碎蘭摧嗟哉同及若曰臥病已久心云不逮

則我輩遭亂以來吸露餐風吞煙齧瘴神則是而形已
非心雖丹而髮已白哀我舟中誰非病子又況風紀之
地端笏樹儀所謂魏徵之來始爲人重李綱之出乃成
朝廷亦可無朝隱不廢優遊者也廣條數列用啓執心
伏望翩然以增勝勢嗟乎寒風拂面冷露沾衣望帝城
之阡陌想故國之威儀維彼異類尚可感孚矧我同人
豈其超詣情殷望切不任號呼

與上游各鎮解和書

強對在前堅城未下囷歌猶鬬淵魚弗懸我萬人一心

猶虞疏隙而自尋干戈互爲戎首是謂授人以柄還自
嬰芒僕聞此信坐立惝恍邑邑短氣竊歎將軍以蓋世
英名掀天事業功將垂就而不一少忍也今日同氣之
中有何嫌疑遂成營壘事之小者自可理遣若其大者
姑與回答使事平之日與天下共評其枉直不亦可乎
昔廉藺息爭所以存趙寇賈解忿乃以興劉史册美之
袁譚兄弟相攻終喪父業同室之不和敵人之利也願
將軍深維僕言翻然回指上以雪朝廷之恥下以全生
靈之命則將軍功德將與天壤相敝孰與虛鼠穴之中
共作蝸角之鬬哉僕甬東豎儒行能不足以比數竊慕
將軍願執鞭而不可得今聞以小忿相爭恐致誤事故
特致其區區雖不敢比劉弘之一紙書竊自附魯連之
三寸舌敬遣都督某齎解願賜聽從言歸于好仍望聯
兵趣下直搗腹心異時與將軍相見於行闕之下把臂
道心何快如之如執迷不悟釁自內出國事已矣將軍
身名將何以自立萬全之地乎捧書告心臨風流涕

答鄭忠孝伯書

恭維執事英聲妙譽蜚馳方寓眞心勁節復冠今茲尊

大人委蛇以舒國難太夫人節烈而殉家難忠孝一門儀型百世肅樂瞻依匪朝伊夕而變起倉卒道阻山川結心空殷有願不畢道之云遠我勞如何斯之謂矣嗣聞樓船蔽空舳艫啣尾精甲贍仗悉取宮中雲士雨臣並羅幕下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又況驅義聲以鐸路載忠標而樹幟者哉樂自遭變以來妻子流離僕夫屏竄履厚地而如墜仰辰星而失明忽拜瑤函翩翩雲表遂使幽阱之中重來天日且喜且誦欲泣欲歌便宜奮羽相從杖策言邁蒼蠅託驥尾而絕鞿飛蓬附秋風而霄上樂雖不才敢忘斯志所以猶棲遲不前者豈敢以選奕之實襲高讓之名乎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蓑裳急病讓夷前哲之訓也昔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猶切報仇況樂忝鬚眉之列奉聖賢之訓者哉夫偉人傑士遁跡草莽王公大人寤寐求之者以其匡世之略定國之謀也今樂樸遬之材無當大廈執事若以曩者舉義心焉可取則兵散下邑身遁坷里舉事不效可見於前矣襲麒麟之皮以當郊天日過化南相見畢坐定手出一編曰吾生平大概盡此矣及門士惟子在其爲我敘之小子踧踖屏立弗敢應之用虛聲可采實事無聞他日不效負慚知己斯乃將

行而侘傺擬步而趑趄者也又妻子數口寄命澥隅依人爲活幷日而食若子身相就鵠鶩毀室貽之戚也若載室以從三星在罶可得食乎況載必需船船必需人人必需餉他日於執事無分寸之效而有什百之累然後歎毛錐子之不可與圖功也豈有及哉樂筋鬻肉緩與病爲生自遭奔迫重其困頓骨瘦心枯形銷貌瘁一聞台召心脾爲動其如束筋補骨不能復起何但願執事敦策集謀訓兵厲卒弗以虜爲難而遲發亦願勿以虜爲易而輕動勿以勢弱而生獨弦孤掌之虞亦願勿以勢盛而成百舉九牧之患同力則謀者勝同謀則奇者勝使漳浦之涯重撫日月扶杖之老再見威儀則樂死之日生之年也

傳

吳霞舟夫子小傳

小子樂奔難於福州之化南時夫子亦奔難城頭音問隔絕一日得達喜甚掉小艇見師於城頭師亦以後三日過化南相見畢坐定手出一編曰吾生平大概盡此矣及門士惟子在其爲我敘之小子踧踖屏立弗敢應

自念才非班馬學不徐庾操筆應談廣汗長者正加蝦蟆向天跪拜尸祝人將笑其不知量也退復自思人臣以宣上德爲忠人子以顯親名爲孝弟之於師猶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也雖不文烏可以已乎謹齋心竭慮者數日撰次成篇後有覽者毋以文苛我

夫子諱鍾巒號霞舟自泰伯之適吳子孫以國爲氏所居曰泰伯鄉洪武時有以徵聘爲御史臺者避靖難兵抗節不仕徙居毘陵遂家焉祖懷堂公甲午鄉薦仕英德令聲跡甚著父秋宇公篤行君子爲鄉里

師帥檳韞未售以壽終夫子生而穎異精神端審少時試舉子業能成閒架多巧構識者以大器期之比長博涉經史多玄解爲文取機致不取飾創常應童子試輒嗔坐作坐無一人想弱冠補邑弟子員夫子元配劉氏少竫柏潤孫公甥女也少時奇夫子許字焉及授室意閟然似不欲婚娶者不幸早喪夫子曰是以德婚舍是非吾耦也夫子師事顧涇陽先生於涇上時先生望重龍門四方登陟者甚眾秋宇公遣業焉爲涇陽先生所器重大中命二程於濂溪韋齋託晦菴於白水時論咸以相謹云夫子既從涇陽先生遊又得與高先生復七會知伊洛淵源已從涇陽先生講學於九龍之麓及東林書院成得聞諸名公議論聆耳晚心浩平有得如坐春風中豈復知世間有富貴利達足以縈吝彷彿無諸君厥少年佻薄態嘗館一巨族具優觴屏簫閒婦女喧渠笑語爲垂睫下視其篤行如此比受知歐陽宜諸韓岑嶺毛孺初蔡虛臺楊淇園諸公恥娖娖爲干謁事曰彼以文交耳不宜出私及羅山劉公聘修毘陵志立宇王公延入幕府訓其子方直自業恥干謁如故先

是王撫發牒至郡太守何公問禮曹掾對曰是故前府主所聘修郡志者太守亟命掾致刺道意始一入謁報謝而已時邑令亦雅相推重然卒無所干請夫子性不喜治家人生產作業諸姻親閒與臺使令長交歡而不能致千金則病之家人以告夫子曰吾見諸時輩持文字作緣奔走郡朝邑邑無生人氣吾豈效之耶而以干金爲樂吾以無累爲樂行休矣人有其寶耳夫子性淡泊不尚名然每一文出墨瀋未乾輒走千里四方耳熱如沸爭持脯脡延致員笈來者戶外履滿正如蔡邕石

經初成四方摹寫者車日數十乘填街塞陌時也夫子慨然以斯道爲已任雖落魄闡戰然不恨惟以不得聞道負名教爲恐嗟乎觀夫子隱居詩賡士不遇賦謝客問山中與劉彥和書彼其胸中浩浩落落別有天地豈肯與持粱齒肥輩輩者流共泛名航於洪濤十丈之中者乎壬申貢於京廷試天子親擢第一謁選得光州學正癸酉抵光州秋就試開封榜發得儁中外知與不知咸額手賀得人云時州守爲治裝具夫子報謝之一無所受不事干謁如諸生時甲戌聯第殿試得三甲授長

興令故事甲第上下悉內閣裁定夫子厭苦簿書欲因房師爲請可得二甲念進身之始不可私干遂聽之長興俗剽悍號難治多盜寢湖而穴山夫子至於湖盜殲滅之無遺種於山盜搜剔之誅巨散黨民賴以安又修城闕擒奸細興學校緩征輸諸事美不絕書而是時勦練兩餉功令嚴急考成及臺司臺司望風旨持新格峻繩下長吏移過百姓督責及耄稺繫閉敲撲追呼徧郡邑矣而夫子獨否嗟乎陽城不作兒寬已往孰有知負租之爲最下考之爲上哉夫子治邑恆如匡坐讀書時恥爲一切叫沽博名之事與時不合數欲引退會罹恩及格得贈父母如其官而已卯歲中使榷璘以趫差出

之見蠲逋詔爲幡然起作聖政詩而是時諸君子多勸駕者遂北行人或謂夫子若以疏請內補當可夫子毅然曰古人上封事爲君國豈區區一官哉且君子恥受恩於人吾守吾拙而已補紹興府照磨朗吟謫仙此行不爲鱸魚鱠自愛名山入劍中之句至署詰姦盜省冤滯民向化如在雉時暇日與諸生講學一之王文成公祠一之尹和靖古小學退則箋易自娛不減明道先生謫洛時也癸未移粵西司理行次梧州聞賊突桂林甚急或謂宜且盤桓以觀變夫子此之去曰人生死王事

職也促家脊歸而自以單車疾行入境則士民安堵如故向所言賊信妄也至輒攝府篆其地簡隘民齷齪多貧少機智夫子抱書臥治其閒作桂林讀書說復進諸生講論六藝士喟然嘆興于學其察梧士屬多以講學教化人其折獄亦以此則又文翁之化蜀也在粵中聞先帝變痛不欲生其明年陞禮曹念得至南都煩陳時弊與君相拯楫亂波死不恨乃行至南雄又聞留都失守老臣羈旅盼望聖明萬憤于愁迴織中夜每形歌詠讀其詩如讀杜少陵諸什噩液未乾也先是入粵道過

英德以懷堂公名宦事屬金令君比歸復過英德成禮而還蓋秋宇公所未竟者乃今日竟之夫子可以無憾矣今上卽位改元隆武夫子復間關抵行在授儀曹郎數上書所以言國計民生指嘗甚悉至援易卦數陳忠愛又不減敬輿封事也書上爲時宰所忌夫子嘆曰吾以此行吾學耳豈以此媒官哉往昔令長興時假能縮取膏血走聲名都下倘一二有氣力人扶引之不思不得美官卽補選時稍委蛇亦可不外出卽外出亦可得近地何至垂老孤臣崎嶇作萬里行哉吾一副硬骨天

植之一腔熱血親與之兩字忠孝師傅之吾不敢負且公等看今日何等時如某者更說一句不得耶夫子知事不濟欲乞外自效得粵東糧道會虜騎入不果行夫子性好山水宅心醇粹不以世事嬰懷未第時與岳石帆先生遊惠山絕頂高談盪胸人地雙絕既官長興遊烏膽山及方丈觀梅西湖四時遊覽清興絕俗入越遊禹陵蘭亭柯山諸處過新昌遊南明山禮石佛遂入天台歷萬年石梁高明國淸赤城桐柏瓊樓雙闕之勝入西粵道過南昌登滕王閣比還至柳州登立魚山拜子

厚祠還桂林復遊六洞巾隱石屏諸勝至端州遊五羊登五層樓泛漱珠寺夫子嘗曰吾生平無魚須之歎仕宦無姑臧之潤惟於山水有宿緣今雖亂語及山水眼饞沫出不自知其貪也昔太史公涉沅湘渡會稽徧遊名山大川因得盡收文章之奇邵康節走吳適楚過齊以此行吾學耳豈以此媒官哉往昔令長興時假能縮鵠客梁晉歸而曰道在是矣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夫子遊歷僅作水山觀哉夫子知交最莫逆者爲孫蟲生泰水棲顧虞工郡先達則有周凝菴錢啓新繆西溪諸先生學道之侶則有張冶生張二無

兩君子自少才名籍甚受知當道志行介然不苟恥干謁與夫子同深結意分則有焉素修先生少被推奬得第後猶以讀書相期者爲孫文介公貢入京得見黃石齋太史及章羽侯令長興得與劉念臺先生周旋先生越產也遇於苕爲奇覯云補選得交倪鴻寶太史入越得交王季重先生其他官跡所至僚友往還風期亢爽亦自有人以非風教所關故不著夫子立教每以淸眞法脈領袖後進被其延納擬登龍門及門之士若李仲達黃贊伯其稱首也丙子分闈得士六人曰盧鳴玉翁然而貢於廷御擢第一隆武時數上書天子心憐其忠全之蕭樂私謂五倫之中兼有其四所不足者君臣耳之於馬融師弟之門王通不能得之於魏徵而夫子獨傳公介陷虜中夫子聞之喜曰公介可兒可兒嗟乎父子之間劉向不能得之於劉歆交遊之閒摯恂不能得合而其婦亦杭慨不惜死有古烈女風有自湖中來者尤挺挺弘光時貢於京虜入誓不屈走太湖與吳日生

於虜此皆犖犖大者而夫子麟鳳四人長祜之公求次禧之公疑次福之公介次裔之公及皆鬱序有聲公介時降襲奬兼之碩果猶存傾否斯在夫子他日出而居論道之列發明義蘊正人心以挽頹波天下不尙有叔季乎天下之壞非虜也理學不明而人心邪積邪生閒積閒生蠹積蠹生壞積壞生亡人心亡矣天下安支乎喪心之人彼以爲富貴吾自有君父過客焉耳一旦有敗鋌而走耳立而觀之耳理學者所以抑其矜上勝長之心而使之俯首而歸本也故理學明而人知君父人知君父而君父始尊事有急一人致其心衛以衛天子故理學者君父之城郭也夫子一出上以扶本朝之絕死於瑞馬素修倪鴻寶之死於賊劉念臺徐九一之死於虜此皆犖犖大者而夫子麟鳳四人長祜之公求次

祝下以開拓壇宇振未墜之宗風必將有太史起而紀其事者小子喋喋何當哉

肅樂私議曰富貴福澤命於天者也忠孝節義全於身者也古之君子求於天也寧求於身求於身天者備矣身之不修而乞靈於天天或聽之一旦時移勢謝悲坐窮廬兀無一物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若夫子所稱修其身而天自備焉者非耶或曰備之中亦有不備巒稚少時文名走天下落寞取材歲云秋矣及爲吏宦不能回容投轄去隆武時以口舌得官朝而布衣夕而樞府繙稚歎息公曰安之命也夫返敦素業不少懈會屬有神州僅僅陛羞長價也庚午歲業得雋矣卒下之鄉里咸爲之額聖安初造詔天下三科以上副賢書者得與計考並貢京師公與焉初至金陵慷慨感弔古形諸歌詠時適有先帝東宮一事事下朝者雜訊之喋喋黨人回心曲語專阿邑人主意其餘皆戀棧唯無堅喙而京師內外臚言流布公喟然曰吾所以策蹇至此者豈爲一官哉今式乾之禍已成吾庸何爲去東歸耳不忍親見荊棘生銅駝矣掩袂而去之不旋踵而難作識者以爲文子先見公似之乙酉秋今上卽位於三山改元隆武分十二科取士復詔中外舉高材生充纂修官禮部以公

埋首治經於橫舍中稱名博士公性孝友兄弟四人番世者三公撫其遺孤意愛篤洽不令鄂韡笑人公物躬必嚴細大必飭幅幅域域毋俾瑕於爾身若水之流也聖人以爲澌坦心白意昭質於天罔或幽徑仄職什襲重扃韜鐍之爲故人目之者若日月公雖抬經生言於民俗莠好政事得失聆聆通曉使得抗眉朝廷之上抒忠曜質天下或尙有救公亦將嘗膚鼎鐘流聲竹帛不僅僅陛羞長價也庚午歲業得雋矣卒下之鄉里咸爲歎息公曰安之命也夫返敦素業不少懈會屬有神州之禍聖安初造詔天下三科以上副賢書者得與計考並貢京師公與焉初至金陵慷慨感弔古形諸歌詠時適有先帝東宮一事事下朝者雜訊之喋喋黨人回心曲語專阿邑人主意其餘皆戀棧唯無堅喙而京師內外臚言流布公喟然曰吾所以策蹇至此者豈爲一官哉今式乾之禍已成吾庸何爲去東歸耳不忍親見荊棘生銅駝矣掩袂而去之不旋踵而難作識者以爲文子先見公似之乙酉秋今上卽位於三山改元隆武分十二科取士復詔中外舉高材生充纂修官禮部以公

翁尊白傳

公諱某字尊白別號龔甫閩之萬安人也所居地曰瑟江故望族公承先世餘緒足自業以故不事家人產得

名上請授翰林侍士公謝勿應門公諱學佺者官秩宗
纂修其職也知公深特疏請公迄弗應一二知交勸之
應命公笑曰子不見夫朝乎修劍拄頤大冠若箕特籠
嫋憑鏗威介私縢其媚夫墜其傑士睇盼隨目辨說合
心萬人雷同百辭一諾如此者吾能與之周旋乎翱翔
治步偃蹇作態搔頭弄姿道仁語福火薪於疢槓珠於
腹如此者吾能與之周旋乎傲倪矜懶門鬼主帝介強
摧梁遊拳擊單流言飛雨白論結空如此者吾能與之
周旋乎其人曰固勿能公曰休矣吾有先人傲廬可以

蔽風雨有田可以供饘粥彈琴道遙詠歌先王吾志有
在矣掛冠神武謝聘安陽彼何人哉繇是言之公英挺
明識蚤瞰亂源不忍以其身爲垢府若此其又肯昧昧
然不自戒於濡尾哉公丈夫子四皆篤行君子彬彬質
有其文者其立教必以忠孝爲先抑遠權勢謙下爲務
及大義所在則抵掌掀髯勸成之常命其子曰昔蒼崖
有義鷹鷹山蛇搏其子而食之鷹還呼羣數十捕蛇殺
之穴其腹夫鳥猶以義動而況人乎若義也劉醜頗破
吾家弗恤矣里中恆怪之謂尊白長者恫恫若不勝衣

及折衷大義意概雷動乃若此人固不可測哉方秋時
余遭難至止公心手爲痒瘡方之魯國男子未應多讓
公性平淡不喜與貴人作緣雖其平昔交遊一往興盡
嘗曰吾與希聲遊似可者是時公行年六十矣感公行
誼每欲一言爲壽復因令嗣之請也爲傳其大略云
野史氏曰古未有立傳以壽其親者也立傳之以壽親
也何說壽親莫大於令名令名也者萬年之視也且夫
天爲夫仁義道德之無所附統故爰始誕人淪之以心
慮恢之以膚革孔子曰人能弘道也然則人壽之以令

名者天壽之以福履天在人心也夫祈年保名二九一
致是固孝子之所求也傳不亦宜乎余言無累不足以
傳然頗足以備他日史官風采則余如獻食先得嘗臠
焉耳

葉純卿傳

昔太史公傳貨殖云山深而獸歸之淵深而魚生之人
富而仁義附焉然而叔葉以降巧詐蠭起富人囊錢乌
封意欲無厭夫妻執牙籌會計晝夜剌剌不休又如閩
朱公大兒重千金以殺其弟彼於貨因閒尚爾他則何

望故乃貧士多慷慨之名富家獲守錢之誚矣以余所
聞純卿葉君誼至高入其里兒童嬉戲自馬鞭以上咸
能道公賢要知公至性有過人者余以爲其人計假使
箕裘祖父能不學鮮衣怒馬豪侈弋獵及一切陸博蹋
踘蕩冶之爲獨恤宗族子弟捐餘補損此固大難暇日
獲從公子仕蘭遊問公起家狀知公先世不饒賴奴贏
馬僅足充給而公自置產好施予公固高人一等矣方
公幼治博士家言爲臺山宗尊所器重會公之父樂山
公勿祿公愴然抱書而泣曰大丈夫要當知消息夫種

穀者以一歲計種木者以十歲計種書者其期不可知
也吾守吾視田既耘既耔其尚亦有秋是無如毋寧何
季氏稚何家殖落何先人骨肉之未卽土何於是復泣
與母別棄家陳揉吳越齊楚之閒凡十年歸歸而營先
人窀穸事季氏幼且壯未有室公曰吾婿之仍分其餘
於伯季公復慨然曰吾遭大故廢書治生產非吾好也
吾聞樹德者獲百年吾今知樹德矣於是宗人鄰戚乞
貸子錢公給之返其券或強之公受之退則焚之曰毋
令若輩鬱鬱自苦貧而莫殮爲之棺具孤而莫養爲之

稊哺時有窮人以屋市既成價矣復盜瓦拆戶別市之
公知而不問鄉里咸歸德焉居無何伯氏亶季氏病且
夭公呼二三子謂之曰吾猶子也吾子之毋以貧故墮
乃業臺山聞而歎曰上古之世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
自富有儉龔而貧始有胠探欲木而不得生斧柯欲鳥
而不得生網羅使如吾家純卿者何生哉推此志以概
天下盜賊不生人民和樂煙火萬里卽天下且大治不
幸以五十有七謝世不得疏公事於朝褒顯以風天下
諒用恤焉余推臺山公之意爲傳其大略云謹案公諱

某字純卿號愛山樂山公中子也公丈夫子長某次某
隆武朝仕蘭以妙才爲儲賢館貢士六翩奇充滿將騰驤
天路凡公之子姓或嶙嶸頭角具而未飛或玉種銀英
苞孕而嗣起者將來不知幾何也嗚呼此公所謂百年
種德者非耶

吳叔子傳

嗚呼叔子而竟死耶嗚呼我輩不死而叔子先我輩死
耶叔子先我輩死我輩不愧而返爲作傳耶猶憶乙酉
王正與叔子相見於吳門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不勝蘇

壁麋鹿之感今竟以是死耶叔子之尊人爲辯稚先生所至多惠政如春風照物盎盎然也識者謂遺澤可十世今乃不能庇其子太史公所謂天道者耶嗚呼此乃所謂天道也假而叔子從閭巷僬僥促小兒輩剃髮變服毿毿然曳其短袖禿頸來見吾師即吾師不有叔子嗚呼叔子死矣且假而叔子從閭巷僬僥促小兒輩剃髮變服毿毿然曳其短袖禿頸稱名士得不死一旦陰陽之寇疹而攻心臥五日不汗亦死其視今日死何如耶叔子好奇書搜赤文綠字之祕下筆不肯作向聲常恨蒼

頡作書了不異人意容滕之地環列異書遇有得意輒濺墨狂叫灑灑數千言邑中問奇者屨滿然而叔子恆粥粥若無能者恥俯眉斂頤結舌人歎然從來天最好奇見下方奇士恆攝召使珥筆金閨從容備顧問玉樸一召李長吉其顯者也然則叔子不以義死亦當以奇死天若曰使叔子以奇死壽一世耳不足傳值虜南下縉紳士狂走雍髮恐後或乃遂子千犬羊閒爲其廝養卒恬不之恥叔子憫之盡則別家人走太湖起義與虜抗三月小朝之戰力盡被執虜欲降之叔子曰吾不可以負稚教遂死此不乃千萬世耶奚一世十世之閒哉故曰此乃所謂天道者也先是夫子自粵西移閩道弗不得歸絕家信者四年矣有自湖中來者得叔子起義被執又聞其婦烈烈相許以死夫子聞之喜曰佳兒佳婦吾俱得之吾不恨惟朝夕望死虜碓信以爲快今果然矣叔子性亢爽敦大誼居家孝友嘗上箋慫稚謂天下事無一非兵理至處亂世非將略兵法不能處事馭人其言如此叔子爲文章即奇士使處治世第甲科即名進士受百里之寄爲民官即賢有司處邊郡將十萬之眾以備胡即名將帥文人何所不可然余歷觀史冊處治世而聲譽烜者一代之中不下數十人若亂口伏節而死縉紳先生難言之靖康之亂金人歎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嗟乎叔子班位已在一二人之閒夫復何憾焉叔子諱煸之字公介別號叔子侍繼稚於光州試州爲州庠生已復返縣試爲縣庠生未幾餼於庠弘光改元選貢入京爲貢士

錢忠介公集卷十五

南征集六

壽文　祭文　雜著

壽薛衡升五旬初度

鹽縣治而東氏龍田迤靡陂衍三十里而遙其里曰化南比至憩庠舍望城上壹壹薈薈非煙非霧余睇目久之曰是所謂五色具而不雨者其下將有賢人隱乎既

舍焉問之曰薛氏也環境內無別籍矣或曰薛著姓也俗多顯者其人大抵矜氣重義悖確有古風余曰是固然矣然古者比閭族黨與方伯連帥相為胥指治德下衰猶有偉人俶乂區邑若漢季之陳太邱隋時之王河汾餘風所扇振恥救弊是故家有型而族有底也或又告余曰子之言太邱河汾其誰與聲意者其衡升乎請

言衡升之為人髫少時為博士家言埋首揣摩結綢經稔會公大人陳掾江淮聞低徊慕思嘗嘆曰遇不遇命也且從阿父遊矣舍而從之遊鵠乎如有得也其治家

訪恕尊卑大小鱗鱗俱次僮僕便程以時罔不率下其遇人也振窮廑無若晏火鄉律待而為政有稱貸者度其家不能償往往折券棄負人有小過正容訓誡稍首謝願自釁沐毋宿奸以故鄉黨歸仁焉余曰是誠賢者哉余曩昔望氣知之矣適某年月日為公五旬初度公之令嗣請余一言介壽余曰夫壽者氣之聚也陰陽敷吸偕偕以春湫湫以秋其不能篤乎人也人者取之是故坎險之家峻為豁谷豁谷卻寒冰之室封殖之家聚為部婁部婁鼈鼈贅旒之徵譬之如鐘大則枷而不咸微則鍇而不越凡有所增損於其閒者皆元氣之賊也以余所聞公盛德如是公以義正身以仁治物也以義正身者欲穽堙竅氣為內幕廬幕堅慎勿或滲溢以仁治物者襟雲缶雨氣為外鍵扃鍵緘鐍勿或穿穴而公又休乎天鈞審乎鯤淵遊意梵夾精通西教公其全人哉攷之禮曰五十曰艾服官政劉氏釋名曰艾治也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也公以全者治身出其餘者治天下非惟壽身且壽國矣即不然公之子姓皆圭璋異器彰彰陸離他日公龐眉皓齒為山中隱侯

坐見簪笏滿牀車馬塞路于公之門庠黌王氏之槐扶
疏摩娑曼衍樂未央哉春秋繫露曰壽者酬也余謂公
於天今方肆筵設席時耳若觥爵交橫賓主回互則不
知重玄之上傾碧霞而爲漿聚英雲而作液關關絡繹
者其又何如也夫儒者之言舉理以察驗犖然獨見其
裏余雖不文其猶儒者之志也夫薛子退而書其言以
爲左券

薛石生尊人壽

今有人於此上採日月之芒中食麒麟之脯素蓮黑棗

常陳乎前雲草玄波不乏於供其人可以得壽乎余曰
是可以得仙而不可以得壽或曰久視之稱也壽與仙
有二說乎余曰仙者外物之談也以肝脾爲父母以坎
離爲子女法玄溝以呼吸築靈株以羣存自爲而已矣
奚關理亂之數乎若使冕旒之主逸志崆峒黎庶之夫
罷精山澤大地將顛天豈獨立故詩書所稱頌禱之說
言壽而不及仙孔子曰仁者壽是其驗也仁者生理壽
者生氣理與氣合歸然中柱原厥初生人與天地相爲
胎息自攻心之鼓伐性之斤相漸相劘而天始絕其蒂

是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聖者之壽也因世合變
經緯時俗世治則揚鴻烈於春秋世亂則委身命於鋒
刃賢者之壽也其他貞婦介夫崩城隕臺苟得其一亦
足以傲視羽流厭稱鴻客莊子曰殤子爲壽彭祖爲夭
不其然歟或曰儒者亦言保乂頤養然則服食亦有方
乎曰有其根種於靈池其華曄於丹府其光如火其色
如朱日須三斗血養之其字忠義服此者壽億萬年與
天地無極其味苦而不飴世人初蔑慕之後以其嚴苦
中道捐棄是故殤子相望於路也今薛君幼而習儒長

而聞道與陳眉公諸君子遊往返倡和多性情之什至
老而遭國難余見其日屑忠義爲丸而服之又以其餘
漉分諸子其子相從戎幕咸有勤石銘鐘之志然則薛
氏一門且將世以壽顯奚獨公一人進難老之觴哉

建國太夫人壽文

太極者日月之母也天地塊然日月不麗人生其間雖
瞳子限限而出正與眥瞑同科故凡人弗目日月眼之
日月有功於人人莫報焉自其工氏以頭觸不周之山
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始煉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

立四維而日月之位始正假使遇災不生異人天跕跕欲墮日月雙丸安放安繫女媧氏有功於日月是其所以爲報也與太極同功則亦與太極同壽自是以降靡得而稱蒙古亂華使斯民熒魄曠枯者八十餘年我太祖高皇帝掃氛滌祲精出曜布徐常諸公奠植天地搏捖日月厥功爛焉不意二百八十年而復有伊川之禍禽情獸行互相襟帶折柱崩天幾於共工氏再出民生之不目日月者二年於茲矣閩海之陬實生異人維我同盟鄭羽長先生投袂而起大聲叱呼九日並落一時英人傑士雲雨幕下皆曰羽長之功而公謙讓弗遑曰吾母氏之教也故其破金錢百萬入白母母曰而再造王國吾尸饗弗恤丙戌之冬岌岌業業流言布恐公扶主上於鷰門恫疑虛喝徼嚚並至公又入告母母曰安之此不朽事雖血祀丹宗夫復何恨公故決然起手曰月而還之八閩有公日月重生眾水之流也星宿以爲母眾山之崩也嵩華以爲母推泝所自母之功又烏知其津級哉況公扶日月而天下重有其明是公分目贈人戴目之徒口誦心維則亦分算壽公又將推公孝思以壽公之母然則母之壽又烏知其津級哉往者姜伯奕之母呼其子貴以大義爲刺史尋康報仇史稱之曰賢母此猶一郡之主也王孫賈之母以倚閭規諷卒能復湣王之位史又稱之曰賢母此猶一國之主也豈若鄭母篤生我公恢大明之丕基與徐常諸公後先輝映者乎若母闔範閫教當鏤之彤管不能殫述余爲推本日月之所以生知太極靜存終古不敝女媧氏繼之畢天不朽母今其再旦哉

誄風伯文

涉春二十日眾花瀲灩欲發連朝風雨幽閉太陽使眾花悒悒不得志或乃墮辱泥塗誠可傷也又麥者五穀之長諸生所待濟也重寒冒土麥乃不舒夫花事敗遊子怨也麥事傷農夫懼哉爲文誄之

爾系出封氏名號飛廉腹胎窟穴聚族土囊小而柔和大而跋扈氣格邁往性行闊疏結沙石而爲友扶塵埃而上升雲霧何德而誕敢之日月何妒而掩抑之蓬勃一狀調刁合音揚沙曀陰天爲之鼙如彼佞臣揚聲帝庭天口嗡張失其常度如彼乳虎

張口頓怒據地一呼山川震怖如彼武夫喑啞嘐嗐千
軍萬馬擬金鉦鐵虛聲張皇中空鮮實且爾亦曾以禾
偃周室臺隕齊郊花信則二十四番仙行則旬有五日
滕王閣下送王子以芳名萬里浪中申宗生之高志解
煩疏醒散幽達滯曷嘗不藉爾神功同資鼓湯者哉爾
乃散髮樹威磨牙作怒簸蕩山陵沸騰谿谷沖孔動捷
僵體裂膚飲醇醪而失醉御狐貉而猶寒農夫悲吟於
田畔逝子侘傺於路衢豈其麥秀漸兮不思殷箕子之
歌抑口木耳馘兮庶幾大將軍之戰況爾吹寒冰水不

能結澌厲聲拔木不能穿紙力有所屈威有所窮而爾
乃以委蛇無骨之身作鳧侻向人之狀竊雷霆之鳳音
掉狂車而弁會爾聲賈宏爾面安在亂天之綱佚帝之
紀宜移檄風山椎輪破穴塞兌守門以附於古者汚宮
瀦室之義

擬十月朔日祭太廟文

嗚呼有宋末造天地回遹棄人用犬毀冠升笠天胡斯
醉人罔是疾惟我太祖應期首出羣雄睢盱提劍勃窣
我武維揚雲飛電滅移兵北指莫我敢遏落彼檛槍迎

玆鬻豬煌煌烈烈中天日月聲教所敷日域月窟載我
士女嬪然眉列皇我人斯禮樂四訖譬也漢唐商周匪
匹億萬斯年金甌靡缺黃士膠庠三年升賢殺而有勞
念其遵豸恩斯勤斯窮際坱圠云何玄黃遘逢中葉棄
我冠裳相從而觸匪虜之能我則自齧何辜於天降此
煩疏醒散幽達滯曷嘗不藉爾神功同資鼓湯者哉爾
大聲鳴呼皇祖朝夕天閽藐藐昊天有呼必徹前烈惟
何而勿迪吉今人思漢義旗雲集祖德式憑中興四七
時值玄冬香鬻抑密陟降於庭時聞髣髴幸挽陽春啓
佑來哲荼修大祀於澌之即慘慘悽悽空中雨血哀我

嗣孫東南播越瞻望陵園心摧脾裂夙夜勤止憂浮大
宅薦帥臣工親翦荊棘灑血告心居歆也必尚饗

祭阮將軍死難文

嗚呼胡塵肆飛茫茫慘黷妖星犯垣守龜違卜國祚資
旅有如袁髮公之尊人馳舟南麓呼城上人我持爾角
執載不誰野盧弗叱生民吁吁猶髮而哭臺空金紫道
擁羔羯獨公一門忠義櫛沐公森何哉回師澌曲眾方
儻乃公心如木較射山堂旁觀嘖嘖發矢其般翻落九
日敕干救甲觀聲聲伐維春之季墀聞榜磅礴鼠輩飛

青燐夜旭公曰可矣先登獻馘矯矯虎臣英英家督貫弓執矢伺虎於穴檻上馬鳴杯中水血人曰豈宜敵強弗克孰呼鬼伯制彼狂獗公麾弗顧索戰彌疾壯氣屏衛免胄撤簨虡擊礮如雷空中雨鐵天不祚明公身其厄中厥要害貫腦洞腋豫州隕星太陰掩畢胡虜未夷喪我英傑人百其身如何斯贖嗚呼哀哉公身雲霄公名日月亂曰春草萋兮故國非兮杜鵑啼兮蕙帳空兮如何弗悲蘭玉摧兮公無差次身一个兮爲國則忠家則那兮豈伊不懷全者大兮庭有幼婦含酸辛兮有光劍

劍孕石麟兮豈伊不疇呼天旻兮心靈英挺訴上帝兮託天報仇魂魄毅兮死而圖孝捐妖彗兮余聞公名永歎懷兮生不見公死而淚兮擘心爲脯血爲醑兮吁嗟我公翩其屐兮嗚呼

疑獄

王茂弘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予觀史冊亂臣賊子多矣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天道西行陰雄爲戾檮杌再變世而加厲將毋前愚後胎荏苒成形以至今日乎讀史之際不勝惆悵偶摘數條以當執訊往者抱才之士不得登用出門多室人之悲擊壺有伏櫪之嘆一旦風塵驟起驥首先驅今縉紳大夫通列要津銅符代綰銀艾腰懸亦復喪君有君若去今日有明日泛然過之曾不芥蔕此不可解也往者功名麗主門地見疑國隙已開家冤將報若伍員避楚樂毅辭燕稱情而言原非得已今縉紳之家父兄子弟衾裯衣甘食歌鐘在懸蘭綺未徹一時跕屣刖是侯門轉盼白雲須臾蒼狗此又不可解也李陵降虜漢先殺其母妻以故自絕終無反顧之心今國家戀戀賊臣勤勤逆子田宅妻孥依然無恙未

不可解也馮道洗面事五代千載羞稱及契丹北行邢州變發馮道亦與李榮奉表歸漢今北兵盡行相對義故而日尋干戈橫生肝肺馮道而在羞與爲伍此又不可解也契丹南侵述律太后謂契丹曰漢人可爲胡主否契丹曰不可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華夷之分女主猶知今以中國之大臣不如胡虜之婢妾此又不可解也劉粲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晉緩付汝還於晉家今新室多稽顙之夫舊家罕涕泣之老以中國之名流不如胡虜之

亂賊此又不可解也劉琨結代公猗盧邵續依段匹磾而匹磾爲石勒所得嘗胡服持晉節夷狄之性猶懷忠孝詩書之子曾是弗如此又不可解也龔壯一處士耳與李壽謀報父母之仇勸其通使建康屢表切至及壽僭逆遂與壽絕身還成都今世荷國恩曾無匹夫壺漿之報終鮮杜鵑啼血之誠此又不可解也人之行事誰能無失及其抵歸要於無愧懷帝之難賈疋等已送杜子於漢及遇索琳邀還臨涇勸其興復晉室倾能集合義旅軍聲大振朱序被執寨陽業受度支尚書爲堅致

命及見謝安遂申衷語今一入虜廷便復鐵石難移雖手書膺告剖膽露心曾莫能動其睇盼此又不可解也陳敏作亂猶爲中國顧榮甘卓偶受僞命華譚一言翻焉歸正且恐西兵討賊函首建康題曰顧榮甘卓之首今義兵四起胡運已窮必欲傳首行在題曰附虜逆賊某人之首君親已矣身名謂何此又不可解也王景略身爲秦用臨死表曰晉雖僻處江左正朔相承君臣和安臣死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陽平公融亦謂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今反面事仇必欲碎卵傾巢燔鳳烹麟

此又不可解也慕容紀年於永和之初至孝武太元九年中間相距不過四十餘年非有深仁厚澤翔洽人心苻堅滅燕慕容冠軍因隙北歸其故臣王騰段延聞翟斌起兵率部曲歸之今本朝德澤葉潤根濡已二百八十年長安街市空泣故國遺黎咸陽布衣猶復思歸公子率旅言歸杳然空谷此又不可解也漢壽亭歸漢曹操弗追曰各爲其主即文山柴市待盡歐刀今仇視忠義獰猙作軌鑿鋸推燒罔遺餘力犬羊爲此亦何足怪高堂倨坐汝乃何人此又不可解也周虎陷身秦中每

對必稱夷狄或曰犬羊氏羌之暴猶云遘晉皋亭出降只書亡宋今呼彼爲恩呼我則賊不顧中原其主猶在波濤舊日臣鄰悽然澤畔昔桀犬吠堯今堯犬吠堯此又不可解也宋亡四年之後建寧總管王華孫衆十萬稱宋祥興年號今版圖雖析統系未寒而紫色蛙聲翻居正位此又不可解也今之辯者輒例宋元不知元之世祖雖是夷俗政教粗存紀綱未替未聞皇天斯醉鶩首乃賜童孩女主將昌曆數竟移淫牝而竝肩側尼焦爛爲期嗜痂雖癖逐臭何甘此又不可解也於是大聲

而斥之曰此爲禽獸嗟乎玄宗之馬瞑目祿山昭宗之猿碎衣朱氏唐之鸚鵡口念上皇宋之白鷳身殉帝昺以此相較禽獸冤矣嗟乎今之亂臣賊子吾將口所歸獄哉

錢忠介公集卷十六

錢忠介公集卷十七

南征集七

五言古

迎陽詠 并序

余泛海入閩適遇襄甫傾蓋交也亂孔亟余又將擱妻子客海島公止余毋往中夜秉燭曳履叩余舍數四唯恐余之去也夫人情誰不顧家余自欲海耳勿聽公而去之卽湛妻淪子余自左計公勿爲薄然而公如此又其時公之家亦空卒未有寧宇也棄勿顧而愁留余以爲累翼余險扶余顛寧余婦襁余子輦余僕夫廬余廬室余室爲余謀者萬乃全焉嘆息之聲恆積也公古人哉余嘗讀杜子美詩云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蘇公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亂世人情千載如見夫以子美之才猶尚如此況余沈沈者哉然子美之遇蘇侯之德緜詩而傳不感不詩不詩不傳也余才謝曩賢不忍使公之德隱而不傳故於冬

契家後學全祖望編次
縣後學張壽鏞校補

至暇日爲作迎陽詠愉亂如陰亂世而迪吉人愉陰盡而陽儷也余詩固不足傳要使後世知有龔甫者鳳曆初躬紀麟書又泣時寒淞侵坤軸日車淩嵎夷燕城風沙削智井陰火嗇積幽生夜氣貧鬼相紿笤黃泉種碌果拂鬱不得施如彼旅失次顛倒爲孤羈是日日長至軒軒生羽儀漸達坱扎際響昱蘆管吹始知天地德不令衰者衰我生逢癉怒載家繇海湄鯨鯢張翅舞蛟龍挾舟馳皇天降剿妝呼號若何其更逢綠林客獰猙樹髮髭強者故囉唶弱者佯吁噫其語若飛屑嚀耆

不可知胠篋細詗視清風難贈持多謝諸少年爲余解滬淄百死脫虎口恐懼呼妻兒顧瞻道路長惻悵中心悲衰俗較衡纊慷慨施者誰漂母不復作王孫空自飢豈知仁者心盎盎春露滋百草賁道旁斤斧之所遺一莖不被霜玄雲慘漉之渾厖神功大翻謂覆載私嗟余遺世士斷尾同雞犧於公復何利而乃軫念爲愧非蓬萊鶴白玉紛葳蕤又無子美賦文采燦陸離越鳥中夜鳴感彼仁者慈羽音何足數芳名千古垂

題翁德五小像爲流觴曲水并序

凡小像之設皆所以寫情散意假景調身厥類匪一故或揖笏垂紳雍容廟堂之上或鹿裘笻杖逍遥山林之下二者靜飾不同然而山林尚矣良辰吉日嘯侶命儔匪公匪侯我璞我瓚花無情而嫣笑鳥有韻而笙歌尋芳選勝以山水爲鼎鐘坐褥憑茵以天地爲帷帳清風發發不須錢買流水湯湯豈爲勢來斯乃竹林所以稱賢蘭亭所以載躅者也又況德五以英妙之才具曠達之識者哉德五曰夫將自其異者視之一我非我也將自其同者視之四我一我也適

已而已奚問幻哉余曰凡人有遐志廣度者皆古人所託以寄其形容者也含情種智道集來今競秀追歡風餘曩古借永和之故事修昔代之衣冠風流不墜發曲水之英談陋挈生之僻說音響如新是曰逸少重生可謂廣微復出傲淵明之舉杯抱獨笑太白之對影成三一堂之上今今昔昔主主賓賓一我所化豈有盡哉於是希聲復進曰是其中當有希聲在吮毫濡墨佐之以詩

右軍不復作蘭亭暮春者蘭亭荒荒春曲水潺潺瀉士

女泖昔歡荆條覆古甽眷爲蘭亭乎曰爲右軍也翁子
曠達士玉屑恆霏灑妙契蘭亭心豈必坐其下因作曲
水圖呼工爲我寫一身寄四座誰耆辨眞假但覺古人
手軒軒來相把林香釀百花流水浮三雅奉觴觴吉祥
歸來醉純嘏恨不呼希聲共結飛英社

贈萌蒞道人

東來有奇士肝腸白如雪遺我一端綺文采懸雙蜺中
有迴文詩千行萬行血飲酒不甚多酒酣歌一闋我聽
河上歌欲綰同心結蒼天生窮奇忠信遭抵排舉世無

宓妃爾焉所遺玦君言棄味甜謂有苦於棄有川廣廣
流有山矗矗列寒行則履冰暑行則觸熱惜哉曲躬難
豈謂地無穴

七夕擬古二首

上天本欲界牛女能無情不知始何歲亦復無終經秋
雨聲愁聲渾織成織成愁字難收拾抱愁歸臥不成眠
數日而書到夢固有使之者哉
萬峯峯裏萬重雲煙霞溼處愁人立春風不解散離愁
雨聲無賴推窗入簷前靈鵲絕好音暝色堆來百愁集
棣花有路空堅澀昨宵夢汝來我前裲襠結束短衣褶
爲言歸去道路難一聲嘆息天地泣此嘆隔離千萬重
乘風直度通呼吸明朝星星見所夢書裏重封淚痕溼
開緘見爾憔悴容仿彿還與夢時同
石能變貞女形亦有陽臺女雲雨感精靈宇宙甚寥廓

情想縱橫生況乃精氣結上天爲列星斯理不可說曠
然歸太清民今方喪亂田園不得耕高樓多怨婦丈夫
從軍行各有今夕意悲嘆何時平
中庭有桂樹曄曄飛華英條風初變煖秋氣遂凋榮傳
聞此月夕牛女相爲情天河不可渡靈鵲煩經營天河
淡欲沒蕭篇儼晨征明朝機杼上軋軋送怨聲姮娥老
璇室嫠女儷天經二物咸在天何以酬孤貞

七言古

紀夢 并序

余夢五弟錫九宛然相對時久不見書以爲行矣不
數日而書到夢固有使之者哉

悲士民將吏也長歌之言慘於痛哭矣

吁嗟爾民一何愚髡髮胡服滿衣衢老者曰非不愛髮不爾無以守田廬壯者曰非不愛髮不爾無以保妻孥嗒然一聲斂手立塊若腐肉委庖廚一旦禍發不自保骨肉纍纍填鳶烏問爾室家今在否問爾田園今有無男兒寧當格鬬死人誰不死爾死徒地下若教逢故鬼笑爾爾爾非吾吾弱子叫他父幼妻哭壯夫沙塵白日鼠晝舞陰雨青燐鬼夜呼死者已矣復何說冤魂億萬號天誅還有未死十萬戶漸次漁獵將安逋譬如牛羊飢草飲水在欄檻而曾不知豢汝飼汝之爲屠吁嗟爾民一何愚

吁嗟爾士一何愚缺袴作袖同駈驅讀聖賢書學何事棄我章服翻從胡胡兒法令嚴且酷小者鞭笞大者誅爲爾謀義喪億萬爲爾謀利無錙銖何不少忍須臾待日出甘抱明月投泥塗其中乞憐與丐伍朝夕部邑免夥踊階前盡日晡須臾虜來十萬騎賊戰不勝中夜遁殘膏賸粉更整飾賊之下陳奴之奴不知羞恥是何物笑指公等胡拘拘辮髮胡服先意迎坐以盤膝拜以膜

曰迂此等僝促不堪道漱口洗齒毋令汚載以小車送之去合令小鬼乞作奴復有一種大豪傑朝立程門暮待朱筆鋒瀾翻變天地能令肉者立骨骨復肉一聞犬羊方試士心搖技癢難斯須少婦衒嫁不得坐理我筐篋整我襦分明入莖謂入轂蜣娘抱糞生死俱猶自揚揚鳴得意今也孝廉前巨儒紅纓蕤光照地摩拂斗笠來于于里中小兒不解事耳熱新貴避路衢惟有傍門舊犬怪非主睨柱熱視鳴嗚嗚吁嗟爾官一何愚昔爲麟鳳今爲貙獵師張弓欲射虎

爲虎拂拭假先驅當時射策明光宮聲價颺然照乘珠久歷仕宦老商賈計較子息籌錙銖赭山鼓橐鍊金錫乾海張網羅珊瑚心中百城戰不下顏上干鎧生來俱忽然玄黃東戰西庭中流血大吏誅西人週戈復東戰麒麟刀俎鸞鳳弢兩番報復快私怨坐見宮闕成荒蕪君王自抱鼎湖痛臣子誰持龍髯呼側聞賊庭方唱名嬖跚階前盡日晡須臾虜來十萬騎賊戰不勝中夜遁殘膏賸粉更整飾賊之下陳奴之奴不知羞恥是何物笑指公等胡拘拘辮髮胡服先意迎坐以盤膝拜以膜

馬上威儀青絲絡堂前歌舞紅氍毹如公爲計則得矣天下獨無清議乎且置名節勿復道與爾指畫身家圖從來冰山不可恃況復虜性彪忽張之弧君不見毘陵一大姓摳衣屏息傴僂趨忽然反覆生狼心捽抑階下如孤雛備受楚毒至於死沒其家產羈其孥兢兢業業抱虎臥猛虎於我何葭莩雖當相狎似相信正如罥捕豕鹿歸庖廚向爲身家棄名義今知身家不足保名義亦何辜何不還爲忠義鬼扶搖三千里與日星川嶽而爲徒吁嗟爾宮一何愚

吁爾大將何其愚關門迢迢不可踰積石盤互如爪牙雖然解柝還躊躇虜人笑謂吾無人使以百騎守關口吾雖十萬能馳驅我即未能北向而爭帝固吾厄塞繕吾營壘下之不失爲邠句奈何斂兵壁閒處椎牛擊鼓迎封貙北人誇耀銀鞮鞻南人珍重金僕姑抱頭鼠竄亦足矣面縛輿櫬胡爲乎此如猛虎搏噬愛其餘力憐其劬蛇行匍匐入虎穴再拜稽首呈微軀勝負兵家自常事迴環往復如機括蒲越王棲會稽種蠡沈泥塗二子還羈越聲名何天衢即無鐵象走沙漠還有金翅飛

菰蘆朝潮夕汐滄溟際日月高懸乎飛廬東眺扶桑南交趾島峙錯出如饘圖何不須臾待時變集合成旅收桑榆況復虜運不久滅檢惡盈貫稽天誅不聽江邊歌渡馬會看門闕榜還珠福京有還珠門本朝待爾自不薄朝挂黃金暮剖符胡兒不比肉翅虎將軍胡爲委尾狐吾聞古來有義士拔虜歸國百口屠爾爲百口翻從虜愚智相越天淵殊君不見金陵忻城伯以國爲市輸之奴亦復檻車送燕市俄然沒命於黃壚又不見鎮夷方氏子挾輈奪纛無時無一朝兵散桐花嶺白髮不死爲羈孤白日黃泉鬼伯呼惜君自棄如斗印惜君空負如戟髯衣裳車馬爲誰有惜君爲君歌山樞吁爾大將何其愚猛安謀克各分部巢傾卵碎無完雛如公此行復何道

春日同諸弟觀葉思雲新舟因宴舟次樂工有爲阮聲者呼歌一闋倣白香山潯陽之事戲作琵琶行紀之

大明移宮海上宅枕潮臥汐海神泣胡馬春來猶慣嘶八月南天戰荊棘故人葉氏多奇才卷軸乾坤向舟楫初登爵室啟以高以手量天僅三尺征旆幢幢曉日遊

朝帆會稽暮碣石俄觀深處閒且清不讓瑤臺與璇室
笭牀周密扃重雲四座盤飧隨意設旋命歌者三四人
紫檀棖棖撥明月大絃小絃次第陳繁柱促絲風雨集
我欲聞之不忍聞一似潯陽江上客江州有客悲謫遷
豈若予身墜網國曼聲短引何流連荻花寒對青衫溼
況我遭逢天再崩志欲扶天鼎鼎立海濤澎湃猶怒號
妖星茀河犯紫極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花底杜鵑血
我爲憂時血未乾歌者一人長太息自言是宮家子
少年結客盈樽罍襄陽街上白銅鞮油壁　藍桃李

對酒高歌花欲嫣當場選勝呼翻雛有時明月照樽前
長笛一聲落秋水忽然世亂遭仳離妻子零丁計無理
今年寒食半飢魂一盂麥飯東風裏公子王孫飢亦塵
況其下者嚘不死綠楊枯井啼飢鴟寒沙陰風鬼晝市
白骨猶應屑作糜僵尸未暇餐蠢蠕嗟哉十室九空然
我亦棄捐勿復擬我聞此言重涕零輟箸呼嗟爲之起
愁思令草　嶽草謂之令草　垂老愛山精吾有長生訣千秋此弟
兄

五言律

風雨航海和石生韻

擣家來海曲竟日畏山臊酸雨隨行旆凝心逐去刀死
生自有命君父敢求高拭目磻溪叟垂綸坐釣鼇
喜肇一錫九兼三協虞諸弟到用肇一原韻
愁心不知處飄泊似懸旌不是雲霞路誰知鵬鷃情郤
憂思令草　嶽草謂之令草　垂老愛山精吾有長生訣千秋此弟
兄

孫海壇到龍山寺與肇一錫九兼三諸弟會佛前

泣麟西狩孔亦已焚香祝天生聖人蚤爲斯民息癘病

苦吟

一宿明日遂別一時悲喜有筆不能盡者
鴻鴈不自遠飛飛彌復情因風還接羽乘月載聯聲今
夜荻蘆影明朝雲水程欲知離別恨沙渚暮煙橫

舟中宴集簡席上諸公

同爲泛舟客各抱故園愁南北何天地烟波不夏秋有
懷長對酒無事但盟鷗話到吞聲處相看淚暗流

登羅星塔

今日登臨地披蘿只一痕海波流日月塔影樹乾坤鳥
語空中碎禽情世外論晼公山色好何日慰愁魂

與錫九弟同登羅星塔

不知何所事今日始登臨孤影干家墅堅鋼一片心入
雲天可問拔地水難侵佇立岩巉上輕風送好音

錢忠介公集卷十八

契家後學全祖望編次
縣 後學張壽鏞校補

南征集八

七言律

贈碧居禪師并序

碧居大師爲金粟上座退修於龍峯巖布衲一牀蒲
團一具眞樂在中蕭然物外客至則喜盡出所有爲
供具不問明日師以爲迷悟雖殊物性則一不廣延

納後生何繇開道哉所交遊多知名士夫名之爲天
下病久矣師因病發藥哀而求之非樂而收之也謝
永嘉之慧業文人應生天上不遇名師塡坑落塹亦
豈有極乎余入閩來遊龍峯巖喜遇名師因次壁閒
韻一律

下方猶見氣蕭森峭壁凌空結地陰古樹千盤垂法雨
海天三月洗清音門前青鷁歸雲市洞口蒼苔謖石心
一自師飛錫後芒鞵踏破月痕深

登德成巖贈省言虛白二上人

手持禪杖赤騰騰直上高原第一層洗鉢安盂今日也
騎牛穿鼻幾時曾會須一把開山斧便斬千年繞膝藤
且說上人垂正眼黑雲堆裏撥明燈
石磴幽崖結道林高人於此濯塵襟一聞茅屋能棲性
數畝荒田可種心豈是香山先有約故於玄度得相尋
他年撒手同歸去蘿月松風送好音

謀虜以十六日入福州鄭平虜率舟師退還安海

卻在十一日也感而賦詩

樓船十萬號稱雄旆旆旗煙霧中胡虜還嗤城是紙
一枝松柏壯高秋

贈富平伯張侯服全祖望曰此公由溫州入海時作

將軍無復氣吞虹鐵衣夢斷關山曉銀觜聲催海日紅
斗膽歷山猶一戰祇今空憶郢州公郢州謂張公世傑

威名赫赫震關東鴈海人疑百丈虹大將已無長揖客
天王惟有降心公忍聽代馬嘶秋月那見飢鷹濛曉風
喪亂孤臣消受慣不堪風鶴到皇躬

福州一都會也人物錯列甲兵駢羅虜入延平截
水可守背城可戰萬一不幸棄之未晚今虜未
入境而棄城以待待者半月矣而虜卒不入其
愛我乎其畏我乎元次山云幸蒙其哀憐而已
觀虜之勢與其用心恐亦無哀憐之日也碧居
師自長樂歸言省城齊公譚異者鄉貢士復散
家財招義勇爲城守計余聞其言而壯之因作
詩以紀其事西歸好音亦猶匪風之志也
三山浪說帝王州識有三山出十騎飛來散楚謳虜到延平
傳止天子之句洪承疇閩人
十騎雪窖未聞歸漢節洪承疇閩人爲虜所用桃源爭有避秦舟
空城月色寒征旆夜析潮聲泣戍樓爲說齊公還鞠旅
一枝松柏壯高秋

贈富平伯張侯服全祖望曰此公由溫州入海時作

駸駸驍騎羽林軍百戰聲名天下聞知有麟書埋血淚
定看龜紐印波紋心依漢使猶瞻斗手把天弓欲鎖雲
故國山川荊棘裏雙攜日月掛江濆

贈威虜侯黃虎癡

拜劍承恩雨露閒軒車目送出雲關一肩日月千秋擔
百戰威名萬仞山叔子遺風垂帶緩征南餘業舊書閒
聖恩能許臣能報句當江南公事還

山居岑寂勉學玄曠然而風穴所在草不生焉其
爲侵醢者多矣子私念世情似若可了惟聞聖

鴛所在則引緣穿穴不可禁止碧居上人自長
樂歸傳聖鴛已至贛州其說自確又云皇上與
聖母單騎至一村後騎追急猝投蔣姓之家須
臾虜至詰問再三終不洩虜搜捕此人則呼鄉
勇與戰虜敗而還聖鴛得出嗚呼此人眞義士
哉惜傳者之逸其名也

虜騎星馳下劍川王師十萬散寒煙荒村未解百金劍
遠道誰還七寶鞭野老無心雲閣畫奇功自足錦囊傳
人情爲結河冰合此日滄浪可卜天

宿東林寺聞舟中歌聲曰此飛幕也其能久乎賦
詩名曰泣燕

猶堪澤國小邨句其宗諸公盡作逋瀚海波連山勢壯
樓船曲度夜聲孤歌來上堵人猶爾淚落江州我獨吾
鐘歇香殘古寺裏愁深還有未棲烏

留別碧居虛白二上人

一雙黃鵠別斯須拂拭慈悲任卷舒廣柳車中能脫季
猗廬舟上獨憐胥芭蕉種綠計猶遲上人愛我書同葉
飄聲話未疏此後月明山有夢夜深還到遠公廬

答語石山人贈別原韻

水水山山到處逢知交零落幾相從悲絃欲起池中鐵
哀調如聲洛下鐘燕子東風昨夜恨蘆花明月舊時蹤
因君未識三閭面爲畫瀟湘憔悴容

憶西湖六首

一入西湖水面齊長隄連卷臥虹霓畫樓語燕聲聲暖
繡陌開雲片片低幽吹別來孤峙曲小舟橫艤六橋西
行人日暮都歸去花影參差誤馬蹄

夢折垂楊踏舊隄數聲簫鼓著人迷湖光不散風波恨

山色猶含煙雨淒幾處高樓歌白紵誰家別業囀黃鸝
江南景物都歸北只有西湖尚姓西

西湖誰似浣花溪禍水沈災報會稽闔閭門前荊棘亂
姑蘇臺下鷓鴣啼傍隄柳色嬌黃堪一道迴波流恨處花紅草綠不堪題

西湖誰似武陵溪載隱沈名入陘蹊水面流花迎客至
山中飛鳥近人棲月明自照秦關古酒坐誰傷晉祚西
爲問浙江潮對處至今還有義烏啼

一從帝子散風流湖上年年發棹謳石笏嵩呼三仗曉

妝臺雲映六宮秋龍舟微動香煙遠玉輦初迴花夢柔
莫笑宋人歌舞地汴州拌得有杭州

門外清波波未清綠羞紅泣鼓聲聲擅風夜度千羣立
落日潮生一艇橫戴笠鏡看新達魯奉符人是漢公卿
西湖妝亦無倩子不載吾王入鳳城

紀夢二首 并序

隆武皇帝即位閩中肘掣於鄭氏彌年不出兵安坐
稔敗未免爲將來識人所悲歎然其宸章電灑聖度
軒豁得一言如霹靂在心目間一種混混涕涕持大
萬斛愁心不可壘風前珠淚灑千行節旄臥瘴人誰是
海島悲田客未亡定有江萍迎帝子會看紫蓋入荆揚

小臣帶有申胥哭無地呼秦夢自傷
故國山河擲逝波海潮書恨不勝多一番花信憑誰逗
幾度麟書只自哦處處春風摧玉樹年年秋草泣銅駝
俘生爲客憂爲主夢亦悲哀曉奈何

與門人洪伯玉總戎

豪氣翩翩裘馬閒天河手挽洗時艱誰呼令父來爭日
獨有愚公欲走山劍隱豐城動牛斗酒遊燕市狎塵寰
雙懸日月征帆上藉爾英風滿載還

海上聞信

醯醷血淚若斗斛許楚極嗚嗚不能聲卒大慟妻子

潮來枕畔泣潺湲盡是孤臣淚血灣雲外山河難著眼
愁中花鳥亦無顏傳聞帝子開靈武復道胡兒出玉關
不謂皇天眞欲殺一番虛偉也還慳

醉茶齋步薛子熙韻有序

衡升長者也相對道風穆然謖謖如長松下坐爾傳
少年藴藉勇於爲義皆以淡味交者古人稱人每云
如飲醇醪不覺自醉余謂醇醪膩物猶有俗態請以
淡味一浣濯之時衡升方戰茗而肥名其齋曰醉茶
夫茶豈能醉人知其味者旦暮遇之衡升復扃門掃
愚谷愚溪名字古海濱有我會應愚

徑曰毋令俗客漫嘗此味而時揖希聲入坐希聲乃
作驕語曰世人皆醒我獨醉

高齋選句句初驚次第春風散玉英檻外新栽麴糵種
竹閒虛引轆轤聲雲根裹液仙芽嫩玉盌浮香病肺清
更愛君家無俗客素心潦倒不辭醒

和鄔萌菴道人招隱用烏字韻詩十首

此願不隨蜃蛤化蒼天何以慰庸愚

故園歸夢已無途一搨離愁伴海鳧世事紛紛還逐鹿
中原擾擾盡膻烏既渝宋氏河湟約又獻燕丹瞥亢圖
關塞極天惟積恨今人曾笑古人愚

世事亡羊盡泣途羨看沙際濛晴鳧盈虛咨散門前雀
俘薄人憎屋上烏下馬賦詩無壯伎當車橫劍乏良圖
樽中有酒堪同醉彭澤何人爲酒愚

瀟瀟風雨下危途世亂於今見海鳧晨壓晉軍徙穴鼠
夜空齊幕有城烏難書婢子啁啾語欲畫將軍匍匐圖
可惜青天好雷電也還喑啞學癡愚

誰言天外更無途我欲乘舟逐泛鳧共報長安星化肉
幾時王屋火流烏舊家燕子新門第故國山河慘畫圖
愚谷愚溪名字古海濱有我會應愚

人世悲歡自兩途波平波起任雙鳧一眸宿草耘耘鳥
萬縷愁絲織織烏浩渺山川煙作障蒼茫雲水淚成圖
汨羅江上香千載肯向凡夫量智愚

與人同世不同途跕跕甘隨水上鳧投老已無十畝地
談玄誰是九齡烏洗心預擬平淮頌翹首重瞻王會圖
此願不隨蜃蛤化蒼天何以慰庸愚

故園歸夢已無途一搨離愁伴海鳧世事紛紛還逐鹿
中原擾擾盡膻烏既渝宋氏河湟約又獻燕丹瞥亢圖
關塞極天惟積恨今人曾笑古人愚

大地荒荒盡畏途願隨深處隱松鳧鳥知狷潔羞臣鳳
隼爲貪肩不翼烏愁到欲呼入陣壘春深空鎖十眉圖
魯陽返日心還戀何必移山便是愚

嚴關一入盡夷途誤國何人化野鳧舊主深情春乳燕
故園殘夢夜驚烏半鉤斜月山河影一幅滄州與地圖
若使千秋無史筆北邙纍纍定誰愚

壯懷何事哭窮途有志難飛葉令鳧逋客狂歌朝拂劍
孤臣浪跡夜啼烏愁城自熱無明火疑窟難推太極圖
忠義於人原不負此生何必諱癡愚

留別薛子熙

海上文光十丈高憂時灑淚共徘徊
筆底春秋不讓刀此去無緣伴猿鶴從今有恨付波濤
陽關愁結飛千疊一曲滲漓白鬢毛

贈薛爾傅

征馬蕭蕭此亟聞臨歧把手不能分自憐蜀道鵑啼血
又痛衡陽鴈失羣寢切雨聲飛竹淚氤氳愁思亂桐雲
預期後會知何地我欲剜心持贈君

留別薛衡升

氣節如君得未多猶懸短髮自摩挲嬾於愁日舒青眼
喜向明時捲白波竹裏風聲亂琴瑟門前月色醉藤蘿
嗟予生少風波儻不及同來泛穆沱

留別翁尊白

已從蘿薛訂山盟又作風波海上行每對池塘夢尊白
可能杯酒憶希聲花因醉客枝枝舞潮爲催人處處迎
把手不須頻悵望煙光紫處待天明

和鄔萌蓀移居原韻

盤空張網笑蜘蛛兀自逍遙雲水居文施載還金鳳子
墨花飲偏玉腰奴囊來熱血何妨麗袖得清風不禁遁
半夜焚香祝聖主芰衣抖擻擧山呼

又和烏字韻海壇山後十日作十首

田園歷歷隱歸途望遠難憑短頸鳧山色兼秋迷燕燕
海波翻日浴烏烏孤舟吟載五噫句竹影人成三笑圖
載國歸來終有路水枯石爛不知愚
海國飄零自慣途不堪霖雨送晨鳧一生白面憂讒虎
此日清光待渴烏泣盡故宮秋夜怨寒生前殿北風圖
孤臣雙手成何濟留得眞心伴石愚

披草依萊又一途癡兒還自想羲皞帝梧未下雙頭鳥
越棘寧棲三足烏石鼓風濤猶有句秦陵山水不成圖
於今世界眞如市爲問虛中可市愚
難從愁處覓歡途朝夕縈迴伴尺軀影神名
尺軀　坐對長天飛白鷺望穿靈海下蒼烏人閒奄忽蝸牛舍世事輕狂
蛺蝶圖此日拂衣何太晚松風幾度笑人愚
誤穿芒履踏荒途不及沙堤一睡愚斗酒無心聽楚雀
玉盤何日薦梁烏還依故主看歸市不信胡兒遂負圖
江左衣冠粗定鼎箇中人自不凡愚

新亭有淚灑何途慣見山頭人面鬼蟲欲射天終是蜮
鴉非仇水竟成烏遙看煙樹雲中景背指斜陽世外圖
若使此中堪地隱不妨野叟共侶愚
可奈神州作穢途坐看塵起亂飛鳧夜深不斷司更雀
月靜偏多繞樹烏鏡裏還應添蒜髮門前何處覓椒圖
十朝霖雨無人問春草王孫只自愚
崢嶸宮闕隱蓬途夢享鈞天奏白鳧願借神兵驅鐵騎
爲鞭羲轡借金烏小魚擲浪鬚爲纜枯石舒光錦作圖
春夏已過天欲老嗟余豁友未應愚

南征集九

七言律

和五弟錫九原韻

天際孤鴻帶雨飛哀鳴淅瀝到空幃扳來芒履塵迎面
渡入溪雲水濺衣病骨祇應為詩瘦愁魂猶欲傍帆歸
天涯諸弟今零落黎棗庭前事已非

肇一錫九兼三協廣弟自文石來又復言別悲喜交集為賦七言四韻

只道相逢是舊秋別來日月苦中休萬千珍重從前語
一霎歡呼無限愁破屋曉光蛛喜集聯牀夜雨暗泉流
寸心淒絕渾無似夜夜燈前檄石尤

朝雲忽破鬱愁天墮落瓊琚到眼前酹酒欲酬昨夜夢
孤燈還對寸心懸衣看漸濕非關雨坐有潺湲不是泉
為祝愁心休倦嬾海天憑仗一絲牽

題黃檗寺

法乳垂垂第一宗深山深處白雲封慧珠散浪三千界
意蕊飛懸十二峯天際花光分法相門前潭影落疏鐘
生平檗味嘗難盡不及登臨謁瑞容

送別肇一錫九弟

欲別不別牽弟衣千愁萬愁相送歸別如歸路常行慣
愁似孤雲不共飛衣色背人花影泣潮聲送客曉光微
一道風帆去如鳥不堪回首望空幃

兼三弟海上有感戲為續韻

萬山慘落雨聲中收拾繁華一枕空故國蒼茫衣帶水
滿船歌吹大江東布帆龍盡峯峯曉羅袖涼生浦浦風
一曲伊州無限恨不堪悲淚灑衣紅

帝子江頭望不歸瀟湘夜雨哭江妃竹邊紫豔苔錢重
篷裏清商怨字飛思與豹雲聊習靜未能鷗鳥共忘機
書生無用談兵法相傍樓船坐日暉

飛將爭傳海上威千檣路進識兵機荻為長劍銛於鐵
潮作重關高似圍金印光搖滄海國銀笙寒沒錦筵輝
朝廷近日輕封拜為築沙壇聽指揮

與徐闇公爭遠舟中宴坐闇公有五湖之行贈別

總爲安危繫此身一梭海上織愁頻龍蛇未定功名賤
山水誰聽珠玉貧已棄鄉關萬里夢又看霖雨五湖春
相期今日樽前酒談笑平胡第一人

贈戴棨臣

申胥裹淚向秦關一望洞庭血雨殷罵賊英聲懸日角
從戎壯節動天顏陣前麾扇身皆膽帳下論兵米作山
莫以時艱不得意便思拂袖枕屏淺

贈張日永

幕府多才未易儔布衣長揖傲公侯姓名不落庸人齒
肝膽狂呼大白浮長劍倚天能制曉悲歌滿座自飛秋
知君不是功名客一片丹心射海口

贈董承之 思白先生孫

虜騎奔騰萬竈寒幾隨飛鳥度雲端舊時客夢鵑啼血
此夜臣心月照灘只爲先人五世澤敢辭行路一身難
中原聞道多豪傑博浪誰如君報韓

詠茉莉花

一枝薄薄小樓妝雅韻隨風度短牆月樹遙臨初破戀
星光低壓乍凝霜素馨高謝胭脂雨密葉微分辟荔香
若其梅花稱玉友逢人應說小南強 此小南強也

詠石榴花

野徑尋花花夢慳春歸去也幾時還獨留名字浮杯酒
有酒名石榴花爲惜風流掛指環 吳潘夫人火齊指環掛石榴樹上因起環留臺相得
一枝緣國媚贏來五月散春閒何當纂入神仙譜賈就棠爲花中神仙化作紅雲護聖顏

移居海壇山時方競渡寄嘲既

紆迴山勢抱荒村草作藩籬席作門崇嶺猿啼家萬里

碧天雲靜月初痕榴花似醮心中血棟葉猶香水底魂
郢路淒涼誰似此年年海上望中原

海上有感

滿樹流鶯不耐聞閉門甘老蠹魚羣已羞獻納臣他姓
忍抱羶眉待聖君夜月機絲愁織字深山煙火客樵雲
徘徊四顧身何在一半華夷海上分

客中愁遣

雲際沙邊自渺茫故鄉今已作擅鄉芸張肉爪隨蠅虎
更覓魚餐餉鼠王我自飢羞煙上月人誰寒臥劍頭霜

中山一醉眞難得好向希夷乞睡方

秋薦

粒粒芬芳出土時經風耐雨老農知禾因地德猶如此
人不空桑尙念茲故國離離成舊恨荒庭草草薦新菜
先人爲卜居歆速應喜衣冠是漢儀

續悲憤詩

長安樹色曉雲封夢繞春明一萬重玉燭希微亂寒暑
翠霓縹緲散圭琮小臣涕泣存荆楚女子歌詩復邶鄘
天下男兒寧獨我凝心應有護神龍

病中戲和秋史韻

四序消沈賸一秋秋聲秋影不勝憂島悴宮闕龍移柱
海現衣冠蠹化樓斗酒青天呼月上一帆煙水載書遊
蒼蒼幸有吞胡志雨戟霜戈會報仇
只疑白帝未經秋每對風霜孱屢憂幕府論兵祇末厥
照破離顏月一樓槐國暗連鄉國近角聲寒帶鴈聲遊
生事去國三年孟浪遊片片血心誰共語怪呼聲影壯
同仇
寂寂長天一字秋從空碎作百年憂憑添昨夜春江水

主人何在月明樓傷心吳井難沈字望眼嚴陵可共遊
宋末謝皋羽隱嚴陵哭文丞相滄海恩深忘敵愾安知恩處不成仇
夢擊一弟仍用秋史韻一抒哀感
夢裏相逢夢亦秋酸酸楚楚不勝憂渡來愁影雲千疊
照破離顏月一樓槐國暗連鄉國近角聲寒帶鴈聲遊
一家散碎天南北屈指神潮爲報仇
和秋史韻卻寄黃蒿公銓部
斜日西飛一晌秋餘暉不散杞人憂久推子是千金鑒
欲臥君於百尺樓帶水孤光相上下坳堂杯血共遨遊

定交縞帶云何事風月今宵話復仇

和秋史韻寄弔林子野先生塗

墮落瓊瑰滿地秋殘箋裹淚寫離憂龍梭擲掉三千丈
俠骨飛騰十二樓地下寒風吹不散日中金魄快哉遊
白露橫江是月秋先生死也更添憂逝將乾海摧鯨翼
先生有友能成事白馬前來已雪仇
便欲排空碎玉樓厲鬼於今還不戴夜臺何處可同遊
醉來若過經行路酸雨辛風訴舊仇

遊天竺寺

浮生傀儡線兒牽恨把春秋一擲還瞥拂塵緣芳展齒
何煩鐘鼓動諸天風聲弄竹閒成韻石罅穿雲暗吐泉
戶外干戈方滿地數峯青借老生眠

壽建國鄭羽公彩

十指尖開曉日遊威名走馬薊幽州營依細柳春光近
帳坐河魁紫氣浮如囑盟山山紀曆投醪飲海海添籌
懸知忠孝長生訣浪說蓬壺在十洲

贈劉洞山中藻

愁倚蒼天天欲敲吾王何狩未歸期痛看血國三千里
恨織詩人十二時西夏始驚胸有甲荊州不藉紙爲師
大明恩澤深如土種得丹心一漢兒

十二日立春

淡淡輕風海上來天同生意卽今纔難消舊恨花枝嫩
不耐新詩燕語催日色昏黃初上柳遊絲飄拂乍經苔
已拌鬒頹經年眼爲爾春光著意開

元宵初度

城邑荒荒世界孤人生生也不如無千秋事業空霜鬢
十載繁華只老儒聲鼓動來春色暗家山入破旅葵枯

江州一夜琵琶淚溼盡青衫幾箇吾

聖安皇帝發喪弘光廟號

哭君無路只荒村昨夜春江漲水痕難向黃沙覓龍種
不堪青冢伴王孫陽臺神女行雲晚蜀道淋鈴怨雨存
五國城邊千載骨月明應照未歸魂
翩翩哀旐繞城端故國遺黎夾道看楊柳隋隄飛絮盡
鷓鴣越殿曉聲殘雲尖蹙得山眉皺石骨鑱令水帶寬
麥飯一盂何處灑春來寒食不勝寒

遊百洞詩并序

洞者何山石相負如屋之玄料料然雲氣出納其中故名之曰洞也百洞者因閒抵巇通劣得步洫乎以陰砑然以陽盡態極妍不可一狀故名之曰百洞也董忠介公之所構也或曰前此不著名乎曰猶之摩詰不生輞川不出右軍不禊蘭亭不韻德行立已名譽成人山水資人而得名也抑又論之摩詰之於輞川右軍之於蘭亭姤而有合知己也朋友之道也忠介公之於百洞拂舊栽蕪穿雲引月若天資既美猶須淘汰累惑乃成令器師也父兄也今者董公往矣

逸少有言情隨事遷感慨係之吾師遊黃檗見葉文忠題詠留連不已曰公罷相後瑞禍矣捐館後今日矣先生生於神廟之年文章事業炳炳宇宙猶以其餘力締構泉阿逍遙引年今其何如茲遊也不同茲既乎余竊意今日先生在者必飛長斧以鏟狼狐扇仁風以救刀俎決不至如我輩蹔蹔下新亭淚也或曰先生往矣安得起九京而事之余曰子不見夫茲山乎孤峯矗起峭壁削成斗上斗下不可諦視鼸鼸危壁鱗鱗石齒齊苔蘚蒼寒疑素乳薜蘿香細度前溪豁下開傑傑柱立天施其斧公引其針天雕其樸公丹之膜從斜得整從暗得明從斷得續張理天綱補級漏目是公所以居業也四阿無險平徹中繩蒼藤漫交怪石虛倚以為徑盡及乎側身旁眺咫尺之內別一壺天意匠冥運心杼旁通經緯天地刀斧山川是公所以行文也百洞以公為師余又以百洞為師茲遊也目擊而道存矣先一日余欲遊百洞意甚健決孝兼語余曰往昔遵瀋之變董先生閉齋閤坐涕泣聞葉文忠公將遊鼓山移書誚責余聞斯言毛髮

竦豎遲明戒丹往董生強再乃行今得此遊也董公有知當不孰何我且為道客語山靈其勿勞峯譏壑訶哉一時同遊者為繼稚吳夫子魯菴劉先生陳君孝兼薛君明馨董生時登暨余兄弟錫九見石上題葉臺山句咸起屬和余為序其大都云臺山先生福青人謚文忠文章事業仿佛公同喜遊名山所至題詠或曰福廬臺山手筆也亦奇秀直上中峯路欲迷手褰蒙氣弄晴霽線天側側雲根瘦危壁鱗鱗石齒齊苔蘚蒼寒疑素乳薜蘿香細度前溪豁下開傑傑柱立天施其斧公引其針天雕其樸公丹之膜從斜得整從暗得明從斷得續張理天綱補級漏目是公所以居業也四阿無險平徹中繩蒼藤漫交怪石虛倚以為徑盡及乎側身旁眺咫尺之內別一壺天意匠冥運心杼旁通經緯天地刀斧山川是公所以行文也百洞以公為師余又以百洞為師茲遊也目擊而道存矣先一日余欲遊百洞意甚健決孝兼語余曰往昔遵瀋之變董先生閉齋閤坐涕泣聞葉文忠公將遊鼓山移書誚責余聞斯言毛髮竦豎遲明戒丹往董生強再乃行今得此遊也董公有知當不孰何我且為道客語山靈其勿勞峯譏壑訶哉一時同遊者為繼稚吳夫子魯菴劉先生陳君孝兼薛君明馨董生時登暨余兄弟錫九見石上題葉臺山句咸起屬和余為序其大都云臺山先生福青人謚文忠文章事業仿佛公同喜遊名山所至題詠或曰福廬臺山手筆也亦奇秀直上中峯路欲迷手褰蒙氣弄晴霽線天側側雲根瘦危壁鱗鱗石齒齊苔蘚蒼寒疑素乳薜蘿香細度前溪

予眞谷口今安在入徑平蕪鳥亂啼

爲迎幽客啓雙扉卻放鐘聲下翠微暫借石支滄海骨
不將心共嶺雲飛山腰剷玉天工斧仄道連虹巧匠機
移此精誠補天日愜心何必在漁磯

和水居詩

誰將玉斧構雲宮手琢山腰片片紅地脈暗移辰巳北
天門重闢帝居東滄溟水帶甘泉液槐槐聲來石臼風
想望中原經歲眼只看煙水聚孤蹤

水上關如百二重樓船高臥一丸封九重行旆隨飛鳥
太平笑語無多日坐看山頭又舉烽

錢忠介公集卷十九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午夜潮聲報曉鐘山色翠連青徑勞
太平笑語無多日坐看山頭又舉烽
恰如無事泛春江柔櫓輕橈漾急瀧行向沙洲疑地盡
試將杯酒喚愁降貧兒辛苦餘霜履戰士呼庚急月舂
自笑海鷗渾似我閒來閒往只雙雙

九日

暮笳淒切動江流景物逢人憶舊遊帽落風前猶兒髮
菊迎籬下獨悲秋浮生詩酒百年債故國風霜一搨愁
極目煙波無限恨兼葭兩岸使人愁

朝朝擊楫向中流一片蘆花綴遠遊此日樓船江上渡
誰家簫管出中秋荒陬銅柱名猶在仙掌金莖露未收
偏是登高窮望處暮雲晻靄不勝愁

江水渾如天際流布帆何事此遨遊扁舟載病身如髮
崩燭憂時話是秋南北舊朝生後事宋元遺恨眼中收
孤臣多少中原夢夜夜狂風不散愁

人自傷心水自流無端猶憶少年遊胡笳吹破南朝夢
鴻鴈飛來塞外秋樹色初昏嚴鼓動星河欲墮夜帆收
高天渺渺何緣訴雲闕徘徊只獨愁

錢忠介公集卷十九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長安消息付東流悔不當初秉燭遊客子偏逢九日雨
高天只隔一山秋鏡臺寂寞芙蓉冷玉粒推殘鳥鼠收
自是孤臣容易苦漫言菜菊爲心愁

昨夜黃昏鬼火流又看九日客中遊舊時花鳥逢人醉
深處雲山護我秋玉帳曉寒霜正落金風夜散菊全收
百年心事不忍說猶道長江未是愁

年華滾滾逐江流幾日相從馬少遊戶半灰塵三月火
夢回風雨二陵秋蒼茫燕雀歸何處冷落胭脂漫不收
一部史中說未盡墨光迸出萬重愁

新亭客淚咽江流相對淒其舊日遊燕子樓前胡地月琵琶聲裏漢宮秋無端節序經年別不盡關山一望收荻岸紛紛非有恨向人無語亦含愁

已自傷心水北流尚餘鴻鴈向南遊幾回夜月移帆影一道鄉心入夢秋荒草坡前煙未斷白蘋原上骨誰收他時若箇龍眠筆畫出長江一幅愁

北來鼙鼓震江流戎馬場中作浪遊水色控濛寒月靜山光蕭瑟暮煙秋千年王氣衣冠改一卷蘭亭風雨收偏是生來逢喪亂滿林紅葉偏書愁

一生心事對寒流有志無成媿俠遊涕淚關山杜陵句蒼茫煙水洞庭秋風生樹杪尊初壯露滴空階桂未收白髮數莖無奈老不應愁處更添愁

風塵轉眼葬風流負國諸公地下遊月白霜疑寒色嫩鄰青露溼鬼聲秋水光迴合朱旗繞劍氣橫空玉壘收天意即今方有待滹沱河畔不須愁

錢忠介公集卷二十

契家後學金祖望編次

縣 後學張壽鏞校補

南征集十

七言絕句

與碧居省言二上人坐月戲作傷問

水在虛空月在林水光月相自然心水月印心心不著師於何處下金針

送虛白上人至德成巖漫賦二首

隔溪山路自氤氳山色溪聲此送君卻到前峯屢回首一行行處萬重雲

寂寞愁中自惜羣秋聲送客不堪聞漫隨杖履看生意覓得鋤頭種白雲

山居偶成四首

一片秋山入畫迷幽人來往畫橋西爲誰畫出傷心處前路溪雲似會稽

世事浮雲不復論煙霞一擔餉王孫西關任把泥封卻不遣松風度石門

又唱陽關第四聲滿筵秋色不勝情別來驛路知多少
客夢猶能繞楫城
故國風塵只粥零他鄉巖谷作居停欲騎石馬東歸去
踏盡桑田草不青

題畫七首

蕭瑟寒窗展畫圖夜來風雨護愁株長安多少傷秋客
不及江南一鷓鴣
遠樹參差暮色侵亭亭裏宿秋心雖然搖落寒江影
獨抱霜柯傲夕陰

木葉經秋不待風便逢晴日也顦顇止應留取寸心在
漉落枝頭片片紅
天下凝心誰似余禿枝憐我憐渠亭邊若畫癡心子
開卷應聞有歎歔
筆底誰傳澹寞容墨痕飛濺曉雲濃晴空坐對心如洗
夢繞瑤臺十二重
故人何處鴈來遲三面驚飛未定時一片寒心爲持贈
瀟瀟秋浦話新知
平不侵尋發舊酤芳非誰識箇中栽主人茂德猶瓊樹
手植梧桐待鳳來

雲歌別諸弟十首

濃雲線繞又重圍怯怯風吹愁不飛應似相憐憔悴影
一面玉鏡開光輝
濃雲不共人俱別密雨猶將淚共飛只恐中途風力輭
一天隔斷兩霏微
憶昔庭前花正肥一輪明月弄光輝於今無復當時景
故使僕聲夜夜飛
天邊孤鴈羽聲違獨有浮雲相伴歸更把愁心託雲去
泥他懷袖莫輕飛
棣鄂庭前花未闌奈逢秋老北風寒愁心無限佚佚出
正似山頭雲未乾
潮水何如雲有情榜人齊槳夜潮聲一程從帆影離南去
今日雲頭向北生
海樣離憂一半分共將好語慰離羣沈沈夜路無窮已
界破青天望白雲
只爲雲多隔鴈飛萬重煙靄使心違故鄉我自風塵裏
笑問浮雲胡不歸

方穿野徑草淒淒又逐浮雲過水西更是雲深無盡處
夜添猿鳥一牀啼
盛氣吹空自結陰白頭悲喜幻相尋人生不改凌霜節
便恍雲根見石心

偶和吳霞舟夫子十吟

干戈徧地彌山谷剜肉爲瘡瘡不肉我師不遺斷洪橋
虜兵又報燒閭讀福清鄉名
只見殘屍枕山谷待死提筐割殘肉窮儒閉戶不忍爲
抱書欲賣無人讀

秦鹿縱橫逸荒谷中原鸞弓爭逐肉幾時射鹿還解弓
陸賈新書馬前讀
手提刀斧剔山谷山崩血流天墮肉英雄那日起戰場
血眼橫披漢書讀
將軍驅人出山谷摐金鳴鼓餉人肉行逢山谷還有人
逃指滄洲一片石
呢喃燕子巢無主足下紅絲猶舊縷一輪明月照空梁
落花陣陣黃昏雨
年華逍盡冬復春西山日落崦嵫逼蚩蚩白晝愁坐生
二月東風又寒食
有酒難共彭澤杯有船難發剡溪興高山無人深處行
松聲徐來倚石聽
塵戰經年誰舞鐮盤旋蟻走空局局城上寒雲亂鼓鼙
城中煙火炊珠玉

楚弓原自楚人失收拾歸來正無缺如何我友勿回思
忍聽城野生靈血
解天烽火方未息蓑婦哀吟廢宵織孤舟沈沈夜漏長
雞聲欲曙不能刻
昔年已歎溝命薄今日空悲落花落何時斗出日月來
百萬妖氛咸退卻
自此兵書不須讀

題文昌閣壁

桃李吁嗟上徹雲文昌何日更昌文毛錐無力支天壞
胡牀愁坐坐不眠孤舟夜吟吟不歇生憎天地不如前
推出丹心作日月作讀做
參虎揚芒氣睨睨玉牀搖動天爲客有人問我輿地圖
熱膽爲香一訴君

情死情生窄地波老天何苦造情魔花開賸盡春風力
及到飄殘也是他
曉道情情總逝波癡心只是結成魔月光西墜明山上
人事如何得及他
滾滾長江無限波大家生受一場魔香窩終老燕歸去
來歲重來恁是他
方寸橫開萬丈波蒼天明是小幺魔一團恩愛平分手
我自吾吾他自他

怨怨恩恩萬疊波別來無計斬妖魔黃泉路上如何苦
夢也無緣得到他
高岸撒手自波波割斷從來十丈魔玉環隱起重生會
此事如何望得他
三十餘年苦孽波道心何事惹成魔一爐佛火紅於昔
不遭慈光護著他
胸前血淚瀉春波欲遣魔心又是魔種得情根深兩地
瞥來風雨柰何他
常時別淚損黃波到得歸終不受魔春花解悟虛消息
蜂蝶多情一任他
湛湛虛空本不波無端冤業眼前魔雙鴛擬衙梧桐老
一夜霜風折了他
十恨
秋水蓮花不染塵分明香國再來身蚤知香色本無住
錯嫁盧生夢裏人
昔年官舍病如絲叫出蓮花大導師媿我無緣能救汝
夜深挑淚獨垂垂
誤作香溪隊裏人十年宦詰未經身黃鑪債盡還歸去

敗絮殘機賸苦辛
一航同載擲天來怯怯驚魂幾自裁留得一絲薄命在
怪風盲雨又相催擲上遇盜婦欲自投海水
擲天撇撇路修長何不相攜共一航即未並棲珠樹鶴
或能乞得返魂香
似妝清修也促年難將算子卜前緣始知天上輝如黑
日月緜來不照天
擬脫朝衫掛水田相期攜手禮金仙於今喪亂空回首
如此光陰亦杳然

聞道明山虜騎橫故家重復禍刀兵阿翁已死不忍說
恍水嗟嗟作怨聲妻父爲虜遍自盡恐婦悲傷至死不忍言
天際孤鴻向北飛看從雲外報平安一行書信千行淚
未到家鄉肉已寒病中猶遭老僕問其家信計死時家人猶未到也
眞訣分明護色身靈丹口許現奇因無端幻出悲歡相
佛子原來解弄人廿七之夕病已不救忽得一佛方服之遂大蘇然卒不可救

十憶

憶汝當年來嬪時燭花蓊翠發紅枝里中婦女爭誇口
盡道兒家瑞應奇余娶時花燭上忽見雙荷花枝葉分明見者歎異
憶汝于歸正貧賈朝炊寒水暮烹薪閒時向日縫針綫
十指絲絲盡是皴
蛾眉命薄古來歎汝不蛾眉命亦舉風雨無情渾作惡
春深何處不摧殘
手寫紅箋託素鱗寄來還自帝陵春殷勤爲道長相憶
不遣春風幹當人余初第自京師贈內詩有樓頭爲有長相憶不遣羅敷問姓秦
梧桐影裏立朝班八月京華未得還便使三年猶見汝
鏡前何事惱春山余初第候選留京八月
少年離別在他州百日光陰九十愁便我承恩新拜寵
何年不是皺眉頭

十願

日吉辰宅兆成絲絲皆是汝經營即今原上松楸列
不使勞人一遍行婦經營余先人葬及送葬今又客死不得一視
爲我憂危不忍云勉將好語慰離羣只今一隔橫秋影
叫破霜天汝不聞婦欲囑後事恐余傷心而止每聞余哭輒大言曰我不死
北堂護草歎伶仃共此辛酸五歲丁汝更遭逢不堪處
背人無語淚偷零余與婦同以五歲喪母余遭母賢婦未免單衣之恨
余將蹈瀕訪蓬瀛汝見余書不欲生隔汝雲程幾萬里
誰憐余後瀕波行

擣衣聲裏百千情風急天高送遠聽今夜月明人靜後
風來別處擣衣聲

十願

當把菱花手自親菱花猶在已生塵願將明鏡摧爲兩
覓取中閒啼笑人
百年離別泣空樓聞道魂能下月遊願吐心光流作月
照君憔悴上雙眸
不能割肉隨君化豈復流心度歲華願把余心先化土
種君石上放蓮花

玉帳空凝半榻塵抱愁無語自吟呻願分我影爲爾影
合作燈前一箇人
繡戶無人夜不扃起看天上斗初橫願將口氣隨風落
吹動君身環珮聲
暗澥難從琢石靈孤燈無奈抱愁瞑夢中若有蘼蕪贈
一枕遊仙誓不醒
空山日落斷雲橫短笛吹愁向月明願把情根還化草
叢叢繞卻墓傍生
箇是傷心月墜樓妝臺人去暗飛秋不辭杜宇聲聲淚

啼得殘花上樹頭
鸞膠續絃不續心縱然續得非初音所以鍾期一朝死
伯牙千載無鳴琴
萬劫情苗向汝栽寸心堅許不成灰陽臺雲雨從來穢
不許將他入夢來

十懺

與汝期爲連理枝狂風之下有差池要知別有栽培種
帶土和泥總不支
與汝期爲比翼鳥惡風吹散好因緣要知鳥翼何從比
鐵綫金針也會穿
與汝期爲天上星雙懸永夜照雲軿要知天上浮浮影
便是池中泛泛萍
與汝期爲百歲娛一垣長護此情株試看上古鴛鴦冢
尚有鴛鴦出現無
人世疑團非一朝蕉還覆鹿鹿疑蕉玉環了結前生恨
此後環痕到底銷
與汝期爲天上雲虛空來往任氤氳豈惟雙劍神終化
合得雙時到底分

與汝期爲木上花離離結子足成家誰知子熟經人採
骨肉拋開別放芽
從來千佛結成胎劫劫生生度世來認取多情原是佛
拈香呪水總塵灰
與汝相期在薜蘿一爐香篆供維摩有心佞佛都成業
月自流天水自波
雖然閻秀可齊僧學道參禪汝也能莫把如來當牆壁
賜福遮座任騰騰

十期

與汝期兮水之湄高天曠曠雲爲帷出雲入雲不見汝
寒蘆一夜聲悲悲
與汝期兮燈之下青光炯炯垂空野漏聲欲盡可奈何
空庭露濕梧桐也
與汝期兮花之陰明月昭昭當我心明月西沈花影寂
羅衣空受曉風侵
與汝期兮山之阿四壁鬼聲哀怨多重泉紛合無邊際
一帶香雲覆薜蘿
與汝期兮在國門香車油壁去如奔入門各有相歡處

豔李穠桃非我存
與汝期兮在鏡中鏡緣已盡各西東人言破鏡能重合
我鏡飛光到日宮
與汝期兮在夢中柔情不斷藕絲風睡鄉路折峯峯鎖
一夜離魂逐斷鴻
與汝期兮在蛟宮擘水分流一徑通拾得扶桑蘭如褻
織成愁字掛帆紅
與汝期兮在閬苑欲往從之路蹇蹇織女黃姑歲一逢
莫怨銀河相隔遠
千期萬期總弗如百歲之後歸其居白骨深山秋草沒
雙雙永夜月明初

詩餘

調金門 秋風

天正碧葉落枝頭無色昨夜簾前戰聲急羽書飛報捷
掃斷妖雲千尺捧出一輪紅日山外青青松耶柏慣
風前獨立

又 秋雁

鋒正急割斷江南江北惟爾依然飛不隔起秋風羽翮

來倘寒林月色驚起愁人脈脈欲寄征書問消息去
長安幾日

唐多令 和文文山旅館

舊恨捐蘆花新愁結暮笳織興亡寒雲一梭千古淒涼
輪到我挑水雪鬢誰家 曉日上窗紗輕颸散晚衙木
蘭舟有客咨嗟不道江南渾似水愁帆指夕陽斜

又

往事總堪嗟歸心逐暮鴉二十年南北天涯破屋半間
還未許浮雲外旅人家 白眼看繁華風流安在耶同

奔走幾綑麻鞍欲借東風重拾取蚤蹴損牡丹芽

沁園春 東甌有文文山先生祠吾父典教瑞安率余登堂瞻拜投詩寄弔今身遭亂家國茫然追念斯事又感先生過睢陽曾賦沁園春一闋歲倣此詞仍用原韻

潮聲送客月影依欄是日登堂見綠草萋萋半舍煙雨霜林撼撼盡寫悲涼四壁虬龍夜深呵護如見先生嶺嶠羈張斯時也吾先人評論杯酒興亡　曾裁詩句冰霜弔檻外薝花秋自傷痛先人菱謝家乎何處胡塵肆起國也其亡風掃殘雲雨催行潦燕子秋來別畫梁空同首憶舊時登眺目斷斜陽

又

屑義爲糜粉忠作膾此味同嘗況秋風約恨遙聆矜帶汗青傳語共嚼冰霜家在滄洲人隨鷗鷺願向尷陵認故鄉前此者有先生心事古廟睢陽　傷心先哲云亡又古廟貰月滿牆蕨茫茫煙際與天上下漸漸石裏窮水封疆背地伶仃對人皇恐風雨重過舊日洋夫何故說先生姓氏嗅也還香

又

金鳧已飛石犬不吠遮莫神仙但萬里光儉眼前金瞜

一壺秋水心上嬋娟銀闕長春玉樓不夜刀劍場中足引年君不信問夢炎留氏鬼哭荒煙　賢愚豈有判焉只栴死貪生一綫天看轟轟烈烈男兒一簡哀哀怨怨血淚千篇取義成仁而今無媿了得詩書兩字緣應遷恨恨江心抔土又渡腥羶

賀新郎 本意爲張子任

偶向池塘下見藕花深處鴛鴦雙雙睡者對此情懷何能已倩取風媒月嫁蚤則並鳳鸞流亞籠得一牀花似玉趁香風燕子歸亭榭爲報道春來也　涼陰綠樹黃

鶯耍正紗窗宮樣新妝眉兒淺畫香汗鮫綃都溼透紅兩胭脂乍灑好安頓鳳樓鸞社綰結同心天欲老酹天公還乞今宵假夏之日冬之夜

又憶舉一劒九雨弟

寄與秋鴻說所苦是一番歡會一番離別心上轆轤牽急綆悲喜無端雙匝好一似鼎中烝汁愁裏關山一點小破不開幾重門關癡著眼風前立　沙漲潮平流水疾□□□

人慘慘凄切吾弟也寸腸結

滿江紅　海上寄慨

何處吾家撐不破一篙煙碧人道是遨遊雲漢嘯歌赤壁我怪青山籠日月瀣波新浴雙丸色便移家相近水雲中天三尺　何曾學萬人敵耽一卷成陳迹算今來無用不如錢癖明月照來塵一飯春風釀得愁千疊問瀣鷗何故更窺人曾相識

又和王昭儀驛壁韻

上廣寒宮問嫦娥爲誰顏色滿世界胡風腥草邊塵迷

闕一嫗狂奔城陷墮六鼇翻動天敲側願將人裏在卯黃中從今歇　香爐殘蘭膏滅鬼嗚咽窗前說吹不盡西風人閒怨血團扇空含秋夜怨雀臺蚤墜西陵月歎天邊剛只一宵圓圓隨缺

又

長信宮中留不住一枝春色何處覓風臺月榭玉樓金闕樹底鶯聲花夢嬾簾前燕語春寒冽恨紅酣綠醉也年年偏今歇　蠟炬紅青蛾滅隋隄柳無人識看胭脂淚落玉壺疑血青冢不生胡地草綠珠拌碎高樓月願

千秋留取驛中詞應無缺

又軍人有伐松爲樊者

百尺枝頭空搖落半江秋水看南北龍樓鳳閣金銷玉藏幾日笙歌鶯語韻一朝樵悴花魂視況深山不用棟梁材吾休矣　斧斤劚蒼龍髓鱗甲墮春苔紫便梧桐爨下猶然半死豈有休徵移合浦也無嘉樹名君子但逢人爲說歲寒心應留耳

又病中寄慨

滿世瘡痍何獨我藜牀支骨應堪笑新來病鬼伴他貧

客一抹孤煙天外冷數縷香篆空中結問年來祠禱是何方心頭血　春風起幽禽說秋草罷聽鷓鴣歎幾何生世繁華頓歇京洛魚書千里恨故園蝶夢三更月怪陰陽無故又欺人淒涼絕

又

墮地爲兒渾則是風梳雪沐只借他溪邊流水雲邊茅屋愁捲汀蘆波上下醉看沙鳥天高毫末便些些受用不爲多天還忽　古人說禍兮福如寒暑相迴復吾豈向紛紛疑蕉鹿家裏兒童癡黠好腸中蘆菜緣應熱有

一朝晚駕龍行神爲僕

如夢令 用中感懷

道是漁郎不是道是泉翁不是兩兩又風風嘗盡水中滋味全未全未還向煙波沈醉

思帝鄉 本意

思之玉階鳴仗時天闕初開新日射衆愚簪履如雲齊入袖香歸步遲猶記長安車馬亂遊絲

又

難禁帝城春思深紫燕紅妝嘶入落花陰隋苑秦宮還

又斷碑風雨侵只有杜鵑三月哭春心

又 悼亡

愁愁曉雲飛鏡秋簾燕初歸香雨落空樓寂寞闌干無語月明江上浮添箇離魂憑水向東流

烏夜啼 悼亡

曉來一事如鉤貼心頭恰似青山高插數峯秋 雲度水風穿紙不堪憂一夜西風吹老白蘋洲

錢忠介公集卷二十

錢忠介公集卷二十一

葬錄上 文

錢虞孫先生葬錄序 同縣 董劍鍔孟威 附錄一

始翁洲之敗績也華亭張相公以其家二十七人殉時則有僧無凡者從南海來拾諸骸骨聚族而墓焉蓋吾黨每津津樂道之茲讀錢先生葬錄而後乃知天下士固有懷仁抱義奮不顧軀如葉君子器暨獨耀諸上人者作之先也雖然無凡故張公部下將事公久葬公聿宜若葉君之於先生一浙一閩千里而遙非素有聞聲矣至隱元獨耀實方以外士俛俛焉竭其股肱之力不敢告勞抑又何爲者耶嗚呼自乙酉義旅之興四明之從先生起者夥矣吾見有藉先生以肥家而反面辱身顧乃詆非先生怨詈先生者至今存也試以是錄授之有不汗流浹背逃死末由者乎予悵不能一造巢山中顧嚬邱隴肅拜諸君子下風而猶幸從是錄想見其人彼以仁人長者之心而建烈丈夫事又申之以烈丈夫之言則古稱三不朽舉備是也閒得而差次之葉君功

上上隱元慨然捐土獨耀歷試諸艱次之又次則碧居上人之勞瘁莉潭劉公之碑銘並至性激發者矣他若闇公誄行之詳何君自責之摯諸禪人弔哭之殷咸有足多焉雖然方諸君子之爲是舉也則固了了生死之外而後克底於成事詎任受功而吾願以庸暨之見爲之差次焉吾過矣蓋閩故多異人如所南皋羽輩至今未墜也冬青紀陵事頗類此而儉德滋深卽慷慨疾怨無痛快心史一書者然尚需鐵函之固久而始啓卒未有毅然申大義於天地之間氣不少詘言不少諱若是

錄者也豈非先生至誠昭假信能然耶初先生登鄉書爲吳巒稚公所取吳公則與華亭張公同盡節翁洲者也師弟子之立身固若合符節哉

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贈太保吏部尚書忠介錢公神道碑

長樂劉沂春魯菴

君臣大義今昔爲昭凡我有心同倫其貫時平則酌其可時艱則竭其誠事之成敗身之存亡身後之收棄皆所不計也值夫不可爲之時委於無可如何之數一折卽挫計無復之高尚不事志可則也蹇而有躬能無尤

矣因題壁云一下猛想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磬裏歸途還在這邊公豈願終老緇流耶居八閱月則丁亥初秋時也監國王移舟琅江聞之起公大司馬公幡然從之紓策運籌日辟國百里宵旦經營心血俱枯謂大事可立就以水陸不相能贊盡調停城府猶未破憤恚欲絕誓不獨生其家人知之相對無怡色蓋以公心爲心也越戊子春正月熊公歿於變揆席之弼拜公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與馬公思理皆贊密勿公參政握樞肩任實繁形容憔悴日嘔血數升至六月五日而台見頗能言公心跡憶公恆與余言吾食本朝三百年厚

星殞矣天不我將哲人其萎卒年四十有二上聞之輟朝五日遠近心惻素車白馬絡繹琅江余時從公後遇病歸舁柬芻哭之衆爲之請卹典遣官致祭贈太保兼吏部尚書謚忠介生榮死哀幾有如公者乎惟時臨公喪者長子兆荼弟侍御肅圖簡討肅範兵曹肅遴居兩月時事多難不留不處或渡翁洲或入長水或由秦川神天有不爲動人有漠然不相關者乎事未成也天未定也久而葬也人方醒也公伯仲伊傅而莫展其訓命上下方召而未竟其戰伐徒存萬死不屈之概自靖自獻而已初非坐朝與燕之榮繼非專閫重關之寄事危

承公意也公未卒時嫂陳氏姪克荼夫人董氏內兒董酉皆以憂勞相繼淪胥幼子勉荼亦隨以殤聚族死忠可哀也已迨今甲午六改春秋矣天不雨錢人不惠麥

而隱其誰說之一舉而返可以已矣再圖而藏可自安矣踰險歷辛不甘自廢呼卽起而蹶猶張有幸其敗忌其存迫窮相棄不恤也使公值變苟全老死牖下墜義塞責屬纊里門盡棺抔土周親拜葬於事畢矣又不然遠遁深山攜家種粟爲桃源之避彼此不調甘毀前蹟不交南北之歡引身以退卸任之他亦泯泯死矣子器於公非一面之識非莫逆之交非世誼之雅不介而孚不謀而合爲之哀築佳城廣覆族類立田延祀豎碣表旌不啻若其親戚何哉怒蛙宜式駿骨亟收公之誠表

有不動者也京杲赦死汪童不殤公之族殊令人思也大義相綰白骨可肉萬古如生果待脛而馳待翼而飛待聯而契耶公感子器之眞子器計公之終永公之譽兩無遺憾非苟然也今後臣貳其君家戾其主薄其親而棄其友者視此刻文愧矣人心不死分義長存公蓋有造於風教也僅一時爲烈哉銘曰

巢山之麓宏敞騰雄乾坤留此以待名公地閩公越馬牛其風蹏險盡瘁瑕水匪躬夜臺未築雲護玄宮文忠有後慕義無窮爲度寢所大小相從千秋兩祀載勖精

忠見者嗟異聞者惕中胥壤悠久公與俱終始知公忠

無貳志決不殊奏功從古死者非一超異軌與公同前

已伸其顯節後可勸乎臣工兆域爰開斯土魂游南北

西東尚亦利公嗣世川原環拱鬱蔥

附碑陰識語

葬有眞氓志不朽也是役也始於甲午二月廿三日竣於乙未九月十七日歷月十九日五百有八十厥惟艱哉書此以見成事之難昔人云功不浪施信然信然

眞羣按康熙鄞志云運柩者海舉姚翼明後爲僧名

性月稍獨耀上人

錢希聲先生誄并序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釋性日

戊子六月五日錢希聲先生卒於閩之瑕琦蓋客寓也

居無何義師潰敗方事之殷門故咸奔幼孤北歸不及

奉櫬以行停柩逆旅六年於茲矣歲在癸巳厲禁稍解

道有行人王融棄君子器聞風怛悼謀於姚君興公將

爲先生卜安魄之區既得吉於巢山之東坂姚君則徒

步數百里致先生之柩三喪從焉甲午臘月始克竟厥

事以余與先生有話言之舊又俱作旅人義無愧詞授

之素旗用志不朽乃爲誄云

先生名肅樂浙之鄞人不詳其先世父益忠司鐸瑞安

先生登丁丑進士第知太倉州事潔修惠政遐邇流聞

召爲比部員外郎未上以司鐸訓至守制歸里會國變

與同志起義未及抵行在閩已陷變名姓避地福清之

前辭唐期年魯監國師至先生來朝行本兵事兵柄有

屬貝官而已先生知大業難濟發憤嘔血而卒始先生

在浙時隆武巳晉秩都憲及監國承制復晉秩大司馬

輔政先生疾革以無功而貺匪榮伊戚遺命止稱先朝

騏驥弗乘鞿韁旌棨延弔則危署尾匪體鼠嚙於穴謀

本秩故銘幽之文不敘官列從素志也其辭曰

運周而尼天步其蹇洪濤孰渡奔曦難逐嗚呼先生罹

此不穀遐無安林進有折軸憾昔藝苑家擅芳蓀探賾

味腴乃尋於根藹藹古韻要而不繁登乎明堂比德瑮

璠剖竹於斐以雨以霈野有馴雉庭有神羊庶緝既熙

其政馨香天子召我高步文昌奉諱於廬乃返初服在

疚斐斐蠲茲魚菽莽莽胡塵覆我邦族投袂用墨不遑

卒哭神明有主奠此宗支豈曰當璧以揚國威釋位而

勤前輝是儀綱紀初布前茅已掖余方持節公亦攜家

樓船之會實惟永嘉自越徂閩其行孔遐襄野之迷遙

遥日車休駕嚴阿爰更厥姓混於樵牧交遊是屏魚生

在釜枝梁斯聲大命不猶以俟其正哀此還黎劉氏是

思舳艫諸帥乘胡之罷曾乎山谷咸拳赤旗有赫其聲

嘗矣惟時肇后再揚孰乘黃鉞熏穴而求孝冕紆紱外

倚勛藩內備卿月先生至止言朝行閫分命六官民望

攸宜被我繡寢脫我韐衣爰治戎律喉舌是司匪嘉其

舉急病攘夷邦政紛闢九伐誰啓一瓢眾輿其能汔濟

騏驥弗乘鞿韁旌棨延弔則危署尾匪體鼠嚙於穴謀

藏勿從柱弱勢分曷克其功夙夜以思厥心忡忡莫適

剛柔殷憂以終雖以正斃曰則不瞑舟無鑿移莫以風

勁車書未同衙衙靡遑哲人云亡琅琅其命伊何

爰飭冠裳不衷之龍美而弗良生勤其事沒辭其章還

我初秩君子之藏嗚呼哀哉余之北歸再過閩海促公

同舟保茲蘭藋公方徘徊曰將有待山澤之豪舊戈斯

在余曰不然道貴知幾矯翼則飛弭耳則羈謀夫孔多

軌從孰違人犧之悔其悔曷追訣別而行南望予美素

書來告竟如夙擬公方悵然余豈巫史捲秩興哀時乎

何駛先生之歿不朽者存令音在袖永懷弗諼殄瘁之酷舊德易論茫茫江左逝矣中原嗚呼哀哉逝蜺飄搖何阡何陌溫夢不歸古今同宅維葉維姚營此窀穸恩異昆弟義等田客央央素旐槥山之東襟帶巨壑寂歷晨鐘鶴羽之來慰彼高峯千秋萬禩仰止遺風

告錢相國遷柩文　福清　葉進晟　譔臣

福清葉進晟恥苟生抱病杜門縞在下風聞有大賢君子曰錢公希聲相公鞠躬盡瘁於海上雖患不肖猶知樂德慕義私心嚮往之念欲經營一抔土奉安宅兆而嘉歎誘掖馬且力促其決毅然身任勞苦爲遠致公之喪進晟乃獲其所親何君爲輔行而使齎瓣香束芻至於琅琦錢公靈柩之前而告之曰古今忠臣義士不忘本朝與天爭鼎當其舉事之日身家軀命業非已有雖肝腦塗地未嘗有悔況茲遘蛻豈所顧戀然而天地英靈之氣貫鍾於是若使零落蔓草碧血不藏後死之責其何所逃進晟恐焉是用與姚君謀謹擇敝邑黃巢

懷此有年莫或可語茲癸巳冬見何君寵而告之悚慨見許既閱月復不果至公之舊同事海寧姚君翼明聞所言乎地則與公稱同鄉言乎時則與公稱同仇言乎行事則又與公同患難矣公今亦卒於此義也正也公孽家來閩多歷艱瘁維跋且涉困頓於風波者爲最久瑣之役奉職討胡可不謂忠歟而事機未諧所爲艱瘁琦之役奉職討胡可不謂忠歟而事機未諧所爲艱瘁者日益甚嗣而公之嫂孺人歿公之姪歿公之夫人董氏與公之次公郎相繼卒蠶公之卒則爲戊子六月初五日也皇皇冠冕戴髮遊地下可謂死得其正矣公既卒蠶愕之暴於江湄者又六載賢士大夫聞或過而拜祀焉然江流慘淡雲物淒涼使死者有知終非所以妥

英爽也癸巳冬十二月葉相國文忠公家曾孫諱進晟者素好義既以慕公之爲人而悲其暴骨於江涓慨然思有以安之爰假地於髽山之東坂謀葬焉容焉甲午二月屬某率其所親來琅江將扶柩以去念公之香魂如正氣地亦名山用歸宅焉相爲不朽若夫人若嫂若姪結碧血猶存松蘿祕鬼神之扃歲鑿增日月之光公固若公郎各以禮祔蘇子瞻云有以葬之不必其里有以祭之不必其親公賢達想能同此也某同鄉至誼禮當效奔趨執紼以從有弔公者則拜之不敢告勞惟公鑒饗

姚翼明

再告錢相國文

二月初十日同鄉某再拜告昨自琅琦移櫬渡至斗門登陸矣次日擬啓行以長樂師至文石工眾各散去晚復移頓於菊潭劉氏亭園前適大雨令劉葉二家僕以竹篷覆蓋畢次晨天稍霽乃命工人速行自菊潭至東坂計程百三十里柩有四每部用工人八名其三十二人或輕或重更番迭運日行四十五里約以三日至不驟不弛公在前夫人次之公之嫂孺人又次之公姪最後雖造次序不以亂既行工之力有不至者公助之途

入山預爲停柩東坂計途中攘攘鼠奔者勿之顧是晚復同寺僧六七人攜銘旌香果迎候於陳白久不至同山詰朝亂兵雲布於巖谷乃知公柩蓋爲兵阻未遑進也數時以來中心惻惻靡有寧息十九日致書訊葉君信久滯思愈搖搖十一日始得一葉上人書云公柩尚懸頓宏路葉君子嶐甚不忍也某讀畢心如刀刺旁皇疲倉開次早同一僧直抵宏路見公柩暴於葉氏倉垣不覺汗流泚顙草襲其上而歸與黃葉和尚語明晨達令土工十人僧二人復宏路運回公柩則英爽儼然在東

叛矣公有知必我諒不我罪嗚呼我公魂既歸山即安
伊邇惟無恫謹再拜以告

告土神文

釋性曰

敬告土神地無不載得以託於名賢者爲貴故相國希
聲錢公今之名賢也卒於瑕江其親屬還四明相距千
餘里又家貧未能遠致喪歸融邑相國文忠公家曾孫
子器好義輸金爲助假地於巢山和尚將營葬焉謀之
既臧於某日託同鄉衲僧曜菴自瑕江運柩至如夫人
董氏嫂孺人陳氏姪子劍次公郎趙恭暨相國凡五柩

擇本月廿三日卯時破土開壙五尺草閘地前廣袤一
丈八尺深六尺卜吉安葬焉惟神是司惟神是佑或衡
或煞毋俾有犯不吉之祟悉除蟻水之患永絕死者安
生者利山有靈應藉是以不朽浙僧性日謹告

錢相國下窓祭文

葉進晟

惟公川岳英靈古今正氣忠義奮發國爾忘家卒乃崎
嶇海上死而後已信夫烈士之弘標貞臣之亮節者矣
大勢既去誼不獨存憤氣雲湧碧血泉飛而公竟以身
殉社稷焉等之一死不負所天豈必蹈刀鋸鼎鑊而
後爲烈哉傾覆以來迄無成算飄搖指水漦還葬未期進
展久茲悲愾中更多故莫可殫述今春藉于姚君襲明
乃得奉公靈輀暨夫人諸柩至於黃檗山中爲公負土
營築將半值師旅張皇未克終事延及三時越在草莽
雖時局在屯無可措手展賀日夜疚懷而其畏懦遲緩
之罪則固無以自逭於公矣茲幸玄宮告竣卜以今晨
之吉奉安窀窆夫人董氏合焉而以公嫂陳氏從子子
劍二柩祔於左右室用順公志雖地非故壤感或首邱
然同此大塊之中空山幽寂儼然遂古川原祺謖茂柏
長松可以永藏弓劍於此徜徉閟與浙接壤道里匪遙
魂氣往來可無不之而名山毅魄人地相宜公慷慨義
烈生同忠武之志必能死等延陵之達矣公家人阻隔
未相聞知展未死餘生則公烝嘗之主仍規創主祠田
以垂永久姚君始終公事備歷艱瘁曾無倦色可謂眞
信之士矣嗚呼壯猷未竟幽室長扃少陵滿巾之淚此
進展所以爲公雪涕者也薄酸敘心維公鑒饗

爲四明錢相國營葬檗山墓祭由疏

釋隱元琦

黃檗白居裴相國休問法於斷際禪師而宗風始大顯得其傳者代多有人至吾明神宗朝以葉相國文忠公之請特賜藏經數十年以來草木麗發山川渙然人之過斯地者咸謂是可與有唐相先後云亡何而中州多故荊杞偪原野所幸闔土不盡淪陷以命世者之力屏翰我名山黃檗雖荒僻竊擬自附於首陽片坂之遺丁亥四月錢相國希聲避地棲海濱聞而樂思不以山僧之耄且憒慨然投以詩為致不忘茲山意今且卒暴骨於江湄者復六載甲午春正月葉相國家曾孫霞臣太

史念忠魂之未即安圖以葬之從山僧假片穴山僧惻然曰私心存此久矣遂令徒獨擢自瑕江遠致喪歸且勤厥事卜擇營窀窆雖歷辛勤毋卻廢弛維山有靈大賢是宅嗚呼纍纍五棺皆相國涕淚之所遺注英爽之所繫思能使在天無恫焉善矣然山僧以為此固非一手一足之烈也文章者名山之祖豆忠義者佛國之干城千古事非千古心莫與共非千古人莫與成葬有其地不可使祭無其田螭頭篆馬鬣封既拭目可俟春鴈麥秋獻黍將藉手何人山僧雖耄且憒忍以白骨為市乎命世諸賢有能念相國之遺蛻廣麥舟之義助置田為香供世祀不衰黃檗一邱亦應藉是以增色此事此心不亦垂千萬禩永永不磨哉爰請

祭錢忠介公文　補　劉沂春

甲午春二月壬戌朔越九日庚午福唐葉子器嶽義好德遹舉忠介大師相錢公瞻其夫人董氏嫂姪四柩營葬於黃檗山道經菊潭而南通家盟弟劉沂春向同事江干謬蒙推重今老而矇艱於移步命男元台姪元蔚謹備果酒百拜於靈柩前為文而告之曰先生忠義薈

不顧身挈家為國可泣鬼神大小險艱積憤多辛舊業待復駢化水濱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窀穸未即已經六春余貧而病愧友愧臣葉公高誼正氣用伸坊封世祝萬古長新葬不必里祭不必親徧之魂氣誰主誰賓賢胤聞此喜德有鄰先生如在自慰無嘆溪毛魯酒幸弗吐馨尚饗

祭錢相國文　釋性日

嗚呼生死之際交情之所為見也先生生於浙死於閩其生於浙也人咸趨之其死於閩也人咸去之噫世情

見矣與先生交者不啻千萬讐也先生舉進士則有交爲部郎則有交所交者又不僅浙與閩也至不得已而舉義舉而蹶蹶而閒關入閒復再振於是焉縣都憲遷司馬入政府其官益榮其交益廣然此豈皆先生之所樂與爲死友者哉先生既已不得志於權豪而戚戚然抱憤懊以卒卒於江漘頓於荒邱嗚呼蓋自是而弔於庭者幾無人矣哭於庭者幾無人矣執雞酒生芻望頹隴敗屋而拜者蓋寥寥無人無人矣其人已逝其交漸疏曉世情見矣玉融葉君子器有道君子也慕先生之爲人既久未得謀面於先生之生顧獨痛心於先生之死慨然捐貲毅然乞地謀於三山何子謀於黃檗老人何子於先生前號最知受託以行久而棄去置不論乃喜黃檗老人之有同心也一諾無難辭且屬不肖日促葉君慷慨速斯舉日徒步從之役甲午春仲自琅琦江漘扶柩至檗山東坂塗百數十里遇虜遇寇者再蓋旬日始得達云因歎先生生而顯連死復坎壞之可爲惻惻也既擇穴卜吉工方營作而海上兵卒至不得緒事者閱八月黃檗老人適有扶桑之行日從送至鷰門遂以營葬先生事布告同人定酉侯張君侯服儀部紀君石青孝廉涂君虞卿同有是心者也虞卿遞致八金爲炬帛貲而石青侯服則委曲達於當事諸勳貴之前欲其襄爲理稍稍有緒未幾而彼中列紳亦素所號正人君子者起而加之由妒生閒事漸以寢嗚呼先生已矣使先生未死時以貧相國抵鷰抗揖公侯之列周旋士夫之閒列紳縱不能爲義先乎吾知其未必生閒也而惜乎先生之已死也嗚呼世情見矣曰厭閒若說冬之仲乃浩然歸檗山海上兵亦適於是時去即作書促葉君子器速厥功葉君躬詣山中者再事始竣季冬二十有六日乃安葬焉日從山中諸衲後持蔬果香茗再拜於先生之墓哭而告之曰嗚呼先生生死之際交情之所爲見也生友之有千不如死友之有一六年旅魂一旦歸所而今而後名山樂土敬推葉君其誼千古彼餘之子又曷足數

祭錢相國文

釋隱元琦

歲甲午春仲廿四日我明故相國希聲錢先生偕夫人董氏自琅琦移柩至將營葬於檗山之東坂山僧隆琦

老矣慕先生素謹扶杖往慰其靈陳疏告命監寺奠而告之曰無情之情情之正也不識之識識之眞也眞正乃乾坤之間氣人道之根本也天地不眞正不成天地人物不眞正不成人物故眞正之氣萬古不昧豈偶然哉余與先生未嘗識面敘款先生乃寄予詩有生平槩味嘗難盡不及登臨謁瑞容之句其詞氣懇懇懇懇若數十年相知之深者其情正而識眞復何疑乎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人心國體喪滅殆盡不可救療矣先生以海外孤臣呼天奈何矢死不回憤激而逝一門五

棺纍纍可悲可傷雖魂歸天上而骸暴草莽非正人君子烏能憐此數堆白骨以慰忠魂耶一死一生交情乃見余前空門愧有心無力不能展蕭乃敝邑葉君子器同九玄周公毅然輸金營葬槜山爲近於佛地以遂先生茹素戒殺之志且神宗皇帝之賜藏在焉漢官威儀死猶不忘先生素心天日如見得不於此愉且快乎夫生爲帝股肱死爲佛弟子眞正開氣與名山並不朽此眞夙世一大奇緣也誰謂余與先生未識面敘款哉蓋其神交已在千百劫之上矣濵草一奠先生其格之

哭錢虞孫先生文

何龍

虞孫先生之歿於今七年矣一家五柩廢於瑯琦荒山破屋之後先生故人門士徧海內莫有炬引一尺酹酒一杯來哭先生者而符卿霞臣葉先生獨棹癘貢雄山采首陽之薇酌娥江之水葬公祭公符卿初與不肖龍言時不肖龍慨然期董其事頃之龍以病故綴且羈於俗末繇報命遲期閱月而符卿竟葬公矣嗚呼公之身許國而公之靈在天區區血肉形骸公其置之久矣而符卿以爲公厭世已極即使公之遺衣敝履猶在豈宜復落人間亦當置之萬仞峯頭仰天俯地爭日月光耳況公之眞形體眞髮膚乎且如熊雨殷鄭履公兩先生者雖欲收其衣冠而瘞之豈可得乎寵既感符卿之言而媿不能終公之事不得已滅燭屏人對天稽首呼公之靈而哭曰公昔日教龍信龍譬龍當此時豈不以龍爲天下士哉而龍今竟負公矣嗚呼寵即登公邱壟祭公哭公公亦吐之矣

葬錄下　詩

送忠介錢公葬黃槊山

劉沂春

中天寥朗候塵蒙國士號風欲掃空自任不辭名世後
同人未克大師終幽憂賈志歸南土碧血留丹戀故宮
從古興亡多反覆乘箕浩氣待圖功
本師和尙捐地葬錢相國敬偈　釋如一

願力存千古乾坤屬一人惟餘坐具地分取葬孤臣
爲錢相國營葬偈　釋隱元琦

聖賢佛祖一身扶見義爭爲眞丈夫萬古同明肝膽赤
可封忠骨壯皇圖
覆臣葉公爲錢相國營葬偈志其事　釋如一

太史惠蒼生親埋漢國寶味玆仁者心日月不能老
送忠介錢公卜葬黃檗山　馬文琦

當年淸切白雲書大廈扶顚一木勞帝子不成非虎兆
先生甘作臥龍跋豹文五色名原重駿骨千金價自高
灑涕酬恩惟有劍掛將荒冢其蕭騷
祭錢相國墓　釋超弘

倉皇鵬撰命辛苦鄧江來銜不心猶在揮戈日不回精
靈歸嶽瀆緬素嶺蒿萊老我芒鞵客招魂一訴哀

前題
一望牛眠百草離亂餘得地卽便宜山前日月勤王印
野外松杉斬虜旗九死靡他光宇宙千年石勒先生姓不讓當時墮淚碑
弔錢相國希聲　釋智瑩一作超智

曾從標節後名譽四方尊氣岸高齊漢文章達業垣身
全維世苦膽赤報君恩誰道先生歿貞忠萬古存
臘月二十日過琅江拜忠介錢公息廬補　釋如沛

一掬梅花作瓣香五年如夢變滄桑大旗鼓裏人加雪
遠火舟中月似霜贏得野可憐多虎兕老天不肯暗文章
淸風江上餘瞻仰山自高高水自長
和獨耀師贈葉子器爲忠介錢公營葬黃檗山補　劉沂春

文人得意出風塵豈憶今宵適際奏才試兩州兼將相
心燦梅岳獨君臣何人其鼓同仇事爲主應知野葬因
生未報君寧死快千秋景仰漢臣眷
前題補　陳仲賽

生平矢志捐紅塵忍入桃源苟避秦赤膽渾身誰爲主
青燐半野孰憐臣千金營葬非要譽百里招魂自有因
忠義惟知忠義客文忠忠介欲同春
中天倏暗滿天塵甘隕台星不帝秦六載瑯江難洗恨
一朝福地獨憐臣老僧有意欽忠義太史何心書果因
惟是相門還重相閭閻添得隴頭春

贈葉子器營葬錢忠介公　劉沂春

振振公姓挽風澆企德揮金嗣世標爲國名公甘鑿棄
無交懿好啓山招封成夏屋長眠穩情薄秋雲一望消
陵谷可翻聲不腐何分後代與今朝

碧居上人護錢相國喪自瑯琦至黃檗山於其歸也詩以送之兼呈隱大師獨耀上人

葉進晟

酸風刮地飛冰雪媧皇走死蒼天坼山嶽倒峙江海翻
蘭玉摧頹梁棟折鳳凰有羽不肯翔卻學文鰲映水絕
波沱湏洞口冥冥白骨成霜肝化鐵鶴歸未計定何時
子規夜夜啼殘月我聞黃檗生深山味苦氣寒比高節
山中老人聲氣同我也從之乞一穴惜哉道遠不可將

欲自扶攜傷薄劣興公姚子何爲者揚眉杖劍稱人傑
一旦滄桑變市朝發憤空門晦其跡聞此不避行路難
崎嶇爲裹葬弘血碧居師徒亦能賢辛苦護持跋復涉
遂使蕭森山寺傍千載孤臣存毅魄且聞當公未死前
居停曾館經年客從來方外寄英豪宋家義俠今猶昔
乃知一時雄儁人無數沈埋在草澤乾坤正氣苦不留
人類吾憂有時滅嗚呼碧居兮且歸去世閒萬事難重

說

葉太史子器爲錢相國營葬黃檗山詩以頌之次

原韻

姚翼明

瑯江怒濤白如雪巨鼇鼓額蛟門坼陰雲黮黮慘不開
月扈無光龍角折有美伊人宛在中縹緲香魂眞怪絕
五六年來秋氣多寒煙幾墜纏金鐵無人爲詠大招吟
山鬼呼風梟嘯月融城子器相公孫爲憐錢公抱素節
以玄忠骨無所歸黃檗山中假片穴此君人倫冰鑑同
眼底青白分優劣卓哉名教夙所持文章意氣皆英傑
牀頭黃金擲百千慨然欲妥羈魂跡酹酒呼余執紼歸
鵑聲一路空帝血春半荒岡草亂青離愁縷縷嗟深涉

交道於今久替陵誰爲念及孤臣魄海內慷慨亦有人
樹頭掛劍須豪客麥舟之助仁者心義聲不得專疇昔
吁嗟兮戎馬滿郊原萬古終留君子澤中州白骨青冢
鄰宵來痛哭燐火滅名山義事兩不刋千年碑碣從頭
說

前題補　前人

琅江白骨迥無塵作鬼猶然不帝秦相國有孫憐相國
孤臣乞地葬孤臣大文氣合千秋事奇節心同徇世因
墓表得君生死快拳頭盡吐漢家春

獨耀浙西義俠也逃禪黃檗葉太史子器營葬忠
介錢公諸樞於黃檗山謀於獨耀時有戒心獨
耀不辭跋涉走琅江運樞以葬偶會龍窜惠余
燿不辭跋涉走琅江運樞以葬偶會龍窜惠余
茶與詩即別寄聲以答　劉沂春

遁跡龍峯似出家拋書聞偈吸朝霞高人走買消金骨
病叟坐斟趙圃茶載讀瑤篇驚白雪敢將綺語混黃花
相逢不禁同聲好爲致殷勤備鼓笳

碧居禪師護忠介公諸樞葬於檗山歸遇豪客鐸
剝其衣因詰之而反其半作此慰之

爲憐忠義舊相依不憚馳驅護骨歸風雨淒其行力倦
精魂得所旅心飛無端豪客搜窮谷遂使勞禪失戒衣
猶幸瞿曇慈教徹春寒尚可煖冰肌

貞羣案忠介之葬張名振周崔芝紀許國皆有撰述
今均亡佚

錢忠介公葬錄題詞補　全祖望

予少時讀漢人平陵黃幗之諾以爲此一時義士生不
能救死而謀葬之之作也若王子珩死諸義士有請尸

之書有竊尸之舉溫公皆紀之通鑑文宋瑞死而張毅
夫亦以此垂名嗚呼是所謂附青雲而顯者矣錢忠介
公之葬也諸義士合力營之其時閩南未盡底定海師
尚在島中故豐碑幽誄以及啓攢祭告哀輓之作極盛
亡國之大夫所未有也公既葬之數年閩之制府陳經
征海道出黃檗嘗親往祭於墓下是非人心是非之公
有脫略於忌諱者歟葬錄中人物之著者大學士劉公
沂春忠介所薦同升相位者也都御史徐公孚遠忠介
舊交也定西侯張名振平夷侯周崔芝儀部紀許國忠

介舊同事也尚實葉進晟文忠公之孫海上曾改官翰林姚翼明曾官職方而是時爲僧卽所稱獨耀上人也葬事出於葉姚二公之手最力閩僧預其勞者亦多俱詳錄中予嘗讀故都御史林公蘭菴集載甲午莊烈皇帝忽降神於浙所降之家驚問帝從何來則曰吾往臨故大學士錢肅樂之葬其家訝之已而聞公果以是日葬其事頗怪抑或忠臣所感信有之乎初公之卒也同里紀侍御衷文故公弟子江上從公幕下丙戌以後隱太白山中鍵戶久矣至是忽失所在閱十旬始歸叩之

則會公之喪也時侍御意欲爲公謀葬而不克公弟侍御蕭圖官翁洲時亦嘗乞墓銘於大學士張肖堂未及作而翁洲陷閩中道梗至甲午而尙寶諸公卒成之吾閩紀侍御之集家藏無恙其會喪之作有足以附之此錄者行當訪而補之康熙丙子吾鄉陳公汝咸令漳浦閱忠介墓田多被人據貽書古田令淸釐之繪圖以歸錢氏子謂濬荼使皆附入葬錄中而併紀其顚末焉

貞羣案續甬上耆舊傳云董允懌遵齋於順治閒知古田縣事會訪忠介墓親爲致祭斬蓬翦而封之

貞羣又案忠介墓在福淸黃檗山見葉進晟告錢相國遷柩文錢肅圖忠介公前傳自康熙鄞志誤爲古田厥後府縣志乘多仍之而謝山亦承其誤

壽鏞案謝山所述陳汝咸令漳浦事見蔣楙菴鄞志稿陳汝咸傳云同邑錢忠節墓在古田縣黃檗山爲修其埏道而淸其界

壽鏞又案葬錄爲葉進晟編見續甬上耆舊詩今互勘字句略有出入此據馮君孟顓所編凡耆舊詩未錄者加補字以別之

騎鯨集

先忠介時傳爲郡城隍廟神屬於黃靜涵儀部家降乩示異賦此展謁丁未　同縣　錢光繡藎菴

黃檗山頭骨化丹琅琦島外朔風酸拌將兩載駸桑餓博得千秋廟食獻　海上往往絕食潮打孤城嚴鎖鑰霜摧古嚴肅衣冠生平寤寐皆瀟洛莊語猶看槧筆端　公降乩多格言

追弔錢忠介公集唐六首　同縣　李鄴嗣杲堂

人傳公近爲郡神

首唱恢大義杜甫如公有幾人杜甫力伴分社稷謂二藩也杜甫道在有明神吳融翊戴歸先主杜甫中原憶舊臣杜甫十年不解甲杜甫歐血事酸辛杜甫

再有朝廷亂杜甫扶持在數公杜甫依然七廟略杜甫其倚一孤盧照鄰骨肉黃塵外盧照鄰主人島中王維乘槎斷消息杜甫留恨與東風李白

樓船方習戰愿況天意颯風颸杜甫血浪疑猶沸韓愈寒松竟後凋杜甫蒙塵清露急杜甫苛葬與萍漂杜甫欲挂劉叙劍杜甫何山是沃焦況

世亂忠臣死李端丹心已作灰宋之問清蘋行客薦杜甫墳木路人栽閿中蒲君爲公築墳野祭　杜甫無人逢卻迴杜甫颶風晴自起盧象胥怒浪崔嵬韓愈

疊鼓鯨聲隱愿況兵殘將自疑杜甫血流紛在眼杜甫鬢髮白成絲杜甫入邑豺狼關杜甫還舟日月遲杜甫神明依正直杜甫長對漢威儀杜甫

入廟神如在趙彥昭涼生松栢圖張九齡徒聞滄海變宋之問伹有故園歸杜甫日月還相關杜甫雷霆可震威杜甫田家宜

伏臘盧象歌舞散靈衣杜甫

弔錢虞孫先生　宜興　徐堯章唐山

國士應流百世芳先生端不愧文章島夷異地容田客妻子同心固首陽天上有身騎箕尾人間賴此植綱常要知滄海桑田後浩氣還爭日月光　同縣　王玉書水功

拜忠介公和蠻菴韻

海徼傳將一寸丹靈旗鬼馬倍增酸人間無復撐持事帝命權依里井讙故國山河有香火九天英爽降衣冠故知棖觸當年夢百感茫茫到筆端

謁錢忠介公祠　同縣　萬言貞一

結得先生三世緣不堪重溯涕淪連門庭積雪陪危坐
家君受業忠介京洛看花讓著鞭先王父丙子同籍　滄海忍枯遺恨在
雲旗遥集壯心懸難將鑄吉酬明德好共池塘說惠連
謂鑒菴先生也

錢忠介公時傳作城隍廟神鑒菴賦詩展謁和韻　同縣　汪　濤高源

竹樓高處表心丹大海長風砭骨酸廿載成仁甘自苦
一生取義任人歡江湖尚湧孤臣淚廟貌猶瞻前代冠

自是神仙冰雪姿輕搖羽扇事驅馳書生一不讓虞忠肅
國運嗟非南渡時
布置翻眉絕勝人可憐不畫漢麒麟孤臣毅魄藏何處
黃檗山頭大海濱
昔日廉平舊太倉更懸冰鑑校文章自慚無計酬知己
卻曲遊行一楚狂
追哭毋舅錢忠介公 時傳忠介爲郡神賦此展謁
孤軍方轉戰半壁已成塵竟以西山餓而捐東海身以公

絕食終 衣冠留正氣俎豆肅明神青史他年事寥寥更幾
人
君死復何怨千秋遺恨深艱危亡國事痛哭老臣心天
意嗟難問行人淚不禁掘衣遺廟拜古廟柏森森
歎息吾主晚斯人不可期藏書秦甲子遺像漢威儀總
是君臣際偏逢喪亂時琅琦何處所忍讀大招辭
再弔忠介公次聖月韻 前人
瀚海潮流戰血丹宮車路繞朔風酸一身担抱君臣痛
異代還祠廟閩中有殘僧哭墓門海寧獨耀上人未消
春陣血不死夜歸魂落日寒鴉亂陰風石獸蹲椒漿遙
遺業臨江口東風草又青交游非夙昔弟姪半凋零公
弟十二人存者無幾姪止一人吉徑人稀到松門晝亦扃
雙鬢已星星余父與忠介向稱莫逆
客鄞江弔錢忠介公四首 泰州鄧漢儀孝威
河山已改易忠孝性難磨獨望閶天路猶傳正氣歌一
軍埋鐵甲萬淚灑銅戈忍復餐薇蕨貞魂已逝波
天意終難問臣心苦未灰殘師誰島嶼大駕已塵埃百
戰身何補孤魂土一堆至今黃檗路風雨夜猿哀
已騎箕尾去猶整珮環歸故里喧神樂明公豈戰衣夕

陽村酒盞陰雨廟旗飛且役郊原鬼朝朝守畫幃
廉吏棄東晉英風海上傳凋零爭骨肉戰鬬已山川蠻
徼墳誰奠江村像自懸直疑文謝後重此續殘編
前人
再弔忠介公次聖月韻
瀚海潮流戰血丹宮車路繞朔風酸一身担抱君臣痛
異代還祠廟閩中有殘僧哭墓門海寧獨耀上人未消
春陣血不死夜歸魂落日寒鴉亂陰風石獸蹲椒漿遙
時危遞取寸心丹絕島孤墳眼盡酸何處靈旗千隊降
祇今賽鼓萬人歡潮迴夜月驚殘弩廟閉初陽聳大冠
一奠往事總難論

豈獨握蘭頻悵望忠魂時隱白雲端郡廟在握蘭坊

又次楊瀠仙韻　前人

懍懍衣冠繞夢魂誰云忠孝盡飛根戰歸旗纛星全沒
劫到龍蛇淚半存靈佑賜書邀血食琅琦熒火徹潮痕
應慙楚些題崖偏離騷人閒孰可論

又次萬貞一韻　前人

故鄉棠蔭自因緣一望無諸涕淚連慘澹孤臣甘絕粒
飛騰諸將任先鞭龍旗殊錫鬚眉壯蛛網重開劍屨懸
猶有同時田橫在茫茫風雨暗成氈

同縣　全祖望　繡衣

錢忠介公降神記

城隍之祀始於六朝而唐以後徧天下其詳見於宋趙氏賓退錄中然必求其人以實之則吾未之能信也且相傳以爲神有代謝故前代忠節諸公如靖難時之王觀察嘉靖朋楊員外魏奄所殺前後七子中則李黃兩御史皆世所指以爲確有可據者也嗚呼日月在天河嶽在地忠節之魂魄發揚昭明何所不之亦豈必以司城隍而重與鄞江城隍之神里黨稱其爲誰氏余考之開慶四明志則以爲漢初之紀將軍信吾不曉紀將軍之何以得祀於吾鄉也其殆當宋高航海之役如奉國軍諸楼祀唐睢陽六忠之例乎近忽傳故太保閣學忠介錢公嗣其任一時遺民皆爲歌詩以記之曰騎箕集其果有所徵與雖然忠介初倡義時六狂生擁之前至在斯廟也余每徘徊神宇旁皇追溯當日力疾誓師墨衰指麾光景如或遇之則其降神於斯也亦宜謝山承學全祖望

貞羣案是記及後畫像記與影堂畫像全氏手書墨蹟相合而較集本詞句微有異同

崇祀鄉賢錄

府鄞兩學廩增附生員陳錫卣陸鏊練鎔方培英董道權方名英沈光定萬善鮑天麒史義昭洪薇粵孫奎璧邱驊敏張鐘毛坤元等呈文

呈爲理學堪維挈道忠貞允係倫常仰冀憲批光千秋之俎豆俯憑輿論風百世之廉頑事稱惟稱先則古羽翼恃在後人崇德錄賢彰表關乎盛事故粵稽周禮戴獄在地忠節之魂魄發揚昭明何所不之亦豈必以司城隍而重與鄞江城隍之神里黨稱其爲誰氏余考先生祭祉之文而歷考前朝尚往哲祠鄉之例謹按明故刑部員外郎錢希聲先生諱肅樂長庚精孕卓然一

代之宗工貧尾長騎屹矣千秋之砥柱學者望爲山斗
瞻仰匪朝後人奉若神明步趨恐後蓋天理民彝之極
公能蹈其故常此忠臣孝子之宗詎不動其感慕原夫
之無解指其推自傅之姿宇宙深思競奉陸公之譬目
數行而俱下覽百氏以兼該視聖賢爲必可師四勿事
如顏子以道義力任諸己一介志在伊衡金石成聲貧
似原憲而不恤揣摩有素道非堯舜而不譚采芹藻而
卓立雖羣人誇領袖探苑花而高題厭塔世擬楩楠文
字起衰在當時已遵爲科律篇章問古至今日猶奉爲

楷模洵有德而有言亦以文而以行燈傳續燄微詮彷
彿程朱地脈鍾靈閒氣後先熙曆謹物恆於宗黨共仰
圭璋新堂構於賢宮快瞻輪奐暨乎筮仕以迄登朝兩
袖清風能凜孤操於冰檗一盂飲水得邀輿頌於甘棠
異績曾致肥親執法無慚強項循吏自堪立傳羨黃霸
之聲名廉吏其不可爲歎叔敖之後嗣念詩書之垂裕
先澤長存捧視墨以銜悲貽謀如綫典型在望宜深憫
恤乎仁人閭墓堪懷未禁樵蘇乎聖世欲勵將來之德
業必追既往之風流幸逢憲天大宗師文垺歐韓道宗

孔孟矢天矢日空冀北之馬羣公是公非法魯邦之麟
史象山崇正脈既以斯道覺斯民潛德發幽光瞻之在
前復在後伏乞俯聆眾籲特表遺模批入鄉賢用揮國
祀庶禮門義路庠序樂君子之率由行表言坊郡邑奉
先賢爲矩矱爲此連名上呈康熙二十四年七月

舉院王撰批語

查得故官錢刑部希聲先生一代鴻儒千秋正氣蚤
歲游登甲第人推走筆如泉初仕即領方州親見居
官似水洎乎晉階秋署益著廉平文章則韓吏部之

積理以起衰氣節則林主客之持忠而入地志既光
於揭日名尤炳乎汗青文舉引虎賁以貌中郎曾聞
斯語伯通旁要離而埋烈士竊有同心本院素切景
行無煩覆核仰寧波府亟行諏吉奉主崇祀舉宮庶
因俎豆之無疆得奉典型於不朽毋得遲誤仍具由
報查繳

宗族生監錢潞恭錢渭恭呈文

呈爲先德可傳內舉不避仰批崇祀以光大典事竊思
家有宗裒舉族之榮國有貴珍多士之則所當奉儀型

於圖畫配俎豆於膠宮者也從伯前進士任太倉州知
州陞刑部員外郎希聲公諱肅樂者生而岐嶷長則孝
友論品行與廚顧爲比肩論文章以王唐爲法派首事
而舉廢墮功在下庠簽仕而號循良績留劇郡既昔曰
三吳之廉吏亦有明一代之儒宗國史見收已藉北堂
直筆家聲不振幷無東里敝裙其胞弟生員錢肅圖託
妻子而遺依瑣幕惟從姪儒童錢濬恭兼耕讀而代奉
烝嘗所可傳諸不朽者千秋殆將絕而復續者一綫非
藉提攜於大君子寧發幽潛於此一時伏望憲天大宗

師垂恤先賢附之祀典俯聆輿論錫以彩批幸千載之
一朝佩殊恩於奕世矣爲此激切具呈須至呈者康熙
二十四年七月

學院王批語

查得本官名炳日星身歸河嶽文章經國既同經史
載籍之傳思慕在人非止桑梓敬共之義已准府鄭
兩學生員陳錫嘏等公呈批行本府仰一體遵行繳

跋錢忠介公崇祀錄　全祖望

額菴先生視浙學行部至寧首祀錢忠介公於學宮幷

原編上　文

太倉守署崑山縣去思碑　崑山顧錫疇九疇瑞屏

今皇帝嗣統之十一年鄞縣錢侯以進士來知太倉州十三年吾崑山令免侯以知州權管吾邑事八越月邑大治諸生謀肖像祠侯之東門侯勿許侯守太倉又二年天子最侯勤稍遷刑部員外郎崑士大夫謀曰侯有大功於崑山不刻石頌其事何以勸來者因徵余言爲信余思侯來莅崑嬴窓甚平時如遭兵燹民相聚諍揭竿犯副使某家次日復擁眾數千掠木賈某又將掠

曰此邑不復有良吏維吏崑者亦曰崑其畏塗至者無完聲侯在事則知斯言盡誕妄初民搆一訟曲者賂金則得直直者不能賂多枉死豪貴紀綱百人及縣之門胥表裏稱姻婭一訟牒進輒報所知以報其主兩家角勝負視門第吏懸官牒爲市鬻於隸之豪者隸懷牒叩民戶家目立盡又里中巨猾部養羣不逞白晝格殺無忌每獄具輒麾其黨布道左張拳若向人者得金錢迺免侯摘發一二皆斂跡民得扃戶寢侯又罕與士紳接接無苛禮士紳曰侯輕我既士紳家再失藏名家子眾燒死侯誅其渠魁無少逗士紳喜則曰侯非輕我者崑賦劇他邑弊孔百舊例十人領出納號數官每較賦十人翼而立口唱籌數多不核賄集其門遂不思輸賦侯廉得奸狀銖粒盡親覽民知無援乃爭輸又不遣人責逋賦即責甚逋者一人領其牒次逋者次之甚逋者輸及格則脫去牒責次逋者民急求脫牌又爭輸縣屬與獄囂司屬侯侯庭鞫率中要領是年六月民大饑巨室乘時閉糴縣故多姦人乃鳩其類煽飢民至數千揭竿犯副使某家次日復擁眾數千掠木賈某又將掠

徽商侯時在太倉聞警飛艇至趨艤抵徽商門眾方洶洶侯呼壯丁擒之擒數十人幾二人眾乃散又身督壯丁夜察非常穿達隘巷仍勸入出米平其直活者十餘萬同時太倉亦告變侯一身置兩地又病喀血神氣陽陽兩地獲安當是時吳中震動不遇侯雨邑其殆然則侯之功不在祝侯乾壽下祝侯者嘉靖中令崑山揮倭難完我城郭崑之人至今廟祀

史氏曰於鑠錢侯既強且清人不能欺以法以刑西門治鄴國僑治鄭孔明景略牽壹以聽築之城域樓季絕

脈火烈炎炎萑苻盜息薄彼稂莠稼穡滋殖窮民頌侯
歎我來暮我寒侯衣我飢侯哺富民頌侯侯如瀼露下
膏百物物以繁庶諸士頌侯自侯下車士不衔腸挾矰
侯終淹婁者辟諸慈母乳兒上堂問舅姑且哂乳則兒
爲娛胥徒頌侯今始遠禍我不舞文前吏誤我囚亦頌
啞啞啼兒知失乳曷知母所事以此相形厥情篤矣然
侯謂侯梟蘇刖者守門子羔以逋辛已以後侯雖在婁
不但婁往歲庚辰侯兼治崑崑西距婁餘一舍閒五日
崑有疑獄必讞於侯遠近畏愛謂侯循吏侯名肅樂希
往凡六閱月積廢畢舉渠路易聽時米價騭貴兩地奸
聲其字鑱此貞石壽之千禩

送錢侯入刑曹序

太倉張采受先

錢侯治婁五載適天子矜愼庶獄擇天下廉明吏填司
乘劫大室侯停崑擒劇立置法亟返婁亦得劇懲不三
侯律已嚴孤行一意應事通敏有源固宜給事中御史
日兩地亂遄已既解署士民百千頂香盆擁車立祠生
司復委侯纂侯驅浪前至即率兵帥勦擒獲三盜魁肆
祝六閱月中以閱日計所視事不及三月得如此者體
諸衢哭我兵死殺敵者裂圖帶分郵丁壯益屬盜黨各
用清裕之應也辛巳崇邑令缺盜四起邑豁號號海中臺
伯且婁難調風疫時告以此謝牙啄奔適迺父老奔
驚逸復計擒盤踞害馬者二人值朔日集生者講高皇
走泣田舍輟耕欷邑日侯去羣宵復結褵罣會禍蔓誰
帝六諭曰爾俗海外習行麗辟幾晁養賊私販鹽得傳
則鋤博徒復熾取我子弟破家業誰過勢家即若僕復
富子孫幾見罣會予雄及陰孽人纏兇猾得牖下死盍審聖
橫權在尺一誰裂眦抗青衣策騎壟膝句檄復旁午誰
諭否則柱後惠文小即從三尺爾擇利其亦擇禍眾聳
禁絕猾吏舞徭賦錢神上下誰與平其中產以上則曰
半行閒凡諸奸保貳諸水陸興革咸飭瀕行士民復百
歲荒雖苦柷畢事且寧今保無他侵害孤嫠向闕曰族

千摧車呼曰侯奈何舍我侯曰我駐堨控崇興革且亟舉邑罔我屬舍爾於是百千跪河干曰幸必無舍我望帆檣不見揮淚散侯極慈獨執法亡借初以名進士來四方友聲同籍故人不能無所干謁侯心厭輒難詘詘拒越歲旦操瞽詞盟神曰我決毋以民予客又刊詞布梓里客指冀怪鳥迄無趾錯遂嚴保甲飭鄉約朔望會紳衿庶老講六諭冀城郭舊分二十四鋪合境舊分二十九都侯鋪設約正副都如之各授善惡冊曰得實持以報講六諭畢則出朱榜書善人姓名行事奏樂導送惡人則標白榜銀鐺扭階下受大杖乃立十禁定鄉約事宜復請諸紳分講城郭鄉約正分講村鎮侯則以時會講行賞罰且親闡解反覆孝弟興廉獎讓冀革心一時冀遂丕變侯鑑庚辰亂日夜思常平法是冬幸有年合羣議畝出米升總萬石次年果大旱民饑乃盡廠四隅迄鄉都凡十三所自三月至五月煮糜振濟列貧戶自六月至九月上賓振米次減價糴冀視他邑差濟當旱甚侯百方禱既徒步拜赤日下又食同監門荒政介心路海寇引饑民出沒撲復起侯素弱時益羸瘠士

登下生死書曰刑期無刑又曰惟良折獄皇上尚德緩刑篤念殊死以下付元宰受中侯行效職所平反當上心如漢張釋之于定國以廷尉遇主將大用則宜慶多士聞之意解曰其然終不得戀慰茨淹侯且行子當有言余維侯每談義利甚辨方出所學見天下何我阿好然余州人也識不越百里詞乃稔即占諸不律既喻多士并慰攀臥以開侯轅轍

錢忠介公傳

陳皇士

公諱肅樂字希聲號虞孫寧波鄞人崇禎丁丑進士授

太倉知州政聲大著嘗兼攝崑山崇明兩邑事壬午入爲刑部員外郎尋丁內外艱乙酉南京破江左兩浙郡縣皆風靡公在籍集士民懸高皇帝像慟哭遂與鄭遵謙孫嘉績陳函輝等會師江干浙東歷授公僉院副院少司馬皆歷疏辭戮力軍中者一年丙戌錢塘失守公攜家入海閩中復授公副院公至則延平已破復遁跡海島中丁亥鄭彩治兵海上福州起兵公復以掌邦政召乃與熊汝霖馬思理沈宸荃林圣吳鍾巒等協力任事戊子加閣銜公見國勢日蹙藩鎮驕悍鬻憤成疾卒於海外之琅琦山遺命以先朝時員外官服殮故仍稱員外云公以氣節終而始則以文章吏治顯制舉業數十年來競尚浮靡甚且離經叛道二三名士欲以經學振起之而所業不售人莫信從自公以湛深理學規矩先正之文聯取科第而世之爲舉業者乃稍稍入於格局自潔已愛民吏事精敏而不擾不畏強禦時以德化人在太倉卻公例之金振饑捕蝗措置皆有條理朝望集講高皇六諭賞善罰惡有父子相獄兄弟爭訟者諭令退而自思卒皆感悔謝罪在崑山時年荒貧民相聚掠富家公捕得倡亂者杖殺之邑賴以安試士皆糊名所拔多奇士跡公之吏治蓋一代之能臣遭遇世變而不盡其用卒乃竄徙顛頓至九死而不移抱痛伏恨而死於海外其可悲也已公生平不多作詩從其弟肅圖首錄之

東閣大學士太保兵部尚書忠介錢公傳

同縣 林時對 蘭葬

人惟介節硜硜牆宇高峻不隨人口吻不傍人腳跟斯能卓然自樹不惑於流俗苟且然氣誼所投自有緇衣之好所謂同聲相應同道爲朋非與余性孤鶩少可多怪與人恆落落而平生謬辱知已者同邑有三人焉一爲侍御陳公窴曰一爲太常莊公漢曉一爲相國錢公希聲陳公按蜀歸始與余訂交公年倍余而忘分下接然性長厚於流品清濁茫然余偶及武陵公何疏奬則愕然問所以因言其欺君誤國狀始悔其前之誤也時時過余虛心延問余罷先子之慼喪次惻惻謂如將伯助予何未幾復命而遷擢龍鬚矣莊公直節嶙峋每見余奏疏歎不容口頃補天垣同持清議唱予和汝霖簉

協鳴篤愛余倍深每以言孫一字勸余作白圭三復北
兵渡江鬱鬱病殞至錢公則賞識尤奇契誼尤厚當冀
東解組歸從眾中一見輒握手傾倒余詢公何暱我之
甚則言君清望滿寰區素履孚鄉黨所不必言余最服
膺者更在不師虞山一節耳渠好要結名流一時風靡
惟余崛強而不謂卓識勁操有君稱同心也姚江倡義
後孫師以書抵余令爲後繼余自顧綿薄偕郡中諸公
謀推曾歷戎行者而堅拒不承會公自東湖至枉顧余
詞氣慷慨因以主盟推之唯唯遂傳檄會議合郡士民

樹幟鳴鉦鼓譟動地余昌言何不奉錢公羣擁至公署
羅拜推戴公亦直任不辭堅線從戎募子弟兵禡師鼓
檄分防瓜瀝江口監國至蠡城晉公僉都御史控辭不
受以原銜臨戎又加兵部右侍郎再疏力辭余時協贊
孫師戎幕而姚江縞柄耆舊緣厥碗結黨招搖猶襲金
陵故智鬻官騙錢公聞之憤憤同章公格菴沈公彤菴
合疏題授余兵垣同吏科都給事中莊公漢曉司封駁
以淸朝政又致書余云桑梓百千膏血銷付長江一帶
是虛聲恐別有一路爲其陰平朝議專備江上正墮其
謀耳時事日非正人解體盟翁不爲朝中砥柱而徒問
弟罪甚大豈敢言功盟翁千秋正氣百尺高標所願大

渡於盛嶽瓜瀝之閒天下其可圖乎從來小人誠背君子多設浮詞陷構未有如今日以美名相贈者盟翁得此自千古矣但恨盟翁受其名而國家不得受其福爲快快耳弟兩月無餉必關然而散空手來募所恃惟義餉乃身未到家而惡言四起一事不可爲弟惟有削髮入山看江上大勢以決生死耳據愚見盟翁亦不必速行或以奉命監軍不宜濡滯則鄙小疑至龍王堂一晤尊師仍至本地觀變未爲不可且聞尊師此行胸中亦別有成算非久駐龍王堂者管見如此可否惟尊裁丙戌五月望後方兵一時奔潰義兵不能獨留公與孫師洎熊沈諸公浮海至翁洲又攜家入閩變姓名寓福清潛至龍巖嚴從僧碧居祝髮嘗題壁云一下猛想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磬裏歸途還在這邊將終隱矣丁亥熊公汝霖扈監國至鷺門公往朝見復拜大司馬戊子公同監國在閩冬鎮熊公舟次琅江羅湛族之變晉公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與馬公思理贊密勿調劑水陸宵旦靡寧心枯力竭日嘔血數升至六月五日卒年四十有二贈太保謚忠介旅櫬荒邱踰六載至甲午季冬福清葉文忠公家曾孫壓丞進晟捐資卜壙屬海寧義士姚翼明遷公并夫人董嫂陳孺子姪等五柩合葬黃巢山大冢宰長樂劉公沂春有碑記閩督陳錦巡海至黃巢山感公忠義設祭拜奠亦可以見直道之在人心矣公諱肅樂字希聲錢氏爲吾鄉望族奕世簪纓祖若廣隆慶辛未進士守臨江字颺虞故公又號虞孫父益忠序貢官瑞安學博母楊妾人翰林編修德政公女兄弟其十一人公行居三弟肅範以諸生仕閩殉難福寧州公生於萬曆丁未正月十五日卒於戊子季夏娶

宝董氏生子長兆恭次翹恭俱夭亡死於閩兆恭棺毀於兵火翹恭同葬黃巢山公遂之嗣公素負氣節博通羣籍尤熟大全性理背誦如流爲制義遵傳註追先正卓然大家至今問古篇藝苑奉爲金科玉律歲癸酉南昌黎公元寬以海內名賢督學兩浙拔公第一嘗云不獨文章爾雅人品行誼亦兩浙一人也余曩在南浦晤黎公猶篤念不忘云公爲諸生時倡議募貲修葺學校宮牆一新奉令舉賓筵必潛修篤行之士一屏營競穢雜以敦風教丙子丁丑聯薦成進士出守太倉膏腴美

地一塵不染惟日與張臨川采張太史溥講道論文成莫逆交太史卒賦詩十章哭之播傳吳門州有豪猾暴橫噬人公擒治之繫獄百計鑽營求脫毫不曲徇乃求武進吳公鍾巒爲解吳爲公鄉闈房師及吳至公東帶立堂皇延入上座伏地請罪云肅樂吏此土爲朝廷守法不敢有私老師之恩不可忘若某犯者州民咸切齒幸勿聽其奚惑吳公握手大笑云我來正爲彼今兒執法如山何忍以私害公乎卒正其罪人兩賢之奏最涉

比部員外郎丁內艱歸甲申之變憤氣雲湧倣文山六歌以當哭詞極悲楚激烈公歿後人傳公爲本郡城隍神屢降乩示異從弟光繡以詩紀之云拌將兩載駸桑餓博得千秋廟食歡余謂以公之精忠大節未必爲事之所或有安見爲理之所必無耶

東閣大學士錢忠介公傳 餘姚 黃宗羲 太沖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虞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琦忠舉鄉薦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士知寧國府公瑞次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會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吏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敷陳建立義旗鄙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倫論誅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

而言也已而定帥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朗誦壇上鄙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守公分汛瓜瀝陡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十亡而無一生賢人肥遯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密章太牢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讞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傷羣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星身關

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思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越城襄衣博帶滿目太平譏笑漏舟之中回翔楚棟之下八也所與託國者強半弘光故臣鴟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拷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鴈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汎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蕩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海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虜周崔芝閩安周瑞蕩胡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尚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零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即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敦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零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爲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年戊子大統曆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

樹爲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羙
蓑嘗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
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
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鎭公請立史官言近
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弘光發喪長樂知縣鄭
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
息之旋與前雪卽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艱難遂泯庶
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王
終不聽與焉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爲金

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船於鷁舟之次票擬章
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
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
國主之王亦不得而間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
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
上天子船中國公公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
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宋祚歸之而
況於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
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佛鼎以稱安巢
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建國降建國欲使其
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
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
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謚忠介
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巢山
舊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菴與公
四人皆相行朝孫殞於翁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
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
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

一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算同此呼吸之死生
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閫有平國漸有
方王海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巨之貉公與雨殷
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爐忠臣之熱血不灑
於疆場之鐘鼓日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此厄會然
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謂別
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惶
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
魯恭欲余次公二十年來乘桴之事若臧若沒停筆追

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忠介公前傳

兄諱蕭樂字希聲號虞孫謚忠介先博學公第三子也

九歲爲文寄呈王父於江右獄中閱畢拍案呼曰吾有孫矣王父號颺虞故自號虞孫云生平以植品行爲大節自任弱冠遊於庠奮志下帷一過成誦博綜經史旁及諸子百家靡不淹洽先爲寧守張士良所知試輒前列黃跨千文宗諱鳴駿歲試第四黎博菴文宗諱元覲錄科試第一食餼時學宮傾圮謀鼎新之爲諸生倡募金若

干置木植於定關運至郡城過兩堰候潮時嚴冬潮縮漏三四下率諸首事者露坐江濱潮忽大至頃刻而過不費人力故老皆云此潮汐向來所無以爲積誠之應告成勒碑誌焉丙子中鄉試出吳繼稚諱鍾巒之門丁丑中會試出陳公裴諱美發之門殿試二甲十四名授蘇州府太倉州知州州故號難治多遭賦前任往往受鐫級去官兄至一罷諸豪餘雜斂輸納恐後有兄弟叔姪爭訟者未遽准行令退思三日悔悟則聽竟止偶一大家分產以弟訟兄爲反覆勸諭以去越數日兄弟相好趨謝於庭又慰勞之自是無鬨言又有親母訟其子不孝必欲窴之法審無大過兄杖之其母請窴死愈力兄呼其母前視受賣痛楚狀令子跪求仍請窴死復責之令視受責如前且諭之曰汝止一子欲窴之死死耳念汝終身將何依且汝子死必藉子嗣於他人豈遂勝汝親生者言畢母子抱頭大慟請釋去卒爲母子如初一以孝聞一以慈著鄉里至今傳誦云州故多假人命及得白家千萬金立破矣兄下令凡告人命者必書屍棺到場四字狀入留之或拜客次忽命駕往屍所反覆親驗無事有竟不知者嘗語圖曰此可爲法朔望集紳衿鄉耆講六諭州分二十九都每都設鄉約正副各授善惡冊具書姓名以報廉得實講六諭畢後則出朱榜書善人姓名行事奏樂旌賞惡人則標白榜當扭階下杖責之於六諭親爲闡解反覆孝弟興廉獎讓一時風俗率變刻有六諭釋理常思行常平法值庚辰有年詳請每畝出米升總計可數萬石大年果大旱設廠四隅煮粥以振復分別貧戶上貧振米次貧減價糴州是以不饑是

歲蝗蟲彌野策騎壠間率四民親行捕捉復下令捕蝗一升出升米易之繇是廳內外蝗積如山而田間少差矣其試士糊名校閱定等第榜發皆一時名流如周肇王瀚朱名鎬柴永清崔華宋龍歸莊咸名循也再試童子暗中摸索得一卷輒大書曰此必盛敬也比拆號果然刻有試士錄庚辰兼崑山篆距太倉六十里閱五日一往凡一載革諸陋弊殆盡百姓爭先輸納積年逋賦一清時歲祲米價騰踊婁與崑飢民乘劫大室視兄所到奸輒止一日劫崑紳徐開禧家擁眾數千兄時在州

報至即馳傳往先書二白牌前行云牌到散者即良民固治若親至仍聚爲寇必立斃之比到時解散者半兄從眾中擒其魁立寘法未幾州復劫大家某亟返州復得渠治之不三日兩地亂輒止州邑之民相爭界上不欲兄暫離比解篆邑民留者遮道闔城不得發立祠祀焉辛巳復攝崇明時沙上盜四起邑故瀕海藪盜漂忽向來不可猲治兄率兵勦擒陣獲三賊魁立斬之盜悉驚散裂圖帶郵兵士被創者集生者講六諭曰幾見養賊私販鹽得安富者幾見天罡地煞烏龍十龍等會下

海道酋聚眾打劫獲保首領者語痛切愷惻聞者出涕壬午秋秩滿陞刑部員外郎迹兄治行大要刻厲清廉力鋤豪猾諸不逞之徒及側目者或託權貴或囑要路中傷無繇州凡五年家無更置之產歸時僦屋以居蕭如也癸未兩大人即世備極哀毀嘔血數升僅成骨立酉戌之會猶在哀絰閒卒於戊子六月五日年四十有二鬚鬢皓然故相葉臺山之冢曾孫太史子器諱進舉晟葬於福清黃檗山之麓有祠有碑有墓田劉魯菴沂春爲碑記徐閣公孚遠諸公有詩有文哀輓之刻有集嫂

董氏性佞佛壬午春會兄病劇嫂默禱佛前燭光中現兩大士長寸許鬚髮衣褶宛然嫂復禱如病果痊願求變相須臾化作二龍偃蹇燈上鱗介閃爍病以愈同時見者王原達瀚爲之記二子長兆恭次翹基先兄數月卒同葬黃檗山惟兆基播遷翁洲三年以病卒於洲時年一十六歲大宗伯吳縣稚有哀傷詩今亦遺失嗚呼兄之文品勁挺歲寒惟無後人爲可傷痛誠我輩未死者之責也兄於某年入太倉名宦吳縣稚爲立遺傳文多載文史中縣稚先生遭辛卯變後集亦浮沈後陳皇

士亦立傳梓行兄詩文凡若干卷沒於兵火從斷爛草
稿中補寫得入卷所存者僅十之六後再失於翁洲僅
存十之四矣圖先曾立傳作序本存穉廉弟家其破爛
粉本則存聖月兄處所刻制義四書問古篇以發明傳
註體貼理脈爲宗實開一時風氣之始稿行人爭市之
有聞聲相思得睹兄面如神仙者詩刻有舟中雜詠庚
辰偶吟讀鄭所南心史思親十詠杞吟諸刻又有越中
奏疏梓行至兄一生大節有不盡傳者或俟傳之其人
從闕如圖之過也

忠介公後傳

錢肅圖

甲申李賊破燕京聞變兄痛哭不欲生絕粒者屢以父
母雙櫬在溫州未歸葬誓死葬後作悲憤詩三十首乙
酉留都淪陷北兵下省會潞邸率士民迎降寧郡縣皆
相率匿去其投印納款者同知朱之葵通判孔聞語朱
授寧波府知府孔授同知視事出榜安民翕然一奉正
朔矣未幾薙髮令下鄉紳期日朝見員勒兄從鄉閭疾
馳至發單知會期次日集城隍廟議事先集者惟張玄
著一人兄與執手論起義狀聲色俱厲有頃諸紳稍稍

集朱之葵孔聞語躡至兄碎其帖拂衣起且云諸老先
生皆溫厚和平或可與晉接如某亟欲裂其面耳不如
避之竟入廟旁張少卿宅時百姓聚觀者塞道咸曰錢
公素有品望可屬大事時有齊民戴少峯者舉手招之
百姓皆踴躍景從頃刻袍帶輿隸擁拽入轎舁至察院
中移時海道兩營兵弁暨城守練營甲卒荷戈從之兄
欲遜鄉紳中有位望者主其事固辭不獲遂墨絰從單
蓋兄尚在制中也朱之葵以原解阻回之庫銀二千兩
餉單備劄階下叩求免死兄紲縛轅門詢百姓有公保
者姑免之下孔聞語獄此乙酉六月十一日事也同時
起義者餘姚則孫嘉績會稽則鄭遵謙兄遣將官姚飛
閒道聯絡兄出示書大明起義孤臣刑部員外郎錢某
見者泣下先定海總兵王之仁亦納印授職兄劄切作
書勖以其聲大義而同鄉紳謝三賓亦作書與之云
有狂生等妄謀不靖可急發兵勦除等語王竟從兄請
約以十五日誓師郡城之演武場及期築大將臺屬兵
嚴候此時向背未定人懷股慄而王果如期至登臺坐
定於袖中出謝書對眾宣揚謝急奪不得讀畢王即手

捉其胸令武士扭階下叱斬之謝哀請輸餉十萬兩始免歃血定盟慷慨激壯眾乃信其無他心矣以七月十一日分道出師西陵迎請魯國主於天台監國事兄有直陳起義緣由并迎駕疏遷兄太僕寺少卿國主至越城復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一時義師雲起兄奉命分汎瓜瀝渡江屢戰兄必不肯冒功奏捷因有十戰十捷奏至加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兄因晉秩過監上疏固辭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心並絕臣不可以爲人事一疏時在朝止議陞官領兵專務攫餉至掠民無完家

且柄政以拒隆武爲門戶幾忘烽火之在隔江矣兄有直陳痛哭流涕之言及國有十亡而無一生等疏無如大將恣睢跋扈少有睚眦輒操戈相向大則摧刃禁門不則甘心喋血朝廷付之莫可如何初奉國主命官兵食官餉義兵食義餉派定鄞奉二縣糧餉歸兄營委官徵解大帥威奪以去浸假而奪義餉以致營士兩月乏糧猶忍腹枕戈不忍解散屢疏迫請雖奉旨嚴切而亦無濟不得已兄提兵親至奉化催糧大帥王鳴謙又屬兵尾兄之後且遣牌令百姓糧餉毋輸兄軍前繇是上疏乞解兵柄兵士相隨不散者猶數百人而大帥仍令劫取兄首領兄潛入溫州以避適定西侯張名振威虜侯黃斌卿船泊溫界迎至翁洲蓋丙戌五月間事也時越中已陷兄從海道有上隆武越中十弊疏奉旨胡氛方熾而能首倡義旗錢肅樂眞血性男子太祖忠臣所陳越中十弊爲朕股肱覽之惕然在廷諸臣宜大家洗濯肺肝各書一通痛加警省錢肅樂著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即來行在陛見助朕親行朕必不退福京必不回廣東朕之此心九廟已炤已遣

國姓成功出兵三關矣侯陛見之後寧有簡擢吏部補奏該衙門知道蓋因疏中有他日回至福京更退至廣東復何退哉之語也因是兄挈家航海至閩遇寇掠幾殆有沙埕參將段某知兄忠義保全之比至閩省城已陷因避難福清縣之前薛文石等處寄身黃檗寺欲祝髮空門及齊巽起義敗搜捕四出兄復攜家海壇山島無民居惟樵採者結茅棲止兄借居其中上漏下浸不蔽風雨島距鄉鎮兩潮汐而又汎海嚴汎艱於得米弟兄嫂姪輩凡二十餘人屑麥爲糜掘薯以食食盡煮

乾薯繼之蓋居人當食少時率爲常餐頗覺吻難下咽又乏薪嘗出拾薪茅弟兄相視泣下兄曰無庸以不即填溝壑爲恨始弘光時召永勝伯鄭彩舟師勤王連檣定關兄造見與語指畫時事深相納結及北兵下福州惟永勝伯暨忠孝伯擊楫孤海誓清中原兄從海壇山島以小艇詣鄭彩舟涕泣請舉義幟并致書忠孝伯共圖恢復蓋兩公舟師不下二三十萬冀事可濟也鄭彩深許之適王國著起義師立勛西郡恢建寧郡縣永勝伯灑泣誓師迎魯王於鷰門師抵福州城下所向震慴

伯聞連江失守猶以頭撞枕閒求亟死堅不肯進飲食國主嘗云先生所上奏疏余常令小侍鈔存燈下時時披以攻則勝以招則降與化府福清連江羅源閩縣等相繼克復以馬思理爲東閣大學士輔政舊兄兵部尚書時軍務倥傯僉謂海之人遂視事敦趣劉沂春吳鍾巒復手書勖其勉出共事改永勝伯爲建國公先永勝伯之自浙還也與人言浙中忠義必歎服錢公至是一心共事及馬思理卒繼相熊汝霖熊被害復晉兄東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力辭不獲請自相汝霖殁建國於閩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謚忠介蔭一子尚寶司丞嫂董氏是年四月卒幼子翹茶先兄數月卒并長嫂陳氏長姪克棻皆客死島中五棺同殯瑯琦圖等舉兄長子兆恭依劉洞山於福寧州弟肅範同守福安城陷殉焉州人容然如練兵進兵等議漸阻格不行癸時劉中藻起兵再蒙塵復航翁洲兆恭於庚寅六月病卒於洲吳巒稚

有詩哀輓兄遂無嗣甲午十二月故相葉臺山之冢曾孫進晟字子器并姚興公同改葬於黃檗山之麓丙寅王文宗諱淡入兄鄉賢崇祀兩學刻有錄以圖長子濬蒸承兄後

錢氏在茲集小傳

錢　康　稗廉東廬

垂紳縉笏士君子以文章鳴於清廟明堂之閒後之輯而錄之慨歎爲盛事若夫疾風勁草爲壞冢曾井之藏以爲不見乎今必有傳乎後噫可悲矣然而井壞冢曾井藏之不及藏則豈非有志斯文者之過與兄崇禎丁

丑進士初仕太倉州守治行爲江南第一後陞刑部主事卒於閩嗚呼幸耶不幸耶詩文半失兵火讀其所遺皆慷慨激壯露有血痕當與醉酒晞髮擊碎如意而讀之

橫雲山人明史稿本傳

華亭　王鴻緒　季友

錢肅樂字希聲鄞縣人臨江知府若賡孫寧國知府敬忠兄子也崇禎十年成進士授太倉知州豪家奴與黠吏爲奸而凶徒結黨殺人焚其屍肅樂痛懲皆斂手又以朱白榜列善惡人名械白榜者階下予大杖久之杖

者日少嘗攝崑山崇明事兩縣民皆立碑頌德遷刑部員外郎尋丁內外艱順治二年大兵取杭州屬郡多迎降閏六月寧波鄉官議納款肅樂力言當舉兵拒諸生華夏董志寧等遮拜肅樂大呼倡首士民集者數萬人肅樂乃建牙行事郡中監司守令皆逃惟一同知署府事已齎圖籍迎降閏兵起叩首請罪肅樂案取倉庫籍繕完守具會總兵王之仁既納款而悔入城與肅樂締盟共守肅樂聞魯王在台州遣舉人張煜言奉表請監國紹興餘姚亦舉兵王乃赴紹興行監國事召肅樂爲右僉都御史畫錢塘而守尋進右副都御史當是時之兵部右侍郎明年五月軍食盡悉散去魯王航海肅樂亦之舟山唐王召之甬入境王已殂遂退隱海壇山採山薯爲食明年魯王次長垣召爲兵部尚書鷹用劉沂春吳鍾巒等明年拜肅樂東閣大學士唐王雖歿而其將涂登華爲守福寧魯王遣學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疑未決曰海上豈有天子舟中豈有國公肅樂致書

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帝並在海上張陸並在舟中乎登華遂降鄭彩專柄連殺熊汝霖鄭遵謙肅樂憂憤卒於舟故相葉向高曾孫進晟葬之福清黃檗山

祭錢忠介公文　盛敬

辛卯冬臘月廿有九日婁東守制門人盛敬聞四明虞孫老師之訃謹以瓣香樽酒南望再拜呼吾亡師之靈而哭之曰嗚呼生爲廉吏死爲忠臣古之人多有之然未有如吾師虞孫先生者也先生當大廈既傾全局盡覆獨以海嶠羈旅憤發再三終不得遂竟鬱鬱賫恨以

死嗚呼是可傷也先生治婁五年異績最著然天方顛覆災亂相仍先生不憚勞苦而救正之不顧怨謗而預防之心血爲枯病幾不起識者已卜先生有殉國之志嗟乎不負盟言先生豈樂有今日耶小子敬學文砥行之人也年既壯尚蹶趨童子試先生下車之始即識某名崇禎庚辰先生暗中摸索得某卷而異之大書曰是必敬也已而果然因驚怪叫歎以爲神合癸未春或自甲申變後晤先生於吳門先生方居憂抱痌咨嗟太息有越石聞雞士雅擊楫之志越明年大亂又起天崩海沸神州陸沈先生剛腸百折竟爲全人小子某虧體辱親僅以不求聞達苟全其性命先生未泯之靈得詈爲不肖而惡絕之乎而他日何以見先生於地下乎某固草茅微賤猶分挨理似亦非有大謬若先生之志矢諸平日踐於一朝可謂取義成仁盡相事定矣一腔熱血百仞寒巖猿鳥逾哀風濤增怒他日有過琅琦之山而憑弔者曰是大明孤臣某相國之墓也先生可以無恨矣聞先生之訃也縞衣素冠

奔走海道趨闕遇賊劫囊如鑑旅泊荒島掘水薯而食食既盡累日不火閩人士間有知者爭負笈從先生游裹芻粟犯蛟蜃而至踵接也緣是復有起色使先生氣稍稍平則冠履日集如田疇之在徐無何不可者而先生屢夕悲號神焦氣寒抑又癘癘侵之饑寒迫之其能以無死乎先生固自分必死不謂夫人公子亦遽爾奄忽也天之窮先生亦已奇矣痰革時先生顧語諸弟以遺稿相託嗟乎是豈獨諸弟事哉是豈獨諸弟以遺稿相託嗟乎是豈獨諸弟事哉然古來忠臣義士雖不得志於時往往身既之語小子某每念茲事未嘗不感愧交迫至於泣下也四明來得先生手書有風範迴出尋常令人思念不置

死而言則傳蓋忠精所寄莫可磨滅天地百神必有呵護而佑全之者先生可以無恐令弟肇一曾次序遺事問墓誌於張鯤淵先生而未果然先生之實不可使弗詳小子某當丐文傳之吳中慕義之士無窮則丐詩章以輓之使後人知之有所興起也嗚呼先生易簀在戊子年六月五日某之哭先生則以今辛卯臘月廿九日前此非無道路之言不可盡信即可信亦必求其詳也今肇一等來則先生之死信矣得其詳矣而猶不哭先生則某亦路人視先生也是海內之人知先生之忠者

無不哭先生而婁之人反無一哭先生治婁五載僅得素心幾輩而仍無一人哭先生者是婁之人負先生益深也他人可以負先生而小子可以負先生乎嗚呼先生其知我心哉

錢忠介公集卷二十四

原編下　詩

弔錢相國

鄞邑文章伯婁邦政事才起衰繩墨正　公文體步武先民　扶弊

惠威該法飭徽奸弭薦流驗遠來矜孺三國賦公嘗兼視三篆　三邑頌公無異詞　雲漢一誠回辛巳大旱公禱盡誠清質焦勞慝在任屢疾　廉聲岳牧推秋曹方陟最天步遽傾頹大節冰霜槩

孤忠金石開崎嶇闔浙險呼搶鼎湖哀窮島蕪菁咽遐荒桃李栽國事既壞公在瑕琦山米鹽不給藉山薯爲糧海陬人士頗愛重公多負笈者秀夫

心未死宋瑞志寧灰血淚天王夢公痛哭杭畔淚浪沾巾丹衷遷稿裁臨終以遺稿屬令弟髮全姑爾星隕奈何哉愧我猶椓櫟叨公謬植培余童試蒙獎拔遂濫廁序思恩理荒蕪哭寄嶺頭梅

前題

漢日西頹已夕傾揮戈直欲與天爭徒行京口文丞相慟哭臺邊沈亞卿三尺荒墳埋碧血一函諫草自精英宋朝南渡無眞史欲記吁嗟咸宋平

殷陛　王育石隱

祁山星彩熙寒芒正學猶傳問古堂國賴忠貞扶氣數
天留節義待文章經年祖臘惟知漢一飯君恩不忘唐
恍惚孝陵風雨夜夢隨猿鳥泣高皇
彈指西京鐵騎屯祥符正統屬龍孫越臺倡義孤軍老
閩島移家四口存幸裏餱糧延病骨誰施藥石慰驚魂
精靈耿耿還如昔時逐鴟夷過島門

遙哭二律

太倉陸世儀道威

中原傾覆事如何窮海孤臣強負戈利鈍繇天非所計
鞠躬在我更無他流離尚欲書章句疾革猶聞喚渡河
精靈耿耿還如昔時逐鴟夷過島門

正氣如公那可滅濤聲隱隱似悲歌
營頭夜隕口口奔眞宰茫茫未可論絕島君臣留正朔
瘴天風雨葬孤魂誰將心事傳龍比賴有遺書屬弟昆
千古厓山成恨事臨風遙慟一傾尊

戊子六月先生死難閩中今壬辰先生令弟以訃

音至其門人哭之以詩

崔華 蘊玉

五年前已頌招魂此日相逢驗昔言埋骨尚能居海外
殺身終不入吳門陰風精衛時時上怒水鴟夷夜夜翻
何處報恩惟擊筑月明南望動黃昏

前題

王挺 周臣

人生志忠孝君子慎行藏韓彭竟葅醢何如張子房功
成自身退明哲保令芳不幸際顛危海島留忠貞從王
誼爲急何事西山陽維公明此義崎嶇不敢忘松柏挺
歲寒正氣凌風霜鞠躬矢盡瘁奕奕有耿光遺愛在人
心遙望徒悲傷

前題

廖燕 縣汪 价 价人

先生何意出甌閩絕島離離寄一身似可黃農眞樂土
縱無薇蕨也安貧情風自奏芳名遠瘴雨猶飄回白骨新
井中無史待何人更逃海外非周士得死崖閒卽漢臣
忠魄於今祇自慰不爭後世問沈淪

前題

曹周玢

天外旌旗水外營使君聲鼓動潮聲黑頭正可扶衰鼎
白面何妨握大兵東海建牙添倚角日南口口護長城
獨憐口起星旋隕莫挽炎炎帝祚傾
江浦黃旗白日曛孤臣愁結瘴天雲寢陵北望皆無主

宮闕南山尚有君世杰將軍新寄問秀夫丞相老班員
颿風不作崖山島半壁猶堪奏絕勳
一靈中州若燬原文山那得肯降元朝廷雖小君仍大
土地云亡節尚存家散千金酬烈士身拚九死報殊恩
西風落日悲荒草夜夜遊魂哭島門

前題

費參

疇昔薰風海上琴輕裘鈴閣一綸巾艱難芻牧勞新宰
迫窄封疆賴盡臣慘澹營民心裹血倉皇報國病中身
支離總爲扶傾倒此意何能語俗人

海田釋矰矢乾封徧嘆桑草木慘帽幘羽蟲復飛蝗隍
民哭萬村豕食竭糇糗井閭成剽掠三戶寒煙望男女
目道路生者死相傍我公適丁時匍匐哀蒼汎攔涕
如雨剜心救痍瘡積薪桑林野爨心殊燔煬士子吹簫
氣羣黎呵嬰嗥攀轅一朝棄民萬心傷至今思召杜
此日乞襲黃卜言禾重纘歌起麥歧穰無何遭鼎淪士
民歎參商夷險從迮谷出師存漢疆溪毛掘草皮口口
奏紀綱洪鈞轉咫尺亮采備尋嘗百蠹弘綜理營星中
竇亡一門崩泰華空江仰大匡讒鵑魂依宇宙蟲鳥號寒

鄉高斐掛簣星九畏襲鱒觔越州天地陷瑣嵽日月揚
噎淚埋寒碣帶礪胡能航匪席心不捲棠棣萼含香徵
歌垂廟典鏞鼓懸公堂青山存忠骨綠水流澄光風雨
終草昧溟濊芸微茫頓足負信國嚼齒恨睢陽丹心樹
葵藿瀕氣飛冰霜河山雲水迥黯黯生輝煌久矣識天
步聊歌弔不祥

前題

王沼

十載傷離別傳騎天漠簣文章久逾望政績過方推青
史初無憾丹心竟不欺招魂人競賦廣論屬誰思

歷盡崎嶇險貞心定弗移願言圖報主不肯樹降旗襲
勝無新粟陶潛識晉時杜鵑啼血處知是我公隨

前題

衣冠留一代名姓著千年流落餘香骨飄零哭弔船英
雄徒白首兒女半黃泉湘水離騷恨秦庭涕淚憐秋風
懷故國夜雨哭新阡筆墨江湖外君臣荊棘邊龍輿呼
帝子鶴馭拜神仙碧血終歸地愁魂直倚天羊碑今尙
在徐劍昔曾懸旅櫬傷何極宮袍溼更鮮詩書看日月
鳥獸雜風煙洵是文章貴休爲生死牽鬚眉眞不朽手

浦湘

足喜多緣薇蕨開生面釐鹽咸舊篇五陵羞作客百里
惜稱賢業已隨雲散心還其石堅朝中存諫紙方外託
詩箋耿耿精猶烈盈盈氣或全脫身知撼斗緝史誦留
鞭膾鐵憑秋屬龍媒仗鬼鑄靡蕪絡帶粉松柏自乘權
熱酒澆何用寒濤怒欲煎塵埋天子骨花落美人鈿古
藻丹青滿荒苔狐兔眠石田堪臥碣蕙帳卻飛錢忠孝
君兼盡人當厚勉旃

方華

宗伯先騎箕尾遊肯變衣冠從口腠好將心事付春秋
書生無物爲遙奠淚血心香當酒酬

皇靈銷歇歎如煙賴有孤忠著祖鞭慷慨攜家從帝子
艱難仗劍靖胡羶魂依精衛思填海氣作蚩尤欲射天
節義文章眞不愧西山含笑揖前賢

祖宗養士得吾師獨抱天樞奠地維五嶺風煙呵正氣
三神霧雨擁靈旂文高濂洛稱經翼忠映微箕覆口碑
腸斷登龍貧孺子一杯漿酒一篇詩

越臺建纛陣雲寒爲痛高皇廟血乾犀甲六千圖復越
淸吏子孫忠義胄汗靑留得寸心丹

吳世瑞聖符

三千同一劍自古說田橫心盡骨亦朽空餘後代名

夫子苦節士出爲酒時牧鶴骨帶淸風危冠恥常服

讀書數十年飮藥千萬杯猶能提一旅死守越王臺

大功竟不成志氣日俱喪投戈仆旌旗呼天殞炎瘴

妻子盡收錄田園無一錐祇餘杜陵弟不見汾陽兒

茫茫四海閒何處問知己末世靦眞義忠貞積餘毀

婁地有遺愛古碑生綠苔英靈如未泯風雨一歸來

前題

風雪吳門舫花歸春已深解裝猶有劍沽酒已無金衣上蛟龍氣眉間日月心茫茫海水動遊睇欲微唫

盛敬

續編上 文

附錄五

送舊太倉知州錢侯序 崑山歸莊玄恭

太倉守四明錢侯去任後三年甲申歲秒來崑山崑山自侯爲守時嘗醫其縣事有遺愛焉因假館以卒歲莊雅辱侯知往見之私謂侯非仕宦又抱病不任應接非作遊客者卽爲治病吾邑又無良醫何爲千里遠跋涉舍室家歲時伏臘之歡而羈棲于此也向侯問侯喟然曰我罪人也自去太倉之明年春先母夫人隨先君司教

溫州之瑞安而卒勉扶櫬以歸未克葬其秋先君亦卒官至今櫬猶未能歸也蓋自溫至鄞七百里在道十日輜車多歷山谿費不下百金馬鬣之封又須三四百金家故有田六十畝我守太倉五年雖稱脂膏地歸未嘗益一畝也食指繁饘粥殆不給先君僅爲廣文所遺可知四五百金之賚卒無所出自念爲廉吏而身困窮子孫被褐負薪可也爲廉吏而使親喪久不得歸歸者久不得葬傷哉以我之身處苫塊心負芒刺痛不能一日釋也卽如謗者所云太倉歸槖八千金當時若知二親

骸骨飄零至此即果得厚賞受汙名甘之矣以博廉吏之小節而受不孝之大罪傷哉不得已而有求於人我同門友有吏吳中者告之以情不爲動時方季冬距除夕猶二十日歸可得到家相聚椒花室家相樂也顧親故此我所以負病羈棲皇皇無定以爲罪人將無所容也我不數日且行矣行則向溫州以父喪歸歸則營葬之事抱至痛於中雖力不能敢不自勉莊閻侯之言悲其志乙酉正月之九日侯果行於是述其言而爲之序以送之

題錢侯誓辭後

太倉　張　采受之

此錢侯己卯元旦誓辭也侯殫心民事夙夜孜孜既懷樂只矣猶嗛嗛乃衷矢於神作戒誓辭傳自贊者時鄉父老新正燕集無不舉手慶誦請全文授梓侯曰無庸以堅乃心敢自炫采曰授梓有三說記云爲上可望而知使百姓曉然于侯一也張此風聲遠近裹足井亡拒絕嫌二也侯嚴外交實以自治則凡我紳衿誰復隕墜閭斯言也在上在旁有戒心焉三也三者實助爲理采與百姓固以請侯曰鄙雖硜執客來不能冷面應且藉茲爲律則惟命之辱采于是廣告諸父老薰沐而授之梓

墓固僻壤年來遊客等爲通逸侯概拒謝不敏猶苦酬應曰我決毋以民與客乃元旦操文誓神余僭跋末簡云

同邑　華　夏默農

壽錢希翁四十序

今丙戌春正月年盟翁希老四十之時督師江上其標營將士讀書知禮有忠義者乞侑雅於子以上爲希老

壽予思壽政應爾且未也而論希老之苦無不意外視年者夫得年尙非其意中而況稱祝況祝必大乃言以驚耳眩目乎則又磬而揖予曰僭不文願情顧而口口是又予酬適不容口已方希老爲諸生以遵古經傳不合時宜後吏太倉以孤冷惠民不合世宜一丁國變以慷慨奮義不合俗宜如名固當世豪所超也而汙若欲逸如利固庸俗所重也而貌如輕羽漢術雜霸則陋之周道相及則敦之虞尙善同則酌之以善不立需凶不立除結成悲憤以習爲苟且慕爲因循時來怒指予猶

憶翁去夏閏月赴多衿舉義之請直辱僞於眾紳方禮下時而國中氓庶無論賢否智愚識與不識垂老及卯咸爲鵐而擁入署於已隍之復城卜天命之無改至扶杖秃鶖垂涕處須臾予知希老向病瘠咯血縷縷如珠而強起辟易人不啻萬夫敵蓋宗社固陰讀希老身以堪此多難乎其請師也募卒爲子而頻稽父在兄在獨子無在以思錫予類餉卒用勸而特恤家三人家五人家豐謀拙以不浚民脂盟爭長之雄而發其悃攜悍逞之魄而制於禮重讎斬之勢而信其賞予知希老性稍而弘眾口所祝不禱而福希老質宗社式憑之身而百姓於此請命國祚於此靈長天地於此光霽其敢以是爲希老壽諸唯諾子席盛平謂沒身不見兵革而一旦播氛信史書起兵二字執殳橫戈得竊餘生而且附大人以不沒於世其敢以是爲希老壽草疏焚城突之蠹信筆誅君側之奸集百忌百不顧履伏莽天休惟恭用幣至於急除虜敬先崇善務洗兵敬先正笏用我一朝換人萬世希老感激傷時對人多牢騷不平之氣頓足咨嗟幸聞子言怡色進三雅已

跋錢忠節公南征集殘本　同縣　徐時棟　柳泉

皇清賜謚忠節錢公止亭南征集殘本自六卷至十卷凡五卷其前五卷失去矣吾鄉明季死事之臣尤蕘者陳蒸潔公張忠烈公井公而三蒸潔集僞有寫本且其詩數十首閒蕊泉已刻之康熙鄞縣志中忠烈奇零草寘逐以弁予又聞希老師次雜氓悉相率循涯銜檐尾

北征錄等書雖無刻本而傳鈔幾徧郡縣惟忠節詩文見全太史所作神道碑者曰正氣堂集曰越中集曰南征集余搜覓鄉先正遺稾僅得正氣堂集節錄本後燬於火其餘皆絕無影響卽余交游中前如王曙山王雲壁湯耕吾諸丈近如夏佩香董覺軒劉璧蘭諸君並好收拾桑梓文獻問之亦俱云未見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忽從鄭杏卿得此一本而後喜可知也吉光片羽太息叢殘破璧碎珠要是瓌寶人喜斯陶識諸卷端公以舟中宰相而又受制於權臣顚頓蠣灘鯨背之閒發

爲詩文自多憤怨之辭亦未免有所指斥顧夷齊采薇作歌至以暴君曰聖武各爲其主頑民激烈之言固無損於新朝仁武萬一也況我聖朝寬大之恩千古未有純皇帝特予表章易名有典聖恩優渥如此而其後修鄧志者尙不以公及忠烈諸集入藝文志無乃所謂上有德化而下不能承宣之者耶得此本之夕徐時棟謹記

錢忠介公墨蹟跋

往與萬編修九沙搜羅因國末造忠義諸公墨蹟獨以

同縣 全祖望 紹衣

不得忠介錢公書爲憾已而得其爲諸生時試義殘帙喜而裝潢之屬子跋尾予遂巡未作九沙寓亭不戒於火是冊亦歸天上悵惋無已今年忠介嗣子濬恭得此卷乃忠介自書詠史諸作筆法跌蕩清妙爲之驚躍再拜循環把玩惜九沙已爲古人不及見此墨寶也濬恭方與予編公遺集因以是跋附之集後

錢忠介公墨蹟跋

曾稽 孫德祖 彥清

右慈谿董仰甫舍人所藏錢忠介公手書詠史五言古詩六首草聖極駿超越恆徑謝山稱其筆法跌蕩清妙至爲之驚躍再拜公初不以書名藉以書論亦自可貴也相傳謝山爲公再世故其詩有云有客妄附會謂我具衲根琅江老督相於我乃前身謝山痛疾釋氏於輪迴之說素所不取獨不甚斥是語觀其生平捄討勝國遺聞表章節義激昂忼慨大筆淋漓讓公神道碑至六千言生有自來殆不虛矣光緒甲申十月朔旦偕戶部趙家薰瑾伯同觀盥沐謹跋

三忠遺札跋

同縣 黃定文 仲友

右陳忠潔公遺札二錢忠節張忠烈二公遺札各一蒸

潔二札見當時國步艱難眞臣心苦念及後嗣尤全忠
孝忠節札作於太倉內召後尙在崇禎盛時惜未得其
蹈海以後眞蹟忠烈無所寄姓名考之續耆舊集當與
林西明岳隆者四札向藏我亭范氏忠節同望世華見
之遺命其子付之貞石並模三公像於前而文爲之志
嘉慶甲戌仲秋月 貞翬案錢公此札卽與永功書卷入卷三中
太倉 盛 敬 宗傳寒溪

錢忠介公象贊

此四明錢夫子小像也諱肅樂字希聲以丁丑進士刺
太倉時所畫改革後戊子夫子殉節於閩越三年辛卯

令弟肇一兼三來謹以此圖歸之而系之以讚

有旋乾轉坤之才而未際其逢有補天浴日之志而適
遘其窮以睢陽之烈信國之忠而繼墨胎二子田橫百
人於西山東海之奇蹤千秋萬世之下知君臣節義爲
重室家富貴爲輕而欲自樹立於兩間者當必有以聞
夫子之風

太保錢忠介公畫像記

全祖望

錢忠介公之舉計吏也出武進吳公穉山之門忠介官
江南之太倉有巨室公子坐罪百方營救不能得乃以
重幣致吳公爲屬而忠介卒不可吳公歎曰吾觀錢止
亭狀貌如處女耳不料其剛如此此太史公所以疑留
侯也不十年而忠介以起兵從亡死於海外果與留侯
之報韓若合符節雖然求忠介集其相吾讀忠介於文又不類其相吾讀忠
忠介於文又不類其相吾讀忠介集其江上海上諸封
事兩制代言諸詔勅及和文山六歌沁園春唐多令諸
詞慷慨淋漓風雷變色如易水之濱白衣冠而歌變徵
如鴻門之啗彘肩目眥迸裂可以想見其人矣而瞻仰
鬚眉芒角渾然則又龍德之潛豹霧之隱幾不可以一

望而得者古今來振奇之人物容或在嵯峨劍佩之表
耶忠介之自浙入閩也福州亦不久而陷遯迹龍峯祝
髮爲人外計然非其志也會監國至閩翻然起從之凡
二年竟以盡瘁而殞一門六棺停海上者六年義士姚
興公輩爲葬之黃檗山而置祀田以奉其香火至今猶
盛故忠介畫像存於黃檗者尙數幅而不特東甬之影
堂也忠介臨歿時感懷國難深以無成自咎遺言仍以
部郎章服入殮畫像有用五品飾者蓋以此也亦有作
披緇相者龍峯時筆也其在影堂者乃吳中作牧時所

繪一小軸留貽於州之盛氏而令弟退山侍御得之以
歸者也厓山文陸諸公後世史臣未嘗不稱其爵忠介
之欲自降抑者其實過也然而彌可悲矣軍持則偶寄
之幻耳余在京師有福清李生者郵致其家所有忠介
像乞余記之即所云五品飾者也余既嘗應其請矣歸
里後忠介嗣子濬恭摹影堂之本爲大軸而以元本令
余取前所應李生之記題之余嫌舊文之失於繁也乃
重爲刪節更定而錄之時在乾隆壬戌五月中旬同里
契家子全祖望再拜題

錢忠介公大像繪成重題栗主入祠祭文代錢濬恭作

全祖望

嗚呼百年桑海已埋骯髒之腸再世影堂重肅清高之
像痛當時之忠憤貶秩僅用白鵰考身後之褒崇依例
應加赤韍忠介遺命用五品飾已遵之以殞矣然監國
以遺命而格之也故予追贈太保吏部尚書之命則在其後是不應
主仍用一品服飾之議倘漢官儀而可問稱唐宰相其
何疑乃準諸通家後輩之公言非敢違烈考臨終之末
命前者災威肆虐栗主遘災夷伯震驚自慚負慝新宮
慟哭又已歷年雖生有所自去有所爲神明無所不周
而魂則已升魄則已降憑依究將安託嗟茲孤子亦已
七齡爲念衰門兼承諸父敬求佳植既卜吉之可庸改
用新題庶棲神之有地嗚呼四忠一節偕騎箕尾以翱
翔上穆南昭望鴈雲車而胖蠁又況捧指南之集編次
甫成招蹈海之魂碑銘初備時予獻公子爲檢詩諸公行大招之禮血三
年而已碧恨終古以何窮敢曰維馨庶幾不吐

合祭錢張二公文錢公以六月五日卒張公以六月九日生

全祖望

嗚呼瑣琦江上溯往事以魂消雍睦堂中問遺年而腸
斷豈意上相歸魂之日正值元樞降嶽之晨前輝後光
同符合撰悲風來黃檗百年尚有孤兒夜雨落南屏一
綫更歸何處古稱忌日不著生朝屬在故人何妨合席
敬陳二簋以迓雙車

合祭錢張二公於砌街李氏文

全祖望

嗚呼義公魯公爲梓里忠貞之重此堂此祭原砌街交
獻之遺黯淡南雲魂魄化爲朱鳥蕭寥北郭精英猶在
蒼宮惟甲乙之子弟尚存卽蒿萊之哀思弗替敬陳明
水酹茲忌辰謹以李氏宗海先生梨堂先生配席尚享

祭明錢忠節張忠烈二公文　同縣黃桐孫磔木

孤臣九死之心莫扶墜日聖代十行之詔深恤遺忠恭承綸綍之頒宜潔蘋蘩之薦惟神畫江翌主浮島麾軍勵身世於滄桑斡乾坤之板蕩志同張陸在天籲十三世之靈事異宗韓亡國綿十九年之緒一呼而摧閩嶠三度以震吳疆風馬雲車頻戰怒濤於東海心城血路幾開半壁於南天碧血終埋丹忱未折久蒙盛典敢布明禋嗚呼返文山之骨燕市招魂收國子之元齊廷著節今則琅琦南鶩羅剎西流望思表墓於他鄉幸奉崇祠於故土廟麗膠庠之右近接馨香時逢霜露之需同歸舲蠻衣冠漢相羣瞻舊日之儀型介胄殷遺其沐興朝之雨露魯社則僅殤並祀卞家宜父子同登某等居梓里以仰精忠卜宴日以陳俎豆春秋時獻與雙湖日月而俱長檐宇憑依偕泮水宮牆而並永

祭錢忠節公文　同縣陳烈鏞和笙

夫人能照世者必貞金石之壽名足垂遠者不絕椒蘭之芳風檄尚存降鑒不遠俎豆尸祝夫何閒然維公起兵甬水殉節琅江章閩孤忠炳乎華亭之誄表揚大節三人自華倘討而下得與祀者若而人而吾邑因循日

昭乎長樂之碑紀載班班不可黷已惟是芍沚標勝舊誕英靈梓里戀懷應歸魂魄馭氣所在仰止尤切烈鏞等身居後進載謁崇祠爰筮良辰預祝初度相與列彼嘉豆薦茲清羞几筵既陳畫像斯肅二百餘載思風烈而不忘十有六人肅衣冠而羅拜清音首則滿堂滿室崇儀則迎神降神電驟風馳翹跂遥天之靈馭殺時酒旨藉抒下士之微忱尚享

旌忠廟碑記　同縣黃宏文仲友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日奉聖諭飭廷臣查議前明忠貞之臣自甲申己諡外其有死守城池殞身行陳與夫俘擒駢戮視死如歸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名姓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諡固難概見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於是廷臣集議定祠諡爲殉節諸臣錄行天下薄海內外咸曉然於聖天子如天之度所以弘奬人倫表揚忠義者度越前代百王萬萬其時吾鄞自錢忠節張忠烈而下得諡者十三人自華倘討而下得與祀者若而人而吾邑因循日

久祠宇未立無以克稱上意夫有制而弗遵非恭也居桑梓之邦而不以酌水奉承前烈非情也文遊宦四方於揭陽則有郭忠節祠於松江則有陳夏二公祠皆同時得邀謚典者以錢張諸公忠烈昭著如此獨缺祀可乎既歸里乃與同人謀立廟而羅君文義首以千金應於是告於郡邑大夫裒集眾力卜地於縣學之右爲屋三楹祀錢張二公闢其前以爲門宮其後爲三室中室祀華王諸公同事死難者其非鄞產而死事在鄞或葬鄞者亦與左室以奉守節遺老與錢張二公同心者嗚呼諸公之事烈矣然非遭逢盛世且有所諱而不揚而究其所以昭著顯赫事無弗彰者則全庶常闡幽之力也今鮚埼亭集行天下天下皆知有琅琦南屏之烈而庶常無後爰即其右室別爲戶以附庶常之主其亦諸公所樂與其歆禋祀者也廟既成相與春秋釋奠以歌頌聖朝敦崇忠孝樹爲風教之至意庶幾頑廉懦立有補於人心爰題其廟曰旌忠而文爲之記其事嘉慶二十年邑人黃定文羅文義等建正室祀

明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錢肅樂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張煌言左右側附祀明尚寶司丞錢閣部公子兆棻參將錢肅繡張閣學公子萬祺將軍張嘉言侍者楊冠玉後屋中室中龕祀同事殉難二十九人中有明通判參督師軍事董光遠翰林院簡討錢肅範監紀推官錢肅典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廷綬義武將軍戴爾惠後屋中室左龕祀未同事先後死節十五人後屋中室右龕祀非鄞產同事殉難九人後屋左室左龕祀同受江上宦苦節四十六人中有監察御史錢肅圖兵部職方司主事錢肅遹中書舍人贊畫軍務錢肅采都督僉事總兵官江漢後屋左室右龕祀遺老及同事諸生五十九人右室附祀國朝翰林院庶吉士全祖望計附祀者一百六十四人其詳載鄞志及旌忠廟册

同縣 董沛 孟如

錢忠節公祠堂記

吾鄉世族前明稱楊張屠陸四家而芍藥泓錢氏實與公所樂與其歆禋祀者也廟既成相與春秋釋奠以歌頌聖朝敦崇忠孝樹爲風教之至意庶幾頑廉懦立有補於人心爰題其廟曰旌忠而文爲之記其事嘉慶二十年九月日里後學黃定文撰

貞羣案光緒鄞縣志曰旌忠廟縣治南一里許鄞縣之匹蓋自紀善靜能先生遭遜國之變託疾辭官始著風節綿綿繩繩科第鼎貴文章政事虎炳其間至忠節公抗命桑海支拄南天爲故國河山增重其子弟之從亡從死者亦復九人斯可謂世家之極盛者也公以思

廟遣紳倡義奉魯拜督師之命繼仕於唐歷中丞監國次閩再出從之典樞政參閣務爲悍帥所厄不覩其用崎嶇兵革卒絕粒以死當時易名忠介逮國朝乾隆四十一年純皇帝襲勝國諸臣特錫忠節之謚世遂稱錢忠節公於乎眞人受命六合嚮風仗復仇討賊之名以迅掃殘孽區區一隅何足與王師相抗然而有志之士欲假少康之成旅以挽建武建炎中興之運流離轉徙百折不回藉以報祖宗三百年知遇之恩而完一代世臣之局其事可悲而其忠不可沒也宜乎讀公之傳弔公之居流連慨歎而不能已也公刺太倉知崑山崇明皆有惠政則吳中宜有祠駐軍瓜瀝而有憑江十戰之捷保障村民秋毫不擾則越中宜有祠受任閩海飄泊數年完節於琅江旅葬於黃巇則閩中尤宜有祠而至今無祠之者即吾郡之旌忠祠公與張忠烈並祀正室要亦非專祠也同治庚午里社諸君子始議爲公建祠相地於棲心寺之石營度垣宇土木偕作距公家芍藥沚東西相望不過百餘武修專祀之儀以稱興朝崇奬忠義之典天下之公言也豈徒爲世家喬木之私哉祠既成東室以公諸弟配西室以公諸部將配焉

貞墓案光緒鄞縣志曰錢忠節公祠縣東四里補陀寺右同治九年里人募資創建中室祀明殉節大學士錢肅樂旁祔其子尚寶司丞兆恭東室祀肅樂諸弟監察御史肅圖翰林院簡討兼兵科給事中肅範職方主事肅遴監紀推官肅典中書舍人肅采族弟參將肅繩參軍肅文肅度西室祀義武將軍戴爾惠都督僉事江漢王來咸張廷綬副總兵傅人龍前參將鍾鼎新前遊擊呂宗忠前守備俞國榮

景賢社序

同治壬申里人思錢忠節公之遺烈建祠於補陀寺之西偏既成謀所以垂永久者於是明經陳君烈鏞招集同志度陳俎豆鳳章預焉每歲於正月十三日設祭祝公之生辰名其社曰景賢禮也夫以公之靈爽浩浩落落被天壤固不以一鄉限也而鄉之人聞公之風誦公之遺文慨然想見公之爲人即公生長之地立專祠以俎豆之其所以寄仰止景行之思者不較他鄉之人爲尤切哉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願諸君子無忘

斯義焉同治十三年孟春里後學劉鳳喜
無錫秦瀛凌滄

我朝定鼎之二年六月浙江既內附明故刑部員外郎錢公肅樂方居憂起兵於鄞擁立魯王爲監國累遷至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會鄭彩專柄憂憤卒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節慈谿鄭勳其先出於錢家藏公像公貌獲削一書生耳乃大節凜凜如是贊曰

眞人受籙八荒咸歸日月既出爝火光微胡闇天命仗節海涯挈六狂生靈纘舊師爰立扈王建藩東澥讒言

交訌鬱伊烏邑哭田橫島灑文山血騎箕上升劍首一映埋骨何所琅琦黃蘗公之生也夢手扶日公之死也虞淵西匿角巾儒服遺貌如生丹青有煒彌甥是藏

錢忠介公夫人忌日議　全祖望

前太保督相錢忠介公嗣子二池明年爲七秩猶思裹糧蹶屩度閩中以展忠介之墓請予爲作神道第二碑銘將勒之黃蘗蓋其孝也二池之子懿藁乃謀以今年豫爲阿翁祝而又懼非阿翁之意亦乞言于予以予苟有言則二池必弗之拒可謂克肖其父之孝者也於是

贈錢公子二池展墓閩中序　全祖望

二池果來告曰古無慶年之禮況孤孽如僕者其尤不可以當此諗矣雖然若能爲僕寫孤孽之狀以長歌當

一慟卽以贈僕之行則當拜而受之予曰諾嗚呼太保之殉於琅琦也父子夫婦相繼幷命又一年而第五弟檢討殉於福建又七年而第九弟推官殉於鄞又一年而第七弟職方亡命伴狂卒於崑山一門先後死國其可傷矣而前此太保尙有一子尙寶已短折於翁洲四忠皆無後尤可爲痛心者也又二十餘年而第三弟侍御始舉二池亟行告祭之禮以爲忠介後天之延一綫於忠介以篤遺澤於二池者豈不重哉然而桑海波沈家門蕩盡侍御困守皐羽所南之節以舌耕教二池三

旬九食十年一冠故國公相家之子弟豈敢望繡衣肉食而簽了寒餓出門輒礙不得不委蛇於塵俗之中寓清於濁寓醒於醉皇天后土可以諒其艱貞之志在昔竹垞先生之論獨漉山人也以爲降志辱身終當登之逸民之列予嘗三復其言而傷之獨漉之門貧地望與二池無不同然獨漉之聲華氣力非二池所能逮故蒙難餘生二池有校獨漉爲更困者二池年已老矣猶日鈔忠介遺集校讎訛舛向予家搜索野史中所載忠介事以補家傳之所未及每飯不忘其先人予旣作忠介文尙有存焉者否

重編錢忠介公遺集題詞

鄞縣 張美翊 讓三

清乾隆初全謝山先生編次錢忠介公詩文爲正氣堂集八卷越中集二卷南征集十卷附以碑記傳記及葬錄四卷通爲二十四卷集首幷以年譜謝山嘗謂吾鄉節義可指數者四十餘人而惟忠介與蒼水二家之集得傳顧蒼水冰槎奇零諸集雖非全編張侗書集原本而傳鈔幾徧郡邑獨忠介集藏於錢氏者久失此外孤本流傳見者蓋罕清同治閒徐柳泉先生嘗得正氣堂

集節本已燬於火其跋南征集殘本亦謂交游中俱云未見今亦失去盡自乾隆禁書之後明季文字銷燬殆盡其僅有存者則庋藏山厓屋壁後人畏禍靳不敢出中更兵燹蕩然無遺後生小子欲爲之搜輯殘賸不其難矣余弱冠後即喜訪求桑海遺聞枌榆掌故嘗得傳鈔蒼水集徐閩公序後硃印爛然三十年來奔走海內外迄未得見忠介遺集用爲歎臧王子春倦游歸里養疾杜門慈谿馮子孟顓喬居縣城距余寓半里而近時與過從見其伏跌室藏書多蓄善本而於鄉先生零縑

片楮收拾尤勤因以重編錢集相屬未及數月即以手輯寫本見示中間商定體例補晉遺亡旁徵博采余亦稍爲之助凡得文二十五篇詩四百首詞十九闋分爲九卷附以葬錄幷以遺像墨蹟末則附錄騎箕集崇祀錄殿焉乃謀集貲付印傳餉人閒俾知吾鄉先輩不獨節義過人即文章亦無愧作者以之幷首四明先哲遺書邦人士庶有起而繼邪許者嗟乎蒼水之集餘杭章氏得余傳鈔本刻之順德鄧氏又據錢唐丁氏竹書堂鈔本刻之已幾復謝山編本之舊今忠介集之告成獨賴馮子

一人綴輯於蟫蠹灰燼之餘遂亦釐然麤備雖較之全集不免缺略則時代久遠爲之無可如何也嗣是以後吾浙東故家老輩有以先哲舊籍出而相示者乎余雖老病願與馮子禱祀求之中華民國二年夏曆癸丑三月

壽鏞拔讓三先生題詞爲馮君孟顓輯本而作今既得謝山原編本孟顓以爲一切可覆瓿也鏞既不忍泯孟顓編輯之苦心而讓丈平日訪求桑海遺聞枌榆掌故拳拳之意亦於詞中見之是可存也因附於此

重編錢忠介公遺集後序

鄞縣 馮貞羣 孟顓

鄞全謝山先生嘗編錢止庵張蒼水兩公遺集遭禁未刻孤本久佚往余登鄞城盧氏抱經樓求之不得詢之故老亦未之見上海近刻錢唐丁氏善本書屋彙鈔本張蒼水集蓋山陰傅以禮重輯非全氏原本而止亭集則傅鈔更尠錢廉編定八卷本及徐氏煙嶼樓所藏正氣堂集節本均燬於火嵎征集殘本聞亦已失去鄞藏書家自萇氏六一山房之散出袁氏瞻袞堂劉氏青藜

閒之先後被焚欲求先哲遺書殆無可問津矣余僑寓鄞城搜輯鄉邦文獻頗得晚明遺老諸集大率禁書祕冊足補史料志乘之遺重裝覆校裒以存什一於千百鄞張蹇叟丈嘗從董孟如沛劉藝蘭鳳章所得書籍互相考證張丈客歸來時過余寓忘年下交每以游故於桑海節義諸事聞之尤詳勸余重編錢集以爲嘻矢因鈔詩詞於續耆舊集鈔文於涇潘氏所刻乾坤正氣集旁涉袁陶軒鈞四明文徵近體樂府董屺厓琅琊上正氣集諸書今春復就鶴浦鄭氏二老閣後人得

耆舊續編計百餘首附錄四卷碑傳葬錄騎箕集崇祀錄諸種亦較完備則益大喜過望以爲錢公之靈或來相我昕夕校錄麤已成書凡得文二卷詩六卷詞一卷葬錄一卷騎箕集崇祀錄合一卷原編續編附錄各二卷而以遺像墨蹟本傳碑銘世系及余所編年譜弁之卷首以質張丈請是正而校刊之烏虖明清之際吾鄉諸公抗節併命爲東南幟志錢公大節與張公並稱即論文字亦相驂靳浩氣英光久而不沫足以自存於天壤今大漢光復斯集適出乃以余後進末學躬預編校之役附記簡末有樂幸焉而尤望全氏編本尚在人間他日再刻以問世也

吾鄉表章錢公者謝山之前若林蘭庵時對錢退山蕭圖李杲堂鄞嗣等其詩若文均已著之附錄惟華黍農夏過宜言爲公壽序則未之見餘如明通鑑明紀通鑑輯覽聖武記勝朝殉節諸臣錄兩浙名賢錄浙江通志鄞獻表定海廳志以及大清一統志江南通志蘇州府志太倉州志崑山崇明縣志福建通志所載皆甚略野史如行朝錄海外慟哭記荷牐叢談航海遺聞浙東紀略東南紀事魯紀年國壽錄鹿樵紀聞明季南略小腆紀年劫灰錄亦甚略南疆繹史海東逸史南天痕皆本全氏神道碑故附錄不載全氏撰碑多節採公書疏今所編輯按之碑文尚有遺漏世有藏公遺文者幸以鈔示當補入焉

錢公自著之書尚有太倉州志賦役志一卷見公太倉州志序按州志序稱志爲張采所修葺而鄞志據黃氏千頃堂書目則以州志撰人屬之公殆以公知是州故題其名耳宦歷漫記見康熙鄞縣志錢希聲詩

文集見吳鍾巒序錢忠介公遺集見錢蕭鏞序四書
問古篇制義庚辰偶吟見錢蕭圖撰傳按傳中所稱
卽卅中十九首杷吟疑卽和閻瞽杷吟讀鄴所南心
史思親十詠諸詩均見本集至所稱梓行之越中奏
疏本集僅從乾坤正氣集中蒐錄數篇殆亦非當日梓本之全也其偶吟一書列入
舊傳云忠介歿於海外弟子萬祖繩斯年收其文集
祖繩悔葬長子而充宗季野之兄也又縣西葉畬經
藏有忠介嗣子濬恭手寫父集殘本索之祕不肯出
凡此皆錢公著作之可考見者用並記厓略於此

壽鏞案孟顓後序錄在輯本既得謝山原編謂一切
可以廢置余謂不然今所得者卽慈西葉畬經所藏
者也儻非孟顓識之滄海一針從何尋訪況孟顓孤
詣苦心而又一再謙遜謂必得葉藏本乃可付梓茲
者藉忠介之靈幾閱春秋竟完趙璧而當年孟顓旁
搜遠紹鉅細靡遺雖原編不出亦得傳其概略是豈
可不著哉因並錄焉

錢忠介公集卷二十六

續編下 詩

瓜里元日同錢希聲憑樓望海昌

同縣 徐振奇可貞

江皐旗幟一番新戎服危樓罪臣伍相怒濤春晝夜
越王霸事涉冬春義聲直達口洲外壯氣集中蒐錄
遙望鹽官名下士南冠應念吳秦人

瓜里幕府感事 五首之一

同縣 全大程式躬

賀蘭應萬死孤臣是顏公從此蕭牆內同歸一閫中

東與朱閫部爭金華王武寧奪錢侍郎餉錢都御史以吳徐聖思詩見示敬和

同縣 全吾騏北空

信陵救趙日赤手亦輕前不有侯生策應爲餓虎憐國
殤甘一死血路肚重圍泉爲語諸軍府清人定報然

貞翠案聖思名啓睿自稱白衣參軍戰死江上錢公

元詩今佚

遙寄錢張二先生

同縣 管道復聖一

問誰大物楚人咻世食君恩荷事仇義鼓聲敲多士恨

檄書讀破萬人愁江干浪湧飛車馬海畔星移度斗牛
願逐波臣朝夕吼厓山舊恨掛眉頭

琅江訃至　同縣　全吾騏聿青

六狂生挽蛟關轡六大營連閩海腧南嶽諸劉豈天廢
厓山三相竟凶終可憐野死同碩甫猶幸全歸勝老熊
瓜里諸軍如昨日愁遺一箇更堪恫桐先生謂彤菴

舟次琅琦誦錢希聲相國殯宮　同縣　張煌言　玄著

琅江東去水如油拜墓停橈古渡頭赤手曾扶板蕩運

黃腸猶帶黍離愁波濤腥擊蛟龍蜺風雨荒塋麋鹿遊
懸擬轉車歸兆日同天應已靖旂裘
句餘霸氣已成灰轉憶當年漢幟開王謝聲名原伯仲
溫劉事業總追陪自從化劍分豐獄誰復調琴到夜臺
戎馬南方猶未息故人空負炙雞來

長樂遙弔錢忠介公墓　同縣　陸　鎣鈐侯

慷慨登壇豎義旗日斜不受魯戈揮兩間正氣留孤島
千載忠魂返故祠公歿後爲吾繞墓黃雲猶掩露乘潮
白馬自飛馳流傳筆墨人爭拾珍重遺文琬琰垂

貞孽柔漢竹董孫符宇也諸生續甬上耆舊詩有傳

黃棘弔明大學士錢忠介公肅樂墓　錢塘　陳文述　退庵

軍中走孱王海上迎監國魏魏忠介公鄉里之名德首
事六狂生懷抱契與稷一呼蠭左袒義聲動忠赤姚江
播先聲孫熊矢正直謂孫公嘉績熊公汝霖　慈鄞郎繼起馮沈一
心力謂馮公元飆沈公宸荃　兩鎮來會師旌旗各變色翁洲黃斌卿石浦張
名振五邑並輸餉繹絡軍儲積以公爲升晃爲公作羽翼

海道援當湖前籌計殊得合兵議未成分餉事何亟兼
之須詔嫌幾肇尋師隙憲臣珠難剖囊菲錦誰織勤王
志未酬散軍心孔惻入閩閫亦破狂濤汨潮汐轉徙甘
野死海壇與文石昔也矢從戎淚血漬綠壘今也悲遁
野戰塵涴衣裓篤門再從王精白消反側赫赫六大營
聯兵列雄戟始若用公言三吳可傳檄繼若用公言八
閩歸尺籍豈意天心去遂令人事逼二朔互水火諸將
各門閥一誤戚畹張國俊恃勢忿忮刻反援逆臣謝三
賓排擠心叵測馬阮本狼狽方王亦鬼蜮遂令江上師

連營潰軍船再誤由鄭彩驕盈漸狂愎熊鄭國大臣公
然肆殘賊封章擅批答焚掠任胸臆逍遙賦清人何止
鄭高克天杜傾東南地維折西北祈死煩祝祭遺考各
心藎終見海波沸遂令炎井熄六載瘴瑶琦一抔乞黃
巢殘僧墓地捐故老崇禪勒骨肉先後死殉國到姻戚
海崖山寨閒聞風起千百殷頑煩大誥甘心蹈誅殛忠
義感人深虞淵挽日昃張公煌言並公起纂筆資聲畫
三驅橫海軍一建窺江策終從文山死誰瘞蓑弘碧遺
家在南屏年年弔寒食今來謁公墓南枝鬱遺植遺集

出人閒燭漢長虹白誰刊第二碑太史文章伯長歌朱
鳥詞招魂海天黑

哭故督相錢公　全大程

疇昔曇蓑從戎日慟哭呼天天雨血巖關悍帥竟心回
同城逆豎亦膽裂似此人心或有成況復同盟百輩出
連塵瓜里六家軍中原指顧在一決誰知殺運尚未消
鴟梟乘之肘坐壞散軍尚自泣河魚亡命曾聞啖山尤
百死不死到琅江落暉重向虞淵揭觥人蜚戶雖慇懃
蠣灘蜃市亦卒卒攜得靈胥兩怒潮再試延津雙神物

莫靚朝來鳳時聞啼夜鳥信音五載隔形貌百年無何
氏收遺稿知誰恤後孤茫茫迷哭所豈是目糊塗
自遭多喪亂遠鶺天之隅同事幾分散交朋半有無夜
臺棲海國泉路識東吳思得談衷曲相期在夢塗
江上一爲別淒涼百歲殊尋言如在耳回夢怡聞呼墓
植幾行樹墳蟠何處壚登高東望哭魂兮知我無

前人

我有一卮酒欲奠亦何之目斷光靈變風吹影像移冥
尋應有路夢涉恨多歧空逕英雄淚誰甘竹帛垂

後哭錢虞孫

辛卯十月其弟自翁洲歸備詢七年中事再賦
哭之

自聞虞孫死十日九日狂惻惻重惻惻景物多感愴知
音既已矣斯文誰與商我有離俗志君多疾惡腸直道
生斯世云何壽命長此事古所重此意今非望哀哉白
日晦淚逕沾秋霜長夜茫茫爾如何付一觴

後人千載失韋弦旅月照虛壁秋風吟空筵已矣勿復
道一問一潸然
一別難與期不謂成永別別不爲生死愁豈在顏舌執
手相丁寧丁寧種種血不謂別數年遂已歸逝滅蒼蒼
胡爲乎乃使忠胤絕一問一嗟吁流水空咽咽大慧白
日昏星隨明月滅我有千萬言更向何人說

形骸無異爾隄上一長楊春氣敷肥緣落葉敗秋霜慷
慨吟悲風重疊投清江惟餘婆娑影時時映北窗身死
子又死形與影俱藏吁嗟錢虞孫誰爲嗣其芳或曰子
謬矣錢子矣其亡身死名不死留芳未渠央顧彼悠悠
者皮頑中已僵樵夫芟刈之束束同枯桑

哭殉難諸公詩

鄞縣錢忠介公蕭樂并序　同縣林時對厥闕

公素負氣節太倉歸從諸紳中一見余傾倒歡
若平生乙酉閏六月以比部郎墨綬從我分守
瓜瀝江蠡城潰浮家入閩潛至福清龍峯嚴從
僧碧居祝髮嘗題壁云一下猛省時身世不知
何處數聲鐘磬裏歸途還在這邊將終隱矣會

監國至鷰門公朝晁拜大司馬丁亥秋熊公舟次琅江罹湛族之變晉公揆席調劑水陸心枯力竭日嘔血數升至戊子六月竟殞年四十有二旅櫬荒郊踰六載甲午冬葉霞臣進晟捐貲營壙屬義士姚翼明遷公並夫人董嫂陳子姪等五柩合葬黃檗山閒人劉沂春爲碑記

軍散錢江到鷰門著居孜業收魂一絲聚鼎愛香爐兩載垂襠溼淚痕夸父有心追頓轡魯陽無計挽朝暾只今夜夜胥濤怒黃檗山頭氣欲吞

哭錢忠介公詩　并序　同縣　高宇泰　聚葬　官山

予昔濫竽郎署得以監軍奉錢先生頗悉軍中繼細已而先生解師子亦奉命回署旋以使事歸而先生即扈蹕入閩自是音儀永隔聞其以一旅恢復數郡終以孤軍不能成功復受驕弁之厄畴昔同志相繼殞陷幽憤嘔血齎志以沒今寄一抔於寒波荒浦之上忠懷蓋腑無有能葬之者予也心念舊恩能不悁悁以悲者乎仿曹植謁帝承明廬作以寄思焉

昊天敷疾威誼士悲素標丁辰旣已睽歧遝復相尋風塵摧蕙質迫懷終自任忠信出波濤哀哉憂患深憂患聯沈躍機牙不一愕以君鸞鶱心睨彼鴟鶴目伊昔委佩幃同心貽國惡促節催曩輸敬情杌崇岳小臣伏苫次天崩哀衆諸

衆諸弛天詛吁何維繫之損命非刀交惟此肝膈強節不可抑時勢胡其違嗟彼同裳侶寧爲攘袂期紛骸不自謀咄嗟以流悲

流悲皇路邈煙霧傾以殘東迫東海隅蹐思渺難騫夫何咫尺壞虎兕交兩轅蠻觸徒自恥丹石豈所諼揮涕稱主臣徵才奚足言

君才豈不偉鬱紆不自嘗旣惻稽山霾復清閩江水鏡羽又厲征沈鬱更騰舉孤旅豈山墅數奇非身否排山力已施成敗無關視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指

所指惟白水潔志供明禋履途口顧越空山虎豹嗔四顧壤昔侶嗟哉罹罟罥薄莽悲霧憑墟穽見啼鷽倡義登禍機憂傷能久振日匿不可挽志士歸長奄長奄惟欲恨婦孺皆鞠殞親戚旣久離知交寧復問天

道乖報施人情奚協順抔土寄遐原霜露瞬酬獻夢寐
棠素誰臨風寫哀怨

爽鍵希聲先生　同安盧若騰牧舟

眼中又見泰山傾局促終知米可爭霜雪滿天人在夢
荆榛匝地步難行平原欲繡絲誰買少伯甑錢寫不成
落落東甌驅白馬夜霊何處起先生

十二日清明三首之一　錢肅圖退山

碑碣莓苔長何無到福清忠介公葬道　草堂陳熟食每遇清明家室
設祭萍客對江亭應尚啼精衛空餘感鶺鴒栖神徒自曲

愁絕許誰聽

夢哭忠介公兄歿年四十有二　前人

慚兄虛曆十經秋顧此茫茫老自休殘喘何時逐蒿里
荒阡空自憶桃洲忠介葬黃檗山下有桃洲幾回寒食春風飯一往
榛蕪杜宇愁零落殘生餘痛哭不勝掩抑淚仍流
驚添衰眼淚新收夢裏悲填咽逝舟秋草獨生黃壁路
脊令空老白頭洲西臺彷彿追皋羽天道荒茫到鄧攸
兒無　只恐相從祇旦暮金甌寂寞總成愁

風輕拂陌車塵道旁感歎慳生入多恐魂歸意未伸

以濬綦承繼忠介奉主入廟　前人

橫海茫茫數亂離兄埋黃壁弟歸遲手除地僻祠春酒
戶剔燈昏寫匣詩兄遺詩文數卷繼序式看危系日承祧猶是
履冰時飄蕭作繼餘生在遊謝窮溟薦荔枝墳在閩海
虛懷祠廟久無期此日煌煌異代思暫翦荆榛行伏臘
試看風雨敝棠陰先兄暴露窮海孤雛爾列升初祼白首傷心
涇杖黎引領靈旗歸絕島漿盛猶是舊時儀

八哀詩并序　同縣李鄴嗣杲堂

八公俱鄞人與僕同里起陳忠貞公死甲申難
爲吾黨正氣先其自錢忠介公而下俱與相關
切今諸公藏血已碧冢柏盡南而僕靦然猶生
能不惋痛因作八哀詩各指其大節所在前後
文行遂不具述焉每公各贈二百字

贈太保大學士錢忠介公肅樂

嗚呼錢相國扶義昔海嶠墨衰起從軍登壇其嫖姚小
臣骸骨存戮力爲高廟移師向江千社甲在蓬蓼虎節
斑會稽涕泗奉明詔議旅合不行文臣終坐嘯唐藩時

改元膚齒反相譙公急遂請行千里通信約天怒漢猶
深胡馬竟東嚮徒跣得從王灑血重號召州府喜從風
匡廬在談笑馳檄適豫章聲援若相照唾掌竟無成劍
光隱殘鞘萬里隔靈輿妻兒不遑噍憶公守婁江旦夕
登華要奚爲獨鏑詩哭酹鄭思肖早堅井史心魂魄已
介紹對策兆天人九京應引醻公爲諸生夢與先君子
舉進士先後死國公死非文山白日俟重曜關河尚茫茫誰爲東

弢弔

錢希聲先生輓歌

同縣 傅摯龍 容敬

高墓山深有杜鵑

讀錢希聲先生悲憤詩

同縣 楊紹光 于寶

鵲巢憶昔未居鳩偏繄先生江上舟願挾魯藩來越國
竟呼蒼水到瀛洲謂玄著先生心悲荆棘銅駝夜氣憤風雲鐵
馬秋醉讀瑤篇三十首上下平各一首至今我亦哽咽喉

讀黃蘗山錢忠介墓誌并諸君子弔誄

同縣 王玉書 水功

憶昔江干時蒼黃悲反覆公心不自菲大倫走扶服崇
羽義聲昭虎旅廳火速驕帥無忠謀具臣尚梁肉徼倖

仗皇靈全身惟蕃縮苦奏數千言詔答虛勞去聲勛徒使
孤臣心勞勞掩愁哭一木渺難支王孫飛鵰鶚散鳥隨
陽回蒼茫海霧觸城郭立滄波君臣理艫舳船握柁處謂舳筦
樞重奮興牛閫起沈陸天意薄中原王師復迫蹙致身
道已周婦孺艱櫛沐痛茲元老身盡瘁傷無祿旅櫬寄
海堧子魂飄靡屬風雨暗江天魚龍泣旌纛哲輔有賢
孫望向香林卜黃檗山和尙許割地卜葬淨土半畝山衣冠正荒蘆
灑血誄時賢寒濤風謖謖誰爲眛肺腸遮手能忍讀嗟
此二十年風塵寄信宿日月投輕梭奔狐且飛逐野馬
及浮埃南山與北谷皎皎一枝貞霜光杲若木千古此
孤懷旃檀共馥郁

錢忠介公葬錄紀事　同縣林時躍霞舉荔堂

忠魂渺渺宿琅琦一片青山淨土遺萬古英風潮汐訊
五棺香蛻雪霜羈公孫大義高黃檗門士貞心照碧漪
遼海歸來聞鶴唳只看輪旭上扶枝

九日讀錢忠介公葬錄兼懷蒼水　全吾騏

昨朝閶唱白符鴆野哭荒江淚未收一卷墓碑自黃檗
當年幕府遡同仇班觚欲傅于嵩語絮酒雙懷范式羞
兩地幸俱多義士乾坤正氣尙能留前二日乃蒼水正命之辰

讀錢閣部葬錄並弔沈閣部　同縣董秀山雲

舊是龔黃徒晚爲文謝羣一出忻降臣兩番困悍帥貰
檗山中夜月寒墓木南枝灑清淚長樂穹碑華亭誄雙
表幽宮永不壞可憐南日騎鯨事曖昧公乎尙自蒙天
資

次閶中葉相公孫子器輓葬錢希聲韻　同縣傅奇遇爾光

子卿持節嚙氈雪十九年來胡地坼自古英雄戀本朝
日日口口太剛折惟我明州錢希聲浩氣塞天世上絕
誓死不回義旗揚丹心一點堅如鐵請纓不遂泛樓船
破浪雄心對明月黃霧漫天權貴驕孤臣能抗文忠節
忘身忘家傷如何拌命不避入虎穴無柰一木莫能支
昊天不惠非譸劣息機祝髮暫留身時務能識稱俊傑
不料懷戀舊主深一朝遯膽起塵跡忠臣一死以謝君
志士痛心爲泣血葉相之孫未面交獨憐忠義甘跋涉
檗山片地卜佳城龜筮經營安靈魄且有同調姚翼明
與僧碧居皆義客順流扶櫬天吳迎生死交情不負昔

聲氣相投並假謀高風颯起翻滄澤相孫還痿相公身
義士義臣同不滅嗚呼聲名萬古留青史今日何須空
口說

沁園春

題錢忠介公像用文丞相韻

同縣 高宇泰 隱學

同難弗恤深恩弗酬盡曰無妨憶義士徧呼閉門誰應
惟公出乎孤憤剔肠柱折撐天陸沈救地熱向文山一
瓣香星星火將詩書爲炭鼓鑄眞剛 嗟哉當茲呼吸
存亡奈不許先生獨擅場更洪濤扈蹕闔城百戰同仇

踵歿當戶蘭芳致命全歸騎箕下視浩劫難回九厄陽
瞻遺像痛死生長恨脈脈難量

錢虞孫小像

王玉書

七年分手與如昨今日清然拜紙閒姓氏共傳誰畫瘦
心肝不見但看顏恨留弗去同埋土髮在因於貌返山
尺幅衣冠千古事何時寫出滿人寰

題錢忠介公像

全祖望

宗臣有遺像歷劫存崖略芳魂冀尼遊寒芒鯨背落已
埋黃葉神堇溯鄧林魄大節擬松筠舊社光紛柞吁嗟
百錬鋼文謝差相若雙手扶墮天星漢共炳爛胡爲慘
綠姿令人疑文弱淵龍未見首匣劍未試鍔大勇有如
懦此志不可度一旦奮孤忠萬夫辟錯愕縞衣出視師
震雷醒聾瞶降臣驚破膽泥首甘面縛異軍蒼頭營五
家聯約束謂孫燕章于沈我讀公封事諄諄苦口藥倘能用其
言豈鑄六州錯武人爲大君一往多失著謂方國安王之仁及鄭彩
熱血盈淋漓餘生早摧落手持魯陽戈夢化遼東鶴琅
琦一片土歿猶視矍矍道言憤鵾粱五品持故劑所以
愧貪夫非徒志貶削妻兒已同蠱褰裳歸寥廓戮戮兩
肩百身尚嫌薄鬚眉故軒軒風度儼綽綽固宜陟降神
香火紛湊泊竭來臨小軒頎膺懷赤舄座中半契家再
拜酹杯勺可憐彼降臣游魂尤不嚼

濟慕亟作忠介畫像以章服相商榷余謂忠介遺
言已用之殮時矣若畫像亦遵之將仍稱爲曹
郎耶恐無以慰後人之心溶寂然余言因以詩
貽之并附記後

前人

百年重寫清高像整頓威儀志漢官莫以遺言返初服

還應八命表戴冠三年碧血歸黃土九死丹心寄素紈
爲喜孤忠有令子不教舊德委榛莞

同縣王　堃　堇北　寶喬

調錢忠介公像

文山事業付荒江熱血何由灑一腔五品冠裳仍舊爵
千秋享祀盛他邦黃檗山香輪迴或爲傳青簡全謝山爲公後
身雖不足信然公　火極盛
事蹟非謝山不著陟降依然見白駘相傳公爲郡廟神
在郡廟素車白馬之　公之墨裘視師亦
靈自當陟降於斯　愧殺前朝故閣學到今樵牧也呼
降

錢忠介公畫像歌

董　沛

魯陽飛戈日爲東餘光返照扶桑紅欃槍忽掃一輪去
黯然無色鼠輩肇在昔有明邁末造封狐十丈踞御宮
江南半壁續遺統孤臣淚灑梅花叢天兵飲馬大江水
南朝天子塵又蒙狐降鼠竄改頭面留都綸閣眞昏庸
天留錢公作男子手執孤管唱黃鐘殘山賸水奉魯藩
憑江十戰成大功六家義兵資聯絡左挈朱張右孫熊
錢唐咫尺可飛渡直下杭秀開蘇松荆寧兩帥阻天驄
忠良痛哭猶耳充逋臣大去采薇蕨行朝潰敗何愚愚
閩南殘局亦無補可憐叔姪皆瞽聾丹忱化作一斗血

嘔咯在地心爲空觸脈祈死保膚髮願追六馭游清穹
公魂諒在列星次公像今留家廟中古稱留侯貌如女
報韓志節相符同吁嗟小子得瞻拜鬚眉俯即精爽通
錢家兩次遭劫火子孫猶寶公眞容生孔明死信公英
婆娑爽生悲風琅琦孤冢已荒土誰爲馬鬣加崇封

題錢忠介公手書詠史詩册　定海　厲　志心甫

露布急就並可觀安知劃天墜相持非百年奈睹此遺
册黯慘淚瀾珽威鳳鍛六翮一羽落人寰哀哉隆中業
永使後人歎

再上擬薤露詞　大人占　錢太保紀夢

太保嘗夢以手障日卒不能支日竟隨手而隕
私以語其婿翁藎通判光遠後卒如其言
大人占民其魚彼鬼車挽弧弧西嵫日紛趕驅隨逝水
薄桑榆吁嗟一臂弱思將急景扶前跋更後蹇左支復

右吾妖夢不可踐神夢不可誣一臂以折急景終以殂
寧知蜾蠃臣此志終弗污挽赤精延赤符魚頭識且膺
圖竭臣力湔臣辜大人占命矣夫

甬上雜歌　前人

稚紳行

爲錢忠介公作忠介方起兵時年三十八里中
降紳惡之貽書降帥呼爲稚紳令以兵除之降
帥不用其言反與忠介合
神龍南下揮瑚戈老奸稽首朝江沱稚紳乃思挽天河
定能加刃靖海波聖朝多方正未靖策勳我輩必殊科
庶幾方鴈莫儔范璵不足多那知稚紳雖逆天亦復惠
邀天幸得無他降帥翻然來受命願取老奸饗鼓未爲
苛長刀夾耳反背接哀鳴階下如蟲螻三軍讙聲沸九
鼎嘗口笑口交譙訶稚紳今日竟如何如何反自罹于
羅此事差足强人意可惜其時當斷不斷失機毀舄若
竟食其肉灰其骴吁嗟會稽之棲燔火耳老奸覆田成
宰語稚紳乘槎海上死不殺六狂生究戕五君子聖朝

亦自堪臣節豈藉鴟鴞爲驅使老奸畢生眼穿不得沾
恩祉空將穢德享茂齒

讀謝山先生續甬上耆舊詩敬擇其節烈最著者
擬先生所作薤露詞　同縣徐甲榮子青

舟中相錢忠介公肅樂

出作江上將入作舟中相相國當年豎義旗日月蒙滅
孤雲飛錢江殘幕琅江櫂事君致身無是非江水湯湯
日夜流至今人悲王蠋頭

戊辰元夕苟庭以其世父忠介公生辰爲蒼水先
生祭即用蒼水過忠介琅江殯宮韻

汝旬春色碧於油崧嶽神靈在上頭丞相尚傳弧矢怒
中樞誰寫蕨薇愁冰槎客散重修祀芍沚堂高續紀遊
落落通家幾子弟隻雞猶克溯弓裘
故國當年事未灰五千甲盾傍江開臥龍伏鳳成羣出
鯷鰲蛟宮取次陪一自遺民湛絕島更無過客上西臺

琅江死別吞聲後重見南屏白馬來

前題　同縣范　核次有

燈明絡蟋汰篝油無復邏舟過渡頭節在降神宜展敬
祀關絕繼亦添愁百年大義存天下一卷遺文覓舊遊
始識方吳多寄託非緣五月弔披裘

前題

海槎山寨已塵灰恍惚先靈香火開成敗英雄端不論
死生交誼孰堪陪荒荒哀怨徵心史兩兩孤忠降夜臺
春到潛龍澄古潤依稀華表鶴歸來

同縣 董孫爾夏 序 逸田

前題

春盤潔治薦膏油精衛飛來天盡頭黃壁誰爲雙雞饗
南田幾憶夜猿愁古梅花下披遺集太乙燈前溯舊遊
箕尾精魂千里聚駿奔獨悵病難來 余病未與

相帥捧觴齊致酹主人不惜貲羊裘
雁他矢志未曾灰節鉞旗旄海上開昔日飄蓬無定所
今朝翦韭共追陪欲將往事詢前哲難起精魂問夜臺
莫漫妄談興廢事蒼茫百感爲誰來

同縣 董 宏 樂窩

前題

芍沚春雲靄似油祭忠新樹在江頭黃柑斗酒逢良夜
賸水殘山增昔愁縣矢已傳扶日夢投戈誰念採薇遊
長遑歸兆中原句風馬天涯泣毳裘

同縣 董元衡 守素

前題

頹波日下滑於油易代孤忠幾掉頭黃壁尚餘荒梵舊
側身孤島有猿陪誰將屈子庚寅節擬作文山甲乙臺
戊向紫姑占此日南屏黃檗許同來

同縣 李世法 甘谷

前題

春雲靄靄水油油會合神旄芍沚頭同德定歆薇蕨薦
雙靈應溯黍禾愁自從舟次琅江誄纔一神聯亳社遊
載詠遺詩生舊感檮車均末反菟裘

誰思故土已飛灰鼙鼓情長撥管開人集枌榆皆舊姓
席宜忠介共歡陪冰槎影駐頹波島壁寺聲吞孤岑臺
箕尾精魂千里聚駿奔獨悵病難來 余病未與

前題

西子湖邊水似油清光遙映嶠南頭山川尚識忠貞事
生死長聯宗社愁野老聲吞朱鳥句帝鄉神結白雲遊
魂招芍沚春醪熱正氣堂高祔冶裘

同縣 胡銘嶸 君山

前題

冰槎大義已成灰元夕羊盤祀事開後死曾揮墓下淚
同聲應樂故園陪春風睒送雙歸鶴枌社新添一祭臺
惆悵俗塵吾未與遙瞻紫氣自東來

同縣 董元衡 守素

前題

頹波日下滑於油易代孤忠幾掉頭黃壁尚餘荒梵舊

南屏誰爲晚鐘愁故家明祀光先澤異地精魂遡昔遊
嗟我有心瞻拜缺春寒病怯木綿裘

蒋寮列傳已成灰名字塵埋石未開余族祖隨忠介至
墓側其
事失傳當日門闌遭共患於今蘿葛幸追陪閩甌劫火
沈孤嶠方謝新詩肚釣墓從此初元添掌故江頭齊望
鴛潮來

前題

李梅

漆燈有墓貯魚油野祭新傳東海頭令節閩宣忠義事
塵顏未挂廢興愁誰將阮籍千年哭爲作嚴灘越衲遊

伏櫪不嫌眞性在漫嗟前哲失菟裘

前題

徐本仁

麗日酣春汗似油艮辰爭起話從頭甫申尚記初生節
文陸寧無不祀愁大節孤忠原並美星橋火樹定偕遊
頊琦江上酸辛句猶爲宗臣望賜裘
獨志終難撥燼灰滿懷碧血仰天開六千旗鼓連營舊
一脈精靈對席陪盛世已消亡國恨詩人齊上祭忠魂
談他裘馬從容者幾見旌旗此次來

前題

當年鍾鄧出江油辛苦先公誓海頭同幕最推圻父壯
孤魂長繫若敖愁重修芍藥村中祭遠湖瑣琦道上遊
力疾敢辭扶杖起追隨再拜淚沾裘

匪石爲心自不灰落暉猶向鄧林開應憐翟氏門人盡
尚有文山猶子陪或解容顏歆几席終增悽愴咽泉臺
病軀春到應能健還望招魂閩嶠來

前題

同縣 錢中盛又起芍庭

南屏翠露起油油舊雨遙聯黃檗頭倡義同仇先入夢
停舟哀些不勝愁生前各致孤忠志身後均爲異域遊

大節雙懸昭日月問何幾葛幾更裘
主鬯嗟誰祀久灰枌榆甲乙祭重開魂招朱鳥東西哭
肅相先公左右陪此日當時紀皇覽今朝斯席快泉臺
集儁虔晉春盤拜幸鑑微誠神自來

前題

同縣 范從律希聲 西屏

甬江新水碧於油一卷詩傳古渡頭重九舊聞蒿里哭
初元亦動嶽神愁千年埋碧原同化合席招魂許共遊
聖世至今無忌諱表忠寧獨賴箕裘
南北雙征歎劫灰南征集忠介作北征集者水作事殊野祭几筵開許

張立傳原堪配文謝齊名合共陪黃壤湛涼埋絕嶠曰猿鳴咽叫泉壑辛盤晉薦嘗良夜步歸靈旗海上來

同縣 舒大綸

前題

羔豚肅肅膳鄉油延得雙忠澍海頭生有自來非偶降死而可作尚同愁蠣灘鯨背傳遺事挂劍停車訪舊遊虔晉尊罍昭享祀高情幸未泯塗裘義膽忠肝久不灰明禋接席喜重開桮過古渡曾追奠鶴化東江足共陪傍午春燈傳令節蒼茫白日下荒臺蘋蘩猶見青門澤應念枌榆肯惠來

錢忠介公集 卷二十六 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前題

曾擬安來試火油六狂生共誓江頭猶傳瓜里齊盟舊難忘林門後死愁薄薦黃柑充潔供偕來白馬起春遊故家喬木差爲忝愧我支離撥敝裘

同縣 葛繩先 說宗

是處明燈跋見灰孀香獨向影堂開殘編幾憶平陵唱上客紛吟變徵陪定有啼鵑歸帶血不須移傍戒登臺昨朝寄得新詩卷尺五寒芒天際來

同縣 錢德盛 容愚

前題

夜把遺編對濁油波臣舊事溯舊頭迢迢黃壤山中恨

錢忠介公集 卷二十六 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忠合祀首錢張遺老同心共一堂力任表彰全太史自應一席耐馨香 全謝山太史詩文每及明季忠節遺事今奉太史配享

同縣 陳 勱 子相

過芍藥沚錢忠介公故第

董 沛

相國祠堂在悲風捲樹涼大江東去恨流不到錢唐

送錢二池之黃檗山

全祖望

太保當年戀淨土古田一區避風雨至今猶傳神旗行山中父老習不驚東村有子埋土室杜鵑之淚何時絕夜夜魂浮一葉輕來往幾度榕江青葬錄一編那忍讀歲歲山僧墓下哭瀼風涼月兩茫茫豈不懷歸非所望孤兒今年辭故里海風送楫如電駛第二碑成擬大書發揚潛德無賸餘此行佳話落人口豈以窮愁成掣肘

白頭纔得展慕門一慟仰視箕橫昏而今始畢孤兒事
重泉聞之一笑起江頭潮落風信催寒食家家飛紙灰
精誠呵護有神物老蛟爲君助泣血

前題　前人

漫山黃檗護忠魂料得元公亦倚門屈指甬江秋漲動
吾兒此日發江村

見人輯錢忠介馮簿鎔二公遺集因作口號　餘杭章炳麟太炎

丹心豈爲鳳陽朱天漢興亡在一隅聖世即今疏法網
清遺何計覓捐軀

錢忠介公年譜引

錢忠介公事跡自乙酉六月以前皆譜以年乙酉六月以後至戊子六月皆譜以月蓋此三年中事跡繁多但譜以年不能盡也史記年表之外別有月表今援其例而直引之附記其諸弟殉節之年及同事諸公殉節之年以接於立後之年至丙戌蓋歎忠介至是始有後亦幸其至是終有後也一綫之寄潛滋其勉之矣

全謝山手編忠介公文集廿卷既得之於張君伯岸獨闕年譜一本馮君孟顓方謁數年心力搜羅忠介遺軼今乃得謝山原編本其爲欣快爰請其重編年譜慨然任之所編至爲精詳分年分月終以葬事及立後之年蓋本謝山意也謝山原編今日雖不可得而年譜引猶在也爰錄之卷端異時更得之與孟顓所編對勘尤所望也張壽鏞謹識

丁未 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公生

慈谿後學馮貞羣孟顓纂

公諱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黃宗羲撰傳學者稱爲止亭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芍藥浦人全祖望撰神道碑句餘土音注芍藥浦即灣龍潭在城東二里許錢氏本籍宣城自宋徙鄞稱望族錢中盛增脩繼序錄序曾祖鳳午封禮部主事祖若賡知臨江府父益忠瑞安訓導母楊氏林時對撰傳云編修德政公女繼母傅氏全氏神道碑兄弟十二人公行居三錢肅圖撰

戊申 萬曆三十六年二歲

傳並詩序林傳及兩東錢氏宗譜皆誤作兄弟十一人狀貌恂恂弱不勝衣康熙鄞縣志傳生平以植品行厲大節自任善鼓琴錢傳詩注最惡淡巴菰全氏淡巴菰賦

己酉 萬曆三十七年三歲

庚戌 萬曆三十八年四歲

辛亥 萬曆三十九年五歲

按公乞假藍葬疏云臣生年五歲先母楊見背告補文及錢氏宗譜均作六歲喪母未知孰是

壬子 萬曆四十年六歲

癸丑 萬曆四十一年七歲

甲寅 萬曆四十二年八歲

乙卯 萬曆四十三年九歲

祖若賡在儀部以諫得罪出宦臨江知府忤張江陵諸貴人以其嚴刑盜賊目爲酷吏峻其語上聞詔置之死訟冤者千餘人全氏寧國知府錢玉塵神道表公爲文寄呈祖父於江右獄中閱畢拍案呼曰吾有孫矣以祖號颺虞故自號虞孫錢傳公自幼讀書認眞勿欺二字交友恆必由之故鄉里多笑爲迂公責言成信疏

丙辰 萬曆四十四年十歲

丁巳 萬曆四十五年十一歲

秋八月四弟肅圖生全氏監察御史退山錢公墓石蓋文云肅圖字肇一號退山以諸生倡義辛卯翁洲之役被俘得釋卒於壬申十月二日得年七十六歲

戊午 萬曆四十六年十二歲

伯父靖忠叔父敬忠同舉鄉試康熙鄞志

己未 萬曆四十七年十三歲

叔父敬忠會試中式全氏錢玉塵神道表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後爲十四歲

光宗泰昌元年

辛酉 熹宗天啓元年十五歲

春三月五弟肅範生 全氏翰林院簡討箕仲錢公
仲誥敕文字忠介多屬之已丑四月十三 叔父
日福安城陷被執不屈得年二十九歲

敬忠赴京囚服顧父冤三上疏請以身代得旨準
將錢若賡免死放還鄉里自京赴江西奉父歸計

繫獄三十七年 全氏錢玉
塵神道表

壬戌 天啓二年十六歲

叔父敬忠補奉大對成進士謁選得刑部主事 全氏
錢玉塵
神道表

癸亥 天啓三年十七歲

冬十月祖若賡卒 錢氏
宗譜

按劉沂春撰神道碑謂是歲補弟子員論年食廩
餼錢肅圖撰傳則但稱弱冠遊庠而未著其年不
能確指附
著於此

甲子 天啓四年十八歲

乙丑 天啓五年十九歲

夏六月六弟肅祺生 錢氏
宗譜

丙寅 天啓六年二十歲

丁卯 天啓七年二十一歲

秋九月七弟肅遹生 全氏翰林院簡討箕仲錢公
軍甲午乙未閒與弟肅典從張煌言入長江已亥
兵敗相失丙申嘔血發狂死於崑山得年三十

戊辰 思宗崇禎元年二十二歲

己巳 崇禎二年二十三歲

秋九月八弟肅珍生 錢氏
宗譜

庚午 崇禎三年二十四歲

辛未 崇禎四年二十五歲

公博通羣籍尤熟大全性理爲制義遵傳注林
刻制義四書問古篇以發明傳注體貼理脈爲宗 所傳

實開風氣之始人爭市之先爲寧波府知府張士
艮所知試輒前列提學道黃跨千鳴駿歲試第四
錢
傳 冬十月九弟肅典生 全氏
公墓志銘云肅典字叶虞與兄肅遹從張煌言入長江時時入內地謀消
息被執不屈而死時丙申七月十一日也年僅二十六歲

壬申 崇禎五年二十六歲

癸酉 崇禎六年二十七歲

南昌黎博菴元寬督學浙江林科試拔公第一食
餼錢 秋八月十弟肅豫生 錢氏
傳 宗譜

甲戌　崇禎七年二十八歲

公與王玉書協力重脩學宮廟堂齋廡及櫺星門

明倫堂有石記在廟門之左壁（康熙鄞志）

乙亥　崇禎八年二十九歲

冬十一月十一弟肅采生（全氏續甬上耆舊傳云肅采字子亮己丑從魯王入翁洲或薦以中書舍人充贊畫不受辛卯僅而得脫東西奔走授童自給不歸不娶甲寅卒於淮上年僅四十有一）十二月長子兆棻生（錢氏宗譜）

丙子　崇禎九年三十歲

中丙子科鄉試七十八名（公避血辭街疏出武進吳鞏稚

鍾繇之門（錢傳萬斯同羣書疑辨書丙子鄉試錄後云崇禎丙子科浙江鄉試舉者凡九十七人而吾邑得其人舉進士者凡四人八人之中錢公希聲以監國大學士從亡海外周公唯一解順德之稅被神入山辭公子宣服官行人遭甲申北都之變受刑而死董公天鑑暨先君子卻公車之徵坎壈窮餓沒齒不悔其無聞者僅三焉夫一邑之中一科之士得全節者五人何其盛也）

是年著（濮鷹制義序）（寄聖月弟書）

丁丑　崇禎十年三十一歲

中丁丑科會試二百五十名（避血辭出陳公斐美銜疏）

發之門殿試二甲十四名（錢傳黃傳作崇禎癸丑進士誤）候選留京八月（公十憶詩注）授蘇州府太倉州知州州故號難治多通賦公至一罷諸派餘雜費（錢傳不善催科連遭鍋罰壓血辭銜疏）

戊寅　崇禎十一年三十二歲

是年著（與王水功簡九日有感初第自京師寓內）

與鄉紳張采張溥輩力行鄉約（康熙鄞志）立保甲法修湖川塘（蘇州府志）有父子相獄兄弟爭訟者諭令退自思卒皆感悔謝罪（陳皇士撰傳）次子勉棻生（誓詞）

己卯　崇禎十二年三十三歲

朔望集紳衿鄉耆講六諭一時風俗率變刻有六諭釋理（錢傳）豪家奴與黠吏爲奸而兇徒結黨殺人焚其屍公痛懲皆斂手又以朱白榜列善惡人名械白榜者階下予大杖久之杖者日少（明史本傳）春二月十二弟肅揖生（錢氏宗譜）

是年著（誓詞　告倩文　六諭釋理）

庚辰　崇禎十三年三十四歲

行常平法畝出米升計數萬石兼崑山篆五日一往（錢傳）初崑山民構訟勝負視門第里中巨猾部養

輩不逞白晝格殺無忌公摘發一二皆斂跡賦弊
孔百公廉得奸狀民乃爭輸夏六月民大餓饑民
至數千揭竿掠劫公自太倉至擒數十人斃二人
衆乃散勸人出米平其直活者十餘萬崑山大治
（顧錫疇撰崑山去思碑）其試士糊名校閱定等第榜發皆
一時名流如周肇王瀚朱名鎬柴永清崔華宋龍
歸莊盛敬咸名宿也（按全氏神道碑增陸世儀一人）刻有試士錄
（錢傳）常熟錢侍郎謙益聞公名百方招致之卒不
往（全氏神道碑）

錢忠介公年譜

是年著（代巡按賀應天撫軍張國維墅貳司空視河序）社序（王峯試士錄序）四書說約序（弈愉序）觀德詠史十三首（題王峯署）

辛巳　崇禎十四年三十五歲

太倉大旱禱於神悲呼達旦雨隨至（蘇州府志）設廠四隅出常平米煮粥以振復分別貧戶上貧振米次貧減價糴州以不饑蠲蠲弭率四民親行捕捉

錢忠介公年譜

下令捕蝗一升出升米易之（錢傳）徒步烈日中病幾不起（全氏神道碑）豪猾暴橫公擒治之（林傳）囚免者積案盈數尺（康熙鄧志）乃求公房師武進吳鍾巒爲解卒正其罪（林傳）復擢崇明時沙上盜四起公率兵勦獲三賊魁立斬之盜悉驚散（錢傳）

是年著（一命浮圖會冊勸詞　舟行十九首　苦旱行　資粥詩四首）夏日過婁先覺題贈次韻二首　哭張天如先生次原達韻十首　倣朗母舅歸四明次原達韻三首　飛蝗二首　送爾敬表弟歸四明二首

壬午　崇禎十五年三十六歲

春正月公病嘔血甚不絕者綫耳（公新建龍王廟記）夫人董氏（董光遠女）禱佛以愈（錢傳）延邑士前臨川縣知縣張采受先刊修太倉州志十五卷分封域營建宮師學較案避熹宗諱）風土選舉水利賦役海運兵防海事名宦人物藝文瑣綴十五門（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公佐理賦役志一卷序之（公太倉州志序）

錢忠介公年譜

績爲江南第一（雍正寧波府志）民皆立碑頌德（明史本傳）遷北京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遷血辭衙疏）九月公之瑞安省親（公思親十詠序）

是年著（太倉州志序　序陳言夏稿　新建龍王廟記　重修孔廟碑）

癸酉　弘光元年三十七歲

閏九五弟之武林省試於其行也詩以勉之（秋日與王原達話別於虎丘寺　思親十詠　秋遊江心寺寄弔文信國三首）

癸未崇禎十六年三十七歲

春二月四日公與侯廣城書繼母傅氏隨父益忠在瑞安

訓導任卒歸莊送錢侯序秋九月六日與侯廣城書父亦卒

官歸氏送錢侯序司訓瑞安者五年公乞假歸葬疏有遺愛士子

爲立祠續耆舊傳

甲申崇禎十七年清世祖順治元年三十八歲

丁憂家居全氏神道碑聞燕京破絕粒者屢以父母雙櫬在溫州誓死葬後歸莊送錢侯序冬十二月至崑山卒歲

是年三月流賊李自成陷京師思宗殉社稷五月清兵入京師南都諸臣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監國稱帝於南京

是年舊臧武莊練兵實紀序與葛屺瞻書與高玄若中丞書丁孟榮牧遊書

傳有大行傷文山六歌賀林令冲胥內召感懷時事寄弔謝宣子于宣薦振華招飲西湖感懷時事寄懷別趙榮菴總戎

乙酉弘光王順治二年三十九歲按句餘土音三

丙戌唐王隆武元年十八起兵誤

夏四月公自瑞安扶父母柩歸里錢氏宗譜六月叔父敬忠卒全氏錢玉塵神道表清兵下浙江閏六月寧波府同知朱之葵通判孔聞語迎降公在東吳丙舍

喀血聞信慟哭絕粒誓死都諸生董志寧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燝毛聚奎聚諸生於學宮謀倡義遍謁鄉老而莫應即所云六狂生也十日餘姚起兵之葵輸糧至姚江道斷回鄞公於是夜與疾朝鈐作十一日集紳士於城隍廟全氏神道碑先集者惟張煌言一人公與論起義狀錢傳鄉老相繼集之葵聞語亦馳至公遽碎其刺拂衣起百姓聚觀者數千人布衣戴爾惠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觀者齊聲應之擁公入巡按署中公舉義情疏云是日同臣入署者則有舉人張煌言恩貢生董志寧王家勤華夏生員董應默倪玄楷毛聚奎張夢錫管聖修李文纘李芳泰徐振奇李震元王應斗李凱周元初蔡挺余志亨義士則有戴爾惠傅弘緒董光遠邵希文錢肅文俞九鼎忻熊其後相繼而來者生員則有金昌辰陸宇燝王玉書傅奇選李文耀周元越姚孫楷紀五昌毛大週申書舍人何經何如晉義士王來咸楊秉綵徐翼王志忠人龍錢肅度董京董應惠傳拳龍傳俞顯忠俞可明等海防道二營兵暨城守兵皆不戒而至遂以墨縗視師之葵乞哀於百姓乃釋之而斬聞語以徇錢氏郡中監司守令皆逃公索取倉庫籍籍完守具

略定海總兵王之仁已納款公遣客倪懋勸其來歸（全氏神道碑）降臣謝三賓欲梗師（全氏葬太常傅陰致書之仁以兵威脅之（魯紀十五日請鄉老大會之仁於城東演武場（全氏神道碑）之仁出三賓書朗誦責之三賓戰手前奪書之仁怒麾軍士令斬其首以祭蘇三賓叩頭乞哀請出家財充餉乃止（全氏葬紛事神道表）

締盟共守（明史本傳）故山西道御史沈宸荃兵部職方司馮元飈（浙東紀略）亦起於慈谿王之仁黃斌卿張名振以關內外翁洲石浦鎮兵至知慈谿縣王玉藻

知定海縣朱懋華知奉化縣顧之俊知鄞縣袁州佐知象山縣姜圻皆以兵餉會以通判羅夢章兼行寧波府事太常莊元辰助登陣焉十八日奉箋（全氏神道碑）遣舉人張煌言迎監國魯王於天台（全氏張公神道碑）二十八日再奉箋勸進王途中加公太僕寺少卿（全氏神道碑）秋七月六日撫湖山汛營王加公督理軍務兼管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溯血錄十衙疏）

一日會師西興（全氏神道碑）民扶老攜幼曰錢公秋毫不犯也（華夏遇宜言）十八日王至紹興行監國事（海東逸史）

榮等直抵張灣取軍械歸（案浙東紀略此役列於九月時浙西諸府並起義兵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列營數百而浙東建國杭州孤懸危甚公請由海道急援之不聽（全氏神道碑）故總兵方國安軍最盛王之仁次之號為正兵國安取浙東正餉以予正兵誅之仁次之號樂輸之餉謂之義餉（全氏鮚埼亭文集云案誌以十萬金送錢肅潤周元初陸寶董光遠董應遴駱國挺高宇泰諸人未幾正兵有非元辰周元懋周元初陸寶董光遠董應遴駱國挺高宇泰諸人未幾正兵有非十萬金送錢肅潤周元初陸寶董光遠董應遴駱國挺高宇泰諸人未幾正兵有非元辰周元懋周元初陸寶董光遠董應遴駱國挺高宇泰諸人未幾正兵有非十萬金送錢肅潤周元初陸寶董光遠董應遴駱國挺高宇泰諸人未幾正兵有非元辰周元懋周元初陸寶董光遠董應遴駱國挺高宇泰諸人未幾正兵有非十萬金送錢肅潤周元初陸寶董光遠董應遴駱國挺高宇泰諸人未幾正兵有非元辰周元懋周元初陸寶董光遠董應遴駱國挺高宇泰諸人未幾正兵有非十萬金送錢肅潤周元初陸寶董光遠董應遴駱國挺高宇泰諸人未幾正兵有非）取義餉而義兵無所給公所派為鄞慈谿（案全氏神道碑作鄞奉令據公疏改義餉國安檄其不必應為之仁地也（行案

朝錄列於七月公疏入告王不能詰全氏神道碑敘公十捷功再加右副都御史疏言不能入杭嘗不受官王不許全氏神道碑唐王即位福州以詔來幷賜倡義諸臣官僭張國維熊汝霖以唐魯宗藩同舉義兵稱臣於唐則號令不行議卻之大學士朱大典與公議權稱皇太姪以報命師渡浙江向金陵大號非人所能奪方國安王之仁遂謂公不受副都命爲懷貳心公不得已受官餉仍不至全氏神道碑王以內臣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餉公力言中官不可任外事諸藩內臣從中梗之公兵至四十日無餉行乞於道卒無叛者公連疏乞餉餉終不至全氏神道碑公疏言國有十亡張國俊外仗方國安王之仁內與客鳳儀李國輔比而焉士英阮大鋮在國安軍遘應見疏恨甚引謝三賓以禮部尚書直東閣共擠公全氏神道碑王加公兵部右侍郎再疏不受全氏神道碑潘檉國國壽錄巡撫錢肅樂傳云魯藩監越加巡撫此官爲諸野史未載檉國曾仕魯王非得之傳聞者故附記之是年五月清兵下江南福王就執閏六月黃道周等以唐王聿鍵稱監國於福州

是年書徐孺若外篇序與伯屏書周瑞人傳代敕關總兵王之仁俠廣城復檄遲血辭銜疏直陳精練疏陳孤臣心事本末疏辭副都御史疏舉義兵稱先去致虜之媒害民之賊疏再辭新命疏臣兵無餉疏慈有兵無餉疏乞假歸葬疏再與林蘭菴書餉疏答林蘭菴書與柴集勳話別與徐民則論文與倪伯屏話別甲申杪過崑寓周徽其舍留連浹月春正話別賦此志感悲憤詩三十首仄韻詩八首

丙戌監國魯王元年隆武二年順治三年四十歲

春正月王在紹興行朝謀言清兵將自海道來乃移公守瀝海全氏神道碑江漢詣軍門請自効公拔幟江上每日戎服登舟鳴鼓放船漢指麾既畢則畫諸馬全氏都督江公墓碑公既無餉疏言臣兵不得不散大仇未復願率家丁從軍王慰留諸將蠻語謂將乘軍入閩且令壯士劫其首公於是棄軍拜表即行夏五月遂之溫州王乃令同黃斌卿張名振共道崇明以復三吳斌卿迎公入翁洲尋加吏部尚書兼戶部事辭不受全氏神道碑六月朔兵潰行朝錄清師陷紹興通鑑輯覽張國維王之仁死之方國安馬

士共阮大鋮皆降富平將軍張名振乘石浦以舟師扈王出海投肅虜伯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行朝錄）秋七月王次普陀公與大學士熊汝霖孫嘉績石都御史沈宸荃從焉（航海遺聞）公之解兵也唐王召之以嫌不赴及江上破從海道請唐王提兵出關並陳越中十弊以爲戒優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全氏神道碑）乃挈家航海遇寇掠幾殆有沙埕參將段某保全之比至閩福州已陷因避難福清縣之前辭文石（錢傳）變姓名潛至龍巖（錢傳作寄身黃葉寺）從僧碧居祝髮（林傳）公題壁云一下猛想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磬裏歸途還在這邊識者謂非細流有從問學者賴脩脯以自給（全氏神道碑）八月（思文大紀）魯巽起義敗搜捕四出復攜家海壇山島無民居惟樵採者結茅棲止公借居其中上漏下浸不蔽風雨艱於得米弟兄嫂姪輩二十餘人屑麥爲糜掘薯以食（錢傳）拾青茅以當薪（全氏神道碑）九月（按行朝錄列十一月）公從王次於廈門（卽中左所）與涂登華書（公清兵下福州惟永勝伯鄭彩暨忠孝伯鄭成功誓清中原（錢傳）成功以廈門爲營（行朝錄）修浙中頒詔之怨師扈王出海投肅虜伯黃斌卿於舟山斌卿不納（行朝錄）秋七月王次普陀公與大學士熊汝霖孫嘉績石都御史沈宸荃從焉（航海遺聞）公之解兵也唐王召之以嫌不赴及江上破從海道請唐王提兵出關並陳越中十弊以爲戒優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全氏神道碑）乃挈家航海遇寇掠幾殆有沙埕參將段某保全之比至閩福州已陷因避難福清縣之前辭文石（錢傳）變姓名潛至龍巖（錢傳作寄身黃葉寺）從僧碧居祝髮（林傳）公題壁云一下猛想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磬裏歸途還在這邊識者謂非細流有從問學者賴脩脯以自給（全氏神道碑）八月（思文大紀）魯巽起義敗搜捕四出復攜家海壇山島無民居惟樵採者結茅棲止公借居其中上漏下浸不蔽風雨艱於得米弟兄嫂姪輩二十餘人屑麥爲糜掘薯以食（錢傳）拾青茅以當薪（全氏神道碑）九月（按行朝錄列十一月）公從王次於廈門（卽中左所）與涂登華書（公清兵下福州惟永勝伯鄭彩暨忠孝伯鄭成功誓清中原（錢傳）成功以廈門爲營（行朝錄）修浙中頒詔之怨

是年（封定西伯張名振敕職辦餉疏陳越中十弊疏辭跨干書答鄭忠孝伯書）碧居上人法相贊迎陽詠題翁德五小像爲流觴曲水紀夢風雨航海和石生韻喜聲一錫九兼三協虞諸弟到用肇一原韻（錢傳）海壇到龍山寺舟中宴集館席上諸公登羅星塔與錫九弟同登羅星塔贈碧居禪師登德成巖贈省言虛白二上人（福州鄭平虜率舟師迎還安海卻在十一日也感而賦詩）福州一都會也云云贈富平伯張俟服贈威虜侯黃虎癡山居岑寂勉學玄曠云云宿東林寺聞舟中歌聲曰此飛幕也其能久乎賦詩名曰泣燕別碧居虛白二上人答語石山人贈別源韻紀夢二首海上聞信醉菜廬步薛子熙韻和鄒蒲道人招隱用鳥字韻詩十首留別薛子熙贈薛爾傳留別薛衡升留別翁尊白

和鄔勁滋移居原韻　又和烏字韻海壇山後
十日作十首　和五弟錫九原韻　擘一錫九兼
三協虞弟自文石來又復言別悲喜交集爲賦七
言四韻二首　題黃檗寺　送別擘一錫九弟
兼三弟海上有感戲爲續韻三首　移居海壇山
時方競渡寄慨　海山有感　客中愁遣　秋薦
與碧居省言二上人小坐月戲作偶問　送虛白
上人至德成嚴漫賦二首　山居偶成四首

丁亥　監國魯二年　鄭成功稱隆武三年　桂　順治四年　四十一歲

王承曆元年

春正月王在長垣行朝錄

至琅江黃傳云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
建國公鄭彩平夷伯周崔芝閻安伯周瑞
蕩胡伯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
尚書事　全氏神道碑增大學士馬思理一人公
入覲全氏神道碑　冬十月行朝錄　進兵部尚書疏請申

軍令嚴賞罰停止一切封拜鑄挂印將軍印以待
有功者皆從之夏燮明通鑑　於是兵威頓振連下興化
福清連江長樂羅源三十餘城全氏神道碑　江漢之功
爲多全氏都督侍郎林汝翥都御史林垐皆起兵
江公墓碑
郭三才以清兵援閩亦來降按海外恸哭記列於戊子二月　遂圍
福州而浙東山寨亦起兵遙應六狂生中有謀取
寧紹台爲掎角之勢者爲謝三賓所告而死董志寧王
家勤華夏以戊子誅翻城應翁洲不克家勤夏死
之志寧逃入翁洲辛卯翁洲城陷死之張夢錫在
山縣庚寅來破死之陸宇燝以癸卯謀應海上隆武死崔毛應奎亡命得免　公疏薦故太
僕寺卿劉沂春糧道吳鍾巒王皆召之閩中遺臣
無不出者又請卹宗臣統鐔諸將葉儀等以鼓忠
義王是之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總兵
涂登華欲降未決公貽之書乃降全氏神道碑
按涂登華事全
氏誤入戊子
今從行朝錄

是年著擬頒曆詔　擬監國鄭門詔　擬諭高州
道　擬諭長樂城內百姓　擬諭福寧州文武各官　擬諭長樂
百姓　擬招諭閩省文武
官員檄　封定西侯張名振敕　起通政司吳鍾
暫敕　復原任監軍御史敕　擬封冠軍將軍謝
朋敕　擬封果毅將軍吳輝敕　擬敕兵部主事
錢階調章雲飛合勦　擬封龍驤將軍涂順敕
擬封中權將軍林奇　擬監軍兵備道丁正春敕

擬虎賁將軍敕　擬敕東閣大學士　擬敕遣
都督劉廣運招撫虜兵　擬慰勞益藩鎮閩將軍
由拆　擬敕陳永錫　擬敕義興侯鄭遵謙　擬
敕平原將軍湯蘭　擬敕監軍兵備道　擬敕巡撫孫延齡
據上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擬敕巡撫延齡
擬敕監軍允師魯　擬敕武靖伯蔡乃漢　擬
敕曹大鎬　有權乃可集事疏　第一急著疏
再陳急著疏　三陳急著疏　特
舉實心任事之臣疏　別選賢能疏　責言成信疏
日期疏　再陳練兵殺虜疏　謹報入關·
薦銜疏　恭報恢勦福京情形疏　與劉魯庵書
答原總戎涂登華書　與朱統鎬書
夫人壽文
春日同諸弟觀葉思雲新舟云云　病中戲和秋
史韻　夢擘一弟仍用秋史韻一抒京感　和秋
史韻卻寄黃崙公銓部　和秋史韻寄弔林子野
先生荃　遊天竺寺　壽建國鄭羽公彩　贈劉
洞山中藻　九日

謁金門秋風
又秋鴈

戊子監國魯三年鄭成功稱隆武四年 永曆二年 順治五年 永四十二歲按黃傳作四十三歲非是

春正月王在閩安鎮行朝錄 公請立史官紀事全氏神道碑 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行朝錄 東閣大學士行朝錄 按錢傳兼吏兵二部尚書據贈官

二月以公爲東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事據贈官 實誤今從全氏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日繫河煚於鴈蕩之王不得問也黃傳 彩掠福寧公不直彩與劉中藻舟之次票擬章奏上疏乞官部覆細事大者彩主

彩自是不復協力追遊海上連江失守全氏神道碑 國勢日蹙潘鎮悍陳傳 公以頭觸枕祈死血疾大動遂絕食王賜藥不進夏六月五日卒於琅江舟中

行朝錄 爲彩所得誦書中語以動之公憂憤交至 按航海遺聞魯王紀事謂遇全氏神道碑作山卒於福鼎葉宅均誤 贊曰

皓然遺命以刑部員外郎五品服殮墓道書大明孤臣四字錢傳 王聞訃輟朝三日賜祭九壇案錢氏紀略作十二壇 王親製文祭之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蔭一子尚寶司丞夫人董氏亦以是年四月卒全氏神道

碑 春秋三十有九據誓詞少一公三歲 子二曰兆棻皆死島上同殯丞曰翹棻先亡公嫂陳氏姪克棻克琦自公入海其家被籍全氏神道碑 是年著請立史官疏 再乞放閒疏 申明辭閒緣由疏 棻承嚴命疏 乞策免疏 再請寬假疏 元宵初度 聖安皇帝發喪 偶和吳霞舟夫子十吟十四首 哭內十怨 十恨 十願 十憾 十期 思帝鄉悼亡 烏夜啼悼亡

庚寅監國魯五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夏六月兆棻病卒翁洲公遂無詞錢傳 甲午監國魯九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冬十二月

錢傳故相葉向高曾孫故尚寶進晟明史本傳 按孫諫葬之故職方姚翼明時披緇海上僧名性日全氏神道碑作人尤力助之乞地黃巢山僧隆琦全氏神道碑 遷公及夫人董氏婉陳氏子翹棻姪克恭克琦五柩合葬林傳福清縣黃巢山之麓錢傳案作古田者誤平夷侯周翟芝定西侯張名振儀部紀許國皆襄事故大學士劉沂春爲之碑都御史徐孚遠爲之誄諸義士爲遣墓田全氏神道碑 立有祠錢傳閩中刻有葬錄康熙紀事全氏鄞志紀其事 某年入祀太倉名宦錢傳 丁未康熙六年郡人

相傳公爲本都城隍廟神錢光繡詩題一時遺民爲歌詩記之曰騎箕集全氏錢忠介公降神記乙卯康熙十四年四弟補圖舉子潛慕爲公後續者舊傳乙丑康熙二十四年浙江學政王掞以公入寧波府鄞縣兩學鄉賢祀典刻有崇祀錄壬戌乾隆七年三月潛慕捧忠介公遺稿請全祖望序之錢中盛忠介公集跋祖望編次正氣堂集爲八卷越中集爲二卷南征集爲十卷附以碑誌傳記及葬錄其四卷通爲二十四卷於三集之首弁以年譜全氏錢忠介公全集序嫌昔曰諸公志誄之未詳

也爲補作第二神道碑銘錢潛慕忠介集附遺癸亥乾隆八年潛慕之贊驌山全氏詩題展墓全氏送錢二地展墓圖中序丙申乾隆四十一年清廷諡公曰忠節殉節臣錄乙亥嘉慶二十年鄞士建旌忠廟於縣學之右中祀公及張公煌言黃定文旌忠廟碑記庚午同治九年鄞里人爲公建專祀於棲心寺右距公家芍藥祉不百餘武董沛錢忠節公祠堂記

元年春張丈蹇叟美翊屬編錢忠介公遺集於是從事搜輯得如干篇旋於二老閘鄭氏得正氣堂集殘本四卷附錄四卷朝夕校錄匯爲卷九附錄並續得者爲卷六復採碑傳野史草爲年譜屬稿甫竟聞縣西葉氏藏有謝山手編公集爲公子潛慕寫本求之祕不肯出今年四月爲老友張伯岸之銘訪得凡二十卷其年譜附錄散佚無存取校匯衍所書適可合并遂成完書蓋往來于懷者二十年矣一旦獲觀不亦大可欣慰者乎約園主人方刻四明叢書趣其授梓刊布傳佩人間惜蹇叟墓木已拱不及見矣重次年譜終卷因書其緣起如此民國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晡時貞羣題記

壽鏞既得謝山所編忠介公全集於張君伯岸蓋卽其嗣子濬恭所手鈔者也大喜過望書面題云至親的友借觀拒絕其時文網綦密深懼速禍如此張丈讓三所謂孤本流傳見者蓋罕實由此也慈溪葉君爰經獨能寶此殘編轉贈伯岸伯岸遂以畀余錄副更得孟顓一校勘證以往年所編輯者完成趙璧原有闕遺閒補益之旁注補字年譜既佚孟顓更爲補作而公集得全亦幸矣往年張丈讓三嘗詔壽鏞謂刻四明先哲遺書宜以之弁首惜乎不及見也附錄六卷中所謂續編者

孟顓之所編而壽鏞略爲增益之如華先生默農撰四十壽序則錄自過宜言爲孟顓所未及如張丈讓三遺集題詞及孟顓後序爲孟顓所主刪蓋孟顓之自謙也壽鏞綜厥全編反覆勘比寒暑兩易始得出書公之精忠雖不在於文章而因遺著而益爛則孟顓搜羅之功與伯岸訪求之力尤足多也甲戌秋張壽鏞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４９
作者＝
页数＝７７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